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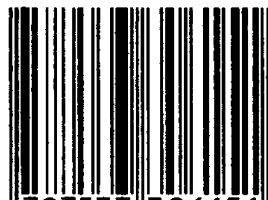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ZB25/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崇蘭館集二十卷(二)

〔明〕莫如忠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四年馮大受董其昌等刻本

.....一

己寬堂集二卷

〔明〕陳鑒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六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八卷

〔明〕吳維嶽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增修本

.....一五六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一)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芝山房稿

.....二八二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崇蘭館集二十卷(二)

〔明〕莫如忠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四年馮大受董其昌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蘭館集

二十卷》提要

崇蘭館集卷十九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子壻陸彥章校

姪是鯤輯

墓誌銘

附墓表碑銘

明故福建建陽縣知縣雲川張公墓誌銘

公諱某姓張氏字孚一別號雲川其先汴人宋

南渡徙浙之臨安元季有諱某者避兵華亭因

家焉以易學教授生徒三傳至東海先生始起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一

墓誌

家進士仕終南安守生六子其仲廣東按察司

副使後樂翁娶凌氏封恭人寔生公公自少淳

篤無童心授業塾師即勤苦不奪它好學用夙

成年二十四以儒士領正德丁卯應天鄉薦迄

嘉靖戊戌凡十一上春官弗第公嘆曰始余以

弱冠越黌序舉於鄉乃今遲晚弗售非業勤懈

先後殊也命夫因謁選銓曹授山東淄川縣令

公治淄川務先敏惠上下宜之先是邑徭不均

由吏闇不盡下公過編更第據所上等以次召

庭立標識之目誠愿者一數輩梓引前營里中
消息狀輒得實而徃稱平劇寇劉思敬負嶮剽
掠積歲弗獲公至設方畧躬督捕磔其首而散
之有以仇家誣鳩人論死者五訊不服當道檄
公徃立辯其寃邑蝗祠八蜡禳之出境因募氏
掘蝗子斗給穀三之明年隣邑蓄而溜獨以免
庚子山東鄉試徵公外廡所得士多知名壬午
將考績會凌恭人喪奔歸乙巳服闋補今福之
建陽建陽當閩浙孔道賓將絡繹供具日繁悉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倚辨坊里公下車自上裁之第歲出帑羨時賓
至犒徒御有差又罷私廨百需出於堯庫及書
肆之擔揭輸官故有程者蓋建俗饒多冗費故
公動以約矯之國奢示儉之道也然亦用是無
以饜觀望之心某官某以卻使者檄行縣私恚
公爲蜚語聞部使者會部使者遷去所過屬邑
輒厚遺比入公境獨舐望遂深街之疏劾公當
調公聞之嘆曰直道事人於黜固也焉往而可
免乎遂解印綬歸士民遮道留之不得公乃遂

歸杜門課子飭躬範族晚節益脩暇則檢括遺
書肆力觀覽喜作小楷或署書咸工間爲詠詠
與能詩家倡和成帙題曰漁樵雜興云公在閩
以勤事致疾有瘥歸八年爲嘉靖乙卯疾復作
增劇至九月二十二日卒詎生成化甲辰正月
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湯氏刑部主事公
見女繼胡氏子男三長德琬府學生娶金氏千
戶鏡女次德瑄聘何氏知縣珏孫女次德瓚聘
周氏鄉進士頌女女五長適太學生曹鍊次適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太學生葉紹祖次適泉州府學教授唐堯賓次
適楊繼賢次適徐御史宗魯子丕訓夫張氏自
東海先生崛起節槩廉薦紳先生能言之而
獨以草聖傳非其至者及若後樂公兄弟能世
其家蔚爲儒林冠余交其子弟咸彬彬有故家
風而雲川公凝然古貌望之知爲端人總其平
生有不軌於義者寡矣此固植自其性而漸於
世澤豈無自哉厥子某等卜明歲丙辰正月二
十四日塋公鳳凰山祖塋之次而以余友西谷

張君狀來請銘因附公垂絕詩一章毅然達生
全歸之指可謂也余於銘公其何辭 銘曰引
不必重知產之良售不必譬如韞之光宦不必
達知德之威其臧惟何秉塞彌章世有哲軌彌
熾而昌鳳原騰騰神明所藏

故承德郎江西瑞州府通判八峰施君墓
誌銘

松郡以治尚書學雄諸生者嘉靖初稱施君八
峯先生余始觀君貌甚都顧任達自喜而疎禮
法及觀之數年忽反而約之矩矱恂恂乎卑論

如弗勝蓋敏德之符也余既心異之君歿其子
某某乞余銘諸墓而奉鄉進士少玄朱先生之
狀來少玄薦論君子也又師事君久其撰次不
虛焉余益以重君銘惡庸辭君諱用字子中世
家松之第八峯因自號八峯曾大父天澤大父
浩父泰皆有隱德母王氏寔生君君生而穎異
長益醞奇鄉先進定菴曹公器之十九補邑庠
生與今相國存齋徐公雅並稱譽因相友善督

學使者至校藝諸生必置君殊等與相國齒而
君亦厚以功名自負既乃坎壈弗轡嘉靖癸巳
由選貢備吏計之京遊太學比卒業歸馳驅復
二十載更四試竟弗第君嘆曰丈夫生弗逢世
可竟蓬累泯沒不効一命乎庚戌謁選銓部授
江西瑞州府通判蓋優之也君之官約已自持
緣飾儒術捐貲給士作室庇囚訪先達之後表
賢士之坐究其施為率稱有禮至視篆建昌督
稅高安並以廉慎聞數膺臺獎縉紳大夫交賢

崇禎庚辰

卷之十九

七

之謂宜亟最君績以勸吏治而考部用蜚語殿
君當別署或恠其故君怡然曰某起寒士階尺
寸嘗濫食廩人素殮名郡重負 國恩於黜晚
矣願得巖栖谷飲而甘心焉遂不謁部乃投綬
歸相國念其才遺書止之第報曰吾獨宜爾辭
決而行比抵舍日程二子藝泊然自適郡大夫
以鄉飲賓之僅一再往已欲齒耆英為里社弗
果居二載病卒嘉靖丁巳十一月三十日也距
生弘治甲寅六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四云君

平生好古博雅自六經子史下逮稗官野語率
通其指義爲文務平實而戒雕刻尤喜攻聲詩
嘗授經諸弟子諸弟子彬彬多知名郡中治尚
書學者率多推轂君矣性孝友與人恭不以貧
故薄於親不以既裕忘示子孫儉皆君讀書學
問之助也而晚志譔述多弗究悲夫君先娶翟
氏生子一早殤繼娶戴氏生子三長亦殤次卽
九方郡庠生娶賢官唐堯典女次九川禮部儒
士娶提舉陳鵬女女一適郡庠生董承烈孫男
遺俾爾子孫永有依也

樂蘭館集

卷之十九

七

一孫女一卜以某年月日葬鍾賢山之陽 銘

曰孰生之而或斯之儒行安所施也孰奢之而
或毀之良吏安可爲也儼儼者數奇闕闕者廢

明故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

公暨元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公以某年月日卒於
正寢子士印等將啓公配劉孺人窆合焉以張
大夫狀余謁涕泫潸踞請曰先君賢行寡與幸

樂蘭館集

卷之十九

七

附於婚姻知先君者無如先生習幸憐而賜之
一言先骨且不朽余聞而憫然曰諾夫余辱交
於公竊不敢自外言公之志以慰於幽者固余
責也廼稍槩括其事如左而並劉孺人得書公
諱定字汝濟其先固松之唐行里人自高祖廷
王謫戍營州中屯衛占籍三世迨公撫歲重瓜
飢之思故今復爲郡人廷王生愷以次子純貴
封刑部郎中封公生紳晉府學諭學諭公生瀛
娶於郝有丈夫子二其長卽公公生而岐穎自
襁負時能以指摹所見字稍長不好嬉弄被服
揚趾如成人金氏自中丞公獻民別駕公綬方
伯公純運使公瀛率繇尚書取上第至公而徙
業易蔑有師承多所自得善易者不能難竟用
易補博士弟子公方世守清白幾不振及劉孺
人歸而脫簪珥以資公課誦每夜分篝燈熒熒
佐以女紅不輟公術業得益進已酉舉順天鄉
薦又十年己未成進士除泉州府推官卽諳法
家言多所平反會島寇起瀕海去且遠公顧

危之白其守增雉堞儲糗構募丁壯乘城爲守
俄寇果至旁郡無不蹂躪泉獨收保晏如諸長
老更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魚肉虜者幾希方
寇薄城軍有脫巾而譁者衆錯愕無所出公緩
頰數語害利惴惴受約束惟謹當道康公才撤
監諸軍務軍士或掠平民以當首功公輒訊縱
先後全活無算暇則間造諸生陳說經義有不
給爲助膏火諸生後多顯聞屬郡守關又檄視
篆郡獎蠲集公据東六史以惠文婦之若制一
意拊循瘡殘甬起值旱愆公齋後跣禱甘露立
澍諸長老復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爲焦螟者
幾希諸臺使旌薦累牘召拜南京監察御史以
釐弊興利爲已任南中多勢貴時扞文問公一
切裁以法亡所假借不能無齟齬會遷福建按
察司僉事公蒞閩則益持風裁耿耿猶昔要爲
平生負氣骯髒意忤絃發不能珠圓九轉踟躕
鮮諧又居泉時寇未平日夜拮据備警不交睫
者閱月目爲之眇自是眇益甚遂浩然投綬歸

浮湛里社云初公纔髫髻父府君與母夫人後
先捐館舍殮靡弗誠信苦居慟毀幾不能持撫
釋弟愛而能誨駁有成矣卒以夭公哀之竟其
身每念未嘗不爲隕涕女弟笄將歸篋且歎捐
劉孺人篋宮以實之劉亦無所悵凡公之歷官
有聲諸好行其德劉與有力焉始歸雲間葺先
中丞之廢居居之稍置畝圃爲伏臘計然多瘡
滴而瘳且瘳懸矣公固陶然不屑也家居好學
神仙冲舉事時延緇人丹士叩玄秘訪化術
繹參同外典務探奧奧開結如調心鍊氣諸
可乘虛御風去來罔閼標名玉籙長揖喬丘往
往夢遊十洲三島之區覩仙靈窟宅焉溘惟微
恙脩然賦詩有頃而瞑了無罣礙豈其精詣至
道類尸解出神者耶其於玄學自許平生非陽
浮慕之已也語曰觀其死知終始公之大概可
睹也公正德辛巳九月初三日壽六十有一
孺人生嘉靖甲申正月十一日先公十七年卒
壽四十有二子男四長士華娶孫氏鴻臚元江

女蚤卒次士印國子生娶王氏太學官子女次
士卓娶何氏太學鳳巖女次士章娶李氏比部
郎南湄女女五長適主政王松川子嘉祥次適
大叅楊檜村子汝詢次余子是元繼室次適驗
部高南州子季惺俱劉孺人出繼娶張孺人無
出次受文學何參字子維徽聘側室張出孫男
四長與稱餘尚幼銘曰

駿發自燕軼群駢馳持斧被繡簪筆批鱗直躬
見憚履德乃馴越在外服秉憲甌閩晚謝跼相

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

十一

栖遲隙趾爰徂南邦以正立首遊神太虛
何有終古斯義也嘉隅

故鄉進士歷齋君墓誌銘

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鄉進士歷齋君卒其
友莫不哀臨之爲歎歎出涕也嗚呼哲人云亡
則當論喪豈不痛哉夫才如君者今適逢世於
微華顯夫何難不則以君所長宜壽又不則以
君之仁宜有後而三者舉弗雙天祐善人其難
悲矣悲夫君第卿率所後二千逢元振元以君

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

十一

峇鄉進士張子德瑜狀來就莫子問銘莫子曰
余惡忍余友之善弗章也余惡忍余友之善弗
章也敘之曰君諱臣字子隣歷齋其號世居華
亭淺沙里曾祖澄祖以忠父理理秩將仕郎是
爲東野翁先娶王氏生子山繼娶李氏生君
暨弟卿君生而穎異童時能屬文從故南京兵
部郎中曹公祠榮授尚書曹公才之今封禮部
主事高先生國容雅慎許可一見君以爲遠器
要之兄子茂乙酉試督學使者光山盧公煥補
邑庠弟子員而一時同補者纔九人君遂知名
無何居東野翁憂服除會郡大夫長沙熊公宇
崇右文學君益見奇一時雋士多樂與之友則
莫子濫焉乃以句脩文會訂傳離經交相切劘
相繼頡頏而郡中尚書學彬彬盛焉始此丁酉
君入試應天酌酒臨江慨然懷首青雲之志是
歲果捷高等而典試事者宮諭江西江公汝璧
洗馬江西歐陽公衢二公錄君卷既自謂得士
又偉君嫻於威儀每從傳衆中目之因籍其

主司者以策問忤 旨被逮諸在選者咸懼不免君獨怡然或問故君曰人材之生當爲世用造物者固優之成而湣摧喪焉必不然矣未幾果用言官奏許在選者得卒業南雍君至南雍益交海內之雋以輔其志稍復究觀當世之務思見諸行而屢試春官弗第庚戌業已署名格於制額又弗第君曰已矣遂絕意進取檢其笥遺稿屬壻德瑜曰勉之若嗣吾志而日與其弟卿怡怡色養觴祝爲母孺人驩癸丑當入賦飲

墓誌銘

上

墓誌銘

六日比卒年五十有三配高氏國子生國華女生子多不育其曰逢元兄山子曰振元弟卿子女三長適太學生郁直卿次適先正東海先生曾孫鄉進士德瑜次受監察御史馮君恩子時可聘葬以是歲十一月十一日墓在郡城北余山之原 銘曰才必達與而或嗇之德必壽與而或摧之仁必有後與而或靳之於理之恒則具是宜於數之邁則具是奇脩者闕與報者舛與茫乎邈兮莫知其爲而爲我銘將安詔考諸斯人而有斯

明故恩例儒官漸川李公墓誌銘

漸川先生李公歿三閏月其子刑部君伯春奔歸自京師既卒哭卜兆黃浦南竹岡之東原葬有日手次先生事狀率弟仲春叔春備伏余謁泣且道曰先君平生義甚高而功用弗僅試卽孤忝竊一第又未及徵錫命爲先君榮茲以士喪禮從事惟是墓中之文幸附不朽者孤切私願無窮敢以恩執事余聞而憫然念之又嘗稔

於先生知刑部君之言核乃按狀誌之曰先生諱得祥字元益其先楚荊州人宋端平末諱遽者仕浙西漕丞避亂海上竹岡里因家焉迄五傳而至恒軒公觀觀生壽官賓竹公學以誠長者稱里中娶金氏名家女生二子先生其伯氏也自幼以穎異聞嘗從諸父老觀於鄉社容止顯然有巨人度識者謂之年十七補郡博士弟子員當是時從兄冬官大夫南湄君有聲諸生間先生與之遊出必方軌居必聯業時譽愈然先生因銳於學良苦遭疾幾殆自是稍損其機關習靜事養生家言數年病愈有司憐其才強之應試試輒不第嘆曰已矣命夫余幸有子即自樹者其嗣吾志乎乃悉法篋發所藏書授刑部君而自爲逍遙慕溪梁竹林之適頃之刑部君舉隆慶庚午鄉試越明年成進士郡大夫觴先生於廬先生以綬掖見大夫曰郎君貴矣猶儒服謂國典何乃授恩例授先生儒官知非其好曰爲章服階爾先生爲人雅負意氣

善善嫉惡植自其性弦發不啻而孝義肫篤尤著於宗黨母金以暴疾歿猝不及厚葬恨之終身語輒泣下奉賓竹公以上壽終先生業六袞哀毀踰禮扶病總理襄事纖委必親子弟請攝之弗許曰必誠必信吾不與將誰攝乎自是益瘁病益增劇至水漿不入口杖而不能起曰吾乃今日可瞑矣言已而卒弟徵祥從先生問學長爲延師捐貲業之諸不令與經費會倭亂掠徵祥去號泣不欲生既釋乃已女弟早亡賑其遺孤不遺餘力嚴事從兄竹沙君及南湄君若父師名之必唯教成從弟思貢士安祥勗以共亢其宗從兄元武被構逮獄奮袂直之弟元仁者以謹愿聞割束脩贍其乏其諸疏屬緩急赴若救焚罔避嫌忤而要以禮教爲坊恩不掩義故子弟皆嚴憚之業故貧不苟一介褐衣蔬食泊然寡營人有以機利之策進者笑而卻之歲饑至無宿糗所善唐大行左溪故長者欲遺之粟而畏其嚴第諷以微言遽正色曰子廼休矣

余若友者豈以備荒歲哉子迪左溪字也聞先生言大慚謝出曰真嶮強男兒也無何唐避寇道卒號且馳拊其棺曰喪吾碩交蓋傷雅所與善良以道義相規益云少爲里大姓陳南田館甥陳欲厚爲奉給麾不受曰終不以奩資故喪丈夫守及從他所見藏鏹若干加覆而去陳覺之益重先生其後陳困於役逮理數歲先生身出雪其冤陳且死猶執先生手曰曩見君輕財固知其能仗義也教刑部君兄弟雅有義方

卷之十九

七

業而暇日以忠孝廉節訓飭之俾務躬行而薄世俗支蔓之語刑部君始第遺書戒曰兒果嗣吾志矣得無識吾言乎又曰作奸官不如作好人顯晦者時名聞琴矣又曰士重始進辟女在室勿而施顰人未有疑之者及笄且字則伺者得指其瑕瑜矣蓋慎諸先生名言可著典訓者甚夥不具載總其實豈若是碌碌爲士白首章句而無可表見者乎先生生正德癸酉卒萬曆乙亥享年六十有三子陳氏生子男三長刑部

君伯春娶周氏繼娶顧氏次仲春娶袁氏次叔春娶戴氏女二長受何一鵬聘先卒次適顧大有孫男二繼庭仲春出繼庸伯春出孫女二俱幼嗟夫史稱獨行君子則高季次原憲而不以俗矜勢能之榮貶余誠慕之及誦先生之義即才弗究施乃獨砥行劼節萃萃好脩亦既較然暴於世古人與稽矣矧刑部君行業方蒸蒸起異時者將益崇今伐階 龍光以榮賁先生於幽固未有艾斯沒世之偉稱也又奚啻系之獨行焉已哉是宜銘 銘曰謂天蓋高靡善弗彰謂土固窮靡鬱弗昌振振爾裔來者斯皇隆隆爾丘逝者斯猷

卷之十九

七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徐

公暨配淑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庚午三月二十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徐公疾終正寢公家嗣中書君球卜是歲十月二十七日奉公柩合先淑人宋氏葬鶴塘涇之北原而率弟琰琳表經徒跣余謁雨立號戶外

甚哀余攝衣出揖客問故則余徵者公及淑人墓中文也而載給諫方川龔先生之狀於積余義弗忍辭敘曰公諱某字子明初號望湖已更達齋晚乃更覺菴世爲華亭風涇人始祖某洪武間以累善聞某生某某生樂善公某始城徙豐樂橋南上世滋大寔生復齋公某侍郎考也由復齋公而上三世並以侍郎兄少師公某貴誥贈一品而復齋公益以行誼著於鄉兩承宣平寧都有惠政邑人俎豆之至今初娶林夫人

卷之十九

十八

生南州君某繼娶顧夫人乃生少師公及西湖君某而侍郎公居其季髫年卽警敏不群能文詞長受少師公指授精脩業術期必爲聞人而志交天下之雋由郡庠生補貢入太學嘉靖癸卯試太學冠多上是秋領順大鄉薦丁未舉進士時少師公官已少宰會當選吉士或勸公就選公曰昔宋魯瑩以兄布秉政而請外某才劣曾公遠甚乃敢冒榮進耶竟不就戊申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署本司員外卽事癸丑陞駕部

卽中前後六載日究心經畧以釐弊興利爲已任先是摘發卒伍漫不實覈卒善亡重爲閭左困公奏乞飭明例處勾單增置住勾籍以稽登耗大裨戎政至今行之是歲改尚寶司司丞乙卯陞本司少卿尋改光祿改太僕轉太常丁巳陞南京太僕卿尋改光祿擢南京大理公初爲太僕志脩園政百廢振舉廉得承貳驗收息馬率視部檄遲速而部從事又率循歲至不至爲故常無畫一吏因得奸乃檄諸郡得不俟部驗收而部從事以爲已侵譁弗服公白其狀大司馬奸者具愾時論建之在光祿處官如家均節出納市猾有倚巨璫爲蠹者執而法之寶坻歲辦薦新魚故有額中官入且十倍正色諭而罷之爲廷尉三年讞獄無留多所平反條上恤獄十餘事

卷之十九

十九

先皇帝皆允之著爲令乙丑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督脩內外城蚤夜行營些筭銖悉自搏埴埒曼之劑量咸稽有經省歲計大半未幾考績

詔廕一子丙寅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公在刑部
如在大理志存欽恤所全活尤多會令

上登極入賀道還疾作因疏乞歸吏部議獲其
畧謂公性資爽剴操履清嚴功用方興而以病
免據懇宜姑遂之病已有司狀聞起用公因得
歸歸踰年疾愈時少師公亦陳乞致政還里方
相與朝夕怡怡樂也而公乃奄忽已矣惜哉公
爲人任誠篤於孝友狀稱其揭所居之堂有曰
不忘先訓師事其兄云者公志也惟雅負直諫
意忤輒發不能毀方猥隨俗之好惡人有過而
叱不阿然中無滯留至善有可稱欣賞特甚性
尚儉素既爲大吏緼袍傳體攻苦食淡至仗義
施捨則恒無吝容平居未嘗關節公府而見謂
一方利弊及時政所以失得則抗言當道而不
辭嘗重先達石湖吳公之清脩而吏呼其門殺
然代償其逋稅郡西葉方伯蓋賢者而歿已久
爲葺坊表其名憫倭亂立功死事諸臣及貞節
婦女之不辱者列其名於有司而首捐貲爲建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祠助歲計租入奇羨以賙族黨及所識之貧不
能業者有差置義田若干頃籍之學官爲諸生
膳里中黃橋圯當急湍溺者多死捐俸五百脩
之此皆公行事之大者余以狀所載列還質不
虛哉而爲之喟然慨也夫君子表微世有迹瑕
掩瑜而善泯弗稱者多矣如公所爲要歸於隱
厚而中庸之士憚其嚴纖嗇之倫景其儉又惡
親夫恢恢者得爲表微乎哉公配淑人廣西大
參宋樛菴公女居室時事樛菴公及母李極孝
其歸徐也宋方競而公尚爲諸生母泣送淑人
曰以事我者爲人婦何患不宜第徐氏儒素恐
汝不饜黎藿爾淑人前泣曰兒孱不諳婦道卽
甘苦後人能安之敢以遺親憂故淑人歸甫三
日悉屏新婦衣親井臼奉姑嫜惟謹顧夫人甚
宜之公讀書夜分淑人佐以女紅不輟已念公
太苦脫簪珥資之遊公乃得卒業太學及公貴
淑人受安人封迄今贈而公猶悼之以脫簪珥
之德也夷子顧夫人遘疾會南洲西湖君已先

歿少師公在宦邸公亦應試入都淑人獨侍湯藥不交睫解衣良瘁而顧夫人竟不起一時含殮喪祭淑人實先公營之悉如禮淑人所生惟中書君是後莫有舉者曰廣嗣吾心也而止此奈何適爲公再置側室生子多舉矣所親或言淑人曰媵多愛分子多財分聞之乎宜自計淑人曰不然夫多媵則事任多子則族昌奚不可也言者媿色性不喜華靡既受封常衣布素或諷其已朴淑人曰昔者吾父家故饒所乏豈饒乎

卷之十九

三

男五長卽某中書舍人淑人生娶吳氏鄉進士少海女卒次某爲西湖公後受少師公推廕恩生娶李氏郡文學憶山女次某官生娶常州白氏光祿少卿仰菴女俱側室俞出次某聘李氏袁州知府雲亭女次某尚幼于出女四長受南京吏科左給事中張白灘于某聘次受順天府府尹宜興曹雲山于某聘次受德府良醫正姚冶山于某聘次受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弘宇子某聘受張聘者俞出餘皆于出孫女二一受鵠

卷之十九

三

銘曰

臚守署丞無錫安膠泉子某聘一尚幼 奕奕宗嫻三命而俯嶽嶽誕英不茹不吐瓦全匪榮玉毀曷故道豈逶迤公志則苦德儉而光膏毛而溥罔曰知希達者貴我婉彼淑媛公侯之佐懿則今辭於後有祚鶴涇之陰高原臚臚勒遺並哀來者是觀

明故誥封太恭人常母龐氏墓誌銘

湖藩都閫常君勳母太恭人龐氏病卒宦邸勳跣乞扶襯還槨格於側遣子志道代因計於余

以銘屬夫常君在武弁裏然儒雅所交與多海
內知名而千里馳劄以太夫人墓中文余屬其
意勲矣余何能辭授狀太恭人父貴毋張氏故
金山聞家太恭人生而穎秀卜相當貴諸姑有
適千戶侯錢積者取鞠之而都閫父明威將軍
貞菴公雅以材武爲閫師袁公傑所奇故太恭
人歸常實自錢氏而贅之者袁公也常之先起
靖難功隸籍金吾已乃徙金山雖世席勳閥而
羈旅力單葦路藍縷艱於立業至貞菴將軍未
競太恭人歸則乃蚤夜拮据屑作以給百需始
魏恭人在堂時鬻簪珥具其脆之養將軍奉表
如京師公費故約念無以歸居恭人謝曰勿以
兒女故累風雲心乃反出織紉私羨資之其勤
苦如是故將軍平生雖屢匱乏而志常個儻歷
官四十年未始營總內務恭人助也初舉子是
爲都閫君雅勗以勉振先緒親詩書擇明師友
脩忠信恭讓之行都閫用砥淬風成於已代父
職甲午武舉於鄉是歲請 詔封太恭人比

索蘭集

卷之十九

墓誌

選鎮兩所載領漕務太恭人輒以廉勤奉公誠
之故都閫所至有聲數被臺薦而縉紳先生與
之游者籍籍稱恭人能教子云辛亥都閫總運
湖藩竣事因擢湖藩僉閫時先將軍已歿而都
閫喪其室獨幼子在抱莫可慰恭人者因迎養
宦邸道值懸悅之辰都閫出所謁諸名家詩歌
侑觴爲壽賓御雜遝時謂極榮丙辰都閫晉今
秩恭人喜曰汝家世受國恩汝復能振先業吾
無憂矣獨不令而父見之言已泣下丁巳遘疾
卒於湖藩都閫衰毀踰禮舉櫬東歸督撫大臣
給傳以行塗旅卽安隆冬利涉可謂福履始終
矣恭人生弘治庚戌十一月二日卒嘉靖丁巳
十一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合葬貞菴將君查山之阡子男三長卽勲娶
李氏繼娶林氏王氏次照熊皆夭女三長適千
戶袁安次適貢士張泮次適翁指揮子時苗孫
男一卽志道松江府庠生孫女二曾孫男二曾
孫女一恭人懿行其纖委詳狀中余弗叙叙其

索蘭集

卷之十九

墓誌

大者蓋汗馬酬勲剖符永世振微中葉允資內
賢常氏有功於國而太恭人有功於常氏矣繼
往詔來以贊陰教而輔女使之闕於太恭人可
少哉宜銘 銘曰綿綿常裔英烈斯皇婉婉母
儀不顯其光維烈云何國用是匡維儀云何家
用是昌匪直士行厥有婦滅配於宗工徽音孔
將查山之域誕發其祥俾爾錫羨與國無疆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景坡曹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六月廿三日漳州守景坡曹公墓
官明年辛巳公之子沆瀆郊筮日治塋于溪之
原而奉大叅華陸姚公狀來請余銘余與公居
同里閑有世姻情誼故敦執手無何遂成今古
銘何忍辭按狀公諱銑字子良別號景坡裔出
宋武惠王其後避亂徙華亭勝國時有提舉
明者始著姓于溪里數傳至芸閣公豹登弘治
己未進士子孫相繼以儒顯而公大父麒以例
授七品官生子六人最後懷松公珏實生公而

出繼其伯父南坡公南坡因子貴得贈兵部武
選司郎中暨配姜氏宜人是時懷松公暨配張
氏亦以公疏請得贈章服與南坡公姜宜人同
蓋異數也公生而穎異童時已屹屹如成人比
長就學補嘉善邑庠生試高等應廩餼而諸生
以籍趾排之公笑曰吾豈濡升斗水活耶聊階
此進耳遂以貨遊國學絕不問家人產而殫力
鉛槧不間寒暑嘗以所為文就余品騁即亟稱
之弗加喜間一指瑕輒虛心受焉至數易稿余
以知公之器遠矣未幾舉戊午應天鄉薦時
文懿公景淳號人倫之鑒實典試事公出其門
籍其後數上春官不第則復僦居吳山僧舍讀
書其中雖抱病良苦不廢佔畢歲才一二省其
家竟登戊辰進士觀政吏部嘗奉使犒邊因習
知邊務利弊有經略心已授行人司行人凡三
奉使不辱命所至餽遺絲縷不入于橐今
上改元癸酉陞兵部車駕司主事會 議親郊
所陳鹵簿大駕衛戍廐牧郵傳諸務紛劇應之

裕如及所司館署建置繁興調發無害甲戌同典武科會試是年轉武選司員外晉本司郎中先是武弁需選京師者或積歲不得署至窘甚乞食于途公在事秉公肅紀疏滌淹滯選法稱平富寧將大用之而以閩瀕海諸郡數警欲得才局幹廉之士卧而治之戊寅秋公乃領符出知漳州府事漳俗故獫狁健鬪胥吏貪緣舞文公摘發如神執其尤法之自是莫敢犯者郡多治賈番舶啟奏輪羨於官以待經費不貲公至

類此者已郊與省試入闈矢心甄別得士陳文選薦第一餘在選者斌斌咸知名自是撫按監司諸大吏益賢公而公亦方盱衡吐奇思大展布無何而寢疾矣疾既革諸僚若屬吏入視之有頃卒聲其索至無以爲歛時海道副使張君名川漳浦邑令朱君虞峰實捐俸賻之經紀其喪甚力而仲子藩聞訃馳來亦病幾殞復藉兩君調護得不死而奉公柩歸時漳之縉紳先生扶老弱郊祖者輻擊於途莫不涓涕相向曰天乎何奪我賢侯之速耶其得人和如此初公未第時備嘗艱虞稍負氣不能受睚眦顧盼於人及既貴乃務折節爲恭所遇海內賢豪傾身下之故自登朝及敷歷中外率有譽於紳絢間至其居家孝友尤出性成甫十四喪父南坡公以知禮聞而奉母姜宜人受敬純備業已出繼南坡其事同氣兩兄武科鄉舉雙槐君鉉今同知兩淮運事芹泉君鉉愛敬甚殷而撫幼弟後松君鏞迄成立待諸猶子不異已出則兄子庠生

江嘗爲余泣誦之此公爲倫懿行之大者其諸
牧族之恩睦隣之厚賑窮之施甚夥不具列蓋
公坦度雅不務殖而一念好義動能爲人所難
故竟其歿室無羨贏多所遺而平生卒未嘗
以價語人幾於達矣公生正德辛巳七月初八
日距卒之歲享年六十配劉氏封安人邑令卷
拙公女子三長沆府學增廣生娶庠生李人惠
女次藩縣庠生娶鄉進士李秉銓女皆劉出志
學彬彬克紹公美次泖方業儒娶上舍李承綱
女側室許出女一適張重薦側室潘出孫男五
沆出者曰梁曰檠檠聘富氏潘出者曰樂曰采
一尚幼孫女二沆出一許聘甲戌進士支華平
大綸子椿齡潘出一許聘刑部主事徐鴻洲三
重子楨秩銘曰
謂賢位儺兮而以刺郡止謂才命達兮而以勤
事死亭毒毋仁兮既覃厚矣虔劉毋亟兮何嗟
久矣浮生旦暮兮天地亦逆旅不盈其躬兮將
在于其子干溪之封葱兮隆兮而魂返斯而魄

斯而所不朽恒于斯矣

明故太醫若谷楊君暨配周孺人合葬墓

誌銘

余昔偕故叅藩楊崑南遊諸生間則識其兄之
子若谷而貌遂遂然言洒洒然幾儒也別有年
而若谷太醫矣因稱太醫君太醫君諱楷字正
之若谷其號先世家汴已徙臨安始祖曰彥才
仕元太子洗馬至 國初曰國寶載徙華亭遂
爲富林著姓五傳至博菴公溥以仲子銓崑南
先生貴累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而伯
子東溪公亦以子樞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
平府推官娶俞氏生丈夫子六人而君於行五
自幼穎異從長者質大義了了業見奇不售去
讀古方書爲太醫院醫士會父東溪公病且老
而兄樞樞第校並治舉子莫持門戶者公意屬
君君不忍違悉捐進斥念入總家政窮蚤夜拮
据自咎筭繁縷纖繭之務咸身親之上代東溪
公勞而彌縫其闕下佐諸父昆弟專業蒸蒸以

科第興緊君負荷之勤隱然楊氏家督也而復
諳於大體孝友性成事無巨細非東溪公命不
敢專歲計出納籍上東溪公咸有經不以私廩
先國稅室焚身冒烈焰奉先世木主出之他無
所急細林先生未仕時被誣逮理君憤欲以身
代扶疾對簿必白之第校早世力營喪葬撫其
孤不育計無復之痛幾絕其諸義周賑族者夥
不殫述用是細林子中丞君豫孫雅重君又德
之以其父急難故父事君不衰當是時楊氏家
勢雄郡中而君獨安布素嘗戒子弟以盛衰更
事毋怙侈以玷清白風及見耳目非是則復愀
然嘆曰吾宗其有憂乎未幾中丞君歿門祚寢
微有司署楊氏逋稅以干計苛責之君盡出私
橐代族人輸官不訾因携家往苕霅已走金陵
歷覽名山川之勝殊好之忘返而諸子馳逆之
歸則復頷其齋曰偃息而日鍵關習靜其中興
至或召所昵縱浪爲娛以消滯慮一切戶外短
長有若君嘗所料者置弗問而識者固以窺君

之志悲矣配周氏思梅處士女以孝敬勤儉聞
與太醫君共貧者十五年躬織紉脫簪珥以相
君不給良庖而湍不祿先君而逝者四十有二
年君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一日歿萬曆戊寅二
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孺人生正德丁卯十
月初二日歿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
纔三十有一云子觀孫國子生聚選貢張荻江
女女適葉士傑皆孺人生次女適朱之屏繼室
曹氏生次子臨孫娶張上舍與川女繼娶李氏
巽泉女側室羊氏生幼子同孫聘趙氏敬泉女
側室周氏生孫男二孟奎仲基俱觀孫出孫女
六出自觀孫者二出自臨孫者四觀孫等卜君
卒之歲十月八日啓周孺人窀穸原合焉而
奉芳洲俞大夫狀詣莫子乞銘泣道君治命曰
吾生丘壑畸人無善可狀而獨兢兢沒齒庶幾
不謬於古人得附名公一言不朽幸矣莫子聞
而傷之夫史稱逸民不卑獨行君固宜銘而如
君云爾則余豈其人哉爲之銘曰

夫生有涯去來適方夫天難謀盛衰忽兮冥明
且哲燭幾先兮遊方之外維何及兮俾缺而全
昌爾後兮孰天而壽還爾匹兮彼焉而與尚寧
爾字兮

杜隱君墓誌銘

杜隱君諱某字子靈別號平梁其先正獻公九
世孫英發仕元南容教授歸隱海上而從弟宗
原以洪武初中詞科爲太常贊禮郎晉禮科給
事中海上始知有杜氏曰勉夫者宗原弟也實

卷之九

卷之九

廿四

營周浦塘子孫家焉顧未兀自勉夫子稱禧子
清清子恢竹坡公世業農而恢子泰汝寧公獨
侗儻有心計志服賈挾管客曹魯間曹魯人稱
長者用廉賈法倍取贏焉歸娶徐孺人生隱君
而公未厭遊竹坡公則撫隱君教之謂曰予家
世顯於儒及棄而農又棄而賈乃其效固弗讐
也若勉爲儒乎因程隱君佔畢有所詰難不能
答乃造膝令對句以觀其志隱君則復爲田家
言公嘿然良久第曰今見異時持門戶稱克家

卷之九

卷之九

廿五

子幾是哉無何竹坡公卒汝寧公哀之過亦卒
而隱君才十五齡乳乳失怙奉母徐居里中豪
易其孱也而橐故饒計兼并之逐逐焉必噉而
後已會邑編署諸從豪以危言恐惕曰若急賄
余不則中以劇役隱君爲弗省也者卒及而當
主計輸布萬京師至則中奄誅求過刻汰其半
歸取償於家以千數而廢著且罄蕭然窶矣是
時隱君既有室年且冠也猶左挾冊治儒右握
算走縣簿額額不得休卒以困捐鉛槧焉而子
瑞安君業離襁抱日英英有聞豪乃謀寢而隱
君得以其力脩田間業躬率僮僕輟稼作苦闢
草萊而耕家復起比隆慶壬午瑞安君薦於鄉
隱君則喜曰有以夫吾祖之以儒顯望余而弗
迨也將任吾子乎於是益日喜爲節俠孳孳好
義不私其財首謁墟墓表識之賑其宗祔收姻
黨之貧弗贍者或代償其逋存恤孤雛仇弗
念脫人於厄而貸之金卒墮其欺無悔也從弟
之市沒君千金以空券復交凌如初海決善溺

積死無筭爲損善田近浦者瘞之凡隱君懿行如瑞安君狀所稱列要爲仁者之度而君子知隱君有以用其力之所入非纖畜機利自封者矣隱君嘗題枕戈寢苦於室以自規言足起懦爲十字銘飭遣子仕遠有令名憤倭夷毒寇擬條上當路書語疆域要害應援主客兵之形可著廊廟若此者夫非嘗學問之助耶而隱君所不爲儒者第未遑褰縫掖冠側注熾趨鞠膺爲容爾迹其平生奚憾哉隱君先嘗患疽而以醫肌解膚之術愈再踰年瑞安君方貴乃以疾終正寢是爲隆慶六年二月十三日距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九噫如隱君者亦既福履考終矣矧榮哀國典且當有待以賁于幽耶子時登卽瑞安君娶顧氏女一適趙世選孫男二長獻璋娶周氏次獻璠娶顧氏曾孫男一彥良孫女一瑞安君聞計卽第奔歸卜以萬曆元年某月日奉君柩葬潘溪祖塋之次而涕洟屬子銘銘曰棄農而賈可爲也而不可

爲棄賈而農可爲也而不可爲吾安卜居隱儒曷歸吁嗟乎蠶則績而蟹有筐其父儒慕而子爲珥貂行不于其躬俾爾後昌

李母黃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者故荊府典膳雲浦李公配國子生嘉祥母也嘉祥第昭祥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實孺人生而爲伯父龍浦公後孺人歿格於制服今喪孺人者國子生也國子生卜以嘉靖癸亥二月十日奉孺人合葬雲浦公沙岡之阡哀哉杖耽余謁請銘而工部君爲狀言哀以思有禮矣余交李氏兄弟自弱冠又辱葭莩之親余將於此乎觀禮敢弗銘孺人墓哉按狀黃海上著姓也孺人祖節四川長壽縣尹父泰浦陽先生郡庠生兄剛東昌郡博孺人自少穎異精女經過目懸解敏捷兼人母顧蚤背嘗代理家政醢操切井井具婦儀及歸李會姑張孺人病床褥孺人居未及旬卽屏統綯執井臼翁恒軒公少其孺止弗苦之孺人前跪曰娶婦承家耳姊且

病婦實有責其敢以勞苦辭恒軒公喜語張孺人於是張孺人知新婦能悉出筦鑰委以家務而孺人既承姑委乃愈益任蚤夜拮据常身先婢御而後責成故庶務靡小大咸辦恒軒公則愈益喜曰昌吾家者必婦也張孺人病既久左右鮮當意者孺人躬進湯藥調飲膳竟三載張獨宜之時雲浦公以孝著蓋孺人助云雲浦公性嚴數督過諸婢媵以事孺人輒前溫解或引咎固謝多得釋雲浦公起家儉然乃好客樂施

崇蘭集

卷之九

墓志

孺人兩順之銖金尺帛不妄費而賓至供具必豐公有所與或脫簪珥佐之其諸族黨子女不能婚嫁公收以屬孺人咸得其所而公幼弟賓竹君某德撫字恩尤厚賓竹君且老猶母事孺人所以報也雲浦公先歿孺人每懸悅晨戒于姓弗為壽至嘉靖辛酉八麥矣工部君方在告與兄國子生固請孺人舉觴舉觴乃召國子生謂曰天畀余年足矣惟汝兄弟並荷國恩而以余故忘所報効余不憚獨此又召工部君曰汝

身係兩家胤又委質於朝無庸煦煦效兒女子不吾忍其務移孝為忠卽過往吾願也國子生工部君受教而退心搖搖未能決乃自是孺人邁疾逾年遂終計聞無問內外親黨妯娌妾御臧獲輩莫不哭之哀至有指某息孺人業所活某藝孺人教所工某衣孺人手所紉者悲夫孺人生成化甲寅六月八日卒嘉靖壬戌四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一生子男二長卽嘉祥娶宋氏繼鄧氏楊氏次卽昭祥出繼不敘女二長適

崇蘭集

卷之九

墓志

張太守含齋子元昌次適陸太守孫成憲孫男四逢春遇春皆庠生近春迢春曾孫四繼善繼美繼仁繼信工部君狀曰昭祥不類不能如伯兄能養母氏而令生別其稱歿降其服昭祥恨也乃余第考國子生需選且及不肯出覲一命以後救水稱孝矣而工部君謝病自心喪雲浦公迨今九載志薄榮進凡以孺人淹也余於孺人存歿奚憾哉為之銘曰孰產連理乃岐而分居者志養山者譽聞賢哉壹懿寔揚德芬其德

維何克孝克勤自室徂家時靡有枉亦既壽只
榮哀孔殷沙岡之阡有窆其墳彼拱者木樹梓
及粉下有令母以從夫君振振來裔徵余斯文

倪光祿配唐氏墓誌銘

唐儒人者光祿署丞上海倪君配也既卒葬有
期其子甫義甫英以父光祿命奉李郎中南湄
狀來乞銘余與光祿同娶於唐有葭莩之雅稔
聞孺人賢雖年不躋壽享不迨榮而行脩於閭
饋譽乎於閭里可列而訓也余曷敢蔽諸誌之

崇蘭集卷之九

中

曰孺人父我泉先生某母喬氏世居華亭金滙
塘弘治中名元善者舉進士爲兵部郎中寔孺
人曾祖子姓日蕃以顯今監察御史伯成先生
孺人季父也孺人生而穎異祖蘆溪公愛之謂
我泉曰使此女男也不當高吾門耶我泉擇所
宜字因歸光祿君而光祿系出夏黃公先世有
仕國初都御史者四傳至光祿父新溪翁業益
振故唐與倪兩氏皆以世裔雄海上而儒人歸
倪年甫及笄卽閑婦道有故家風事舅姑甚謹

姑沈孺人病卧三載得孺人而瘥曰婦實壽我
孺人顧益竭力侍湯藥具甘旨時其喜怒順之
如是者十載中外以孝聞光祿初爲邑庠生及
卒業成均雖家已饒裕而經費不關其手事咸
倚辦孺人孺人操切井井攻女事以佐之分夜
不輟至婚喪大故區畫尤詳所御布素不厭藜
藿斗粟尺布無妄費是自光祿無內顧憂得專
力問學尊賢處友幾成今名顧數就試不第孺
人輒引義命慰藉之至訓督其二子則復稱舉

崇蘭集

卷之九

中

光祿志未竟者俾咸淬礪多彬彬有興矣嘉靖
癸丑光祿謁選之京孺人奉姑以居會倭夷入
寇里中譁爭走孺人獨以姑病相依計且俱斃
因仰天號曰天乎奈何絕吾姑耶頃之卒藉舟
濟及抵城城戒嚴弗內姑病增劇而歿孺人抱
屍晝夜哭極哀行道酸楚竟如禮然自是
亦遘疾忍死以須光祿歸與終喪又踰年光祿
方受官孺人奄逝矣悲夫孺人生正德乙亥五
月十九日卒嘉靖丁巳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僅

四十有五子男二長卽甫義郡庠生娶都司斷
事張雙鶴孫女次卽甫英鄉進士娶兵部郎中
曹公濮陽孫女女二長受東海張先生孫鄉進
士德瑜聘未昏而卒次受浙江提學副使范君
中方子允升聘甫義甫英卜以某歲月日葬孺
人黃 泥涇之新原光祿命也 銘曰存欲備
老考或愆之期歿欲迨養考莫慰母慈茫茫天
道考爲成與虧知天之壽考可與道幾孰亢倪
宗考孺人之遺新原撫撫考藏以俟之

卷之九

墓誌銘

墓誌銘

太學生董君光裕妻李氏墓誌銘

李氏者華亭脩竹鄉人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
公日章女太學生上海董君光裕婦也卒年三
十有五君哀之著悼亡詩十二章貽余辭指悽
惋而因乞余一言銘諸墓夫董故松聞家至君
益以文學交縉紳先生間復解名理談心性之
宗間證於輪迴因果至李氏事可異焉初君之
聘於李實副使公孟女封恭人董出而以夭歿
公念兩氏世好又憐君孀弗忍攜而恭人方娠

卷之九

墓誌銘

墓誌銘

公心許脫生女當續董氏子姻至大期爲嘉靖
七年戊子二月十日果生氏竟婚董君而孟女
嘗患瘍耳後有癰至氏生亦有癰其處良肖家
人惟之以謂亡者復生卽李氏亦時時言董君
妾自未離母娠已許作君婦其語涉隱莫可詰
而性好脩持通曉釋偈若懸悟然先卒之數月
忽散財更衣自治終具董君惡其不祥氏曰第
需之至某月日吾當逝比疾革數問夜漏下刻
幾何從容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號數過尋化去
爲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三日卽與
董君語當逝期不爽於是衆益信之信氏有再
生緣也董君爲余語如是至君從兄子元長者
狀李氏行亦云而子元他譔明君前身故嫗也
事並奇傳郡中狀又稱李氏三舉子不育嘗爲
董君稍置妾媵君念可幸無墜宗祧義不復娶
以明婦賢卜某年月日厝李氏焚門塘北而自
爲生壙其左君詩有云西方他日願同生所以
識也夫佛氏畔道儒者弗載至三生化石之事

於理有無不可知余獨慨董氏夫婦精行厥心
並遵斯教其究也婦以是貞夫以是義於九疇
藝倫之叙乃有裨焉此其故余惡能究論哉因
董君請錄其著者以表俗化附之異聞若廼氏
之懿行脩於壺饋施於紆佩爲女爲婦敬順始
終可列而訓者甚夥不具論氏諱某字某生女
一適府學生戴大和 銘曰匪生之戀兮曷還
爾形匪寂之甘兮曷殲爾英生之無生寂之非
寂兮吾於理乎焉憑吁嗟媛兮樂茲爭土兮居
崇蘭舒集 卷之九 四

者靡貳歿永寧

陸三湖誌銘

嘉靖丁巳四月四日三湖陸君卒君之胤子如
山等上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六磊塘之
先塋奉董君海觀狀來請曰昔者先君獲侍先
生遊知先君者宜莫如先生今不幸大故惟是
先君之墓銘敢敬以辱竊附不朽拜且泣余亦
爲泣嗚呼余自束髮讀書與君友迄今餘三十
年往事恍然在目不敢謂不知君而遽忍銘君

設君諱世樂字子仁三湖具別號也世居華亭
始祖福言生敬一敬一生興一興一生樂善徒
居長壽橋族始著樂善生昇昇生智智生篤篤
雲林公君考也雲林公嘗業儒有醇行而配沈
孺人出著姓以壺懿聞故君生而漸於家範多
焉甫成童記誦三史知屬文作字必端楷與其
友莫子同授尚書學於褚春堅先生所卽砥礪
以禮自匡同學生有過相切責如老師然爲同
學生所敬憚而春堅先生亦大奇君弱冠補郡
庠生益強學問能推誠虛受信於交游間籍甚
華之陸率祖平原或以謂君君輒謝曰予胡敢
附古人顧二陸才華宣公經濟真後代師余不
敏敢不標趨古人言如是而已歲某甲子督學
御史裁菴楊公校士江南時號嚴明置君高等
授廩而博士學官至者有所推薦士率又以德
行日君君事雲林公沈孺人愛敬備至有疾顧
天期以身代君君喪致哀必誠必信不以貧故廢
禮焉伯父雲谷公應貢不仕奉養之終身族蕃

衍以千指感君德無間言念幼育於外氏迨長
不忘外氏恩其爲諸舅氏執禮甚恭常以身與
其家難而於表兄沈子新相交愛若同袍子新
無嗣乞後君季子君始難之而不忍違卒許之
子新婦又抱育他姓女君承其志擇配贅嫁厚
資之婦翁早世迎養其外姑竟歿不衰蓋君性
敦本近仁故自其持身及家無間內外親黨歸
於厚人以爲難第學行如君者於獵取科第以
顯榮宜不難致而乃屢試幾試無能一吐曾
中之奇自見於世而命殞中年此士林所爲太
息也君生正德戊辰四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僅
五十云配何氏子男五長如山府庠生娶陳濟
女次如阜亦庠生娶許從善女次其心卽所後
沈子新者次如岡聘司訓王志喬女次其陵聘
鄉進士顧學仁女文一適邑庠生史筆孫女一
尚幼 銘曰維士樹行若彼力農是穉是衰厥
有歲豐歲則是豐士也困窮回以仁天殺以禍
終不云耕也饑在茲行備報薄命職其逢焉

塘之封世澤所鍾不於其躬子孫其逢

封太孺人盛母宋氏墓誌銘

余弱冠時嘗過其友今侍御定宇宋君第白砂
里里有著姓爲 贈文林郎南城兵馬副指揮
西洲盛公其配太孺人侍御祖姑也時西洲公
亦飯余每供具輒精腴余問所從侍御因具言
太孺人內助賢甚悉踰今且三十年而太孺人
卒子鶴慶府通判際時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孺
人 之原合西洲公墓奉侍御狀來乞銘余
旣雅聞太孺人壹懿而又因鶴慶君之賢徵
道焉乃不辭而敘之曰太孺人姓宋氏父廷用
母凌氏其歸西洲公也會姑蚤世事繼姑陳孝
養脩至是時翁悅耕公總家政太孺人實相西
洲公恆其業比至析產則勸公義讓諸昆而務
薄取以成孝友名然獨佐以勤儉一金尺帛非
公命不專業用滋裕中歲無子爲公置側室顧
氏生際時周氏生明時躬勤鞠育無異所生稍
長勉以務學親師厚爲館穀夜或篝燈伴讀熟

辛粟淪茗飲佐之煦煦相勞苦嘗病目幾瞽不廢也以故際時器蚤成恂恂執禮有大雅之風尋職金吾擢今官卽未竟所就而名行蒸蒸視制科起家已足相埒僉謂西洲公義方之教則然而不知慈範之有助也太孺人旣以鶴慶君貴受今封稍謝家政屬產二子顧氏有女厚貲以歸晚推羨羸贍宗卹隣賑窮賙急專務施德類不惜貲以故屬續之日行道悲歌里春不向非感德深至能然乎太孺人生弘治壬子四月十七日距卒嘉靖乙丑七月念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卽際時娶孫氏次明時娶陳氏女一適秦子其孫男一世臣孫女一銘曰婦道無成乃亦有終無成無遂繫惟夫從有終有度生馳寵封兼斯二者宜懿聞之無窮

明故處士濱桂路君墓誌銘

路生琦以問業從余遊嘗道其父濱桂君之懿行義推僕誠長者君歿而琦卜以歲癸丑十二月十二日葬君運鹽河祖塋之次奉余友張子

月鹿狀來乞名余雅聞君名而復介于余友義惡能辭按狀君諱昭字永宣別號濱桂先世爲汴梁人宋建炎間曰忠者授職華亭因占籍上海家焉其地今名路家厓路華橋沿君姓也曾祖興祖某父忻號隱軒娶陳氏實生君君少孤獨奉母訓從師講藝學有成而困於徭役弗竟廼天資醇篤率性師心每與道合事母陳孝常所與遊多學士雅馴持家勤約稍盈於貲念惟老氏厚亡之戒好爲義推賑窮乏伯兄某仲兄某相繼歿兄子曰璣曰球君皆子字之教督以成從兄晟無嗣歿爲棺殮姊歸曹氏妹歸石氏兩家咸以卿賦長廢著賴公代償其逋先娶於陶病卒外氏式微君割田爲贍繼娶姚迎養姚母厚其終亦如之里人周蓮汀衛湘於君世好貧爲營室歿卹其孤隣家有美田便君所請爲者助而遣之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吾不爲也以故里中義君俗歸於厚有不平者得君居間無不解紛君病或爲禱祠願以身代臨其喪極

哀悼焉君生成化七月十六日卒嘉靖癸丑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一卽琦爲博士弟子員娶太學生潘君某女女三長歸進士澗松唐公孫郡庠生昌德次歸郡庠生朱君某仲子允賢少歸新昌令劉君某季子文起嗟夫余觀濱桂君之懿行所可知者類若眇德細事罔裨於大閑而今閭巷之達終身慕義無窮於風化移易有足述者若斯之倫而身隱名湮俗將安徵余誠懼焉故於君特誌之而又爲銘之白

崇禎錄集卷之九

五十一

德施者龐璞全者昌靡翁弗張爾後有亢靈屬永藏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裾誦義之日久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計欷歔傷其哲萎有典刑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篤孝緒緒懼世德寢湮而又痛父九韶君早卒弗及爲公闡揚休懿乃雪涕余謁奉太史唐元徵氏狀請銘以余與公雅相善能知公也余惡能辭叙

之曰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地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叅議壹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亢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群於一切蟬蛻世榮意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曰命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勢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群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卽彈辭片楮傳之好事又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

崇禎錄集卷之九

五十二

較著者洵足不朽矣而以駢弛不皆省困避稍從祿仕為浙之藩幕非其好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任苛政為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杖笏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罄懸殊安之而期必竭其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群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然班荆跌坐而已

九達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粵歐工部模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填廐一時無不推轂公為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剛思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面確然定交古欽許相公維楨聞公名特其入都造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為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侮儂若不勝衣而視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熾熱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又憤後雋稱詩考謬古而師今為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騭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唇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囊訟

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咤於黜奴出
身力援卒置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
匍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
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渡廉公行誼爲白其
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
知吾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爲置買山
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脩邑誌
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厲
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
精詳一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
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
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唐
氏墓在望湖潭之原癸上是年四月二日將啟
唐孺人之窀合焉子七人女五人孫男十四人
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並英特婉
順而其長嗣雲門元孫齊頴俱領鄉薦他裔起
膠庠振厥家聲者濟濟未艾也諸名字嫁娶具
見太史狀中不著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

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
能徵再命榮建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
自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
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
鴻文鉅藻放辭瓊琚爲藝林望冷與覲然懷尺
組岌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
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有能
辨之者余論次其可知爲誌而系之銘曰
器無恒量玉毀瓦存木托而茂蠅附而奔卓彼
明懿貴匪位尊學窮玄指思入妙門既咀其華
亦尋厥根縱橫騷雅按羅典墳掩藻先士垂型
後昆栖遲衡宇含和葆淳其文霧隱其變泥蟠
勒銘幽宅永賁泉原

故文林郎郟城縣知縣墨江陳公墓誌銘
郟城令墨江陳公歸卒於寢者十越月其子大
廷大道卜日治奠御史涇祖塋之次而奉龕給
諫方川先生之狀云諱曰傷哉孤先子之瞿
瞿平生也而號不加顯惟是窀穸之事

願附一言於先生俾永之余慨焉憶公諸生時
交也不辭而叙曰公生少負穎異垂髫能屬文
授經先達宋大叅樗菴先生雅見賞識尋補博
士弟子員督學使者閩習齋丘公人倫之鑒辛
卯閱士至郡時余與公異庠而試並選首受餼
因定交公益精詣繼宵晝不懈英聲駿發郡太
守長沙熊軫峯良器公而惜其困遊也爲真貳
叻若干資之學既成丙午序當貢公憫其次者
某幾耄也讓之又明年戊申乃始入貢京師例
崇蘭館集 卷之九 五十六
可得博士而鄉長老徐太師時典大宗伯署諸
生之宜咨送選部者視偉公誠忍勿小就必強
入畿試試果捷順天已酉鄉薦公誦斯義蓋沒
齒云然乃復數奇數對策弗第公撫然曰丈夫
生弗逢世無寧微一命榮以穎見而溪齷齪終
轅下駒爲遂謁選得郟城令郟故凋瘵上注湘
不耕多流亡公屬其父老問民所苦招徠之課
之墾闢竟成沃壤民知樂生先是徭稅無法民
無所約質公顧畫一令戶各給牒而與之明稍

沿江南之故民爭輸納便之有論城旦贖鍰不
脩嚴月械繫者公憐之不竟責以他羨爲代償
多所全活黥生某者殺妻以誣其友賄而具獄
公廉得實按其罪遠近稱神俠少年有徵逐鷹
犬鷺六博結客報睚眦者橫甚里中側目而獨
事母以孝聞公偵其然猝逮至庭數其罪笞掠
具楚衆意俠少且死公忽呵止曰若惡稔矣而
猶知有母若心未死也余念仇季智之寬陳元
卒爲善士脫貫若以活若母將無悔禍耶俠少
崇蘭館集 卷之九 五十七
淪泗被面碎首謝至不能出語遂釋之後果改
行焉僚幕王子耀素愿坐浮言失上官指下之
獄幾寘于法公察其冤爭之力得免有郵吏持
金爲公壽者辭曰例也公叱而麾之嘆曰誰與
墨者之以賄例也而吏猶口實耶鞭之出自是
苞苴弊絕公庭肅然蓋公蒞邑者僅踰年而諸
部使者旌賢之檄無慮一數下總憲衡水傳公
方疏其名以聞而公忽引疾解綬歸矣歸之日
士民遮道留之若離襁褓迄今爲俎豆云公脩

容白晢性開朗無嫌阿論事輒中窾不耽於是
非然仁而愛人雅務約節數致贏數推以賙窮
乏性至孝送往事居咸度於禮歲時必懸二尊
人像哭之哀臘年猶未舉子子字兩甥教養恩
倍竟歿不衰迨踰強仕始舉大廷絕憐之凡計
偕北上者四必攜與俱曰舐犢老懷聊復爾爾
本之大廷之器夙成而公竟有子者蓋漸漬所
從來也公自懸車來十二年所而林居無他好
惟日縱觀圖史集古方書自娛鍵關息游無高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五八

門縣簿之謁有司延致鄉飲謝不能赴曰王情
王殘病人安敢顛越大禮公之淳謹可觀已公
諱志元字三卿先世出晉潁川陳大丘裔五世
祖徙汴勝國時始徙華亭曾大父曰樂善樂善
生敬菴敬菴生怡桂配盛氏爲公考妣公生正
德辛未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壬午正月十三
日春秋七十有二娶孫氏側室袁氏有男子二
人長即大廷國子生孫出娶馮氏廷尉南江孫
文次大道袁出聘何氏司隸詡齋女孫男一尚

幼孫女五長受汀州守季雁山孫應泰聘次受
潮州守俞新宇子聘蚤卒次受比部張導湖孫
序愿聘次未字次受漳州守陸自齋子萬舉聘
俱大廷出夫公振微起約席世資而拓之好行
其德且也仕卑而志伸不難引退有可念者矣
系之銘曰

弱齡醞奇譽髦斯匹摘藻離席玠待辟晚上
公車分主被檄邠生薄遊周任陳力追賦歸來
徜徉泉石散帙披閱巾車御疾綏履考終寔茲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五九

玄宅爾後有亢振振奕奕我銘詔之俾未憑翼

勅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世爲華亭脩竹鄉人大理寺左評
事漸川童君元配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
公女以評事君貴得封孺人云初御史公娶
葉氏生孺人幼敏慧有至性御史公儒貧時孺
人辟處圭竇雅乏傳姆之訓宗廟文物之觀而
夙閑內則以淑女聞間窺御史公課藝文多所
懸解因通於孝經列女傳諸篇善伺父母起居

息委順其意御史公鍾愛之念必得佳婿乃
字而嘗與評事君父靜軒先生以學行齒膠庠
間相友善因視偉評事君於穉齡欲得爲館甥
未幾御史公成己丑進士出宰峽江且行數過
靜軒先生申前盟評事君乃就婚於徐而御史
公嚴之重客數戒孺人以善事夫子且曰得婿
若董生當不後人矣孺人守結褵之訓夙夜敬
恭措摺婦事以佐評事君於學歲時遣人起居
靜軒先生伺候寒進脩灑有常先生悅而安之
崇蘭館集卷之十九

君曰諾固吾志也孺人遂請於御史公隨評事
君歸得奉靜軒先生養益虔而躬操井臼絕無
貴家風其諸細大量劑盈縮之節纖絰絲采之
務蒸嘗脯醢醪醴之需必脩必精而靜軒公病
且卒一切藥餌棺斂諸費倒篋力營有評事君
所不戒者其待宗戚有禮御戚獲惠且嚴能得
其力孺人惟浣衣澹食如約時而益拓其家以
大用是評事君既屢上春官不第者五謁選授
歸德推官以孺人從孺人在歸德持內肅然日
進蔬水至門擊拆爲盤孟隔垣以輸僮奴母得
相授受推官職課理每退食孺人時問所決獄
狀輒諷以矜恤無深文即評事君奉牒訊他郡
訟及視所部邑篆數往返亦如之以故評事君
得專職業治以最聞屢騰薦剡戊辰恭遇
上建東朝覃恩中外應令格孺人是以封迨
評事君拜今官孺人念父母老矣弗果從而評
事君且倦遊官大理不三月謝病歸尋致其事
方與孺人計安於壑爲偕老期而御史公葉孺

人相繼遺疾孺人委家政往侍湯藥竟弗起痛之幾絕嘆曰天乎奚甫匝歲而奪吾兩親之速耶自是抱愴鬱鬱不甘寢食者久之亦病卒爲隆慶壬申八月十有二日也距生正德甲戌四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傳緒府學生娶翁氏信豐知縣豫堂翁君女後孺人六年夫婦俱夭次元順娶陸氏禮部尚書平泉陸公女二子皆側室徐氏出也先是評事君艱胤嗣孺人有隱憂聚內外族黨之子若女教育之長

崇禎錄

卷之九

三

而今元順迄俊朗振起未艾能世其家然後知天之既定而孺人於輩祚有大造焉宜誌而銘之銘曰
謂孝必婦兮而孝女多有之謂賢必配兮而賢莫如母慈兼茲四美兮曾是以爲無儀雲爲車兮霓爲裳仙之媛兮逝倘祥墓木拱兮靈永藏錫繁胤兮俾無疆
明故大學生源泉唐公墓誌銘
公卒子咨若等奉鄉進士杜居狀乞銘於予
內子爲公弟之女而杜君咨若之姻家也於知公習等爾子惡敢以不文辭迺接狀而誌之曰
公諱自明字教甫別號源泉先世家汴宋建炎中將仕郎貴一廬從南渡居白砂里入國朝族以繁五世祖璟生王王生璠以子楨貴贈駕部主事璠生祚授七品散官祚生太學生僕娶戴氏繼楊氏是生公公自少端重寡言笑敦士行弱冠事經義補博士子應例卒業太學會考妣繼逝重帷並存迺徹業供養粹潔治滄瀾

崇禎錄

卷之九

三

克承燕貽考歿時伯昇異母叔弟繼別季弟少
孤女弟在室成倚重公而公為均產寧居教養
貴送振孤營葬曲盡其情至族兄弟子姓之賢
者愛勉有加嘗自以末冠世裔夙夜砥礪其子
若孫使彬彬庠序間攻文循矩矱公得端居約
素料理質淡不墜其家聲蓋翹然鄉丈人之賢
者然以中無畦町不能俯仰人晚被誣橫窘撫
百端竟以理雪然公自是抱快快殆矣垂歿以
敦睦成名為子孫為戒作佛事會不及平生感

榮蘭集卷十九

六十

憤之言其襟度夷曠識大體如是公享年六十
有五配李氏禮部郎中宜散公女子三咨若邑
庠生娶蘇氏御史一齋公女咨禹邑庠生娶顧
氏州判順真女李出咨益娶吳氏儼谿女側室
顧出孫九汝謙娶錢氏汝誼聘李氏汝讓汝諒
汝訥俱咨若出汝譔聘顧氏汝詢俱咨禹出汝
慧汝智俱咨益出孫女八長適庠生杜宗翹即
鄉進士時騰子次受庠生張震伯子重宣聘餘
幼子惟公生朴茂推訥與世無競固自其性然

至於收族厚倫承家啓後咸中矩則此非嘗鳴
問知禮義之助弗能也唐氏以右族稱海上簪
纓藉藉不艾如公所繫以倍養元脉篤祐宗枋
者其功可以哉是宜銘銘曰用以拙裁慶由
善積世交源多作德恒遠碩人鞏固信銘徵石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

安人錢氏墓表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安人

錢氏今奉勅巡撫南畿都察院都御史饒

榮蘭集卷十九

七

江君某之考妣也主客公歿二十年矣而太安
人又先公十四年歿既皆有名公誌銘及是都
御史君宦既達方氏益有聞泝德考源慶流綿
邈都御史君念不可無述也乃具狀自系世滋
蕃及事軼宜著者加詳屬余表諸墓道而以厚
祿之弗迨有餘悼焉夫都御史君於追遠厚矣
余惡敢辭按狀主客公諱某字某別號菊泉其
先嚴陵人後徙杭之錢塘始祖某
高皇帝時徵明經以試賦為選首聲籍甚數傳

而至公之祖某授新城醫學訓科因家新城而
公考綠坡公某為邑弟子員以學行聞與弟鄉
進士浦季父鄉進士銓相頡頏為名高竟弗第
由歲貢歷邵武建寧學官娶吳氏生子某某並
邑庠生繼娶孫氏實生公而公生十歲喪妣建
寧公憐之重督楚用弗克竟於儒乃其志耿耿
彌兢不墜其家聲兩凡賴以卒業建寧公卒於
官匍匐走二千里迎櫬歸葬事繼妣邵氏以孝
聞雅好讀祖方書間從異人指授醫奇中有能

崇蘭集卷之九

李士

名造者踵接然乃未嘗責報或聞之故曰吾家
世儒籍今能潤飾其業所施惠直此耶今於藝
至淺鮮即幸有濟且媿無以得當敢望報乎聞
者知公長者而公平生為行近厚率自其性然
人以故德之曰是後將大出已而課子都御史
君學果成舉嘉靖二十年省試辛丑第進士里
中相慶曰天道於公章矣都御史君初授南康
府推官謁公別公誠曰汝既仕任職則無忘吾
所命名矣又曰推理所議文罔其極慘苛漢循

吏傳可念也都御史君載拜受命居南康政有
聲既二載迎養公至未幾公疾作且革會都御
史君奉檄召喜曰兇勉之為吏以治行徵能用
吾教矣吾可以瞑遂卒是為嘉靖乙巳七月念
一日詎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六日享年六十有
五越七年辛亥用都御史君考禮部主客司署
員外郎事主事滿得勅贈如其子官而太安
人贈如今稱太安人者邑著姓錢公倫女有
內則年十五歸主客公即開婦道善事繼姑鄉

崇蘭集卷之九

李士

能當其意主客公兄弟五人皆異母而太安人
中調之用成公孝友名人亦因以謂太安女夫
夫言能為人所難也太安人生弘治壬子正月
十二日卒嘉靖壬辰十月十三日年纔四十有
二云初主客公娶羅氏卒無出繼乃娶太安人
生子男一長即都御史君次例貢生某女一適
某孫男七曰某其某其日墳墓並邑弟子曰
城尚幼夫余不識主客公而嘗從都御史君同
官祠部察其志行固迥然下之迨君出守吾松

引亂寧民功施保障又數年以巡撫至疇咨大計尤軫民瘼思造我東南卽於都御史君未究施用本其義方慈訓之所從來爲國家誕哲育材以資緩急功誰與歸而主客公承儒裔累葉憤志弗克所爲孳孳務積仁樹德以亢厥世由今觀之不亦允顯哉不亦允顯哉余故爲表將就其里金芝山之阡揭示來者俾永有攷云

明故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墓表

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歿其子瀛孫之麟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表下

謂余雅知公以墓道之文屬余喟然而嘆爲公公平生表之曰夫世衰道喪士行卑卑若貞石公所謂直躬好義倣儻自喜雅不羈俗者非耶公諱梁字伯材別號貞石先世由閩之崇安徙居華亭至公考竹坡贈刑部郎中母李氏贈宜人人生公公自少食貧苦志弱冠爲諸生客余外家余從外家識公已益習當是時郡中同遊若莊子玄育包子元遠元愛及公兄子子信等咸以茂才望於鄉里余亦蒞乎其間率莫不推轂

公籍甚有司目之異倫而公方抱冲襟務抱捐退然常有以自下至閉門課藝博綜窮搜視其曹功獨倍之諸號穎捷者不及也歲乙未應選貢入都舉順天鄉試高等譽益起公始訝然自信有長驚遠馭心遍交海內之雋卽諸海內之雋所居鄉一切謠俗汗隆山川委隕人才名物之盛衰好問孳孳語必更僕務通于當世之故見諸施行而公之才局且一變矣及久蹶禮闈憤弗試曰吾卒困于此無以自見乎乃謁選天官授邵武推理爲推理則恪恭任事知無不爲慨然以功名自許所從臺憲臣糾察吏治鉏梗植良諸畫策語詳各薦剡中而議軍興芟劇寇卻賂遺三事尤著會課最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用諳於律令持法平同舍郎推公老成爭避席而部尚書甚任之遇大獄疑弗決者輒屬公訊有金吾巨姓者橫抵法介於要璫爲居間恚不能得之於公嗾群璫伺公入朝薄而辱之幾及公決背前以兩手持兩璫者欲訟言

崇蘭館集

卷之十九

表下

上前大諫當股栗跌散而公法竟不為撓凡公
蒞官卓犖風猷可紀者類是而才局又一變矣
及若太平之遷當途者嘗書抵公勸駕或因以
謂當途誠愛公才乃其故有不可知者而公第
不受牢籠蒞郡甫三月毅然抗疏歸歸葺舊廬
海上日親圖史覽先代治亂興亡之跡及彙宋
儒理學格言成帙日誦討焉曰斯吾假年寡過
心也公與人交不設城府不倨然諾常直舉胸
臆示人無隱而惡曲謹苛節詒附耳之容恤

崇蘭館集

卷之九

七

人之私効忠告款款遇有以過告者初若撻腕
不能降而退常服義或加以非禮身當之不避
斧鑕而趨人之急若飈逝之不留常以力穡起
家至歐宴稍贏輒捐以布惠憫病涉者所築橋
梁並張溪屬之金山凡二十所嘗曰士固不當
事機利計影微若商賈之為彼惟儒無庸甘長
貧而稿者齷齪休儒子也吾耻之因斯以言當
公食貧未遇時恂恂儒雅初若無奇及養辯藏
勇之久如升於型以用其所不足則乃進不

隱賢退不降志烈烈慕豪舉如是夫人才局於
治淺深之致詎有量哉語稱居養移人公惡謂
是無亦其自少至老籍友朋嘗學問所繇變化
氣質之符耶行年八十有七而綽約如嬰兒無
疾而終或疑其僊遊嗟公即不僊要為達生委
化晚而趣道之深當有進於昔者英爽遽不純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即中大壑先生碑銘
君諱良傳字其九

高皇帝時自君高祖志清君諱清者出贅和村

崇蘭館集

卷之九

七

李氏家焉子孫碩蕃遂為里著姓至君考靜軒
君孝生子三人長良佐光祿寺署丞仲良俊南
京翰林院孔目其季君也君鍾英茂喬騰聲穉
齡敏敵夙成餘力該綜擇賢處友志期立言童
時補博士弟子員邑令永豐雙江聶公奇之召
置門下風勵諸生總角應歲試弱冠授貢京師
建康東橋額公關中西玄馬公忘年定交爭相
延譽庚子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分宜介溪嚴公
在禮部知舉案署及君喜曰是吳下兄弟知名

者千將鏖鋤其一至矣當是時君寔與仲內翰
 君才名等埒先後察孝廉哲軌齊驅英標競爽
 羣公賞識什必與焉以故所至籍甚稱二何云
 君筮仕行人司行人兩使宗藩式禮不辱擢刑
 部主事以儒飾吏讞獄多平乞改南京禮部儀
 制司主事陞祠祭司郎中恪守章程刷靡振敝
 故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君欲裁之而大吏沮撓
 弗竟其志乃喟然興嘆鑒周任陳力之戒高仰
 生薄遊之節抗疏陳乞授綬言歸時年四十有
 七通都大夫下至閭里徒御咸庶稱難謂古鮮
 儷此君出處之概也議者或以行人多官禁近
 而君獨郎曹仕宦率貴京朝而君授閒散務進
 者白首郎署而君不終日遂疑窮通所值迺忤
 於時而本其恬澹寡營是成於性故能脫羣榮
 名甘心嘉遯飲食宴樂薄取世資假麴蘖以寄
 沉冥託二氏以逃名跡君之雅致可觀於斯矣
 年五十有四疾終正寢相知交計感涕山陽之
 學哀辭傷其哲萎相與謀曰君行誼雅馴韻宇

蒙園集

卷十九

主三

夷曠去機率性不伎不求已諾必信見義能果
 總其素履德不踰閑而乃仕弗究施年靡躋壽
 胤子未樹述造多逸所不朽者允惟今名匪藉
 鐫辭曷彰潛耀乃碑而銘之曰 猗與何君義
 問奕奕或出或處知玄守默其行規圓其躬矢
 直坦坦君子彞道終吉云何昊天愍莫是與既
 厄其遭復褫其魄謂缺者全於理則惑曷以詔
 來我銘玄石

蒙園集

卷十九

主三

崇蘭館集卷二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是龍校
男是元輯

行狀

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富公

行狀

公姓富諱好禮字子超別號春山其先河南洛陽人從宋南渡家華亭祥澤里高祖以誠曾祖

崇蘭館集卷二

積祖綱父洪是為雪峯翁以公貴封工部也

司主事贈四川按察司副使母丁氏封太安人

贈恭人雪峯翁九舉子不育晚得公絕憐之不

忍程於學公年十三侍翁入城府過學官親師

儒文物欣然慕之翁因留公假館就學而旦暮

從所居來課其業時鄉大夫憲副良庵張公視

偉公屬其季子應隆教之應隆名士也公從授

毛詩學有端緒矣十九補邑庠弟子員正德庚

午舉應天鄉試庚辰中試禮部辛巳第進士授

工部屯田司主事嘉靖壬午奉使推稅荊州荆
州推務於國課特重而機利易趨奸積莫詰公
至悉披其蠹條奏法所不便於商宜復舊制者
數事

上乞之著為令居三月丁內艱乙酉改刑部浙

江司主事丙戌丁外艱已還職庚寅奉命慮囚

淮楊壬辰陞河南司員外郎尋陞本司郎中時

有京師惡少某以事抵法公執而論之惡恚甚

匿詞衣督間潛入大內疾呼自刎舉朝愕然

崇蘭館集卷二

公危之而公車劾奏不報事竟寢則上密遣中

使廉公故清慎所按獄不寃也癸巳銓部議擢

公開封守會御史馮君恩言事忤家宰下獄坐

死公爭之力家宰嚙之因不與開封而改守重

慶先是公嘗夢家萬山中及被命道出江漢過

荆門下巫峽覽峨眉青城諸山之勝歷歷如夢

中事而公平生宦蹟竟以蜀終夫人出處之際

豈非數哉又豈啻公者所能使之然哉公在重

慶以敦本實崇教化為務察孝廉有行誼者表

其廬或優之廩給卹其姪喪歸其鬻子而於梗
化甚者乃始一懲之暮月政洽俗歸厚焉重慶
所屬州若縣凡二十賦額故繁因爲弊藪公至
始爲畫一之法第給券於民而與之期民信之
輸稅如市吏莫敢奸蜀府與都司劉永昌以事
訐奏上命給事中御史各一人按其獄累月
不決當事者檄公往往立訊之十日而獄具聲
籍甚凡七登薦剡陞本省按察司副使提兵建
昌建昌者西蜀極偏雜夷難治公攬轡慨然有
崇蘭館集 卷之十
用夏變夷之心務威德並用因其俗弗擾之境
有大渡河故諸葛武侯渡溫處每夏秋行者觸
瘴癘多死公閱險阻鑿山湮壅起海塘堡數百
里屬之省城三閱月而成孔道行者便之諸衛
初藉井鹽以給兵餉久而鹽丁亡去官軍豪者
專其利吏無所責稅急之則變生公知其然第
署諸豪者家官與之符令煮鹽如故而以數限
之因計應給月餼准其課額令下聞者咸自安
而亡丁多復業公於仕官興華之槩大抵然也

三年巡撫李公欽特疏薦之會屬吏以殃民是
訟者公致於理而省僚某爲造請不得因衙公
摩其細傾之於部使者是歲辛丑當大計天下
吏公遂飄然投綬歸既抵家日寄傲泉石自號
峯泖主人與其鄉薦紳先生數輩爲耆英社云
郡有均糧議公與太守馮公力陳三鄉之分反
覆數千言而相國存齋徐公時爲少宰亦條其
事書抵公公持以示有司議遂不果公所居鄉
號爲積荒賦繁徼重民多轉徙公倡輸義田勸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役鄉人賴之公練於事以直諒爲有司重而未
嘗干以私用是見禮其歿而邦人有典刑之思
耆英爲解社云公方面豐頤雄才曠度立心制
行喜正大而惡險陂尤樂道人善遇事不平輒
攘袂赴義人以是多之所交與盡海內之雋若
官諭嘉禾屠君應峻尚寶毘陵白君悅通叅崑
山張君震官諫毘陵唐君順之皆以通家契誼
數從晤遊赴期千里或相與探奇選勝輒以鉛
槧隨所至有述曰前入蜀稿曰後入蜀稿曰遊

太溪記曰遊峨眉山記方梓行而晚遊方士談
神仙之說殊好之時時閉關澄慮專氣守中沾
沾喜曰吾道自足難語人也已竟不驗嗟夫彼
術家流語長生久視誠誕顧以公之長厚義仁
者固不足壽乎余於天道誠惑之矣公生成化
丙午卒嘉靖辛亥享年六十有六配張氏累封
恭人子男三長于文光祿寺監事娶屠氏即官
諭君女次于德娶張氏故尚書莊懿公孫女次
于仁娶顧氏故尚書文僖公孫女女三長適莫
如忠提學副使次適張承祖監生卽憲副良庵
公之孫次適白啓常禮部郎中卽尚寶子孫男
一可大郡庠生孫女二先是公疾革命其子于
文等曰余殆已矣知余者莫如相國存齋先生
宜乞銘余墓矣小子識之公歿其壻莫如忠適
解官歸拊其棺哭之而于文等道公治命相嚮
哭因俾如忠狀公行事曰是亦先公之志也如
忠不文無能以其言增飾公美而嘗侍公久於
其行事詳焉敢不枚浹再拜著於篇俾于文等

携費鉅公先生倘獲一言之祝以復於幽豈惟
富氏子孫榮之將如忠所以終始存亡公而明
子壻禮者亦容假寵於斯謹狀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志梅林公行狀
公諱某字某別號志梅其先陸姓世家華亭
里名文伯者公高祖也文伯生全以高年賜
冠帶全生庭訓庭訓生蘭是爲馨翁馨翁娶林
氏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三月而孤其舅氏宗
大公浩以父槎軒公命收公子之時宗大室王
生女二而無子愛公若已出公遂鞠於外沿林
姓焉甫六歲槎軒宗大公相繼沒王與姑陳氏
皆寡居計非公無倚病則相與持抱泣曰嗟天
乎不爲二嫗餘生存此弱息耶公既稍長當林
而公而能入奉二母出持門戶王患瘖日夕
侍湯藥不甘味不解順而二母尋亦相繼沒公
終始二喪咸度於禮王所生二女公姊也公實
壻嫁厚資之尋擇產便利挈去殆盡弗問已而
皆窮乏來歸則復割產以居衣食之公既出繼

而陸母林沒會陸氏亦中落凡伯仲皆蚤世公獨執喪甚悼返柩故里披荆棘躬版鋤令廢翁墓葬通波塘之原因舉伯兄嫂二喪仍購田以贍墓守而收業其兄子孤貧不能立者二人嗟夫公以一身係兩姓宗祀而皆當式微又所遭皆死喪流離之戚乃能維持調護其間不遺餘力使二姓如綫之脉咸賴不墜公之孝義稱里俗者以此公性清嚴瘦如其貌憤不能容人過或應口輒發中無滯蓄尤不能隨俗俯仰咕嗟譽人而聞人已譽亦惶謝若芒負治家尚儉終身布衣蔬食至賑窮賙乏則無所吝然亦不求人知嘗歲潦出行什畝見隣人田爲怨家疏其寶者第爲塞之而不以告其隱厚類是居常稍親書史喜談說古人嘉言懿行嘗錄古文辭如出師表義田記等數篇成軸懸之室中吟誦不輟課諸子靜夜篝燈危坐問舉所誦習勵之曰汝曹讀書豈必微榮達以高吾門卽不媿古人志行足矣及子樹聲以會試第一顯行義卓然

而樹德舉於鄉志業方競則又輒喜念良踰吾望然未始爲意得也年四十五而配孺人沈卒誓不再娶有勸者謝不忍聞晚因諸子固請爲內一媵曰是取奉孟攝巾悅足矣不忍違吾志也諸子間以復姓跪而請泫然曰吾自松堅受林氏恩當吾世而爲此非義然陸氏本源俟汝曹徐議之嘉靖某年以子樹聲貴得勅封翰林院編脩日導蹟矣顧益自歛迹蒔園刈蔬充然自樂鮮入城府人不敢干以私郡大夫有蒞任三年而從入真公寢觀遺像乃識公者縣令罰坐法者金爲公壽謝返之巡撫夏公檄卹爲其子樹聲建鄉魁坊以歲祀辭免時有司不士論數徵公鄉飲不赴會適疾卒疾之前一月遺書京師子樹聲讀之心動卽上疏乞歸省未抵舍而公疾革顧諸子曰吾平生不媿者此心汝曹能念之吾且目瞑矣指案間一篋曰吾所若遺惟是及歿啓視則遺誠一編詳諄於立心砥行睦族厚隣仕爲良臣處爲良民毋媿人已

肥數語他無及也噫是可以觀公始終矣公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四月六日距生弘治庚戌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娶沈氏贈孺人先公卒子男三樹芳樹聲樹德女二長適奚日新次適張紹孫男三壑國子生埜庠生元壽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四人樹芳等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封澳塘西祖塋之次啓沈孺人窆合焉將乞銘於當世鉅公先生勒之貞珉以圖不朽而樹芳等謂友人莫如忠雅辱游與能知其家

紫蘭館集

卷七

九

墓誌

龔侍御考西荷公妣陸孺人行狀

公諱某字某西荷其別號也世居上海俞溪之

南高祖某曾祖其祖某皆脩隱德而某個儻有大度好施與里中德之奉恩例冠帶考其號隱翁邑庠以學行聞娶陸氏生公公生而敏慧長受學於鄉先達宋可葵先生先生器之曰若吾友也及長補邑庠與陸官詹文裕公爲友督學黎公校士並擢異等亟嘉賓聲稱亦相埒從遊雲集而當隱翁家落又迫於官府之役公學遂弗竟時共惜之初公生十二年而母陸病且卒執公手曰吾生惟汝實無所遺禦溪之左有

紫蘭館集

卷七

一

田數十畝吾勤苦相若父所置也善保之公泣曰諾及長隱翁繼娶瞿氏瞿無所出甚愛公而公事之亦盡孝瞿頗不得於隱翁側室韓氏雅當翁意微有形迹之際公周旋二母間服勤調護耦俱無猜韓生二子一女公友愛有加時其婚嫁經理甚悉凡爲順適隱翁以慰其遲暮者特至焉已復挈陸孺人手授盡歸其第卒使諶聞權阻家慶藹然鄉稱善族公可謂能處人所難矣性慎重簡默動而有度雖遇倉卒神氣益

開御諸族子弟以禮有過正色道之期於必從
至恤其患難則不避艱險以故族子弟咸憚而
懷之課諸子若孫親爲句讀不以寒暑廢間舉
鄉士紳之賢者曰某孝行聞於家某忠義著於
國以爲訓誡疊疊不倦其慕義如此而晚年悉
以所學授子愷及姪情等曰汝輩好爲之予平
生歷艱茹辛冀以志業見而天靳吾與然龔氏
世有休澤其在後之人耶配孺人蔣氏故司諫
蔣公季子女也年二十歸公會門祚式微中匱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十一
數窘又隱翁性剛而二姑志乖於中蓋西荷公
之難處者於孺人爲尤難乃卒能委順推誠恭
執婦道日絮羞髓奉舅姑務得其懽其於韓二
子一女服食豐約咸視已能辦要歸於厚終無
間言暇則親女事率先婢御及下課農紫嵐夜
靡違備保咸得其所歲入取贏推贍宗族之貧
者無慘故西荷公羈於公役或累月居外而得
無內顧憂以孺人佐之也西荷公歿孺人訓飭
諸子家範益嚴或咨嗟感嘆繼之以泣述西荷

公所以望於後人者督子愷永念之愷學成舉
丁未進士令慈溪尋授監察御史孺人聞之始
輟然曰是足慰乃父於地下矣然聞先司諫嘗
云臺諫耳目之司良不易稱也吾重有憂乎愷
留京師期月而憂孺人疾既覺心動方乞歸會
兩淮監醴之命因行抵東昌而孺人之訃至矣
西荷公生成化已丑十二月初六日卒嘉靖壬
辰四月念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成化辛
卯八月初九日卒嘉靖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年八十有一子男四長姚次懷早卒次愷次悌
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十二長大化
庠生大倫大价大伸庠生大器庠生大偉大生
大偉大儒大佐大傳太倣大倣孫女五長適某
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八女四莫
如忠曰余自弱冠交於侍御若侍御君嘗道其
家世從聞西荷公及孺人之懿詳焉庚戌之歲
侍御君方授官而余補外君握手歎歎非孺人
故弗道余爲憫然久之既別去而君乞歸之志

大矣有以哉君立朝無問其風槩在公論而余悲其靡鹽之節永言有懷於公及孺人之弗逮有深悼焉茲合葬將乞銘於立言鉅公而涕泣以狀余屬余不能辭敢撫所聞並爲論著如此立言鉅公庶或是徵固侍御君廣孝以圖不朽之心也謹狀

鄉進士五泉董君行狀

君姓董氏諱充大字汝化別號五泉其先汴人從宋南渡來家海上今上海縣竹岡里也世行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十

在尚書王文肅公先德碑高祖某起家進士仕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以諸子貴累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祖承事郎某生子三其仲河南都司斷事某娶宋氏爲華亭名族寔生君君生而沈敏凝重秉有至性幼從斷事公遊南雍授學故給事山陰徐達夫蒙養夙成迨長卒業今司訓錢公振之之門學益邃剴經發藻蔚然成章年十九會督學使者山陰蕭公鳴鳳試郡諸文學得君文奇之以示兩邑令今尚書永豐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十

公豹故御史莆田鄭公洛書咸稱實嘗署君名爲邑庠生時蕭公命題有曰某子度越諸子而君名適兆公愕且喜進君曰是有數耶第勉之何患不逮古人自是君譽日起凡試藝有司輒占高等已歷內外艱稍淹抑弗售而君彌勗所未至窮日夜研討學遂成嘉靖庚子鄉試應天故大學士張文隱公今大司成龔公實司文衡閱卷至君亟稱佳士龔公讀所對策識其卷曰經濟才也可以自慶矣遂列名第六梓其義及論以獻時吳下士莫不歆豔君謂二公並舉然天下選首士所景附而君由以知名其於振翼青雲之上以階顯榮無難矣乃竟數奇五上春官弗第而君志不爲阻其敏於學無異少壯時又好究觀當世之務凡刑獄錢穀兵防禮樂之名物亶亶論辯莫必見之施行而溘焉遲暮漸垂其初乃復推繹遺經勉課諸子長曰傳性學行卓犖爲通儒次曰傳教領壬子鄉薦志業並茂蓋君善教朝夕督楚不懈之效也然君抱

其成傷哉君性孝友其父母甚悼時方寔其
傾產以營善本必得乃已庶第四人斷事公歿
咸以屬君君撫愛周至長為延師授室俾有樹
立並遊黌校居無間言母弟某少與君齊名久
淹諸生抱疴積歲值寇變遷葺廬共處歿為
棺殮撫其嫠孤加愛尤篤焉斷事公之歿門祔
中衰内外多故遺有積逋公命廢著償責而君
獨拮据繡縫入持門戶出禦外侮備嘗艱難業
卒不廢總理內政規畫尤詳一屏聲色統絢之
習歸於朴素用以勤儉復振其家初君伯祖大
理少卿某於諸從孫中愛君嘗稱之曰今之
賢子弟他日賢父兄也至是人謂確論云君與
人居任質推誠語不妄發至評論人物揣度事
變意所獨會則楹腕而談即能言者鮮及張文
隱公有云若董子所謂闇然日章者也信夫雅
重廉隅不苟一介嘗善邑令曹某有託以關說
報百金者君謝曰若謂客取重邑令將因以為

賄乎遂絕不與令往來計偕北上遇寇於途中
取貲去墨吏欲緣為奸究一客戶出鎗幣盈庭
以歸君君視非已物峻卻之其後吏竟以是敗
而君無所染其器識操行之槩可觀也已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五十二配王氏生男四
人長即傳性府學生娶唐氏次即傳教鄉進士
娶奚氏繼高氏次傳中聘莫氏次某女二長受
南京吏部主事高南州子某聘次尚幼孫男二
曰某某君疾且革遺命諸子曰昔雲岡先生以
國士期我誠不虞已今日也然非先生莫可乞
銘吾墓矣於是子某等以其月某日謀葬君沙
岡西之祖塋而以莫子如忠有葭萼之故猥屬
之狀將乞銘如君言莫子憫然不能辭為具論
君平生而申之曰夫余嘗觀西漢之士多以經
術行誼著顧其人未必皆顯而卒施於後世者
凡以師友淵源相先後為聲引也士脩於家有
如董君終身篤志慕義無窮而卒老一經無所
表見乃其自慰於幽獨以遇知時哲冀托不朽

之言視踰華衮有足悲者儻當世鉅公誠知君而志且銘之以敦始終之誼豈惟辱賜董君將以稱於世曰士貴知己亦賢達之所以歿寧也

明故勅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一默宋公行狀

封君姓宋氏諱蕙字國芳別號一默今廣西道監察御史賢之父也五世祖道宜道宜生德政德政生愛筠愛筠生前津公配金氏生封君宋氏世家華亭青村之北其地瀕海方五十里前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此未有顯者迨封君自少脩行力田毅然課子賢以儒業三易塾師禮待優渥親程課誦夜分乃已里中浮薄或誹笑以爲迂封君第曰是未可量也異日亢吾宗光而里者惡知非吾兒也侍御君承其志日競於學文行蒸蒸卓有時譽里中昔誹笑者至是始交譽之會有芝產於室數十莖歛穫嘉禾瑞麥各數本客入賀封君第又曰是未足異也吾聞天之降祥於人也有德則兆無德則否於是務增脩其德慕義強仁先

公家之急而後私橐囊蕪田以益賦疏涸洫以惠民續斷橋以通往來鑿義井以濟道汲其他損貲折券排難解紛赴人之急者不可勝紀也嘗拾得遺金廉爲鄉人朱姓者以壻逮獄從富室貸金行免遺於途亟召還之時朱方以失金憤欲自盡而遽見還喜甚持半爲謝封君笑曰若何愚耶吾苟利此何如弗言朱姓感泣歸率妻孥日夜焚香祝天以祈侍御君貴而侍御君果以其歲甲午舉於鄉越甲辰取進士第時人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宋公行狀

以方古還帶遺事云侍御君初授新昌令便還歸覲封君勗以奉法愛民諄諄不置侍御君拜而識之治以最著丙午迎養封君於官所無何封君不憚曰我無功德於國與民而竊冒祿養此不可以久居也遽促歸邑父老追送之有拾山梨野蕨獻者卻不受亦不與之面事載太僕呂沃洲先生文已酉侍御君膺召命丁母孺人吳憂不果行服闋封君督赴選部壬子春拜今職奉命按部陝西封君遺誠曰御史天子執法

更非盡刻深鉤棘是賢欲爲小民伸冤抑以輔法也所關生靈視昔宰一邑異甚蓋慎之侍御君既竣事還朝爲乙卯夏三載考績例得推恩封君而先數日部院業上其名當復按部山東幾弗追乃 旨下則陪者行得考績推恩封君咸謂異數而封君又適就養都下躬拜命於朝步履鏘鏘衣緋佩玉觀者咸美或播之文辭曰不圖復見周官養老之義也丙辰侍御君按部西蜀封君誠諭如在陝時以故侍御君歷兩

崇蘭館集

卷之三

十九

邁疾少差會侍御君得代還過其家奉封君懽僅浹月復病增劇以戊午二月八日卒於正寢詎生成化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云配吳氏先封君歿 勅贈孺人子一卽侍御君娶金氏封孺人女適盛鶴孫男二長邦又國子生娶刑科左給事中楊允繩女次邦交娶福建行都司斷事何應福女孫女一適張璉莫如忠曰余與侍御君自弱冠遊尋以南北畿同年鄉薦爲通家因雅識封君迨其徙居郡城又與余

崇蘭館集

卷之三

二十

隣甚昵也余觀封君質性敦龐冲襟古貌與人藹然中無隱忤或酒杯甚局狎而忘機以爲庶幾古所稱無懷氏之風者及考其行事率歸於長厚如其人哉如其人哉慶衍後昆還集純散雖當易簣之頃而萬里戒期及承永訣要非偶然之故矣侍御君諱余能知封君屬狀其行事如此

誥封曹夫人行狀

曹夫人者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配也夫

人歿其子山東按察司副使其四川布政使司
右布政使某南京光祿寺署正某以都御史公
命將治葬而

天子念都御史重臣夫人宜有卹典用禮工二
部議 賜諭祭 壇給帑錢三百營窆宅如制
蓋殊恩也 命既下卜兆陳涇之原祖有日某

等蒲伏就奠子如忠泣道夫人之懿俾為狀將
介以乞銘謹撰次其畧曰曹故世家宋樞密利
用之後播遷江南占籍海上曰天津公者以行

案蘭館集

卷之十

廿一

義著於鄉配張碩人亦出望族寔生夫人夫人
生八年而失怙風閑母訓以慧善聞先是有望
氣者道吳松江上睥睨曹氏墓久之謂其居人
曰異夫斯若斧者之為誰氏封也而有貴徵其
兆於女子乎居無何夫人生又夫人五齡忽嬰
劇疾諸醫罔效客或自他所造門請曰若家不
有女焉耶無恐遂出懷中靈藥一丸與飲立有
瘥且曰是夜異日當大顯好育之言已謝去莫
知所終天津公神其事嘗謂張碩人曰兒生不

凡必慎所字而可會都御史公先娶包夫人踰
年卒父贈都御史順菴公母錢夫人為擇良配
而錢與曹故姻家錢夫人因習知夫人賢而介
所親請即張碩人亦聞都御史茂才也許之歲
戊寅夫人乃歸潘年十七爾而都御史大父默
軒公猶在堂順菴公仕儉三釜闕然所以為養
而都御史方治儒退而謀諸夫人咸室家之急
夫人委順其指拮据攻苦以資滌瀦奉不給則
脫簪珥繼之都御史用是得專力於學以壬午

案蘭館集

卷之十

廿一

領鄉薦癸未成進士筮仕守祁州則奉錢夫人
就養夫人朝夕扶將敬恭靡懈尤以勤儉率下
不廢紡織業如平居祁俗故不嫻紡織而聞都
御史所自助庶狀慕之有請以為式者都御史
入言夫人出而頒其式於民令閭巷婦女得相
效習不半歲機杼之聲徧於境內而祁民遂足
於布如吾松君子謂季敬姜既貴而績以教民
勞夫人有焉而都御史之為政視公儀休賢矣
居二年都御史以治和異等移守禹州夫人從

之禹州明年入爲南刑部員外郎夫人從之南都且暮諱諱以德業相品有雞鳴之風歲戊子錢夫人捐館夫人與都御史喪之哀念婦早逝而已不得如崔母唐夫人之孝以爲憾云北都御史服闋出僉廣西按察司事奉勅提督學校則顧菴公春秋高而都御史以南粵道遠重曠定省欲無行夫人曰固也孰與君赴簡書義要留奉養而忠孝兩得焉都御史曰諾乃行夫人人事顧菴公曲盡婦道先意承志如事錢夫人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墓志

顧菴公宜之忘其子之不在側也當是時顧菴公總家政都御史與弟別駕君松崖秋官君滬南光祿君詒齋同釜而爨未忍析居妯娌時聚一堂夫人褒然表衆婦雍睦之範絕無間言時謂潘氏兄弟以友于令名夫人宜家之助也癸卯歲都御史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會當事者以他郊激怒

上謂省試錄語涉訕連逮監臨以下官而都御史在逮中禍且叵測夫人當多遽時第相慰曰

妾聞禮義不愆違恤乎人言君何愆之有以行吏議

主上明聖必貴逮者而君與焉妾謹守舍中俟之矣比至示果見原薄其譴如夫人言聞者擊節以謂昔許允婦能度魏帝之明而以其夫免夫人卓識豈異於斯然都御史自是得左遷及終顧菴公喪有間賜環載轉藩臬大吏晉中丞擢少司寇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則夫人亦由宜人再封夫人尊顯矣而度三命益恭之戒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墓志

兢兢飭節以布素終或言其太約謝曰世有忍貧如山巨源婦而以其夫三公易介乎言者媿服初都御史教諸子雅有義方夫人實相之自諸子童時每從經師授書歸必親課卒業至夜分而時從燈下治女工相勞苦有古柳母允熊之慈其後諸子學大成憲副君右使君相繼取巍科而光祿君亦起監冑從仕矣則夫人日訓之以惜名行建功業期毋忝忠勤清白之家聲至訓諸孫亦云且曰若等生長富貴不見爾祖

未遇時事及余所共嘗者易漸驕侈可無深長
念哉憲副君由令兩邑擢南道御史將之官夫
人謂曰吾家世受國恩今復試若劇繁者再而
後微入耳目之司不已重乎其必無負所學以
圖報稱可也右使君嘗督漕淮上夫人家居每
遇疾風甚雨必北向拊會籲天曰編氓百萬人
命懸於漕儲舳舻在道而脫不虞無言兒子奉
職無狀謂國計何及右使君竣事還拜堂下首
問糧艘得無恙乎而後即安蓋夫人之識大體

崇蘭館集

卷之十

生

如此即古崔玄暉母申國夫人亢子以當官之
法閭閻微言可著廊廟豈賢於是哉夫人平生
少疾歲戊寅四月十五日偶以微恙涉旬而終
詎生弘治十五年壬戌十月二十九日享年七
十有七云子三長某甲子鄉舉乙丑進士今憲
副君娶云云次某已卯鄉舉壬戌進士今右使
君娶云云次某起詹事府錄事今光祿君娶云
云孫男八云云孫女四云云曾孫男三曾孫女
三云云莫如忠曰余聞曹夫人之懿類若質行

無他竒然槩以詩書所稱往往而合乃知婦道
之貞即操行萬殊要歸於經德而無儀之可名
矧夫人者以令妻壽母終始於榮名祺履之坦
途其所表見宜獨是著亦猶夫大化而當世願
為良臣之心也厥惟初載神慈之符如兩異人
事則豈天祚潛裔篤生夫人而復祚夫人令享
有純嘏此其事非偶然者耶諸子用弁言首而
予存之明古洽渭履武之祥即公侯好休多有
焉若夫抽彤管之編揚徽音之烈以彰示來軌

崇蘭館集

卷之十

其

則固有待而非余辭之所能贊也

明故誥封宜人曾母袁氏行狀

宜人姓袁氏 誥封奉議大夫禮部祠祭司員
外郎希山魯公配今知松江府事郡大夫如春
之母也郡大夫先任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考績
宜人業 誥封安人迨

今上登極覃恩乃加今封云魯氏自石岡公某
仕潮陽縣貳娶熊氏生二子長山東道監察御
史元山公某石岡公因得贈如其子官其仲某

即希山公初石岡公爲仲子擇婦曰吾宗故宋學士文昭公後今爲臨川西田里著姓亦既有尤矣又吾兒才誠得族望埒曾及女稱其嘉耦者而可於是隣邑豐城鄒固表公其仕衢州郡守爲邑聞家配甘氏生宜人石岡公卜之兆遂委禽焉是時宜人尚少以婉慧閑及長閑母訓益務脩姁脩女德即女御等竟日不開笑語聲事父韶岡公母甘安人孝公喜曰女善事我必善事人矣及歸曾爲嘉靖乙未則姑熊已即世

紫蘭集

卷之十

七

三

宜人痛之孝養石岡公特至時時從婢御侍公者伺寒煖食飲所須每進輒中室或不給至整父家奩貲繼之乃固不令翁知也久而翁廉其故則大賢宜人嘆曰有婦若此曾氏其昌乎希山公在蠶序裏然諸生間業日競一切內政咸倚辦宜人宜人早夜拮据自蒸嘗宴享百需以至米鹽井臼之細必身親之與希山公居執禮恭甚有古舉案齊眉之風希山公治家嚴宜人恒以寬濟之欲有言於公必俟公色定從容起

諷諭之多所匡益而公竟數奇屢試場屋弗售勉就國學則諸子者方相繼穎出斬然露頭角矣公喜顧宜人曰兄曹可教吾志所未逮將無取償於斯乎宜人喻其指乃益經費佐公延師授業子業子藝日有程即嚴冬盛暑不輟或諸子業丁程而希山公督之過宜人則復前解曰豈子孱不任督譬若治禁徐乃理解爾其善節宣勞逸以成公義方之教類如此宜人慈祥仁恕自其性成睦於妯娌厚於宗枋戚屬下逮

紫蘭集

卷之十

七

一

戒後之賤戚有恩視人疾苦若切惻癢或朋者珥赴緩急未嘗以置辭故一時稱毋賢者合內外疎戚交口無間然至於慈鞠劬勞視諸庶子不異所生尤宜人大節彰彰列者也先是郡大夫官行人奉使韓藩已齋冊立東宮詔使南直隸兩廣江西開讀咸得展其梓里爲宜人壽及擢禮部主客司郎中之明年癸酉聞宜人疾即陳乞歸侍湯藥奉起居者踰年而宜人病良已乃大夫念之不置無意復出至乙亥秋希

山公固遣就道即宜人亦曰兒聞靡監之義乎
吾幸已安其無效兒女子態徒眷眷吾側也大
夫奉教勉復之京補儀制司郎中尋拜出守廬
州之命遣力迎養宜人宜人不往第返誠曰兒
專郡矣 國恩在上民命在下奚不是急而以
家爲大夫不能強會方改任松因如松甫閱月
爲萬曆己卯春正月二十日而宜人之計至矣
惜哉宜人有子曰如衡者業舉於鄉不祿曰如
阜如衡咸雋才天子宜人痛之所自致疾與
鬱竟其歿者獨此然以大夫之光孝第如川
者亦方捷省試而餘未有艾也則宜人榮哀之
脩亦既無憾於幽矣宜人生正德丙子四月十
五日卒萬曆戊寅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
三子八長如衡舉嘉靖辛酉卒次即某登嘉靖
乙丑進士任今官次如川舉萬曆癸酉次如阜
次如衡俱庠生早世俱宜人出某某側室某氏
出某某側室某氏出孫男二某出孫女一某出
適某人子郡大夫之聞宜人計也號痛幾絕不

能杖起入吊者而獨蒲伏就莫子如忠泣道宜
人平生如前所云且曰不肖某罪惡貫及母而
復額額走四方至弗獲覲含歛悲何忍言而幸
承乏松及侍其鄉老先生之耆碩雅不余擯願
爲母乞銘諸墓而以狀溷執事先之倘遂因得
請亦猶曰此仕松之效也母靈慰甚而於不肖
未殞之餘息且獨無忤乎如忠固重大夫以其
才施於松未幾即旬旬有聲而惜其方銳之志
欲爲松樹諸不朽者迄未就乃獨憫然孝思其
篤於宜人若是又足悲也故於大夫命無所辭
如以蕪漫之言足當運斤者之郢質也則何敢
云謹狀

封宜人楊氏行狀

宜人楊氏今封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竹
窓周君之配湖廣按察司僉事思兼之母也楊
氏其先自諱某者仕宋太子洗馬自後代有聞
人至東溪君欽爲伊府典膳以仲子臨江同知
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平推官東溪有隱德

配沈孺人以淑慎稱寔生宜人宜人因漸於間
範自幼言動造次皆有度而性復慧善能解文
辭如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誡諸篇莫不悉其指
義大父博菴君鍾愛之屬子東溪君慎所字而
博菴雅善封君大父西隱君見封君而器之西
隱君之子興國主簿一山君因以父命為封君
納采焉宜人既歸封君時年十八會周氏中落
歲儉幾不支宜人謂封君曰妾幸獲侍夫子將
共立業而今生事若此不早為計能坐視覆墜
乎夫子誠有心妾不難鬻簪珥為助封君然其
言以告西隱君西隱君大說乃悉以家事屬封
君而宜人拜姑嫜甫三日出操井臼執婦道若
素閑既乃晝夜拮据作苦躬紡績以易薪粟一
切內外百需公私逋負咸倚辦焉而周之族黨
籍籍稱宜人矣時西隱君與一山皆在堂而祖
姑戴孺人姑顧孺人兩世皆繼室宜人周旋其
間伺意指同異調護之各得其懽朝夕供具未
嘗以匱告有竭力奉滌瀝而已不厭糟糠者兩

理人念以貧故獨苦宜人謹盡廢著三分之各
死以糊其口宜人前泣曰毋為爾也夫人有
子三子貧不能養而今自為費何面目立於世
乎新婦願卒服勤畢此生有不繼者夫婦為傭
以具糴粥無所辭兩姑感悟乃止宜人事西隱
君無異事一山君西隱君得風疾不能飲食封
君捧盤盂以進宜人佐之左執餐右代箸乃得
食如是數年竟其歿一山君嘗語人曰吾固知
新婦孝乃又成吾孝也封君有戶外之務不能
決者入言宜人宜人計可否揣成敗輒中以故
封君所行寡尤怨於人里中以德厚歸封君則
必本其內助之賢也宜人平居與婦女言必稱
孟母陳孝婦等以為訓誠隣有節婦宜人雅敬
之數餽遺焉以無改行焉嘗曰書云北鵲晨鳴
惟家之索吾平生不敢私貨財及私假與為專
行者惡夫婦人以賢知驕其夫所謂晨鳴之婦
非倡隨之道也治家尚嚴雖惠於御下至于孫

有過則督讓無所容嘗謂僉憲君曰自吾歸汝家辛苦相汝父僅能不墜其世以奉蒸嘗汝惟績學勵行更大有樹無忝爾家世稱善人後真吾子也汝舅以文學名於時欲求賢師殆無以過盡謹事之蓋謂細林先生也故僉憲君自總角卒業細林之門與其子今禮部郎中朋石君同事筆研聲稱並起皆舉丁未進士人謂僉憲君幼學外家固當宅相而宜人知人之鑒亦不可及矣宜人人性安儉素居官邸不廢織紵常服

人生私治丁巳四月九日卒嘉靖丁巳九月十二日享年僅周甲子云子男二長即僉憲君思兼娶張氏封宜人次思齊娶沈氏女適陸世德歲貢生麓之子孫男五紹芳紹德紹元紹節紹文孫女三長受南安太守張東海弼之曾孫德緯聘次受工部侍郎張賓山電之孫恩生元聘次受方伯沈西津侃之孫希望聘基年某月某日卜葬宜人於蔡成涇南祖塋之次僉憲君以封君命將乞銘鉅公以圖不朽衰經扶杖涕洟詣余俾狀宜人行嗟乎余自識僉憲君觀其志節耿耿古人與稽以為才生不偶所自含英孕奇當必有母儀之賢如宜人者及君為予道其故始詳且曰惟子之言質將徵信於撰著其無辭夫愛之斯錄之矣君懼宜人之懿泯而不錄宜無弗用其愛者而詮次之役乃及芻蕘則其意當必有在而予言之足脩採擇與否又未敢必於大方之家也謹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海觀董

公行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董公諱體仁字公近別號海觀今少宗伯傳策考也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吳家海上竹岡里歷元迄國初曰官一者公始祖也官一生仲莊贅韓氏以代婦翁某曰冤死京師人多其義生二子長恩賢贅錢氏因沿錢姓今廷評志學其後也次思忠遺安公寔大董氏遺安公三子長怡竹公諱真有隱行怡竹公二子其仲介軒公諱綸舉天順

崇禎

卷之十

廿五

纔十有四齡綿州公撫之時綿州既辭官四壁蕭然顧益持耿介視族屬諸顯貴若饒於昔者蔑無有也而獨務教督公以古人自期所課藝日有程不中程不休公亦因自淬礪籍譽諸生間弱冠補郡庠弟子員試有司輒高等郡守順德何公以國士遇之時時手其文語人曰是清自吏子孫也宜有亢然公益以自坊非旅進不守謁守愈益重公未幾張淑人歿又未幾綿州公及配馬宜人相繼歿公哀毀踰禮勉舉三

崇禎

卷之十

廿五

宗伯適自太常博乞告歸公日與探究先賢問學古名臣奇節善行及國家典章廢置所繇而少宗伯因杜門不涉外事父子間隱然精脩有師資之義焉及少宗伯再出公誠之曰所貴學者要以報國致大義若宦路升沉人情贊毀俄頃事爾少宗伯仕刑部即因論時宰不法事被逮拷掠脩至詞氣不屈尋謫戍廣西南寧衛與情噓噓懼無以慰公公聞殊不為愕第曰兒素瘳得不死報國尚有日也客有相訊者引歐陽

崇蘭集

卷之十

世

永叔縱令得罪而死不為忘親之語復之聞者咸服君有間褻糧躡齋涉數千里視少宗伯成所心搖搖初若弗怡及至見少宗伯無恙甘貧讀書蕭條一室則喜曰吾志也不謂兒踴厲之節乃能順變處窮如是能善養矣吾後何憂遂別去時粵人士尊事少宗伯學行因亦尊事公如父師拔輟智之不忍釋云公歸數年會奉世廟遺詔召諸言事臣還少宗伯拜命公益喜曰非特兒獲忠衷即予亦以遲齡幸及覩此自

今而往余曩所云報國之日於父子餘生豈有受乎以故少宗伯所至諤諤正色立朝雖歷險夷顯晦不少渝也蓋成公志云 穆廟初少宗伯業自郎署歷卿寺已乞南由工部侍郎改今官數年之間會 朝廷屢以大慶軍恩公三膺封典初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已加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已又加今封配宋氏封淑人而少宗伯因得推恩祖父母贈如其封蓋異數也公方歎然自視有僂僂循墻之思時仲子

崇蘭集

卷之十

世

傳史亦已捷丁卯鄉試季子傳文弱冠試學宮高等公輒誡之曰吾宗代有聞人抑士所貴者節行爾大兒雖與世落落然有古人志焉吾為汝曹願之若榮名於世駒隙爾曾足為此生軒輊哉公於見道之言貽為義方者毋若此故不惟少宗伯用以光昭厥業為世名卿即二昆志行方競翹然士林矣公誠樂此以順天年而人亦以純嘏願公未艾也今歲甲戌春偶疾作考終正寢為二月十有八日先是少宗伯以被誣

仕合環里會仲第會試禮部未還乃率季弟儻
文朝夕侍湯藥盡瘁疾革少宗伯顙天乞以身
代之發哭踊不勝幾絕毀瘠之容吊者不忍視
而嘆近世士大夫家稱君喪有禮若此者可以
訓已公至性純一質行恂恂尤篤於族黨姻舊
嘗罄產代償叔逋免其力役贍養以終其年嫁
一姊一妹及若從昆弟遺孤外家婆寡之無依
者調護之尤厚其諸窮悴故人待公而賑如里
俗所傳及諗於其族黨者可歷而指也公耻鄉

榮蘭館集

卷之十

七

俗浮靡雅崇儉素如爲諸生時居不華屋食不
重味坐無雜賓家無黠僕持門戶尤飭動稟紀
法而行族子弟有過面數之不少假必改乃已
尤不喜徵逐出御巾車大吏之入境及郡邑大
夫禮其門者不廢歲時謁謝而已諸凡戶外事
稍涉非義遠甚負塗絕弗通謁縱屬切已務宜
直者寧以理遣不屑濡迹公庭也蓋公雖儵然
古貌與物溫恭而取介中嚴雅不同俗卽少宗
伯大節凜然一成於性而樂與人善意獨肫肫

若與公均劑而相成然者蓋盛德懿範所從來
也少宗伯在禮部端已率物官舍肅然乃有市
黠之言之感少宗伯憤發於義爲名節開而事
謬之如且浼及公一時縉紳大夫鄉黨士庶咸
抗言明之而公弗爲動第貽書少宗伯曰見此
舉所發不差古人所謂當怒而怒非激也又曰
以汝平時自信不阿寧免今日然不教汝易方
爲圓士誠各有重也嗟夫繇斯兩言公之志已
足較然暴於天下矣卒之心迹久而益明斯句
榮蘭館集

卷之十

七

上白其狀甚辯竟奉 俞旨公無所點而於少
宗伯大臣之體若鼎呂之無失重焉吾於公始
終奚憾哉公嘗設教諸所授經出其門者彬彬
然質有其文公歿咸識之不倦其諸識與不識
誦義無間言又可以觀人心之公矣公配宋氏
卽淑人故大叅樞菴第廩士先生女也子男三
長卽少宗伯傳策娶李氏累封淑人先名臣憲
使李公冢孫洞溪先生女次卽鄉進士傳史娶

胡氏庠生胡君女次即傳文郡庠生娶李氏憲副公從子國子生某女女二長適庠生俞咨臯憲副俞公從第次適國子生何一鵬傳策傳史俱宋淑人出傳文側室王出孫男九人傳策出者一曰高明疹殤一尚幼女一適庠生李自約國子司業李君從弟傳史出者男二一曰玉樹聘陸氏禮部尚書陸公從子國子生陸君某女一尚幼女二一受僉憲戚君男應科聘一尚幼傳文出者男一女一俱幼公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初三日比卒年六十有八云少宗伯以是歲甲戌某月日葬公之原手錄公行實率二弟詣如忠俾狀之如忠憶爲諸生嘗從公研席遊時同遊者凡一數輩公於齒長而行業亦衰然儕類中咸共推轂余藉切劘爲多而因獲觀守菴公像然偉夫人也業老矣猶手著時義日千言爲公範而持論侃侃聞者爲之欽衽當是時望屬公異甚即少宗伯亦有聞矣余因以下童氏世澤淵源宜有大競爲俗化勸

而果及觀少宗伯之亮節掀揭出九死一生以匡國是令海內仰其聲光於上承公志視世之厯厯然以箕裘之嗣稱孝云者大逕庭矣而天之生公又豈特爲董氏昌裔之錫已哉故云

祭文

同門同年十七人祭房考張貢所先生文茫茫分野南極滇池碧鷄金馬含英蘊奇篤生先生會茲昌期遡源考德粵惟先公兩朝耆碩八座登崇有美伯氏馳聲藝圃輝映雙珠瑣荒迭和惟我夫子明睿夙聞英標玉韞今德蘭芬蜚談傾坐摘藻軼羣始薦於鄉褒然首舉櫛生一鷄孔融是與尋謁南宮翔翔魏闕鼎陳陳辭籍甚朝列尋居耶署改命銓曹職叅六典司鑑百僚雍容彥輔密似山濤校士禮闈聿持文柄登明選公黜華從正梁公桃李於斯爲盛濟濟彙征志輔王室良會靡常畏途多室三上仲容一麾乃斥藩臬優旌振揚風紀公論駁彰會虛當宁名高謗興道峻多忌帝念孤臣放歸桑梓

投綏浩然視猶敝徒縱心域外庶幾乎蒼生
望遠東山不起尚須樂志永黃丘園不盈其位
或假之年天不佑善湓殞大賢嗚呼木壞山頽
謙德不福絳帳已塵卷衣已復太丘云云有道
無祿斯文永衰命不可續某等才謝珪璋器慚
梗梓濫蒙采甄廁名國士慨自入官迄今逾紀
迹若萍浮互有轉徙或投藩鄙或適王畿或司
專閫或守舊蹊顯晦不一處志則齊籍混指教
忍負昌黎譬諸斗岳是瞻是依庶幾夙夜服膺
弗違何期代謝始願終乖德音猶邇音候來
瞻容莫及報德何階嗚呼我懷古人惟徐孺子
千里束芻以哭知已汝南孝廉六君並起宣公
邱居耦俱無貳矧余有衆四海同心銜恩感遇
并爲一枕治任築室道阻且深聊因洞酌遙拜
數祗明靈不寐來格來歆

祭吳石湖先生文

嘉靖某年月日我明荆府
卒於家越月某日鄉之縉

石湖先生吳公
夫某某等謹以

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公而告之曰
嗟夫古之君子其歿而係人之哀者亦各有從
矣蓋子產亡而鄭人廢梓羊公歿而峴首銘碑
此功之著於民者而其民哀之君山鍛羽高雲
敬通摧翮風穴此遇之厄其才者而才士哀之
賈大夫以長沙殞命衛洗馬以豫章不祿此年
之弗究其志者而志士哀之乃若其功不必可
著其遇不必可悲其年不必可憫要以隱約行
義表正鄉閭存有令名歿遺永悼如古陳太丘
郭有道之倫者異哉所聞然於世教顯惡可少
哉求之自今於公觀矣公宏才宿學奮跡魏科
仕竟藩僚位弗酬德吾無所謂其功中歲懸車
丘園養晦巧宦非性貧窶是安吾不復悲其遇
齊力聰明順真逸老上躋耄耄正命考終吾不
復憫其年獨以公之重厚忱恂植自天性終身
篤行矜然不緇海內鉅儒淵源師友讀書談道
稽古立言嗜學瞿瞿迄於沒齒俾鄉之三老後
來俊髦景企餘風廉頑悖薄流波斯挽俗化繁

之卽古所稱陳太丘郭有道云者公何愧哉
何愧哉夫太丘之俎群僚揮涕有道之卒嚴
與衰矧盛明風軌遠邁東都吾鄉士紳雅高行
誼逝者不作喪我典刑此其爲情又焉異昔乃
相與介茲羞醪會奠公寢爲辭告焉知哀之有
從也尚饗

祭婦翁春山先生文有序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某日莫如忠自解職提學
貴州副使還蓋吾岳翁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
先生卽世五閱月矣樞在寢未葬悲哭之因

憶昨歲被檄走萬里就翁別也翁已病目衽膝
猶進忠語款款而忠行因數念翁憊矣然不謂
遽至爾也及忠從楚邸陳乞言旋計侍翁伊邇
而翁遽捐我遐逝乃悟昨語款款者之爲永訣
也悲夫忠自髫髻托於婚姻佩翁子視之愛餘
三十年余內既已中天而當遲暮復與翁爲人
世無期之別又數月而始獲哭翁於寢余情愴
悼其何如哉敢具牲醴酒醴之奠披淚爲文以

祭婦翁集

卷之三

聖孝

三

祭婦翁集

卷之三

聖孝

三

管而敘翁平生哀之其文曰際天降靈惟哲
厚淵毓其泓嶽增其阜高朗性成器弘行懋邦
翰斯良天衢斯驟撫壯揚靈奕奕蒸蒸試工惟
叙象刑惟明爰剝蜀郡晉擢憲衡文翁之化相
如之名邁此昌期卓有令譽會歷台階奮揚當
宇儉人間之構以蜚語投紱飄然林泉燕處詣
於閱世譬彼太行嶮巖安極畧促意長游心物
外慨當以懌式歌且放恬乎徜徉跡瀾海岳題
富練緗當杯中聖遇博亡羊翁志有托聊以和
光啓有胤緒蘭芷琳琅承家醴玉鐸國舍章人
羨翁社天之所植靈筭冲融方躋耄耄濫遽云
祖惟此茶烈閭里推賢耆英喪哲知恩不知嗟
咨載道謂曷彼蒼愁不遺老矧余子壻怙冒情
親通家累葉申之婚姻穉齡見奇許以國寶比
潤慙倫啗恩罔効傷哉早歲室子捐惟女蘿中
斷言念歎款惟翁惠眷存歿匪殊余父事翁翁
子視余庶幾沒齒長侍音徽歲月淹忽事與願
違翁已淪逝余邇來歸翁魂靡返余歸時依堂

廡昨是言笑今非塵蒙几杖曜掩泉扉臨風奠
掌淚涕沾衣惟靈弗昧余言表微嗚呼哀哉尚
饗

祭唐荆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
一動可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
士用是程辱不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
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國盡瘁而捐生蓋
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
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
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
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邇及門之有日慚竟
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
別之幾何溘未隔乎幽明予懷愴怳延首涕零
攝束帛以遙往跪敷衽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
木壞山傾是非千載孰觀其深哀哉尚饗

祭陳後岡先生文

惟靈鍾川岳之秀兮撫景運之昌夙蜚笑於弱

冠兮倏鵠舉而驚翔志希顏而慕軻兮藝軼馬
而追楊既含葩以擅藻兮亦入室而升堂縉紳
羨其籍甚兮學士軌其遺芳允休明之國寶兮
方登薦於珪璋曷中道其隕穫兮渣委化而推
藏豈造物之忌姘兮乃喟焉而逢殃孰有知而
無情兮不愴怳而輿傷寒余材其何述兮嘗跋
履於門墻回負轅於一顧兮登輪囷於明堂意
未竟其先厄兮羌握瑾而流亡函余悰於十載
兮慙余禮其未將肆懷舊以歷墟兮感涕淚於
山陽謂速朽其達人之志兮奚未返乎故鄉莫
悲乎君之志兮將窮也固士之常撫遺孤以增
慨兮悼斯文之將喪九原繄其不作兮聊臨風
而奠觴

祭婦翁楊五川文

某歲月日子壻莫如忠謹以牲醴之奠告于山
東按察司兵備副使五川楊公之靈曰惟公儒
哲之裔川嶽之英賢科濟美騰聲水部分
曹南宮振藻東閣延賢西樞秉要風雲之思理

珞之編氣惟當世目視無前口危見尤才高賈
忌節鉞投荒兵戎是寄公非其好解組來歸冥
冥鵠舉弋慕何爲甘寂遺榮閉門謝侶著論潛
夫寓言秋水學將年競道以約伸仲長樂志原
憲安貧公之高風今鮮其儼謂壽且康百齡可
俟胡天弗弔湓收其良蘭摧玉殞士紳與傷太
丘懿行孰表而宜茂陵遺稿孰緝而傳清白遺
風筑筑胤嗣箕裘未弘公目猶祝忠生塞拙永
玉慙方外家宅相豎子何當婚姻之依悼下之
紫蘭館集卷之十

祭座主廖洞野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十一月朔越四日貴
州按察司提學副使門生莫如忠以之任取道
於蒲由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洞野座主先生之
故里造其廬存其子而墓拜焉謹陳酒醴之奠
而致告曰於惟楚甸皇輿與區區英衡嶽嶺委
洞湖斯皇誕哲式際昌圖文章補綴然鉅儒

爲國之寶爲士之模天曷不吊中道云殂摧翻
風穴寔步天衢章終悼切宣室恩虛矧忠淪藐
風造賢羅採方及菲掄材逮樗義存知己明霜
敢淪山川紆阻惻惻未攄茲當被命萬里戒途
哲人其萎歷此故墟室塵絳帳里閨監舉江楓
黯慘墓草蒼蒼無魂招靡返目眇愁予披素設奠
有涕漣漣

祭董海觀文

嗚呼泖峰毓秀寔誕哲人行高振俗學博空群
持以挹損秉茲麗淳古心古貌師表人倫如珠
歲淵如玉韞櫝世德繩繩益培而濬造物舒徐
予善若斬薄施于躬適昌厥胤惟宗伯公曠代
人豪士依矩矱國倚忠勞有開必先繫公之教
帝嘉義方到隆其報越宗伯公暨展梓里祿養
從容高堂燕喜慶者在門吊者登几天不慈遺
山頽木賤疇昔論心予方弱冠砥行脩文惟公
是憲復叨世雅彌敦友善杖屨追從相期汗漫
音微伊邇風流遂空斯文是悼言返無從酌此

椒漿哭于寢宮靈乎不昧庶鑒予衷

祭楊抑齋文

嘉靖庚申仲冬丁亥旦抑齋先生楊君之觀還其友莫子如忠迎哭諸野又入而哭諸寢矣越九日丙申謹致牲芻之奠載拜酌酒而傷之曰嗟夫余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至執栽培傾覆之說以律古今天下而有疑焉故雨露之施不以腐草朽株而不及而雷霆之摧折則不必偏物日求其瑕釁而得當焉何哉夫理有固然有

葉蘭館集

卷之十

十一

三百五

所不必然事有可測有所不可測而後亭毒之用神古今天下則既虧成消息其中而莫知所自殆造物者之大較乎不然則如君者宜壽而卒弗延宜有後而菑且及其子謂之何哉余與君交自少角知君為深婉無能以其愚有所裨益乎而君或以余為不欺庶相與有終也而君竟矣嗚呼悲夫君有孫在抱三世一綫行道衰之而况為友生者乎如造物之卒歸於常也則君之忠鯁當竟暴於世而以其後之人食報

於幽者將復有在君其慰哉君其慰哉尚饗

祭何栢洲文

嗚呼文敞東山公特起同學淵停才名嶽峙擅藻摘辭遠追左史雅尚在茲矻矻自喜憤詬世紛去若脫屣睥睨宇宙疇為知己揆惟謝少絺交昆季義附兼葭契要蘭芷解組後先遺榮樂志天靳斯綠殲此良懿季湊頌俎仲奄淪逝愴往哀來言念終始舊雨盟寒高風誰侶庶慰于幽立言不布

葉蘭館集

卷之十

十一

三百五

虞乃登公几夢耶真耶

達者一視尚饗

祭曾雙槐文

惟先生之明懿表閭黨之醇風遵素履之矩矱秉和易而克恭振樹屹其個儻襟度坦其朴忠慨時事之孔艱海濱罹於寇攻欲廓清以拯溺贊籌畫於元戎啓胷中之武庫戮鯨鯢于幽宮夙宣勞于國事夫遑恤乎瘁躬舉賢科而弗第名空記乎功宗方沾恩以叙用胡一疾而遽終志有事於四方乃反真于太玄余桑梓之伊邇

締親誼之稱重式容與以燕好慰晚節於歸農
何歡悰之未畢倏聞訃而冲冲悵音徽之莫覩
渺仙路之焉窮奠椒漿以申辭冀微誠之感通
祭少宗伯許龍石翁令嗣文爲部同僚作
維嘉靖某年月日通家侍生某謹以牲肴酒
醴之儀致祭于某許先生之靈而申告之曰
惟靈績箕裘之緒兮稟川岳之英志撫壯而方
昌兮器高明而夙成謂皇穹之司造兮覃脩齡
以昇哲曷美好之弗終兮有憑應而尚缺摧鳳
崇蘭館集卷之十
五

祭董朗洲同年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二月丙申朔越十
有八日癸丑年生莫如忠謹以束芻牲醴之奠
敢告于故河東鹽運司判官前進士尚寶司司
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董朗洲年兄先生之靈
曰惟靈業未竟其志兮位弗稱乎其才攬琤琮
將焉售兮紉蕙蘭而蕭艾也豈美好之弗祥兮
將士窮之固恒也憶天衢之並驚兮摧矯翮於
長風倏流亡以捐殞兮鬱怛怛乎余衷余衷其
偶未置君懷兮匪明哲之故也感存歿以盡交
崇蘭館集卷之十
五

奠何氏室女文

嗟嗟令女天道仁耶將亭毒度劉不能無私者
耶吾德薄不能吾之子庇敢天道尤而以令女
之生所自培德深厚如而父而不能庇汝不死
謂造物無私然耶否耶吾不得其故而反思之
吾子與令女生並迥異少而能慧若老成人不
相期而相似也此其爲尤物不見忌於造物者
自古難之吾又惡敢漫爲無益之悼終無已於

情耶令女雖未吾子歸而嘗旅避月成幼有靈
性吾子死而令女終不絀羅鮮好御豈是皆足
崇耶嗟夫嗟夫生不同衾死復異穴神無不之
將復共依樂土於人爲裁續之緣於物爲連理
之瑞吾等且老百年瞬息汝姑俟焉不忍令汝
兩兒魂悵無歸也嗟夫嗟夫有酒一罍侑以蕪
詞函致千里靈其鑒之

崇蘭館集二十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莫如忠撰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
官至浙江布政使告歸杜門著書年至八十餘乃
卒明史文苑傳附載董其昌傳中其詩頗具唐音
五言近體尤多佳句文則應俗之作居多惟題跋
十餘則頗爲雅令按如忠精於賞鑒流傳墨蹟題
識最多此所收猶未盡也

已寬堂集二卷

〔明〕陳塗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已寬堂集

四卷》提要

吳郡兩泉陳老先生已寬堂集

序
海內頌兩泉先生久矣當

肅皇之甲寅歲嘗珥節濱上予望之
見其風韻翩跹已知其為非常
品也第未縱觀作者之林

已寬堂集前序

今上萬曆之丙申先後凡四十有三
載先生之嗣劍南君復護軍于
此又二年乃出先生所為已寬
堂詩文二編來曰乞灑翰以照
將來予因其書想見當時之為
人今昔之感興焉不能已於言

也詩心之聲也寫難狀之景含
不盡之意是已儻于風教無當
奚貴焉先生之詩因物而賦才
情所至又皆人人能言人人所
不能言者固古列國風之遺也
常白未足多矣文雖未能盡涉

其與大都語人臣以忠語人子
以孝取善不遺寸長辯史則挾
千古自得其得出之若不經意
此又近世博士家所難者夫詩
興耳文寓言耳古今嫻此者豈
少也反之撻履恒相背然聞先

生以少年擢上第歷曹郎而方
岳知先生者願其長為

社稷倚毗先生獨澹然聲華之外
嘉隆之世

疏終養者一乞骸者六稿具家乘
中海內以是服先生之才之美

猶以節高之其所為不朽者固
自有在也嗟乎晉處士丈夫子
五不事文墨嗣先生者振振計
今抱公輔之略者四閫君獨少
早以武魁方夏

今上東顧宵旰晉閫君中都殆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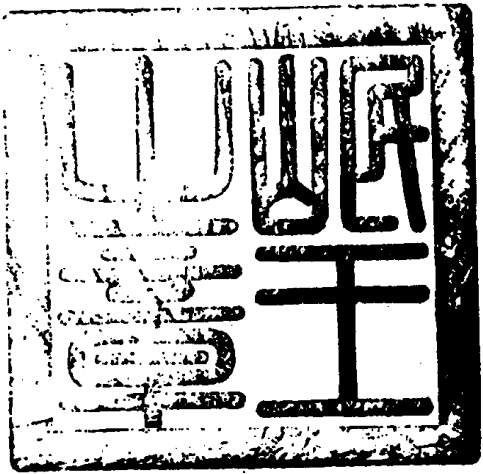
長城倚之觀此則諸郎所為先
生之集之光大未艾也予兩世
知辭不得勉為之序媿先羣玉
云

今上戊戌歲一陽月吉

岷藩王谷書

已寬堂集前序

四



已寬堂集目錄

卷之一 嘉靖壬辰至己巳

入鄧尉山

東齋

題畫

寄友人

斫竹

石蒲

題畫

挽僧守山圓寂

還菴

白芍藥

玫瑰

題余子容畫扇

春夜雨飲李三丈晉山所次桃谷太守韻

已寬堂集卷之二目錄

一

李次卿遺折梅

桃花鵲賞牡丹

卜居

雨中懷友

吳川贈錢君

寄查允言表兄

題夏太卿風竹一枝

挽盛中丞值菴

同表補之陸子傳賞

牡丹朝天宮

六月晦夜客邸述懷

送周橘樓中舍得請歸吳

平壤登眺次韻

送范良賢之任遼府

為同年趙德光壽乃叔八十

西山

九月夜飲沈江村第

送周梅崖表叔節推建寧

送周績菴使淮陽便道歸省

秋日京師送友人歸吳

送袁司城訪雪赴南京

送楊純齋恩授都事

送馬翰林鐵瓶之南京

送崔平川奉使歸吳江

送王前川之任分宜

山陰集卷一百錄

二

秋夜宿省中

送章茂實歸吳

京師寄賀張立山先生得子

送沈年丈赴南工部

有序

盧德用遷寓東城時予在西

寄鴻山先生兼謝詩教

送華鴻臚任南京光祿

送朱伯隣節推大名府

送韓棟卿歸吳

送金懋親上舍歸淞

涯用金留別韻 九日送朱繼之太常

奉使承天便道歸省

北極寺次陳梧岡韻

贈李錦衣

送戈汝和冠帶還吳

顧閣老霖雨堂賞燈次張永清韻

詞清庭芳

贈南村周老次韻 咏雪舫贈熊光祿

六月十八過杭時黃德馨洪德馨孫世南

盧少明陳孚元馬壯字皆同年及顧遠

齋同寮俱會於一時同年陳節推東之

邀遊雲居寺

渡錢塘

山陰集卷一百錄

三

常山公署次韻

早行玉山道中

途中七夕

雨後過瑞昌

雨中從間道入興國

黃鶴樓

蔡店驛次韻述感

應城道中

京山道中觀音巖

早行

冬日登仲宣樓次韻

工部時有湘陰宗望儀部汪君

燈夕侍 湘陰王燕

燈夕侍遼王燕

遼王賜燕即席六絕

次韻應教

正月賞燈
賞月

三月賞花
賞雪

七夕
七夕

送李長史致仕

詞寄清江紅

夜登岳陽樓

赤壁與任太守查卿

推夜坐

庚子秋與李荊州同

餞張宗伯陽峰公之白下公有詩教辛

丑秋余自荊州南還過白下忽憶公舊

作次韻漫呈時李已謝政歸滇南矣

紀夢

九月偶會黃協恭卿

推王元卿春元登焦山十七韻

已寬堂集卷二 目錄

四

夏日宿省中有感

送周對南表兄赴南

京後府都事

田園雜詠

幽居雜詠

桃山驛早行次韻

東阿道中即事

鄭篁溪西莊四首

白雲奇構
杏林
柳徑初春
鍾溪月明

送陳即中出守台州

題赤壁圖

雨後望西山

詠濱江贈楊州沙正即

燕別祝司務所分得爐字

將至河間憶蔣年兄

過兗州歎謁孔林不果

謁孟廟

良鄉寄別京師親友

徐州

答周二見贈次韻

長途雪望

重過漳沱

雪途即事

盱山即事

陸路到揚州

荏平驛

飲蔣西蠡官舍

明妃

題松鶴圖壽星氏金月海

詠蘭

水仙梅

已寬堂集卷二 目錄

五

閒居衍浦暢齋詩次韻

洛神

梨花白燕

挽吳柳橋吳長洲父也柳橋嚴州人善詩

畫

和鍾鹿野草堂雜詠

四首

香山

晴湖

送楊子任參議山東

挽楊復生

近山

南泉

同張立山先生遊禹

文菴次趙松雪韻

表兄浦希雍五十 吳經衛南郭先生七

十 醉吟窩

送史三尹罷官歸關中

五月歸自華氏乘月過鵝肥蕩

會心處次韻 菊

石榴花 石榴

牡丹 題雙鳥戲古木

東溟 虎丘次蔣吏莊韻

送袁孔獲省親北上

山陰集卷二 目錄 六

賦尹陽贈張君 王雪堂偕劉廉齋過

管山見訪 壽史永濟母八十

栢山詩送王君歸浙

蝴蝶花邊蝴蝶 水仙

獨入山 恒齋詩贈碩賢

病卧管山 詠秋山贈史君

石湖 桐山

野眺 送張立菴父母赴召

二十韻 送陳克庸掌教華陽

紅梨花 送喻無錫北上

病中即事 九日登高次石川韻

塞上五首 贈治平僧慈雲

偶會先僉憲年家金君有感金祖仕刑部

侍郎 新春八日同王明伯

遊管山 陟臺為宋刑科賦

壽徐甌峰 三月二日同立山先

生入溪上 泊舟蠡口

樂閒 西巘

山陰集卷二 目錄 七

虛齋贈僧 題達摩指掌圓頭像

茉莉 西湖洪氏山院飲王

譚二僉憲次韻 天竺

看潮 月江僧

越望臺呈沈江村太守

冬夜乘月登上方 臘月宿張五岡園亭

除夕宿崑山舟中夢李尉峰索春帖

僧房 湖上次韻

假寓浦靜觀別室養病一首

看牡丹艾氏園時花已謝

苦雨

病中閒述

送張吳縣立菴應召北上

詞寄滿庭芳

沈白浮歸自武夷

賀玄珠湖高氏子入

學

題枯木雙鳥

梨花

攢宮

贈馬神徐君美

贈月周僧

僧劍石

題意遠樓慰韓生師

愈

臘月宿慈雲山房

已寬堂集卷二

目錄

八

焦山次壁間韻

送蔣堽丈任內黃少

府次章茂實韻

送何龍山年兄任沂

州

春李山人次韻

八月十六夜宿省中憶金茂親上舍將歸

吳

送鄒主政推稅荊州

送沈明府赴青豐沈初任深陽調在平後

以憂去復補此

送袁補之告病歸吳

兼簡陸子傳兄弟

送嚴思可南歸

西山風木

送袁探花使南陽次韻

送嚴翰林奉使湖藩乃父同行

冬夜同袁絕之王元美暢飲次韻

秋夜同李古容宿省中

送姚白堤復任沂州兼簡何龍山

新春神樂觀演禮別友人次邢翰林韻

寄沁園春

送劉都憲春岡總憲

南院

贈葉柳亭中舍

詞寄

沁園春

又柳亭

已寬堂集卷二

目錄

九

朱門鵲

阻風海上

海上懷王敏學將赴遼陽

送李虞部古容出守思南

閩河紀事

重遊接待寺聞主僧

已圓寂

送陳萃卿承藥浙江

便道歸省

送吳子重任浙江都

司斷事次袁絕之韻

春張起部舟中見懷

和謝郎中鶴軒賞芍藥

送于聚菴督餉三河

題陳道復水墨牡丹次文衡山韻

張起部池亭荷盛開同戶曹諸君共賞盡

日

同吳比部登通州譙

樓

題周一之石鼎

送王經闢赴遼陽

次韻咏柳亭贈葉中

舍

已寬堂集卷一

十

已寬堂集卷一 嘉靖壬辰至己酉

穎川陳

琅玕王世貞選

入鄧尉山

薄暮入高峰有與落照中雲凝山斷續樹隱路

西東望目五湖渺歌聲萬壑生携琴意無盡山

月已朦朧

東齋 洞庭山人號

太湖東畔包山麓通幽曲逕花如簇驚禽亂蝶

已寬堂集卷一

一

花不知紅日紗厨夢應熟起來長嘯諸戶開萬

壑浮雲自去來扁舟何用渺然去琴書今日不

相猜

題畫

春鳥多求友高樓共一枝夜深還不定應是月

明時

寄友人

三月揚州花錦明清風亭下聞聞城鱗鴻海外

一千里杜宇林間三四聲蔓草拂衣如戀我好

山滿眼不知名有懷相見知何日雲擁天南樹
抄平

斫竹

有竹野庭下呼童斫繁枝皆除倍爽塏為逐鸞
鳳儀亦有鴟鳩巢誤傷不可支歸來不知處相
顧逐我飛哀鳴若為訴誰謂鳥無知

石蒲

靈根絡石消消淨勁節含風細細香自是九疑
仙去後不妨踈齒鬢蒼浪

已寬集卷一

題畫

野老縱春遊輕舟順流去歸來日暮時花深不
知處

祝僧宇山圓寂

寂寂禪關久不開青山雲去幾時回百千萬劫
老病死五十七年今去來野鳥無聲空綠樹落
花滿地舊蒼苔阿那本是歸天竺空使西風夾
露衰

還菴

南山薄暮雲叢林有棲羽萬物去知還吾人何
自苦廊廟固已榮周原亦臚臚去就本在人所
安即吾土

白芍藥

水晶宮裏夜漫漫洛浦仙人捧玉盤憔悴碧闌
非病酒暮春猶怯露華寒

玫瑰

香風滿地不勝吹麗日梁園蜀錦披莫訝稱名
太环重芳馨真不負瓊琦

已寬集卷一

題余子容畫扇

子容鑒

野樹含烟綠山雲帶雨低北窗高卧處暗數樂
苗滋

又

踏破萬山雲言採千歲藥歸來日暮時杏花幾
開落

春夜雨飲李三丈晉山所次桃谷太守韻
夜深風雨疾偏向竹間鳴椒酒隨詩轉蘭膏微
茶明情親驚漏滴氣暖忽雷聲牙箸菜傳細膳

瓶梅落輕九天恩既渥百里蟄初驚雁札那能
到龍驤敢抗行聽玄沾海潤拈筆耻溝盈笑擬
明朝事池塘春草生

李次卿遺折梅

多君贈我梅花枝
榘牙屈曲生絕奇
花光長老盡梅不下數萬幅
神毫鍊筆何所施
玲瓏偃蹇不盈尺
橫斜起伏何歆危
勢如老龍骭骸怒
崛起又如蒼鷹搏兔
陰風激下橫相隨
飛揚跳躍復逶迤
公孫大娘解舞腰
肢羸軍營細柳立虎

已寬堂集卷二

四

貌小吏白事能矜持
避蜂飛來驚後疑
寒風颭颭還禁吹
千株萬幹不可紀
奇形怪狀君得之
淺妝素縞夢相携
覺來忽知復誰通
仙已去不可追
廣平有賦空自遺
我願與君及此花
歲寒擬結終身期
多君遺我寫歌詩
香風片上落研池

桃花陽賞牡丹

誰云桃陽只桃花
開盡桃花更可誇
草際香風闔地席
吟邊甘露醉天葩
爭妍越女新妝濕
憔悴西施病倚斜
逸馬不知明日事
再移殘燭過

東家

卜居

十里雲山一望邊
卜居還向水西偏
風牽細荇橫舟渡
日落長林隔嶼泉
自典蔬園渾似俗
漫批藥譜學長年
閒來散步逢僧話
相問新詩得幾篇

雨中懷友

歲寒松青青誓心
石矯矯松石日所見
所知在江表有懷
忽遠眺天涯落孤鳥
豈無千里駒風

已寬堂集卷二

五

雨烟波渺

奚川贈錢君

十里雲山枕海流
九州通道百川收
紅翻出日龍門曉
彩動烟波疊市秋
武肅從來多世澤
吳公老去賸才猷
臨風幾度乘桴志
猶抱江湖小范憂

寄查允言表兄

踏遍長安羨落紅
孔懷骨肉意冲融
一尊別後日三北
兩地相思千萬重
冀北衣冠雲路近
江

南風景雨聲中相逢驛使須頻叩明日音書及
不同

題夏太卿風竹一枝

太卿畫竹常如簇此竹獨異尋常幅飛毫淡墨
只一枝奇標遒勁空嶰谷清風直節不可板素
秉虛心自相屬月明篩金挺碧玉晴空直下蒼
龍浴有時嚴霜殺殺盡天下木有時炎炎萬
里秋陽曝有時寒風凜冽萬壑號惟有此君一
竿十丈凌霄綠昂藏骯髒堅自持中流砥柱不
已臺集卷一

稅盛中丞值菴

大老忽徂落皇天不憖遺哀榮亘今古生死重
華夷弱冠擢青紫繡衣走狐貍王曹既歛跡二
鮑復何為三黜終無辱丹心死不虧滇南萬里
遠柳下一官卑圓扉可再啟砥柱那復移相府
霜威肅琴堂化日遲風聲懾強禦政教起瘡痍
奇績銘丹閣遐陬擁白麾文章噴千載轍跡交
三陸大厦圯梁木吳山有遺碑月明露臺夜鶴

去華表時正氣蕩魑魅陰風泣蛟螭九原如可
作展也真吾師

同袁補之陸子傳賞牡丹朝天宮

東風車馬路此日洛陽春姚魏風流舊玄都雨
露新坐親紅欲染對父笑疑真候吏何頻促韶
光已殿辰

六月晦夜客邸述懷

寒暑他鄉節離愁醉夢餘雁書三月斷螢火一
自虛童僕恁無語親朋夜更疎空庭人寂寂獨
步暗躊躇

送周橘樓中舍得請歸吳

送君南下更南轅執袂臨岐未敢言多病何如
漢司馬吳山歸去舊王孫風高薇省簿書冷香
滿橘樓卮酒溫此日林泉須厭足柴門車馬會
重喧

平壤登眺次韻

平壤朝鮮地名
朝鮮本舊封中興自平壤華轍交平沙
清響兩儀始正名萬里須延賞時
朝廷以冊

天詔諸夷 益道本無方推恩運諸掌翔野正陽
回東風屈寒往百卉枯復榮山木蕭以爽物理
多改移化機亦勞攘激石流清江依巘過晴舫
武陵津可問瀟洲路非枉日月固同明亭臺亦
弘厥高誼薄雲霄壯志關林莽訪古興未畢登
高意亦廣朝鮮覓箕封遂島窺方丈萬象何森
嚴三光盡昭眈眈徇啟天遠偃仰忘世網回首
望京華尊君起遐想海濱有遺賢校藝試探
訪地僻風景殊雲動天光漾再陟乙密臺擬揭

已亥集卷一

八

清虛榜幻化本虛無陰陽定消長及時須有為
慕古將安倣長嘯追風流擊節歌慨慷王孫飲
馬來士女封羊餉言語非文離衣冠亦高朗華
夷本一家率土皆吾黨

送范良醫之任

遼府 范魯遊學宮

良相家聲舊文正裔良醫又屬今何當經世手
共濟活人心魏闕承恩沃襄江流澤深疲瘼滿
天下叮囑為沾襟

為同年趙德光壽乃叔八十

君家積善更逢辰伉儷承平八十春安石未聞
曾應召謝玄今已會降秦花簪鶴髮春三月紫
舉龐眉酒幾巡况復周人能讓齒行瞻 鸞誥
下楓宸

西山

策馬平湖十里隄幾家村落半招提當年舊額
能存記到處奇泉未品題膏土可耕憐木食羽
書無警急霜輦乘風無限登臨興杜宇山頭日
已西

已亥集卷一

九

九月夜飲沈江村第

客裏多奇遊於今第幾回搜詩乘舊韻話菊薦
留杯逸興忘頻醉輦眉又一開那堪眼前月曾
照故鄉來

送周梅崖表叔節推建寧

千里南閩使節行重思先子舊文聲已知公府
多桃李又見園門春草生

送周嶺南使淮陽便道歸省

天子重掄才周郎使節親方舟指桐栢回首是

金臺雲舍遊人夢橋門司馬來羨君乘興去明

月慧山開

秋日京師送友人歸吳

捧檄燕山下搖旌潞水陰江南人去盡冀北我
吳音風月孤蓬興江湖萬里心乘流須進抵籬

菊已含金

送袁司城訪雪赴南京

八月驪駒歌愛弟不堪今日又君行幾重烟樹
瞻金闕百尺寒潮擁石城文武衣冠許白下

已寬集卷一

十

東南廡孝說清卿乘流直下桐涇好肯念西風

獨客情

送楊純齋恩授都事

九月都門路千山古木霜南轅動雲夢北首式
龍光晝錦堂初潤秋花遲不荒悠然會心處芹

曝憶君王

送馬翰林鐵瓶之南京

潞水流春早燕山帶雪明上林今日賦南國舊
時名宦紫圖書在文章草木縈相如乘興處花

滿石頭城

送崔平川奉使歸吳江

送君南去意如何十里長橋君定過寄問三高
千古事五湖風景屬誰多

送王前川之任分宜

墨綬承恩出紫宸馬蹄踏雪路嶙峋九疑風
日千家邑彭澤烟花百里春取喜三槐家世舊

又看列岳進階新江山秀處多豪傑莫向龍門
嘆遠臣

已寬集卷一

十一

秋夜宿省中

清秋京國夜盡省接重城衛士傳餐疾車聲過
闕輕更籌遲永夜關柝懈時平忽憶江南事何

時水地行時吳中大水

送章茂實歸吳

春雨長安道朱輪駐白沙劍光淮海潤柳色潞
河斜同志去已盡故鄉如更賒憶君舟泊處隱

隱是吾家

京師寄賀張立山先生得子

隨班朝罷出 昭陽忽報緘書再弄璋屈指已
知盈百日開封猶似帶餘香從來神術先陰騭
始信仁人後克昌萬事自今應已足春風花鳥
引杯長

送沈年丈赴南工部 有序

我

太祖龍飛淮甸建康是都

成祖始事自燕燕都底定南北雖異統制則同
然而遠近之勢既分則親疎之分頓異是以

已寬堂集卷六

六

上

志於進取者不樂疎遠也吳江沈江村先生
戊戌鴻漸試政天曹已亥當除乞就南部吏
以例進曰隸銓司者不待南補先生固以請
乃得允焉官隸冬曹職專營繕人方謂先生
為屈而先生以得遂所請怡然甚樂拜命
即行不為濡滯以先生之才之德而樂於茲
必有深意而其恬淡之節高潔之操則固可
想見矣某也屬在子行更與年末敢援例於
風人僭揚休於篇什詞不及文意以辭見

鵬鳥自北溟扶搖巨南域南北九萬里一奮
自瞬息豈不念鯢魚北溟應逼側茫茫萬里
遐可以振羽翼豈若鷓鴣姿中庭會啄食我
從海宇傍攀望不可即願得一羽毛可以作
儀飾

美人臨別時遺我多篇章篇章不可繼回首路
已長亦有快意語覽之總堪傷束之在高閣戚
戚不可忘置之几案間不堪常涕滂紉之以為
佩與君共翱翔

已寬堂集卷六

六

上

故人漸遠去轉與疎者親親疎本在心踪跡何
足珍所以有傾蓋白頭固如新吁嗟千里遐乃
有同心人

吳水多近山吳山變昏曉山水有真勝知君涉
已了東風屈芳辰策馬金陵道金陵多王氣不
比吳山小江水動地來石壁危欲倒披林覓仙
踪相逢拾瑤草我亦多高興恨不共幽討春來
有歸鴻寄我新詩藁

盧德用遷寓東城時予在西

勞我無黔突憐君亦屢遷筮謀知上吉親故總
東偏心邇跡非遠思深夢亦牽每懷曾寮通燈
火夜籌添

寄鴻山先生兼謝詩教

霜節星馳寄遠暇春來司馬足新遊賢勞獨為
王言重感詠類懷天下憂盛世文章珠玉燦異
邦風景畫圖收已聞南國聲名舊莫使東方花
鳥愁

送華鴻泉任南京光祿

十年翰苑稱難弟此日鸞坡有二方光祿簿書
還自正南都文物更成章喜盈毛檄辭 龍御
唱斷驪歌惜雁行未必大官勞宰割明裡從此
薦馨香

送朱伯隣卿推大名府

送盡南人送子行為同鄉曲又關情長楊百尺
愁無緒玉海千尋舊有聲肺石窮民從此趣圓
門春草為君生四方親望先畿輔好為

天王弼聖明

送韓揀卿歸吳

故人歸去我淹留愁對雲山帶馬頭 北關衣
冠分寵渥南宮禮度綏優游雁來鴈往三千路
江北江南兩地秋若過淮陰瞻廟貌肯虛華裔
遲封侯

送金慈親上舍歸淞涯用金留別韻

彈缺辭春省搖旌指潞河行囊充舊草駟馬歸
新珂吳苑綺文藻 天朝肆網羅衣冠京國盛
風景故園多君抱扶搖志予空別恨歌淞江暫
歸翰燕魏已尊軻童僕稱苗秀村翁說鬢皤相
携一醜酒風月蕩秋波

九日送朱繼之太常奉使承天便道歸省

遊子不歸去燕山再重陽登高無與共聞君治
行裝君行遊 王命亦以趨高堂天涯有同志
不得共翱翔况子叨世講義亦屬雁行秋來鴈
南飛我獨棲遐方飛霜白行路砂礫鼓征裳君
身甚勞煩君心治安康行旌亘南北悠悠指荆
襄東南瞻王氣為君奉蒸嘗畢 命有捷徑王

峰聳高岡吳趨迤東來有樹三四章吾家舍其
下寄我書一囊

北極寺次陳梧岡韻

風塵行役北平秋聊假僧房半榻幽霄漢羽儀
孤鶴唳長揚車馬萬狐愁蕭條綠柳行中盡點
綴丹楓望處留北首諸陵瞻王氣五雲常捧
壽山頭

贈李錦衣

名寅曾奉使過吾蘇

傾蓋招提若故知飛談霧捲亦瓌奇戎行此日

中書集卷二

十六

能文士盡出當年偃武時李廣未逢藏妙用伏
波雖老尚能為吳山駐節十年事記說令人動
所思

送戈汝和冠帶還吳

昔年吳下送君來此日都門又送回江北江南
同旅寄君來君去兩乘軺行邊朔雁隨風落望
裏吳山帶雪開他日衣冠重錫命五雲還是
舊金臺

顧閣老霖雨堂賞燈次張永清韻 調滿

庭芳

月動珠簾風窺翠幙千金一刻春宵金吾無禁
燈火六街選堪嘆詩成珠玉湯相續慚愧非貂
歌聲徹有籠彩袖情引鳳皇簫雍雍全盛世
笙歌昂沸今日簫韶況堂開錦繡酒馮葡萄盤
出高門白玉看瑤天斗轉寅杓銜恩處瞻依
天闕香露濕官袍

贈南村周老次韻

莫厭京塵擾城南別有村幽燕數茅屋日月一
已書堂集卷二 十七
污尊草徑先春色苔堦未雨痕山人覓靈藥拄
杖別松根

咏雪舫贈熊光祿

十年吏隱薛坊頭積雪峰前事事幽此日山陰
舊高士清風溪上又携舟乾坤一白只青眼江
海孤蓬雙野鷗乘興相逢戴安道故人莫惜重
淹留

六月十八過杭時黃德馨洪德馨孫世南

盧少明陳孚元馬壯字皆同年及顧遠

齋同寮俱會於一時同年陳節推東之

邀遊雲居寺

相逢海岱皆兄弟躡屨梯雲席再移逸興盡從
高誼發縉文曾為故人縻清江入望相將盡白
石經題博益奇嘯傲不知雲上黑可能催得幾
行詩

渡錢塘

百丈潮頭湧若雷虛舟無係逐江開高情對酒
何須共短句推蓬獨自裁鄉故已隨吳地盡誰

已寬堂集卷一

六

愁誰向越山來遊人莫訝登臨晚曾約東風幾

日四

常山公署次韻

路入迴溪日影斜鳴榔隔水兩三槎雲浮震澤
一千里樹隱山城幾百家朔漠近聞多戍鼓南
方曾未識胡笳江湖亦有當憂事莫羨漁舟逐
浪花

早行玉山道中

古驛空人語叢林暗鳥聲日從山缺起雲自樹

根生露渥征袍重鑾和佩玉鳴何如溪上叟得

得杖藜行

途中七夕

碧天星斗雨初收撫序臨江心欲流把酒推蓬
問牛女吳山今夜月明不

雨後過瑞昌

劍佩廬山外秋衣處暑前石橋連夜雨茅屋隔
溪烟晚刈乘殘照山耕引澗泉東南民力盡寸
寸畝畚田

已寬堂集卷一

九

雨中從間道入興國

七月重陰後行人日望晴密深留雨氣樹密暗
泉聲間道山偏險從王身自輕無端戒童僕莫
踏草生生

黃鶴樓

江城七月雨初收粉堞清風黃鶴樓萬里奇觀
橫禹貢百年仙跡暗江流瞻依蓬島空雲樹點
綴城封幾郡州忽憶明朝有王事還須秉燭
夜深遊

蔡店驛次韻述感

秋來輕葛汗猶濡無事山亭絕簡書進退百艱
惟鑊石間關踰月幾舟車每逢岐路悲交轍未
到中流戒有秘若問漢川風景好從來不及老
江漁

應城道中

雨國秋潛入風林暑自清村庄門未啟空谷鼓
無聲野蔓牽愁濕山花逐路迎京山青未了何
處水雲生

已寬堂集卷一

十

京山道中觀音巖

南國新羈旅東吳舊馬蹄路隨山起伏田逐水
高低率土皆成賦幽巖孰與棲楚天秋更閑極
目獻陵西

早行

古道聞雞曙輕風悅馬蹄漫行斜路險高陟遠
山低隔嶼煙初動深林鳥尚棲村童初出牧家
在此山西

冬日登仲宣樓次韻二首時有湘陰宗望

儀部汪君

橫軸此日詞林客飛鳥當年王粲樓萬里城封
供遠眺百年興廢起新愁河間禮樂從來盛江
上陰晴望裏收多少孤舟泣殘婦不知肉食幾
人憂

青樓粉堞接天開雲擁星分亦壯哉望斷荆山
悲楚客舞低楊柳憶章臺冥鴻倒影當筵落歸
鳥長林決皆來醉酒浩歌呼鶴馭不知踪跡舊
塵埃

已寬堂集卷一

十一

燈夕侍 湘陰王燕

水晶宮殿玉森森雪擁冰絨寒欲侵珠屐三千
醉高誼霓裳一曲舞知音魚龍盪影身滄海花
柳爭奇夜上林興劇不知歸去晚錦城燈火漏
聲沉

燈夕侍遼王燕

冰練星樹接長安玉殿珠宮夜色寒仙仗兩班
連俎豆玉容三接拜衣冠玄丹珍錫天香重醴
酒初筵禮數寬聞說金吾元不禁漏深歸去月

漫漫

遼王賜燕即席六絕次韻應教

正月賞燈

燈火千村夜荆襄十萬家太平新氣象不禁禁
城譁

三月賞花

春光盈九十花氣已成風日日飛紅雨瑤臺掃
不空

乞巧

乞巧

廿

新秋氣漸爽月淡風颼颼乞巧佳人會永盤雪
藕絲

賞月

此夜宮中月清光天下均姮娥常不死百歲可
無晨

賞雪

陰氣方寒結微陽已暗旋六宮問添線何似入
宮年

除夕

明日新春日猶憐舊歲華
青蛇

送李長史致仕 詞寄滿江紅

紫綬金章承恩處叨陪黃屋曾見急流中勇退
幾人知足記得玄齡秦太傅十年駐馬軍符熟
况穆生醴酒正慇懃勤何人促問不可去君恩沃
不忍棄長平曲待歸去圖報暮簷芹曝送酒白
衣今亦少高人未必留芳躅且圖長嘯太行山
無拘束 答

已寬堂集卷二

廿三

夜登岳陽樓

水國涵殘照江樓倚舊城
陰晴雁字霞邊色漁歌日暮聲
擢景中行

赤壁與任太守查勣推夜坐

赤壁黃岡下危亭石渚頭
中秋望遠襟應豁情真話不留
古一江流

庚子秋與李荊州同餞張宗伯陽峰公之

白下公有詩教辛丑秋余自荊州南還
過白下忽憶公舊作次韻呈時李已
謝政歸滇南矣

昔年尊酒憶江鄉楚水吳山意緒長此日忽驚
俱白下清風猶似聽滄浪支離舟楫憚劉晏老
壯文章式庾即更念當時南郡守天涯南北重
相望

紀夢

辛丑秋之仲予也楚歸吳二十有七夜狂風偃

中集卷一

苗

江蘆孤舟瓜步渚對酒嗟畏途酒酣忽成寐未
入桑梓區有黃者曰輦自室西北隅踊躍從高
下馴熟如歸吾登堂見青鸞虛簷入于于俊逸
異凡鳥毛羽澤且濡錦綫曳金輪腴尾長盤紆
善歌亦善舞云自王母都歌詞亦能記既覺乃
摸餽古云青鳥至曾與王母俱高堂方具慶豈
是長壽符林甫錯弄塵余豈李堅徒抑亦是咎
徵冥冥未可虞紀此問他日令人憶虛無

九月偶會黃協恭卿推王元卿春元登焦

山十七韻

清秋開爽霽音遠起須臾望海心懸壑過山舟
入蘆漁歌雲外落鳥道樹頭紆風靜水光白潮
平峰影孤石巖高隱處雲履故人俱方外煙霞
寂江心風景殊半山雲已下九月樹猶敷州郡
江南北蓬萊路有無弟兄聯四海卿故總三吳
識字排荄蘚吟風坐碧梧淹留忘作客彌傲併
無吾意氣先杯酒衣冠點畫圖撫時憐菊節乘
興索茱萸忽憶年來事猶憐日易徂相携下山
麓指點問歸途野渡象蹲渚海塘龍出壑瞻依
最佳處鍾磬隔雲衢

夏日宿省中有感

清秋感時事獨步蒼松臺松影繪庭戶鶴唳清
且哀明月照千里雲霧翳南陔良夜不終皎寒
露穿我懷露重林杪濕倦鳥悲未回寒帷索長
卧壯襟強自開所知負我心春去夏不來孟夏
苦夜長夢斷腸幾回起坐燈影孤得句且自裁
送周對南表兄赴南京後府都事

憐我鴿原寂與君兄弟如不堪同作客胡爾又
分裾寸草郵亭夢千揚節度車牽衣各相問何
日寄音書

田園雜詠

草牀風雨綠醅濃一味黃齏幾度供笑語夜深
雙耳熱漫歌白苧助鄰春

春雪初消水滿江小溪疊石曉淙淙年來點檢
兒童課添得門前鴨幾雙

賽罷田神醉瓦盆稻堆高出舊泥垣呼童莫盡

已寬堂集卷一

搜餘粒聽得簷前鳥雀喧

久背茅簷席幾移黍羹初熟飯香時秋來記得

清逋負租吏逸門渾不知

典卻犁鋤問酒沽醉携野老話糊塗歸來記得

相逢處門傍湖邊半織蘆

野橋東畔小溪西半畝新篁斫未齊雲黑山頭

知欲雨自編枯竹掩雞棲

幽居雜詠

竹爐湯冷半寒灰雪滿空庭門未開停午夢回

驚犬吠野僧乘興索詩來

小齋寂寂陰長松慣聽寒鴉野寺鍾此也不須
深避客柴門日日有雲封

槐陰千尺市平蕪地僻門無長者車飯罷胡麻
溪上立漫拋餘粒戲游魚

桃山驛早行次韻

雲旌睢水外行色野橋邊月白雞聲早風寒馬
不前遠山橫帶雨古木瘦含烟野店堪沽酒與
夫告息肩

已寬堂集卷二

東阿道中即事

昔年東阿道密柳幾成垣此來盡嚼蝕合抱存
枯根借問行路人涕泗不忍言年來遭飢餓衣
食訴無門老幹摧為薪腴者煮作飧所以四十
里蕩無雞犬村予聞甚酸鼻憑軾涕空原民既
未必濟物已不獲存民物雖異類皆吾弟與昆
豈無鄭俠圖可以獻
至尊

鄭篁溪西莊四首

白雲奇構

小構藏岑寂閒雲任去留圖書涵宿潤瑤草弄
新柔曙海潮聲近空巒雨氣收臨軒一長嘯白
日暗松楸

右林

東風寰宇遍晴日海天餘分得午橋種栽成百
樹花主人無俗累鎮日醉胡麻董奉當年燕應
疑舊主家

柳徑初春

已亥集卷一

六

聞道瓊山好陽春到處同新羅初試日吹面不
寒風隨意杖俱適搜奇徑曲通鶯聲連十里還
在綠楊中

鍾溪月明

入夜溪方靜臨流月更妍原頭接銀漢波底動
蟾天人影溪橋杖歌聲野渡船冷冷挹清爽忽
憶漢張騫

送陳郎中出守台州

君家本渤海復作海州牧百海本同流風氣豈

相屬治法取自家況復人如玉仁風扇遐陬並
受王明福太丘有賢長千載嗣芳躅

題赤壁圖

夏月偶無事避暑城西隅縱觀山海經方與泉
石俱有人持來畫山水云是當年赤壁圖長江
平鋪淨如練石巖陡立憑天衢山東有月似初
起山西雲樹猶模糊下有輕舟恰受雨三客疑
是蘇子與客相歡娛酌斗酒烹江鱸清風明月
良不孤古來廢興若大夢可憐百戰爭曹吳周
郎英雄那復起坡老風流亦已矣獨有長江萬
里沉白雲去住常悠悠

雨後望西山

都城五月雨相仍每向西山卜晚晴翠嶂綺林
分野色斜陽古木暗蟬聲已占田事年來好更
喜邊塵雨後清回首諸陵瞻王氣長空漠漠五
雲生

詠瀕江贈揚州沙正郎

金陵南北曲江頭驅逐風波日萬舟主人無事

拂沙石坐聽江聲千古流

燕別祝司務所分得爐字

昏黑赴君約情真畧禮拘烹茶問餘雪對酒自
煨爐感爾夙高誼憐予明遠徂夜深勞立馬欲
別更躊躇

將至河間憶蔣年兄

帶缺披星涉遠岑晚光籠霧樹森森聞雞入夜
中原意瘦馬衝寒故苑心江上梅花空我待客
邊竹葉共誰斟陳生此地多相識公琰當年誼

更深

過兗州欲謁孔林不果

兗州城外樹森森東望尼山憶孔林血食萬年
天下共生芻一拜野人心停驂古驛昌平舊憑
軾空碑達蒼深海岳鍾靈知此最恨將心事負
登臨

謁孟廟

嶧山東去接尼山萬古斯文百里間麟筆名從
椎辯後七篇寧共六經刪雲橫海岱英常爽雪

擁齊梁轍未還拜罷楸林空仰止廟碑高刻漫
騁攀

良鄉寄別京師親友

遊子抱沉鬱懷歸結中腸東裝謝都門投組需
征裳君恩豈不沃其如求酸傷驅車出門去
殘雪點重岡遐陬盡落木青松獨凌霜忽憶歲
寒交所知在君傍道誼擬金石情意日月長相
許總不卑德言豈終忘願言加珍重傾心事
明王所貴相知心何必共一堂

徐州

閱盡齊滕路南徐未是家枯荻空野兔狂燒散
林鴉間道逢人少前村隔嶺賒鄉心飛不去偏
妬雁南斜

答周二見贈次韻

共抱離愁堪白頭肯將沙漠薄楊州霜寒遠道
雙疲馬日暮頽垣幾舊郵故國有懷頻入夢好
山滿眼竟忘遊無聊獨喜周郎共消卻風塵只
唱酬

長途雪望

平原南下接江濱，雪滿乾坤一旅人。
雲洗遠山天際闊，日高滄海國客新。
六龍戰罷餘鱗甲，四牡齊驅散玉塵。
卻憶長安祥瑞頌，呵毫搜索老詞臣。

重過滹沱

滹沱春日水潺潺，此日重來冰雪村。
十里蒼烟空漢業，百年荒草一王孫。
南陽歌舞知貂慍，野老寒暄笑瓦盆。
慍愧此行非為國，也從長路入黃昏。

已亥集卷一

三

黃昏

雪途即事 時有逸警

寒雪積平蕪，行人散玉都。
叢林絕飛鳥，曠道走饒狐。
未訪山陰戴，曾聞淮蔡吳。
朔風天下共，吹向太陽無。

盱山即事

策馬雪山隈，南陽地宅開。
衣冠天下共，園寢百年哀。
司馬歸台輔，汾陽老將才。
祖生空壯志，漢詔下輪臺。

陸路到揚州

直北下江都，南來俗漸殊。
文風應自董，方語半通吳。
路止數程遠，官餘五日逋。
獨憐江隔斷，不共雁飛徂。

荏平驛

野雲縈遠道，晴日洗重陰。
矯首紆齊望，垂韁學賈吟。
江山遊客事，日月故園心。
候吏知迎送，郵亭幾古今。

飲蔣西蠡官舍

已亥集卷一

三

未造蔣公竹，先來子尉衙。
庭清散群吏，日暮起鳴鴉。
鄉語銜杯久，歸心計路賒。
誰看故山月，還聽北平笳。

明妃

泣盡琵琶淚，關山已入胡。
飄飄此風雪，吹向漢宮無。

題松鶴圖壽星氏金月海

有客能談元，命經自知花。
甲幾週零年，來初度開三徑。
白鶴松根啄茯苓。

詠蘭

離騷讀罷意裊裊倦寢空齋午夢回何處幽香襲桃枕春風應自楚江來

水仙梅

江漢香兔夢香羅浮明月宵殘開館竹爐烹雪香風一樣清寒

閒居得浦暢齋詩次韻

幽居發竒思半世空勞形人事無了日故交悲落星憲貧時又病阮醉晚初醒忽聽雙鴻調知

已集卷二

五

君養性靈

洛神

讀罷陳思賦分明洛有神誰圖巖畔者不似賦中人

梨花白燕

自去茅山事已非滂隨玄鳥及春歸羞將雅素渾顏色故向梨花月下飛

挽吳柳橋吳長洲父也柳橋嚴州人善詩

畫

少微星落夜將闌忽憶江南舊鵲冠老去道玄懸畫筆年來洛下冷詩壇重雲暗樹三江隔白鶴青山五月寒未得生芻瞻廟宇令人空憶子陵灘

和鍾鹿野草堂雜詠四首

何處高人宅悠然與石居袁安門不閉原憲室常虛地僻能醫俗家貧為蓄書年來有佳客花露濕香裾

其二

已集卷二

五

江山數茅屋天地一微軀種樹政原拙研書論近迂閉門學予寢虛枕得吳歛捫腹傷時事何妨藿食癯

其三

幽居畫亦夜對語數秋蟲酌酒身當客携尊僕自克研詩杜工部臨帖米南宮世事知成夢年光任轉蓬

其四

好學知顏厄援琴文亦幽鳴心幾篇什公論一

春秋羨爾追今是吾生行亦休相携問農事負郭兩三丘

香山

聞道香爐舊有峰看山應自此山宗主人好靜不閉戶知有蒼烟萬古封

晴湖

鄧尉山前山樹重雲深無處覓人蹤晚晴策杖出林去八萬頃湖七十峰

送楊子任參議山東

已寔堂集卷六

辛未

伯子參新政青徐屬使車搜書窮孔壁宣化瞰免墟雲合三齊迴霜寒萬木疎泰山天下望登覽意何如

挽楊復生

濠梁百尺水漫漫未落孤城樹影寒叢菊花殘秋寂寞少微光冷夜闌珊江山新塚悲雞黍風雨空齋舊鶻冠記得復生君故事令人猶覓反菟丹

近山

蟲蟲峰巒雲氣浮數間茅屋逼林丘出門即是山陰道不必乘舟羨子猷

南泉

結屋村莊門不開小窗無向逐山隈熏風歌枕成高卧一派泉聲入夢來

同張立山先生遊禹文菴次趙松雪韻

山靜萬雲歸林深不掩扉千峰兩山侵四海一禪衣韻壓詩才澀杯長酒力微落花如有意點點逐觥飛

已寔堂集卷六

辛未

表兄浦希雍五十 靜觀

甲表從兄先五十紫荊花下芝蘭濕更喜靈椿雨露滋古云一樂人難及翩翩野服無拘牽靜觀天地常忻然從今歲歲須盡醉莫負鶯花三月天

吳經衛南郭先生七十

宦轍馳驅不數年南冠冠落魄腰拘牽文名江左新詩藁高致山南舊祿田雨露深山三秀發烟霞無意一身便他年洛社知相慶何似先生未

白顛

醉吟窩

小齋高卧酒酣時信口長吟不自知安得常醉
不復醒吟盡人間醉裏詩

送史三尹罷官歸關中

史君關中彥暫屈鳴下邑王事正靡盬知君心
孔急崎嶇歷荆楚年來事俱集賢勞不自明吳
門謝長揖白日如我心雅況雲霄立長江故東
流花氣含愁濕

已集卷二

三

五月歸自華氏乘月過鵝脫蕩

十里一虛舟平湖夜未收漁歌新樣調鴻跡舊
沙洲月白連殘晝風寒倒夢秋泠泠起遐想何
首望湖樓

會心處次韻

避暑覓幽深雙琴竹樹林微音動魚聽長話轉
花陰拂石連君座迎風披我襟年年會心處何
日解忘心

菊

三運年來已就荒不知明日重陽寒花不恨
無知已一陣清風一陣香

石榴花

珠寶新移金谷絳綃紅簇瓊林記得誓盟葵藿
同傾向日丹心

石榴

五月絳綃紅簇錦秋來珠寶重南金當時記得
能傾日直到收成尚赤心

牡丹

已集卷二

三

醉倚碧闌憔悴斜歌寶鈿玲瓏金谷百般春色
玉樓四面東風

題雙鳥戲古木

古木本欲靜高枝鳥共攀不知飛動者樂意自
相關

東溟

晚得烟波趣携居入海村蜃雲時聚散蛟島自
朝昏問道窺玄圃消煩沒禹門望窮千萬里何
處是崑崙

虎丘次蔣苴莊韻

近城山是虎丘山一日無妨兩度攀往事當年
多不記玄談終日半忘還飛虹絕澗洗心處啼
鳥長林樂意關日暮梵鐘聲正遠不知還在此
山間

送袁孔奭省親北上

世業君家舊有傳羨君英發又青年一生壯志
此杯酒萬卷詩書何處船南國鱗鴻天漸遠長
安車馬月方圓而翁最是多情者寄問秋懷得

已竟堂集卷一

中

幾篇

賦尹陽贈張君

澤國東南半水鄉煙波深處尹山陽山人結屋
雲連棟對客開尊月滿牀落木夜供茶竈火野
泉秋灌稻畦香垂虹橋去無多路記得三高在
上方

王雪堂偕劉廉齋過管山見訪

僻壤無相識多君憶舊遊過從山五里長嘯月
三秋飽德酒俱醉談詩語更投何當夜深去匍

蜀又君憂

壽史永濟母八十

昨日仙郎上苑歸北堂護草正含暉行囊膳貯
丹砂藥舞袖重翻五色衣白髮定沾天祿養翠
帟先慶旨茸肥瑤池燕罷香風動一閨雲和白
鶴飛

栢山詩送王君歸浙

地入東南勝山從海上分栢崖千丈石花塢幾
重雲故國歸司馬吳門別右軍曲江來往易何

已竟堂集卷一

早

日再論文

蝴蝶花邊蝴蝶

煒煒春花倚檻斜翩翩粉蝶又交加讀罷南華
真似夢不知蝴蝶不知花

水仙

翠帶翩翩新樣舞玉盤輕捧如欲語香風陣陣
拂面來令人忽憶鄭交甫

獨入山

春日晝氣氤氳來宇宙分海天三丈曙樹杪半

山雲扇動衝花氣，車行亂鳥群。空村無伴侶，
瓜暗論文。

又

此日春方盡，深山日更長。麥秋占歲事，花雨惜
年光。四月單衣薄，重岡兩屐強。長安綺羅者，初
試葛衣裳。

恒齋詩贈碩賢

漫誇藥石是良醫，還仗恒心緊自持。但願恒心
恒不已，中原此日盡瘡痍。

己亥集卷二

望

病卧管山

卧病昏昏入暮春，青山不改舊嶙峋。懸崖雙屐
身踰健，枕石傳杯意獨真。漫插野花追少事，莫
談丘隴憶前人。催歸自是無情鳥，月色今宵倍
有神。

詠秋山贈史君

踈林謝峯鬱萬壑，起橫斜煙樹千村。火霜楓二
月花，流霞映孤鶩。狂燒散群鴉，黃葉迷行徑。何
如處士家。

石湖

湖上青山合，禪林半翠微。浮圖澄倒影，鐘磬落
晴暉。水窟疑龍出，雲帆共鳥飛。冷冷出塵想，入
暮竟忘歸。

桐山

梧桐生高岡，重陰暗成雲。上有鸞鳳鳴，下有撫
琴君。鳳鳴與琴操，聲音兩相聞。高山流水調，鍾
子不復分。

野眺

微吟放蓬戶，極目到天涯。農逕二三里，炊烟幾
十家。倦牛春草穩，歸鳥夕陽斜。何處風帆急，江
湖千里遐。

送張立菴父母赴召二十韻

皇圖聯萬國，財賦仰三吳。歲事蒙殷旱，民心暴
魯巫。三年兩飢饉，十室九窮逋。不有張堪政，寧
輸內史租。一琴卑父縣，三善仰由蒲。盜息關無
柝，民安戶有襦。深仁窮遂谷，忠信達隣區。吏治
追三代，童謡載九衢。陽春先澤浴，獨恨後吾蘇。

政化方踰歲賢聲達上都徵書瞻望重 天語
寵无殊借寇吾無及從王君遠徂攀轅勞父老
停杼泣發孤惜別翻無語情牽恨莫俱曉星聯
羽旆秋月映冰壺

聖主方宵旰多君正碩膚頻年悉民隱此日展
訐謨冀北黃雲合江南赤土壅致君憑諫草却
狄有昆吾好記東南事年來力竭無

送陳克庸掌教華陽

送子錦官城芙蓉花正明才華齊蜀錦道德稱

已寬臺集卷二

四

文衡麗澤當年事離愁此日情明秋有良會莫
負舊時名

紅梨花

淺紅新綠獨交加寂寞夷陵六一家落盡紅梅
桃杏未令人錯認海棠花

送喻無錫北上

年來早魁苦三吳無錫偏聞麥秀歌未必相公
真是兩且看鄰國藉餘波叮嚀天語留無計蕭
瑟秋風意若何

天子思賢方側席好陳民瘼上鑒坡

病中即事

秋風雲路遠紅日曉窗虛無事病還樂達觀貧
有餘課程諸野史議論古方書為報相知者朝
來疾已除

九日登高次石川韻

重陽菊未發過節酒須傾忽憶龍山事還謀虎
阜行文光星夜聚塔影月初生四顧無雲翳明
朝又卜晴

已寬臺集卷二

四

塞上五首

時病瘧熱甚無以自遣偶有談
邊事者漫成五首醒來潤色錄之

一

數世胡塵斷年來亦跳梁我行忘甲冑將業在
文章相國謀猷遠書生議論常皇天雖助宋須
用報

明王

二

長安遊俠子應詔入邊州壯志輕金印雄材薄
紫駟寧為胡地死不遺漢宮羞誰識孤忠者論

功未必族

三

胡馬夜成群，峰高百里聞。
材官霍去病，籌策馬將軍。
白石能稽路，黃塵不亂雲。
何時縛徐兇，馳檄獻明君。

四

胡弓方夜寇，漢甲已霜威。
鼙鼓連天動，干戈指日揮。
萬金憑散盡，一壁會須歸。
兵法難遥度，書生莫是非。

已亥集卷

四

五

包茅新闕貢，問罪出邊城。
鉄馬騰風壯，龍旂逐電行。
懸軍掠巢穴，飛檄奏承明。
已定封侯日，將軍莫解營。

贈治平僧慈雲

爾教本慈悲，無思亦無為。
試觀天上雲，覆被何所私。
空堂禪定後，碧漢雨餘時。
此意無人識，歸山叩而師。

偶會先僉憲年家金君有感金祖仕刑部

侍郎

先世門楣久寂寥，曾聞而祖會同朝。
百年事遠能存記，四世人亡喜續交。
比部功名依日月，內臺風力薄雲霄。
九原可作皆堪法，落日滄江竟未招。

新春八日同王明伯遊管山

陽山蟠西來，一臂向東走。
起伏如卧龍，若共獅山偶。
白石張爪牙，松風聲怒吼。
霍鳴天地長，翠積霜露久。
聞有管仙人，窺玄洞門口。
山名襲人

已亥集卷

四

姓仙踪至今，上有青石床。
下有丹砂臼，新歲第一登。
正值人日後，淑氣橫林梢。
和風入兩肘，平行錦障列。
仰視玉階九，攢擁金芙蓉。
懸崖垂折韭，盤舞戲群兒。
整肅軍細柳，角分豈鴻溝。
糾合拍肩友，絕頂數畝平。
危峰十丈陡，草木縈文章。
經緯列星斗，羽衣乘風來。
酒榼親自負，云是山中釀。
盤堆盡瓊玖，王子求仙來。
相逢共携手，陟嶽忘足疲。
斗筭成大受，刮蘇尋仙錄。
攀林嘆株守，飛鳥入皆來。
松葉落杯酒，興高忘下山。

看日在酉

陟臺為宋刑科賦

陟彼臺千尺冷然俯八溟松楸淹日月雲物弄
陰晴壯志星辰近文章草木縈白雲時入望回
首不勝情

壽徐甌峰

陽山西去山已少甌山突起青未了白雲繚繞
無朝昏蒸出奇花共瑤草南州孺子會逃名夢
寐山中忘世情遇得仙人覓靈藥湯將華髮學

長生

吳

三月二日同立山先生入溪上

三月吳山下肩輿知己同酸風妬春媚時兩報
年豐草長舊時綠花飛十里紅明朝修楔事莫
負此山中

泊舟蠡口

風雨暗林塘波濤一野航水聲連伏枕電影動
危檣燈火情無限琴書意亦荒思家不能寐三
月夜猶長

樂間

林深蔽朝昏夜睡至停午起來無事事呼童款
鶴舞

西嶽

達摩飛錫自西來又向西嶽設講臺要看西方
真世界萬山月落五雲開

虛齋贈僧

朝參彌勒暮文殊誰是菩提誰是吾看透機關
成大笑空齋寂寂一些無

題達摩指掌四頭像

吳

維摩昨日自西來脫却塵鞋磐石上悟得禪機

指掌間回看世人都業障

茉莉

幽花點雪葉青青南越移來擬素馨最愛清香
共新茗月堂水簾酒初醒

西湖洪氏山院飲王譚二舍憲次韻

客子過山院雲旌挂蕙蘿六橋風景好四海故
人多意合棋俱勝情濃酒共酣聞君有佳什珍

重擬隋和

天竺

天竺舊知名年來第一登山高紆鳥道樹密暗
蟬聲小閣依巖聳晴峰出海明山僧方好客歸
去不勝情

看朝

渡江值潮候駐節暫登臺遠望初晴雪驚聞動
地雷奔騰滄海赴恍惚玉山摧頃刻風波靜依
然是本來

中臺集卷

月江僧

茫茫千里江江上千里月月色照千里拈之無
纖髮是謂色即空空處色亦發維摩且少年崢
嶸非凡骨見此有真悟神竟自飛越妙理在其
間用之常不竭堪笑江上人人人自汨沒

越望臺呈沈江村太守

過雨龍山天際開好風吹上最高臺幾重烟樹
畫中起萬疊雲上海上來水部空慚負浪迹休
文端不負奇才醉餘欲問興亡事猶有荒碑仆

草萊

冬夜乘月登上方

風靜湖平月正圓興來扶病強登山煙村遠寄
乾坤外宮殿空懸寶漢間信宿漁舟方得意投
明飛鳥不知還老僧悟得遊人到深夜扣門門
未關

臘月宿張五岡園亭

臘月啟松關冰巖花未殷虛亭如夜靜無事共
雲閒兩露千年樹風光四面山醉醒殘雪後身

中臺集卷

在鳥聲間

除夕宿崑山舟中夢李尉峰索春帖

歲暮貧家獨無事旅舟除夕尚淹留數家烟火
綠溪語一枕寒潮帶雪流白釀沉酣亦椒酒華
堂風味豈滄洲年來事事多新樣夢裏殷勤只
舊遊

僧房

湖上招提倚夕曛竹林曲逕鳥成群老僧何處
參禪去石室無門鎖白雲

湖上次韻

萬山十月一深杯千里平湖四面開
明月曉鐘開樹杪
絳林秋殿嵌山隈
楞伽勝槩今非昔
吳越扁舟往復來
漠漠浮雲迎望眼
數聲樵唱獨登臺

假寓浦靜觀別室養病一首

避俗借幽居
長眠若故廬
有懷心亦靜
無繫體偏舒
舊雨舟車絕
朝陽几案虛
居亭解吾意
禮數莫相拘

已寬堂集卷一

五

看牡丹艾氏園時花已謝

斫竹籬邊整樂闌
鳥聲憔悴玉闌珊
東風解得遊人意
猶剩殘紅待我看

苦雨

一雨春復夏
平田半水中
野麗翻吠日
林鳥不禁風
圖史憂常潤
比隣問不通
江南財賦地
何日報年豐

病中閒述

九月風高秋滿林
小窓修竹尚森森
迂人懶事

逕不掃病目羞明
几就陰看劍
飛霜懷壯志
南冠戴月久
無心倦來未
夜思衾枕最苦
東隣不住砧

送張吳縣立菴應召北上 詞寄滿庭芳

送君北郭正平陵
去寬晉陽失鐸
無繫扁舟秋水一琴一鶴
苦頻年旱魃無情願
留下救荒方畧堪羨
瀛洲去也所惜吳儂命薄
愁君去又為君樂
謂此時臺諫他年麟閣
嘗聞道張安世簪筆投橐當今

已寬堂集卷一

五

天子正思賢
卻真是巨鱗
深壑看阜叢中萬言書多舊時民瘼

沈白浮歸自武夷

年來消瘦沈休文
千里遨遊思不群
禮斗壇前連夜月
升真洞口九溪雲
歸時湯道多新得
老我殷勤質舊聞
記說山中千古事
知君曾謁武夷君

賀玄珠湖高氏子入學

玄珠湖上水漪漪
產得玄珠九曲奇
莫向賓筵

誇掌上風雲深處有龍知

題枯木雙鳥

木落露華清高秋百日晴忽聞雙鳥噪還疑是春聲

梨花

月滿梁園香夢回一枝殘雪度春來羞將縞素爭桃李先逐梅花次第開

橫宮

中原胡馬亂驅馳南渡諸陵未葬時未必全無

已亥集卷一

五

恢復志將軍何事急班師

贈馬神徐君美

徐君有奇術下筆奪天功色笑無言裏妍媸阿

睹中各天能會面隔世見遺客板築千年事令人識相公

贈月周僧

生公

流下有心禪一點靈光照大千看破世間

多缺陷虎丘山上月常圓

僧劍石

干將試罷英雄老斷石沉埋半青草老僧磨鍊磨作針放出毫光成佛道

題意遠樓慰韓生師愈

有尺高樓接太虛遠山相對意何如消煩莫謝三杯酒定性常拈一卷書粉堞通明朝日起絀

林凝望障煙除知君慷慨平生志賈誼青年力有餘

臘月宿慈雲山房

隆冬入長夜和氣擬秋深月色通幽徑鐘聲起

已亥集卷一

五

別林杯中隔年事方外故人心何處吹長笛雲深不可尋

人

一醉連三日聞鐘知夜深長溪通小閣斜月下

西林簪盞具良會磬聲非有心禪宗多隱語閣筆漫追尋

焦山次壁間韻

憶昔中秋上此臺小舟乘月逐江開幾重烟樹

畫中起萬疊雲山海上來沙渚忽添新綠柳斷

碑誰洗舊蒼苔感時還上最高處千里雲帆幾
去回

送蔣紳丈任內黃少府次章茂實韻

六月吳山曾送君松巢十日共論文方追車馬
長安道又聽驪駒博望雲此去潢池多駿骨年
來冀北正空群征西驃騎君須急莫向吳淞惜
袂分

送何龍山年兄任沂州

五馬出都門新涼滌舊煩尼山分聖化沂水浴

已亥集卷一

十六

春溫何遜才元鶴東陽業尚存三年知報政一
變道須尊

吞李山人次韻

俗駕悲南北高棲君獨賢長安遊日月雁蕩別
雲天山屐隨心轉詩筒聞令傳石梁還似舊相
問意忻然

八月十六夜宿省中憶金茂親上舍將歸

吳

退食坐省中杜門且休暇闌柝雜鳴蛩清風入

堂謝良月在中秋中秋只今夜如何撒故人脈
脈公文架故人聞戒行放擢將南下金閨公吳
淞舟行過吾舍田園一頃餘數口寔所藉寄語
問僕人園花幾開謝人生如草木進退無假借
日日是歸期莫待荒吾稼

送鄒主政推稅荊州

八月卅書下玉璫星輶遙望郢江湄通津久已
懸關柝起部年來領度支王粲樓頭明月夜孟
嘉山上御風時荆南豪傑多相識為道陳生興

已亥集卷一

十七

未衰

送沈明府赴青豐沈初任溧陽調在平後

以憂去復補此

聖主憂民辟俊賢使君飛錫廣陽顛懸魚出入
稱三仕貫馬馳驅已十年庾信才華終柄用休
文消瘦尚孤鶩北來畿輔召儀表佇聽農桑勸
課篇

送袁補之告病歸吳兼簡陸子傳昆弟

此來鄉故已離離會見君歸意轉悲馮子辭官

翻得意馬卿多病尚能為輕風潞水舟無繫
月吳山客舊時寄語高情吳二陸共遊從此得
相知

送嚴思可南歸

冀北秋深已見冰送君南去水千層漢朝不是
無光武一縷桐江戀子陵

西山風木 為徐吾溪作

徐君墳上草茸茸佳劍山頭惜未逢我亦年來
虛佩玉至今長恨櫟西風

已亥集卷二

李

送袁探花使南陽次韻

春日春花映玉堂春風吹送探花郎南陽尊貴
漢親近內苑傳宣御墨香金璽東封藩帝室錦
車南下憶吾鄉吳山草木從來早定拂旌旗挹
寵光

送嚴翰林奉使湖藩乃父同行

昨日東風起殿廊詞臣嚙命出明光天滿帶雪
流春澤漢詔緘雲擁御香馳馬戴星勞國事晨
雞隨路問高堂古今忠孝君全得何事當年詠

不遑

冬夜同袁繩之王元美暢飲次韻

厭俗索幽期芳鄰月上時燈花寒不結杯酒夜
偏宜誰謂多狂態天涯總故知長安勤事者未
曉又馳驅

秋夜同李古容宿省中

中天斗柄見西斜杯酒支離說歲華學道未成
慚暗室濟時無策羨浮槎十年壯志憑秋爽四
海悲風起暮茄王粲樓頭應有月芙蓉江上已

已亥集卷二

李

無花

送姚白堤復任沂州兼簡何龍山

夜來新雨濕征途四野無塵出使車千里風煙
雙佩劍一生心事五車書帝城蒙潤名成日沂
水流春聖化餘寄語能詩何水部舞雩風咏意
何如

新春神樂觀演禮別友人次邢翰林韻詞

寄沁園春

策馬沙堤振衣仙館帝里年華見大享禮成咸

和樂奏羽旄干戚文盛生葩瑤草辭霜紅梅逗
煖儼似江南陌上花更喜有杯浮綠蟻劍拂青
蛇 山門外麴生家漫解金龜酒不賒與六七
仙童二三佳友數聲殘局一盞清茶且共玄談
莫論時事回首西山日已斜言歸處故人分袂
只尺天涯

送劉都憲春岡總憲南院代文沃焦翁作

多冠聞詔出咸英彩鷁南飛指石城高漢法星
懸遠照長江春浪送先聲霜凝柝府四時冷月

已寬堂集卷二

李

映蘭臺萬里明祗恐君王思顧問東風還聽上

林鶯

贈葉柳亭中舍詞寄沁園春

翰苑風流玉堂清暇又值良辰有一個草亭數
株楊柳半庭分綠四座無塵不煖不寒可行可
坐長嘯凭闌氣象真生涯是簡編今古筆底丰
神 流鶯聲過東鄰看只尺雲烟近紫宸况色
間小桃真成錦繡風牽弱線總是絲綸顏柳瓌
奇鍾王瀟灑淨几明窓得意新揮毫處便天言

傳播四海皆春

又柳亭代人作

上苑春深柳色肥小亭分得五株歸弱絲繫馬
搖金勒密葉藏鶯濕羽衣鈴閣絲綸頒聖化芸
窗紙筆弄晴暉承恩日日歸來晚十里東風蕩
夕霏

朱門鵲

君不見簷前鵲鵲聲不似鴉聲惡憂喜隨人非
爾知太歲當頭莫相錯興慶宮中燕貴賓朱門

已寬堂集卷二

李

綺席當青春此時聞爾多憐惜喝采高聲手齊
拍酒監傳呼軍令嚴觥籌似飛酒引白明朝主
人春睡濃闔人不許人聲通人聲不聞聞爾聲
主人夢醒守者驚挾彈星流指簷角俊羽修翎
應弦落一身禍福且未知何以報得他人為報
喜由來恩不及達人之怒身先萎青霄有鶴聲
亦雄才向人間管吉凶癯然無欲飲清露弋者
何嫌亦何慕

阻風海上

春水漫長堤官舟酒共携海觀中立小潮望半
天低蓬跡因風止蘆汀偶雁棲歸途何處是日
出辨東西

海上懷王敏學將赴遼陽

官柳菴長堤思君竟欲迷海舟方避蜃路館正
歌驪短櫂分魚沫危檣落燕泥烽烟天盡處應
識是遼西

送李虞部古客出守思南

多君如跼蹐處世謝町畦都水曾分署虞衡舊

中書集卷六

三

有題公移詩共判棋局酒同携意古客俱稱談
玄理亦稽洞庭三月下琴鶴萬山躋雲際孤鴻
羽花邊五馬蹄賢聲先絕徼文教誕窮黎桂嶺
多風月叩川盡鼓鼙夢遊能共賞所惜此相睽
我繁冀之北君行南更西別時言不盡望處意
俱迷日落三江迴烟橫萬樹齊衡陽已無雁此
去信誰齎

閱河紀事

丙午歲不利幽冀遺河決洪水天上來四望人

踪滅江湖平樹杪舟檝橫門楔長隄幾百年一

浪千丈折人食充魚腸粉樹作飯噎野草浮為

萍亂烹作羹啜十室九不存百姓半魚鱉三年

事已定父老尚鳴咽我從河西來植杖扣船說

淒淒步不前頭髮白如雪自言七十餘晚歲遭

禍烈一村十五家二三僅不絕壯子猶負租至

今繫縲絃年來災變多山崩川不竭六月水當

漲築隄時正切頓首欲叮嚀語澀淚流血我聞

極酸心左右亦吐舌詔吏勤進杵赴此閑時節

中書集卷六

三

寸土如積金千夫齊荷鋏十里聞杵聲登登夜
不輟所苦人力疲流沙浮不結種樹樹不生種
草草不茁乾風一颭地朝築幕已裂安得一丸
泥直塞崑崙穴

重遊接待寺聞主僧已圓寂

舊遊三四月回首兩東風春去鳥俱寂雲歸山
更空燕疑前度客花落去年紅不見廬山會令
人憶遠公

送陳萃卿采藥浙江便道歸省

而翁昔日得君日計爾當年就傳年頭角已看
成許大衣冠直欲繼前賢 九重金闕掄材詔
五月西湖採藥船覓得真丹過閭闔北堂萱草
正蕃鮮

送吳子重任浙江都司斷事次袁繩之韻
公子拜官歸人憐世澤微四千遷客路廿載舊
官衣南國征車少軍門束矢稀公餘六橋晚花
鳥尚依依

各張起部舟中見懷

已亥集卷三

空

此行誰作伴心靜水俱澄逸興隨空度吟眸逐
望凝予遠同載約君檀濟川能明日追隨處懷
人獨撫膺

和謝郎中鶴軒賞芍藥

粉署南軒十二闌數叢芍藥殿春殘淺妝和露
胭脂濕不語臨風色相端勝賞已忘人聚散舊
遊空紀歲支干明年花主知誰是一笑掀髯宇
宙寬

送于聚菴督餉三河

憶昔辭都下路河少親識新城敞三署三四僅
相得春半入夏來兩見離別跡一別王仲宣再
送于定國初會茲始生別時僅盈尺豈不厭匍
匐王事相催逼使車指三河雲山幾攀陟此地
無朋交泉漪可遊息清風作故人豈不暗相憶
人生無百年日月去如織雁跡本無常後會知
誰值酌酒酹車塵執綏幾凭軾况值時事艱別
淚更交臆

題陳道復水墨牡丹次文衡山韻

已亥集卷三

空

百寶閣前舊有花不知今日屬誰家輕烟縞素
藏春色笑却濃妝陰麗華

各張起部池亭荷盛開同戶曹諸君共賞盡

日

轆轤聲送水潏潏巧作方池十丈蓮伊洛神人
雲錦濕漢臺仙掌露珠圓司空不飲開尊富金
朝高懷枉駕聯五月晝長還秉燭隔牆誰唱采
蓮船

同吳北都登通州譙樓

巍樓百尺倚長空，畿輔東來氣緊雄。
雲物四時占歲改，國客一體具瞻同。
日邊閭闔舉頭近，天外居庸決臂通。
乘興凭闌正臨眺，萬方含哺午烟中。

題周一之石鼎

大羹久不烹，玄酒味已濃。
如何古石鼎，乃在都市中。
都城尚華麗，汚尊千載空。
不遇彌明老幾共，沙土同願蕪。
無柴火供奉，抱朴公煉彼太素，冊救此澆漓風。

白雲集卷二

奕

送王經閣赴遼陽

八月遼陽路，天風怒海濤。
九邊新國士，千里一弓弮。
上將登壇日，憐君贊畫勞。
及時圖上策，胡馬正秋高。

次韻咏柳亭贈葉中舍

柳亭山名

曲江朝泛暮神京，猶憶江南舊草亭。
一統車書歌奕葉，百年踪跡任浮萍。
上林金馬承恩沃，細柳新鶯到處聽。
隨寓不須論遠近，山川自古待人靈。

已寬堂集目錄

卷之二 嘉靖庚戌至丁巳

題子雲書院

青城口占

施半峰僉憲約登青城，乃與李長史芝山

先登而去

青城山下宿郭內使

房奉贈

送陳肖鶴憲副被論

歸閩

白鶴山次鄭鹿門韻

白鶴山候高玉華憲副不至留別

雅州田都閫園亭 卅稜路聞吳大叅將

白雲集卷二

目錄

到不得一會

夾江司中候王冽山

僉憲不至

峨眉縣候王冽山未

至獨坐對竹

登山喜晴口占

入峨眉

峨眉山途中與王冽

山席地小酌即景

登峨眉絕頂

下峨眉

峨眉紀遊

中巖贈二余

次韻送梅坡教僉憲入賀

晚軒納涼懷半峰僉憲

對月懷吳中親友 王鳳洲詩責無書次

韻答謝 和余方池編脩泰和

山三絕 九月六夜泊瀘州江

上熱甚至不能寢 二首

忠州謁陸宣公墓二首

岑公洞 風雨過梁山道中 二首

喜晴二首 題畫

救軍糧 途中見梅

歸成都途中得鸚鵡二戲詠時銅平作亂

已見集卷二 目錄 二

覺林寺小憩 宿蟠龍寺

次翁夢山尹白厓韻

白水寺次李礪山都憲韻

都江堰二絕 灌口次半峰施食憲

韻二首 題雲溪卷贈戴大叅

灌口回將之簡州過成都宿靜居寺附候

吏謝楊憲長鶴臺

夏夜不寐 夢與陸太守桃谷陸

儀部五湖談詩 青神縣學為方池余

氏昆弟留酌至晚歸船

夏月竹下小坐 送蔣成都虹泉備兵

臨安 李芝山長史送蔣太

守有詩惠教時方考試諸生即公案戲

和五絕 新都道中見梅

牛頭山次吳近川韻

謁張魏公祠次韻 歲暮冒雨歸成都

孟衛泉少叅以守歲思親見寄次韻二絕

同楊霍臺李淮山以鄉人餞別戴雲溪大

已見集卷三 目錄 三

叅 次喻吳臯道長登峨

之作先是嘗登絕頂吳臯及半而止

又代峨眉對 叙州會孟衛泉王滢

南姚鳳岡飲五賢祠

自嘉州趨中岩同余方池兄弟移席痛飲

至玉泉坎已二鼓矣三首

方池道舊與翁大叅夢山遊此得寒字復

成一首 龍女寺見高王峰及

二余和韻詩因次二首寄草池憲副

蜀中聞次山家兄得子

偶成

布政司公燕送田雨

齋都閫入賀

蜀王得請祭掃陪行

晚歸大雨

又次孟少叅小溪韻

一首

送孟小溪少叅致仕

歸

題鹽亭公署樓閣

秋林道中聞小溪致仕

署中早發遂寧楊方洲諸君來送道傍立

談良久次鋪壁韻

已亥集卷二

目錄

四

過廣陵寺不果遊 月下山行入安岳

雨後樂至公館面山獨酌

重慶重刻徐昌穀詩

簡州途中大水橋斷止清涼寺次韻

接待寺次高玉華韻

望成都次韻

九月八日同孟少叅

衛泉赴青羊宮李淮山約暢飲盡醉而

歸

九月十五日西城樓

看發軍吳近川寄城樓詩次韻

越姝篇送林竹溪憲副

同安膠峰僉憲賞雪大慈閣

晚赴膠峰約夜深不醉而歸戲呈

贈西巖上人

癸丑三日賞烟火于

都司黃葵峰大叅云人生一長煙火耳

感而賦此

八日小雨同葵峰諸

君遊靜居寺

元宵後韓憲副有詩

見授次韻

代王皋憲副壽陳中

川都憲

二月出成都寄司中

已亥集卷三

目錄

五

諸君

將出蜀過青神余方

池昆仲各有詩餞行叙別

過村莊見燕

寄京師友人

將出蜀過瀘姚兵憲鳳岡留酌寶山叙別

出峽

侍遼王燕適大雷

雨王有詩賜次韻告別兼謝

李龍洲道長見招詩謝

李濮州園樓甚奇如補綴然以詩題贈

泊荆南值生辰

承鄒一山方伯楊西

渠少叅招飲黃鶴樓

富池江上有其寧廟聞其地有事輒禱禱

輒應

歸自蜀阻水毘陵病

不寐有感

江南春詞

壽施懷誠

題竹梅

贈鶴洲道士

贈治平僧鶴林

贈道士殷澹如

九月十日同衡山內

翰水崖廷評五湖儀部諸君遊楞伽山

衡翁用陶韻惠詩漫次二首

已亥集卷二

六

贈任復菴兵憲

十月二十五六日連

登金焦二山

又焦山登望

將之楚親友送至京口口占叙別

題畫

枯木竹石

古木寒鴉

江竹

長至日狄港驛拜牌

黃州觀東坡墨池大雪謁武岡王少

鵠殿下留宴次韻啟謝

又謝殿下脣韻 灞橋踏雪

汝陰詠雪

雪後出夏口三司諸

公宴別黃鶴樓客有誦晴川歷歷漢陽

樹一聯者戲分韻得十二首

過京山觀音巖因憶辛丑年曾過此甚荒

落今增亭宇點綴便佳

承天謁陵

題醒樂卷

岳陽樓

洞庭野泊

入長沙

鄭少潭年兄方會於

長沙即別赴關中督學

已亥集卷二

七

方至長沙即入衡陽

望梅

弔屈賈

初春同喬東食憲自長沙途中入衡陽奉

贈

人日衡陽道中值雪

衡陽道中雪贈喬東食憲

人日午飯黃茅堡對雪

人日次韻

春日詠雪

新春懷吳中親友雪途懷京師親友

嘉晴次韻

初見杏花

永豐道中懷喬東食憲次韻時聞藍山洞

徑作孽

湘鄉道中次韻

武岡道中執王鳳洲詩扇因憶鳳洲次韻

一首

曉過武岡西巖寺因

憶洽平西巖和尚

武岡深山中遇一鄉老次舖中韻

江行次喬東韻 冒雨入長沙時病後

飲食無味有感而作

喬東食憲春日侍燕少鵠武岡殿下次韻

忠堂集卷二 目錄

八

寄教索和因懷少鵠

竹枝詞風雨寄情 秬秧

春盡入益陽 遇鄉人傳海寇消息

次翁見海武陵韻 次翁夢山韻別梓梧

陳節推

少司馬陳高吾家產

白蓮並蒂司馬公自咏惠教次韻寄賀

送孟鴈山大叅入賀

李蟠峰憲副歸自泰和尋入 賀有詩寄

教次韻送行 同喬東食憲泛舟將

登嶽麓值雨不果戲擊蓮子樂酒

五月同湫南喬東二兄宴雙清亭分韻得

雙字

屈賈祠次喬東韻

二十四日早行巴陵道中追隨定溪兵憲

七月朔雨後出湘鄉將止武障

新秋宿褚塘次壁間韻時見家書有感

八月九日出岳陽次前顧翁二公韻

次周都閩山庄秋興

陳喬東見示武岡王秋夜詩奉次一首

忠堂集卷二 目錄

九

謁岳武穆祠

聞吳中倭夷之變次

韻寄陸儀部元洲

九日三司諸公登洪山有感用陶韻

九月十二日宴孝感觀音閣贈少南食憲

三首

次周都閩太和山二絕

冬至日簾州巡司拜牌

臘月朔過司徒嶺見梅

武岡王少鵠殿下連誕世子賦龍駒奉賀

無詩

雪後止龍溪館

雪後入釋迦寺 除夕偶晤近山羅廉

憲年兄于湘潭小酌叙舊

元日宿醴陵道中民家

人日茶陵道中誦杜詩用韻紀事

大雨自醴陵入湘潭

雨中出茶陵

上元日將歸邵陽喜

晴

二月二十日同郭寅

仲少叅遊桃花洞

懷林憲副 林以剛介不得於何某俱落

已寬集卷二 目錄 十

職時何已復用矣

雙清亭

弔周龍江年兄

上巳日寧鄉道中即事

上巳日懷故鄉

清明日寓益陽公館

同周叅戎松坡桃花洞較奕

題周都閫月川卷二絕

月朔夜行將宿虞塘觀

題竹園圖壽周封君二絕

任戶部謫官善化縣稍移臨別駕惜而

贈之二絕

秋日謁 武岡王少

鵲道人留宴

出關

九日舟中值風雨有懷二絕

自長沙寄郢城送憚光世少叅赴任閩藩

三首

望湖

夜坐思家

同李應乾掌科遊桃

花洞

新正四日阻風長沙

周叔夜僉憲携酒來顧

春日出邵陽偶誦青春作伴好還鄉戲成

已寬集卷二 目錄 十一

四絕

自縣入衡山

衡山贈李叔思儀部兼致別意

長沙別周叔夜

別武岡王

安集一樓將軍所

題西谷圖贈李邦直

憲副

九月七日宴 周府

園亭次西亭宗尉韻

送李少叅之楚時予方自楚至汴

崑崙將軍誕日

送鄭子尚中丞提督

紫荆關兼簡吳中丞

白都閭邀遊蓮花池

途中聞蟬

朱仙鎮弔岳武穆

襄城道中望山

寓郊縣郝氏園邀羅

僉憲陳少叅小坐

少室山邂逅查汝素廷評次壁間韻

少林次壁間韻

少室山次陳子羽韻

二絕

六月北戍別楊子任

憲長

別袁抑之少叅

別李西谷憲副

別胡亢二憲副二公

已亥集卷二 目錄

十一

衛舍相連

別陳子羽僉憲時陳

當入賀

賀楊台峰僉憲再弄

之璋

別林方伯惟介四首

別省中諸君

百泉書院赴陰豫菴

少叅宴

過鄴下訪謝山人不

遇二首

出彰德時平鄉王守

易枉餞因由別門出不果赴詩以謝之

別東洹宗尉

別西谷將軍

別鄭虛舟

定州邂逅熊閣泉憲

副夜飲至醉閤泉昔在楚中相善未幾

憂歸追送不及僅以書弔至是起復至

京

携見兒赴邊有感

立秋日頓京

昌平道中廣寧寺懸

溫太監像昔嘗識其面目作詩弔之

胡叅戎久候榆河東寄約行

早行赴密雲

到白羊

白羊公館中見陳子羽筆

行邊

又用韻贈胡叅戎

已亥集卷三 目錄

十三

出塞

得勝寺和陳子羽壁

間韻

又次韻一首

閤松湖片

閤操

鎮邊城次陳僉憲韻

九月二十日聞遼東寇退偶贈焦提督

白辛紀夢

懷人

白辛回別劉將軍

良鄉道中邂逅汪汝

衡年兄

過真定姜侍御見招

夜飲

過邯鄲邂逅黃警齋

年兄

邛邛遇侯舜舉年兄

二首

過邛邛呂仙廟

彰德別謝山人

病卧治平寺邂逅張

仲舉文學以詩見惠次韻答謝

已寬堂集卷二

目錄

十四

已寬堂集卷二 嘉靖庚戌至丁巳

穎川陳 鑒著

琅玕王世貞選

題子雲書院

嗟哉煨燼後天將喪斯文誰生董仲舒又見楊
子雲天人本一貫太玄思不群二子不同道性
命終能聞自從美新後醇疵變然分緬茲當漢
弱知有大將軍將軍偽受禪賢愚遂共君誰知
一筆差千載議紛紛所以聞道者至今有餘芬

青城口占

匹馬西來何處人○慢將塵况叩玄真○數聲啼鳥
山○中○路○幾○樹○桃○花○洞○口○春○定有冊書尋不見○諦
看瑤草為誰新○何當落日催歸急○猶向泉原一
問津○

施半峰約登青城乃與李芝山先登而去

青城古名勝無伴獨搜奇○磻草棲玄墨巖楠老
漢校水曹曾有約太傅總能詩何事多相失臨
風惜會期

青城山下宿郭內使房奉贈

先生本是神仙客。又向神仙洞口居。玄鶴唳空塵世遠。黃庭讀罷碧天虛。朝參玉闕三朝禮。暮謁王門一曳裾。料得深山賓客少。與君沉醉意何如。

送陳肖鶴憲副被論歸闕

義同兄弟姓同陳。到處相逢情更親。荆楚沒濤千里共。錦官衣服一時新。不妨宦轍從來險。歸去三山自有春。此後音書何處問。閩中常有入

已寬堂集卷二

二

吳人

白鶴山次鄭鹿門韻

春風作伴出城西。景物撩人路欲迷。鐘磬遠來三竺近。猿聲高喚萬山低。閒將日月空幽討。道在丘陵愧未齊。仰止無由滂歸去。小舟斜日石頭溪。

白雀山候高王華憲副不至留別

喜承宿約共登山。數日遲遲君未還。雙屐有痕留洞口。一杯無語對山顏。花窺石竇如含笑。筵

入春盤已作班。寄報後來高太史。遊人從此出山閒。

雅州田都閫園亭

曲逕留春國門南。處幽亭亂鳥間。燕然須茂勒金谷。暫偷閒花落堦頻掃。林深門不闕。尋常無客到。應對翠屏山。

舟稜路聞吳大參將到不得已會

君從臨邛來。我出舟稜路。南北只一時。相違不相遇。別來多變遷。人事亦時序。新鶯老出谷。春

已寬堂集卷二

三

花盡辭樹驅車向南行。山川更殊趣。垂崖逼耳來。高泉帶雲注。迴溪千里長。湧入桃源渡。鳥道橫樹顛。水聲出烟霧。俯瞰菱麥原。青黃錦雲布。鳥語若相留。行行屢凝佇。對吏問山名。惜然不能論。安得同遊人。相知隔山住。回瞻路不多。峰巒已無數。玄雀自南來。掠我山北度。寄語延陵君。何日擬相晤。山中遇仙人。為我一傳訴。本欲不出山。我亦有真悟。

夾江司中候王列山魚憲不至

為夢峨眉勝束裝遲同遊案牘了淨盡書籍亦已閒亭無事事巡簷三四週問花花無名鳥鳴語亦幽四月日更長半日已三秋同遊者為誰山陰王子猷

峨眉縣候王列山未至獨坐對竹

明朝有山行暫息無事齋齋前數竿竹蕭蕭亦可佳懷人不見到獨坐與爾偕長嘯棲鳥動新釋投空堦

登山喜晴口占

已亥集卷二

四

日出萬山開殘雲小徑迴角巾輕氣緊謝屐薄崔嵬野嘯能傳谷清歌不染埃那知長夜雨應為洗山來

入峨眉

逕曲入山深無人多樹林鳥聲如梵語遊客亦禪心白日無情雨流泉自古今斷碑隨處有駐馬費追尋

峨眉山途中與王列山席地小酌即景

良友隔年期登臨四月時窮搜忘路險深入見

山奇灌木株株怪山花處處隨長言知不足况復未能詩

登峨眉絕頂

烟霞深處奏雲和引得遊人上大我五色美光鳴佛現萬松呈翠艷娑羅已知此屐超凡界猶逞晴眸瞰世魔記得山經多溢美此山應較所聞多

下峨眉

無限登臨興言歸思惘然山從過處盡花比到

已亥集卷二

五

時妍心訝回春夢身疑下九天徘徊不能去未卜再來年

峨眉紀遊

三峨擅名勝二美興俱熱宿約慨愆期雅意略踈褻日長人事寬過兩山容潔信宿陟七峰巉巖歷千折人隨日驅馳神共鳥飛越履靜塵慮清入深風景別萬年雪未消四月桃始茁瑤草不可名亂松杪多折苔深樹俱髯崖突山吐舌萬壑吼風濤雙龍噴晴雪窄磴止客鳥漏石豈

蛇齧虎踞叩真人鳳歌仰先哲藥白鍊六稜操
杖錫九節佛日普照臨祥光倏明滅逍遙日月
邊嘯傲天地微小憇山人俱御風都從徹奇觀
感幸逢野酌薄佳設及暮乘餘光披雲縱奇閱
乾坤一色蒼神火萬螢撒初日懸金輪平田布
玉璫明虹繞足生狎鳥掠杯掣雪山西域來銀
屏挿天列五嶽低蟻封四海小滕薛婆羅五色
開石筍青如涅鵬心欲凌霄馬足苦羈紲叱馭
且下山迴車猶倒轍後來不可期每事重加刷

已寬筆集卷二

六

携酒席地斟山花連茹擷振衣雲可牽回首心
如結老衲隨路迎烹茶共壺挈慢將不盡情再
叩蒼龍穴敲洞棲半巘對面雙泉泄石牀如有
人丹竈灰堪藝曲水路不通乖厓盡如裂草際
存刻文隱隱是丹訣悟道思呂梁王明觀井渫
黃門占龍淵王子詩山列長嘒溪欲乾狂歌水
聲咽茲遊本非常到此更殊絕回首望諸峰重
雲護峨嶂

中巖贈二余

山人昨日下午峨眉又向中崑赴走期問字烏尤
山名郭璞著書處逢郭璞喚魚濠上憶莊癡文名久擅
三川勝良晤初酬廿載思莫恨三蘇虛雁蹟子
贈過崑山下寺僧以無路阻之遂不及登後以為恨山中今有二余詩

次韻送梅坡教魚憲入賀

蜀道連天萬里開使君飛鳥五雲臺轡軒一霍
迎廉訪野渡孤舟憶寇萊

聖主急頒金鑑錄近臣先進紫霞杯承平正是
求賢日愛爾西川既濟才

已寬筆集卷二

七

晚軒納涼懷半峰魚憲

溽暑滿郊原尋涼晚依舍微月明我生初昏星
亦寡仰見北斗橫所知在其下忽憶聚首時芳
春事郭野對酒嘲子雲登高歌大雅斗柄越未
來新竹亦成把故人不見歸懷深不能寫靜數
鼓幾敲庭烏何啞啞

對月懷吳中親友

結友吳門下嘯傲情俱真相違無二日相過總
無因對酒發吳歎良宵與佳辰自從入蜀來地

遠交自新傾蓋亦如故其舊如何親獨坐明月
上一見如故人月從東海來吾家海之濱

王鳳洲詩責無書次韻荅

濯錦江頭落日斜定軍山外送邊笳忘機白鳥
閒沙蹟無繫青萍逐浪槎冀北忽傳新驛馬長
安猶是舊時花故人莫恨音書少夢裏逢君路
未賒

和余方池編脩泰和山三絕

簪筆搜奇萬里回年來花鳥莫相猜詩篇淨樂

已亥集卷二

八

宮前月足跡過真橋上苔

三上天門生遠心高人從此薄纓簪囊中收拾

佳山水盡入歸來一曲琴

帶月鋤松採茯苓松巢玄雀瘦憐形一卷黃庭
過夜半夢魂還在草玄亭

九月六夜泊瀘州江上熱甚至不能寢言

風景川中別年來事更奇葛衣霜降後羽扇夜
分時天地本無意炎涼不可悲推蓬江上望新

月一鈞壘

古驛半巖棲官舟江水滑秋風老鱸膾夜雨泣
蛟螭戍鼓離家夢篝燈遠寄詩萬山看不見漁
火隔林炊

忠州謁陸宣公墓二首

漢唐陵墓草芊芊為拜先生意獨闕精白空隨
經濟老文章不在繫鉛問百篇諫草風千載一
點忠魂月滿山讀罷殘碑動鄉憶宣公吳人夜
深江上雀飛還

先生出處係安危別駕南來事可知直節至今

已亥集卷二

九

松百尺鄉心應共水東馳獨憐玉碗歸藏日正
是金滕未啟時千載不磨忠義傳又教蒼蘚瘞
殘碑

岑公洞

忠州崔進士同遊洞中有石芝島
文許奇甚

老去岑公事亦奇半巖石屋至今遺誰將絕頂
無根水倒注當年不死芝塵足湯勞高士共玄
談曾許老僧知寒雲落日催歸去猶拂蒼苔讀
舊碑

風雨過梁山道中二首

風雨客途長山楓百里黃烟林村遠近石磴馬
低昂穉子驚人出農夫治屋忙溝渠連宿雨到
處水浪浪

烟色迷行望登山始見山可憐長客者又入畏
途間輪輟因泥飾衣裳積雨斑并州有庭樹歸
去且怡顏

喜晴二首

雙旌早晴出萬壑寒雲收谷神酬戊鼓山色明
吳鉤路夷不知遠意牽行欲留惟有多情水還

已實集卷二十六

十

携舊雨流

朝來雨初霽山角日熹微鬱意隨雲豁行心共
鳥飛溪流亂縈郭鄰大吹笛扉場圃憐新築家
家出振衣

題畫

吟得連宵苦雨詩早來尋友過溪西石橋三尺
蒼苔滑咲倩傍人引杖藜

牧軍糧

紅子如虎刺

鐵山有叢棘結實珠瓏火柿一粒小朱櫻十

倍紅自憐瑤草種曾植蓋珠宮未必能充餉
累自不同

途中見梅

寒梅幾樹隔山村為報江南已及春未必花神
能有意香風偏襲遠遊人

歸成都途中得鸚鵡二戲詠時銅平作亂

路逢綠衣使兩兩南中聲欲聞南中信遂拉同
車行問渠何為來銅平多血腥竹箒盡燒城烟
焰不可勝自憐翡翠姿不忍拋此生頭從陳良

已實集卷二十六

十

遊馭舌那足聽

覺林寺小憩

野寺坐松陰香焚鐘磬音不因皈命至便覺入
禪深對酒思玄語披雲生遠心翛然欲解脫車
馬又相尋

宿蟠龍寺

言過蟠龍寺又入遠公房夜靜風千樹山空月
一方老僧深擁衲客手散征裳趨向非同道連
觀總亡羊

次翁夢山尹白厓韻

無事山門晝不開那知車馬夜深來天花散盡
雲方丈鐘磬聲殘月滿臺江潮故人何處憶杜
陵愁客幾時回漁陽三月無消息短句篝燈聊
自裁

白水寺次李礪山都憲韻

古寺千山裏遊從半是仙入門豈凡界翻手接
諸天竹徑無人草茶爐為我烟鐘聲出林末花
鳥亦忻然

已寬堂集卷二

上

都江堰二絕

西下長江勢若雷中流激浪雪成堆他年沃野
成雲日記得都從砥柱來

何事晴江不斷雷水龍乘怒駕離堆山名聞道
雪山消不盡水花猶逐浪頭來

灌口次半峰施念憲韻二首

沃野西來盡岷江灌口收野雲迷近渡高浪接
重樓蒲海時疑鴻離堆勢欲流漫云魚極樂千
里慰農憂

去年此濠上今日又山行野樹新成郭雲岡半
入城臨流自賓主醺酒問虛盈先過此水甚濶日
至此浩渺無涯
暮烟波合蒼蒼萬里平

題雲溪卷贈戴大參雲間人

滄海之上烟水多吳會到處分江沱千溪萬溪
入城市家家門前聞棹歌有時蒸出溪上雲有
時漂渺通天門雲水本一氣千載成氤氲驚飛
豈率性魚躍亦有群傍溪結屋樹千尺日日雲
封人不識我來扣門門不開主人元是青霄客

已寬堂集卷二

十三

青霄直上九萬里下視行雲與流水雲閒自無
心流水流不止動靜各有時吾道類如此昔君
罷釣楊柳風看破浮雲幾萬重邇來從龍作霖
雨雷動萬里驅豐隆尚留舟楫若有神源流擬
上銀河津旂常有新勒溪頭多故人安得千金
買此溪上半畝地與君結為林下白髮隣對酒
高歌秋水篇斜陽共目雲溪濱

灌口回將之簡州過成都宿靜居寺附候
吏謝揚憲長鶴臺

追隨氣方合離別日如年羸馬長堤暮勞人五
月天浮萍身共轉弱抑意俱牽解脫知何日無
端一問禪

夏夜不寐

勞人睡如渴何事暑相尋况復充蚊食難為多
病心故園曾種竹此日已成林安得微醺後道
遙月下吟

夢與陸太守桃谷陸儀部五湖談詩

五湖高絮士萬里漫遊人杯酒經年閑推敲入

已亥集卷二

古

夢頻錦江今夜月挑鵲幾回春未訂東歸日年
來白髮新

青神縣學為方池余氏昆弟留酌至晚歸

船

為愛難兄弟行橈盡日淹文風騰泮水攜雨憶
中崑長坐頻嘶馬高歌直起潛歸來面新月江
上正風恬

夏月竹下小坐

亭遠清溪竹萬竿岸中疎葛碧闌干杯浮琥珀

荷香滿簾展琅玕月色寒

送蔣成都虹泉備兵臨安

十載交遊早識君美君年少獨多聞分符南嶺
一杯水濯錦西川五色文素有訐謔評國是肯
教清世暗蠻氛緘書此後憑誰寄萬里滇池少
雁群

李芝山長史送蔣太守有詩惠教時方考

試諸生即公案戲和五絕

虛堂兀兀已經年忽報江頭書滿船經義及時

色宜堂集卷二

十五

詞賦少喜看燁燁紫芝篇

天風吹下玉機聲雲錦年來織未成何處詩筒
人似玉小春晴日草還生

昨夜空齋一夢君與君携手錦江雲陽春何事
投空谷長吉從來思不群

開封堂上滿風烟高韻年來日月懸愧我漫隨
三尺老感時重憶五湖邊

濯錦江頭花錦紅烟塵迷目亂西東箇中清景
皆詩料吟就誰知造化功

新都道中見梅

成都久至後曾折草堂春何事多情者還隨行
路人羅浮千載憶馬首一枝新豈為江南客幽
姿倍出塵

牛頭山次吳近川韻

山寺倚城頭鐘鳴覺更幽間看遺墨在應識古
人遊雲物天邊意清風江上秋獨行誰作伴綠
竹萬竿脩

謁張魏公祠次韻

壯志悲南渡綱常百戰中至今清廟草猶偃義
旗風諸葛終年恨燕然未勒功皇天如祚宋誰
復慨英雄

歲暮冒雨歸成都

知得并州非故廬漫圖歸去且安居時當歲暮
行人少路去山頭望眼舒地僻久無鄉國夢心
粗忘卻少年書有懷欲賦不成句凍雨翻泥已
半裾

孟衛泉少參以守歲思親見寄次韻二絕

不羨高門白玉盤嬌兒白酒亦成歡莫將容易
消殘夜世事年年轉益難
寒爐灰盡水成冰別館笙歌自沸騰新歲喜逢
還戀舊天明猶別夜來燈

參

同楊崔臺李淮山以鄉人餞別戴雲溪大

亭池天際燕桃李故園心過眼青春半頻年白
髮侵送君添遠思此地少吳音對酒不能別溪
雲生遠林

吳寶堂集卷三

次喻吳畢道長登峨之作先是嘗登絕頂

吳畢及半而止

山深瑤草春未芽洞門漠漠空烟霞憶昔四月
梅子坪曾見千樹萬樹沙羅花耳目親記豈人
世應是天地未洩真精華令人直慕羲皇上法
先变幻何足諱此時雪深絕人跡問俗乍見寒
帷車天生橋下雙龍闢三峨大名茲亦佳崔嵬
老巔不必問知君元不為用砂

又代峨眉對吳畢有問峨眉多疾惡語

自從斷鰲山勢危鰲足未腐空人思永輪常圓
四時冷日九下轉萬象畢轟雷動地地維絕雪
煩挿天下奇瓦屋一方時後印華峰百丈軍
前麾鬱洞莫測人禁語乖厓欲墜蘿薜維崖根
燦燦白石英紫芝尋常金九莖狎鳥翩翩入人
手山人白髮元無名循嶽踞壑半魑魅百年幾
度聞人行但見山花近開謝不知人世濁與清
三苗腥風不可近七頻疊作天南屏女媧曾此
上天捫煉石補闕闕尚存至今天涌雨不絕陟
高臨深人斷魂太陽朝朝苦炎海水柱不斷愁
崑崙安得常春遍天下安得常明無旦昏安得
承露白玉盤飲之長生老復還安得四海盡康
莊一日千里無間闕造化盈虛每如此安得如
意如轉環財成左右勞經濟關邪放淫吾道閑
高誼正氣薄雲漢金精玉液流人間豺狼遠道
不敢嗔車聲入山山鬼輦松陵江上棠千尺萬
里又蔭西羌人山中莫謂無人蹤野翁高卧亦
從容知君自隨尺一崔特遣候駕雙飛龍雙龍

怒戰山谷離血腥熏蒸通上池跡來不識屠龍
手玄黃千載誠何裨妖氛盤氣自古有宣風協
和咨一變幹旋造化應有日羲皇氣象山能知
叙州會孟衛泉王淦南姚鳳岡飲五賢祠
二月歲猶新海宇春容蕩良朋宣易集江山亦
無恙乘興相主賓選勝作郊望晴日眼倍明惠
風意俱暢意氣凌孤松飛談亦高亮問道叅五
賢禮殺憶林放天地開胸襟青山倚屏障飛鳥
辭疎林農婦越溪餉荒冢何累累倦牛卧其上
長江不斷流晴波隔林漾
自嘉州趨中岩同余方池兄弟移席痛飲
至玉泉坎已二鼓矣三首
百里約登山山晴春正殷鳥黃留俗駕泉玉應
仙環去住衣冠外陰晴杯酒間晚來凌閣望江
上白雲閒
晴日四時春登山不厭頻厓根通海脉樹杪出
大鈞金馬花間鐙輶車物外輪文章曾卜夜光
動斗牛辰

為愛中岩好勞君遠出城未須論二美聊說爾
三生酒意豈緣客棋心不為枰東風過二月况
復此晴明

方池道舊與翁大叅夢山遊此得寒字復

成一首

憶昔逐公事馳驅過江干勞勞數日來山僧送
回鑾攝衣上絕磴飛鳥輕羽翰山人本高興况
復遭二難携酒縱所之瀟洒薄衣冠高歌鳥聲
咽拍手遊魚攢嵌岩杳若屋仙墨如未乾疊翠

已寬堂集卷二

廿

林霧濃漱玉泉響寒狂歌酒無美玄論百尺竿
薄暮送君去禮數山中寬岩霏異早暮長嘯舒
遐觀徙者亦已倦歸雲動林端真樂儘所遇明
日隨征鞍

龍女寺見高玉峰及二余和韻詩因次二

首寄草池憲副

竹裏度雲輶珠宮帶小橋詩傳珎手墨禪定憶
心苗溪水空無色山風寒作嬌何如玉泉坎飽
德共春饒

幾度使君輶荒村舊石橋烹梨憐白屋乞種說
青苗時正機犬吞聲吠流鶯何處嬌殷勤問田
畯春雨八家饒

蜀中聞次山家兄得子

老弟始生兒家兄怪更遲東風報棠棣近日長
瓊枝得信踰三月陳詩正晬期獨憐湯餅宴汝
叔未歸時

偶成

蕭蕭菜竹春雲淨怪殺鳥聲喧不定明窗檢得

已寬堂集卷二

廿

養生方採藥堦頭調宦病

布政司公燕送田雨齋都閫入賀

康侯晝日燕嘉賓體國堂開氣象新話別自宜
寬禮數承恩實擬奉絲綸錦城歌舞三川金
谷鶯花四海春莫向離筵傷去住眼前都是遠
遊人

蜀王得請祭掃陪行晚歸大雨

河間禮樂從來盛又見親親展
聖明裡祀萬年深雨露宗文百世喜雲仍士林

擊節稱希闊父老扶藜頌太平拜罷承禧贈王
氣五雲直北亘長陵

又次孟少叅小溪韻一首

帝子承恩寵命新班聯六郡共明禋香通玉陛
瞻依近樂奏金扉拜舞頻山伯效靈開王氣雨
師先道挹清塵婆娑野老歌全盛記說當年啟
後人

送孟小溪少叅致仕歸

太行山外弋冥鴻見一堂開綠野中溪水有原
已寬堂集卷二
廿一
流世澤庭花無恙揖春風辭官李泌年方壯病
渴相如賦轉王莫向門牆過栽菊他年車馬正
如藪

題塩亭公署樓欄

停驂樓欄下慰問不勝勞掌握知誰事經綸不
自韶歲寒松共翠直節竹同高慎德尤堪藉無
須用白茅

秋林道中聞小溪致仕

歷歷秋林路三年又此過亂山還似舊遊客欲

如何望眼青無用吟髯白漸多冥冥天外鳥那
後避繒羅

暑中早發遂寧楊方洲諸君來送道傍立

談良久次舖壁韻

畏暑朝來促出城煩心聊借一時清驅車莫厭人
傾蓋荷簣猶聞磬有聲宦久不知增世態才疎曾
未答時明行邊日出炎如火欲問滄浪且濯纓

過廣德寺不果遊

生非松竹姿雅好在泉石不讀金丹書亦喜方
已寬堂集卷二
廿二
外客今生業障知未完學從人世簪朝冠雪深
十載燕地冷峽轉黃牛巴水寒中川道傍山寺
深樹頭冷鐘磬音老僧告予可避暑官冷六
月無煩心促車西去不能顧生公笑入山門去
大道從來非一宗吾儒自有參禪處

月下山行入安岳

明月本可愛深山光益疑澄淵星點點疊嶂浪
層層好飲酒偏惡耽遊詩未能溪橋連影渡野
寺有歸僧

雨後樂至公館面山獨酌

草草停驂天未昏
烟林明淨雨餘村
湯將濁酒消殘日
坐對青山山不言

重慶重刻徐昌穀詩

自昔王風降詩道
漸已窮迄茲數百變
那復問精工當世
右何李鄉人私迪功
巴渝有新論千載
俟應同

簡州途中大水橋斷止清涼寺次韻

法雨下西岑
輶車駐寶林
天花何處散
庭草坐

巴寬堂集卷二

廿

東深雲護諸天近
雷聲萬壑陰清涼
消導暑從此識
禪心

接待寺次高王華韻

蟠龍踞節地幾度
伴龍眠本是人中
劫翻成物外緣
江湖空遠夢日月
總西懸無益蒼生
事何當白髮年

望成都次韻

老馬怯鳴鞭
東來幾郡州地
平田井井山盡
水悠悠昨日一番
雨成都三伏秋未
須論冷煖吾

道有常休

九月八日同孟少叅衛泉赴青羊宮李淮

山約暢飲盡醉而歸

策馬出江濱
琳宮倚夕曛
能詩孟東野
好客李將軍
劇飲菊花苦
高談飛鳥聞
陰晴明日事
臺上一披雲

九月十五日西城樓看發軍吳近川寄城

樓詩次韻

重陽欲盡登高興
直上江城城上樓
玄論薄雲

巴寬堂集卷二

廿五

忘入暮交情飛煖
不知秋炊烟樹杪
千村合漁火洲前
一點幽莫怪龍山
張件事與君曾得
幾番遊

越姝蒨送林竹溪憲副

越姝產深閨
皎皎冰玉姿
自小弄機杼
稍長學製衣
二九髮髮長
出閨事姑嫜
結束操井臼
雞鳴問高堂
淑性好雅素
不諳嬌艷救
良人貴色不
貴德醉酒發
狂雙眼白吞
聲為君整衣
裳捫溪穿針
穿不得自憐
年少失所權
對鏡懶粧金

鳳卑歸寧暗訴母阿兄身尚完使人聽之空心
酸君不見蜀道難世路視此尤間闕惟有鉄石
心可以凌歲寒得失利鈍那足難雖然語有之
藕斷絲尚連月缺知有圓越姝非棄婦何時還

同安膠峰僉憲賞雪大憇閣

為愛景稀開琪園會亦嘉無緣論佛法何事下
天花秦嶺八千里山陰十萬家莫懷桑梓恨門
外酒盈車時有都閭送酒

晚赴膠峰約夜深不醉而歸戲呈

已寬集卷二十六

廿六

竹裏駐雲軒天邊朗聚星玄談閒月榭酒力壯
風櫺湧奕非求勝舖醕豈獨醒微吟歸去晚松
影下空庭

贈西巘上人

萬里西來日知君不住心不堪飛錫遠暫息石
巘深雲影空人世風聲落梵音雨餘天地闕明
月下長林

癸丑三日賞烟火于都司黃葵峰大叅云
人生一長煙火耳感而賦此

帥府重門鎖霧深煌煌燈火漏沉沉當暮星月
收寰宇滿地梨花意上林過眼繁華身世感幾
番歌舞歲時心弟兄四海天涯會莫厭傷多酒
不禁

八日小雨同葵峰諸君遊靜居寺

支離添歲人風雨渡官津水郭江南憶禪房物
外因塵心詩思澀寒意酒杯親數日淹城市今
逢郊外春

元宵後韓憲副有詩見投次韻

已寬集卷二十六

廿七

萬里萍踪信使稀一聲寒漏篆烟微不堪老態
年來見懶作虛文與世違祇為平生多酒債漫
隨佳節弄燈輝吳門昨夜喧歌舞曾共知音夢
裏歸

代王憲副壽陳中川都憲

廿年柏府紫金章此日冠裳綠野堂瑞靄赤溪
通鳳沼東風清燕醉雞香心懸四海歸猶壯文
擅三巴老更昌萬里故知瞻侍近敢隨桃李拜
春陽

二月出成都寄司中諸君

春雪未消全春水尚涓涓放舟向東下涇涇不能前十年桑梓心豈不欲鵬騫回首近故人亦不厭遲延

叙別

將出蜀過青神余方池昆仲各有詩餞行客子忽言別艤舟山之阿倦鳥入林去鴻鵠聊霄摩春言懷二難金馬回盛坡瑤章蔚雲漢錦字聯新羅韻格擬建安文源發岷嶓意氣同斷已寬堂集卷二

廿

金拱手盟三峨孤踪悼遠涉涸鱗借餘波桃李滿眼明撫膺愧善我懸鑑五色迷誰識賢良科壯志漸已衰隨波送義和感愧涕淚并何當聽驪歌從此童僕親萬里皆江河春光付江水青山隨岸過風雲畏路薄孤蓬日月多對酒思王泉因風懷玉珂巫山謁神女楚水祀湘娥吳山他日夢衣拂三岩蘿右方池內翰韻桃李春風江上晴青陽門外別君行順流直下八千里夢裏時聞三峽聲右草池憲副韻

過村庄見燕

東家乳燕亂西飛未必山莊春事稀昨日鄉人醉新社滿頭簪却野花歸

寄京師友人

二月東風弄日暉長安少年羅作衣鞍馬任從歌舞地夕陽乘醉踏花歸

將出蜀過瀘姚兵憲鳳岡留酌寶山叙別

江上艤歸船山頭敞別筵心先鄉國逝情又故人牽盡爾杯終日憐予袂各天難為今日淚悔已寬堂集卷二

廿九

結舊時緣

出峽

人苦峽中險誰謂峽中奇千峰森森密如蝟一水百折從中馳水欲去而不得山欲墮而不支百戰不下常相持賈客揚帆鼓棹急鮫人結屋樹頭立我亦從之逐下流亂風洪濤追不及行遲落得遊目寬下窺水底上矚雲端非足跡之可到實天下之奇觀應酬左右且不暇又孰知蜀道之艱難石壁水上浮山腰樹千古橫斜曲

直總是峰十二巫山不能數君不見名利之途
險於此何為馳驅老不止豈是風雲險處佳世
人冒死爭榮華噫吁嘻山川奇秀可悅目榮華
與我誠何加使人視此空咨嗟

侍 遼王燕適大雷雨 王有詩賜次韻

告別兼謝

寶劍光寒萬丈餘太雲千里動雷車

王好道服道士服

客星遙望紫微極法雨高飛白玉居百斗酒叨
恩寵渥十年人愧鬢蕭疎長途春去渾無事喜

已覽堂集卷二

卅

有瑤章任卷舒

李龍洲道長見招詩謝

三峽楚江通龍洲春正融聽歌人尚舊相問語

由衷草長不改綠江流還自東十年離別嘆寒

燠酒杯中

李濮州園樓甚奇如補綴然以詩題贈

此地十年別名園幾度修樓穿同衲補

濮州好禪

山甃可雲留論道身俱幻凌虛世若浮主人禪

定後倚檻瞰江流

泊荆南值生辰

客裏值生辰江頭三月春自憐漂梗跡聊落
花津南國有佳酒并州多故人臨流無索照白
髮又添新

承鄒一山方伯楊西渠少叅招飲黃鶴樓

百尺危樓半入雲塵踪重謁呂嵒君漢陽城外
新春水石鏡亭前舊夕曛襟帶湖山雙眼望弟
兄寰海一論文十年江上無消息鐵笛於今幾
度聞

已覽堂集卷二

卅

富池江上有耳亭廟聞其地有事輒禱禱

輒應

荒村斜日對孤岑瞻企令人慨古今凜凜英風
橫劍氣巍巍勲業耀碑陰江流不盡將軍恨沙
草猶縈故國心豪傑數奇追莫及尚留遺澤入
人深

歸自蜀阻水毘陵病不寐有感

行盡江萬里計日過八十鄉思老更多病懷赴
家急涸舟對孤燈圖書亂不葺夜深不能寐候

脉自呼吸

江南春詞 舊韻

江南春宴詩櫻筍牙琴匏尊簾戶靜東風昨日
在鄰家隔牆送過茶蘼影朱門雕梁燕泥冷銀
瓶自汲澆花井滄浪清多濯我巾不堪門外多
紅塵 絃聲繁管聲急江城花氣衝雲濕遊蜂
踰牆追莫及帶酒長哦雙眼碧鶯聲郊外連城
邑漁翁賣魚渡頭立杖頭有錢如錦萍年來酒
具無須營

又

春雷昨夜驚新筍閒庭日照蒼苔靜去年白燕
又歸來雙雙翦斷珠簾影海棠初開露華冷轆
轤聲咽鰓脂井停午風和車可巾紅芳碾破飛
香塵 春事遲春風急飛花帶雨沾衣濕車輪
馬蹄如不及百壺那盡千山碧林譚野叫成市
邑桃花洞口舟人立笑看鯨魚牽綠萍亦與遊
客同營營

壽施懷誠

施君古君子母欺意不急豈獨純孝思十年道
不改所以啟後人翩翩戲雙綵樂意壽無疆金
尊傾北海

題竹梅

映月半牆白玉迎風數尺琅玕有美故人何處
遙知一樣清寒

贈鶴洲道士

大道不在遠玄都城市頭烟霞迷甲子花鳥自
春秋授受赤松子風流黃鶴樓時聞吹鈇笛明

月下滄洲

贈治平僧鶴林

草閣靜通明惟聞鐘磬聲空林鳥投性明月鶴
嶙形有客排雲閣瞿曇出化城神遊遇支遁相
問救衆生

贈道士殷澹如

神仙心事淨如淵千里汪汪湛碧天問道有年
龍共伏朝元午夜鶴同鶩杯浮沆瀣風常爽經
展黃庭月正圓羨爾澹然能不厭野人知味亦

流涎

九月十日同衡山內翰水崖廷評五湖儀

部諸君遊楞伽山衡翁用陶韻惠詩湯

次二首

十年萬里役落落悲新交山中逢故人九月木
未凋楞伽有名跡不羨廬山高晴眸瞰平湖白
鶴橫青霄翛然適所性七者空為勞豈若名利
徒中熟毛髮焦得此山林遊有酒且自陶達觀
造化機千載同昏朝

已寬堂集卷二

卅四

又

山中氣正暖胡乃秋冬交木落未全脫人事漸
已凋足力尚可登不必問山高所恨無羽翼不
得上聊霄俯首瞰世麼營營何自勞祁寒海濤
結烈日山谷焦所遇各有時天地同鑄陶達人
總隨化夜去還復朝

贈任復菴兵憲

書生議論多此日見廉頗狂鳥落彫羽驚鯨死
盡罷三江開保障千里震鐃歌何以報

天子年來海不波

十月二十五六日連登金焦二山

為愛金焦好朝來次第登白雲雙木屐滄海一
禪僧紀勝詩才澀衝寒酒力勝吸江亭上望闕
盡浪千層

又焦山登望

十年三度此山遊今日重來輿轉幽浮玉峰頭
雲漠漠吸江亭外水悠悠大千沙界意中了不
盡滄溟浪裏收聞道海南風浪靜野航應得下
已寬堂集卷二

卅五

安流 時間倭寇就平

將之楚親友送至京口口占叙別

余為利名驅憐君又為余江濤前岸斷烟柳繫
舟虛君去吳山近余懷楚水迂悽悽重離別共
嚮寄音書

題畫

山色空濛溪水溫杖藜閒訪舊柴門日高花氣
蒸雲濕十里鶯聲未出村

又

滿目蒹葭消夏灣煩心消盡水雲間
悠然自有凌虛意終日看山不為山

又

明沙碧水曲江濱脈脈論詩坐夕曛
野老不知余極樂湯疑鷗鳥是吾群

枯木竹石

小庭昨夜西風急黃葉亂落掃不及
惟有蕭蕭竹數竿直與白石衝寒立

古木寒鴉

已寬堂集卷三

卅六

十月西風萬木摧慈烏猶帶夕陽來
後凋未必無松竹留與冲霄薦鶴回

江行

日日作江行官舟兩岼晴山逸眉黛
小水閣鏡光平為國身如葉離家跡似萍
推蓬一長望歷歷鴈行橫

長至日狄港驛拜牌

江上偶逢長至期暫將常服作朝儀
遙瞻北極氤氳處正是中朝拜舞時
氣轉一陽天地闊

心懸萬里遠臣私野人不解網常重
共覩衣冠問阿誰

黃州觀東坡墨池

鴈跡離離到處留不應遺墨至今流
當時定有欲言事未草封章死不休

大雪謁武岡王少鵠殿下留宴次韻啟

謝

帝子真賢主臣行豈客卿承恩龍卻坐
醉德兕飛觥琪樹連雲白瑤花戛竹鳴
翩翩下雙鶴交

已寬堂集卷二

卅七

舞君為情

又謝殿下膚韻

徽省晝常局瑤章拜墨卿開封驚拭目
餘醉憶連觥映日龍蛇動因風金玉鳴
下交真不瀆高音歲寒情

灞橋踏雪

千山白不盡一望淨無涯策蹇衝寒度
平橋蹣雪斜道人詩思闊回首世途賒
不作梁園賦風流自足誇

汝陰詠雪

詠雪當年事披圖似有情五星聯會勝三白賦
時明文學凌司馬風流小步兵陽春非絕調曾
夢筆花生

雪後出夏口三司諸公宴別黃鶴樓客有

誦晴川歷歷漢陽樹一聯者戲分韻得

十二首

晴

重樓翼翼俯山城黃鵠磯頭水正平殘雪未消

已集卷三

廿

千里淨萬家歷歷隔江晴

川

一辭黃鶴十餘年雪裏重登絕勝前日出雪消

雲霧散尚留千古舊山川

歷

目力有限事無窮四望茫茫未端的安得神駒

共日馳一日一遍都經歷

漢

黃鶴樓高倚天畔大別山低似平案望裏江湖

浦地來萬丈晴光

雲漢

陽

把酒臨風笑語長世情形迹兩相忘獨憐不斷
離家夢又見歸帆帶夕陽

樹

凭闌俯瞰長江注黃鶴一去知何處離離殘雪

漢陽山點點炊烟幾村樹

芳

扶桑東望鬱蒼蒼海闊天高日月長聞道朗吟

已集卷三

廿九

人去後梅花依舊按時芳

草

高門錦帳歌聲好衣安門前雪不掃早來日出

布陽和偏照江邊舊衰草

萋

山川絡繹武昌西百戰曹吳血似泥此日憑闌

一長望斷雲千里草萋萋

鷗

十年江上一浮萍帶雪携舟又遠行高門日出

朱簾捲錦綫金籠調綠鸚

鵲

大別山頭雲縷縷閱盡江流幾今古但見年年
芳草洲不聞洲上啼鸚鵡

洲

江雪初晴黃鶴樓酒酣乘興渡官舟徐生不解
神仙理萬里風濤問十洲

過京山觀音巖因憶辛丑年曾過此甚荒
落今增亭宇點綴便佳

已亥集卷二

中

匹馬下高岑來觀世音山崖虛欹屋石乳久
如林兩度此經歷十年成古今逢僧試相問還
是舊禪心

承天謁陵

望氣陟重岡金扉啟隧長林開三丈曙松落萬
年霜殷命新嘉靖成周肇太王中都基帝業
相望並鍾祥

題醒樂卷

李憲副盤峰乃翁

大道久墜地天下多昏昏是非委茂草刑政日

以繁衆人固嗤嗤識者憂以煩所以不得已而有

汨羅之屈原天下之不清其來也久矣况千載之

後又惡得而澄其源原之言曰衆人皆醉我獨醒

遠辭辭以死噫豈其然哉君子處濁世所貴能獨

清若必欲無一夫之不醒雖堯舜猶病而不能縱

不為高陽之徒亦何以甘魚腹之鯁有美李君能

樂而醒咲傲天地沉醉六經得失無以繫三公不

為榮無高陽之沉湎而小嘗不樂無靈均之抑鬱

而未嘗不醒人知君之不嗜酒故以自表而不知

已亥集卷二

四

君之意思以昭昭易天下而系之樂以感人之興
正不在乎麴蘖也姑與衆稱之曰醒樂先生

岳陽樓

名樓甲天下晴日望尤奇郡國懸天角山川絡
地維淮陰王楚日屈子賦湘時雲水千年後惟
悲今屬誰

洞庭野泊

洞庭七澤水潏潏孤蓬風雨間詞賦未能入
弔屈英皇遠去竹留班渚洲白鴈雙雙下碧浪流

沙六六灣最是漁翁老江上官舟幾去幾回還

入長沙

才出沒濤又入山滿頭風雨鬢成斑平生自謂功名薄何事身勞跋涉間衡岳萬年雲縹緲君山八面水潺湲行囊自有逡巡酒欲借官餘一日閒

鄭少潭年兄方會於長沙即別赴關中督學

憶昔歲甲午三日共筆硯遂成兄弟親稍踈輒

望三

相戀後甲三四年丁癸僅一面君去水中央予

歷萬山遙偶得侍同方歲逼且雪霰意氣凌寒霜壯志喜不憂方期酬宿心聞君陟清燕關中

多豪傑五色待君辨薦賢本為國况復展宿願

豈不為君懼多此離別怨人生無百年會悟同

掣電早知復睽違何如不相見遙望太華巔浮

雲不成片渺渺予湘沅豈不重君眷幸不過衡

陽猶有傳書鴈

方至長沙即入衡陽

年來無煖席又作遠遊人出入三湘路蹉跎八日春酸風尚冬令宿雨淨山塵莫重勞形嘆原頭草又新

望梅

青山一片白遙憶是梅花幽香不可即春意落誰家

平屈賈

高才不得志三閭與賈生千載長沙水猶能流德馨撫世感太息臨湘悲獨清九章三策在尚

臣實臺集卷三

望三

克佐時明

初春同喬東僉憲自長沙入衡陽途中奉

贈

為予沉湘客因逢作賦才青春三日伴絳節萬山開生意雨餘草歲寒江上梅獨憐衡陽地猶有鴈飛來

人日衡陽道中值雪

客路新逢七日年雙旌搖颺出重巒荒村無曆春猶到遠道寒帷雪不寒故國金花方貼勝高

門纖手正行盤使君莫嘆虛佳節望裡衡山萬玉攢

衡陽道中雪贈喬東愈憲

春雪郊原三尺深東風無限故園心平看萬樹一齊白欲折梅花何處尋

人日午飯黃茅堡對雪

客心迷歲月人日正長途野市焚椒柏行庖起燂榆春從庾嶺度人在剡溪圖記問三吳客今朝有雪無

已寬堂集卷二

四四

人日次韻

客裏新年堪白髮况兼七日半多陰長林壓雪春無賴萬壑停雲路轉深青草池塘他日夢老梅山郭故園心江濤夜凍白如玉光映吳鉤寒不禁

又

山館空堂雪色侵蒼藤古木盡陰陰故園半夜語不盡時事三杯坐亦深羸馬十年空遠道野鷗何日共閒心無端湯把梅花看幾樹凌寒寒

自禁

春日詠雪

千里雪交加東風舞歲華湖南春事異無樹不瓊花

新春懷吳中親友

官庭春十日榆柳燧初灰白髮一年過客身三月來看雲朝問鴈對月夜停杯故國梅千樹因同此日開

雪途懷京師親友

已寬堂集卷二

四五

冰雪餘寒客路迂玉山琪樹送官車不才豈有梁園賦皆醉空慚楚客書四海交游疎似昔五陵裘馬近何如故人千里勞相憶未老三湘一病軀

嘉晴次韻

新年多雨雪此日見晴曛鳥外山凌爽天邊路出雲和風驄馬度春色野橋分忽見梅花白悠然意不群

又

旌旗凌曉出，榮戟動微曛。尚見山蒙雪，還看嵐
作雲。梅花江上憶，草色澗邊分。忽有林泉念，猶
憐麋鹿群。

初見杏花

山郭溪橋新柳斜，東風隨路弄年華。主人經月
不歸去，看盡梅花又杏花。

永豐道中懷喬東僉次韻時聞藍山洞

徭作尊

東風日日送車輪，九十春光今幾分。野色有情

已寬堂集卷二

平末

隨客路日華收，雨照江濱美。人不在，三湘水匹
馬空瞻百里雲。聽說五溪新瘴癘，數聲鼙鼓不
堪聞。

湘鄉道中次韻

楚子不敢窺中原，此日山河連各藩。江沱東去
問滄海，荆襄北上通金門。萬年人奉漢正朔，百
郡今多周子孫。獨憐治安空善策，長沙猶有未
銷冤。

武岡道中執王鳳洲詩扇因憶鳳洲次韻

一首

白石磷磷萬壑斜，五溪山寨畫聞笳。百年天地
雙輕屐，千里瀟湘一斷槎。明月久懸鄉國夢，東
風猶憶上林花。驂騑得意春無限，孤鴈數聲人
更賒。

晚過武岡西巖寺因憶治平西巖和尚

古寺春寂莫，破門倚岩斜。殘陽映蒼壁，令人憶
楞伽。少僧了上乘，詩句亦成家。此是叅禪後，空
山正落花。

已寬堂集卷二

四十七

武岡深山中遇一鄉老次舖中韻

梅花落盡杏花天，溪柳依依帶晚烟。有客乍來
新築路，深山多見未耕田。野人曝日問甲子，

聖主當陽正萬年。我欲從之問民俗，衣冠疑是
漢唐前。

江行次喬東韻

雪消千里遠春水，一時生浪蕩山疑動。雲橫樹
欲平，文移慚肉食。風景惜塵纓，何日披蓑笠。來
尋江上盟。

冒雨入長沙時病後飲食無味有感而作
為國身如一葉輕衝泥扶病強登程豈緣韶樂
能忘味讀罷離騷偶獨醒五十功名元未老萬
山風雨不勝情農家絕異行人意共喜開門喚
出耕

喬東僉憲春日侍燕少鵠武岡殿下次韻

寄教索和因懷少鵠

樂善古東平忘形溪客鄉
烹蠲亟拜醴設酌
餘馨詩思繁瑤草春風長
王英曾陪新臘宴猶

已寬堂集卷二

哭人

憶雪香亭

竹枝詞風雨寄情

三月東風有幾般或時作暖或時寒即如不見
春衣到且着綿衣莫着單

種秧

三朝雨過日黃黃大小人家來插秧勤箇種了
三畝半嬾箇無功又叫忙

春盡入益陽

亂雲芳草兩悠悠百里鶯聲聽未休莫使青山

容易過明朝應不是春遊

遇鄉人傳海寇消息

聞說江南春事零長鯨翻浪海風腥年來不斷
吳山夢如此波濤何處行

次翁見海武陵韻

秦人新法酷於燔無奈深山別有村此日春風
天地闊人間何必問桃源

次翁夢山韻別梓梧陳節推

憶昔吳閭別十年不見君杯傾虎丘水情極武

已寬堂集卷二

平九

陵雲鳳翥追無及鴻悲不可聞晨昏知色養馳
逐愧塵氛寄遠非無意揚休苦不文相逢翻悵
悵時事正紛紛對酒花春盡論心酒夜分百年
能幾會明日又離群

少司馬陳高吾家產白蓮並蒂司馬公自

咏惠教次韻寄質

太乙池中舊有花一枝今復見雙葩並將縞素
誇精白懶着胭脂恐近瑕亭館風清香去遠闌
干月上夜尤嘉相携無語人如玉不入尋常富

貴家

又

近水亭臺六月涼上池玉液會流祥花分華嶽
峰雙立地接橫塘水共香玉女沐餘臨月鏡英
星愁絕澹雲妝莫因靖節窺新社更喜眉山慶
澤長

老泉舊宅有蓮池每
生並蒂則文科必盛

送孟鴈山大參入賀

相別十餘年相逢喜欲顛誰知真率會又是別
離筵金鑑君成錄玉杯人已鐫湖南無所獻方

已亥集卷二

平

至一長川

李蟠峰憲副歸自泰和尋入賀有詩寄

教次韻送行

常聞人說太和巔樹杪星辰即九天老我遥瞻
心似渴知君歸去意猶玄只愁雲笈牽人思何
事霜輶又北懸報國不須金鑑錄紫霄宮裏有
真銓

同喬東僉憲泛舟將登嶽麓值雨不果戲

擊蓮子樂酒

湘潭新漲浪如潮擊楫中流興亦豪檣燕拂雲
穿繡箔江豚吹雨濕宮袍禾綠壺矢誇多馬豈
有絲綸欲釣鰲獨負躋攀空禹蹟不勝歸路顧
瞻勞

五月同欸南喬東二兄宴雙清亭分韻得

雙字

湖南星巖擁麾幢鼓吹驚飛石燕雙良會不常
悲宦海客愁無計賦澄江醉歌斷續元非調狂
矢爭持夜未降鴈興歸來重惜別石橋明月水

已亥集卷二

平

淙淙

屈賈祠次喬東韻

懷沙欲明志泣玉意同悲安得為漁者相從一
閭之漢年湘水賦此日汨羅祠不忍三閭祿空
勤江上離 右弔屈
自古才豪忌長沙合左遷過秦心獨壯弔屈賦
堪憐豈謂三湘遠翻因一席前新書經世具猶
共是非傳 右弔賈

二十四日早行巴陵道中追隨定溪兵憲

清風閑遠道避暑作晨征林曙鳥初出雲橫山
欲平兼程消白日無計為蒼生寄問前驅者籃
山孰請纓

七月朔雨後出湘鄉將止武障

新秋隨雨至試問夜如何暑氣溪邊盡清風馬
上多池蛙迎客鼓絡繹為誰梭忽報停驂處長
松挂碧蘿

新秋宿褚塘次壁間韻時見家書有感

勞人傍山宿怪鳥夜深啼世事身常寄家書心

已寬堂集卷二

五十二

轉淒賈生悲墮馬祖逖解開雞東海吾家在明

朝路又西

八月九日出岳陽次前韻翁二公韻

旭日天邊閣晴波山外湖棹歌何處近帆影入
雲無拾梗嗟無定紉蘭意不孤獨憐風景異一
過一番殊

又

風雨下三湘平湖浸岳陽但看今蕩漾應是舊
洪荒龍鳴烟霞古漁舟日月長已從車馬路猶

夢咏滄浪

次周都閫山庄秋興

草上年華與日更又看庭樹挾風鳴牀頭白酒
秋來好鳥外青山晚倍明景物漸於歐賦合世
情寧比楚些清黃昏莫禁蛩聲聒若為人問訴
不平

又

昨夜西風始見秋名園花木共人幽天香定擬
三千斛晚稻猶餘四五丘鎮日惟敲雙短屐滿
已寬堂集卷二

五十三

懷韻畧一登樓漁陽鼙鼓聲相應肯為江湖獨
後憂

陳喬東見示武岡王秋夜詩奉次一首

芙蓉江上楚天秋大雅堂前興欲浮雲漢弄槎
星斗近玉盤擎掌露華收讀書定草歐陽賦感
遇元非宋玉儔聞說鵲橋人已渡笑看織女共
牽牛

謁岳武穆祠

綱常千古恨鄂渚一秋祠白浪悲忠吻陰風感

義旗北來戎戰日南渡燕安時獨惜中原地元
從三代遺

聞吳中倭夷之變次韻寄陸儀部元洲

思家去無日清夜起占星烽火寒山寺風波望
海亭誰知虎丘石翻勒燕然銘安得驅鵬翼橫
飛問八溟

九日三司諸公登洪山有感用陶韻

木落眼界寬遠見山水交人事苟如昔物理漸
已凋楚地菊未花喜有龍山高飛鳥掠我衣此

已寬堂集卷二

辛酉

五五

身似凌霄東望忽念身瞻戀空心勞長鯨寢滄
溟烟水象金焦莫作新亭悲有酒且自陶況此
良會稀行行又明朝

九月十二日宴孝感觀音閣贈少南僉憲

三首

憑虛挹秋爽乘興放高遙酒惜黃花後詩繁落
木顛荆榛談世路桑梓憶烽烟秣馬逢明發殷
勤衣欲牽

又

杖劍共登臺憐君王祭才論文秦漢後得句寔
安來鄉故更三鼓生平酒一杯重陽何日過對
菊意徘徊

又

客裏故人杯籬邊花正開畫屏秋色淡銀燭夜
颼迴世論多枝葉吳門半草萊功名誰按劍惆
悵一登臺

次周都閫太和山二絕

琳宮碧殿接崔嵬白玉階頭一鶴來風景漸於

已寬堂集卷二

五五

天上近山花還共水間開

又

道人擊磬非有心首戴華陽巾玉簪九天靈露
遙巡酒萬壑松風何處琴

冬至日臚州巡司拜牌

月滿平沙夜未央江頭小署拜冠裳孤臣自分
懷中赤一念寧求拾上蒼灰動管葭回地氣烟
浮沆芷憶天香時來暑短悲行路今日應添十
里長

臘月朔過司徒嶺見梅

司徒嶺上梅千載有誰折
凌寒並孤松消盡年年雪
寒予厭通衢迂路覓荒輟
悠然見幽姿卷心如結
歲寒多後凋羨爾更光潔

武岡王少鵠殿下連誕世子賦龍駒奉賀

渥洼之水天上來流入三湘
瑞應開陽和脈脈次第回
桃花三月動地雷蟄龍驚起
鄂渚隈化作飛兔兼龍媒
錢噴玉估且皚龍鬣鳳臆非
凡胎飛入王宮白玉臺
杜鵑階頭百尺槐霜蹄

已寬堂集卷二

五十六

踏破青莓苔六轡滾滾飛香埃
侯官虬髯造父材金羈王勒
青絲絃長鳴蕭蕭山嶽推六宮笑
語爭喧壓君王一顧喜滿腮
香羅勅賜雲錦裁穆王八駿
父已隨景公千駟多駑駘
飛黃雙翼真異哉我嘗曳裾九尺
陔立仗一轉三徘徊君王飲我
黃金壘我獻君王千歲杯
願歌天馬愧漢才君王高誼能
招徠試看不日雲錦堆瑤光
殿下風颺迴一日一遍騰八垓

無詩

仲尼刪定後天下已無詩
漢魏去未遠絕響者

尚遺自從律家出盛唐亦云哀
况又千百年沉

淪復何疑沉淪不可復一木
那足支智者默不

言志士遠大期嗤彼榆上蟬
乃共蛩蛩啼萬物

各有情聊以鳴其時寄語問
秋風不得撼高枝

雪後止龍溪館

溪聲雲深竟日陰孤踪聊共
鳥投林西風一夜千山雪
消盡行人萬里心

雪後入釋迦寺

已寬堂集卷二

五十七

鐘聲何處寺叢竹半山隈
石徑無行轍冰溪有渡杯
禪心飛雪盡佛日凍雲開
賸有香烟在何妨車馬來

除夕偶晤近山羅廉憲年兄于湘潭小酌

叙舊

除夕萬事畢何當接使旌
會期知不偶寒燠喜俱誠
青瑣承恩事玄都共舍盟

曾同寓玄寧觀

明朝重話別總是隔年情

元日宿體陵道中民家

元日朝天後 君恩萬法踈如何紫薇客猶共
草茅居稚子喧春帖農人乞歲書湖南春事早
及此勸犁鋤

人日茶陵道中誦杜詩用韻紀事

遠道逢人日偏州問俗時原膏春脈脈雲薄日
遲遲連節龍蛇動鳴鉦豺虎悲三陽端有緒雙
鬢亦添絲

大雨自醴陵入湘潭

春來雨不絕泥滑路偏迂望到停驂處遙聞二

已寬集卷二

五八

鼓餘簿書衾枕共民瘼夢覺俱莫厭身勞瘁祗
因官味無

雨中出茶陵

瀟漫雲匝地只尺不知山忽見三义口因知兩
郡間衣堪連日雨鬢憶去年斑南國兵戈闕并
州猶未還

上元日將歸邵陽喜情

陰雨藏春久行人隔歲歸嶺梅香帶濕原草綠
兼肥世事成虛幻衣冠有是非異方今夜月聊

得共燈輝

二月二十日同郭寅仲少參遊桃花洞

桃源花已謝洞口尚留春誰鑿逃秦窟還堪避
世人石林橫作臬瑤草委成茵窈窕不可入應
知隔世塵

懷林憲副 林以剛介不得於何某俱落

職時何已役用矣

成都新柳弱如絲一任東風到處吹錦水已隨
春意去雪山常抱歲寒期求仁孤竹君甘隱不

已寬集卷二

五九

黨清流漢未知遙憶三山註書日何如西蜀論
文時

雙清亭

好鳥一時鳴湖南百日晴行踪苦無定對景不
勝情潭影懸空鑑山光啟畫屏蘇臺二三月山
水正雙清

弔周龍江年兄

憶昔隨班共起曹戴星聯轡幾趨朝同心謂我
金能斷太朴憐君玉未雕邂逅翻悲遠日又懽

遊方擬及春饒魯相約遊岳麓楚中兄弟多凋落腸斷湘魂又爾招

上巳日寧鄉道中即事

春風惜佳節積雨一朝晴雲物雙旌動江山兩眼明
嫩花開似笑沙鳥坐含情聞道流觴處年采卻洗兵

上巳日懷故鄉

佳辰滿天下春日說江南燕筍穿泥嫩鶯花帶雨酣
登山竹堦穩歸路野航堪稚子探梅彈喧

已見集卷二

歌三月三

清明日寓益陽公館

雲靜天空萬里晴遠山獨對送清明遙知挿柳江南事
忽聽賣花何處聲

同周叅戎松坡桃花洞較奕

無處覓仙踪來遊古洞中雲根何日種天闕一門通
酒力衝寒壯棋聲應谷空漫論柯爛未戰法讓元戎

題周都閭月川卷二絕

五溪雲淨海濤翻伏波十年不據鞍夜深起舞倚長劍
明月碧川千里寒

湖北魯開細柳營湖南年來不用兵將軍乘舟賦明月
筆鋒影落蛟龍驚

七月朔夜行將宿虞塘觀

山深夜更寂何處使車行蛙鬧泉俱響螢飛雨亦星
蟲心獨作夜人事合兼程遙望停驂處虞塘鐘未鳴

題竹園陶壽周村君二絕

已見集卷二

六十一

海上青山別是村山家小院老龍孫歲寒獨擅冰霜
節此日新霽雨露恩

茂草窗前玉樹芬年來修竹又干雲化龍定擬千年
杖棲鳳還紆五色文

任戶部謫官善化縣稍移臨洮別駕惜而

贈之二絕

策馬關西正及秋源流知必過渝州湯將貧乏誇
桑梓載得湘江月滿舟

臨洮地接漢京華文物衣冠尚可嘉莫嘆風塵

淹驥足定無卑濕似長沙

秋日謁武岡王少鵠道人留宴

子建藏書處經年不曳裾玄門迎舊鶴靈沼長
新魚醴酒穆生醉秋風賈席虛忘形湯相問樂
善近何如

出關

年來江國半秋晴棘院深沉鎖月明老眼已知
迷五色奎經今喜聚文星洲間鸚鵡徒魚躍山
對鳳皇歌鹿鳴莫向秋原問桃李春風花滿洛

已寬堂集卷二

六十三

陽城

九日舟中值風雨有懷二絕

官舟昨日下午湖湘風雨蕭蕭路更長南有并州
東故國朝來况復是重陽

去年九月日洪山寺杯酒他鄉情亦親此日茱萸
定分遍不知誰是去年人

自長沙寄郢城送惲光世少參赴任閩藩

二首

郢中歌白雪自古和皆難聞君繼絕響荆雲結

樹端正聲四海共聞者殊辛酸越人自有調莫
作郢歌看

聞人轉官喜聞君轉官悲轉官豈不美勞我增
鄉思殘國少人處空田督賦時惟有閩人悅驗
此楚人知

鄉人送入楚只道天一方誰知二千里隔絕郢
與湘相見不二三閉居又南翔見時難為別不
如遠相望

望湖

已寬堂集卷二

六十三

玉露金風下洞庭烟波渺渺即滄溟帆隨去鳥
三湘盡山共飛鳧一點青利涉已知遠壯志朗
吟只合渡仙靈直疑雲水中無地日暮舟從何
處停

夜坐思家

白露散郊墟空庭樹影疎月從東海來不得問
家書

同李應乾掌科遊桃花洞

荒草下山村松蘿鎖石門深探觸雲葉悵憶是

天根金馬青霄客玄談白玉尊桃花知未茁洞口溢春溫

新正四日阻風長沙周叔夜僉憲携酒來

顧

湯遊本無為風雨故淹留萬里雙蓬鬢三湘一浪舟誰知羈客語得與故人酬共說家鄉事迢迢春水洲

春日出邵陽偶誦青春作伴好還鄉戲成

四絕

已寬堂集卷二

李四

青春作伴好還鄉匹馬穿花出邵陽南園已營新燕壘東風曾識舊羅裳

二月雪銷舟可方青春作伴好還鄉江南昨日

多風雨風雨晴時日正長

百鳥嬌啼百草香三吳風景接三湘青春作伴

還鄉好豈為看花又洛陽

大江東去接荆揚三寸蒹葭萬里長一葉輕舟

况無繫青春作伴好還鄉

自縣入衡山

行盡中湘一逕通此心先上祝融峰長松參天三十里絕壑連雲千萬重

衡山贈李叔思儀部兼致別意

知爾青霄侶如何白石問清流小江漢高誼俯衡山若遇蓬萊客應聯玉笋班憑虛瞰林木有鳥倦飛還

長沙別周叔夜

三十六灣春水長官舟寂莫送韶光湘江日暮難為客東海雲生欲渡卽杯酒湯誇酩酊道誼綈

已寬堂集卷二

李五

袍那得問行藏他鄉何日論桑梓回鴈峰前多鴈行

別武岡王

官舟無繫逐江開大別山前浪若雷遠擢相將春寂莫故人南北燕襄徇穆生此去非緣酒賈誼堪憐不為才拱柱亭高風日麗湯教詞客首重四

宴集一樓將軍所

梁園開綺宴花色照文牕書卷木天滿歌聲白

雪柔談詩杜陵小醴酒穆生留日暮鳥喧寂清

風月一樓

題西谷圖贈李邦直憲副

憶昔登峨眉西北望王屋王屋山頭平似礪王
屋山下多深谷谷口黃雲變態奇年年常傍赤
鳥飛有時布護作霖雨須臾遍覆金天西谷雲
深處樹千尺草堂疑是神仙宅寂寂不聞人足
音洞門深鎖無題額我來排雲一扣門主人元
是謫仙人劃然長笑天地小聲應半空天下聞

中憲集卷二

李本

九月七日宴周府園亭次西亭宗尉韻

海內衣冠集河間禮樂多承恩渾脫舞進酒太
平歌萸菊重陽近鳶魚景象和爐烟連瑞靄
影蕩晴波應教趨巖壑凌虛躡薜蘿郵人傳露
布南國靖干戈

送李少參之楚時予方自楚至汴

憶昔來自瀟湘雨今日送君仍入楚杯酒牽衣
不盡情更憶故人煩寄語黃河南岸沙如烟黃
鶴樓頭人未還聲價不可即明月一方秋

各天

崑崙將軍誕日

宇宙多名山最高在崑崙崑崙山下、弘水古
來云是黃河源東南一瀉千萬里天地、相
吐吞中有乘槎人依稀下天門渺然泛泛何
如乃今飛舄梁之園乃不厭人世華屋懸高軒
乃不厭俗客珠履如雲屯霓裳舞天姥錦席羅
王孫玄酒酌大藥象板歌皇恩璫裾縱高擗笑
語同春溫我來試問年幾何目指崑崙無一言

中憲集卷二

李本

送鄭子尚中丞提督紫荆關燕簡吳中丞

自從東漢後抑義久淪夷富貴如可求執鞭果
然為卓然榮陽公中立能不移十年不轉官鑿
鑿無屈辭性命如征鵠道義如衡持世事掌故
府直亮三代遺腹中有甲兵數萬皆王師御屏
自點檢更侵蒙上知倫音下霄漢秉鉞趨王畿
新春舊歲月飛雪明郊圻中土歌平政峴山峙
穹碑迂踈耿無似兩地蒙君知攀援不可得河
冰亦流漸丈夫無別淚薄言沉鬱心寄、李

子直道、過時湖上非常住不必固藩籬

白都閬邀遊蓮花池

地出郊門僻風經池面涼從來堪避暑况復屆
端陽隔水人相問褰裳舟可方將軍能好客到
處有蒲觴

途中聞蟬

垂楊綿古道一客馬連環飛鳥身俱逝新蟬意
亦閑行藏一校小時序數聲聞羨爾能知了行
人去復還

已寬堂集卷二

李八

朱仙鎮弔岳武穆

舉朝南渡計一將北驅時國步從茲定書生豈
獨知垂成功可惜合義死何辭千載陰風後猶
聞鐵馬嘶

襄城道中望山

經歲不見山見山意忻然策馬未可即神飛陟
其顛山中何所有白石蒙青天古寺無四壁饒
虎陪枯禪落日下丞谷草木迷雲烟豈不厭岑
寂所好林與泉

高郵縣郝氏園邀羅僉憲陳少參小坐

夜雨滌煩暑園亭早飛爽疎竹風洴洴綠陰動
書幌無事學寢予忽夢使車枉亟起倒着衣空
堂閤已敞高樹懸青烟遊禽幾來往凭闌瞰新
蓮蓮池水平長入夜蚊蚋集未必此清朗願言
早過從及此縱俯仰

少室山邂逅查汝素迂評次屋間韻

夢入嵩山夙有期見時還較夢時奇圭懸日月
猶周影樹頌風霜已漢枝法雨盡消煩暑後故

已寬堂集卷二

李九

人無約會逢時良緣不偶均 皇錫聊學嵩呼
一致辭

少林次壁間韻

少參禪逕曲通到來空色總成空雲開淨土
遍山雨花散諸天滿地風千里故知燈火夜百
年寒燠酒杯中請將醉眼今宵別明日相看一
老翁

少室山次陳子羽韻二絕

萬山東赴少林回千古浮雲散去來梵法本空

人面壁洞簫聲斷我登臺

夜涼臺殿坐冰壺照見摩尼如意珠欲叩禪關
別真際碧天雲散月輪孤

六月北戍別楊子任憲長

同袍同筆硯此日又同官意氣且相許倚君似
山安何當遠別離執袂摧心酸此中千萬語對
面不忍看痛飲數十觥酩酊猛撫鞍豈不厭沉
醉不醉別離難

別袁抑之少參

已寬堂集卷二

七

同官不同署每恨一牆隔今日千里行隔牆那
可得平生溺自許不作攢眉客惟有別知心悽
悽動顏色君在河之南我在山之北豪賢無地
無抵恐少規益功名自有時富貴不可溺緬此
道藝場去去各努力

別李西谷憲副

冀北開新戍知君有舊營頻年邊警早六月我
師行杯酒難為別詩篇不盡情欲知塞上事相
問僕三更

別胡亢二憲副二公衙舍相連

弟兄聯異姓况復結比鄰風雨篝燈夜牆頭麪
來春此時渾未覺別後始知親無柰陽關遠相
期雁足頻

別陳子羽僉憲時陳當入賀

我有出塞行君去朝
天子倚馬相慰勞眷眷情不已出塞豈不危朝
天豈不喜我願歷邊塵不以彼易此此言未可
明惟以語知已岐路且不悲一笑各千里

已寬堂集卷二

七

賀楊台峰僉憲再弄之璋揚鎮江人雲南

倚馬長亭別故知故知遮索弄璋詩行占周易
乾三索先看燕山桂二枝瑞出昆明流澤久支
分北固本來奇獨憐湯餅高堂宴正是餽糧遠
塞時

別林方伯惟介四首

官柳都亭已日熏一杯千語不成醺行人莫訝
多留戀十五年前已識君
十五年前已識君燕山楚水兩離群百年能得

幾面別又見梁園惜袂分

又見梁園惜袂分黃河遙接紫荊雲
四時君復躋台鼎何日篝燈再論文

何日篝燈再論文書生今已學參軍
慇懃欲問五溪事官柳都亭日已曛

別省中諸君

王師薄伐正六月將軍被鐵馬
汗血書生有志死邊陲亦與壯士同
束結諸君期我覓封侯封侯必在戰場頭
百戰雖百勝恐貽

已寬堂集卷二

七

君父憂我願朝廷威德遍萬里之遐荒
守在四夷皆來王年年不必為秋防
書生挾策祗長語壯士撫劍空騰驤
普天率土歌平康與君同醉數十年
山林廊廟俱徜徉

百泉書院赴陰豫菴火叅宴

仗劍出三邊停驂問百泉乍臨驚鏡啟
俯瞰凜身懸映日玻瓈動隨波碧玉圓
浮漚非蟹眼噴沫豈龍涎造化同天運
江河入地旋支流分兩派灌畝沃三千
况復蘇門山名秀相將淇澳連

微縣與淇縣相鄰潺湲知有本開闢不知年
聞有高人跡孫登阮籍輩俱曾寓此曾開道學傳

有康節安樂窩程氏兄弟嘗講學於此洗心水

中亭名方寸地安樂一中天盡棟顏仁智亭名

清鱗寫靜淵主人隨勝槩為我列芳筵竹葉浮

杯灩蘋花入饌鮮談詩鬻沸什論易坎中篇野

吟疑孫嘯泉聲憶阮絃臨流歌混混酌酒恨消

消王事雖靡盬山靈宿有緣獨憐明徹底直照

二毛顚

已寬堂集卷二

七

過鄴下訪謝山人不過二首

脩然四溟客偶爾洹水居安石還携屐鄒枚不
曳裾十年人扣戶一室鳥窺書何日辭拘束同
君縱所如

憶君都下別贈我涓城菡水雪憐千里寒溫今
十年遊燕詩有集論蜀檄無傳壯志雙蓬鬢離
情何足牽

出彰德時平鄉王守易枉錢因由別門出

不果赴詩以謝之

畏暑膏車早戒塗深宮何事動前驅不應南客
遨遊遠翻辱東平禮遇殊顯比有年真守易即
戎無計愧懸弧蕪程未必功名會欲叩邯鄲夢
有無過彰德即邯鄲故云

別東垣宗尉

最樂園中樂事奇眼前雲物四時宜日移花影
搖棋局泉顧蓮香落硯池問字湯懸三丈筆打
毬曾插五方旗遙知冀北無聊日定憶洹東未
別時

已寬堂集卷二

七四

別西谷將軍

勞人六月意何如避暑城中水竹居金谷風雲
縈草木碧天星斗浸芙蕖主人傾蓋情如故野
客忘形禮更踈獨惜行人赴邊急未窺東觀一
編書

別鄭虛舟

乘興訪洹河多君載酒過康成書已就伯王鬢
空儲滄海翻鯨翼吳門挂鳥羅數年同作客相
問意如何

定州邂逅熊閣泉憲副夜飲至醉閣泉昔
在楚中相善未幾憂歸追送不及僅以
書弔至是起復至京

鸚鵡洲前鸚不聞磯頭黃鵠亦離群一封尺素
空春草千里歸航下夕曛此夜風塵同寄跡故
人杯酒重論文自憐不醉難為別明日馬頭還
各分

携見兒赴邊有感

長途六月出兵車聞說邊疆近宴如將吏免參

已寬堂集卷二

七五

閒案讀兒曹乘暇課詩書擊蒙不望金魚墜攬
轡猶強竹馬初也逐戎行隨我後更憐梨栗問
誰需

立秋日頓涼

客子怕逢秋炎威喜頓收冷冷山爽路淡淡塞
雲樓已慶天時正還憐歲月流江南同此日集
落井梧不

昌平道中廣寧寺懸溫太監像昔嘗識其
面目作詩弔之

空庭蔭高樹。緝殿起微涼。創業伊誰始。承恩老
帝傍。衣冠初面目。香火自空王。稚子鳴鍾磬。南
無禮十方。

胡叅戎久候榆河東寄約行

同有從王責。無復誰先後。駕馬策不前。何勞駐
驂久。蘊隆酷如焚。僕夫不禁受。新秋喜稍涼。山
雨填溪口。別久各相思。交情益深厚。愆期無復
言。改燧亦非偶。從今出邊城。同心問刀斗。壯志
覓封侯。而非平世有。但願邊塵清。中原四夷守。

已寬堂集卷二

三

早行赴密雲

車馬開三微。旌旗閃六軍。山城天際路。遼海日
邊雲。星野幽燕盡。華夷只尺分。羽書飛報急。到
此不同文。

到白羊

何處白羊城。山頭雉堞明。長途多馬骨。此地有
人聲。淨石堪伸席。寒泉可濯纓。坐來忘寂莫。翻
似憺平生。

白羊公館中見陳子羽筆

三

絕壑倚孤城。民居散落星。新開羽林府。舊勸燕
然銘。見陳子羽舊題碧礪三軍井。青山萬國屏。
晚來車馬寂。猶有月當庭。

行邊

居重真能控九州。請看漠北總吾陬。長城險固
秦何在。韜石勲名漢已收。搜葉紉衣堪敵雨。野
花迷眼不知秋。西來一向無烽警。湯把巡邊作
勝遊。

又用韻贈胡叅戎

已寬堂集卷二

三

崇山百疊接神州。立馬山頭瞰北陬。萬里皇風
墩火靖。一番寒雨塞雲收。金城不斷真天險。缺
馬空鳴遠戍秋。况復諸君多衛霍。書生何事共
遨遊。

出塞

三軍碩戰久。一日幾登臺。昨夜邊塵動。諸營喜
氣開。明戈乘月出。虜帳忽山摧。下馬遙羅拜。方
知入貢來。

得勝寺和陳子羽壁間韻

子羽過時寺正圯
茲復葺矣

關山迢遞使車迴為愛叢林策馬來卓錫至今
流地脈梵鐘迎晚動山隈浮雲不到諸天淨法
兩初收萬壑開去住興哀同幻跡一聲長嘯鳳
皇臺

又次韻一首

寂寂空門鎖碧苔野人千里叩如來琳宮駐節
三年別翠障連屏萬古迴仙墨淋漓懸石壁佛
燈隱隱傍山隈金光普照今非昔回首興衰半
劫灰

已寬堂集卷二

七

閑松湖片亦北邊小口劉守戎邀往

深山有松那有湖主人高興未可孤亦有鮮鱗
可入饌湖中網得七魚不空老馬嘶長途秋風
絕壑蛟龍吼殺氣邊城林木枯杯酒暫休兵革
語羽書飛報已平胡

閑操

六郡良家子三邊強騎營鉦鼓新陣法帷幄老
書生殺氣迎秋肅軍容耀日明封侯非所冀聊
以助臯平

鎮邊城次陳僉憲韻

鎮邊名在已無城橫嶺西來第一程此日旌旗
連鳥道幾時烟火斷人聲霜飛落木秋應老月
滿空山夜不驚寄語陳琳王事畢好將飛檄報
神京

九月二十日聞遼東寇退偶贈焦提督

天驕十萬秋馬肥風塵不斷侵郊畿譯書夜報
疾似飛聞說遼陽已被圍將軍壯氣不動色指
揮素定風雷激先聲頃刻到遼城虜帳離披馬

已寬堂集卷二

七

頭北亦有西賊窺雲中聞此喪膽知必同血戰
元非太平事只此可以當侯封虎頭燕頤真卓
犖白玉橫腰金錯落將軍不必問誰是部下偏
裨皆衛霍

白羊紀夢

空山霜落夢魂驚半夜家鄉半夜醒滿目風塵
傷往事故人杯酒即平生瑩篴湯道三邊路寶
劍猶懸萬里城明月一方天地白數聲雞唱不
勝情

懷人

秋水白如天。秋雲淡如水。雲水天相連。茫茫數千里。南有雙鴻翔。故人在伊方。十年不見心。酸傷我思君。兮如昨。君忘我。兮未忘。

白羊回別劉將軍

將軍二十餘。奮跡克峰陽。三十人稍知。勅命軍。白羊衣冠儼。文士甲冑何。鷹揚氣吞十萬胡。手輓三百強。軍威擬細柳。較獵輕長楊。大將不在勇。腹藏更非常。讀書飽孫吳。謠畧皆文章。賦

已集集卷二

十

詩可退虜。羊陣亦龍驤。豈是霍嫖姚。誓斬休屠王。老我迂腐儒。生長在南方。廿年困簿書。今始事我行。策馬將士先。不問家與鄉。壯志能許國。終未識邊疆。絕徽懸孤營。此心亦皇皇。見君如長城。恃君似干將。邊聲遠萬里。折衝尊組傍。高枕無復虞。對山時一觴。嚴霜照寒月。忽見草木黃。王事且未畢。倦鳥何南翔。識君恨不早。別君又何忙。叙首僅三月。此後歲月長。燕然銘可勒。三徑菊未荒。道誼各努力。不在行與藏。寫此

中心言聊以永相望

良鄉道中邂逅汪汝衡年兄

相逢車馬路。意氣欲如何。羨爾青雲去。憐予白髮多。山林間日月。事業已江河。醉醒吳門市。思

君正玉珂

過真定姜侍御見招夜飲

結交不在夕。乃在心相知。一見三年別。君何尚未遺。野服歸田日。繡衣持斧時。長吁論時事。深夜獨依依。老我已無用。時事尚可為。願聞士雅

已集集卷二

全

舞雩使新亭悲

過邯鄲邂逅黃警齋年兄

邂逅黃沙路。相逢白髮驚。綈袍無計贈。杯酒不勝情。湖海十年別。風霜兩地更。徘徊不忍去。落日計歸程。

邯鄲遇侯舜舉年兄

客路逢知已。閒亭月滿臺。行藏雙佩劍。時事一杯茶。君有長太息。予慚歸去來。多情不能別。相約下天台。

又

清霜結遠道落木推為新行人萬里歸所望見
鄉親不意風塵間乃得逢故人相携共入室別
久情愈真酌酒共情飲不知主與賓各別7年
事門外鼓已頻醉倦且就寢明月沉西鄰猶有
未盡忘夢中還自陳

過邯鄲呂仙廟

翔風何蕭蕭滿路飄蓬梗渺渺天地南冥鴻落
孤影來往陌上人驅車疾以騁皆云富貴門不
已集卷三
在故鄉井陶朱尚營營趙孟亦于請試問鍾離
公此夢何時醒

彰德別謝山人

憶昔來叩君聞君入王屋直欲相追隨所恨有
拘束今日得見君約君訪天目如何未數言言
旋又何速老馬怯北風貂敝不可續野鳥脫樊
籠一入即林木江南霜雪微林木冬不稀可以
長棲遲思君不可見誦君遺我詩詩題元是長
相思

病卧治平寺邂逅張仲舉文學以詩見惠

次韻答謝

憶爾簡編中誰令湖上逢君懷不置意我病強
為客何事青霄侶來尋白社宗浮生總成幻笑
問老山松

已寬堂集四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鑒撰鑒字子兼號雨泉吳縣人自署曰潁川從郡望也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署布政使是集所載詩自嘉靖壬辰至萬曆乙亥計四十四年之作篇什雖多頗傷蕪雜前有岷王定耀序言其子出已寬堂詩文二編而此帙有詩無文蓋不全之本也然千頃堂書目已作四卷則文集之佚久矣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八卷

〔明〕吳維嶽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目山齋
歲編二十四卷》提要

天目山齋歲編序
天目山日所吟咏唱和諸作也公自
弱冠舉進士第下筆數千言追先秦
兩漢之作而詩則頡頏盛唐所至輒
籍籍有文聲曩余竊祿爲秋官時卽
仰公名未及一坐春風以叩大雅快
快於今十年矣癸亥中公爲御史大
夫控制三省間適至貴陽當撫綏之
暇偶出是編來示余余旣以十年快
快之懷而今得其詩於一旦之際豈
不倒屣而接據案而披以窺大雅之
堂耶遂竟其編讀之體裁理道風韻
流逸而巧思妙語鏗然有金石聲譬

諸隋珠夜光連城趙瑯之璧錯陳於
前而觀者駭心眩目驚非人世中所
有矣則又喟然歎曰淪淪乎盛哉信
余十年所懷非虛也蓋非當代宗匠
者乎夫三百篇之義不作久矣唐人
以後直至

刊曰僅得海叟何李二三千何李二
十身格雖出於盛唐而憫時憂世又
多憤惋不平未進於中和旨詩可謂
難也已今公之製作何其佳麗一至
此耶昔太史公以絕代之才而文章
助益猶多得於名山大川何者不大
其觀則不能宏其詞也六目之峯高
三萬九千尺雄峙壯觀如東南巨海

之外而公也讀書其間坐不窄視天
地達覽古今曠然有得於中而肆以
鳴

國家之盛耶是公之詩信有所自矣雖然詩者聲也所以發揮性靈而比之聲音者也性靈發於聲音則爲文章性靈發於經濟則爲事業唐之曲江陸宣公相業昭著而其詞至今人誦之蓋事業之顯又文章之傳之地也公之經濟在天下赫赫殊未艾然則歲編之作豈非傳之不朽者耶遂書以序

嘉靖甲子春仲月柳州張翀謹譔

玉華山志卷之四

吳興吳嶽峻伯著

樂壽亭二首

鄧南岐仁里惟余一姓家
焉屋舍竝枕金曜山
麓環以層岡迤邐東北去幾二十里
中有平田清溪溪近村處遇迴崖激爲潭
潭上築精碧臺輝映俗稱清潭嘉靖戊子
大父南山翁構亭潭上翼然高竊雜藝花木
至者以桃源杞壑不足方其幽勝也
余戊戌舉進士詔賜歸省時父叔方勤宦
軫余周旋重聞輒奉大父以遊因請

名之曰樂壽蓋謂山水得兼樂并志
君恩祖慶云

磴磴虛亭村面開參差石路
梟林迴銀橫澗水飄坻去
錦簇峯霞接座來洞鶴舞
依靈壽杖岩花飛倚聖賢杯
喜從北極逢殊數常對南山詠有臺

水上危欄百草香紅塵不到
輞川莊林遊韓衆曾騎鹿
溪富初平所叱羊鷄黍近家
供客易笙歌穿竹引杯長
未能尚論窺仁智日著班
欄喜自狂

玉華山早起

萬壑團雲罩閣深蒼蒼平野動空音
山月影留書幌

水外雞聲近竹林

春日偕賀橫山別駕燕玉華山

天目西迴一望開深深花木擁仙臺
川光倒曳雙梯動
巒翠平侵四戶來半壁流雲依羽蓋
中林歌鳥度霞杯
最憐落日鷺笙發何異緱山跨鶴回

題清池書屋二首

花源何處分翠竹擁波紋
久逕餘春葢南窗落午雲
金君不尚壁字我無聞
淪茗焚香罷前山過鹿羣
簷引山霞潤池翻樹影
虛鳥停枰外石花度枕前
書祗與清談便知俗計疎
南村新酒熟還許就笑渠

晚晴

緗月映殘霞山容雨後嘉
閒穿脩竹逕偶造野人家
叢麓餘青瀟瀟溪露碧沙
還來茅屋下袖卷得南華

玉華山夏夜即事

空山新雨夜茆屋亂林西
月色含孤壁松聲帶遠谿
僧廚燃竹罷仙磬落雲低
坐久人言忘吾將與祝雞

次友人玉華夜眺

身世兩悠悠山樓夜尚開
孤雲兼鶴度芳氣滿林來
月下銀爲澗花間錦作臺
無須關竹逕客踏歌回

宿山中

閑耕乘興踏山梁半畝葵園帶藕塘遠有老僧來進飯
杳然虛室坐焚香雞聲入暮和雲息漢草經春傍水長
夜半小窗羅桂月自疑身世是羲皇

山樓雨望

雲送千山雨巖飛百道泉絲絲垂葉外灼灼濯英妍遠
龍渾春樹孤村遲暮烟徘徊還掩戶且枕道書眠

玉華館漫興

掃除輒成趣悅此嘉樹林白石臨鷗渡青霞冒桂岑聽
泉風磴曲拂蘭花臺陰冷然物外賞自進立中琴

一夏日憩醴泉莊

山樓雨望

玉華館漫興

一夏日憩醴泉莊

步前溪懷同志

午雲高樹著林館暫追涼澗水沿門綠山花近席香行
杯時選樹操管欲臨塘醉學陶家臥清風竹下窻

步前溪懷同志

顏罷試輕屨青溪思謝君鷺林春合調露野晴蒸文柳
外迎村色花邊襲澗芬所餘鷗鷺石吟坐待平分

雨中移菊

誰遣芳叢帶雨荒為園靈惜荷鋤忙紫莖短怯風前力
翠葉低浮濕處光已擬百壺需令節旋除三徑引迴塘
鶴書不治陶潛懶待得高枝傲雪霜

次歐陽本誠宿玉華山韻

夜半峯高斗柄沉危欄百尺擁崎嶇燈光樹色含秋迥
蛩響溪聲帶月深肘後藥方論妙理本誠榻前茶鼎見
玄心避人東郭無遷轍扣角南山豈浪吟

秋日遊樂壽亭三首

共憶秋亭好言遵溪路來槐金泥委珮桂栗饌飛杯嶺
樹層霞織汀陰細浪催何須惜沉醉家近有新醅
淺水近鋪穀重岡遠作藩來乘危砥飲却與孤雲鷺竹
篠樵家路芙蓉溪店門晴光團四壁雙鳥鏡中翻
偃蓋依叢桂陳筵俯曲瀾香添松釀味秋淺薜衣寒客
作虎溪笑翠為石字彈惟娛夕未竟歸去擬騎鸞

沈靜夫楊汝鳴吳次一見訪

超然海嶽遊訪侶過桃州細雨來因晚空山到已秋挂
衣援徑竹佐酒摘園榴莫笑居山澤仍多婚嫁謀

次青蓮吳山人玉華山樓晚眺韻

重簷樓勝境曲磴躡仙蹤臥榻攬羣鹿吟編僦伏龍鍾
清隔水韻雲澹入山容松月乾坤滿相知不易逢

送靜夫汝鳴次一遊天目山

贈君筠竹碧溪頭月色霜華滿路秋天目四萬八千丈
新篇題作青蓮遊

獅子院前十園樹雷公洞左千丈巖山人識字強王烈

不負天章露石函

中天翠霧鎖靈關日月經行了世寰採拾瑤芝思寄我
虹橋西接玉華山

九日同族人登隆安山二首時將北上

一姓延陵酒三秋彭澤花清颺涼帶葉零雨細沾沙齒
序將黃進肩隨笑帽斜夕林聞犬吠欲問遠公家山左有寺
興倚龍山劇懷追凌館深露氣餘蘭葉霜華湛菊心天
地留懽席山川上別琴眷言秋色裏去任兩難任

孝豐道中

疊嶂雲中起雙溪樹外流路臨崖竹險村入塢花幽鵲

山齋歲編

卷一

五

雉驚文旆飛霞落錦裘南征方叶吉詎敢賦離憂

仲冬七日雪

寒風吹密雪薄暮滿山房色借水壺淨威添玉案涼有
家追謝氏無賦述梁主場穀村村滿迎祥酒又香

對雪

一夜千林雪作花虛樓面面白雲家山陰寂寞王猷棹
新酒誰同泛紫霞

雪中出梅溪馬上作

長風吹雪暗汀沙早識玄冥斂歲華一片洞壺飛獨騎
半空水壑墮明霞叢沾寶劍寒生氣緩綴文裘細作花

山下平田千畝玉欲從煙處問仙家

竹溪草堂爲周醫用源題

郭外幽情愜脩篁俯碧淙案書多素問杯酒足清風家
業元堪世邦君欲讓封徘徊投杖處恐是葛陂龍

山齋歲編

卷一

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

庚子歲

桃山道中見柳詠懷

擁傳長征凌曙雲繞蹊楊柳綠初分早知天路元陽暢
漸覺山城淑氣氤遷轍欲從鷺畔結離懷却倍笛中聞
詩成爲問青門客何處行歌酒半醺

利國驛葉霽早發

宿雨初清直北塵馬前淑氣作南春紫烟弱柳隨穿徑
傍水穠花引問津素札漫憐風翼少丹衷遙慶日華新
嶧山已辦登臨計芳景堪攀孟氏鄰

東平道中懷古

卷二

一

東平道中懷古

芳春獨作上林遊入魯時成馬上謳短麥護風青變野
新鶯啼曙暖遷樓雲生東嶽虞柴盡水接中都孔澤流
人事千年多代謝至今爲善說君侯

德州曉發風日清麗北道值此良少喜而賦之

朝曦忽散海天陰弱柳承華盡鬱金九陌烟霏行處斂
五雲宮闕望中深魚迎輕溜跳新藻鷺暮香枝度遠岑
獨幸天衢逢泰澤倍將芳色款離襟

獻縣曉發望京國作

戍漏傳征憶宵光沒去城漸分堤樹色遙辨分禽名香

露籠花重華雲捧日生言思振衣佩春色滿神京

任丘道中賦

今年遊宦當遊春物色林華處處新遶郭鶯聲參曲管
出松花氣結香塵臨車折柳思鄉日擁蓋彈冠報主
身堪想禁城光景麗排雲齋殿奉明禋

遊南城二首

天家別苑仿蓬萊桂拱珠欄闔角開綺樹盡邀珍鳳宿
清川深擁玉鰲來曲房雲氣分歌檻複道花陰接舞臺
靈囿幸觀姬后制甘泉慙擬漢臣才

萬年山水鬱相涵秘殿橫開閭闔南帳輦迢迢黃道出

卷二

二

旌旗奕奕碧林參鳥迷香霧衝簾起魚慣歌聲在藻酣
今日風光天上賞誰言瓊琬礙幽探

清明遙哭殤姪明儒

佳節觸愁邊依依楊柳前鶯聲憐故里草色憶新阡文
祿經春掩香旌竟日懸况從千里外沾灑隔風烟

暮歸言懷

日暮稅塵鞅春燈辭客居華星射虛檻纖月轉前除不
問金銀氣徒矜禮樂書何當別離思非是薄公車

病中白德純俞子木携酒晚過

帝里芳菲候局門一月多酒携蘭氣至驂擁玉聲過父

客懷初服非才愧禮羅高談聽未徹纖月轉庭柯

首夏病起

偃臥不知久風光倏夏初燕極完故壘騎省曳輕裾苑
樹綠齊滿庭榴紅欲舒節驚新暑盛身喜舊病除東帶
腰猶減看囊藥漸疎疎爆衣鄉思重執戟宦情虛未狎雲
中鷁曾營溪上居家人問消息五月渡南徐

送人歸桃州二首

四月南風吹棗花都亭一騎喜還家山村處處青禾滿
更有東門許種瓜

驛路桃紅酒肆香典衣斜日醉垂楊少年何事頻經此

山齋集

卷二

三

不赴千金結客場

過白二職方

曲戶廣庭除都城美矣居竹疑茅幕燕荷喜集房魚浪
語杯深後幽懷病起餘莫嫌攀附會贈爾逍遙書

病起南行呈荆川業師

樞承纔兩月半苦病侵尋官為親民出詩因戀主吟
雙鳬少神術五斗增塵心所志春沂瑟終強單父琴

將赴江陰別諸同年

閭闔春開共獻書彈冠相慶百花初非才自惜違吾好
多病翻宜領外除下第劉蕢名且在得人言偃治難如

江東渭北睽尊酒卜里論文仗鯉魚

發潞河

年來通籍未相宜帝側浮沉只自知才淺尚難勝百
里路平何必問多岐燕山雨止河流急朔隴雲飛鴈影
遲日午計程催早發江南芳草正堪思

河西務逢五日北望作

宦遊感時序况復麗明朝帝德乘朱火羣心擁赤霄
明光傳鳳縷太液戒龍標錦席開千厦牙璋舞百僚吳
關程可計楚水俗難銷遲日斜明纔薰風早韻蜩榴花
發茅戶蒲葉撥蘭橈倚僕聊成酌淮王不可邀

山齋集

卷二

四

天津書事

五月天津暑氣微林荒候館見人稀狂流折下滄瀛近
席上雲帆幾片飛

滄州

滄州洲下水聲深海月蒼茫挂遠林只欲輕裝免留滯
今宵獨恨不携琴

流河道中

垂綬出都門經旬傍水村新蟬風乍應高樹陰初繁月
與飛帆伴津無候吏存詎知行路裏翻得一逃諠

川行

夏百川行客疎懶不自禁轉從芳樹密似入武陵深攤
帙嫌舟淺移簾愛水陰津亭逢候吏猶未罷清吟

途中東京師舊遊

花滿春城解褐初銅章糊惜領新除風塵綠減潘郎鬢
歲月玄增楊子書南去關山猶未半北來魚鴈已應疎
懷人夜對清川月寄取冰心一片如

奉懷洗馬宗師存齋先生

勞勞行役指淮徐天北雲霞爛石渠敢厭微官多折節
祇愁俗鞅枉携書候芭遠去奇誰問陶亮難希懶却如
早晚承華多獻納一編投寄代吹噓

舟中對月

卷二

五

水面看明月清冷更不禁兩重金鏡影一片玉壺心暫
擬從牛渚那堪繞鵲林關山今夕迥雅曲最宜琴

濟上懷秘圖楊山人

赤水丹山獨避諠醉提鐵筆掃雲根風吹芳草連天綠
盡日思君過魯門

家叔致考功事山居寄呈三首

恭承嘉命謝龍興梅雨江南黃鳥喧不分山公封事罷
却憐陶令逕松存雲深薇蕨春應長地僻冠裳晝不煩
只恐鳴騶還入谷薜蘿無用掩重門

窈窕岩阿松桂繁沙田數畝傍仙源開尊白石依汀鷺
搗藥清齋引洞猿花外小車鄰客至架中散帙野僮繙
南樓月上村墟靜醉倚孤琴無一言

真州宿莫虞部分署東齋

虛館狎招尋環階衆木陰暫休江海楫一愜薜蘿心雲
澹方池影風迴高鳥音誰云東軒冕始得臥閒林

江上酬別莫虞部

相見還成別尊前嘆宿心挂帆貪險涉彈劍感雄吟江
遠雲迷岸天空鳥墮林言歸非不樂愁絕爲知音

金陵呈薛方山先生

慈湖曾記別歸年短棹寒江雪滿天請益今朝惟吏計
投囊乃是種花篇

邵村曉發

脂車乘曉月茅店始鳴鷄亂水穿林響殘星綴嶺低鄉
程懸百里郵騎熟諸谿曙色耕犁畔青禾四野齊

白茅山道中

暑月勞行役忻逢半日陰風疏車下草雲濤望中岑溪
午時遊鹿林春各嘯禽歸心明日副何用越人吟

晚登邑舍東樓

鳥啼人吏散小閣振衣氛砧杵江城月旌旗海嶠雲

倉沙上
鴈聲風處斷
霜氣樹間殷
餘力何堪學
燒燈理
舊文

同年王子裕遠過

江邑少人事
多君遠命槎
來時知有雪
到此愧無花
高詠輝春樹
深杯領夕霞
不齊兄事五
曾以附民謠

江上晚餞子裕

部中方賞劍
初沙寇水際一陳筵
文史周南日
風雲歲暮天
江村燈漸起
縣閣鼓將傳
半夜乘潮去
兼葭水一邊

訪子裕涇西居

竹館餘霜氣
松門瞰水陰
同袍江左籍
異代灤西音
倒

篋雲生墨
子裕見贈手書開簾風滿琴
暝烟催去騎
扶醉出前林

除夕立春

官齋守歲爛銀缸
最喜春光綴臘祥
競有竹聲催子夜
早宜花信到河陽
身依蒼壁寒初薄
戶舉青旂漏未央
共候晨暉占玉燭
不勝懽意頌椒芳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三

辛丑歲

丹陽趨白下省親

春動曉仍寒
衝雲發錦鞍
河聲水下急
野景雪中寬
拂綬梅香細
迎人鵲語歡
官箴佩詩禮
詎忽令名難

題梅川清隱卷

爭傳溪上紫
梅花不數孤
山處士家
十里竹蘿紆
斷岸百家樓
館瞰平沙
客桴秋汴
桃城月漁笛
春飄雪渚霞
已道年來機
事息桔槔
猶用淮胡麻

雨中懷秘圖楊山人

江城花事日
紛紛獨倚高
樓午未分
無數飛帆烟
雨外惠山不
接剡谿雲
西陵客棹雨
中開須趁桃
花水面來
不是暨陽無
愛客

談玄還屬子
雲才

舟中獨坐書感

一行作吏廢招尋
江路風塵負玉琴
應制自慚三策學
成名誰副十年心
花枝半衰春烟冷
草色俱含夜雨深
最是欲歸歸未得
烏程酒旆隔南潯

昭君怨四首

青春拭淚下彤墀
十萬氍毹從羽旗
但得後宮無再誤

前車何惜一蛾眉

自來豔色能要寵不道黃金變至公縱使君王知遠贖
芳年已讓館娃中

出塞休言惜賤軀胡塵千里暗羅襦漢朝開殺毛延壽
別有何人改畫圖

居延烽火照甘泉誰作將軍出備邊一嫁可休千萬戰
女郎寧得上凌烟

金壇途中柬馮顏二明府三首

束帶事遠謁而焉行役非政理用吾拙重以榮慕微臨
淵豈無美操刀未能揮堅白忌滿礪無令志願違

七言古

卷三

二

水

志願亦有適閭里無饑寒晨遊非省俗輟棹一以觀雉
肥麥苗秀蠶老桑葉完興歌契物情聊可爲心懽
心懽遂解維沿洄遡芳草幽禽隱密枝綠樹陰長道嘉
賞久云闕對之懷浩浩安能學轅駒先以訊同好

同徐武進馮宜興泛舟城南河二首

婉婉秋蘆風河迴路不窮林開禾隴出洲斷石梁通南
國多高士郎君更小馮蘭舟非枳棘棲息且相同

公暇理棠棣同爲漁隱探蕭聲林鳥合酒氣澗花含牽
纜迷叢竹釣簾傍曲潭高陽池信美不似邑城南

病起步西園

臥病經旬起園池書獨行波光雨後淨暄氣竹邊清短
架紫瓜蔓疎畦長莖莖物情聊可悅因欲謝微名

行樂卽事

病起觀生態園林異昨朝翦藤舒栢樹芳草出瓜苗鶴
向池邊引琴從竹下調獨無金鼎術和土使民鋤

過靖江

日出鳴橈渡江平似不流未疑浮海去且作御風遊帆
影懸清漢鷗羣信遠洲迴瞻虧蔽處烟發羽人丘

靖江卽事

孤城週卅里面面大江流官舍茅茨古人家村若秋稼
收田犢散潮落海魚留杳森飛塵隔還疑到十洲

七言古

卷三

三

毘陵與馮宜興雨集兼寄嘲徐子弼地宰二首

倚棹秋風裏蕭條雨氣寒相逢不自意竟夕得爲懽酒
解陶潛帶塵揮貢禹冠滄洲聊可共因遣吏情安

莫以連封近經秋見面疎簿書慙祿隱舟楫當閒居徐
孺榻堪下候生席尚虛江城多暮雨雜珮贈何如

高橋值萬無錫舟過不顧率爾寄嘲

扁舟待月石橋西打鼓郎君去不稽非把塵容凌道氣
公期元只孟公述

蓉湖雨泊仲山王子圖瀟湘便面見贈

川上相逢暮色蒼芙蓉烟雨似瀟湘尊前一片鴛鴦起
莫怪風聲入夜長

同楓潭明府夜泊洛社

風塵倦行役尊酒坐深秋不定人間事何如波上舟榜
歌吳語雜囊帙楚辭幽落落同懷在楓江自可留

少洲馮子解陽羨令贈別二首

領符荆水上解宇對山開爲政真成暇宜民乃見才林
收時會客花發更登臺今日難爲別非關蕙草摧
踽踽金門彥卑栖富陸沉解牛看善理倚馬見雄吟裝
刺雙飛鳥色微三已心別離驚歲暮滄海渺難尋

山齋集



卷三

四

席上代萬九歌送山東馮五

瀟瀟秋水搖搖遠行舟涼風起蕭瑟花落芙蓉洲握
手念朝夕良意空綢繆合并過爲樂睽別乃多憂臨胸
渺何許尋壑復經丘萊陽徐福海濟水李太白樓曾是神
仙樂不如麴蘖休與君姑飲酒勿聽分鴈愁

長至前一日同楊九汝鳴登君山

山水南州勝登臨今節催高臺千嶂列遠浦數帆迴興
屬迎陽發詩因對雪栽林昏散歸從燈火夾城開

送顏金壇考績北上

瀟瀟鳴琴客三年幾下堂富民多政術好客有文章林

江頭去春見日下知君登瑣闥封事定輝光

蔡涇夜別王子裕

衙門落葉深江路獨相尋東帶違吾性披裘見爾心朝
迴舟喜順風急燭防侵莫學袁安凍孤亭不可吟有子裕

亭吟

雨中同汝鳴飲廓然樓

輟案無塵事登樓一舉杯臘寒衣上減春信雨中來樹
暗千家隱江長獨鳥迴愧非言偃室有客似澹臺

送李少府還岷

忽漫報歸期投冠江水湄誰能甘月粟自不惜霜髭倦

山齋集



卷五

五

僕荆門飯孤鞍蜀校詩峨眉春嶺長到正雪消時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四

壬寅歲

毘陵送馮五汝言

執手江天暮雙燈照雨殘題詩翻益恨對酒強成懽
舟動知潮上衣分屬夜寒年來輕別意今日爲君難

又賦七言絕句

江城雪後暮雲馳秉燭蘭舟勸別卮去路悠悠春草發
逢人先寄渡江詩

吳長洲縣齋宴集

聞道長洲苑今爲令尹衙入門徐繞樹穿逕每逢花解
帶閒清晝論詩數大家陽春先此地曾領舊繁華

聞汝言僑寓維揚

江頭樹裏北來人消息能傳劇後真詩興會知何遜好
廣陵花發正宜春

俞汝成家園晚集

五嶽未能去來爲賭墅遊池觀山下碧花愛雨中柔燭
彩春臺映爐香晚戶留傍人擬仙令城市遇丹丘

齋雨

風雨來江上官齋晚更清開尊無友共種樹及年成政
以違時拙心從習靜明鄉園荒未去非不慕南榮

泖湖

五月楊帆出泖湖依稀烟樹總三吳波平鳬鷺閒來去
日遠雲霞乍有無斷浦千年沉市井浮村幾處盛菰蒲
菜蝦未是功成客暫喜風光屬吏符

與汝鳴酌白蓮堂卽事

吏隱不自遜相看水上臺竹無千畝種荷有一枝開細
雨當歌歇涼風向酒來戴星勞出入祇賴此徘徊

鎮蹠園小集

可憐官舍裏風景亦悠哉新水蘆邊漲涼風松下鹿
穿蔬園戲荷繞草亭閒淡薄餘常俸朋來輒洗杯

立秋後一日雨中登樓

涼雨蕭蕭下江城昨已秋潮聲入官舍山色帶書樓鼓
散堂前吏帆歸海上舟喧聲聽晚市聊用遣鄉愁

寄敬軒分詠得蟬

年來尚玄素愛汝臥齋深高樹應知擇清風正可吟飲
餘中夜露涼動早秋陰何用窺青鬢原忘遲暮心

秋日漫興二首

江城宿雨收萬室次澄流鳥下孤臺暝林涵衆港秋官
閒惟種樹家近亦登樓自是悠悠者周南豈滯留
五斗不自去城偏免折腰澤農爭水利社老獻山謠

雨初收市秋江正長潮已堪爲秫酒吟待菊花朝

贈秘圖山人

多君超世心高士傳中尋骨合山林相詩成金石音行將窮五嶽自不問千金笑我頑疎吏徒然說棄簪

曉霽漫得

中宵鳴雨淨蒿萊罷沐登樓爽氣來書卷平臨山岫快藤花半繞竹林開心閒欲著齊民論客少徒營望海臺秋水鱸魚時得買一官聊且整微才

秋夕懷玉華舊業因示秘圖子

日落江城飛暮禽登樓忽動故山吟巖迴遠嶂雲常住

山齋書懷

卷四

三

樹夾清谿路轉深夜氣微明丹藥洞秋風不老桂花林何年屏跡邀君去靜向叅同契裏尋

送楊山人還越

江上秋聲木葉間暫離終是兩心關宦情澹泊真如水客思依微已在山月滿吳門羣鵲繞潮平越浦一舟還歲寒莫負椒花約楓落諸篇待爾刪

公暇

水國清如畫逡巡日日看樓閣秋鴈早山聽午鐘闌鎖印入俱散吟詩俗自安君恩良不薄懶病許從官

同李使君遊君山

九月四日

使節諮諏暇登臨戒僕夫潮生風聽急江遠雨看無酒近茱萸節山當睥睨餘春申銷歇久燕罷立斯須

九日同董進士遊白氏園

秋老碧河隈園林淨草萊上卿留舊業佳節訪高臺池曲因山鑿樓寒近竹開主人能醉客不藉白衣來

武進道中先簡徐明府

友道東南此日還宦遊長恨隔江關漸因閱歷知時變已爲逢迎減性頑近水田疇收稼早遠山鐘磬出林閒聞君新就鳴琴閣便欲相從開笑顏

蔡涇夜歸道上占

山齋書懷

卷四

四

來往竟何意煙霏彌夕原寒江孤棹響叢木衆禽喧露冷慙軀方月明感興繁驅車不覺緩適得靜中言

閒述

園林宿雨霽九月天氣清初日照軒竹涼風吹戶弄時菊十餘種裛露發其英室子病新愈弱女嬉前庭撫觴非善飲弄翰有餘情自顧朽鈍姿閒居豈政成

獨酌寄傲軒

三冬新屆候孤跡轉生嗟園曠林初脫離香菊尚花江風吹幕急山雨映尊斜眼底清虛甚相親一鑊鉶蔡涇同俞明府往還柬此

相逢會有役來往亦以煩俯首念世網馳心越山樊江
潮暮既落野雀寒相喧幸偶良朋駕堪依達者言歸途
指城闕夕氣彌郊原君且留信宿一觴斟酌論

郭外

詰曉出江郭宿霧迷重林江空水復暗野艇聞人音憑
車念形役歷險多苦心文法日以衆頑愚爲受侵將遺
貢公榮微喜曼倩沉有念成獨往無營徵在今式歌杲
日出四野懼鳴禽

江上

淒淒江路風曖曖遠村樹愛殺鳴榔人長歌入烟霧

山齋集

卷四

五

江上遲唐氏兄弟

行郭還常晚江聲帶玉珂港帆寒發少村燭夜迎多作
吏寧辭拙思家未得過定知康樂輩日自念羊何

立春前一日送王子裕北上

林間霽雪明江上送君行殘臘隨舟盡新春繞路生蚤
歸東閣選無懸北山銘瓊報兼何寄梅花滿去程

立春日王舍曹張山人集青雲樓各賦

習習春風隔歲生暗知陽氣滿江城烟開亂水千家曉
雪霽平林一鳥明綵筆照雲臨檻賦玉盤佐酒繞梅行
年來單父多師友却愧彈琴政未成

王逸少先生自潤寄書佐以漢魏晉唐宋元碑刻
六幅洛板唐詩品彙及遊楊遂翁園池詩呈謝一
首

簿書落落依江芷具眼徒承許國士製錦誰稱爲學優
投瓊豈但聞音喜先生動握秦漢筆年少曾遭絳灌嫉
焚士將忠寄九歌魯臣何道高三黜馳書問我潘安花
累幅聯編什襲嘉蠶白色絲陳列代陽春白雪囊千家
更有新篇詠所適高臺曲水平章宅洛陽名園感盛衰
豈爲翟門悲故迹三誦無能步後塵泰山北斗想羊神
圭璋在有荆山璞琢就文章仗玉人

山齋集

卷四

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五

癸卯歲

夏港西村路作

澗水斜通碧樹陰幾家同住蔣蘿深桑麻過雨添新色
鳥雀穿花送好音信美東南多種作恐經秦漢少追尋
身名尚愧樊籠裏偶爾行春愜遠心

毘陵再餞子裕子裕寫圖志別二首

蘭陵花暖亂鶯啼琥珀春醪出屢携明月還思過江夜
一帆徐落廣陵西

山齋集

卷五

桂向東風對柳條

張水南學士自金陵枉書兼遊魏國東園詩奉訓

一首

帝城春色擬蓬萊碑影何須避俗猜萬葉山河延麗藻
六朝雲物付深杯論文却恨追隨晚念別頻煩問訊來
江閣此時堪騁望浮雲已散鳳凰臺

青陽舟中有懷

積雨長河溢青蕪失岸藩帆檣凌浦樹鳬鷺戲入門捲
幔五湖興與魚孤客尊思入對蘭芷莫認澧和沅

過無錫東萬明府

共說君爲政風流似古人琴張聽訟處詩詠看花展鷄
犬千家靜桑麻百里新梁溪如可棹莫負惠泉春

過金陵兵曹王子裕見示北遊諸作

送君春雪楚江頭今日相逢帝里秋官自乞南非避
地詩多擬古似懷愁權尊樞密資留部江險秦淮控上
游邊塞只今勞肝食好陳三策效嚴尤

金陵張臨溪給舍蔡白石刑曹諸同鄉招遊魏國

東園

開宴選文園閑花秋尚繁物華臺上閱鄉事酒中論倡
和陳思客詩書卻穀門祇愁明發別何處奉高軒

山齋集

卷五

江陰應召北上道句容徐明府留款

路逢賢王倍情投况近華陽萬壑秋喜爾循良如漢吏
何人展轉憶并州空庭月白雙杯進遠道風寒一劍遊
生遇明時須努力漫將去住動離愁

秦淮雨阻宿鄭蒙寓

薄游聊且稅車輪京陌逢人是子真旅鴈數聲江上早
客愁千里雨中新酒因寒夜無辭滿語共鄉音覺轉親
寶劍雄雄在行李相看休訝一官貧

南陵道中望九華山作

客道逢秋盡臨風興杳然高低山上路出沒草間泉橋

斷衝流度林深望屋穿所思僊子宅只在數峯前

峨峯曉發

夜宿峨峯館單車詰曉行蒼林烟未起寒谷鳥時驚日出遠峯綠入閑秋稼成不知愁遠道山水到來清

過冶父寺

谷轉松林密山藏梵宇幽香花三界雨古木亂峯秋磴磴上虛欄倚鹿遊徘徊尋劍跡衣畔赤虹流

又次舊碑元戴韻

冷溪入空界石磴抱迴岑却笑遠行役翻同不住心齋鐘微出塢澗水曲穿林無處師臥治身慚未鍊金

京口聞笛

卷五

三

誰家短笛弄高秋暗入江風到客舟愁處不知鄉路近梅花飛盡水悠悠

午飯山寺題壁而發

曲逕停征旆青山隱化壇秋高佛日淨塵遠法堂寬鐘磬烟中發松梧雨後寒峯泉分竹引鳥路入雲盤自愧脂車去無能借榻安留詩非玉帶玄度到時看

從臨淮渡河

黃河不可極際曉截中流萬舸風前渡孤城水面浮山陵深積氣海日麗高秋只恐魚龍駭高吟放復柔

大店聞二谷侯君將至書驛壁遲之

木葉落未已賓鴻處處聞言思千里駕只隔一山雲谿路心同折蕪亭酒獨醺周詩不遑意期與致吾君

桃山驛

客路逢寒未換衣倚闌鄉思嘆長違柴門幾處烟深淺不見桃花山雨飛

徐州遇雪

客行忘節候見雪嘆冬深山盡南徐路雲愁北陸陰鄉音逢鴈寄驛路少梅尋但憶高齋臥呼尊過竹林

送人從軍

山青處

卷五

中

羽檄星馳候火明桓桓薄伐振天聲良家盡實雲中部大將橫開漠北營雪霽胡天鵬影疾冰高漢磧馬蹄輕當年蕩子從人笑驃騎功名一戰成

田園十懷

有序

昔魯仲連欲以貧賤肆志仲長統欲以清曠樂志上之顏巷點沂蒙園伊野皆寔以一身安止至樂備焉非有託而投也嗣後詞賦家發摠隱佚之旨吟紀林泉之跡積架盈几往往而嘉若工部詠江村之畫紙敲針事最實右丞詠田園之落花啼鳥趣最閒尤可咀含以理性情者余

世家郭兩畝仁里山深而不僻土沃而不閒族
繁而不爭風淳而不陋雅號勝區余雖早膺仕
籍自足於此鮮所外慕今冬被徵北適凍途
少適由徐歷滕雨雪霏霏馬瘡僕痛益切鄉園
之思迺即家所日有里所共爲祖業民務之大
者一事繹成一絕題爲田園十懷寫納袖中歌
以自遣事儕工部之實而加以切用趣合右丞
之閒而救以勤業若誇豕不知其類息鷄自昧
於高從人笑之非所及顧矣

築場譁笑趁晴晨剝棗烹葵納稼新秉耜遺教整稚拾

里名堪信是畝仁

右穫稻

戴勝催人浴種喧雨天桑柘望晴溫楊花落盡梁禽至
但聽縹車聲滿村

右饒蠶

山中賣竹裕生涯亦比東陽連理家每傍琴書承舊陰
又從雷雨看新芽

右種竹

後塢前村魚幾陂家家放種及春時莫嫌不識居山禮
樂意惟教家叟知

右蓄魚

塋确沙田歲兩收雉鷄飛處綠油油清和社鼓村翁醉
把臂斜陽賀麥秋

右斂麥

紅葉秋然牀壓糟蟹肥橙綠試新醪歲時徵逐多昆弟
數去誰家臘甕高

右煮酒

溪谷涼風鱗鱗房喜供賓客薦蒸膏燕秦何獨誇千樹
得比侯封是故鄉

右收粟

野鼓曾歌筍及蒲更須黃菜薦醑酥山村十畝秋雲綠
誰以窺園笑懶夫

右桃李

木犀花放合村香採摘無教婦子忙欲把秋姿瀝菊徑
還將世植比槐堂

右採桂

入口香清穀雨芽山農易粟售新茶源泉繞屋中冷色
按譜堪爲五出花

右買茶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六

甲辰歲

春日偕省僚遊南郊小憩道院得雲字

朝罷來郊外鶯歌下馬聞絃林澄宿雨丹旆倚春雲醉
拾金樞草間繡玉笈文洗樽池影暮留與與鸞羣

送沈憲副歸省旋之蜀

漢吏銜恩出紫宸西曹清譽紫朝紳單車別思燕山滿
萬里吟懷蜀道新峽雨暗鳴猿嘯晚棧花叢發鳥啼春
懸知定省多歡慶萬里無嫌叱馭人

曉霽呈同省僚友

山齋集

卷六

一

長安宿雨淨春堤暗覺花香逐馬蹄三殿日高鐘自遠
千門烟綠柳初齊朋逢北海容疎放官隱東方耻滑稽
風暖五陵芳草碧玉壺堪傍早鶯啼

送徐明府改判夷陵

一官仍不偶轉向楚江濱揮手此為別含情不可陳
愁巴峽夜草暗洞庭春莫嘆沉淪久時來又蠅伸

集白雲樓

盡省逢新霽相邀載酒來簾當青岫捲窓倚白雲開柳
色含城暗鶯聲到席迴清平稀案牘能賦愧鄒枚

省中賦得玉堤春曉

春城露氣淨芳萼九陌烟光柳葉齊閣漏遙從風籥轉
宮鶯多傍水猶啼林端香靄浮丹殿花外珂聲散綠堤
共荷清時無一事朝回鐔姐日相携

客有歸金陵壽親者贈二首

南國倦人白鹿裘手栽靈藥滿滄洲自言住近茅君宅
學得三峯跨鶴遊

繡服才郎比士衡娛親先向石頭城江魚竹笋春應富
日日登臺吹鳳笙

上巳登昆盧閣

嘉節依辰至登臨興不違天開初地勝雲暖暮春衣香
雨侵簾度空花繞棟飛試臨功德水絕勝祓除歸

雨霽懷報國寺牡丹花寄松和尚

禪宮橫啓帝城隅碧樹澄溪帶遠墟官暇每多行郭
興酒春思就散花居香清覺砌鋪金後色滿祇園過雨
初為語支公開客廼好留青草藉停車

遊報國寺

芳春值閒暇尋樂向空門未衰花枝露杯傳松樹根草
香嘶馬逸林暗乳禽喧醉後登高閣諸天近欲捫
同陳羽伯張子文盧秀夫朱汝一孫文樸杜子民
飲報國寺松下

客飲松下酒風鳴松上葉共從飛錫地一寄掛瓢心雲
度留龍甲花飄布佛金盞知雙闕外亦有七賢林

送順德李少府

遠爲粵徵吏行及潞河春欲佐渠庭治雪懸鹽海身鮫
人通市舶蜃氣薄城闕此地饒珠玉清名好自珍

送顧長治還昆陵且赴蘭亭社四首

芳春無伴忽言歸桃李花開夾路飛京洛豈無行樂處
看君終戀舊漁磯

煙水迢迢兩岸春青帆一片落江濱山陰王謝千年蹟
君到同遊有幾人

山齋雜稿

卷六

三

申山雲物憶并州時雨亭前春水浮壺榼重尋舊遊處
憐余已是隔年流

野性由來慣採薇懶將簪升勝初衣何時買酒蘭亭畔
指點稽山醉落暉

春日同省僚遊城西湖上

共有幽林好言違曲渚遊花前同繫馬柳外一聲樓殘
鶻分青竹新蕪帶碧流俸餘防酒直啼鳥任相留

暮歸值雨小憩演法寺頃驟復飲

避雨過僧院閒花點綠苔春衣濕亦好雲氣薄仍開未
盡湖邊興重呼竹裏杯悠然空境樂惟畏暝鐘催

盆魚二首

小院春光寂盆魚伴客身踈槐澄碧影密藻炫朱鱗波
面逢人慣琴前聽曲頻雖無江海適却自免驚綸
盆水映軒幕憑闌日看魚羣依新荷畔影亂落花餘煦
沫驚風動跳波值雨踈滄州精舍在雲物近何如

送何廣文

長揖去衡陽秋風進客航爲儒耻干謁仰聖試行藏竹
繞吟壇靜花飄講席香雲邊經七澤賦及早鴻將

遊姚氏園

城市忘春盡因人試曉遊暖遲花半發風靜鳥相求酒

山齋雜稿

卷六

四

勸清池曲歌穿小洞幽只緣簪綬在歎息此生浮

送熊別駕之松江

文章蚤歲擅才譽此日金門始曳裾宦轍未愁淹枳棘
滄江聊喜對琴書花飛阡陌循行處鳥下庭堦佐理餘

知爾吏情渾異我秋風早得鱸魚

送朱封君還海鹽

比鄰汝一之父

郎第承懷綵服明青春拜命荷恩榮日邊龍詔題猶濕
花外驪歌曲已成草綠晴川宜放舸雲飛畫省正牽情

還家如入南山社定有銜芝白鹿迎

雨中促盧四曹長遊韋莊

花間微雨曉紛紛紫陌馬嘶春可聞郭外銀鞍堪傍險
烟中阜蓋尚離羣百猶未滿籃從吏七不能堪獨賴君
韋曲風光天尺五應教取醉踏流雲

省中初夏

拂檻槐陰未滿穿簾柳色初齊鐘斷微風燕舞人眠細
雨鶯啼

省中聞鶯

着樹薰風午院清吟邊黃鳥故嚶嚶雲深竝喜遠矰繳
吏散堪來結友生久聽花閒疑欲罷忽聞柳外轉多情
何時伴爾春山曲白石朱霞載酒行

上春卷

六

卷六

五

聞鶯亂啼窺之得二巢同省僚賦

幽禽來去省垣扉日日花間轉不違接構芳陰諧友性
送聲高枕韻天機羣過別院雲常暖影亂疎簾雨乍稀
退食賡歌酬物理一壺堪待晚涼歸

夜過黃侍御協恭宅

有美蘭臺彥千年叔度風邀人明月下置酒碧城東嫩
暑收槐葉殘香戀藥叢雖非習池畔爛醉似山公

省中賦得鐘字

散署寄幽踪堂深綠樹重鳥春風韻細花午露香濃客
岸吟邊憤齋鳴睡後鐘西山多晚色銜酌且從容

題雲清卷

水邊茅屋起常遲門裏春山薜荔垂讀罷南華無一事
齋心惟與白雲期

題竹溪卷

清溪遠帶竹林迴夾岸春陰淨綠苔轉入前川人不見
隔潭浮出落花來

世芳樓爲靈寶許閣老賦

相君池閣甲中州綠野仍兼刻曲幽兩世勳名登八座
累朝恩寵溢諸侯雲扶嵩嶽窗中起天轉黃河檻外流
却望上台輝紫極漫勞平地訪丹丘

上春卷

卷六

六

九日酌省中

忽報登高節俄臨視草餘新朋同酒盞舊事憶山居爽
氣依簾入寒花傍席舒薊門風雨少好把客愁除

送張子文出守廬州

武林山水開人文張君勁翮凌紫氛相逢逸氣齊中散
每出奇篇似子雲畫省移官來白下槐陰竹色青相藉
烏啼吏散日墮樓對客含香吟未罷樓外西山列屏几
鳳城蒼翠搖空起座中不可無車公酒後何須醒孔史
吾從大夫與君遊傾心倒腹無所留西湖六橋桃萬樹
日擬春風弄小舟數載芳名動當寧廬陽忽報除君

去剖符猶擁專城居露冕爭誇行縣處遙想風流楚國
南循良直北漢張堪閭閻春色饒花草搖筆時時見文
藻莫苦今朝挽別裾明光他日下褒書秋風回首長安
道先寄龍江雙鯉魚

張給事二母竝壽得請省覲

夕郎投疏弄歸櫂獨向清時賦白華寶誥未乾天上墨
慈顏竝照酒中霞星輝南極臨雙婺春暖瑤池發二花
遙想板輿行樂處風光應又勝潘家

送歐陽乾元守廣德

桐水自爲湯沐地專城共道得君宜儒門經略誰能似

七

七

七

漢吏循良寔在茲野甸風春頻省俗郡齋花暗獨吟詩
今朝尊酒都亭別又憶他年報政時

遷居諸僚友携酒見過羽伯席上有作次韻

太僕街西卜築初竹陰將放草俱除秋清燕雀羣相賀
畫永琴書靜與居鐘罷散朝來玉騎詩成霑醉典銀魚
捲簾更待西山月北海中宵座未虛

送王令

魯邑君堪長秋風一騎行圖書東嶽色琴瑟素王聲十
室栽花遍三年飲水清獨餘攀柳思淒側向南傾

送張國鎮給事還閩省覲

僊郎罷起明光草驛騎涼雲斷門道清時誰顧問吾廬
萬里懷親歸及早憶昔公車竝策名士人往往誇張衡
雲間久著循良政海內新傳談議聲聖主施恩先侍
從頒來玉軸龍文動倚門遙慰白頭情伏檻猶迴青瑣
夢秋風南度越江潯武夷山水深復深春園未作扶輿
賦壽酒先將捧檄心笙鼓高堂樂未窮回瞻雙闕允霄
中來勤王事能將母忠孝平生誰可同

八月十四夜集孫五宅簡社中不至諸子

秋色明朝半宿筵此夕閒涼風吹鴈度明月照人來良
約誰還負清尊主獨陪陸沉孫楚在不把俗車迴

七

七

七

八月十六夜集沈子由

駐馬禁城邊清風令小筵秋憐爲客瘦月擬隔宵圓露
氣重簾入砧聲遠樹傳倚蘭談吐氣一醉托朱絃

訓湯錄事秋夜感懷見寄次韻

傳詩夜落掖垣扉路轉梧桐閣漏微射策未能輸宿抱
勞形空自覺今非病懷對酒秋無賴客邸逢君晚暫休
江上碧山應結社涼風高臥薜蘿衣

秋夜懷楊山人汝鳴

冀北吳南嘆索居談玄憶對檣花初一官無事常欹枕
千里相望未得書細雨燒燈愁過鴈疎鐘掩戶靜懸魚

夜寒何處冷江上潮落旅蘆龍釣餘

羽伯席上懷子文

西山木落塞門秋雲斷南天日倚樓菊蕊未黃尊榮熟
幾人同上泛湖舟

霜降有事 山陵兩行昌平道中同陳一羽伯

高秋祗行役並轡出都門雨色連山郡雲陰闕寢園草
衰邊氣入風肅 帝靈靈釐室歸如召將何報 至尊

由 楊翠嶺經 諸陵尋九龍池

翠壁倚天開千花棒露臺松林多氣色石路少塵埃谷
轉靈旗出溪深仙樂來龍池探未極只在紫雲隈

山齋集

卷六

九

九龍池

鴈塞千峯轉龍池九道穿形亭瞰洲島畫榜宿星躔望
幸花迎日留春鳥弄烟昆明伴漢制興慶陋唐年秀色
西山落嘉名北極懸吾 王少巡幸欲賦薄甘泉

陪祀 諸陵

園陵供薦事肅命走臣工俎豆旋 靈駕松楸隱 帝
宮香凝夜籟急露冷秋山空佑啓餘弓劍龍雲氣尚紅
送太學林生還閩親母

一經淹旅食萬里問鄉程同學皆先達高材自晚成草
留題柱跡雲樹倚門情不藉毛生檄春風美爾行

千秋節賜宴

重離五夜燦星躔今節千秋啓盛年間寢初迴龍閣仗
通賓先賜鳳池筵風飄仙珮和瑤瑟樹繞天廚戀彩烟
既醉小臣無以報長歌麟趾戴堯天

謁祀 長陵

園陵春薦肅官僚帳殿重門鎖寂寥雲疊旌幢山欲暗
路深松柏雨初消九霄劍氣迴龍馭五夜爐香落鳳韶
誰道鼎湖能抗跡蹤寰中川岳此宗朝

送王比部兄茂才歸河中

酒向青門把人從汾水歸清霜下木葉細雨惹塵衣望

山齋集

卷六

十

關悲懷壁還山慣採薇前程重回首烟際鶴鵲飛

贈菊莊尹氏

高蹈年來識少微黃花三徑隱柴扉烹泉往往同甘谷
送酒時時來白衣几杖寒姿禁凜冽歲時幽意殿芳菲
余生亦有陶潛好斗米留人未得歸

湯錄事宅賞菊賦

燕京樓臺下萬家輪盡湯卿宅裏花不分秋風弄顏色
紫莖綠葉紛交加招邀肆宴臨軒園策馬城南日云暮
在坐疑歸彭澤廬欲採難成孫楚賦曳履銜杯繞菊行
一花一蕊俱有情自念貞意凌千卉不數靈葩曜九清

應接清華苦未足
遍向花間然翠燭
綺麗初驚火樹開
芬芳似有蘭膏續
羨君作吏無塵姿
陸隱金門問酒危
更拾嘉英釀百石
學駐容顏倘在茲

送沈舍人還吳興

念此歲方晏
君將歸故鄉
晝游煩結駟
曉直罷含香
旅鴈隨征棹
寒梅作別觴
到家春水綠
重試米家航

省中新雪

乍聽浙灘隨風度
已見紛紛帶雨飛
九陌塵埃無處所
千門臺榭有光輝
誰爲園客寒揮簡
聞道邊臣夜賜衣
歲歎喜瞻新瑞早
君王方啓未央扉

山齋集

卷六

七

至前三日習儀朝天宮在直不赴

吹葭欲動玄宵氣
鳴珮同趨紫陌霜
樂演簫韶先候律
花饒鹵簿爲迎陽
卿雲預喜開書記
袞服新聞進尚方
獨住省闈吟望切
蒿呼聲起建章傍

寄呈荆川先生

荆溪溪上有精廬
南國儒生半侍居
當日澄江曾枉棹
一年京洛已無書
靜中樂意羲皇上
吟處春風草木餘
愧立門牆頻歲月
終然頑劣一無如

挽牛子乾

其北一奇士
鑽研富五車
賦成終不遇
名重使人嗟
劍

息雲間氣
毫殘夢裏花
南崗渺愁望
霜草夕陽斜

省中汪廷節張直卿夜過言且有事 廷謝

門掩栖鳥後
鐘清剪蠟初
珂聲二妙至
雪意一尊儲
漏未將更僕
談高正起余
油然投轄趣
翻在候朝餘

西山雪霽馬上述

旗搖初日禁烟微
雪霽西山戍角稀
瑞色樓臺千嶂入
高風鍾鼓片鴻飛
臘寒漸傍墟頭減
春意疑從樹裏歸
莫向侯門聽玉笛
梅花零落釣魚磯

教郎中審錄兩浙孫開府繪大地陽春圖贈之因爲賦此

山齋集

卷六

七

門外層冰高逼天
堂前忽放桃李色
條風吹出萬里青
一片芳菲草如織
是誰圖此侑皇華
虎頭將軍今顧家
丹青代布東皇令
遂遣春光遍海涯
春光一落使君手
玉勒金符映前後
陰谷須令活朽枯
通衢豈但妍花柳
會聞六月有飛霜
三載不雨東海傍
帝意分明扶冤憤
由來欽恤尊虞皇
乃知贈鞭不足謝
足練光華傾闕下
聞道流民曾繪圖
何如把筆回玄化

題俞比部祖德卷

惆悵梁溪上
沉雲莽宿丘
五悲將婦去
四教爲孫謀
舊事鄉人說
新銘邑乘收
藏金世何益
歌此播前脩

送教憲副飭兵太倉

玉節金符出漢京中朝執法舊知名江南不少五丁士
海上今開萬里城錦帳投壺登壘夜樓船吹笛下江兵
封侯何用俱投筆指掌龍韜氣自生

山齋歲編

卷六

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七

乙巳歲

人日諸僚友過集

草閣邀賓薦玉盤香街駐馬散金鞍杯濃共向筵前壽
花早爭從勝裏看苑雪晴含仙掌色庭梅夜送綵毫寒
薊門春事于今好還待東風約採蘭

立春日 廷燕

禁苑乍看回淑景初筵同許慶韶華千官競捧宜春酒
五夜新裁獻壽花玉饌調梅分御氣天香出樹散宮
霞傾陽自識羣心樂聖澤年光總未涯

山齋歲編

卷七

一

山東葉方伯具慶迎養

祿養還從色養申紫薇花下白頭人星堂竝捧龍章重
萊服仍看鶴綬新酒近泰山堪獻壽歌傳棠樹正逢春
朝來鐘鼓開僊宴青鳥翩翩引上賓

元夕宴沈戚晚第

邸第風光似富平依微宮漏隔華清春燈映月花千笑
夜瑟傳觴曲幾成客醉金屏梅氣暗山迴火樹雪寒輕
列侯親寵如君少歌舞年年答盛明

和宗伯存翁十四日立春 廷燕次韻

東風轉處禁旂偏閭闔香中綺席連春酒出宮俱是

卿雲龍殿總非煙堦棠葉向明朝滿苑樹花看幾處先
莫訝四聲追喜起蚤知五禮典才賢

送唐使君之廣平

青陽餞別鳳城東花外都看五馬雄露冕正宜行甸服
疏屏先已屬宸衷潤延漳水才堪大春滿叢臺政已通
漢吏治平誰第一自來東海入扶風

重遊真覺寺

野外共招携登臺狎鳥啼樹深曾到路水淺舊遊溪濁
酒傳僧鉢香苔散馬蹄醉歸城柝動蘿月滿春堤
送南司寇東洲屠公

山齋集

卷七

二

端笏垂魚八座榮春風初暖出承明羣仙祖帳花間別
五兩歌撓樹裏行 聖代化淳寬漢法金陵地重配周
京鍾山好去瞻弓劍雲鎖芙蓉十二城

贈童醫

省檐遊京洛家家倒屣迎山中種杏業市上入壺情月
午燒丹坐風春株藥行何能廣君術一為起蒼生

挽江寧味淡何公

公正德已
紀諫南巡死

仗義艱難叩帝居回天當日竟何如空聞折檻旌臣節
忍向遺編讀諫書賈誼憂深雙涕日屈平忠斷九歌餘
至今祠墓梅山畔拱木風烟慘未舒

送蔣文牧轉運福建

文牧尊人司空公
牧揚州有興政

卮酒春城曉送君遠烟楊柳綠紛紛司農鹽鐵南中賦
公子才名浙下聞山上客程邊荔樹海頭官舍對鷗羣
楊州好去求家教太守香祠護白雲

慶源堂為松臯許公賦

傑構榮名映台迥秀色迴家聲清萬石世業富三槐
誥雲花麗藏書壁象開河流紫邑去慶澤此悠哉

聞人尚寶大父母竝壽

共喜重闈開壽域竝看華髮照孫枝恩濃周室人為瑞
春暖虞江酒及時嘉氣入筵明綵服和風繞戶韻朱絲

山齋集

卷七

三

京華此日傳歌曲不比青鸞渡海遲

送汪儀部遷南尚寶卿

幾年典禮辯三千南國符臺寵命專選士兩開春殿榜
緇書曾從石渠賢長江卿月迎行棹暮雨朋尊戀別筵
吏隱清華饒覽眺新詩先就燕磯邊

東玄石舊省長玄石在省嘗種榴花詠春鶯

雲司吟和倍情投春日移官隔鳳樓花影漸看簾外滿
鶯聲猶向樹間求時尋藥物供多病獨覽圖經當遠遊
莫訝五陵車馬盛子雲寂寞不知愁

送張鴻臚使閩諭琉球國人兼寄令兄水南學士

近臣銜命出天都 聖德懷夷到海隅
紫殿丹書傳萬里 秋風乙夜過三吳
相逢父老爲文諭 所至川原駐馬圖
若道東山問康樂 幽棲眞勝玉堂無

湯右卿論舊有作次韻

彈琴舊領江頭邑 弭節同遊竹裏堂
雙闕恩光聯劍佩 一尊蹤跡感星霜
香街細雨春衣薄 小舍寒花秋夜長
見說吳中尊菜熟 歸心先逐白雲翔

寄南垣萬懋卿

經年喜爾尺書將 江路悠悠江草芳
昨日吳中傳去愛 近時白下有封章
月明陵樹春行郭 雨落臺花夜對牀

山齋集

卷七

四

薊北自憐越省客 不逢猶欲賦長楊

王學甫述襄垣王孫西軒雅致因東寄

西軒敞向晉城偏 大雅名傳漢國前
檻牖千峰開畫障 圖書一室散爐煙
有時醴酒延高士 何處丹經問列僊
久識應徐能倡和 投桃聊藉白雲篇

白崖圖歌贈尹德卿

白崖子西江彥 十年閉戶禾水濱
一朝獻賦明光殿 畫省鳴環與我遊
高情杳冉懸滄洲 故山猿鶴不可調
笑恐取移文 羞貌出崖居 煩妙手宛見山
巒屋前後青天霞氣滿石林白 日泉聲亂
窗牖憑君指點蒼茫問吳

峰隱映天湖 山千巖碧荔樵關小 百里清溪釣艇閒
崖圖可對崖居遠 側身南望孤雲晚 京華軒冕日紛紜
一曲誰能醉嵇阮 吳生最是愛山人 睹此崖圖顏色春
何時親見此崖好 拋却崖圖拾崖草

送孫武選謫官嶺右

傷情爲送遠遊人 潞水秋風一問津
盡道論兵似孫武 何勞作賦吊靈均
過家還買吳中舸 報國無輕海上身
來往好收琴軫在 羅浮花發早尋春

和劉伯鄰賦得玉簪花

誰人能種壁此日發爲花 折取搔無力 看來削不差
顏宜照何晏香可報秦嘉 不有詞成雪 將何稱物華

送尹德卿使事江北

淮南木落楚江蕪 節使臨秋出上都
莫道經書非飾律 本來法吏合檢儒
霜前白鴈隨旌遠 湖上青帆映月孤
聞說東南饑已甚 還朝鄭俠有新圖

九日集省中晚且登城南樓得風字

地僻塵事少 天晴令節逢 佳餘堪買菊 冠正不嫌風
小院深叢木 疎簾度遠鴻 登高還有興 留醉鳳樓中

贈王光祿使事江左

帝城雲物淨 新秋建業清 華愜畫遊供 奉暫辭分禁路

啓臨先上閱江樓天長鴻鴈催鄉信寒淺蕪葭緩客舟
何地望京橫奏牘東南處處苦徵求

九日同僚友登城南樓得秋字

憑高同向鳳城遊歷歷青山殿閣頭樹裏驂騑千陌晚
雲中砧杵六宮秋白衣酒至因尋菊烏帽風微更上樓
共喜盍簪逢盛世吳歛不惜混琳瑯

喜徐子弼至

飛鳥吳中別楊鞭闕下逢問年增感慨話舊失從容氣
合千年劍曹分五夜鐘涼風重九近堪醉菊花叢

題葉舍人柳亭卷用蘇中丞韻

山齋藏稿

卷七

二六

含香使者翬初星懷土年來爲柳亭接葉自堪遷谷鳥
飛花誰遣逐江萍相思宛向門前見未折先從笛裏聽
自是禁垣留托乘移文何以報山靈

冬夜陳羽伯席上卽事得鴟字

寒城暮杳靜棲鴟畫省歸鞍度狹斜燒燭試傳迎臘酒
開筵還對傲霜花自嫌疎懶通朝籍莫惜驩娛答歲華
博米題詩忘夜永從不投轄是君家

夢我求思爲王舍曹題

百年負米抱餘悲易水秋風墮泣時權桂早知三賦續
仰橋猶嘆一生奇編摩不忍瞻遺草講習因聞有廢詩

更嘆簾金無所尚郎君清操比連漪

送嚴季瀾遊南雅

結束南歸寶劍孤朔風吹雪滿征途吳中舊識尚書齋
白下新稱祭酒徒鍾阜雲煙臨展卷鳳臺花鳥引提壺
此行若擬承明獻先學班生賦兩都

席上同陳比部贈吳山人

忽見吳門客因招帝里隣堂開雪後宴酒探臘前春
五嶽新詩富三江舊業貧自慚非大隱却對白綸巾

贈別同年曹毅父

枯蒼初試治蒲才末路其如貝錦災似爾時名宜自保

山齋藏稿

卷七

二七

只今法吏轉多情相逢徒把王陽綬欲去還登郭隗臺
莫問當時看花處朱顏已隔十年來

送陳員外得請移留司

薄遊非敢厭承明爲喜秋風水國行試地且辭馮翊侶
還鄉非乞會稽情寒潮急處尋瓜渡暮雨稀時過石城
把酒遲違予未去壯心空慕請長纓

臘月得楊汝鳴書且惠石刻

得汝辰州信秋深返會稽湘川與衡岳登涉幾留題鳥
跡食仙碣雲叢倦客慕歲華茲忽暮署雪重栖栖

歲暮懷諸季

別思三年積歸心萬里懸書鴻淹臘後夢草發春先綵
閣花粧服青山雪映編清時禮樂賦逕爾祖生鞭

城外訪莫子良留酌

雪後歷東郭積聲探白雲因傾柏葉酒更出兩都文市
筑寒誰擊牀琴夜一聞松蘿吾業在還問故山羣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八

丙午歲

贈徐子弼入諫院

青春花柳滿皇畿誰獨銜恩拜瑣闥四海封章新戴筆
十年賦草舊餐薇晨聽玉漏趨丹宸暮帶天香出紫微
聖主宵衣思董正袖中彈草莫須揮

送南主客權守保寧

多君才學擅秦中禮樂親逢一代隆方藉時名典屬國
忽承恩命出南宮雙旌曉動都門雪五馬春嘶驛路風
他日勳庸追漢史先稱爲蜀似文翁

莫子良入禮部簡寄

報子典文昌春庭桃李香夢回宮漏近吟切禁雲長事
少高朋集書多別館藏倘逢休沐日爲我具盞漿

元夕後子良見訪因同過李員外夜酌卽事

閒居祇憶詞場夢見面惟賡燕喜詩踏雪林西同曳履
看燈節後促傳卮星垂苑樹臨彈劍月轉城樓照奕棋
取醉醺辰無更惜春寒已散鳳凰池

姚惟貞行人使便壽母

湖南風播栢舟詩春日筵開王母池欲識綵衣晨省處
卽看駟馬畫遊時堂鄰震澤添籌近曲按瑤臺進酒遲

未許閒居能作賦還須扶侍報形埒

大夫行送翁孺參審錄江西

大夫弱冠稱文儒射策早向明庭趨時人許爲鄒枚徒
我朝法吏尚經術大夫遂署西曹秩自是詩書堪飾
律京師首善獄訟清省院人稀芳草生陰陰綠樹啼山
鶯大夫讀法有餘暇對快揮毫無晷夜吟成眞可凌陶
謝嗟余懶慢與君好細雨清尊閒共倒春來並馬花間
道今年何年君外行聖主宵衣念八紘恐有刑罰乖
民情重書昨下承明輝使臣十道分符馳豫章重地推
釋之比來外吏兢羅繫密法深文如東濕一牘論罪連

卷八

二

數十豈謂鷹鷂勝鳳凰欲伺臺臣求薦揚遂輕民命同
批糠此去平反除一切莫言直道難宜世須令白日開
陰翳巡遊更踐山水約香爐五老俱登却題詩幾上滕
王閣懸知王事獨賢勞全活人多蒙上褒治家還把里
門高

劉郎歌送伯鄰審錄畿輔

劉郎磊落國士姿少魁三晉登堯堯裕州試政一何好
召入西曹君獨早西曹識聽復傳名法星夜夜逼微垣明
更有閒情臨卷快吟詩堪繼文房聲錄罪煩君去三輔
腰間新繫官家組駢駢馬出都門奕奕雙旂開使府

燕山百花方爛熳春衣日日行山雨莫言案牘常紛紜
外邊被獄多深文莫言散地堪持位論法元須諧衆志
即使皇慈遍下垓青天赤日行蒿萊無令刀筆困蒙
昧共道干將利斷截竣事歸來報天子若廊功業從
茲始更起高門汾水濱古來種德重活人

贈杜郎中子民審錄廣南

省郎銜命下青霄驛路和風變柳條遠奉天恩令解網
正逢春水好楊桃雲中法曜三台映嶺外歡聲十郡調
豈獨司平如漢尉采風還擬報神堯

送鎮山朱君審錄南畿君昔令婺源

夫君仕學蚤相成簡命懸知重好生雪後星槎連夜發
花前天詔帶春行西曹尚貯楊雄草南輔先傳定國名
若過舊遊多駐馬謳歌重慰去思情

送孫文樸與告還菱湖二首

君胡歸舊林因病免朝簪店熟黃梁飯山迎綠綺琴花
飄離袂急雲隱去帆深太息春明餞相思難重尋
吾湖山水好君况住湖湄蝦菜舟航市桑麻雨露時息
陰尋舊樹療疾茹新芝歸及蠶眠候貧來好賣絲

寄懷朱純齋隱君

念君歸去已經年谷口爲家學種田株藥定知逢石髓

彈琴自合對山泉
窓遊鹿子初醒夢
溪漲桃花欲泛船
懶向朝中通問訊
不因知已問魚箋

送吳山人

山人本是愛山居
到此因乘涉覽餘
片牘爭傳過卿相
一身爲伴有琴書
雨中自返春江棹
花外仍牽舊里車
他日五湖需釣侶
念余無計解朝裾

送澄江陳君赴雷廉兵憲

粵南憲節重逡巡
萬里風雲曳繡紳
林壑經春饒瘴雨
市廛行貨雜番人
清貧未弛圖書檣
骸無輕鎖鑰身
此去喜逢鯨海晏
年來况罷採珠臣

題玉泉圖

萬疊峰巒鎖翠霞
飛泉散落半成花
山房四壁珠璣滿
靈氣應將俗駕遮

題李三溪畫扇

春暖谷生雲
岩巒渺不分
漁舟膠遠浦
書閣敞晴曛
棹響沿磯轉
禽言隔樹聞
倘非江海客
能此謝塵氛

壽葉城張恒山司寇公

代石塘開公作

勳業曾看柱廟廊
幾年歸隱舊柴桑
數榮已見庭中桂
却老能傳枕上方
雲裏台躔輝壽榻
花前五醴薦春觴
西曹追憶樞承日
遙擬恒山作頌章

西省堂右舊有怡椿軒
春岡劉公幼嘗侍其尊人
怡閒公于茲今相繼爲司寇
感懷賦詩屬曹和之

西省重登賦
大椿庭標如識舊丰神
由來創向經堪紹
已見于公宅更新勳業異
時同勒鼎義方今日尚書紳
流芳只說三槐記
繼美須看八座人

送王偉純權南京光祿

願漢先生仲子

數載南宮秉雅容
識鉅儒才高周廟議
學富孔庭趨卿綬
分新省官帆指舊都
惟餘難別意岐路立斯須

送甘司空馳驛還蜀

代石塘開公作

東山忽動薜蘿情
北闕新辭綬
旆榮花笑錦江迎
去棹雲開巫峽引
歸旌恩光獨借郵間路
勳業方看鼎上名
莫爲息機忘報主
徵書元重白鷗盟

壽徐素庵封君

嵩洛傳聞多列僊
如公不老豈徒然
周顒免仕無文誚
劉向明經有子傳
雲擁恩章垂曉開
花臨壽酒拂春筵
最難錦服爲萊戲
賀鳥填門傍日邊

王學甫邀集盧家園卽事

多君休沐遠招携
錦席華堂日未西
雨氣恰因銷暑至
鶯聲無奈傍人低
花爭茉莉狂相戲
酒飲葡萄醉不迷

餘興可堪還卜夜禁牆楊柳月中齊

經西海子馬上占

閒行豈爲趁芳菲湖水東看入禁闌樓閣倒涵千樹影
笙歌深駐五龍旂榴花歇雨新經眼草色搖沙欲上衣
通籍十年惟混世羣鷗何事亦驚飛

夏夜集陳羽伯宅

雨過氣將秋殘花綴石榴長安塵鞅歇大隱友生求半
席時爲長彈碁不辯優劣知機事息非與醉鄉遊

題盧員外春沂卷

鼓瑟高賢不可尋千年喜小嗣遺音座間自覺春風滿

山齋集

卷八

六

川上還同靜者臨中歲出山趨薄祿常時避俗養玄心
憐余亦有疎狂癖何日風雲共浩吟

題俞樹德扇景

茅堂瀟灑石橋迴絕壁雲霞映水開飛鳥吟懷伴終日
何人又蕩酒舡來

壽龍遊尹封君

壽並

山翁不與俗相求住傍岩潭到白頭行樂自扶花外杖
忘機長伴水中鷗盛饗已副傳經托汗漫將爲採藥遊
琴瑟况宜偕老日鹿門深處有丹丘

送樹德使事江南

與君省省吟槐竹送酒家僮日不稀一道通津乘去舫
九關秋雨戒征衣蘇臺殘柳行邊盡澤國新鴻到日飛
莫向閩園淹使節上林詞賦待君歸

九日過羽伯看菊

客裏年華不自知爲逢風雨憶良時驅車敢謂衝泥怯
解佩寧今換酒遲巷靜嚴城傳擊柝夜深華燭照題詩
莫道登高殊此地幽懷併在菊花枝

次日再集盧中使山亭

昨夜同酣黃菊花尚餘幽興過東家小山雙屐防苔石
虛幕羣燈起樹鴉散署官閒堪棄轄高城月滿不開笳

山齋集

卷八

七

自非尊酒寬鄉思寧遣秋風滯客槎

酌白雲樓中

登高有餘興來上省中樓牕外綠蔬滿尊前黃葉流官
閒疑共隱雨好不妨秋鄉思生還歇終因戀帝州

送方職方禹績守山海關

少年慷慨佩吳鉤遶海戎機屬上游榮戟巡行時緩帶
山川指顧獨登樓材官騎士防秋勁羌管胡笳出塞愁
把酒論兵人共羨書生投筆欲封侯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八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九

丁未歲

春闈校藝

雲烟深鎖聚奎堂淑氣薰簾晝漸長玉漏遙聽雙闕外
墨香如在百花旁風前閱駿驚殊態夜裏探珠覺有光
自是彙征陽道暢誰誇門館得羣芳

代石塘冢宰和相公東閣讀卷韻

昨夜靈臺報聚星制音雲捧下彤廷文章五色登賢俊
禮樂千年際聖明繞樹禁鶯春正好出花宮漏曉偏
清疎慵何幸叨供直瞻望蓬萊瑞氣生

三月以室子之變乞歸將發別舊游

南鴻悲失偶况爾復離羣澗水生春藻旗亭駐曉雲看
花真潑淚把酒易成醺後夜懷君處鐘聲天上聞

石陽陳子遣使導行贈謝一首

朝端邂逅陳京兆驚座何須歎昔賢不遇由來見荆玉
多奇終自顯龍泉江南舟楫愁仍發洛下文章遠更傳
古道論交誰寂寞出疆賴有候人先

得請送端兒還家別出餞僚友後車上感懷

兩歇都門花漸稀歸人臨發反愁歸忍經舊路看芳草
漫倚離樽戀夕暉孤鳳不成羣上曲三春未理篋中衣

今宵幼幼登舟處稽首 天恩望燕微

一八 潞河有感

河水將愁思水流愁不分携兒登去舫呼弟望行雲花
盡驚時改程遙畏日驢關關洲上鳥何事使人聞

晚發新安驛

長河風雨一帆行樹裏村燈近漸明逝水傷心無計挽
呼童只問到家程

携室人觀及瓜洲逢五日同弟寅仲口占

客舫愁心未好開况逢佳節大江隈去年尚記茲辰事
京邸同懽艾葉杯兒女佩囊看子澤弟兄涕淚灑粧臺
臂絲浪說能長命却使人生逝水哀

湯別駕築峴山逸老堂爲吾湖謝政諸公脩社地

邀余飲其上賦以謝之

看山治事羨君才逸老堂成及我來湖岸牽車驚野鷺
市橋吹笛送新醅松陰竹色清堪把漁唱樵歌晚互催
自古耆英傳洛下塵容何幸一登臺

初還鳳林從家叔泛觴溪曲

問李尋桃識舊蹊阮家深處竹林齊興來藉草三農伴
日暮流觴九曲溪洞口落花隨酒泛風前啼鳥近人栖
聊知避暑同河朔敢道題詩學會稽

時雨喜作

夜來時雨長溪瀾傍水柴關出釣竿秀色共瞻千畝盛
豐年早動萬人歡天開景物愁俱散身到鄉園夢已安
習習涼風生桂樹高堂酒盞日團圓

中秋日壽叔清池翁

幾日鄉園息錦韜一觴因得薦華筵堦前綵服明松竹
池上涼風動管絃桂楫正堪和酒味霞文時自映鑪烟
追懽可待青天月此夕同看百度圓

九日隆安山晚歸感懷

故園佳節點生愁何處砧聲又暮秋溪上青山徐曳杖
尊中綠酒厭探釣後先暫得依兄弟應對何須辨馬牛
興倦好同歸鳥去竹蘿村逕晚悠悠

湖城會俞廡訪樹德

法署從君檢阜封相逢何意雪川東丰姿已惜樽前異
談笑還疑夢裏同寶劍星文寒欲動銀缸花蕊喜偏紅
共指外臺明鏡在不寬寧復美于公

遊隆安寺

深林隱梵宮萬壑響晨鐘亂泉穿白石獨鶴舞青松施
飯塔眠鹿談經洞出龍童時讀書處復此浣塵容

移臧安人觀停茅山因宿哭之一日

翠屏紫嶂鬱崔嵬寂歷茆齋思轉哀念汝短年真理外
好知此日是歸來雲成衣影高還下松曳桒聲去復迴
最是多情山上月清光終夜照泉臺

立春後放舟訪孫五文穆

春風夜轉峴山隈岸雪溶溶落梅試買扁舟弄新水
秀溪何處草堂開
遠水孤村半有無輕帆一片下菱湖相逢莫說西曹杜
怕遣離情滯酒壺

題山寺

四壁薜蘿陰禪房棲翠岑苔封蛩砌古雲鎖鴈堂深花
雨春浮戶經聲晚出林前峯上初月何異佛燈臨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九

吳興吳維嶽峻伯著

送歐陽廣德考績

百里烟花桐水濱耕田鑿井待行春來時已見歌廉范
去日同思借寇恂

報政如君世所賢姓名聞向御屏懸却嫌琴鶴猶多事
疋馬東風朝日邊

早起呈家叔

播穀聞農告曉牕開薜蘿鳥聲歌枕近山色捲簾多梅
刺春前蓋溪增雨後波玉華亭館好雙辰近如何

樂壽亭三首

有片

鳳林稱山水之勝而亭當其最勝處自余馳宦

輟遊者遂稀遲路漸蕪花木失款匪秀景之或

匪緣良會之鮮倡去年與告還山薊蕭瑟役未

暇問之今晨起南樓中鳥送春聲山呈新翠悠

然興懷茲亭廼命童子掃石治具奉家叔邀諸

昆弟登飲甚樂而余則又動還朝之色矣喜

春華之方暢感舊遊之始續爰賦三章以希再

往

開歲始登堂青陽應律回臘容除岸柳寒意盡溪

犬泰時宅芝蘭謝氏才今年花發早猶把玉卮催

夙昔嬉游地徐徐試復尋竹侵苔迤徠藤覆石牀陰斗

酒共爲樂春山正可吟芳非分日賞莫只美腰金

曲榭俯清波參差杖屨過岩花攀讓柿澗竹倚同歌名

比諸荀劣林歸二阮多簡書知可畏其奈此山何

贈東壩范老

幽棲小築傍溪塵白石清沙伴百年衣薜每驚城市眼
種梗長買郭門田花間短杖時携鶴樹底芳樽獨聽泉

几席相逢顏色好由來能悟養生篇

春日侍家大人遊玉華山相從者前渠二十二叔

堵塘歐陽文奉紀二首

有片

園中杏花紅欲然溪上柳枝綠已鮮此日踏青試雙屐

南村沽酒傾百錢春寒鶻冠未及換路滑鳩杖時相牽

負米長今赴休沐丹丘誰復羨期佳

丹丘誰復羨期佳玉華樓館行羣仙松扉乍起鹿還臥

石磴同捫鶯欲遷憂竹歌清按古調呼盧興逸忘高年

惆悵鳴騶候驛路捧觴且醉蒼山烟

丹陽道中

雲陽驛下海鷗飛吹笛楊橈雨乍稀綠樹映簾行不盡

炎氛近水覺全微食趨魏闕占風候纔過吳門換客衣

送底一尊聊自酌勞歌空憶北山薇

鎮江陳刺史邀登甘露寺

鐵甕城高鼓角雄使君設燕樂王宮樓橫江上延多景
樓路轉林間出太空中帆檣南北浦三山鐘磬往來
風登臨未盡燕蔭詠行役牽人嘆轉蓬

五日京口放舟逢競渡

曉哉江海觀麗此朱炎節杲日升鷺峯驚潮踰鵲垵文
舟楫萬附疾風舟箭發奔浪挾遊龍懸竿射飄雪橫洲
截荇過曲浦隨流折山隈瞥欲飛柳際看將滅賭勝罷
沫中櫻錦鮫人列俗洽沅湘餘景益金焦傑旅役逢邀

嬉離憂一以輟

過呂梁

春水樓船起雲中三旬纔過呂梁洪急流帆正憑風力
砥石波懸見禹功萬里轉漕通斗極千家震撼俯龍宮
山青兩歇前洲路坐聽漁歌秋葦東

徐州初入漕河喜賦二首

十日洪河舫悠然漾水心計程詢傳吏脫險報家音草
色迎牽纜山光映撫琴冷冷客中興春此川上吟
四月辭鄉邑三旬尚旅艍放舟由石牖看樹過茶城波
霧催詩雨林喧送客鶯朱明多氣象漸近日邊行

過沛邑時邑新城

去夏曾經沛國河南薰又送客帆過樓懸雉堞雄新築
草沒風臺空壯歌落檻洞泉晴浪碧匝舟汀樹午陰多
因慚遠道牽纓紱暫逐澄沙狎鶴鷺

南旺懷棟塘陳公公嘗視泉於此

思君重讀龍行詩花老蠶眠過訪時此日獨趨金闕路
翻然遠念玉山芝舟經分水聞遺頌望入停雲阻會期
夜雨紫梅溪漲浪未知蝦菜更同誰

宿叢林閣下

縣水自非三十仞却因狹岸舞回湍輕舟早已維雙纜

枕有喧瀟夢自安

觀河堤楊柳

方舟越魯橋春彼嘉樹林千株列成行五月密作陰上
有好鳥歌鳴蟬雜其音蓬窻遡清蔭曠焉開煩襟何當
返若上觴詠延同心

新店至石佛開道中

楊帆指清濟鳴榔汴夕流喬林蔽脩岸芳陰介中洲南
窻蔽襟袖微風聞棹謳豈不憚行役顧此成夷猶雖非
濠上漁亦當漢曲遊

任城遇鎮山朱文折簡先寄

綠楊烟際度鳴蟬津上喧聞法使船相遇尚然違一水
無書何必訝三年

留安平會旅執甫水部余時戒飲

喜汝清聲滿道周端居河上日悠悠聞鶯正動經年思
出浦因維隔夜舟別院雨涼初置酒遠山雲白共登樓
憐余肺病淹佳興翻向同袍惜勸酬

壽東溪居士

新建丁中丞兄

世網能超樂未央五溪亦是採芝鄉花深南浦青春杖
霞暖西山綵服觴肘後桂書顏已駐市中騎鹿姓將藏
家傳正是丁寬學曾竝燕山作義方

山齋集

卷十

五

鄭官兒也書事

茅屋數家村孤舟泊與隣浪紋迴曲岸雨色暝遙津客
思遲魚素鄉言狎榜人行行近京闕胡乃亦懷神

宿家村

今夕何夕天氣涼扁舟六月水中央向來炎晝喜如脫
颯爾清風吹欲揚柳外茅房靜雞犬波間明月邀壺觴
華星的礫在洲渚疑是銀河落我傍

抵潞河二首

孤蓬暮啓涉臨河月出風生水漸波川路適同三伏盡
禁城遙見五雲多

明朝跨馬趨丹鳳此際停舟倚白鷗獨立南風延眺聽
九天鐘鼓落滄洲

陳子兼水監泛舟通惠河相送

趙朝纔脫江湖泛載酒仍同舟揖遊路近國門瞻御氣
人乘天漢擬仙流轉輸劉晏名還舊好事陳遵仕已優
鐘鼓嚴城催客進一杯猶爲贈吳鉤

送黃生士通還晉江二首

上國辭親一棹迴少年文似左生才黃金臺下多豪俊
賦就長楊好再來

山齋集

卷十

木

更桂青帆向武夷

還京臥病雨中作

飛葉朝來數并梧壯懷轉展竟虛無隔年京闕身重到
半月秋風病未蘇才異文園空患渴心懸幽谷久成愁
方書檢罷無餘事涼雨蕭蕭對藥爐

病懷

煩痼違客願虛館閉秋風薄祿非長戀明時豈易逢鐘
殘寒雨外鴈過遠烟中舊業金峯下南窗菊幾叢

雨後嘆交游無問疾者

病覺秋無賴庭因雨益清涼中聞木下草際聽蟲鳴亦

有綢繆友而增寂寞情徘徊還就枕微月轉深更一

齊中偶述

飛雨蕭條倦慢中鄉心此際更聞鴻養病幸借閒曹秩報主徒希國士風庭下寒蟬放蟪蛄苑邊秋色老梧桐吾廬三徑寧難問浪說憂時擬大東

餌藥

暑暘事舟楫長途良以疲薄言息都市問謁紛驅馳鐘鼎盛招邀詎意爲疾資經旬臥病痒好客乖襟期玩世素耻朔養生未儕秘涼風變物候庭雨下如絲命薄甘自退時昌難遽辭且復餌苓朮藉以益吾脾

畢子石

卷十

七

畢子石以松江同知聞元科以淮揚轉運入賀

夜過

兩賢何落落謫去並來朝拜舞儀重習衣冠塵未消夢回三泖閣家寄兩淮遙相見還相別微吟慰寂寥

汪丞別

有序

光祿丞青峯汪君以壺內之變得請暫還饒州而余也丁未之歸寔同君事君過言別凄然感懷遂成贈章蓋變色有同談虎而屬辭不暇吟蟲者也

君行人共惜獨我惜君深以我去年事知君今日心長

安城下單車登碧草禱禳春雨歇潞水孤舟夜半開招魂賦向舟前月乘流蕩槳心轉憐洲鳥關關聲近船彈琴誤入雉飛操翻經欲廢鷄鳴篇家裏傳聞半疑信我歸及門懶向前重頭兒女駭擁膝對君說此猶潛然君才非我薄君數同我奇我來方欲與君好有詩共談酒共持胡爲一旦遽別離我將舊恨橘爲辭握手臨歧歌送之

戲索汪君小杯

君爲浮梁人滿屋浮梁器比余病起開涓滴大爵深甌不稱意涼風正起草木衰欲托微醺寄所思君行且向浮梁去有小酒盍留我爲

開簫

禁城秋夜月如霜何處簫聲落洞房咫尺上林雲氣紫梧桐深鎖鳳鳴岡

寄懷王食憲子裕

子裕以親老致政且旁精繪事余得其數幅

移官栢府方推望返棹梁溪與若期畏道王陽元盡孝挂冠梅福早卑時惠山常作行邊障震澤翻爲宅後池京洛風塵秋忽暮相思惟詠畫中詩

送鄭東陽

腰垂墨綬赴金華山水中開令尹衙贈別可憐秋在柳

入彀應見雨隨車公餘花滿彈琴處城外溪清釀酒家
勾漏亦知難似此壽人有藥勝丹砂

病起訪王汝一城外禪房二首

曠別促招尋寒風扣梵林敎年思往事對酒寫中襟
齋殿龍朝啓松扉澄夕陰未能留信宿辛苦繫朝簪
之子尚郊居塵沙日掩廬良辰思見面病骨且驅車立
語深庭葉留餐遠市蔬瑣闌虛席待曾草救時書

主客莫兄寓待菊數種約月夜過看

我屋東籬花別來繫茲懷春卿忽枉約夜譙何當珥初
寒入郎舍暮節榮霜荻披豁陶潛興將須明月齋

雪

卷十

九

雪中早朝

是日爲大雪節
大內殿祈雪

超陸承恩雪未闌騰凌千騎集長安雪因應候真成瑞
恩有傳貂自却寒灑灑凍花沾玉珮微微曙色動纖冠
步虛欲徹昭儀唱鐘磬聲中萬國歡

徐衛使襲職歷覽朔塞還溫州

三十橫金氣吐虹建旗仍得駐甌東雕鞍曉度蜚狐月
羽箭秋鳴戲馬風善用父書堪制閫新霑朝命願平
戎只今鯨浪掀閩浙到海先邀第一功

王比部宅會謝榛

山人自疎節岸情縉紳前敝服市中隱新詩海內傳涼

風吹戶幙殘菊散庭筵豈是知音者客聞山水絃

冬夜集朱東原宅得冰字

出省罷塵牘置酒遵社令文駕肅戾止僕夫旋告屏烹
羔繪鯉魚有敎一何盛密座傳深觥軒月澹相沫放舒
稽阮情朗暢高岑詠藻辯互陳發引經折其橫難爭爽
次雄共擬杯中聖四海併一筵清時良以慶夜深起言
歸嘉樂未終竟

張汝玉冬夜出諸燈燕客席上各賦

主賓都好事授簡墨花騰興發春前酒花張雪後燈交
情聯四海詩法辯三乘夜半聞鐘漏雲深苑樹曾

東原敬所二丈招集三栢堂不赴

卷十

十

病酒朝慵起誰傳畫省書栢堂鐫煖處鳳沼雪晴初興
怯山公馬家無陶令與相聞同畫漏亦復嘆離居

冬日偕莫子良出訪王汝一迫暮還城述

始踐彌旬約鐘聲遽促歸衷情殊未寫杯罍豈違揮林
鳥樓欲定市人行漸稀歲華將復暮慷慨尚塵衣

薊州劉氏兄弟同乳拉躋六麥奇而壽之

豈是徐卿子還生寶氏鄉運分周士盛年比絳人長風
應填麓養花生金玉堂朝來太史奏南極倍輝光

集袁太冲宅

共以退公暇言追結社歡開簾雪片急傍舍枰聲寒竹葉傳宵求椒花逼歲殘六街燈火靜徐疾散歸鞍

王新甫宅社集不赴

朔風吹雪滿長安日暮風高雪轉寒卽有嚴城傳刻漏脩然鶴鶴傍闌干亦知對酒時難得自識渝盟衆所謹莫嘆山陰成絕事乘舟不似馬蹄難

贈別盧襲陽

清時曹務簡吾黨歲月寬結約逶迤邀召匪事杯酒歡論經擬破的作賦推登壇窮畧更卜夜庶幾傾肺肝盧君年最長坐據賓筵端英安腹坦蕩申今壓衆謹疑義相

卷一

七

七

與析干切懸詞端比陳不滿謫類稽復能官襄陽落其手珪組辭金鑾者彼荆沔勝遺蹟浩難殫章臺沒蔓草習池無餘瀾不看墮淚碑至今瞻峴山樹立百年內要使今名完絨情附車輪隨君歷千盤

雪夜馬上口占

酒罷還家雪滿城玉驄低控紫絲繩舍兒凍僵柝聲死明滅遙看壚上燈

竹林寺送盧秀夫

燕臺積雪苦寒侵送客開筵傍竹林把酒荒宮說空寂愴然猶動別離心

雪後長安街卽事

冬候三看朔雪飄太平嘉瑞不封條林容近苑春猶靜山色侵城臘未消南陌烟花新歲計內壇笙磬白雲朝鳴鞭公子金張籍日午當壚脫紫貂

集李郎中宅賦詩觀畫

錦筵紅燭臘初天愛汝風流似謫仙簫傍上林吹作鳳酒當寒夜寫成泉新詞散雪降巴里古障流雲辨輞川此際靈臺若占望聚星應屬紫微前

謝四溟山人蔡白石太守莫中江膳部張玉亭王鳳洲二比部過集各賦得仙字

卷一

七

七

城上樓烏啼曉烟散廬何幸會羣賢談詩繹賦參諸品紗帽綸巾併一筵禮省自知形外侶興狂同號酒中仙漏聲何用催分夜樂事明時更盛年

送蔡子木之衡州守

南紀要衝雄嶽麓龍藩襟帶重侯封才人理郡詩難廢湘水行舟雪尚逢離別莫辭今夜酒猶良須省仲春農定知尺素傳京洛覽勝先登回鴈峯

贈朱守愚趙臨陽二侍御之南臺

領篆者

陸公門下有韓君前度江陰愧子文春報竝名題御

庚子年聯節下青雲登臺聲價重愛國封章幾日
聞草樹經過應晚發霜威層疊壓河濱

冬夜懷馮汝言寄去松江

客懷何事忽淒然太息馮唐未老年五度徙官猶佐郡
十年草賦始成篇泖湖魚鳥行春舫靈洞烟霞訪秘詮
雪後曉鐘催禁鑰幾時同候未央前

寄懷徐子弼

松蘿何處少初堂望逐南鴻入豫章宦處聲名留卓魯
雪中門戶候游楊異時勳業金相礪前歲緘書袖尚藏
自去瑣閑徐給事至今鳴鳳想朝陽

至日卽事

爲客言殊杜少陵年年至日在周京書雲望有臺占筆
獻壽遙緘陞舞情九陌餽遺喧子夜千官齋後散平
明上公攝報勤恩遣內帑金綰勞禮成

領家大人書及重慶詩和韻志喜

乞身自欲入山深消盡機心似漢陰懼極斑斕不知老
興諧醴醕幾成吟所經郡有歌賢樹此日巖藏濟旱霖
書報平安兩字外惟言栽桂已成林

立春夜席上贈王元美

海上人來麟鳳洲少年綰珮洛京遊當筵况湧新春思

綠筆搖花照酒甌

山東

卷一

十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一

已酉歲

元夕燕弘齋張文第得元字

張敞春多興邀賓卜上元火中花幾樹笛裏曲三番彩
色分珠綴霞光泛酒尊良宵莫輕易況是傍天門

家大人乞歸與尚書南坦劉翁及謝政諸鄉老結
社峴山茲示題翁行窩詩四首依韻敬和却呈翁

星辰久下朝端履安樂言開坦上窩千里懷人赴招隱
詩筒酒艦幾相過

九老香山近可求二疏祖道去同由春風碧柳湖千頃
日日輕帆載酒遊

面湖軒館少風塵逸老清容二刺最可人聞道羣公脩
社日鶯花正作峴山春

讀書樓對青山起種藥園依碧澗開一自侯芭還上國
問奇曾再幾人來

定國第觀燈

雪後垂鞭過建章將軍開宴擬平陽燈燃樹裏千枝艷
酒試春初栢葉香簫管隔庭流羽調珠璣夾戶寫蟾光
生逢化國繁遊樂併取宵輝繼日長

聞鴈

雪後長安鴈北飛三春將半暖猶微遼陽戍騎憑城牧
未出金河共爾歸

贈芳洲葉翁翁三子俱擢舉而配又竝壽既就仲
子養京邸復將過伯子舍山

閩南今與河東比彩色聯翩起鳳翰來往竝臨班服戲
唱隨全應玉徽彈酒分太液餘波釀花向河陽一縣看
卽此懽娛顏可駐何勞別問紫金丹

贈沈丞之既寧

一官知可薄其奈武夷山正好乘春水悠然出故關公
齋峯影下吏事酒杯間計爾傳詩日初遊九曲還

送廣德張守

獻賦承恩謫蚤歲分符專郡擬諸侯地襟畿輔偏還勝
舟載圖書宦亦遊春雨草青橫嶺處山城花滿閱耕樓
況是 高皇湯沐邑知君撫字罄嘉猷

兩浦遺踪爲郭侍御尊人賦

宿草迷高路悲風刺故林乘驄誰作吏負米却嬰心竹
簡猶新澤槐庭已密陰欲知移孝理浦雨沛成霖

玉京誕祝爲郭侍御壽母賦

忽報西池宴言開北闕傍進觴霞醞酒着絲玉爲郎花
映慈顏笑雲連錦誥張開居何必似作賦更輝光

謝王新甫春歸之作

朝驚柳絮暖春歸又報新詩過省扉
遊賞屢緣風雨等追隨仍爲簿書稀
西山馬上空馳目曲水花時堪興衣
莫說江南風物麗登樓一想已如機

送張子受比部擢守太原

兵馬列提封無如此郡雄誰人也
瀾上設策效湟中子任都官部平希
漢尉風惟餘好生意建取保釐功

贈東山郭侍御

侍御有詩草此與情

百辟下朝初驚穎御史書風疑破柱
後謠是避聽餘聖鑒天同燭人情春
並舒清聲到行部江水欲無魚

山齋集

卷一

三

青霞沈子初至見過

自與知音別瑤琴懶獨將揚鞭忽相遇
置酒不禁狂庭月語間至林風醉裏涼
宮袍莫寬窄垂綬稱王陽

初夏值沈五純甫莫大子良相過論詩得音字

幽齋晚未闌高駕忽同臨月出初行酌
鐘殘未罷吟刪前窺妙理變後討遺音
驂尾忻相附平生千里心

疎懶

疎懶廢逢迎門無車馬聲庭前看雨罷
飯後把書行槐色浮衣嫩荷香傍檻清
陸沉非似者吾自適吾情

書湖守若齋鄭君綠慈

南望三星燭照區佳辰開宴列僊趨
朱顏絲髮入中齋二室三山屋裏圖
林有交花仍綴寶庭來鳴鳳更將維
瞻雲爲見專城客碧浪遙充介壽堂

端陽與弟維廷席上志喜弟適先一日至

菖蒲泛酒禁園限天遣連枝昨到來
相對詎疑春草夢劇談還喜白眉才
長途零雨餘攤帙深樹流鶯勸舉杯
沉報高堂安寢膳笑顏爭與石榴開

五日同純甫子良遊將軍射林限一先韻

共展佳辰賞言逢霽雨天開筵細柳
下繫馬落花前鳥喜新來客香封舊
鑒泉太平那用武相戲學鳴弦

山齋集

卷一

四

文獻七言

武偃時清官復暇射宮翻爲看花來
地偏不亞韋杜曲興逸因希衛霍才
未拂游絲穿密逕寧邀落日上層臺
最憐近郭堪留醉魚鱗聲中緩騎回

是日子良後至因嘲之

林賞棄休暇況當花落初景多行郭
處興獨飲蒲餘臺迥憑馳目草深堪
隱車紛華君豈悅遲此話蕭疎

次韻贈顧生長治省觀南還

惠山山勢延江麓山下清泉山上竹
泉畔居人晝掩扉竹間啼鳥春離谷
我曾携友踏雲烟爲訪仙家學注年

何爾寧親今日去八公會裏賦新篇

題郭文叟東園

是誰繪此婁江圖
突安高閣臨虛無
千峯挿江蛟龍趨
絕壁倒挂蒼松株
渺渺平波如練鋪
雲光樹色含模糊
畫堂六月涼眉鬢
信是汀洲近構榭
主人環瑰產上都
興言水木思東吳
不得遠走江南塗
時時對之傾玉壺
浩歌滄浪白日徂
竊比鴟夷遊五湖
紅塵駟馬胡爲乎
再遊將軍射林

塵喧夙所厭
重此駐驂駢
逕路行將熟
林花看覺稀
雲光邀染翰
竹色引琴衣
自覺雄心少
登壇一笑歸

賦得柳邊歸騎

柳下歸鞍疾
新豐不覺過
影交垂葉亂
蹄若落花多
返照明金勒
涼蟬韻玉珂
野懷吟未就
其奈入城何

贈葉吏目赴和州

清時應耻避
薄祿不嫌窮
結束辭初服
軒昂視寶刀
江雲牽數騎
暮月照孤標
況是能詩者
心和俗易調

送王判官赴臨清

明時爲賤吏
亦勝老窮經
況是名州佐
何嗟暑月行
市饒川陸貨
山帶魯齊城
過客多稱譽
應非善送迎

沈泰軍新居落成小携與莫膳部同過

擇里構新廬
高明可以居
宮非一畝隘
樓有八寶虛
未建將軍戟
堪停長者車
携尊吾亦過
避暑飲何如
燕喜巢初定
螢飛草不除
歌能邀玉兔
醉更典金魚
盛世官俱暇
深宵興轉舒
自今頻下榻
芳誼厠陳徐

題杜郎中晴江圖

使君江上住
開閣瞰虛無
仙浦將邀珮
龍淵欲探珠
鷄鳴海峯曙
日出島烟孤
荷芰寒爲服
雲霞泛入壺
意中度舟楫
枕畔戲鵲鴣
晝日投綸出
明廷綰綬趨
未能從始願
喟爾一枝圖

沈五約郊遊阻雨因酌青霞樓得泉字

一雨疑相妬
衝泥怯錦羈
幽懷何所寄
高閣上林前
山牖澄新翠
花堦響暗泉
醉中頻問夜
斗轉欲朝天

夏日遊崔駙馬兩水庄得人字

宛轉青門開
別第溪流斜
接御橋津射
屏設處叢芳草
支石遺來榻
繡紳林鳥向
筵催送酒
荷風入幕解留賓
鳳凰已去秦臺遠
日暮吹簫何處人

題毛丈介川號

夫君多道氣
築室枕清川
萬境此俱澈
一瓢常晏然
雲峯開卷裏
魚鳥弄琴前
他日探花入
相尋漁父船
莫大不舉旬
會走筆問之

良謀破拘束綴組寧見累暢以園林遊壺觴遞相徙醉
來弄筆墨對客輒盈紙豈以剽詞華聊將謝塵滓既罷
青霞酌高歌看吾子夏雨接秋風涼生簷溜裏所思匪
泰山欲往不得使嘗聞漢閔周相過惟飲水君無沽酒
資胡莫效爲此

送陳元卿出守彰德陳與伯氏錫卿同第至是皆
便還省觀

早羨雙珠呈玉陛旋看五馬向銅臺寧親且逐元方去
爲政應歌叔度來法署冰霜遺簡在秋城風雨別筵開
聞道河南真勝昔更逢今日好栽培

送袁太冲論囚三輔便還松江

使節中霄下郵書近甸飛誰知詞賦客亦帶雪霜威車
掛雙龍劍囊携九月衣尊鱸行且及絕勝李膺歸

壽陳比部母方安人安人有貞節

壽社自足慶賢聲豈易同朝頒龍勅典里樹栢舟風青
鳥來雲外斑衣拜日東國恩將壹範具美賦難工

送友人下第還吳中二首

代同僚作

疋馬歎君歸燕山木葉飛未能逢狗監已覺損貂衣抱
壁無投暗藁尊且樂饑涼風慎結東莫遣鬚眉稀
余仕苦不早而君較更遲辟雍曾接席都市惜分岐野

店取宵月開橋賦客詩相知不能薦王貢有餘思

通惠河上送仲弟廷落第南歸二首

莫向明時嘆未逢如錐且自處囊中蕭蕭一騎河邊發
黯黯雙情醉裏同潞水買舟錢僅足吳山操筆氣仍雄
獨憐今夜長安月還伴鐘聲過舍東

燕臺鴻影去悠悠汝亦南歸不可留木葉千山淮浦夜
砧聲萬戶雪城秋公車不薦相如賦故里仍看季子裘
一到高堂殷定省飛書急慰遠人愁

對酒懷弟廷

念汝遠遊不得意却隨秋鴈向南歸裝輕祇是携書篋
霜冷遙知換密衣江上菊花吟未放吳中蓴菜到將稀
離懷欲遣惟呼酒復自停杯咏式微

送滄涯杜君之池州太守君嘗守無爲與池隣壤

五馬出新豐橫金衆所雄言承服肱郡肯尚繭絲功山
色池臺兩江聲鼓角風舊遊應臥理非復戴星同

送環山孫文守杭州

良哉方岳譽郎署起家全浙資河潤遺都煥物華山
深三竺雨春暖六橋花遙想褰帷處謳歌近使車

送莫膳部還華亭省觀

寒風豈不厲而子事征袍本以冬溫念寧知曉發勞

輪冰上度詞翰驛中操此際誰勝別雲間一鴈高

送同年李維朱出守東昌三首

一除看花四海英聯曹朝夕更多情只今散去留無幾
把酒誰堪君又行

竹馬惟迎太守車問農兼得探春華武城亦是循行地
試聽弦歌有幾家

良吏誰稱漢世多使君爲政更平和不須殫本叅方略
自有桑枝起頌歌

送張直卿督學廣東時瓊州以叛黎用兵

典禮重當時教文更在茲卞收三署草行作百城師守

山齋集

卷二

九

吏迎遊旆生徒侍講惟海邦聲教洽餘澤化潢池

馮汝言以總運至自松江初過話舊

寒月初開帝里尊十年重得挹蘭蓀轉輸顧獨勞王

事草對會俱奉主恩喜極忽疑逢是夢情深翻藉醉

無言鈞衡豈少同袍彥不解馮君去國轅

柳亭爲葉舍人賦

楊柳年來密與疎春風長憶故山居誰言上苑枝相借
却礙先生傳未如滿院落花朝聽鳥隔簾垂影畫觀書
豈因攀折愁無及幾度淒其弄笛餘

携酒過少洲馮貳守送別青霞沈叅軍四溟謝山

人適至分得青字

躍馬倉忙出送行淡烟斜日隱都亭生憎仕路多分劍
乍喜離筵一聚星泛蟻不禁城漏促烹魚聊把客歌停
重來聞擬芳春候何得愁中柳忽青

祈雪齋居

太乙壇開薦禮勤省垣梧竹杳塵氛靈光正想通三界
清漏微聞下五雲寬散爐薰看月淡簾殘燭影坐星分
無才不就豐年頌祇有齋心奉聖君

棟塘陳隱翁見訓濟上奉懷之作因再次原韻簡

寄

山齋集

卷二

十

忘年孔補遠賡詩常憶山中對酒時我屋南窗添幾竹
仙翁長日茹三芝亦知金馬難成隱誰向尚書不顧期
此夜相思燕月白鄉書題罷欲因誰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二

庚戌歲

元夕集張比部第時甲令放假

去歲今宵燕爾堂携羣又爲探春芳不緣好客開曾遲
那遣論文對一觴雅曲祇憑簫作弄華燈半是寶爲粧
欲知天意同君德璧月年年此夜光

贈張景星令瑞金

携壺春送別郊柳綠烟絲捧檄新爲罕明經舊得師色
傳金文瑞泉誌陸公詩卽匪通僊道清名亦稱茲

贈韋庵王別駕

清苑王陽世家子況是才名滿人耳拜官不肯長低頭
應接炎隆直於矢攀轅早謝松江人落落還山羣鹿豕
園中衆粟擅生計架上詩書觀大指一朝策蹇遊京師
喜頌雄文索相似我有斗酒呼共酌隱居何必辭塵市
牛酣爲爾發高歌清角數聲城月起

送張伯端編脩暫還江陵

年少爲郎典石渠言逢水泮味歸歎祇緣春恨牽飛旌
自向朝衣解珮魚戴月不辭催棹夜看花猶及到家初
經過雲夢何須賦上苑風光待子虛

送沈子由副湖廣按察

皇都花柳作青春憲使承恩出紫宸花舞曉風臨祖席

柳垂霄露拂征輪君爲太守稱循吏述職言從會稽至
轍下曾聞選一錢日間真聽歌雙穗誰將治行達宸聰
璽書進秩褒成功平原豈再煩蕭相河內無能惜冠公
臬臣四品官不薄控制荆襄連沔鄂冠豈我我金束腰
栢臺霜簡何揮霍十載功名慰所知論交却憶竝官時
登樓共酌看山酒歸院時彈賭墅基一時藝苑旂英髦
貌瘦休文堪調笑此日惟余出送君舊遊星散誰能料
君行努力樹奇勳軍國封章可驛聞仕路合離何足計
相思但望衡山雲

紫詰雙榮爲周延安賦

金緋穩稱萊衣好琴瑟齊彈鳳曲和不信一經傳世業
但看雙誥沐恩波東風花氣春庭豔南極星光夜戶多
試取巴江充壽酒滿斟芝玉照微醅

贈安吉同知程霖改澧州判官霖坐格部使吏入

需索被註謫

從宦元非巧居卑却爲貧如何南去舫更作左遷人遠
貯攀轅頌衣餘負勢塵芷蘭湘岸夕風雨岳樓春不用
文悲屈須知族竝荀督郵今若至東帶莫辭頻

題王封君晚開椿榮冊

蓄髮承恩日朱衣侍杖行班中醕爵客天上舞班情顏
映宮花赤身躋禁鶴輕由來漢帝側多有歲星精

病目口占招臨胸馮氏兄弟二首

山禽野鹿性元成豐草喬林寄一生強逐紅塵宜眼眯
欲聽玄論使心清

大馮待次小馮來尚有春香剝徑梅倘至還能揮塵對
欲眠何必抱琴回

松江馮五同知晉州曹二判官以久別會此予坐

目昏不得數從漫占一詩

幾年分袂隔風煙京國相逢益黯然恨我不為青眼客

山齋集

卷五

五

知君俱是白眉賢燕轅吳舫臨岐路把酒吟詩怯暮天
寄語青門楊柳道倍留春色待離筵

繹交四首別王學甫

翩翩南山鳳蕭蕭北山鸞天路會有因乘風交飛翰越

晉各一方道里阻以漫衆星奉北辰傾蓋青雲端春風

吹省闥暮雪霏長安起居週歲時靡不同所歡

雲曹峻重扉中關視草堂堂前三栢樹枝葉舊青蒼枝

勁千層葉密蔭洞房上多間關聲羣鳥應春陽與子

日晏坐脉脉焚清香卽倫制刑罰欽恤尊虞皇栢以求

交情堂以楊休光

首夏氣初暄君車忽載脂駕言遵南陸守郡承恩私皖

也服肱地大人昔所治高城壓大江千室雲中披省觀

吾薄遊風物覽淳熙君今往爲政無禁若治系人罔佩

牛犢村郭犬生羣召父與杜母比德於前規

握手子將別離情難具陳豈無好朋儔所貴夷荆榛我

狂子善恕于直我弗嘆數年膠投漆乖分在茲晨子便

還蒲坂我尚寄都閨我懷子欲見九曲觀河津官守各

有繁願言毗一人勉旃樹微猷慰此麗澤親

送周比部理刑淮安

之子事孤征春風別帝城千家淮水夜萬里法星明

山齋集

卷五

四

岸柳漕舟度簷花訟館清有時攀桂樹吏隱信兼名

五日邀集諸文彥分得飛字

小筵迎節候上客枉驂駢巷柳陰初合庭榴花未稀探

詩虬篆落就月羽觴飛豈藉蘭香浴同心論不違

五月七日再集沈五青霞樓分得枝字

採拾餘佳興過君更賦詩開軒東觀外送目西山時樹

暝鶯啼歇庭深月到遲寧能惜沉醉花滿石榴枝

贈豐城杜子民謫官亦佐

昆明風月勝長沙謫去還同博望槎聖主恩深容作

尉洪都花滿正過家幾年交誼聯垂綬百轉離腸逐去

車生汝早憑龍劍地莫疑辨氣少張華

夏夜集孫文揆宅分得餘字

緩酌薦園蔬高城上月初有談客難可醉即吾廬情
岸聞鐘處詩成刻燭餘清時容散吏來往莫教疎

送繆俊令樂亭

春明飛鳥向盧龍四十承恩出漢宮玉軫獨携千里外
金尊相送百花中鳴秋鼓角秦城月破虜旌旗朔塞風
莫笑爲郎慕奇節生來弘矢願輸忠

夏日集馮氏伯仲館舍得樓字

朝罷此華幽松陰散紫韜言從五日宴頻與二難求露

山書集

卷五

五

醋花間進瓊篇座上投寄聲鴉鵲月餘興在南樓

折楊柳二首贈子民

別酒陳河梁殷勤顧柳枝馬行不能繫何用許多絲
青門折楊柳幾度贈離別去路子獨遙狂風却難折

贈潘青州權信陽兵憲

心勞易改潘郎鬢撫字如君得古風北渡遠傳江虎異
喬遷春與谷鶯同汴河楊柳官程繞嵩室雲霞客望通
若到信陽須緩轡恐教期約負兒童

贈別馮汝言任留京戶曹分得聲字

十載從官玉比清只將雙珮別儒生含香去拉南

草賦元馳北海名花覆經臺飛作兩石沿江甸轉爲城
登臨定在秋風後相促傳書有鴈聲

萬馮二丈見過因卽席寄懷徐子弼二首

有引

嘉靖庚子萬懋卿徐子弼馮汝言暨余俱長昆
陵諸邑壬寅春汝言遭讒左遷取先離羣明年

癸卯余與懋卿同被徵命懋卿入南垣余守尚

書郎乙巳子弼免喪詣闕拜給事中尋以直道

去又五年庚戌懋卿參東藩汝言貳松郡各奉

職入都相親每詠日設酒執手極懽而子弼留

滯江鄉獨不得與雖協聚星之樂彌軫停雲之

山書集

卷五

六

思各賦七言用托雙鯉

出宰當年喜結隣種花交作晉陵春我生求益逢三友
今夜論心少一人青瑣夢回焚草處白雲篇味看山晨
少微隱隱江天外何日能揮榻上塵

茆堂尊酒一開襟往事重談入夜深江海爲郎明列宿

弟兄投誼比兼金南州叢桂誰堪隱北極停雲此共吟

獻納不司難薦汝逢人空寄折梅心

玉河橋避雨馮汝言舍適莫子良沈純甫先後至

喜賦三首

風雨停遊騎入門忻有逢天知三益在早遣一尊同高

館初燃燭嚴城已罷鐘知音今不少著意向絲桐

忽見若從天懷開未語前誰知避雨處却作聚星筵客

稱孔融座官同劉向年夜深雄氣發會合有龍泉

送米文維平督學閩中

僊郎奉詔去爲師儒雅風流端在茲三署文章餘載筆
七閩桃李待施帷橋門月滿聞歌夜谿谷雲開問俗時
見說慢亭清絕甚因君將卜買舟期

壽王侍御兄靜菴

司馬高門妻水邊長公嘉遊學延年瑤琴一曲鸞鳳侶
綵服諸郎玳瑁筵丹室近山通源氣樂園經雨變春泉
相輝會有西臺弟花萼裁爲獻壽箋

夏夜集王元美宅得明字

兩過禁鐘清分曹此合并炎時河朔興詞客建安名月
射青樽動花依絳燭明不妨深夜醉歸騎御街平

立秋前一夕元美邀集宣武城樓限秋字

置酒凌虛喜竝遊帝居雲物儼蓬丘殿頭山色平侵
席陌上花香細入樓朗月千門城不夜涼風一鴈寒將
秋玉壺慙爾如泉送曾向新豐換紫騮

送聊城丞俞談

高樓望嶽敞風烟百曲河流帶市廛佐邑因過飛箭也
拜官却際舞千年亦知迎送煩津路莫遣流移枉俸錢
松竹公餘吟獨對更如崔立在藍田

月夜登城樓有懷汝言去遠左

公餘邀伴躡層城鳳閣雲連雉堞平花月九衢澄夜色
關山一鴈動秋聲登樓欲縱風前嘯對酒難堪笛裏情
西望美人遼海濶刀頭無遣塞霜清

蕙坡爲仁和馬封君賦

兩山自卜蕙坡幽百晦元殊楚客愁芳竝谷蘭深帶雨

清同籬菊慣經秋近湖長使光風轉遠郭能迴俗駕遊
最是明朝多潤澤一枝曾獻殿揮頭

省中有懷李東昌

交誼逢君篤西曹久盍簪竝珂花徑語對酒雪樓吟一
自驪駒唱難將玉樹尋郡城父水陸却斷北來音

奉送筆山曾先生僉憲海南

曾聞司諫日幾度伏青蒲中路霜蹄蹶春時雪調孤謫
鄉洽八桂遷跡托雙鳬將沐投環寵靈勝下石夫難知
巴蜀道歸有洞庭湖明月光仍瑩蒼龍氣轉遶嶺南重
擁旄海上獨分符山雨枕椰暗林花翡翠娛風威驅瘴

蕭文機罷戈父島戶安樵枵舫誰言輸令名同漢吏
合浦又還珠

送張廣文之東平

儒官叨魯地瞻對切斯文
衣登飛壇雨窗晴過嶽雲樂
羣春服聚辨業夜燈分覽古多嘉詠因風早寄聞

送王夢莘司訓克序

誰能千祿免塵氛把酒都亭喜送君
聖里靜聽經壁奏官衙閒看岱峯雲
斷編曾爲鑽研久開帳無辭問叩勤
最是春風宜嘯詠花間童冠幾成羣

送鄭篁谿給舍權視江右學政

春風

卷三

九

瑣闌清切鳳池前主教何須薄外遷
羊祜意深焚草日鄭玄名動署鄉年
芹香講席經生侍花艷行車翰藻傳
會訪遺規探白鹿洞門蘿樹尚風烟

送馮侍御養虛擢閩海兵憲

上苑看花三百侶繡衣君是拜恩初
玉京人避行聽路錦水風清攬纓餘
龍勃重遷閩臬去霜威不改栢臺居
踏春漳海從千騎聖代鯨波正晏如

竹居篇贈戴先生

竹居先生居傍竹日報平安意方足
不學千戶渭川人頗開五丈荆山局
葉將醺酒皮治寇月檻風檻夏簟寒

手把遺書讀未遍恍疑兩腋生仙翰
向來一感鳴鳳意捲卷幡然出爲吏
車馬如雲競干謁素履于今稱不利
却復逡巡向州邑故鄣山水饒竹石
橋門童冠共棲遲花下談詩兼論易
遷轉幾處來潤州三山置酒臨江流
世間達士重遊覽祿食聊代齋糧謀
相逢燕市秋已暮頻陟金臺望鄉樹
狗監亦能勤薦拔鴻儒豈但工章句
進輸籌策退有居竹色南山不改初
他日扣玄容我輩傍人應比子雲廬

壽朱嘉胡太孺人

王五母

壽

卷三

十

海邦何以著音徽母德妻貞兩不違
苦調可憐相女瑟慈規真比孟家機
只今桃李陪仙駕況有龍章出帝闕
太史他年收逸事短詒聊應采風歸

壽山陰沈秀庵封君

林翁雲臥樂樵蘇刻趙元稱隱逸都
花吐鑑湖春蕩漿月臨梅市夜携壺
圓鋤亦掛三山賦經筵兼收五嶽圖
老去却輕荷芰製日邊章服賁潛夫

得楊山人書東寄二章時坐客有不與山人書者

效首章戲及

忽驚墨裏龍蛇動千里書開越客封
舞劍大娘應已見換鶴道士可曾逢

南湖一別阻容儀憶我曾傳沅水詩何日往來天目下
簾牀茶竈共臨池

送徐成赴官清湖軍幕

伏波祠下海風秋萬里飛帆愜壯遊但使蠻人迎漢吏
威儀自不羨中州

平南露布到燕都瘴海鯨鯢一夜誅諸路不須停輓餉

天王校劍問匈奴

送朱文石內翰冊封楚藩兼還松江省觀

禁樓晴雪曙鐘懸玉節遙將漢水邊藩國祇脩桐葉典
軒車堪趁杏花天蘭臺酒數陪王幃夢渚吟翰授使筵

更羨萊庭稱慶罷春舟北向是登仙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二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三
辛亥歲

幼兒黑豹秀慧特異臘月廿四日以痘天開歲過
莫兄子良言懷適吳子充亦至各賦詩見慰荅述

二章

幼兒非比謝家芝客裏聊堪博笑嬉何事寒霜遽摧折
春來不遣惠風吹

歲暮羈懷獨苦辛誰家椒頌報新春過逢強飲聊淹日
朋舊今朝覺更親

人日謝茂秦見過時余方被命使江右席上各賦

上國逢人日虛堂對客星感時詩早就飲酒意俱醒四

壯吾將駕七絃君且聽何時問仙術今此鬢長青

六川沈水部視河張秋余行將取道賦此送之
水部才名動洛京南遊軒蓋發春明雨中郡檄趨王事

花外郵籤報客程岱嶽還函官舍靜河流東接魯泉清
小舟後日尋門巷只向垂楊深處行

審錄江右李于鱗謝茂秦集王元美宅相餞分得

中字

宣恩充節使設餞枉詞工湯秉富筵燭初開出塞鴻夜
鐘山雨後春漏苑花中別思朱絃急雄談綠蟻空放舟

前路遠戀關此心同若是逢梅樹傳書候曉風

陸子韶王元美設餞城外別以四韻

依依握手頻餞別御河津二月初回鴈三江獨去人賢
臣頌不泰聖世語方新對榻如相憶雙魚好及春

潞河解維喜茂秦追及夜酌各賦

青春初擁使旌遊逸興還因謝客留上國風雲成轉望
清川烟月此相求坐殘銀燭忘深夜吟傍芳蘅過別洲
他日天涯念離索當杯寧惜醉蘭舟

謝茂秦追送潞河舟中對新月各賦

春日乘舟懷遠心舟前新月更相臨關山初滿樓中笛

山陰集

卷三

二

烏鵲虛驚水上林曲渚蘭生邀置酒前川花遍候鳴琴
謝莊漫作銷魂賦三五還同醉裏吟

李于鱗作贈篇十章命王元美書卷追送潞河還

答二丈四首

別來幾日念成勞忽報雙魚出使舸秀句遠傳青玉案
美人方臥白雲曹

探得驪珠照水涯木蘭舟畔影龍蛇江淹別我能工賦

漢署春風艷筆花

燕臺極目楚江雲李白詩篇寫右軍不是金聲輕擲地

祇因芳草惜離羣

飛帆南下赴新春回首京華憶故人日日欲知開卷處
綠楊江岸鳥啼頻

泊里二泗偕同遊登道觀錫禧閣

振衣高閣及芳晨面面烟波斷俗塵帆影遙看連樹盡
鶯聲乍聽出花新焚香永日談經地倚筆青雲作賦人
臨去子牟頻北望帝京山氣萬年春

觀中清虛亭賦

尋幽偶值區中勝繫纜因為河上行雲淨玉壇來鶴侶
花深松院度鐘聲微吟對酒人俱暇晏坐焚香興轉清
欲駐青山問真訣尚慚朱綬絰浮生

山陰集

卷三

三

與張鍊師

一徑斜通碧水陰種來桃樹已成林道人眉宇多靈氣
鼎內丹砂欲化金

莫子良權貴州督學扶持還松江與余舟先後發

奉賀三首

簫鼓樓船春日遲采蘭堪進紫霞卮珠簾一動雲裳影

河水真成王母池

化雨五谿南徼吏春風雙鬢北堂人却知王事能將母

錦畫長爲戲綵辰

江路香清杜若風津頭時見落花紅板輿試問潘園樂

何似仙槎弄水中

河西務追莫大舟不及

鼓楫乘流一笑逢河洲幾夜送詩筒食舉芳杜遲朝發
咫尺風波頓不通

河西務阻淺喜遇劉兵憲伯隣因約再會天津

塵沙晦河津停舫不得渡飛騎致短札高軒爲余駐願
見未得卽攝袂起四顧詎意梗風濤翻諧素心遇依依
陳所懷十載幾離聚憂世減豐姿移官歷險路幽燕戎
馬殷盤錯利攸樹語畢遽揮手王程畏日暮海門當復
逢明月遲嘉晤

李三

李三

四

領審錄命過天津周恭戎遂同諸使君燕拱北樓
浮川聊弭節登閣遂携羣花柳鋪張映河山指顧分棟
懸滄海日窻度玉京雲亂舸環城見繁鶯隔座聞憑虛
羅綺席捲幕沐蘭薰肯道驅馳倦相辭勸酌勤詞華庚
開府禮樂卻將軍長吟臨古戍半醉倚斜曛鐵騎憂時
淚金鷄奉使文永將辰極義同以戴吾君

拱北樓聞子良先發

千里江程並使槎與君結約自京華詩篇夜送蘅蘭氣
酒盞春隨桃李花登閣早時雙蓋駐乘潮何處一帆斜
亦知李郭風難及極目前川已暮霞

還舟再用前韻懷子良

若爲先放海門槎夜半潮生月更華客裏那堪吟伐木
津頭誰與約看花孤帆宿傍漁歌急何處題歸鴈字斜
葭附可憐仍佇望食君藻思會凌霞

天津逢伯隣不至南發留寄

沙際偶留滯因忻成晤言公期戒僕夫握手暫周旋我
信海津樹君馳薊城烟前川矢再覲眷彼春月圓曉泊
何方崇樓俯列廡振木縱遠目京邑雲中懸有客知
我意烹魚陳俎筵幽懷醉深學信宿此河壩臨發更登
望一簪何當愬長歌理去櫓惻惻囊朱絃

李三

李三

五

成味

飛帆宛轉蕙蘭汀逐鳥穿雲去未停不是陽春隨使節
何因到處柳先青
河邊絲柳綠依依下拂行舟露未晞試比官袍渾一色
春光應伴老萊歸

仲春廿六日梁家莊遇雪東同行莫子良劉子實

兩月條風仍作雪衝舟撲岸故橫斜青歸柳渡先驚絮
綠盛梅墟再見花忽訝浮槎通碧漢祇從飛鷺辨清沙
偶儲春酒堪供客乘興能過亦戴家

三月三日東郡李太守邀登望嶽樓樓極宏峻為第五層
勝日憑高客興雄遙瞻岱嶽險寒中孤峯晴動霞標外
萬壑春迷日氣東置酒仙居凌結屐振衣天路傍飛虹
虛無自與紅塵謝袂袂徒傳洛下風

泊博平驛偶步東岸小憩桃花下三首

散步試春衣偶適桃花下花開越幾時遂余一相把
只恐蒙花笑相逢輒舉杯清時容吏隱非是避名來
東岸自涉趣西津塵襟深淨常人不來只說花源遠

次張秋陸川沈水部招遊顯惠院山亭

過魯懷靈嶽臨河見小山秦松吾未訪淮桂此疑攀躡

山亭

李主

六

蹙凌蒼鶻憑闌俯綠灣石模峯勢疊門帶竹陰關眺遠
危崖立翠芳曲逕還千家分樹果三觀倚雲間座絕天
人氣尊開地主顏日斜遵去路送客有綿蠻

張秋南發沈水部追送鮮鯉還謝一首

愛客休文子津筵興有餘不能留去鵠遙為薦生魚珍
重揮金鏑慙視素書充盤行水面供酒及花初欲棄
歌邊缺將營釣畔居短章聊報爾敢道比瓊瑤

泛南旺湖有序

張秋南幾十里為南旺有巨湖汎濶滅際湖中
有小山誌以山形類蜀故稱蜀山清絕可異周

遭雲濤花草叢茂亦人寰一佳境也沈水部移
文驛吏治具邀余及同行劉藩泰莫學憲袁比
部往遊是日風日清朗湖水如鏡四人者相與
為樂極懽將暮還舟扶醉紀之雖乏曲思寔匪
飾詞

春日南遊真可娛盤桓復泛魯門湖誰能邀賓遠置酒
水監風流馳傳胥呼來小艇四五隻首尾繩聯成比翼
日麗風清川不波百里湖光淨如拭此際劉郎思爽然
袁君逸氣殊翩翩更有莫兄瀟灑甚手揮玉塵凌蒼烟
湖裏漁舟亂無數鳥飛只有鳬與鷺東穿汶濟通徂徠

山亭

李主

七

七十二泉暗吞吐蜀山數畝曉中央白石齒齒草木香
恍如灝瀟江中出不見驚濤三峽長山僧徐迎掃松下
古殿迴廊藤蓋瓦問之似欲隱姓名恐亦當年避秦者
同心為樂浩未涯拂石作枕眠清沙謔戲還能鬪百草
幽懷頗覺聚三花我與袁君倒接羅山前私解酒船維
乘風吹笛杳然去直入漁人隊裏嬉漁人見客施網罟
頃之得魚一尺五買魚迴船山後來二君忽見笑僂僂
從政十年無此樂醉眼高歌望寥廓更喜王程寬簡書
招携尚有江南約

濟寧呂水部邀同諸使君登太白樓遂至觀瀾亭

命酌席上漫賦

昨日南湖泛綠蘋芳筵今復別嘉賓樓中風物懷仙馭
屋裏江潭遠俗塵春賞共忘爲客久閒情真喜對花頻
大夫能賦吾何有青眼徒慚授簡人

太白樓

仙客今何處山川尚酒樓高城照初日遺像儼風流雲
是宮衣動花同詩卷留不堪憑縱目洗水去悠悠

下邳先子良放舟乘月順流抵淮口詩以望之

淮浦停棹北望深小山叢桂合同吟不知留滯緣何事
辜負清河明月心

山書集

卷五

八

寶應訪朱子价折中庭牡丹二枝送小舟中對而
賦此

高館名花發正新客遊忻及此尋春携來水面疑窺影
却轉風前似避人只恐化雲迷楚岫何殊聯珮戲湘濱
湖波向晚烟氛微鑒入蟾蜍轉瑩神

寶應湖卽事

遠水映空浮星分蘆荻洲魚蝦湖上飯蕭鼓雨中舟擊
楫成孤詠揚帆出亂流春還信可樂前路是揚州

寶應赴孟城雨中却寄子价

蘭橈盡日蕩湖光檻外鷗波接混茫飛雨細滋青草色

回風微帶綠蘋香魚龍樂意通鳴笛島嶼生涯倚釣航
何事懷人惜相送不教莊惠共濠梁

江上候潮入京口兼遲子良

江南驛路已青梅彷彿家山滿眼開回首美人烟樹裏
片帆應共早潮來

江南道中雜興十首

一到江南路香風動客橈莫留塵在袖但遣酒隨花
春光似有心沿路與舟尋樹樹啼黃鳥村村散綠陰
岸草綠於染斑斑間作花迴溪通暗逕深處有人家
欲知南國美隨處看生涯原上人驅犢溪邊女浣紗

山書集

卷五

九

川靜舟行穩朝來中酒眠日高簾影翠已到惠山前
物色梁溪美南來初與遭沙頭飛燕子市上賣櫻桃
但覺冶遊盛問程知虎丘蛾眉人競載意失五湖舟
吳江朝雨暗漸覺水增波鄉郡前津入懽情洽棹歌
滄波曲繞原問是若城道岸上桑葉稀家家說蠶老
屋下綠車聲村中布穀鳴吾鄉風俗好且用緩王程

九日夢山翁中丞邀登滕王閣

登臨豈爲卜重陽帶子樓中共舉觴歌舞尚疑雲雨處
笑談真駐斗牛傍霜前白鴈飛還少酒畔黃花吐漸香
雅望中丞能愛客東南敢道是同鄉

密錄南昌具疏上請作

聖朝恤典尚寬舒諸路交馳使者車此地由來喜爭鬪
如臣何以發吹噓一心惟有天爲鑒五聽還知日不虛
高館捲簾秋色裏中宵秉燭雨聲初敢忘忠愛臨文法
只恐愚蒙負簡書今日封題希采納焚香遙拜九重
居

燕宗人既白環壁堂

視事甫云畢興懷達者因言從喬木路一問小山八吹
笛湖中舫揮毫醉裏賓何緣停俗轍長此接清塵

臨江三首

書

卷

十

訪客過蕭灘沙明水色寒愚心一以鑒真擬玉壺看
江流清更清涵虛復映城前驅好解意莫遣鷺鷥驚
清沙帶涼月愛此空江色安得謝塵事漁郎日相即

送吳定夫督儲竣事便還高涼省觀二首

西江使者束歸鞍拜省高堂正歲殘望裏白雲過嶺近
捧來黃紙到家看官袍自勝斑斕戲春酒堪供酩酊歡
只恐王程催報命中原方急轉輸官

洪都雙節共周旋無那君先策去鞭寒月錦裘行嶺外
孤舟尊酒別江邊家環海樹通僊嶠春動庭花作壽筵
積慶惟余略相似歡心先寫贈行篇

臨江公署後院有盆菊作花甚鮮時已冬深愛其
獨秀爰述二首

眷此凌霜質亭亭虛館中寒芳如有待孤植好相同地
靜無塵到門深有月通如何不嗜飲興反劇陶公
朝來坐相把夕欲采爲餐不論葉長綠所忻花耐寒吾
廬既以遠杯酒未能乾作伴如非爾寧無厭一官

飲司馬一溪簡公第嚴君嘗從公爲侍御此日敘
世雅慙慙云

舊緣鯉對識高名今日龍門進後生雲月東山客寄興
勸酬中夜轉多情匡時曾睹烏臺草禁酒猶違白社盟

聞道玉關勞 聖慮此翁鏤鏤尚堪行

高安道中示集令

日來勞案牒喜此涉山樊澗水斜牽筏林烟亂插村午
晴峯漸出冬暖麥初繁嚶嚶車傍雉因知治理敦

上高道中三首

近郭溪清可鑑住山人老能農驅車未歇零雨捲幔時
橫遠峯

臘半山程不冷雨過麥隴初青茅簷亂散鷄犬更有啄
木堪聽

烟中斫石炊飯澗口橫舟渡人最喜深山淳朴兒童不

避除輪

上高公署漫述

忽云歲將暮感此行役勞聽雨閉深院呼僮傾濁醪祥刑明使命小詠愧風騷虛荷相知者呼爲謝法曹

萬載之袁州道中四首

三市鷄聲尚早千山雨色微寒諮諏欲供使職歲暮宜怯征鞍

曲運多泥漫度寒食忽語堪聽山行客性所耐僕馬何妨屢停

積石霜天縣路孤烟山麓人家梅花欲折不見鴈字相

逢未斜

卷五

五

逢未斜

同雲護嶺欲雪羣雀爭枝乍喧候馬頻來小吏燒燈已見前村

宜春聞筆而歌者

解字隣山兩作寒林容搖落未宜看誰家解我思春意

早學驚聲和曲彈

臘月十八日賦

客子事不定阿翁初度辰情懸膝下綵身比掌中玳瑁含連天柱衣冠集郡人稱觴方欲醉又報百花春

登宜春二首

歲暮山行興亦嘉寒梅幾樹正舒花蒼峯百轉炊烟午鷄天聲中五六家

欲雪不雪出門來津橋索笑值芳梅春光只在林烟外一路頻將簫鼓催

昌山渡

林薄帶清川寒光映數廬客行忘歲序漫渡雨中船

羅溪

此日何日霜風寒小車衝臘行溪干連宵霧雨朝乍歇僕吏還愁馬蹄滑歲晚從來多旅思且停驂舍倒深卮

遠心適與飛雲會

卷五

五

遠心適與飛雲會

新喻道中

雨雪偏於歲晚多雲凝山岫冷嵯峨也知家有袁安舍何事銀鞍踏險過

宿黃土腦民家

歲晏迫行役會茲霰雪繁振林風凜冽與隸良苦煩豈乏好懷抱錦裘不得溫邑城距難即暝色延郊原棲止訊前路三家自成村白雲掩柴逕遲久始得門板屋新泥茸然枯頓生喧厨中薦鷄黍濁酒亦盈樽父老秦衣服忻忻前進言田家卒歲計足具僕夫殮兒女喧勿禁

鄉懷予所存因知在取適安用矜華軒

除日駐豐城公署

客思今朝難自寬其如風雪更生寒門稀白事與臺靜
院老栽松鳥雀安臨鏡壯心餘汗簡隔年歸興繁斑斕
豫章春早堪行部頌得椒花上繡鞍

又對几上書作

仕優苦未得嚼爾對塵編徒切無聞耻將過可畏年客
帷寒亦下官炬壁多燃舊業南山側香芸種滿前

山齋歲編

卷十三

十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四

壬子歲

豐城逢元日迎春時以審錄至

喧傳何事倍情歡迎得春光在歲端一夜臘容烟外盡
千門佳氣雪餘看桃符競帖金花勝栢酒兼行細菜盤
自是發生天意急綸音敢道對楊難

新正三日發豐城

寒斂江城春早歸何當征旆動晨暉望中烟樹含村舍
行處梅風度客衣水漲溪橋人亂渡雪消山逕鳥時飛
芳菲好倍常年發吟賞堪令旅況微

宿斗陂民家

行行山路暝且止野人居簷溜消殘雪盤飧進宿蔬兒
童環稅軟鷄犬避飛旂問俗緣吾事方言聽每徐

雨中聞山鳥

何處鳥啼三四聲間關已領春風情山行聽此懷頗好
不妨疎雨淹王程

樟溪嶺

嶺下人家峯繞垣嶺上禪林雲覆屋五丁劈開一線逕
夾立懸崖僅容轂積雪深埋虎豹叢石梯羅磴泉飛空
振衣千仞遲不發古樹梅花澗壑東

將至臨川簡少初徐子弼

與子別既久懷思曷能量新春事行邑首指故人鄉兩
雪莫肯顧濟河豈無梁前山鬱松桂疑子處其傍望見
郭西門中心轉傍徨在公勉自舉握手期相將詎擬下
榻士聊馳伐木章

臨川令饋燈因言客懷

因見春燈感歲華去年京國此天涯豈勞王事長爲客
自戀浮名每別家厭酒未酬簾外月裁詩聊對絳中花
黃鸝紫燕堪求侶容易歸期到熟瓜

臨川晤子弼喜成二首

勞勞行役半年來花下逢君笑口開何處山川堪擬峴
明朝携酒試登臺

歲歲懷人芳草繁于今相見早鶯喧但教青鬢還依舊
世事從頭那足論

過少初精廬留酌因至擬峴臺憑眺

草堂初構我能來卽有賓筵映雨開千里會期經歲擬
雙魚報簡及春裁門牆背郭堪添竹尊俎臨臺正落梅
鼎鼎一生何所役醉邊歸騎漫相催

別子弼二首子弼在詩有錦囊收拾應千首之句

首章兼以奉荅

到來索賸日匆匆何意推敲向落紅惟有見君歡不定
揮毫惟恐過春風

南州相見屢成歡欲別還令意萬端黃鳥不知人恨處
雙來雙去傍征鞍

發臨川東館

荷鋤人早向東疇生意欣欣草樹頭滿路流泉宵雨歇
采風兼作踏青遊

入建昌境二首

朝晴岩壑弄春姿竹樹間闕共蔽虧最是梅花飄未盡
溪橋堪著馬蹄遲

片片田中油菜花風吹溪水綠斜斜行春愛此山間路
時有新鶯候使車

南城訪東原朱文留酌友善堂

里是居仁卜堂因友善開春風携客到槐樹見君栽插
架多奇帙看山擬小臺姑泉通井脉應富室中醅

再酌東原宅

別懷牢落對林宣小樹初花照晚筵恠底玉壺傾不盡
庭開新井割姑泉

發建昌

爛熳桃花滿眼來驚人春色浪難裁居句盡謝三章過

行處何堪四牡催

發南堂

山程細雨桃花店關路長橋楊柳溪何事錦囊朝夕載
南豐春色總堪題

廣昌南發

亂山高下鳥聲遲二月清寒怯雨絲昨日桃花滿來路
春風先處可無私

寧都溪中

林灘石雨初稀水急舟輕去若飛不爲簡書懷靡及
中堪選釣魚磯

將至贛宿溪上

客路雨數淫不知春已深何當春開霽孤月朗溪潯宿

帆羣清鷺流水靜囊琴候吏無相聒冷冷此際心

儲潭早發

一宵春雨宿江潭朝喜連喧此暫堪睡醒中流輕撥櫓

倦簾惟有數峯茶

萬安達介山林子赴官惠州

春江渺渺喜逢君驛下維舟傍五雲名累歲勞人有州

縣通官爲我出詩文清尊且對芳洲樹舊事仍談上國

羣此去嶺南多瘴雨囊琴何處寫蘭芬

喜遊篇

歲嘉靖壬子長沙顏君子亨以江西僉憲入賀

萬壽子亨樂騰具慶還得展舞觴之惟既勤

王事而將父母古人所難喜而爲之賦

君王千萬歲四紀茲其初遐邇梯航向北斗五雲縹緲

天中居太和薰然豐百穀狼烽淨見邊臣憤既聞東海

貢明珠復道西山輸白鹿使君夙駕何榮哉攝衣鳴珮

朝蓬萊金函捧入昭陽殿宮女前當黼黻開此日虹流

閭闔曉集靈臺畔祥烟繞底須金鑑扣丹墀正見蟠桃

使青鳥戀關丹心慰子午清秋歸棹涉湘流皇華更勝

除官檄仙族將添進屋簷嶠嶠山高連軫翼楚江變酒

春一色星堂綺席雙龍筇度曲飛觴歡未極君不見汲

史剖竹臥淮陽禁闥瞻依不敢忘又不見狄相驅車過

太行徘徊雲下望親鄉喜君忠孝兩有過姑紀宣勞爲

君賦御爐香惹舞衣中萊子方還天上路

壽江藩既白五袞

帝孫樂喜兼東平時見瓊音出稷清百歲半將吟簡度

兩山應喜築居城湖邊松竹遮塵鞅座上圖書彙古名

遙想薰風傳壽聖葵榴花發正啼鶯

重過豐城

劍江停棹月初輝水面飛螢度客衣記得雙藤曾冒雪
誰能經歲不懷歸

彭蠡晚泊

日暮湖邊休櫂師風吹微雨納涼時塵心正欲消將盡
警夜何勞動鼓鼙

江州公署早起

公事稀來一晏眠夢回窻鳥數花然梳頭秀色照人眼
屋角廬山高拂天

將遊天池喜劉道夫適自皖至因約偕行

客裏登臨謀政暇江頭邂逅樂朋來高情似盡東南美

書

李

六

野興先邀山澤杯九疊匡廬張錦繡千年陶逕委蒿萊
憑風寄語天池水明日塵纓濯幾迴

夏日與道夫宿東林三首

愛訪禪林八解宗遠師山對匡廬峯薰風送客灑然到
白水蒼林澄暮鐘

日晚祇園暫駐驂香爐木榻對瞿曇講經臺畔纖纖雨
猶是天花落坐談

非關阻兩宿松房自是名山勸誅觴一夜前溪新水漲
炎蒸無路到清涼

同道夫立虎溪上賦

溪亦尋常水名因惠遠開當年三笑後今日兩人來空
涵廬阜色流剩却池灰已知無社禁催喚竹間杯

偕道夫冒雨登廬山宿天池寺周覽乃下

只爲廬山好濡衣與轉濃緣溪尋一徑躡磴失千峯風
唳天池鶴濤飛錦澗龍昔聞青黛障今識白雲封倦憩
三生石危扶九節筇還遵鹿耳處時與鶴飛逢客下星
間樹僧鳴雨上鐘夜泉雄亂壑晚日動高春袖攬九江
色杯涵五老容真燈呈佛界幻竹表仙蹤靜者能相語
良朋喜得從塵纓茲一振歸路採芙蓉

宿白鹿洞書院

書

李

七

開尊鹿鳴處欹枕鳥啼初卽此一宵適能令百慮疎

南康行署聞笛

五老峯前獨倚檻誰將晚笛助幽情歸程喜在秋風裏
越水吳山多月明

遊開先寺龍池

飛瀑交崖注作池一泓深碧隱龍姿影懸雙劍天中嶠
珠璣羣公壁上詞分去僧廚紫石礪映來客座冷瓊巖
塵心到此渾消盡何處雲松可問師

七夕飲饒州兵憲吳宗乾署中卽事

瓜果晚筵清羈懷藉友生門休白事吏壁著省躬銘把

酒問河影開驚鷺雨聲不知牛女會此際若爲情

夜懷仲弟南雍應試

金陵何處集賢齋桂子香風走馬街欲識別來多少意
正隨明月滿秦淮

紫雲驛登舟

衝炎徒御苦山程雨過蕪溪水漸生伐鼓開船橈唱動
渚禽沙草解將迎

貴溪道中

一雨增涼氣溪行澹客襟經年勞議讞此際發謳吟
帶明秋水蟬聲緩夕林吳天雲影近早已掛歸心

弋陽溪中

李商

八

溪水碧於玉沙清石磷磷輕舟僅受客野鳥不驚人自
轉花邊碓堪垂月下綸秋風今幾日歸興一爲新

夏京二弟應試浙闈先用寄示

一棹西歸客思和天風吹起鹿鳴歌西湖好設連枝會
況值清秋水月多

鉛山道中

新秋客思清況復碧谿行沸瀨含風急飛鷗近櫓輕人
皆拾芳藻吾欲濯塵纓雲碓灘難響田家正熟耘
行部信州俞允憲汝成亦先至止喜而簡之

幾度逢君非意及懽悰能不倍常開舟中酒把螺川月

馬上詩傳劍驛梅共在異鄉尤惜別豈緣同調始憐才
葛陽雲物三吳接試覓登高望遠臺

信州同汝成遊南巖寺用李崧峒壁間韻

幽哉巖裏居戴石世所罕源泉一勺多香烟終日滿
杯岫雲遲解帶松風緩緣崖鹿豕蹤復與同入踐

乘涼

客暑餘秋熱虛庭生晚涼還將北窗趣暫引南州腸
茗枕隨高樹絺衣掛短廊何時若上舫吹笛臥滄浪

不眠

山齋書懷

李商

九

客枕不遑就徘徊夜吹前柝聲隨月起劍影傍燈懸
王事將還轡鄉程欲問船緩歌心轉激四十是明年

將歸寄內二首

鎖窗桃葉綠蒸蒸箇裏堪思舉案人見說蠟成忙杼軸
令余一笑伯鸞貧

八月風清五桂家下機頻望楚江槎鷄鳴若應高堂問

夜理斑衣燭吐花

夜坐懷諸弟

鄉園只千里歸心近轉勞龍唇醉裏拂雀舌月中熬孤
館夜逾靜明河秋漸高荊花何處豔五色照征袍

將報使命誦俞汝成別去洪州見贈

纔別懷人思不堪況將天北望天南行邊多繡豈應薄
吟處烏皮夙所耽此夕江樓同對月何年湖社共抽簪
舊遊臺省如相問世態言君謫裏諳

却廣信郡邑饋茶燭因以職事申告

土物原非暮夜金臨岐何事謝追尋三江秋水行方快
數卷官航重莫任清苦自耽儒者味光明寶篆古人心
平反若共揚休命投贈何如此誼深

玉山道中詠溪碓二首

竟日潺潺水自春爲機翻近野鷗蹤時從洞口掠花片

欲問溪源路幾重

灘上長眠守杵人灘頭自轉激波輪過家正及杭香候
介壽何愁酒未春

憩草萍驛

問境纔吾土馳車午暫停歸程猶綠草壯志有青萍誰
者悲岐路吾將報大廷孫王遺詠在雲木護郵廳

八月十四日玉山早發出使境去年入境亦此月
半驛他鄉路週年爲客情雲瞻親舍近日捧帝書行
山縣早開市田原秋畢耕喜心將去節促發及鷄鳴
去年中秋泊龍遊還過又值是夕紀以一律

溪月稱龍遊相逢都半秋溪留曾宿客月照再過舟覽
物知吾土澄心喜上流吟懷何處寄欲問酒家樓

建德下桐廬道中得五首

日日看山不厭行清風明月滿歸程嚴州驛口聊停節
翹首伊人無盡情

桐江烟水天下清捲幙前川忽飛兩百丈高牽濕翠中
須臾日出鳴簫鼓

山光水色世亦有掩映廻合如斯稀隱隱開窻暮帆度

丁丁伐木秋禽啼

孤舟客醉杯前雨幾處詩成枕上山誰道王程多不暇

徒然來往釣臺間

千古釣臺今日上秋風曾拂把竿人下山已見松間月
爲借清光過富春

發桐廬二首

桐江西下烟波闊兩岸羣峯不斷青潮應錢塘風更涌
轉教鏡吹響空冥

日午風恬江霧清連山遙帶富陽城秋江正與歸心愜
一片輕帆截浦行

富陽值給舍游汝潛北上對酒述贈

十載離人不意逢江頭風雨一尊同看花上苑逢時侶

起草南垣報 主躬自喜微名能附驥何堪良夜忽聞
鴻君行知有明光獻采得風謠擬大東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四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五

吳興吳維嶽伯著

為先安人求地山行投郭允卿山人

朝出尋山病強禁倚門無復領慈音溪泉咽石多哀響
夏木淩風少靜陰未遇牛眠窺息足忽看鳥哺轉驚心
逢君不必談支離問姓懸知術已深

兩齋同郭孫二山人尋山漫述

溪流沒馬腹來往不辭難看竹時逢主穿蘿下脫冠雲
峯行屐變墟寓生將殘倦欲依松以憊思焚石餐歸來
柘鳥後猶恠意無端

山齋歲編

卷十五

溪上偶成二首

梅子黃時溪雨多家家藥水時新禾山人好事裏梳髮
來聽滄浪孺子歌

溪濤夜長三尺強汨石穿林鷗亂翔欲向花潭浮小艇
不知若箇送壺漿

桃城

五月山城槐柳陰石橋流水亂藤深愁中風物傷心易

一日離家動越吟

臥病

閉門幾日臥微疴盡掃其如懶性何雨歇池塘行藥罷

寶鼎凡案廢書多高林賴有幽介詩僻地長無好客過
夜臨新詩渾漫興近名方覺向來訛

病中送人還越

偃息不知暑雲山一草廬病常親藥裹懶復棄方書長
日全資客孤航遠別予若耶花月好莫惜枉瑤琚

居萬竹樓三首

世間萬事我何有懶鈍由來性已成宅勝陶潛叨祖澤
山侔謝朓飲詩名清泉檻戶邀開帙翠竹簷窗引
獨酌他鄉親枕軍惟聞伐木一關情

邇來惡醉復嫌醒小飲山窗萬竹青開卷祇尋高士傳

登臺

六

李圭

二

登臺一望老人星孤村客少居常嘿畏路身離臥始寧
偶到兒曹吟誦處欲憑燈火爲傳經

焚香設枕戶時局避暑因能養性靈石漏暗泉渠潄碧
雨收新竹座浮青高朋不至惟求鳥舊簡猶存欲聚螢
自耻年來頻肉食何如藜藿有餘馨

晝熱

停午鳥聲靜吾人寧不休喜書還釋手對客未梳頭竹
色浮衣桁荷香入茗甌且留河朔興待到菊花秋

偶成

座上青山迥庭中白日舒有懷何惜賦爲恐累閒佔

雨後令中泉水盛流而樂之因成三首

東入西還出芳泉隣共之未離山下久更屬雨中滋
澆循幽砌潄潄落小池一瓢堪取足陋巷有吾師

源水添宵雨澆澆出草萊繞村無斷處穿屋轉悠哉
色通書牖清聲過奕臺南塘鍾漸滿時見一鷗來

終日意冷然何當宅裏泉供炊轉廚下引袂出庭前
遠帶殘花入時將細苻洋洋雖不似却自近鳴絃

村口晚興

秋風槐樹實離離梗稻花香水滿陂來往農談無禮數
前峯明月送歸遲

玉華山卽事二首

李圭

三

玉華山卽事二首

樹杪山窻久不開偶洽無運試登臺秋花翳草披秋水
明日腰鎌池上來

千仞岡頭亦種瓜清香初放木犀花隔溪饋黍村烟午
倚闌吟詩山日斜

金曜山卽事二首

松檜連山駐白雲樓居瀟灑出人羣不須更與子蘇門嘯
洞壑風泉處處聞

蒼林碧磴斷飛塵況復高峯爽氣新麋鹿銜花秋供客
牛羊下嶺暮隨人

是詩玉華山摘桂花口占六首

何年移木不村樹齊着花淮南去此遠莫認小山家
采采黃金花盈襟復滿袖猶道香氣微一枝挿衣脰
山村遠城郭此復與村距雲深人到稀却喜花全樹
凌晨採花遊蕭然遇山雨登閣啓雙扉新泉響何處
山風熟客情清秋轉相願既送溪聲來復泛林香去
憑闌坐兩歇鷄鳴覺天午村中炊黍來試問有酒否

賦得浣露亭書司空坦翁八秦

浣露亭亭以高碧林秋早玄蟬號仙翁感此清意美開
襟脫帽行周遭此時遙峯吐澹魄桂樹影落華池草玉

山齋集

卷五

二

露瀼瀼炫庭葉旋滴蒼苔冷有曉笙鶴飄然度遠天竦
身欲與銀河接昔年劍履陟岩廊今夕琴書靜畫堂獨
斂精神歸著作還將水月比行藏行藏總羨留侯達著
作非同茂陵渴能食沆瀣轉金丹肯把茲生等浮沫八
十春秋健於少相從願得聞玄竅雲漿一杓醉且眠明
日來亭再遊眺

秋山四吟 有序

仲秋朔童子來報玉華山木犀花大放因往採
之將至微雨灑灑竹樹間乃登樓孤坐見溪中
四五人挽筏遡流而上頃之聞笛聲起自林東

清虎有韻而山僧亦在山半朗誦華嚴經採桂
既獨在秋僧誦經乃問應人禮佛俱稱閑事至
於溪後因水淺不通者幾半年若笛聲則深山
所絕無者是日不期併集若爲余之一來遂感
而賦四吟雖漸永言聊取記事

桂生花秋不寒芳尊終日傍朱闌狂心忽復思年少
攀折還教月裏看

右採桂

客後遙如一葉舟蒼蒼雲木暗溪流畫圖點綴猶煩汝
消受清華只倚樓

山齋集

卷五

三

右觀筏

獨往空山避世氛誰將橫笛弄斜曛定知不是南征曲
聽罷依然臥白雲

右聞笛

雨歇深林鳴磬時石梯苔滑杖藜遲老僧齋罷將分食
一放經聲遣鳥知

右聽經

贈吳門鄭坤

湖上相逢載酒船官橋楊柳澹秋烟船中有客清狂甚
長揖先歌震澤篇

荻花影鄭順鄉吳唐輔爲長興之遊

木葉飛飛水國秋相逢不意得羊求孤航對月能高詠
五日齋糧非遠遊新鴈時過具區曲明河東落弁峯頭
來朝漫問登臨處一枕聊從箸上鷗

遊湖口橫玉山

與客尋山寺岡迴石磴長葉稀窻露榻風細院流香僧
不通名姓童能喚酒漿憑虛望湖水日暮一帆揚

贈堯市山道士趙古峯

堯祠何以市名山感嘆滄桑只閉關我亦有懷千世上
高歌峯頂不知還

顧渚山行

山鳥不入市深遊始一聞秋風爽客袂涼雨霽蘭蕙坐
肅落松子行歌驚鹿羣到來消內熱茶臼響峯雲

贈清溪道人

清溪道人冬不裘月出吹簫溪上遊屋下丹爐飛九轉
會將長笑揖浮丘

彈石塢謁外父臧損齋先生墓時同行者俱爲詩

吊先生

林林松竹響流泉石壑藏舟計幾年殿陛直聲餘疏草
家庭遺訓在章編客携寶劍傷文厄墓產靈芝應子賢

錫山虛雲昔待秋風瞻拜重凄然

壽聖寺作

野寺秋深僧復稀到逢花雨點人衣竹間登閣雲光冷
殿角鳴鐘木葉飛山遠自呈空處色鳥喧翻解定中機
何須別問藤蘿上已向無生悟昨非

峴山讀胥臺先生壁上詩

侍側曾觀筆走虹至今璀璨寺亭中夜郎供奉身雖返
遺草相如事已空湖上祇應明月照壁間誰復絳紗籠
秋風爲灑侯芭泣奇字今猶恨未通

走壽南坦劉翁八袞翁以隻鶴尊酒贈別還謝一

音

雪航千古剡溪名何似尋仙坦上行八十春秋論道日
五千文字出關情茲宵欲試壺中藥異日同吹嶺畔笙
醉後笑看峯月白出門長揖大川橫

戴坦翁贈鶴泛龍溪

遠致司空宅携來湖上行翹雲真獨立顧客一長鳴此
夜滄波影他年緱嶺笙自今脩綵綺出入有雙清

隆安寺偶題

瀟灑山中寺溪流帶壑斜入門祇松竹開牖卽烟霞禮
佛參香馭繡經演覺車興清霜女候塵斷藥王家得悟

無生妙能獨有念差飯依樓獻果解脫烏啼花鐘午分
僧飯泉秋供客茶留連聚沙地歸路月方華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六

甲寅歲

帶清堂新成

結構何能學肯堂祇依喬木陰清芳庭分溪水碧環砌
戶列雲峯翠滿牀座客應無孔氏富架書徒有鄴侯藏
村中樵牧還多事來往行歌侑舉觴

同諸弟陪陳子華看玉華山次子華韻

愁病無心問歲芳偶來林下與朋觴逕迴花氣斜通座
樹引溪流半入塘杏小未諳馴虎術雲深堪作養鷄莊
頃魔亦復參高調何謝鸞歌曳羽裳

歲暮集

天

卷六

又集帶清堂

芳樹敞華屋良朋聚小筵泉聲清座側花氣暖尊前池
綠春生草山高夜入絃悠然各成趣蘿月更因緣

南園簡葛生槩

開池築室傍喬林枕簟圖書滿綠陰有約不來吾且睡
無機原是灌園心

湖城鳳林別館招長谷徐隱君避暑有作奉同二
首

買屋若川上圖書駐客蹤鐘清水南寺雲度檻前
榻爲君下抱琴能此從却思題鳳友詎在不相逢

大馬馬敢聊依水樹芳湖虛不受暑院晚更添涼緩
酌鷗親席微吟月到牀不須逃醉裏幽意陋高陽

偶題萬竹樓七韻

每到山齋裏胸中萬事空層林避伏氣脩竹度涼風戶
斷俗人履書休芸草叢常時臥意北敢道隱牆東徑露
午猶法臺花晚更紅剪鋤諸菊性吟誦課兒功最是泉
當檻茶烟清小童

梳頭見白髮感嘆

已歇斑衣舞何驚素髮生恒言那諱老善事未貽名坐
臥懶忘起冠裳熱廢嬰當年馳驚勇端爲膝前榮

山齋集

卷六

二

得弟寅仲湖州書并志里門近感

平日別離猶不易今朝那禁涕紛紜遊方不遠如親在
苦旱成謠寄我聞扇枕僅同分夜夢興霖終見出山雲
俗情已不防人面閉戶將爲百愁文

小堂有四五燕巢一日羣燕繞簷飛鳴向余兄弟
若作辭謝狀者三坐客異之因紀二首且寫所恨

乳燕新看羽翼成飛鳴三匝傍簷檄謝人似識行時禮
擇地還留去後盟

秋爽池臺氣漸蘇偶携羣季洗盤盂驚心却見差池燕
能得將飛作汝雛

新秋大坵中二首

山村秋景散炊烟石路多經橡栗前馬首曾峯天削訖
青溪沙到雲邊

聲磬田稻熟逢石橋叢竹隱茅茨山程策馬忘登頓
風露涼新白接羅

山村

山村夜半踏車聲十畝荒禾水未盈昨日臺文促州縣
養兵足國待秋成

八月十五日語弟二首

每到中秋歡見月今朝風雨亦相宜高堂燕歇鐫勝吟

山齋集

卷六

三

何必瞻光照素帷

萊絲塵生已二年逢時兄弟只消然誰能學得中秋月
今夜無光後再圓

十六夜月

風雨中秋廢酒斟清輝今夕倍還人難知世事皆如此
且罄茶甌岸葛巾

若城夜訪徐曰臣二首

夜靜乘舟扣客扉高城月暗數烏飛牀頭有酒君莫惜
湖上秋田猶半肥

蓮花莊畔釣吟餘孺子風流豈不如岸幘相邀言未盡

別時性乞養生書

姑蘇遇裴魯望有序

魯望尊人胥臺先生與先大夫舉進士同年官同曹余因獲遊先生門與魯望早歲交好今年余因大事來蘇購誌石而先生則又前塲館教年矣對魯望感世誼之久疎痛人生之奄速率爾成句情見乎辭

二十年前侶 帝京余將出幼爾髫齡趨庭各喜聞詩禮轉眼相逢泣梗萍手澤共悲書卷在心愁誰惜綠衣零金昌芳草連蒼雪來往何須數驛亭

山齋叢編

卷六

四

毘陵謁薛先生不遇贈別令子近魯

步履荒蕪訪路頻方山書館竹梧隣爲黍論能陳大義過庭聞或異凡人五木先生所居地名定因陶氏柳孤航那認郭生巾秋江踏月勞相送欲別傾壺意轉親

別荆川先生後泊錫山作

窮秋何事銜哀出爲乞名言志壠山蓴菜買來仍洗濯禮篇讀處欲修刪若逢醉尉還藏姓隣舟人有一說顯見詞者仙願扣關先生談廣德彭洛陽事甚詳縱是梁溪好月色瞻雲夜夜只思還

吳門舟中自歎

銜恤年來見髮絲涼風白憤晚離披無聞歲已不足與可語人還有所思此日王陽忘涉險他年梅福且觀時小航曲股橫余枕猶復燃燈讀楚辭

侍衡山文公書先人誌石奉贈二首

巷門何事深車轍大雅堪爲四海師年亞伏生書已授身同賀老位先辭孤琴自撫香浮屋萬卷問開竹近惟獨愧樗生無一似徒然載筆奉光儀

秋風短棹問蘭堂墨沼飛花四座芳欲托鍾王傳令德因從松菊覲清光銀鈞曉動雲生石黃絹宵翻月滿房跡隱吳城名自遠榜題還笑鄭公鄉

山齋叢編

卷六

五

客姑蘇杜氏園季弟京先歸獨坐悵然作

故山雲影渺愁予弟返兄留暮獨居霜重井梧砧響後兩稀庭菊鴈來初吳人相遇不知姓越調將成幾罷書曲榭小池園自好何如溪上紫荊廬

贈隆池彭年

落落文章彥幽居避世誼茂先書滿架元亮柳當門選客微聞運藝疏將貴園遊吳當傲刺逢爾罄微言

贈南華蔣珩

吾住繁華里悠然志匪他醒知辭酒伴傲且避賢羅雅性在山澤閒時惟將歌我來容啓逕盡日晒庭柯

陽山岳東伯惠家門枏橋詩以酬之

山人家住洞庭陽綠橋朱枏贈滿筐入戶乍驚霜色冷
開籠猶帶露華香道言向夜清堪對渴病經秋快屢嘗
倘遇某翁應不問人間機事向來忘

暮雨初過張伯起讀書處

秋草相尋仲蔚居雨昏雙樹熒燈初欲將禪理來經術
几上多安貝葉書

贈岳岱武毅子

精忠懷烈祖遠符得聞孫百世風猶奮片言交即敦短
衣遊酒肆長句溢詞源語及干戈際徒憐老華門

山齋集

卷六

六

阻風菱湖二首

狂風盡日蕩湖流萬轉千迴亂客愁幾向岸頭維短纜
一株靜樹更難求

銜愛出入買舟頻引緋曾聞致外姻非復當年到家樂
石尤何事妬歸人

州渡

溪頭葉盡雙楓樹孤航載月長興路收書擁枕稍成眠
岸上鷄鳴問何處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七

乙卯歲

病目有懷玉華山梅花

山閣梅花開幾枝欲供愁眼更相思中原未遂林逋隱
古調聊歌何遜詩不遣折來憐嫩蕊何時看去醉華卮
誰人爲把江樓笛來向黃昏月裏吹

目盲居萬竹樓小愈作

學道內觀初三旬閉戶居鳥聲喧睡起竹影罷餘榮
草囊中減經書几上疎親朋來問少荒徑懶教鋤

同諸兄弟遊石岐山

山齋集

卷七

一

踏逕攀林攬物華鴈行爲樂蜀名家好山近舍遊何晚
春日携壺興偶賒亂石倚雲橫古木千峯啼鳥度輕霞
天台未必能勝此澗水浮來何處花

目疾初愈有適

出門雙眼清柳岸探春行一騎踏溪色數家依鳥聲相
逢負耒耜所至除簞器青白空多事山中少世情

聽百舌鳥作

好鳥閒關慰寂寥碧林深院始鳴蜩庭花何必詢開落
壁上經時掛酒瓢

題徐生友松號

淡上青松干碧雲茅齋低小蔭清芬延年不用餐枝葉
祇聽鶯歌臥夕曛

携弟泛觴南園泉渠聯句

幽鳥相言高樹間子仲朱簾晚色映前山子叔浮觴莫羨蘭
亭勝子季院裏流泉意更閒子伯

用前韻三首

佳句初成池草間更憑玉軫奏高山羽觴醉客池光夕
明月出峯松影閒

粧出園林紫翠間庭流碧水屋含山亦知所樂非杯酒
長日論經晚暫閒

出青簾

李七

二

四子講德棠樹間先人卜宅依山怡真已適童冠趣
憂世未成江海閒

禁飲中贈酒客

高陽酒客醉逃暑我今病眼徒困苦烏皮舊几試拂拭
偶攤卷帙尋前古一行未免兩觥酸白日青花寒環者
乃知讀書亦有命飲而不顧吾甘汝

同弟晚酌二首

蓮藕新從雪渚來晚晴薦此松下杯更移小席邊池水
栖鳥無聲月到臺

池塘草綠數螢飛高樹涼颺敲客衣不解吹簫弄山月

也應

移居起涼風歌

昔人徙居隨鳥聲鳥聲所止壺輒傾我移席還涼風
涼風所嚮席相迎山中六月來客少不機不巾坐清曉
灌木垂堂復覆庭源泉繞砌旋通沼午時稍厭暑氣強
高峯行雲騰日光驅除煩惱若爲計大扇掛壁懶不揚
風兮風兮何及時穿林拂水來透窗林間頓已失炎性
水面更爲添涼安初間靡靡掀裳袪微覺清聲入房寢
南轉堪思解愠絃北來但就義皇枕日斜抱卷懷思
玉盤徐進曹村瓜幽居有此意殊適爲官自笑伐冰家

出青簾

李七

三

南園漫興二首

枕簟藉林色琴書清沼容開簾翔白鳥凭几列青峯好
事仍爲圃逢人只問農晚來微雨霽新浴倚孤松
世事付高枕吾廬托茂陰蟬聲忽以衆夏氣始知深樹
下花橫壁竹間風滿琴豈須愁內熱猶汲井泉斟

夏日園居晚霽二首

鳴雨枕上歇四窗風氣舒輕霞媚山木新水悅池魚起
曳花間屢還袖架上書更聞秋令近微病早應除
雨涼忘夏候逢徑懶開門櫛髮通花氣哦詩入鳥言
葵重每薦葉簡弟時論世事何堪喜東

送江仲文郡侯赴寧鎮院

梧桐秋色淨江城薦士行將詠鹿鳴風迅九衢觀騏足
月高諸館聽鸞聲明時藝軌崇先哲浙水詞源啓後生
自笑獵心猶一動尊前擊節送君行

胡正伯編修見訪

光陰虛惜此岩扃歷盡春禽又夏螢不慕覽遊成史記
偶因嘲笑說玄經山程百里勞紆駕病體三年慣斲苓
竟夕微言傳玉笋松林一月爲君停

目疾愈後喜秋作

連朝溪雨送新涼秋氣先宜藥草堂
眠近書忘所苦

卷七

四

懶容逢客稍能將漸看池水清魚隊已覺山風動桂香
爲語東籬幾叢菊好持幽意待壺觴

偶至隆安寺二首

古寺鳴鐘一徑深連山脩竹四窻陰老僧爲薦胡麻飯
見客應多歡喜心

此地曾聞駐鹿乘殿門松栢老乘藤塔前虎跡留中夜
知是來參佛面燈

俗言夜有虎至寺

又用弟廷韻

客筇停古刹僧飯罷晨鐘山爲經堂抱雲將佛座封
羣香現性鹿女砌留蹤晚去青谿路回頭月正紅

別邑侯張子培還山居道中却寄二首

山邑清吏事疎棗紅橙綠下車初亦知荆棘難棲鳳
祇愛溪山愜著書

小車來往稻花中回首關門樹影重何日高旌枉茅屋
綠蘿山逕已涼風

同諸兄弟玉華山賞桂

酌酒天香裏秋容亦豔人小山能共隱華月待相親
屏障園深翠庖廚借近隣連枝時把玩芳意更堪珍

上楊山莊卽事二首

亂山高下馬蹄勞鷄黍淹留竹裏庖楓葉漸飛菱葉老

卷七

五

臨池秋思欲揮毫

山塢雲黃百畝田柴門柿栗老秋烟行吟盡日逢人少
欲徙琴書構一廬

秋日出梅溪

山中長臥萬峯霞溪上將乘八月槎花重稻莖呈綠歲
籬清槿葉住貧家性迂自喜疎驟御伴少偏宜趁鷺沙
文字癖除行李省尚嫌殘篋貯南華

雪溪之武林道中得

名跡年來懶自矜漫遊偶貰一舟乘湖風客飯特烹鱖
秋水人家半業菱岳史相從不滿檐漁樵何地始世朋

空來日臥聞長笛空開烟波祗曲肱

宿白雲橋

輕帆無伴欲橫塘菱葉維舟水氣香夜半酒醒歌白竿
不知涼露滿牙檣

晚渡碧浪湖

武林西下一川長晚飯澄湖月滿航未身尊鱸先適意
秋風何處嘆張郎

得謝茂秦遊燕集因寄懷之

五年不見梁園客入手瓊瑤喜一編雪夜幾燒都市燭
花時相別潞河船鷄鄉自古堪營道徇監于今不薦賢

出齊東齋

卷七

六

天目菟裘吾許爾何時獨棹渡江烟

送萬長興言卿擢職方主事

三載湖邊鳥風神儼列僊政和看雉乳名重喜鸞邊驛
樹秋攀轅江風曉放船軍興藉經略早拜漢宮前

歷獅子山卽事

溪壁巉巖凌素秋澄潭千尺亂雲流涼風吹急不知去
落日橫波歸釣舟

梅溪舟行過雪二首

問友乘舟過雪西沙寒雲碧暮鴻低風流漫道王猷似
憑差瓊花富剡溪

買酒門鴉村岸清遲天波色暝溪程客衣未與人將醉

山雪時來舟尚行

雪夜泊落城

繫纜湖壖漏下初蓬窗飛雪著人裾貪看夜色無尊酒
試照囊中舊讀書

雪中與客放舟雪溪

雪裏湖波更淼茫扣舷同倒碧雲觴朗吟亦比滄浪笛
話着梅花興轉長

平望卽事

雪霽江鄉鼓棹還鐘鳴野寺釣魚灣玉壺沾酒當壚泊

出齊東齋

卷七

七

一醉高歌瑞色間

吳江舟中早起

舟前寒鳥聲知是雪初晴梳髮祥光裏鳴橈銀漢行遙
峯日下紫小店樹邊清莫嘆無同調吳歌春意生

上梅溪二首

擁被孤航月影彎安流百里一宵還山堂定是梅開候
未對清尊意已閒

沙棠小檝萬蘿邊一件漁翁飯曉烟莫以溪窮津免問
巖雲似閩武陵川

簡張明府子培有序

明府來書約余遊天目余未能赴明府亦
爲公期所滯而冬候忽深登山之履可束矣然
余豐人也往遊豈無日乎明府或遷官以去則
將終爲山靈竊笑乃寫絕句二首簡之

浪說高山想望間鳴琴虛負邑堂閒陳遵滿百于今少
張敞無奇似我頑

玄蓋峯頭飛綵雲茅堂百里映晴文他年籃輿多來往
花裏何從覓使君

大塢暮歸

空谷霜風吹白袍暮溪回首雪峯高梅花寂寞無人問

卷七

八

虛爾前村賣濁醪

輓廷尉兩溪葛公公壽九十有三

碩望推于尉高齡羨伏生頃傳抗倭信遙動東粵情鄉
里奔餘姓巖廊失老成江風停相杵原雨暗旌旌南園
甘棠愛東園秘器榮史收平法傳山列採真名不見從
玆問徒然挂劍行最憐卿月下斷續雨溪聲

雨村道中

踏凍看山興亦新梅花偷放臘前春路緣半壁時停騎
屋傍懸崖少過人晴雪背陽留北嶮寒流伏草出前津
松杉到處羣麋鹿何必桃源稱隱淪

天成山中有山茶餘約四五尋每開花萬餘朵皆
錢生崇義項生瑞往觀賦

每矚庭柯解鬱陶况逢嘉木挺林臯枝希太室山前栢
花勝玄都觀裏桃劉阮到忘爲客久魏姚何物得名高
春來款段頻來往白石青芝盡我曹

卷七

九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七

天目山齋歲紀卷之十八

丙辰歲

張子培明府人日枉顧山堂有作奉同一首

清溪百轉隔飛埃草閣條風歲暮回人日適逢雙鳥下
官梅方繞四筵開星分絳燭盤更薦花艷清尊勝早栽
何事陽春成調易河陽芳意古今才

張明府過玉華別業二首

數載山齋抱膝餘幽何意枉高車鳥聲出谷知相和
梅蕊迎人解早舒樹底閒尊春到後池邊散復月升初
自來傲吏多風格白使還從醉裏書

山齋歲紀

六

卷十八

一

忽見溪頭鷗鷺飛使旌日晏過漁磯樓涵山色清仙醞
沼散林光潤客衣片片峯霞隨幔捲娟娟沙月送人歸
重來爲約花濃候相與題名任翠微

張明府詩壽家叔石岐翁六表次韻并寄明府

自學丹砂伴羽衣閒心久與世相違已知絳縣年堪數
尚惟青城書未歸月下樓臺吟夜氣花間尊俎醉春輝
若非令尹關門後誰識祥光近少微

孝豐抵西圩道中二首

澗泉繞路十里岩屋樓雲數家何處微風醒酒溪江
杏新花

鳥度初傳谷韻林香客心一路春草樵唱千

山夕陽

西圩曉發二首

雨潤紅桃曉麓風恬翠麥春原好山邀人捲幔幽鳥喚
僕揚尊

溪石鄰鄰濟客山花婉婉迎車株茶誰家有女種竹幾
處爲廬

苦嶺

石險纔通鳥道峯迴未識泉源振衣踟躕未去一樹山
桃獨繁

山齋歲紀

六

卷十八

二

葉塢

近水門分沙石沿山路繞松筠何事春程不厭禁花株
葉看雲

遊石溪寺造其上庵

興緩春程過石溪四山圍合隱招提僧稀亦復鳴鐘迓
客倦還能據石題幾樹覺梅風細落一羣靈鳥暖頻啼
繩牀坐語前朝蹟上院雲深晚尚躋

子培明府招遊天目孝豐道中作

久懷名岳未能如春暖河陽萬象舒愛客故期行部日
從君却屬振衣初谿程水綠頻題石山館花濃幾駐車

蓮仙最多勝槩冥搜應造赤松居

阻雨高湖庵明府有作奉同一首

乘春竝拄筇雲杖入夜翻聞聽雨吟小院禪燈堪下榻
上方月色轉關心千峯樹暗深龍窟四壁泉飛響梵音
一醉醍醐無客夢覺來意外語朝禽

酌高湖庵樓中

虛樓翠微半玄度喜相同聽鳥雨聲外街杯雲氣中春
泉鳴磬竹晚磬罷山風湖鏡窺諸象冷然悟一空

飛虹澗有序

天目山半有懸泉一道飛噴數仞宛同鴈湫窟

山齋集

卷八

三

瀑之勝呼山僧扣其名曰俗稱中溪灘者此也
蓋遊客鮮至乃便是泉未得與鴈湫蘆瀑同播
名寰宇中余與子培下車徘徊者久之共題曰
飛虹澗噫余二人固適意茲泉矣安知茲泉不
幸余二人之一至哉因各繫以詩

翠擁層巒過鳥稀飛流千尺散珠璣停車欲選題名石
不覺寒雲上客衣

登天目同張明府作

勝槩躋攀不憚勞天風飛蓋逐猿猱行盤石雲中磴
坐聽懸泉樹裏濤絕頂下臨南服盡半徑平倚上方高

輞轡不藉王喬鳥窠寧浚崖振綵毫

宿斷崖塔院作

千仞岡頭振策過禪關深翠禮維摩路窮煙霧春光冷
門合峯巒暮色多樹老前朝依寶砌泉飛上界出金河
客來頓悟傳燈法僧去曾留負鉢歌此夕共知超世網
浮生幾得宿雲阿經聲數院交鐘磬月影諸天散竹蘿
明發中峯更登歷社盟將奈酒杯何

題中峯禪院

香殿啓天中登攀路幾重巒危幡蓋上橋險瀑流衝風
雨交雙壁雲霞散列峯獻花馴白鹿悟道老青松檻勁

山齋集

卷八

四

江湖色愈收楚越封塔珠燃暮照僧飯落晨鐘不信人
天境芳梅二月逢

飲中峯見微雪

絕頂傳杯雙樹間若爲寒思動春山芳菲不到空王界
幻出瓊花照客顏

題高峯塔院

岩巖香城共叅禪繡壁千尋擁梵筵雲幻石巖疏鴈塔
路迴松嶺帶僧屢齋鐘半入中峯月法雨初收下界烟
棲息未能長此托一聲林鳥正依然

憩獨山龍祠明府卜次日祀龍

深山祀典脩春日野客吟懷駐晚祠
潭古伏龍飛暗竊
鼓鳴鳥竝高枝開樓臺合停杯處
臨水風恬坐石時
招招信藉神明宰到處烟雲慰所思

荻浦寺

寺合峯巒秀門榮浦澈深坐來香雨霽
况復響春禽

老溪口小憩明府先發

天目歸來興有餘
灘聲潭影駐征車
憐君入縣開塵牘
衣上烟霞尚捲舒

出梅溪却寄弟

僻性耽林壑勉遵王路忙輕車
掠麥翠小隊入花光才

出梅溪

卷六

五

似檣櫟散年徒犬馬強論文有諸季
回首意何長

湖城遇前比部施平叔有贈

慷慨如君世所賢
明時何事老林泉
若川賦重三閭後
雲省名高片語年
興劇每酣花下酒
心閒故買市中塵
春城握手難爲別
况值鶯聲滿曙烟

訪南若韋參議出詩相示

夙心欽雅尚今日造衡門一覽
意中牘悠然物外言
村晴蠶欲老林暗鳥初喧
不問紅桃路橋迴
辨水源

北上留別子培明府

自愛山中臥小樓
多文潘令更相求
笑歌花竹溪風下

信手雨秋初
襟豈堪當世用
神龜會向尚方遊
離懷後日逢江鯉
願祝回波向北流

桃城偶子培旋別

花暖城西玉磬山
偶逢僊令課農還
星輶可恨東西發
不及離禽啼樹間

贈思椿毛醫

肘後多君學
醫家何似願相逢
春來欲採僊人藥
踏遍若城溪上峯

棟塘陳隱翁見寄
吾廬之作時余以塗梗尚阻北

邁次韻奉答二首

出梅溪

卷六

六

忽枉陶公什清風座上舒三江
未可涉五嶽又焉如
閑戶翻忘課臨溪且學漁
伊人豈不想一水邈精靈
谷口足嘉趣時希長者迎
風簾搖草色雨榻擁泉聲
藥性論醫餌藜香薦客
羹薄遊何未敢恐負出山情

家叔考功公携賞荷花卽事奉呈

水面芙蓉照眼紅
水盤薄暮薦薰風
青山雨歇入初醉
華屋香銷曲未終
庭際喬林同謝氏
池邊新月傲山公
猶言未盡蘼倫樂
別轉雕闌勸碧筒

携三弟飲南園荷花前作

荷香冉冉散疎簾
小席披襟對惠連
挺秀最宜千葉擁

交際合羣枝然諸峯涼雨翔輕燕一院薰風寂落蟬
自是弓裘讀書暇窺園同咏白華篇

家叔示七月六日新涼早起詩次韻奉呈

炎氣雨中罷晨風坐灑然軒窗疏疊嶂門檻漲清川梁
燕飛相引林鳩語自憐新篇傳隔院秋興發經年共適
阮林趣誰嘲楊子玄來宵二星節期醉玉筵邊

復鶴篇

風流太守吳揚州贈我雙鶴來清秋小園新構碧溪上
開籠伸頸鳴相求深感故人千里意攤書時復爲禽戲
明月疑飄子晉笙長風幾對蘇耽使癡僮驅鶴浴溪中

山陰康編

李八

七

雷雨頃刻昏長空林深忽失鶴所在先招一隻蒼崖東
千山萬山雲氣滿去趾莓苔踏仍緩戀羣時逗谷中聲
匿影難尋花裏伴癡僮一日踉蹌來笑說青田得鶴回
問程已在三洲外前日虞羅徒月猜雌雄相逢鳴不已
主人銜杯心獨喜還珠合劍事千年願譜一曲調朱絃
北上承萬山張侯枉送因留宿帶清堂各賦
河陽別路指京華來送誰穿百里花賴有小堂延岫月
且將清論泛杯霞北山文草堪三嘆南國詩名今幾家
此夕流光莫輕擲必琴王綬聚溪槎

東別新原江侯

感君贈策意上馬一軒如報主看龍劍懷人屬雉車
暮雲連洞壑秋水灌河渠見說徵循吏明光下璽書

東別陳文孺

桃州山水最佳處愛爾陳琳草賦廬高調不嫌投下里
茂才誰肯薦公車岩廊幾務煩綸詔江海波濤急羽書
用世方憂無補益彈冠却問意何如

泊黃岡涇與弟言別二首

風雨河干盡舫秋暫將尊酒緩離愁明朝北發姑蘇路
怕值南鴻江水頭

廢垣幾處長蒿萊樂土曾經島賊來世事難言頻握手

山陰康編

李八

八

寬心且舉別前杯

周公瑕張伯起袁魯望邀餞石湖因造上方寺飲
魯望有作席上次韻

四海求同氣羣賢合弟昆眼高峯頂席興洽水邊尊海
月動前浦郊鐘暝亂村醉中圖易別莫近柳條論

別周張袁三子

辭家遠邁已沾巾况復吳門別故人懶性祇愁三徑廢
離懷轉覺一杯親兩收江浦潮痕漲楓落關橋鴈影新
後夜月明回首處孤舟應住廣陵津

吳門贈陸子傳

初服何年遂家貧三徙居避喧聊蔽席樂志但藏書興
到薌花藥客來供茗蔬試尋梅福傳千載有人如

送張伯起入南雍

吳中才譽動諸生更作觀光白下行鵬鶚遠天京路直
芙蓉秋水客舟清長公無志身還隱平子多愁賦始成
豈以席珍堪世用筆端嘉趣浩縱橫

弔廷京錫山別歸二首

幾日秋江伴客舟還家別我淚雙流亦知今夜同明月
其奈青山蔽驛樓

數載同懷風木恨一朝自挂浦帆行前程豈少登樓處

怕近涼天斷鴈聲

晚泊武進荆川唐先生携儲張二道人輕棹過訪
述呈一首

小艇琴書烟浦深毘陵秋月幸追尋幾年龍臥同巢許
一意優遊學向禽道侶共參眉宇氣肅石劖語市城心
獨憐樗散趨微祿筒抗塵容領德音

鎮江夜訪王僉憲舟中

逆旅相聞恨見遲小舟乘夜滌漣漪雖然不是山陰雪
露白湖平對話時

京口值慎令子正以內召來自淳浦送此北上

而贈此

江上之風慨深故情同憶走青衿曾留南邑甘棠愛
行振西門玉珮音天近欲宣窺管力時難無改茹茶心
野鷗附翼慚鷗鳳祇爲鄉邦慶蓋簪

京口放舟儀真

竟日大江行風恬畫鷁輕圖書衝積氣簫鼓和元聲來
往半生稷古今一目成雖無擊楫志亦少羨魚情

儀真寄弟二首

賀鴻拂曙浦鐘殘白苧涼生客影單千里飛書報諸仲
渡江風正片帆安

揚州八月十五日舟夜

洋子江頭秋月明真州城下暮潮平別離乍遠情方劇
又遇關山度笛聲

玉笛飛聲錦纜催寒潮纔及廣陵回烟花萬室諸橋夜

喜向中秋月裏來

過揚州有懷舊守吳子實

夜市高樓簫管清欲諮風物自關情隔年書識傳魚處
到日琴彈別鶴聲知已陳蕃曾下榻愛人何武尚留名
二十四橋明月裏可從何地望飛旌

淮陰遇仇廣文舜徵邀飲感贈

尊淮野逢秋爽却話當時聽鹿鳴遠路風塵看鏡收
升烟月載書輕積薪似我應遲調投壁憐君幾暗驚
流水十年還此會臨岐那得不多情

經淮陰侯祠二首

漂母韓侯千載風竝祠淮甸走村翁登壇事業浮雲散
百戰聊同一飯功
桐栢川長起暮霞秋風吊古駐飛槎祠官半畝猶蕭瑟
却計墳旁著萬家

清江浦喜會嘉魚方舍曹置酒寄寄亭話舊

桂叢何處小山青歷覽逢君合使星吳楚別離將短鬢

出書

卷八

上

乾坤談笑此孤亭寒祠過鴈鐘初曙高柳邊淮葉乍零
把盞無教惜沉醉明朝回首隔煙汀

崔鎮夜泊聞鐘

露寒波靜鴈飛輕遠岸鐘聲到枕清正是秋江夢迴處
誰能不遣客愁生

直河道中覽望

風帆一片潯飛流遠樹殘陽古戍秋楚漢不將山色去
行人指點說邳州

桃源以北河多白鷗挾偶隨羣與波上下舟至不
驚余日見而喜之因誦工部詩曰柔櫓輕鷗外舍

津口送周爲漢賦一首

浮鷗白於練容與狎蘭舟掠浪羣相赴迎風翼乍柔
舟居四十日離索漸以苦賴爾忘機禽飛飛近雙鷗
夜向花潭宿朝來葉嶼鳴何日辭官守將身等汝輕
掛帆河北渚落帆河南洲豈不念前路眷此意下鷗
河波晚不揚興與一觴會白鳥酒家前青山笛聲外
盤桓不覺暝入與水雲參試看鷗栖處微茫月影含
落日餘烟渡涼風疎柳隄琴書投鳥宿聊以伴鷗棲
秋水灌百川孤舟滄渺邈不見野禽閒安使道心覺
樂意滿芳洲維舟不舍去世人既非予却笑予非汝

出書

卷八

上

取樂魚梁上寫經鸞籠邊觀物在意表瞻哉稱高賢

九日棗林寄弟

驚心忽報登高候徙倚江楓客裏身黃菊紫萸那在眼
片雲孤鳥總關人授衣月感幽詩舊吹帽風經朔路新
誰在鄉園更翹首封書方及鴈南賓

泊魯橋

扁舟淹泊處石峽駛鳴泉短景留沙際長風急樹邊客
衣寒屢換鄉夢遠逾牽撥悶惟圖史徘徊復掩編

南旺分水飲皖川於水部公署分携二盆菊至舟

因賦三首

旅遊朝復暮物候每與嗟路轉一
流界遙逢九日於陵
勤謝地主携捧上秋楂莫道離三徑閒吟亦當家
移文一日賦猿鶴有餘歡故取東籬蕊來供北道歡露
香千里遠霜色一舟寒試問叢
花何如水上看
連朝不爲飲此際忘杯濃但涉花間趣何嫌霜後容林
烟橫暮舫浦鴈斷宵鐘自訝栖栖處能追隱逸蹤

哀柳葉二首

種柳長河畔繁陰兩岸籠寒風吹漸急幾樹一時空
可憐黃鶯兒經秋不來樹只爲愛春風那知衰榮數

天津道中讀仲弟廷歷橫長塢詩用韻寫寄仲叔

山齋集

卷八

七

李三弟兄三首

偶繙舊簡橫吟牘恍似披襟潤壑深恨爾猶爲伏檻驥
戀予真若在原禽燕山月映圖書舫瀛海風清鼓角音
獨向金臺重回首鴈書何日遠相尋

欽知今日題詩畔寒月疎楊晚渡深爲憶別時猶採葛
最憐宿處滿栖禽燈前鴈落牙橋影浦口潮回玉笛音
寄語惠連能賦者蚤騰天路共追尋

幾年雲臥淨塵心茅屋千峯翠靄深枕上攤書濃夏木
花前淪茗轉春禽弟兄長自研庭訓風雅徒知慕古音
此夜客程消寂寞惟於池草句中尋

孟冬十日河西務過雪距梅溪放舟已八十餘日
誰喚三月事舟居河上沿迴思獨舒霰雪忽驚維纜處
紛紛猶記別家初每羣鷗鳥忘機事時傍蘭芳檢道書
不是畏途甘自後生涯原慣海東漁

雪後由河西務北行得三首

夜來但覺北風緊攬帶秦帷雪滿原絕愛曙華浮鹽櫛
客裘那暇計寒溫

放纜河洲語凍禽煒煒輕雪淨寒林遙思舊業行吟處
萬壑千峯一榻深

驅寒杯酒客舟閒醉裏馳神眺望間雲氣萬重關樹紫

山齋集

卷八

七

玉京屏翰亘西山

銓曹且止亭喜遇朱主客子介因相飲郎舍作

野懷方苦禮法迫長者亦復來經過握手相歡忘長揖
當杯一醉爲短歌三洲桃李春可待九陌雪霜寒正多
少客金臺漸衰鬢逢場俠氣還如何

初至都同朱子介宗子相集況吉夫禮部宅得城
字

數載伏丘壑重爲帝里行聞鍾辨宮陌下榻倚闌城
樽俎逢三益篇章律五聲燕花心賞亟相報遲春卿
同子介吉夫夜集子相吏部宅得冬字

謂帝宣聽長樂鐘禁林晴雪漾深冬寒衣尚帶風塵色夜屏能逢翰墨宗詰到萍蹤憐舊好詩迎葭管弄新容須知國士由君致醉覓金臺興轉濃

和朱子介郎中至日雪後早朝

千官子夜集宸居朔雪停飛鐘鼓餘瑞色共瞻三極表豐年先兆一陽初梅風入舞鶴班合葭氣迎歌鳳律舒積翠凝華題不易莫嫌高調和人疎

張園餞別子介得堂字

絳燭清尊傍苑牆高城鐘罷月如霜美人鶴駕揚州路子夜驪歌北海堂未許五噫堪擊節尚看三表刺封囊

山谷集

卷八

五

陪都春色同君到朔鴈新詩好寄將

子相席上再別子介得明字

寒宵不惜酒杯傾醉裏憐君白下行易老馮唐官未調多愁平子賦先成梅清四座迴歌韻月白千門急漏聲分袂幾年纔此會肯教容易別春明

馬負圖太史席上次文壽承韻別子介二首

東燭題詩酒未消西山寒月晃窗綃三江玉樹能今把千載金臺尚爾招投李與緣知已洽落梅歌爲送行嬌霜街歸馬無勿遽寶殿香鐘聽紫霄

銜杯逆旅倍情親佳句多君每入神別後幾經花柳燠

醉來猶訝酒逡巡沾塵短髮身仍健滿篋新詩路不貧倘問君鄉何遜閣早梅先寄日邊人

子相吏部席上再別子介分得五言排律及東字北地寒方厲高齋雪未融那知千里客併在一筵中刻燭探奇韻行杯促小童雄談傾足蠟逸氣挾飛虹省掖占星聚江潭喜路通苑鐘飄陌上山月下樓東驚座名誰獨分岐感復同臘天將去馬楚水未歸鴻梅信傳官况蘭馨播友風青門明日別能復醉山公

席上贈子相得有月二字

下馬逢君傾數斗一宵賞盡新堂酒醉來共上黃金臺

山谷集

卷八

六

試看煙雲爲誰有

落落京華歲超忽把君詞賦殊驚骨筵前霜色寒照人但見流雲度華月

張助甫席上別子介分得七言長歌及簫字

燕京臘月寒氣驕朔風凍地鳴枯條高門酒壚炙繡幕吹去雪花不見影片片遠落蘆溝橋君從橋畔踏冰過馬蹄凍脫朱顏凋握策逢君一大噱玉壺沽酒聞秦蕭高陽舊侶日以少醉睨白日吳天遙此夕忻遇神僊招西山落月動牛壁北斗橫挂銀河杓吏部爭言熱可執張衡門巷殊寂寥廣庭星宿懸肝膈孤角風雲起鬚髯

君飲能歌小山賦君歸不候春江湖廣陵驛下梅花蓬
白馬湖中明月謠我亦慣看天目瓢十年不換裘上貂
相逢可道茅連茹相別盍辭旦接宵

訓助甫席上見贈之作得吳南二字

孤槎千里道東吳闕下相逢握瑾瑜霽雪每謀深夜醉
直將肝膽照冰壺

客心終日繫江南瘦馬京塵百不堪一自逢君歌白雪
始知朝市隱蘇耽

王元美將之青州書來約會已乃徑去子相席上
分賦懷之得四絕句

山陰集

卷八

七

開軒見明月停杯思故人空餘袖中書歷落懸星辰
尺書前日來日抱孤琴候山水美東方遙遙爲君奏
單車道北海千柳怨東郊守白知君意無須作解嘲
橫金白面郎走向琅邪道積雪照燕關一別令人老

子相席上東元美

之子平生親吐氣若蘭蕙崔嵬白雲司詩酒日夕蒞語
縱神共軒形忘意獨至詎念我干役一別春六季明月
去左右餘光照夢寐吾旋北闕車子發東方騎塵沙暗
薊門鴻鴈朔風戾臺金古無色路壁夜終悻拂拭雙龍
精相要萬里志冰霜阻良覲韜此截犀利道遠莫改之

冬夜子相助甫過集各賦明月曲得門堤山裳四

字

孤館邀賓具綠尊六街車馬散黃昏天風忽送關山笛
一夜清光滿薊門

萬里金波走玉堤九關霜柝重淒淒誰家思婦流黃上
腸斷城烏半夜啼

華月深杯寫客顏醉中逸興滿青山天風多少吹簫伴
共笑藍輿出未還

天京夜來月如霜座裏鐘聲出上陽但使故人同一醉

山陰集

卷八

八

絕勝歌管度霓裳

儀部白聲倫社集不赴

春曹杯酒詠宵寒欲拾瑤華策馬難高枕未離山澤性
不因風雪學袁安

南中偃臥屢經秋朔地奇寒亂客愁不爲銀鞍怯霜路
祇緣興盡剡溪頭

子相席上遲助甫

錦堂晴雪照初梅若箇高軒去未迴禁里月明冰一片
傳呼如向玉壺來

席上賦臘月十七夜月得謎色夜卮四字

九關入氣深片月揚其熱還顧三五夕留連轉難寐
明河瀉高樓霜華皎如拭把酒梅花前奈何嬋娟色
霜角冷千門起步牛斗下殘月動西山白雲飛中夜
月下金屈危盈虛嘆若斯圓暉豈不復還待春風吹

山齋歲編

卷八

七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八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十九

丁巳歲

開歲二日子相助甫過集各賦冷字

燕山一冬霜雪壓春光東縛玄冥匣昨夜春皇手啓之
千門萬戶條風治上苑雲晴曉氣暄御溝水泮新流狹
二子何方策馬來入門宛與雙虹狎尊中斗柄迴七星
舌上詞源吐三峽痛飲催春不放春恍惚桃花滿前插
郭外芳菲幾日濃只待鶯聲試單袷

人日值雪偕助甫集子相第得寒霞龍西四字

春光七日滿長安愛惜梅花逼夜看一片撲人催進酒

山齋歲編

卷九

一

無端玉笛解生寒

此日堪題勝裏花五陵新酒潑流霞獨携瑤瑟尋高調
一醉春城白雪家

燕臺曙色見歸鴻盡日追歡郢曲中四郭白雲飛不住

未央靈氣擁神龍

栢葉椒花總入題宜春鍾漏漢宮西歸途不用燒銀燭
夜色真堪照馬蹄

懷王學甫絕句十首

有引

余與學甫在西曹嘗代尚書覆奏中外獄牘接
席三栢堂者三年學甫先擢安慶太守行余尋

被令江右則學前以外艱解任矣而余之
學使事還里舍也連遭兩世三大人變故蓋痛
楚隣死矣然聞學甫起飭兵常鎮諸郡屢獲戰
功書來約會草土中一為慰藉詎意其不久復
以內艱去吾徒薄命何略相近也丙辰余循例
赴闕日騎馬向蒲坂士人扣學甫起居不能詳
乃展懷成詩十首蓋聚吾二人出處離合悲歡
大致不尚描繪也於是附便翼傳蒲坂學甫見
之知不免沾巾云

朝同觀草白雲司高鳥陳鐘日和詩一自春明催五馬

卷九

至人無計挽飛蓬

人無計挽飛蓬

會岸洪都使者冠九江風雨駐旌竿滿原芳草離心急

祇上滕王閣上看

白石青山伏枕餘吳門忽報一行書江烽海浪南天暗

險道玉遵自此車

月黑松陵羽檄馳由拳城下卽潢池可憐尊俎長吟客

懷甲親提十萬師

半夜傳餐破賊舟牙旗一指海氛收凱旋坐揭風雲帳

半夜傳餐破賊舟牙旗一指海氛收凱旋坐揭風雲帳

平江露布達神京不作終軍枉請纓天子論功先汗

血金縢爭賜伏波營

策杖荒廬淚滿山斷猿啼處樹痕斑何堪人事逢談虎

報爾毘陵哭母還

重遊京洛苦風塵裘馬相逢少故人何處從君問顏色

屋梁明月夢中身

太行西去古蒲城風急黃河日夜聲刻却中條拭汾水

春來梅信得兼程

送太學生劉伯良省觀還楚

武庫方回之弟方回

上母回

風烟抱劍一劉生磬折來叅俎豆榮春草夢醒南騎發

漁陽涉岬不勝情

伯氏承恩仲氏歸雲霞初捧日邊衣高堂踏舞開花誥

江漢龍文一夜飛

同子相助甫席上賦得春月曲

春事三旬度超忽相逢慷慨憐容髮當筵索照金鏡遲

輒向青天喚明月月被東風吹不休徘徊一駐蒼龍闕

為照徂冬霜雪多不盡寒姿走林樾燕山主人冰玉骨

拜月迎春狂欲蹶月彩流杯春可吞吸來琥珀丹霞滑

拜月迎春狂欲蹶月彩流杯春可吞吸來琥珀丹霞滑

數行樂及三五擊節長吟飯新歲織錦樓前拾桂枝
吹簫臺上施羅襪把君袖投我軌仙人橫笛激繁音一
夜關山楊柳發

東選部查兄性甫二首

看花舊事感同袍偃蹇青春首重搔劉向十年吾更後
陳遵百事古能高敝裘塵滿還羸馬孤榻星寒只寶刀
叔夜投書心未忍恐將交誼有八山濤

長安易遣歲華深不覺春風又客襟駢驅歷歷間千里氣
鷓鴣羣裏一枝心玄情已恥雕蟲技狂能猶揚歌鳳音
君上金臺懷更切何人先得應招尋

山齋集

卷九

四

況膳部吉夫席上送宗參議子相之閩陳愈憲于
韶之浙得人字

尊前同是宦遊人爾更離羣作外臣雲度雙旌天目曉
花迎一棹武夷春別筵遽起銷魂賦遠地無輕報主
身寄語柳條連夜綠明朝攀折向征輪

贈山陰吳封君

兵部員外
俊之父

山翁抱鄰稽山陰出入雲門携素琴醉踏青苔拾花蕊
春風紫燕耶溪深荷鋤只在子真谷掩卷時爲梁甫吟
自道明經重所托致身有子成商霖一朝明主賜章
服義方多却千簞金太平麋鹿怡山澤日捧華封祝願

心心逸能代紫氏訣興高每醉王生雪江南亦有函關
氣顏色宜翁千歲悅

上已集汪正叔館再餞子相于韶得多字

暖回門巷罷鳴珂佳節從君欲放歌爲樂尚憐春色淺
相逢其奈別筵多高雲照酒停燕闌芳草牽愁出潞河
醉裏龍泉堪捧贈湖心風雨慎經過

讀盧郎中希稷平倭議因贈

開卷虜在目何愁海霧深曾逢納履事遂有請纓心表
餌卑陳論藪鈴激壯音相君還燕領莫不惜分陰

助甫席上送子相入閩共賦鐘簫二字

山齋集

卷九

五

別思殘明燭春愁急遠鐘驪駒一以唱鴻鴈不堪逢執
戟還吾妬含毫莫爾容寸心天際月先挂武夷松
怕聞知己別不敢問春郊酒爲難言醉魂從共賦銷垂
楊渭城雨明月廣陵潮莫作孤飛曲愁君白玉簫

再送于韶

使君南去擁雕輪吳越春來罷戰塵好語西湖桃李樹
信將芳色早還人

旌車三月發燕關新柳纔堪照客顏行到江東暮雲處
相思應上敬亭山

助甫夜過期于相話別不至共賦過字

莫問天涯路今宵且奈何關河春鴈少風雨暮鐘多古
道論三益愁心寄四歌不知鴝鵒月耿耿爲誰過

太學春丁陪祀賦十二韻

今古斯文主乾坤秩祀崇百官儀自富五老瑞非空上
日文明運春陽元氣宮宇知過魯異樂與在齊同繡黼
將綸綍先一日制遣主祭大
臣百官朝服侍班青衿集冠童分庭馳小相
及席肅元公綴北袍絲應馨香俎豆通地殊十室隘禮
卽兩楹隆喜與主璋列言趨磬鐸風泮芹經雨綠壇杏
炙燈紅出壁尊堯典園橋陋漢功詩慚言志處聊以慶
悒悒

山齋集

卷九

六

送子相參議閩藩十首

曉日征鞍出大都青門楊柳怨離壺漢庭不得沉方朔
一夜星光轉射湖

廣陵一棹去迢遙明月高樓紫鳳簫借臥淮陽明主

意問君何日更歸朝

爾家住近百花洲使舫經過只暫留不比淵明松菊逕

歸來遽得問西疇

洋子江頭風浪平金山寺裏暮鐘聲經行莫唱江淹賦

恐使魚龍泣夜明

西湖畫出水雲州爲爾談之作臥遊此去吟詩青雀舫

花間爭見拾琳瑯

揀天天目散晴霞照爾江頭使者槎何用移文笑逋客
前程已入建溪花

吏隱真成宗少文高篇一一挂蒼雲武夷三十六峯裏
何處鶯花先遇君

贈君龍劍把其鐐風雨江湖失醉顏舉目虹光亘天外
行人已到滬廬山

九曲溪頭訪幔亭洞簫秋月聚仙靈衣裳一惹烟霞色
官舍鷗眠晝不局

七閩烟雨荔枝天問俗千旌乳雉邊鯨海稍聞風浪伏

山齋集

卷九

七

拜官元是重旬宣

子相將發過我夜話得虞字

上苑重遊日看花少舊徒官遲賓屢戲客久僕將痛祇
賴能詩者時來對酒壺詞中布丘壑席上拾琬琰語詎意

雙尊畔俄開萬里塗平原聊以試江夏不須虞劍是何

人按車從此路驅龍蛇慎厄歲風雨別清都秉燭心能

鑒乘槎約豈孤黃鸝春不語白石老將俱閩越多鳴鐵

乾坤一染舩欲載西牖月繫爾鸛鵒襦

席間同馬負圖太史留別李伯承比部得寒字

花間雨氣暮微寒尊酒相逢似握蘭官寄白雲殊汗漫

詞傳青海故波瀾秦碑魯殿行將問柳色鶯聲別尚難
此去幸同能賦者報章應愧碧琅玕

將適東土過助甫考功新居酌別二首

風暖遷鶯處雙杯挹紫霞架書宵未快庭樹夏將花數
至非羊仲相酣似習家更聞不遽起明發即天涯

海岱吾將訪文章爾共期高齋今夜酌華月幾秋思氣
爲蘭荃洽名將水鑑推相懷知有賦多屬鳥鳴時

雨後城隅公署席上留別高伯宗李伯承張子畏

况言夫汪正叔五君子得浮字

朋簪聯大雅客旆屬芳遊祇惜東郊別還爲西第留開

山齋集

卷九

一八

筵歌風雨選地北林丘鶯以求入語雲因送遠浮泰山
瞻孔孟華省戀應劉蘭蕙尊前握琳琅燭下收燕臺多
士運魯壁一經謀回路言相贈鴻書又早秋

憩呂公祠二首

澄水祠垣敞升堂獨斂襟松霞上征蓋石蘚藉携琴二
客黃梁蹟千年碧草心何時悟真訣高枕玉山岑

一上邯鄲陌能通夢覺關紅塵舒客况白石觀仙顏藥
裹遊能佩丹鑪鍊木閑踟躕倒景下雙鶴自雲還

睢陽屏間覽江西督學王新甫書度隋隄十曲悵

然懷人因賦

粉閣聯飛日華東賦賦聲名忝爾同別夢每勞芳草候
清安如對綵毫中談經何地深門雪吊古吾將采國風
引領匡廬舊遊處恨無僊術馭飛虹

雨後過濠梁聞倭夷寇盱眙者將就擒

淮水波微見釣綸薰風時拂倦遊身梁間未辨觀魚跡
陌上多逢躍馬人雨過二陵連秀色樹清三旬罷輕
塵萬方自是來王日會報旄頭墮海濱

大柳道中二首

經月馳驅薊洛塵渡淮風物稍宜人溪迴路轉滁陽近
一片青山入眼新

山齋集

卷九

九

晨風滿路翼新苗捷下岡巒驛馬駘客旆不嫌前建緩
小村啼鳥隔溪橋

江北農婦謠二首

溪水多時梅雨天婦姑相喚做秧田曾聞世上花鈿好
補在誰家雲髻邊

見說江南盛婦忙何如踏水插新秧嫁時亦有鴟頭襪
自到夫家那出箱

警時過滁陽會環山孫丈以雨中高臥見誘仍出

涼衫相贈却寄一首

客程何意過君門倒屣還能具綠樽風雨却追西澗跡

三邱北望言解衣情同河梁切把劍神為海微軒
莫戀醉翁山水樂微書將下薛蘿園

題和州香泉池上

香泉寺裏一停驂清曠由來性所耽傍路黃梅逢雨過
入庭青嶂與池涵春衣每想狂夫浴德水還依大士參
天目草堂飛瀑外計程應喜近江南

過宣城會朱東原太守招飲泰和樓

梅傳經名郡逢君愜素期循良違自昔契闊慰于茲城
貯千峯色樓傳六月厄余慚大夫賦人重細侯思世事
談來切明情別去遲窻中有餘景為憶謝公時

山齋歲暮

卷九

十

白雲寺雨後發

征輶初度宣城路竹裏禪關為客開好雨送涼鳴磬歌
微風過午洗樽回千峯翠擁水衿動一徑香隨馬足來
望入鄉程遊豈倦前村啼鳥轉悠哉

立秋日集帶清堂有鮑景遠次簫

烹葵同酌小園幽雨過高峯翠滿樓暑退池蓮魚共戲
涼生庭樹鳥相求簡書幸以鄉程借翰藻還知客興留
更有洞簫翻羽調曲中如報鳳林秋

贈奕客鮑景遠

江湖浪跡抗風塵對酒圍碁岸角巾攻敵還藏守黑意

回生如遇授丹人曾聞此數出河洛但見為謀象楚秦
愧我愚心無所用窺枰祇弄草堂春

贈通政石川張公

肆志休將富貴論飄然來往出籠樊青楓暮雨吳門棹
黃鳥春風雪水尊點筆常賡十九首下簾仍讀五千言
由來張壑多閒趣誰謂銀臺薄主恩

山齋歲暮

卷九

十

天目山齋歲暮卷之十九

天目山房編卷之二十

戊午歲

初至東省喜遇王使君元美

何緣忽枉青州駕相顧惟餘白日心
畫省幾年離後夢泰山今夜興中吟
佩刀近辨風雲色鼓瑟春從桃李陰
但說王遵能叱馭如君年少更難尋

立春明日雪中郊行

昨夜春盤醉紫霞漫驚晴雪舞城鴟
馬蹄踏散寒雲色彩燕家家表物華

雪後張子明使君馳寄寢旣詩以謝之

卷十

卷十

春到山城不見梅寒深客館獨銜杯
開門忽報清源信疑是海神車上來

雪壓清齋飛凍禽故人投貺比兼金
雖然勝却袁生臥猶是青氈舊日心

得謝茂秦寄懷詩

別來巖臥老憲藤醉把君詩雪裏曾
尺素漫傳三載字梁園春鴈轉難憑

強起山東鼓篋官春衣欲試杏花壇
當年只說靈光賦麗藻逢君更不難

適登萊校士諸寅設餞東郭別去却寄

野樓能雪初晴網士何辭海國行
花信故催離袂急酒尊偏傍疊歌輕
千村綠意迴堤柳二月清寒滯谷鶯
爲語城頭華不注好留春色候歸程

發鄒平值風雪

獨攬征衣狎曉寒平原飛雪裊旌竿
春光一月風如此故國鶯聲喚採蘭

雪中車馬響殘冰長白山前畫氣凝
不惟東風遲柳色春愁怕惹鬢絲增

長山東發簡青州王使君

整轡發山邑晨光沒遠坳寒流水影
綠殘雪麥芽青鏡

惜潘郎鬢囊探老氏經東遊激昂意
孤劍有居停

宿金嶺驛

雪殘空館暮啼鴉海岱春寒每憶家
坐檢塵編托明燭孤鴻那復響天涯

早春同元美登雲門山得雲字

十里丹梯赴鹿羣洞門殘雪鎖氤氳
城陰半入千家樹海氣全通萬壑雲
石窮倚空虹欲墮松祠映日鳥初聞
漫驚麗藻援孤賞玉笛春風醉右軍

雲門山懷馮五汝言

石磴門蘿雪半殘芙蓉倒插郡城端
青天門戶仍松桂

白日鐙帶羽翰問主轉增看竹興求仙未得茹芝丹
孤雲豈怨辭山客不散春風惹恨寒

新弟

驛路關橋接玉珂海風宵急港增波半門若水春應暖
二月萊州雪正多冠蓋不須疑隱思藤蘿無處托狂歌
山園雅贖田家樹幾日花前試越羅

夏店驛

請溪近海暮潮增客路春寒思不勝庭雪半銷空館聞
鳥樓鐘歇又燒燈

膠河東發

數村烟際柳微黃白雪光中驛路長片鳥不飛山色遠
東遊劍旆指扶桑

雪白山青戴簡遊春風未換鷓鴣聲題詩爲報蓬萊閣
蜃氣珠光莫浪愁

早春寄張吏部助甫

故人如問別來情海岱琴編一索輕殘雪罷鐘孤館暮
嫩楊飛鳥亂山晴鑄人愧我無經術綜吏知君有政聲
夜夜相懷欲相見薊門春月是張衡

萊州署中見竹

忽驚蒼翠捲簾來瘦影偏宜傍栢臺略似南山開曉幃

喜於東海佐春杯

竹根殘雪盡屏寒觸眼翹枝碧可餐若到黃昏添月色
也堪一曲下朱鸞

東萊署中酌杏花前

海上花遲露氣涼一枝春色對殊方秦橋漢時無消息
却道神仙托醉鄉

登蓬萊閣六首

蓬萊閣上起鸞笙碣石雲紅嶠氣清海水冥冥春又綠
至今無處問徐生

羣山映帶曙霞開千尺巉巖海上臺仙馭有無春色裏
長空雲盡鳥飛迴

萬里晴波蜃霧消迎仙猶識漢皇橋瓊樓半倚空明上
日晚微風落洞簫

鞭石乘槎跡未分衆山杯外送斜曛漫將海水論深淺
歷盡滄桑是白雲

微茫氣色閃金銀島嶼桃花細浪春酒洽正臨遺棄地
月明疑見弄珠人

南中烽燧近如何江海魚鹽願息戈干羽七旬應格遠
鯨鯢休破越棠波

與謝將軍飲蓬萊太平樓

山壓淞瀛殿閣尊波靜可通重譯使城孤還識望仙門
自聞淺水揚塵話笑爲將軍罄酒尊

元美招飲青州城東角樓得論字

太公封域莽關原慷慨飛欄白玉尊春暖萬家桐葉邸
雨晴千堞杏花村中天濤藻風雲潤落日鏡鐘海霧昏
四境寶刀動萊起登樓作仲宣論

過元美兼隱齋

官舍能深仲許蒿壁間新賦祖離騷開尊曲汾啼雙鳥
散帙晴窗熟數祀祀法已容孤客醉文章莫向衆人高
只嫌府外風雲色時惹雄心問寶刀

高生鴻猷曲生仲陳生珩党生馨來見棣州賦此
易之

風雨孤城退食初逼人佳氣藹璫璫明時經術卑詞賦
應詔須教薄子虛

送武定張兵憲赴山西參議

使君雅操慕懸魚軍旅能教卻穀書賣劍齊封行化後
揚旌晉水沐恩初麥秋天氣晴飛蓋梅兩山城夜駐車
處處民窮俱到骨試將擊壤問堯墟

過呂方伯新構清和軒

隱几從容退食頻一齋清淨出風塵庭陰不改棠枝舊
井脉通分淥水新散帙鑪香孤鳥暝對人茶椀衆花春
情兼吏隱吾能共華月深杯試角巾

段侍御偕諸使君登岱以校士不得從奉寄二首
嶽磴千盤宿上方中宵高識太微光不緣風雨依秦樹
共據虹蜺握魯觴日觀花明仙女榻天門雲落使君棠
還憐絕頂行聰處下界驚飛六月霜

爭傳軒蓋擁崔嵬孤抱空因望遠開自愧亡羊求謬道
誰將相馬比掄才天風幾夜思滕閣帝檢何人間漢臺
爲語山靈留氣色追蹤有日踏莓苔

立秋後一日懷元美三首

海鶴傳來岱嶽詩玉霄煙雨杖藜知吳閭楊柳憑誰問
報道秋風一夜吹元美發岱詩有依微倘有吳閭在欲向秋風問羽翰之句

射柳轅門五日觴孤庭不分曙槐黃文園渴病吳娃小

雪夜狂懷越路長元美吳人也
有愛姬戲之

天目山頭紫氣濃化城香梵落晨鐘何時共把盧櫟賦

醉爾梅花二月峯盧櫟爲余作天目山賦屬元美
携寄而天目二月尚多梅花

諸僚友集德藩外邸

歷山青杏虛樓榻秋日涼催別館筵雲度似停歌樓上
花疎猶照舞陽前捲簾適與吟懷愜投轄曾無吏事牽

還憶西園飛蓋會豈勝東省益簪賢

同年李子中集平原張氏園

弭節及初涼開筵傍晚芳平原公子館殘雨使君觴密
樹低遊蓋疎篁隔舞裳醉憐雙鬢色靈復曲江狂

聞砧二首

昨日鄉書寄葛衣官忙不覺井梧稀無端最是東鄰杵
枕上撩人嘆未歸

槐庭過雨澹秋陰南浦芙蓉夜月深錦字不來江水闊
重門何處又敲砧

校士適充未暇登岱因東沂州張伯垣使君四首

李

李

七

天際芙蓉半窺雲棗林朱實登郊青千旌入魯求風雅
可是當年李札聽

平生五嶽興都奇千里衣裳岱色披不遇河源張博望
海東八月又虛期

來於日色辨隋珠古杏壇前觀魯儒未及南樓舒古意
况從東極問仙都

美人何處弄溫泉越觀峯頭自紫煙但寶仙人九節杖
不妨霜磴謁鈞天

汶上

平原如掌棗林多落日風煙渡汶河誰道昔賢思隱地

昇平冠蓋校鳴珂

謝大石王孫寄畫三首

河汾書信隔年來滿壁煙雲掌握開流覽百迴不放棄
始知龍種是僊才

尺練叢山疊錦雲興來誰復讓善裙花前停筆凝思處
盤礴春風酒半醺

并州剪刀不在手誰截中條一段來桂向秋堂坐明月
恍還天目讀書臺

長清道中呂方伯有作見枉次韻奉答

岱頂飛雲往復還觸人新句轉相憐秋風客鬢雙魚後

李

李

八

吳苑鄉心一鴈前滿目青山那作主隨車綠酒儘成賢
驅馳漸覺馮唐倦愧殺黃金鑄馬鞭

同諸僚友往遊靈巖道中作

共向名山訪赤文莫言吏道遠仙羣豈無初服投玄豹
先挹狂歌寄白雲石髓遇人秋未化桂枝爲賦古曾聞
前旌漸入煙霞色回首塵途隔暮曛

將至靈巖喜齋東同遊

天教好雨濯塵埃百疊巖巒曉霧開谷口馬蹄泉響亂
峯前鴈影日光迴潤添三秀邀仙杖香散千花現佛臺
試問同心纓覓客攀躋可是證盟來

宿靈巖二首

天路不可極巖眠世已忘鐘聲收梵樂露氣約空香榻
借支鼉上鐙分伏虎旁湛然金篋照何處有迷方
徙倚虛危側齋心叩鹿乘香臺圍紫玉覺路近青綾對
月空千象逢僧說五燈一宵起俗網且莫問晨興

雪後閑藝作時次堂邑

蕭然鶴氅客中身雪掩重門縣鼓頻有興難尋移艇處
未眠應爲立門人寒添孔瑟清堪奏光借隋珠夜更珎
北地梅花殊不見祇憑銀燭探陽春

清源張使君席上送呂陳二使君入覲得開字

高館離筵及夜開同心欲賦醉難裁孤城霜雪朝天路
雙節風雲報主才香拂院梅清几簾寒邀池月勸尊
壺漫將別思傷留滯會見春光日下來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一

福祿壽

吳興吳維樸伯著

送陳憲使歸隱巴西四首

世情幽莽甚喜爾一身歸題柱曾車馬濳園遊是時
天尋藥路白日釣魚磯信美盤龍甸春風滿蕨薇

解組胡勿遽非輕報國心淒涼去婦歎磊落還山吟驛
路峯腰折江流雪後深清琴時可弄萬里念知音善琴

崑崙君會賦青春有待行却憐投行事翻慙捧觴情齊
雨沿江柳濃花錦閣鶯但依鳩杖醉心跡底須明

青山得如意况復舞衣時春酒逢歸熟浮名悔去遲險

經迴馭路貧下讀書惟何日雙流鯉傳君過峽詩

奉懷司空南坦劉公

呂山溪畔一魚竿高枕衡門革履寒四澤舟隨春水泛
孤松席傍午雲攤玄纁問老書將下丹竈逢仙火未殘

尺素今朝傳歷下到時應對槿花看

千佛山覽眺

路近諸天亦草萊春懷忽放白雲杯樓臺半接湖光出
桃李遙參野色開洞口泉疑龍鉢貯香中人似鹿車來
援琴且據三生石月動前峯倦鳥回

春日棘院試諸生

索駿誰言只按圖
眼中奇氣濟南儒
條風正艷生花筆
滄海還呈照乘珠
童冠後先春服候
典謨師受古文區
君王日待公車薦
對爾何須賦白駒

登院中明遠樓賦

海岱登樓絳帳孤
文昌清切啟瑤圖
青山四郭春虧蔽
碧樹千門暮有無
鑪氣入雲通畫邸
樓切鐘聲傍酒落
晴湖憑高樂意琴
編在況復和風似
舞雩

再遊靈巖卽事

去歲摩挲秋桂安
重來正值暮春時
刺梅香雜慈煙細
布穀聲催覺雨遲
曾聞法定開山夕
卓錫坡陀遊靈液

卷之三

三

三

至今雙鶴乳池上
萬載空山汲芳澤
甘露泉頭遊蓋揚
笛聲吹送朗公名
石傍祥臺不散五
花殿忍草長青四
絕岡停車信宿椒
巖下屢飯蒼精挹
飛瀉蔡下書琴苔
蘚

不以人廢書許逵句繹星辰夜閣榜
唐宗尚紫泥琅函載

高皇題護持信此安
龍虎時作風雲滿石溪

泰山下校士獨居書懷寄弟四首

花明岱麓盛橋門
偃息高齋客思繁
盡道峯頭窮萬里

登時好見鳳林村
柳條垂地聚花收
李于辭歸一敝裘
矯首蒼涼吳觀月

照人曾未到揚州

大塢溪深萬木蒼
種魚日日思春塘
南雲一片懸雙淚
何必高山擬太行

大塢名

金曜房櫳桂作林
出山誰和紫芝吟
願將天目溪中水
寫入徂徠署裏琴

聞助甫轉考功員外因寄二首

岱麓淹風雨誰今
意忽舒朋情餘贈
劍吏計重除書事
建祈矣日名傳裴
楷初經綸公等在
吾盍賦歸歟

世事方如此因君
想治安民應五袴
易吏乃一錢難古

道穎船重春風魯
服寒水心思報主
只把玉壺看

子相遷官督學東寄

山齋集

卷之三

三

嘉命同承出禁闔
恩光猶借外臺臣
八閩禮樂全憑汝
三載鶯花已負人
綠綺山川天目夢
絳紗重冠武夷春
長風不得來宗慤
日誅薰葭意未申

青川村聞鶯書懷三首

驛舍鶯聲亦可聽
羈懷忽似夢初醒
春花春草空愁思

吳水吳山多酒瓶

桃紅李白武林間
日日啼鶯不放閒
記得醉眠湖館月

踏歌同向柳橋還

列峯樓外綠溪迴
涉趣陶園有弟開
最是春風能勸客

停車多送鳥聲來

寄山陰徐會

上東門外別君時醉裏聞君伐木詩魯國儒風難著作
漢京春省盛威儀平津討論賢良對建禮封章近侍知
漫比關西清白裔毘陵奕葉盛于斯

喜蔡子木姻長來總東臬席上呈此

每從海岱寄孤吟捧袂中郎喜倍深甥館百年常倚玉
主恩雙節竝橫金清依臺柏初秋氣密傍庭花未暮
陰杯酒莫牽鄉國話恐教鱸菜思難禁

立秋日蔡白石王繼津見枉得三字

山城涼雨恣清酣秋氣先於竹裏探吏事且從譏滿百

人情莫謂近朝三

六

四

人情莫謂近朝三蔡邕喜倒同臺屣王翰便過隔院驂
懶性向來辭賦草靈光休問魯城南

送王僉憲慎徵再入賀萬壽

使者乘秋謁帝關衣冠重得近龍顏香凝五時逢

新典時西苑重建花引羣仙識舊班警報定稀飛電夕

呼聲只在繞虹間孤臣千里徒瞻邈祝誦年年指泰山

蔡憲使還自萊州晚過留酌

孤燭論心處雙旌問俗回賦因觀海出筵爲賞秋開城
漏當窻落圓香近酒來無言繫絲貢征斂日堪哀

對庭中蓼花偶成二首

庭蓼花開幾月紅宦情時寄野香中涼風坐想蒼溪上
雲白山青醉釣翁

生長湖南狎此花空庭過雨綠橫斜莫將憲府疑江閣
一片歸心又及瓜

書俞星士卷

昇平祿隱自逡巡相遇何須訝積薪不爲流年嫌素髮
對君寧識喜和嗔

書毛相士卷

本是蒼山碧水人偶牽榮祿混風塵多君却許神僊骨
丹竈雲封未得親

涼風青野動歸轅

六

五

元美解官後寄二首

涼風青野動歸轅短疏蒙恩仰至尊壯歲遽投梅福
市幽懷應識孔褒門賦傳鸛鵲名難滅圖泣麒麟志尚

軒莫謂騷壇雄九辯却將震澤比湘源
明時忽漫請懸車慘淡風雲捲旆初毛骨豈慚金印肘
功名因付阜囊書家尋范蠡乘舟處情切提綯代父餘
一自使君辭北海客來常嘆綠尊虛

贈朱方伯新茶因貽以詩

投君以綠萍出我屋後山千里走東園乃從鞍轡間開
緘溢芳氣不受風塵頑試以清濟性傾飄悅心顏與君

勗茲味忘彼世路艱

同諸僚友再遊千佛山二首

招提翠微半花雨坐銷憂不共東方隱
靈追上界遊山迴三觀麓秋落九河流
興洽醍醐盡聞鍾去且留秋光動濟上
千仞促傳杯及石尋僧路空巖禮佛臺
湖浮雙樹出城帶數峯迴莫爲行廚遠
還當問菊來

送翁見海中丞督撫江南

十年江國沸鯨濤仗鉞才名歷佩刀
吳借寇恂歌再起中丞舊鴻臚松參政周推吉甫力偏勞
繭絲誠吏風諸路羽扇提兵校六韜
莫擬功成辭印綬漢京麟閣自來高

送徐汝思兵憲率師備禦鎮兼呈總督虞坡楊公

集主

六

匣鳴龍劍發秋風定遠爭邀薊北功
齊士至今優技擊周師本自美車攻
霜清塞草稀胡馬月冷城笳亂翔鴻
總旅更聞尤國在併看方略勝湟中

多君氣槩亞劉生擐甲先趨破虜營
北嚮旌旗迎鴈陣東來士馬擁雷聲
關南六月長驅利野外千羣戲獵成
龍水梅花羌笛動興誰擊節受降城

讀鎮山方伯喜弟至二詩感而和之

別弟余方恨聞君弟至詩同悲在風
木有夢乃春池

水鴻飛急吳天雲去遶孤懷秋欲寫
只把菊花枝

爲愛田家樹相依召伯棠驪情劇鷄
黍鄉話到農桑風下魯門葉寒生青
野霜知君不寂寞尊酒又重陽

秋日同諸公汎舟出東郭門覽華不注山二首

清水流出郭持杯滌岸花連岡迴紫
障一柱矗青霞仙麓僊人路華池玉
女家由來東海故擬駐浮槎

馬上飛心久同嗟拄杖遶孤峯拔地
起亂石簇雲危翠擁蒼簪濕青海雉
堞披自宜淹貯賞非忘入城時

雪中飲殷正甫太史第

冒雪過君載錦囊圖書真喜玉爲堂
碧山未許焚魚隱

清世誰希歌鳳狂

集主

一

高燭暗搖簾外影小梅微度酒邊香
宦遊徒著先生履東郭今宵有醉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一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二

庚申歲

元日立春同邢伯羽憲副周台仲僉憲集憲長楊子正第

春臨歲首合芳晨祿隱東方附德鄰勝底桃符多氣色
萊邊椒頌轉風神卽看海岱晴光滿漸覺池臺淑景新
誰識潁川星此聚濫予亦作絳毫人

再次子正韻

纔看五夜斗杓更卽喜千門綵燕輕坐裏雲峯餘宿興
聽來歌管競新聲綠尊晚傍寒梅送絳燭宵通霽雪明
和氣已占同道泰榮榮何用扣唐生

雒山太史見枉雪霽約遊千佛山之作次韻奉荅
欲問城南般若臺三漿應繼栢尊開齋清更著春初雪
心遠難尋濟上梅青筍故鄉生事足丹砂大藥少容回
滯留豈受浮名縛且與高歌踏雪來

送中槐周使君行部海右

蔀屋春光一路舒使輶東去問留畬雲門尊俎遷鶯處
海微樓臺出蜃初俗變百年人買憤風清雙旆吏憑魚
橋門若有絃歌士漫爲狂夫悉起居

和伯羽春日感懷之作

山城春冷鴈初回何處新詩韻落梅客興未隨殘雪盡
酒船應報故鄉來

魯門南下是金陵作使鶯花醉裏曾春色忽乘高調至
歸心同欲問河水
只說周南苦滯留春懷翻是厭東遊相逢莫話秦淮曲
月色蕭聲共幾樓

柬李于鱗

蹈海悠悠跡已沉高懷四十忽抽簪摩天黃鶴入空幕
滿地青芝爾獨尋歷下清流周史疏關中遺草楚狂音
東風雨月驚初轉欲及芳菲問漢陰

書懷

奎

以校士發濟南有懷子正伯羽台仲諸寅却寄二

首

日日追歡柏葉杯宦遊何幸侶僊才高齋幕局春星入
新水歌船暮雨迴海岱百年容此醉乾坤雙眼對君開
出門卽苦懷人遠馬首傳詩問驛梅

別來遽爾不勝情爲憶新年樂事盈句入燈筵春自麗
杯傳雪暑晚尤清使車祇爲人文發客夢頻因物候驚
報道江南桃李盛鄉心愁絕更聞鶯

春日感懷雜得十首

若水花紅春滿城濟南猶落塞鴻聲早教楊柳知人意

一夜關山笛裏生

雪後脂車下魯門岱雲千片近前村鄉書未遇南來使
却憶梅花正滿園

三載洙壇禮杏花誰人作客怨天涯只因寶鏡憐青鬢
不管書籤負絳紗

魚蝦千艇紫梅溪花裏源聽早鷄若道浮名非自誤
春鶯只向客窗啼

栢院蕭森點瑟孤閉門攤帙至棲烏月明漫疊江南曲
曾伴離人醉碧湖

鎖闌微雨坐諸生山縣輕寒布穀鳴正是浴沂言志處
春風

客裝春服理難成

去春小謝促歸船隔歲仍將旅夢牽且就岱峯賒曉色
一尊吟眺入吳天

夜夜夢迴天目鄉覺來鳥雀鳴春堂西湖酒熟正花柳
安得兩山插我旁

出門晴雪歷山陽庭草幾日三寸長客鬢常教如草色
春陰何惜換殊方

山城論藝坐更深力倦聊將魯酒斟見月獨吟芳草院
聞鐘不寢異鄉心

子正伯羽各枉別懷和章復走筆答此兼訂登岱

舊約

別來十日柳條柔桃花未綻麥花早泰山霞片墮枕前
夢著只在吳興道我有諸弟滯漁獵書來慰我顏色老
年幾半百未稱意天目千峯雲浩浩栢臺置酒釀其枝
新年藉爾開懷抱棋局噤將世事論詩篇放把滄波掃
向人肝膽真者誰身外浮名何足保開門喜意動官梅
爛漫瑤箋握芳草關西伯起氣故奇太史金陵騰翰藻
樂在新知恨亦多白首相期同綺皓三月寒輕日觀峯
緘詩且報登臨好

平陰卽事

山雨霏微講幙深征輶半月駐平陰庭栽小栢回春色

春主

縣隔疎鐘送晚音就枕夢常驚谷鳥披文目未倦沙金
齊臺已切并州思更向天南說鳳林

予所居村名

子正寄憶秦娥詞二闕戲呈絕句

魯雨齊雲日自春誰將冷落怨西秦好催函谷關前月
早送鍾山夢裏人

平陰論士罷宴敬庵何少卿第少卿折城外花柳
佐席

華堂笙管雜繁絃講藝初休穀雨天欲以野情舒倦客
故携春色開初筵花依錦障禁朝露柳近香鑪媚晚烟

日日但教來此醉鄉心何處更相懸

兗州喜遇吳明卿兼寄元美

每與王猷歎楚材長沙吊屈賦堪哀魯門芳草誰驅馬
燕市黃金正滿臺萬事已知高臥勝四愁聊向立談開
薊門鴻鴈春方密莫道煙塵斷隴梅

竟城閱藝隙偶讀子美江上尋花七絕句漫興九
絕句感懷因效爲六首

春水春山只開門縱橫朱墨自朝昏惱人不分顛狂句
酒味花香忍耐論

怕是黃鸝學轉頻牆頭柳色鮮照人玉華溪上花無數

小春集

卷五

五

淺碧深紅一樣新

綠蒲青荀看花時湖水村村暗柳枝愛殺網人雙赤脚
雨南烟北打魚兒

戴勝初飛桑柘原浴蠶婦女溪上喧櫻桃已紅杏子小
酒熟適村與近村

春光獨有錢唐盛桃李南山更北山別後好教湖舫在
歸時不放酒尊閒

暮雨撩人吟不休少陵曾此賦南樓語教春色休欺甚
濟水寧無東去舟

酬贈明卿二首

共說湘江彥能令滿座驚春風一以遇濟水若爲澄渚

瑾矜交籍開尊迫去程長安貴珠玉莫自競清名

芳草坐馳神在山報去輪環篇方啓曙幽鳥恰啼春一
姓慙余長羣言愛汝真聖朝青瑣閣曾有賜環人

再過青川驛

聞鶯去歲題詩處小院紅桃落又稀莫怨隙駒塵裏迅
日長春靜是初衣

肥城道中三首

麥隴連青峽蝶飛園桃落盡谷鶯稀倦遊暫喜山蹊路
小立泉頭浣客衣

小春集

卷五

五

雲端亂發紫芙蓉漢檢秦碑何處蹤碧樹烟深肥子園

青天風落秦君鐘

村塢朝晴垂柳低驚心初燕落香泥三吳綠水花如錦

九十春光付馬蹄

馬東至故山

半日山程好春原隱復開岩將煮石待溪是濯纓來草
木芳心應風塵倦色回只嫌徒御在猶被白雲猜

家有仁氣樓帶清堂雉山太史聞而贈以額篆奉

謝一首

峨峨山下樓翼翼溪上堂樓以吹埙篪堂有圖史藏石

義細庭訓顧瞻不敢忘抗言關西裔求樹田家芳倚歎
石室彥惠我虬龍章名家簡斯後高榜雲峯傍澄輝映
草木田疇鬱中央岫列謝翫影芸繁鄴架香蒼茲久要
誼千載奉珪璋

題楊方伯子正壁間畫

半酣一過楊侯宅木末飛泉瀉千尺眼前雲氣莽松蘿
上捲驚巖迷斷壁迴瀾激湍不可渡石梁斜挂蒼崖窄
老翁綠督非凡人曳杖飄飄穀紋額遺世那爲商皓歌
輕身却賤東山屐蓬頭童子更恠異薜服芝筐脚雙赤
踈進長生金玉書一枕輒賣瑤池跡予本天南鹿豕從
父苦紅塵夢山澤欣然自詭遇僊靈願得相從守玄白
楊侯把酒笑余癡盡取眞耶醉不知

萬懋卿方伯新至借謝少安方伯邀集七星軒

玉節東來駐馬蹄握蘭彈劍日相携兩賢竝命如分陝
十載重逢却在齊薇院酒香秋月淨竹軒星動岱雲低
只因同志牽微祿歲歲尊離憶舊溪

得舍弟廷懷寄詩二首愴喜兼劇次韻還與諸弟

尺素遙傳春草間轍迴齊魯未能還江鴻怕向愁時聽
壠樹惟同夢裏攀株守自安心故赤艾年未至廣先斑
涼風倘惜南藩微圃菊溪梅滿笑顏

岱雲縹緲接長天書到眞如汝在前教士古來弦與誦
思家秋後日爲年

居東省久有傳言量移蜀叅宗叔考功岐翁喜而
寄詩次韻却呈

不待東山已四年書鴻北度汶陽川漢薪幸借虛言表
燕桂還徵世德賢簡要銓衡殊舊日逍遙屢杖健秋天
朱顏定爲丹砂駐扣詠應容造膝邊

朱中丞門人鄭日休由其鄉來休中丞館卽授公
子經將辭歸賦此贈之

惟汝五經笥猶然秘論衡問奇輕萬里見面次諸生元

山齋集

卷三

八

定師門舊安豐稷話清冰沾壇杏雨琴寫壁書聲寸草
親庭思涼風客棹行仙雲懸別夢閨樹悅歸程學已希
臯撤詩將賦鹿鳴他年重席處應識侍中名

秋夜過懋卿方伯清和軒頃少安方伯亦至席上
賦二首

偶以退公暇就君池上軒涼辭河朔飲靜擬辟疆園三
友此竹樹十年今酒尊公車舊朋輩幾得石交存

喜君重握手况復對玄暉官跡同携鶴鄉懷迫授衣論
心山月白觀物沼蓮稀誰道求羊徑開能傍紫微

中秋夜集諸賓於會波樓

北郭門雄宰濟派東方政暇集僧紳秋分海岱城頭宿
月滿樓臺鏡裏身萬樹星辰湖笛夜千家砧杵塞鴻新
明朝更盡中天興華鵲憑君問主人

書王仲山送萬楓潭詩卷二首有序

楓潭令無錫時予令江陰義儕兄弟追予領齊
魯生徒而楓潭亦以方伯來同事出卷披對感
而成詩

使君清德遺梁溪廿載琴書逐馬蹄歷下重逢何所有
王猷一卷雪中題

澄江綰綬接輝光花裏爭看玉面郎却說文章重鄒嶧
對君惟感鬢毛蒼

霜降夕過台仲小酌得枝字

栢院霜清夜漏遲聞砧忽感授衣時雲臺未築江門遠
棲息從君寄一枝

又嗣台仲韻

高齋鴻鴈歷山涯幾歲東籬有菊花魯酒越吟長傍汝
宦遲誰儼客爲家

送懋卿之山西方伯

風雨羣尊別後孤乾坤雙鬢此征途三年愧我工齊瑟
二伯多君握晉符虜報未稀愁漢塞民時欲授問堯都

太行西去多鴻鴈幾夜傳書過鵲湖

長清偶興

朔鴈宵鐘風乍稀長清臺上月依依客身煖席猶悲遇
世事巢堂漸覺非

席上贈北山李使君得堂字

濟上千鴻暑色蒼故人相對月如霜青霄玉節分茅典
午夜金聲伐木章舊侶總談天上事高懷且醉雪前觴
北山畫錦非逋客莫爲移文滯草堂

山齋集

卷五

十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二

天目山齋歲細卷之二十三

辛酉歲

開歲二日東藩燕集呈謝少安方伯

盤簇椒花擁篆煙紫薇堂上秩初筵素王鐸啓三千地

聖帝龍飛四十年廣院笙鐘清雪後高城雲物媚春

前時特立春主人詩思凌三謝綵筆深慚向爾先

重經平陰立春日飲梁後川憲使第

山城駐節喜逢春尊酒仍同舊歲人土運曾依金馬盛

農祥復見土牛新雲中岱色初褰幔水下河聲可問津

組珮四雲壇雨潤余自丁巳年任山東笑歌還擬杏花晨

歲暮

奎主

早春適曹

五稷遊齊魯曹州此策車興開春日裏俗問國風餘綵

勝門懸帖青衿道載書當年鳴鐸意祇奉愧迂疎

正月十三日夜道上口占

處處花鐙夕行行車馬時寧辭別家久猶恐薦賢遲鵠

峙班千士星懸朗萬黎寸心當皎月三五更堪期

以此士泣曹十五夜任方洲憲使宴于南華書院

雍熙歲屬薦時髦六轡春寒豈憚勞東省地經邵伯治

上元人遇孟公豪錦燈映戶花爲幄火樹搖觴酒勝膏

共喜月懸新鏡滿定瞻奎聚五星高

曹州校士吳行人教傳雪中來謁言且使事江西

因對賦五絕句并寄方伯蔡子木陸汝成二姻長

早爲昌時網鳳麟溪光岳色遠乘春高臺獨倚寒雲白

何處觀梅勸酒人

立雪諸生晚候門吳均亦解漢京轅五年底是留東魯

只爲壇琴壁簡存

寄跡年來笑邴遊竹齋春雪又曹州懷人正值章江鴈

腸斷西山暮雨樓

高才誰繼士龍稱更有中郎玉映水烟雨洪都無剪樹

兩賢聯輅羨吳興

歲暮

奎主

使旌幾日過潯陽廣潤門前草正芳歲月轉深人更懶

漫將消息問馮唐

校閱稍輟任憲使阻雪東明見懷有作依韻奉酬

雪裏傳詩暮角殘青郊百里阻清懽人文喜值春光早

客况愁逢地主難懶帙囊編思取醉愛觀庭竹不辭寒

鄉心爲托朱絃寫思入梅花又倦彈

曹州臺中卽事

繡藝經旬閨院門時將奇字與人論餘寒座徹幽蘭奏

乍暖簷消霽雪痕北嚮雲鴻春未斷深栖竹雀暮仍喧

屋東苔甍看高杏何計催開對酒尊

松江龔全山叅知自行部見寄菓筍七種皆鄉中
携來者詩以謝之

霜後洞庭三百顆雨中淇澳萬千枝東風忽漫傳書問
南國誰能不夢思渤海耕牛行處買華亭喚鶴聽來疑
曾聞周閔稱相厚飲水餘風自可師

贈人

河橋漫繫紫遊韁春酒如油醉綠楊終擬星精求傳說
只憑天運笑臧倉靈光賦欲車中著道德經還袖裏藏
白日晝懸肝膽映素絲何必嘆玄黃

喜馮汝言遷河南叅議

山齋集

卷五

五

廿載承明薦子虛腰金纔質徙官初無窮忠惻傾陽處
漸起功名厄閨餘函谷書遲勞遠夢洛陽春早候輕車
嵩高若箇同吟眺采得三花速遺余

移檄告滿呈西原萬司功

沿迴海岱轍空勤杏雨芹風席屢分童冠略成沂水趣
豕魚未辨嶧山文亦知魯鐸聲難振欲學齊竿曲少聞
京洛只今傳啓事行藏惟一扣山君

已矣無聞空歲華東風又入馬融紗三餘豈稱師模重
一變徒憐古道遐天上故人誰秉軸江南春水足浮槎
緘封隨例煩郵騎翹首宸居約彩霞

簡侍讀胡正伯司業張伯端二君皆以禮經爲余
所舉

聖主端居禮太清鄒枚詞賦鬱縱橫充賓博望歲初
獻育士成均道已行二戴共知經學貴一夔難見樂章
明魯門春水多琴瑟千里懷人無限情

景王就國高伯宗以郎中遷長史從簡寄一首

桐圭盛典卜乘春粉署新恩重擇人傳拜天八三策裏
國開江漢萬年津蘭臺秋賦鄉愁失伯宗醴酒朝供士
禮申一別京華難會面且憑魚素寄慇懃

量移湖廣別諸寮友

山齋集

卷五

四

君恩不棄倦遊人江漢干茲一問津居魯豈辭逢掖
舊入吳欣及酒漿春斷金此地逢青眼鳴玉何年會紫
宸曉日彭城放舟處岱雲回首碧嶙峋

充郡別五公詩有序

自山東量移湖藩時叅知心泉林公憲使方洲
任公吾南劉公中槐周公方麓王公皆以景藩
之封有事所部不得與余餞別濟南每書來以
爲恨而余辱五公僚誼深心不能釋然於行者
獨此顧余及充郡五公者忽自濟寧俱來蓋心
之所恨爲不得見而別者乃一時在坐矣於是

五公設席城南道院松檉成林清陰芳馥又北
土一佳境也歌舞襟陳握手痛飲而別却寄二
首

東方冠蓋集同心四月任城暖未深詎意別離能有此
翩然語笑總知音筵前半作陽關唱醉裏俱成遊子吟
慷慨登車重回首滄川楊柳轉雙禽

松院陰陰過雨天岱峯飛翠入離筵拈括恰值分歧處
輻輳還同合劍年曾瑟幾人曾鼓楚鴻一紙定先傳
花前杯酒斯須立漫聽驪歌響暮烟

奉和家叔岐翁對華樓詠月韻

李奎

李奎

李奎

月色當樓滿荷香傍酒浮阮林歌去暑蔣逕醉增幽北
極心同樂東山樂自優夜深情更逸玉笛下浮丘

醒樂爲新建李翁題

蚤除機事喜全身世俗從教變態新白眼祇傳林下傲
紅顏不藉甕頭春

偃息西山竹樹隈王弘那送菊叢杯小樓時散千峯雨
每傍滕王閣外來

漁父曾聞嘆獨醒醉翁意不在沉冥懸知醒醉非閒酒
山水絃中萬慮無

鴨欄驛上流作

蕭蕭秋鴻伴使旌洞庭波接鴨欄平半江風雨天南客
一榻圖書歲杪情分路亦同山甫翰遠朝難寫子牟誠
朗吟獨慕飛仙術何處梅花送笛聲

沙津訪同年劉百洲留酌賦贈二首

千菴問俗過荊州形勝憑君覽上遊江畔一尊風雨日
殿前三策弟兄流懷忠自昔多劉向利用寧無羨馬周

百洲中語見吳蜀向來爭底物居人惟說仲宣樓

采蘭何處隱君廬沙市寒輕十里烟江灘百川冬未落

庭栽數菊晚能鮮消閒間試麻衣術君善憂世常哦藹

獲篇客至每留供脫粟門前來往賣魚船

李奎

李奎

李奎

阻風塔市先東岳州崔月潭使君

風急江濤壯天寒鴈陣低亦知官執掌而乃跡羈縻接路
出巴流末林昏荆市西岳陽樓上月明夜與誰題

宿大荆南驛

小驛高軒下榻孤山村落木少啼烏冷冷鄉夢醒能記
白月疎櫺徹玉壺

寶慶得張益父舍憲自武昌寄來諸詩因往一首

宦轍重逢王楚秋客懷遙識四詩愁素絲未染還堪喜
白壁無媒莫浪投我亦積薪先讓後誰於借箸樂知憂
邵陵雲樹牽黃鶴已報春風近酒樓

雪中鄉思輒成長句

邵陵臘月氣仍暖南三百里爲衡山朔風不入祝融境
鴻鴈隨易及此還山城開府事稀簡絕少車馬來扣關
從行圖史自東魯數僅孤劍居其間趙公携鶴亦多事
羊守懸魚頗佳致每進父老問疾苦禾黍輸官有餘稔
閩粵寇盜踰十年豫章聊號小康地卽今羽檄日夕馳
聞道官軍戰小利部內茶陵與醴陵近郊敢忘多墨驚
頻語長吏明警候閭黨聯爲守望兵開門夜坐寒氣緊
小酌就枕心地清四更微霰聲屋瓦晨起簷樹堆瓊英
立春距此半月速冬底六花微五穀喜來欲和蘇韻嚴
翻似袁生臥幽獨舊業正想天目陸玉華金曜梅花麓
萬峯照映水壺寒碧石清流匝華屋可憐羈絆不遽歸
重綿始理來時衣家人念我應計月萬金書信何其稀
短鬢薄遊漸非志高山流水充音徽孔子所以與曾點
爲國安能先浴沂

邵陽湘鄉道中多梅花感而賦之

五年居魯恨無梅今日梅多又路岐欲折難逢鄉國使
耐看仍憶雪霜時澗邊密影縱橫寫馬首香風斷續吹
大樹儘教撐峭壁斜梢最喜拂輕旗祠前翠栢堪同節
觀裏紅桃自失姿未致台垣調相鼎聊於姑射比仙肌

仲山去後誰周幹莊鳥吟來是越思報道春陽三日近
歲寒還與訂襟期

寶慶北發道中卽事

都梁車旆遡星沙雪後村村社鼓樹峯迴每帶桑田沃
路轉時依石欄斜梅花大樹仍小樹茅屋三家又五家
水綠湘潭寒意減土牛衝臘動韶華

行部長沙逢立春

湘潭草意滋溪水碧於玉岡巒若連環後凋多秀木十
步觀芳梅五步沿青竹長沙信樂土曷以早溫辱寒冬
脂我車四境問風俗迎春向東郊簫鼓走吏屬平疇土

管動祥風占歲熟青陽俄頃敷羣象回熙穆莫歎滯周
南山川恣清曠龜勉宣 皇仁庶不愧恒祿

立春後湘潭雜述四首

臘殘鄉思渺難裁白白梅花負酒杯喜有東風解相惜
早於歲裏送春來

俄逢春事客情蘇昨夜鄉書轉洞湖漫向椒盤怨離別
伴人長劍有昆吾

洞庭南岸引衡湘縹緲千峯嶽路長一自殘梅收臘意
鳥聲花氣動朝陽

山程婉轉帶平田日氣東開七澤烟歲暮轡軒翻不倦

陽春一路寄旬宣

言懷

到處春風似舞雩，鄣南山水有吾廬。
堯夫閣外花常滿，茂叔窗前草不除。
却老亦知須習靜，逢時未忍學逃虛。
睢盱自是何爲者，藥裹書籤意晏知。

山齋集

卷三

九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三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四

壬戌歲

元旦寧鄉同莫端公望闕稱賀

軒曆元辰啓處廷岳職分遙同一路使恭祝
萬年君
香枋宮鑪氣衣紆客笥紋荆南俄暖日冀北屢卿雲正
憶星辰履猶違鸛鷺羣五方多頌喜知是伏菟文

益陽逢胡廬山使君奉往一首

郊原芳草綠初勻，更值村鳩喚雨晨。
俗駕同爲湘水客，道心恰對廬山人。
終期白鹿五峯社，且問蒼煙七澤津。
馬首梅花還幾樹，歲寒留與認清真。

山齋集

卷四

一

人行部湘南

倉庚聲裏歷郊墟，春水陂塘次室廬。
細草先花南節候，疎鴻餘影北音書。
土風淳喜田功處，人日祥占霽雨初。
多少薊門若水思，詩成未息戴星車。

經屈大夫祠

湘水誰祠屈左徒，三閭風雨夜啼烏。
楚城憲令埋禾黍，更有人譴屬草無。

鳥啼江雨草芊芊，竹外荒祠沒曉烟。
一自騷文怨湘水，到今蘭杜少人憐。

筌竹驛

紫竹清淮雨氣殘不聞風吹落江干
春風肝陌循行早
恰恰新鶯近馬鞍

大荆南驛雨發憶弟作

山亭曉雨戒征軒小鳥春聲似故園
省俗聊將南土命
勞形敢賦北山言
蘭堦慶澤深茗谷
仲弟率子姪讀書鳳林
恩光暖前門
叔弟集成均
波綠洞庭千里闊何由即對

一吹埧

崔使君期登岳陽樓比至不遇

兩過岳陽城主人去何所袖中湘江蘭馬上巴陵雨遠
水明高樓清尊負相許端居耻雲卿憑軒懷杜甫希文

憂樂懷爾與誰語

春泊城陵磯臨發漫紀

巴江瀉巫峽洞庭瀦清湘湯湯二水匯名蹟崇岳陽歲
首事旬宣繫舟城陵旁洪波暗風雨宿宿依羣檣炎方
恠宵冷每旦雪飄颻青陽倏半月皓質猶呈祥雪消春
水來佳句留前唐顧此水雪映盞無愛景光高樓未遑
讌聊舉芳洲觴土膏悅農談鳥雀喧微陽鼓鳴棹力勇
高帆凌雲張會當踔千里曙日觀扶桑

泊城陵磯卽事二首

樓船江上候乘風三宿磯頭雪滿蓬誰道仙人吟此地

夜寒祇響北歸鴻

岳陽風雨未登樓誰抱江湖客憂夜半城陵磯月白
千櫓聲色起中流

雲溪驛次東塘毛公韻

古驛留春詠春程我復行兩合山氣密人坐雪寒清山
市已曩否關橋忽早鶯負鋤溪畔叟俱向白雲畊

正月十五日雪後發雲溪

雪路驅車擁繡袍雲光溪色媚旌旄祇言臘瑞占年稔
誰解春花助曲高水漲野橋初綠草寒輕山驛已紅桃
太平燈火家家樂明月還應嘆獨勞

元宵滿折南境作

佳節空教馬上過舉頭華月奈予何往來山水逢燈少
南北親交入夢多春色亦知須愛惜浮名應笑自蹉跎
雪殘湖路半春寒小驛清尊獨寤歌

寄汪伯玉憲使

與子昨行役相逢江上秋曉山風雨夕斯須話綢繆君
本石室孝文章鄒董流戈鉞典外服材略固所優玉人
需萬鎰瑚璉漫以投顧余僊蹇資落落不忝求通籍越
二紀風塵尚淹留已踰執戟賤益亡心素餐羞頻年閩粵
間羽檄無時休傑士在南閩一方賴無憂青春桃李榮

尺素來東流寒蘭寄遠心百歲崇芳猷

官塘驛見楓潭萬公八月十四夜拜月古意之作
而余亦於正月十六日過此旅懷方棘觸爲長句
寄公金陵

焚燐驛壁詩嘆惜中秋月如何上元時我亦候晨發男
兒志遠重懸孤况復四牡供馳驅叱馭常從險坂出倒
衣曾向金門趨匣劍囊琴聊伴酒天闊雲飛重回首野
店聽鶯細柳前郵亭秉燭遙鍾後由來許國不念家辛
負東園桃李花池上草色入春夢機中錦字來天涯可
憐別思深如許那更逢君斷腸語衡浦具迴絕塞鴻楚
天慣作高峯兩月明三五愛雨節馬上同聲感圓缺江
流南過石頭城一曲湘蘭寄芳潔

黃州送奚仲明之延平同知

家學推三禮朝銜繫十年爲持天子法不受世人憐
仕左貧非計知希貴自占才華還尚綱治效類烹鮮暫
作圖南息微聞出谷遷以吾一日長識爾萬人賢春思
青門曲離情赤壁筵入閩如訪勝先拂武夷烟

三過大荆南驛漫紀

去秋眠月句還新今日桃花又弄春暮雨不堪簷響細
孤燈猶勝隙光省寒衣未換鄉心遠舊籍常携道味真

自笑岳陽來往數未能三醉離風塵

仲夏承捧賀之役諸僚友設餞江上因賦二首

黃鵠磯前吹笛聲祖筵冠蓋午風輕呼萬獨赴千官列
望日同懸萬里情座擁青山高閣映杯含綠樹大川晴
升桡問到天河夕只看流虹八月明

滔滔江漢本朝宗指顧增歡衆意同雲送封箋明絲旄
花依尊俎動薰風鶴樓堪擬華封祝龍邸元強沛水
宮宵肝憂民切湯沐願憑金鑑報年豐

自楚擇賀值同年侯舜舉亦自滇領是役每後先
發東此

王程幾度喜逢君萬里趨朝望五雲對酒每談黃鶴勝
解裝能出碧鷄文薰絃天上秋將近露布南中捷已聞
重到曲江題塔處看花誰是舊遊羣

和州香泉書院口占

古院香泉本斷崖遠峯微雨復留人春生點服任能諫
池象湯盤意自新懶性亦從車馬驛長途幸與水雲親
古來徒羨驪山賞一曲漁陽跡易陳

重陽日發河間張繼源太守郭外列菊爲燕臨別

漫紀

瀛海逢君鴻鴈天惠文風節尚凝然太守以御史遷兩家世誼

河郡
名以九
彈

鄉里衣冠盛昔時羨公早賦考槃詩齒從渭水車中間

名是香山社裏推
喜見敢令題鳳字
能書輒共俯鴛池

吳興逸老堂應復莫遣松蘿暗舊碑

有徐守者處爲賊至所據輒先自燬此堂噫守之經略
若漢三尚書典綏及先大夫諸公脩耕之所皆因陳寧
可慨哉余甚恨其事
因於贈翁詩中及之

齊雲太素宮

中天翠殿裏芙蓉銀榜雕梁煥綵虹
插面鑪峯孤拔地

山本義典

卷四

木

連垣經院鬱浮空香花古木澄寒雨鐘鼓虛岩應曉風

自是南雲關
帝愜須知北極溥神功

近雲樓齊雲別院也華廷先
將來山亦館於此

齊雲別院也。平建先
將來山亦館於此。

天啓玄都備百靈
小樓支榻宿青冥
千林風雨交岩壑

半夜星辰匝殿章
雲裏金鐘恭聖樂
香前玉笈度人經

曾聽小謝談奇絕何日同來禮翠屏

悼宗子相三首

余丙辰免喪赴上國與子相交至驩子相夙以

任達取嫉津要不久自吏部出爲閩藩叅議時

論共矜尋遠督學而余向已領命東土聞而喜

爲一詩寄之乃子相亦自閩有書寄余開附之

會叅將奈何書竟不至而子相歿矣茲從子相

鄉人得其遺集亟閱之則寄余書詞在焉候鴈

難憑隙照可憫而余自東土寄子相詩亦不知

子相在日得見否言念知音倏成隔世因述短

句爰櫛素懷

才人憐勃賀又嘆廣陵生外補同三黜爲師擅四典曾

聞賦鵬感每欲解龜行今日花洲月空涵總帳清

爲百
會花
聖洲

漢禁絕宗慈名高位未遷中原增秀句南服仰良師星

上卷終

每占文曲書難達武夷遺編三復爾無許雍門悲

隕流涉陽稽南浦太可嘆
每尋三歲宇其奈九原人
料

署星洲夕金臺楊柳春醪暖
升重慶回首臨仙

醉川記少叔徐丈

傷嶼掌邊徑不除江坊歲耿照臺臥十年之至權所空

五斗誰強區雪廬爲忝從容仍見子煒煒繼緝沙朋直

天家昨下求賢詔定見南州首席書

雲中懷弟四首

玉華溪上塢雲湧鴈魚和嘯聲竹木風林一夜羽章江

上雪梅花片是癡心

應清寒月脫烟空雲變書齋夜燭紅愧乏新文頻寄汝

平安兩字愈頭風

仲子每患頭痛乃云

閩海軍書冬正忙郡衙何日解行裝寒雲一望千峯白

驛使應知過建陽

季子新之建寧推官適開後營方越使問之

長少怡怡煩竝賢羣兒嬉戲闌家筵椒盤酒分三地

白日紅雲共一天

雪中飯玉嶺館二首

歲闌行邑早回驂竹裏炊烟畫雪含欲索梅花對清醅

青春消息在枝南

檐帷衝臘僕夫清猶是洪都半日程何事玉花偏放浪

書

集

人

天教粧出嶺頭名

新承貴陽之命經饒郡塗任齋憲使移舟錢別

席上贈之

祖席乘春水上開驛樓花暗月初來盡態將問遐方俗

泛鷁仍傳子夜杯吾道中流堪擊楫此時上國正掄材

鄱陽滿眼皆牛犢治行誰同渤海推

奉酬趙公鼎卿去途見懷之作

聖世風猷暢遠域瓜期詎意代高才思齊易失邯鄲步

悵別難傾河朔杯申命主恩榮賜鉞

通朝議增提督軍務頒給

將迎秋氣快登臺得書何異逢荆壁况有金聲擲地

來

鎮遠油榨關

對待嶽壑小逕危林懸鳥背度聰遲一夫何用當關設
有道真看守四夷

雨晴西望楊老站

荒微叢山少沃鄉小城百堵見倉箱高岡雨歇千峯紫
莞爾翻歌碩鼠章

毋毓洞

清谿穿破幾山來石洞山腰杳莫猜怕遇問津劉太守
至今無敢把桃栽

書

集

九

木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四

天目山齋戲編卷之二十五

乙丑歲

戲東沃洲呂公索鶴慶劇

有片

公之填撫黔也值東西多警數月平定而公部
內鶴慶素善鑄劍大小悉精利偶爾戲索欲竝
得之雖爲中書之戲因寄景行之懷

黔陽開府淨風塵共羨鷹揚一姓人
隣境輶鈴慚白面也談劍法壯儒紳

丘鋪何復訪昆吾鶴慶看來氣亦龐
不爲崆峒真可倚宦情聊用表懸弧

葉處謾誇毛遂穎絃歌元貴武城刀
知雄欲以雌爲守試看鋒鉞袖裏鞘

清浪西發喜晴

晨軒問俗閃飛熊兩散惟留雪幾峯
塵淨共瞻堯宇日苗馴逸動舜階風
溪光映帶旌旗外鳥韻參差鼓角中
最喜耕耘分百穀華夷一體重春功

駐節鎮遠喜晴六首

沅水旌幢閱武迴四山晴翠麗春臺
誰言窮傲多陰翳日馭行空萬國開

澧溪自昔限蠻封聲教今齊甸服供
正似朝暾開宿霧

中天瑞色散千峯

溪上雙城數百家中流倒影夾桃花
天教門戶通滇貴買舶灘灘傍釣沙

往年使節過廬山杯前五老相對閒
一朝舉眼恍如見紫翠飛落水雲間

春陰漫續愁霖賦山郡還成喜霽詩
四境蠻烟殊不惡村村火種賣刀時

賦罷晴霞月復明屏風數疊掃空清
登樓亦有肩吾咏照雪臨花客底情

戀相見鋪

誰削蒼崖柱屋東疎松如畫挂晴空
春程來往忻相見飄落桃花杯酒中

飛雲樓巖右有月潭寺

何年巧石學雲飛雲去雲來與石休
蒙叟何須愛混沌天然開鑿本無機

巖前流水匯成潭潭上禪扉靜可耽
想見清秋涼月夜宿雲不動鏡中龕

疊壁穿珠色相多夜深僊几動雲和
敢將脂柱俸嵩室只少蓮花似普陀

寮區洞壑滿圖經詎識蠻山亦巧形
恨少羽翰探藥竈

却供傳食當旌亭

覽雲溪洞

正德初年苗賊香堡山爲板山民避居之

洞口流雲暗石津當年曾活避苗人不須深探漁郎跡
通地桃花 聖世春

發清平微雨

萬壑千峯貴竹程人言多雨我逢晴今朝不厭檐帷濕
瘴李烟桃倍眼明

小醜時停四微清牙旗半捲雨中行蠻奴盡訴宜蔭救
幕客休誇洗甲兵

臘梅舖

春盡

卷五

三

郵亭山麓亦紛華幾樹桃花泣李花何獨臘梅枝可寄
春光遠道更思家

麻哈渡

時余已勸所司罷渡石江稍狹處建橋

江流千折出蠻鄉亂石濤聲短復長劈峻兩崖猿鳥絕
誰能移置赤城梁

得少宰鎮山公書

屢見山公故事傳爭如手染爛雲烟開緘却數題書日
劉雪點花已隔年

節鉞文章歷下求征軒分轍五春秋分明記得任城別
楊柳官亭說俗遊

午飯黃絲堡值雨霽

郊垌小隊亦銜枚却喜鳴禽傍座來若道青山非近客
何因急遣午陰開

新添道中賦

雨散春宵日轉明萬峯如洗片雲清疎花嫩草無蠻氣
峭壁危巖自古情山寨鉏犁狼犍炮 天階千羽鳳韶
成迢迢鉦鼓開千騎按部何勞效請纓

奉次家叔岐翁見懷韻翁有得玄學詩中示及

誰笑 清朝有佚臣逃名長伴洞中賓分經孔關傳詩
禮鼓腹 堯天詠 聖神鴻寶秘書探訣舊雉梁佳趣

春盡

卷五

四

與時新瑤箋萬里春同到桃李爭開命酒辰

士馬閒嬉細柳春諸蠻耕種息烟塵華陰清白元堪世
泥水功名那足論石化羣羊家所富書傳雙鯉遠尤親

須知幕府軍威靜亦帶巢居道味真

偕邵文川侍御飲南關新橋館爲趙柱野中丞

所築題四詩壁間

殊方春色漠然還雨後觀耕出近關缺鉞來持萬里外
鐔雲聊坐數峯間籠紗樹映中丞筆傍席花開御史顏
四海報書銷戰伐無妨小隊再尋山

寄題沃洲公甘可園

知蹤莫買沃洲山

劉文房詩有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

却向西園欲閉

關疏食棄田無不可聖壇常在杏花間

至人每道遊方外顏恭曾雲豈局中只爲夏蟲多見病

題名聊以喚羣蒙

俯仰乾坤十畝餘夢迴天姥月明初他年就領風光處

雪棹山陰我得如

七夕聞鵲

傳言烏鵲架銀河樹葉鳴聲傍晚多織女特開塵世惑

精光何處踏風波

對菊偶成

卷五

五

殊方三度見霜葩每到秋深更憶家持節

主恩心大

馬鑠金人語歲龍蛇移官敢比黃楊閨拂日將尋若木

華代使未來歸計緩眼前誰熟邵平瓜

東陳于韶

劔南高擁百年身身揀藥山山鹿豕春多少賢豪悲不遇

至今開閣有平津

巴江夜雨水湯湯字寫陳琳九折腸滿眼某施驂忽在

莫教東去會瀟湘

九日卽事

勘破流言仰聖人量移翻許近鄉隣悲秋敢劇重陽

節避路還矜百歲身霜氣着木寒尚淺雀羣傍酒意俱
馴種來叢菊吳中似何事羈懷獨苦辛

鎮遠晤潘春樓侍御旋別却寄一首

炎鄉忽應飛霜候

鎮遠冬無霜是時驟寒昨夜傳呼繡谷來市虎遙

聲增悄悄

余方避

庖牛新刃羨恢恢青天傾蓋論肝膽

碧岫開筵刈草萊

侍御設筵延子海溪洞崖

相見恨遲相別遽重關

三出首三廻

鎮遠與抑亭陳公交代紀呈一首

海溪林葉後時發霜重能輻到始寒話舊共憐雙鬢白

告新惟指寸衷丹黜寬展獲逢明主歸遂陶潛副達

卷五

六

觀廊廟廓清繼微辭勞君臥治且加餐

武陵東發

回首來程憶貴陽萬山攢髻繞羊腸朝來策馬雙眸闊

湖北湖南一鏡光

路盡辰溪鴈字多歸心先越洞庭波龍陽南去三湘近

莫問何人作九歌

鉛割元非仗鉞才洞湖天日客懷開漢臣莫訝明珠謗

猶載交南意以來

重過湖南覽物華浪將卑濕薄長沙村村茂樹登千畝

縣縣清川抱萬家

萍鄉蘆溪市謁 廉溪先生祠

侯吏何將庭草除，薦霜且駐行車圖。書乘舊令有，惟實先生無欲書。

宿宣風館次陽明先生韻

周道空餘翰墨痕，滄浪何處問清渾。崎嶇始出觀風境，至此始盡淳朴安求避世村。雲近鄉山情轉白，雪餘溪館夜無昏。元公祠屋蘆溪上，霽月光風繫夢魂。

臘月朔日發豐城喜晴

雪後朝暾氣倍清，僕夫迎臘戒前旌。叢林疊障神僊闕，遠郭寒江鴻鴈聲。過楚客水當酒拂入吳鄉路，截山行

七

七

迢迢直北瞻宸極，散盡浮雲是此晴。

新喻留劉羅川舊比部夜酌紀贈

省郎聯舍太微前，重話羅溪十五年。非病原君貧故樂，不堪叔夜懶爲賢。東還撫跡看孤劍，夜坐論詩出舊編。傳食得留君一飯，聖恩無處不同天。

德興道中午餉妙明寺

客路冬晴戀覺門，四山落木散煙村。迷津已悟方登岸，大地無喧是灌園。猶厭旌旄驚鳥去，不妨尊酒對僧言。梅花近手何須折，天目鄉程計日論。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五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六

丙寅歲

愛存園小亭對梅花口占

二月梅花開豈遲，清芳應待主還時。林頭有酒三百斛，樂意初成自在詩。

鶴聲微吟聞暗香，舉頭亭角數枝霜。今朝悟性追來意，親戚羣書一逕長。

壽東橋夏翁八十

黃綺鬚眉鄉黨尊，東來紫氣滿關門。東門近常珍禮數脩三老春酒庭堦戲，十孫南極近看家。倍彩桐川清儼

七

七

善爲源更開園沼，通衢畔至道元知不避諠。

初歸呈懷翁

避謗移官憩舊山，望中紫氣似函關。陳蕃若下南州榻，吳猛先忝北面班。半百投簪慕達人，溪山誰許接芳塵。九還未叩壺中訣，一醉聊酣枕上春。

連朝口誦和陶詩

稍以和陶恍就柴桑弄酒卮，三徑未荒松菊茂。自今情話悅耆願，

論文孔楮每忘年。結好朱陳更藹然，雙目東西天柱起。期君分釀赤松筵，堪與家曰天柱高而壽彭桓

屏石孫五書來歡艷小居茂樹流泉之勝而慮子

高卧未穩走筆答之

故人書札問容顏傾散無心望賜環落落迷途三十載
相逢莫訝鬢毛斑

吾廬萬竹映千松豈特扶疎愛夏容漫道日高眠未穩
青山不度景陽鐘

麥老蠶成秧又栽山家樂事日相催不愁世上知名字
牛馬憑人互喚來

買葉誼

養蠶多養蠶多天晴食葉快半月三眠過蠶多葉少蠶

山齋藏稿

雨

卷五十六

二

飢奈何主人無心希綺羅但保物命迎春和釵金幾股
殺幾獸健僕負筐超百里乞餘隣舍仍奔波數日纔車
響伊軋蘭間撲撲飛新蛾人言天意惜催科賣絲輸賦
休嗟跼

五月廿二日理弟寅仲書寄泣止成言

閒來憶弟檢遺編泣把殘芸數歲遷董仲惟存文未獻

江淹筆去賦仍傳斯人斯疾家無幸難弟難兄汝最賢

同胞四人壁水虹蜺王國士王樓風雨帝鄉僊弟病革時會大

風雨日我欲殷憂今祇啼潘岳佳句何由對惠連最苦

錄書盈笥底何如世愛孔方錢吳陸景承兄書曰寶錄兄書積之盈桐弟同焉

呈家叔乞茉莉二首

移官自喜脫兵機竹石松泉試葛衣何處花香吹不斷
東山茉莉繼薔薇

炎天高枕是藏修梳髮晨涼粥滿甌笑乞花枝非好事
竹林風韻籍咸留

偶成

會計幽齋日所須無如茉莉與芻蒲黔中歸篋餘常俸
笑擲花傭價尚敷

兩涼示諸弟

秋來不分炎氣熾岸懷高天雨驟來適意乳坤冰玉氣

山齋藏稿

雨

卷五十六

三

出塵山水聖賢杯咨詠六轡于今息徒倚千篇祇漫裁
自喜連枝多二仲過從無待徑門開

貴竹解任歸讀李千鱗白雪樓集寄題樓中二首

難和郢中調今聞稷下樓十人子敢後諸體爾能優傲
有哀安卧窮無杜甫愁京華舊朋侶訪戴見誰丹

六載別齊疆懷人春草芳高山經岱岳末路誤黔陽雪
散孤樓唱雲停千里腸何由策東騎凭檻訴行藏

題美人剪牡丹圖

王階金剪趁遊蜂入手天香帶露濃不是春心拚斷折
欲教青鏡比芳容

對槐花偶成

滿目槐黃畫倚欄，秋風萬里縱飛輪。
少年懷抱今餘幾，祇向兒曹課業看。

懷隣邑徐子與兼寄千鱗元美

宦轍中原苦背馳，別君直自白雲司。
官遲志未悲劉向，賦老才方羨左思。
夏駕山開驅犢徑，具區波接浴鵝池。
更將形勝推天目，王李須教問檇師。

寄汪中丞伯玉并引

伯玉爲余丁未所薦，士當其開府八閩，余自貴陽往書曰：子誠遺時行志矣，得無逼座主過意。

山齋集

卷十六

四

平蓋喜其以才受知於君，相而舉官遲速相儕爲誰耳。未幾余因人言改南，伯玉尋亦被語東歸，候調俱賴。君相深察薄處，兩人出處不遠，偶耶抑聲氣使然耶。

青雲莫逆氣殊雄，避路移官復偶同。
敢道步趨希泗上，却今毀譽混河東。
明經已副攀龍會，知命須看失馬翁。
此日寄書休揀羽，觥籌筆陣報成功。

贈桐川靜觀漢翁

風光長滿一壺閒，喚酒吹笙任往還。
白月吟筇沿大洞，青春遊屐遍橫山。

曾參冠珮衆人中，短褐長眉訝此翁。
枕上得方輕駟馬，樓間望氣下茅龍。

桃花山上氣蒸霞，石竈泥封九鍊砂。
若聽紅顏春樹曲，傍人定擬采和家。

泉水誰傳不老名，慣煎白石與蒼精。
人間祇和滄浪詠，豈道含元勝濯纓。

存好樓偶成

小營書閣敞秋天，一旦青山出座前。
賸有謝公雲共月，不勞雙屐遠黃緣。

乳坤雙眼副清秋，松竹圖書共一樓。
場圃况追幽土樂，江湖堪緩岳陽憂。

山齋集

卷十六

五

江湖堪緩岳陽憂

存好樓十月三日羣從攜酒過話先致清平樂詞

二闕紀三絕句

鶴鶴高飛弄紫煙，王壺送酒坐分筵。
喬林遠岫玄暉後，况復能詩有惠連。

對山欄檻只宜詩，把酒猶嫌種菊遲。
有地小樓卑鼎鼐，同人清話竝墳壙。

誰將新調譜清平，王庾登樓總異情。
吾土更兼同氣樂，酒酣笑指月初生。

漫興

半載談鋒歇六韜盤桓松桂漫揮毫攤書不覺蝸居隘
就枕猶嫌蝶夢勞溪鎖雲根未熟早山連天目鳥飛高
少遊款段龜蒙竈到處茶煙傍濁醪

六弟請於立春日看玉華梅花而錄庚申從二弟
看梅詩送寬感悵答之

別業佳山合客稀苔蘚滋更憐梅蕊約潮泣棟華詩雪
冷思姜被春新夢謝池素懷惟賴汝掃逕勸瓊卮

山齋歲編

卷二十六

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六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七

丁卯歲

早春溪行

新春晴日漾汀沙盛世閒身趁物華酒向烏程諮釀法
琴從山水問師家息交不賤南州榻感事惟吟下澤車
自昔鄮南題八景紫梅先擬泛仙槎

探園偶述

投身喜有辟疆園映掌初休厭出村早晚架書疎細字
春秋田務熟粗言始衰三徑遲迎客餘慶頻年望舉孫
桃蕊又連梅蕊放鬱金新酒正盈樽

山齋歲編

卷二十七

邑中恭接 遺詔

一詔痛輪臺中天夢不回四方同遏密三象黯徘徊齋
殿真觀化園陵已庀材蒼梧虞駕遠白雪楚聲哀即中
有古陽春憑几宣綸縛遺弓泣草萊微臣從老稚小邑
白雪臺響風雷駿勒空西望鮫珠尚北來元良瞻主器休曆
萬年開

送陳文孺應隆慶元年貢北上

司徒選士自鄉升出海遺珠照路明禮樂正逢新講日
詩書不負壯遊情雲端帝座瞻龍繞闕下賓筵聽鹿
鳴茅茹彙征黃紙急早將三策答昇平

春日題金嶺館六首

松蘿蒼高岡中啟凝香室屋斷木橋通灘迴水聲疾
清川幾曲來夾岸千楊柳不問洞邊津但傾松下酒
雙峯插天半宛與柴門值酣笑掬春陽嗟爲桃李色
放竹趁新水轉折如遊龍絕勝逃秦處生涯與世通
甲第連青山前人修詩句凭闌花木繁閭里恆佳趣
白雲岩際飛伐木丁丁遠麥秀野田春鐘鳴山寺晚
贈蘄水黃生廉

黃石兵家法青鳥地里師有才窺洞澈不遇隱茅茨楚
舫尋鄉信吳蟬罄客資投閒欣得汝山水賀新知

山齋集

卷五

二

涉園

小園花數種日涉趣悠然僻地春仍富餘恩晚竟全自
勞惟有奕未醉已成眠我貴今方悟求知惜往年

壽四明散木孫翁八十

赤水丹山僊侶窟書籤繫果令聞家自方樽襟全性性
不習刀圭鍊葛砂仁壽已徵天數定安閒却勝世紛華
新詩祇効長生祝肯羨蜚熊載後車

贈銅壁山人

銅壁山前白板扉圖經方帙總靈機一瓢賣藥江湖上
又道曾師賴布衣

南園賞牡丹口占牡丹爲弟寅仲手植

村園富貴仗名花誰笑開時不在家午院光風看更美
夜欄銀燭賦能奢天香忽似過青鳥國色偏宜映絳紗
若使近依棠棣發寧令姚魏占瑤華

賞芍藥口號

四月庭開芍藥花春風留艷鬪時華雖然不比平章宅
却喜花開得在家
胭脂和粉染花容朵朵香含露氣濃若在瑤臺明月裏
恍疑鸞背有人逢

首夏登山

山齋集

卷五

三

世間風景愛清和歲歲看山馬上過此日新鶯聽不盡
一罇閒俯舊松蘿

雨過前川樹色新千山無處着輕塵莫言市遠盤飧少
笑拾藤花命酒人

蘄水蔡子有得養生秘學棄科舉不應來吳興訪
友詩以招之

曾聞鞭背降鸞單真訣從來授蔡家卓悟不求勾漏辛
何心更看洛陽花一元呼吸空中鼎二氣循環火外砂
玄蓋西南富松桂攝衣相待共栖霞

天目號玄
蓋洞天

寄答吳明卿刺史贈余弟樞季兼以見懷之作

相逢感慨輒成詩最喜怡怡有切悃滿世黃金交始見
同宗青眼遇尤奇饒劉教化多南郡箕穎風流或此時
好向吳天尋鴈影幾篇秋興寄余知

始熱示叔季二弟

山中熱如斯安可踏城市束帶三十年而今懼已矣
青山謝氏宅綠竹山公林雖少七人話能聞群從吟
啜茗審泉味綳締三浣宜無營心地冷况詠北窓詩
垂簾阻炎氣非杜青蠅窺真意自言難奚復語人爲

贈沈筠溪封君

巖穴起窮經多君沐寵榮色無三仕喜家有四知清南

山齋藏稿

卷十七

國旅城中郎綵服明鄉人看紫誥益賤積金名

索建寧朱使君劍蘭季弟嘗以司理從使君後道

庭蓄此卉甚盛

千里飛書乞劍蘭茅齋新僦傍清湍無絃不是希元亮
爲待孤芳作操彈

季子同官鴻鴈行郡臺寧惜借餘香老農老圃吾師在
九畹從今不敢荒

帶清堂試子姪

教爾原非溫飽謀茂林芳沼恆藏修龍蛇筆走三冬力
月露篇迴八代流糟粕愈憐時味薄淵源須識舊淵優

對花且共瀟溪愛天遣清香給茗甌

南園閉門試諸幼黃鸝雙鳴樹間不去悠然成歌

茅堂日永地且偏晨涼握管嘉樹前黑鬚從官棄服田
羈鳥眷林魚思淵今朝高枕纔晏然架存舊業堪鑽研
好鳥何處鳴相連間關伴我松下絃最喜宜春百轉篇
新聲寫入龍池烟豈如洛橋啼杜鵑追促時事生煩煎
荒村乏友賴汝賢烹茶自汲當埕泉脫帽又學希夷眠
那問高陽沽酒錢紫梅深比武陵川先世詩書耐久傳
鶯歌鶯歌年復年

岳遊有序

山齋藏稿

卷十七

五

志遊五岳而泰衡嘗以官政得登俗狀塵心有

景難道頃欲追紀頗忘歷覽次第矣爲賦一律

飄飄琴雀想遐征二岳東南信宿情柳日危峯搖渤海
開雲古道出幾衡文章四海歸司馬婚嫁何年畢向平
點檢晴窓稀賦草登高空負大夫名

早秋適山莊

稻花將放暑雲收問稼山中快早秋坐席無爭安所貴
遇壺輒盡豈知憂季殘直笑稱陳仲瓜熟還嫌識邵侯
莫道地偏無好伴鹿鳴鎮日聽呦呦

此老清有引

棟塘陳翁喜年聞驚長歌而折簡來曰愛莫能
和知必笑謂此老窮矣嘗聞吳門市語稱人窮
者輒曰其家清旨哉翁之爲窮乎乃作歌贈翁
題曰此老清

此老清洛中何得專耆英四百四十五甲子絳人兄事
安車行讀書不放難字過健足登山一崔輕 明興祚
南稱崛起此老之後先御史臺省風流共頡頏兩家清
白關西似叩關相繼乞餘生種栗栽松樂田里逸老堂
峴山址社盟四座總衣冠帶違香名滿人耳漢室遺
疏大夫自來不辱歸知止顧今此老愈鏤鏤衛武威儀

山齋集

卷七

七

七

仍著作高談懸河落爾素大雅淳和杜雕琢京鍊無勞
紫汞鑪虛明自保紅顏藥平居和陶踰百篇一帙投予
五柳前清流榮木閉門具共笑世上青銅錢獅子潭獨
松嶺春水長灘逸屋簷往來柴客燕魚艇最奇膝下孫
復孫白首楊雄尚抽穎我非丹丘生早種青門地欲作
南州下榻人王臺挂酒青絲騎涼風痛飲拉鬚眉適意
巢由逢 聖世南山北山臺萊聲壽君只有滄浪纓天
目差我若水盈君不信人傑由地靈試聽我歌此老清

小樓夜興

數日涼風解鬱陶千岩月白辨秋毫瀟瀟不似清溪

道骨曾聞法喜高

騎赴南和山賞桂於層臺上往年此賞得席布一
聯今用足之

不羨淮南隱家山富桂叢涼風隨振袂芳沼映乘驄席
布天香上杯行嵐翠中醉忘矜帝笑續舊問詩筒

壽吳江中齋黃丈

震澤涵空晚氣清高堂擊鼓更吹笙丹砂玉液餐霞法
綵服金鐔愛日情鄉屬季鷹長遁志入同叔度自馳名
寄詩併訂西遊約寶帶橋頭醉月明

山齋集

卷七

七

七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七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八

戊辰歲

東壩范翁年九十過訪草堂即席紀贈

本是君王就問人，却能乘興訪垂綸。里門永夜輝南極，國學清時禮上賓。據馬無勞誇報漢，採芝寧許論逃秦。杏花春雨杯頻勸，况復交情似飲醇。

董用均宗伯貽示買山梅溪之作用韻奉懷二首

看山清曉露華侵，路入鄞南洞壑深。不向丹爐探大藥，誰知紫綬背初心。酒依蘭蕙多香氣，琴出松篁少俗音。磊落新篇求友切，草堂今許踏花尋。

書懷

卷二十八

冠裳久遠世塵侵，溪上傳書宿氣深。歌鳳漫隨狂士態，焚魚終遂碧山心。田原南足千家樂，間巷花晴百鳥音。莫向外人如此說，恐教太守特相尋。

借徐子牧子泛觴堂前石澗坐間紀樂

家有蘭亭水宜來，竹徑人酒隨花片。急簾度月華新語，燕歌相入遊魚醉。轉親樂飢今自足，不問武陵津。

徐子許惠菖蒲促以二絕句

歸來仍作讀書人，聞道昌陽最可親。曲水庭除春雨細，草窓雙眼待清新。

徐卿風致本名家，日晏論詩但啜茶。若使青芽呈九節，

也同丹訣聚三花

喜雨

一春膏雨澍今日，喜滂沱澗水趨池急。山雲近屋多栽花，先問菊弄墨且觀鷺。詎少濠梁客來同此寤歌。

偶聞牛背角聲日占

牧童吹角過柴門，會意欣然喚綠樽。近舍薄田伴鄭谷，知時好雨潤蒙園。髮疎自恨抽身晚，性拙何須視舌存。不信農談通道術，挂經值仗盡空言。

偶借客登樂善亭撫景成歌

結亭澄潭上，倏忽四十年。僊翁英邁表，南服小構寄興。門庭前每憶斑，欄侍綺筵桃李灼。灼輝晴川綠管啁啾，白日暮青山百疊橫。炊烟嗟余遊宦改，鷗鷺今朝散步猶。踴躍種松蓋登蒼虬，蓋間插新皇古樹巔。鹿豕潛蹤未知我，微風稍稍鳴初蟬。西窺屋舍亘山麓，雲林疎密窓扉懸。小店臨溪綠楊短，時聞買酒聲呼喧。笑談對客意飛動，滿酒疑拍洪崖肩。曲磴苔滋竹葉滑，支筇未辦雙童牽。臺堦逕石頗凌亂，居人樵牧東西穿。草中花卉失行次，堅茨丹艸誰嬰惹。君不見東山薔薇洞西湖歌舞船，宣如握髮即堪佳。好景長掛琴書邊，春和期訪棟翁不果復為歌申訂且以寬責。

古人命駕輕千里我獨懷君行且止閉門一負青春約
開門忽在朱明底園樾灼爍紅照人簾幙層層飛燕字
少壯辛勤事遠遊北山那比東山喜歸來一旦脫重負
但見風光好如此乘興登臨不出村縱然朝出暮歸爾
乃知日涉是真趣命辭豈獨悲泥滓回車後嶺限東西
棟樹塘邊路不迷涼風早拂青絲轡何待王猷雪滿谿
採食枇杷

南園雨過熟枇杷百鳥聲中坐轉佳廢學自無消渴患
嘗新不踵援葵家

叔岐翁採桃分食殊常品口號紀呈末章戲希
山齋集

嗣惠云

沼上栽桃經幾時王盤鮮實露華滋世人若識瑤池味
那說楊梅與荔枝

食桃能使色增華淺碧凝香暈紫霞莫道塵寰無曼倩
僊風長滿阿咸家

長與遇友人誦南坦翁感題李三老遺業二絕句

曰層層臺榭萬雲通盡說僊翁結構工轉眼忽驚
時事變獨留松桂領春風野蔬亭子瞰芳池驛客
停車每賦詩翠竹緋桃今在否令人空憶舊遊時
尋舟過呂山望翁故居又念若常聞人談翁後

事其可感嘆不啻如公之所以感嘆李老者也悵
然爲賦三首

呂山風月隱司空翰墨爭傳片牘工兔死不關鷺沼沒
讀書臺上雨濛濛

葛天風格老柴桑朝野英賢問字忙轉眼龍蛇穿四壁
暗從風雨闢晶光

公平生性來名賢翰墨皆希世珍也聞盡以充塗聖遇識者拾去一二零落不

生兒動說紹箕裘南坦遺墟鹿豕遊漫道詩文比金玉
茂陵遺藁散誰收

口號自勉兼示後人

山齋集

卷十

十四

生平清直好歸來切已工夫此日該儉不奪人兼惜福
忍能養德又消災世情薄責無交怨讓道先施認匪才
惟有讀書并教子康衢心事頗悠哉

世間私曲性偏羞遵晦宜知老氏柔事不切身休涉手
心如慕外即回頭多言不戒身難養寡慾雖談念未休
獨喜義門同幾世本來仁讓合交修

問藥湖城東長谷徐丈

參差魚鴈久相思只誦南州卷裏詩川上下鄰心未副
秋來對月酒誰宜還山尚喜知非歲入郡猶嫌避
儻欲從君叩丹訣莫將門徑使人疑

湖寓

浪跡從吾好偶來，若上居門臨秋水。濶城掩暮鐘，虛客伴移家。醞釀錢足市，蔬山人弄舟。楫誰復辨樵漁。

雨中思亡女次王

黯黯山雲畫不開，病身惟取藥方裁。天寒爲怕多風雪，柳絮教誰道得來。

書洪瞞卷

短髮蕭疎不滿簪，初除茅宇學耕蠶。知君技術精唐舉，久矣心無蔡澤貪。

喜得總督王司馬學甫書因訓寄

山齋集

卷八

王

五

把酒臨岐別大都，西南西北領兵符。共期事主披忠

膽，偶幸抽身脫畏途。萬里書鴻霜後到，五湖蓑艇雪中孤。安懷事業須公等，莫惟同心出處殊。

正月 萬壽節送莫子良方伯入賀

奕葉垂衣仰聖人，銀符分省重藩臣。三光並麗三元節，萬國同趨萬壽辰。保障東南兵革偃，康歌喜起歲華新。淺才病卧甘林，送別因君望紫宸。

霧雨寫懷

爲謀不老願抽簪，抱病其如老易侵。冬氣帶暄翻作雨，朝烟過午尚迷林。悲非宋玉詞難就，白類楊雄學未深。

安得酒如攻墨器，一杯揮霍破沉吟。

園亭口占

日涉名亭趣類陶，參差梅杏值週遭。呈祥白雪冬初應，入座青山暮轉高。只有琴棋招綺角，詎將詩賦擬劉曹。厨人鷄黍時能供，不似公庭禮數勞。

竹源贈吳醫

竹齋清絕水環渠，應着君家肘後書。試向僊源探遠近，綠雲迴合出山初。

皇甫子循惠書及詩集因訓寄

還山不是避移文，問我宜多物外群。一水蘓湖通氣候，廿年冠蓋隔芳芬。開函正對梅花處，賞句惟同竹葉君。見說騷壇掄上將，吳門紙價重司勳。

山齋集

卷八

王

六

得季弟量移南比部郎報 先大夫舊亦以謫起

爲南兵部郎喜而賦寄一首

雌黃繅是琢磨資，佐郡勞心去見思。大宰自知投杵誤，清都誰謂賜環遲。鳳臺日暖浮雲散，鐘阜天開王氣滋。五曉儻能餘寸晷，好從騎省讀遺碑。

天目山齋歲編卷之二十八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吳維嶽撰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貴州明史文苑傳附見王世貞傳中爲嘉靖廣五子之一是集皆其讀書天目山時吟咏倡和之作分年編次起嘉靖己亥訖壬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峻伯詩如鉛刀土花不堪灑削雖詆之太過然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
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
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

(一)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

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

芝山房稿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白華樓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朝始去舉業專
意為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漢典
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
不能自得曰欲遊於天下名士以求
其所謂至者雅聞歸安廬門茅君明
年使道丹徒而君方為令相留竟日
似以余為可語者而余未敢遽請也
又明年君入為吏部郎握手都門之
外曰得叩君才倜儻奇峭固上下古
今歛渥百氏王伯甲兵之畧撐腹流
口聽之令人座上鬚眉開張欲起周
旋少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
余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悉出其平

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河
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復詳畧形勢
淋漓點綴悲喜在掌則出司馬遷班
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言余往所謂
歆求其至者乃始盡得於君又時遠
有根穴之寇萬竈比連積數十年而
君以談笑揆手笑珍於一夕捷書畫

報左右皆莫之知於是又知君才誠
可用而其所謂至者蓋有所本而非
偶然信可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
君功既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浙
撫臣上言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曰
往來蒼雲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
文章而時出為銘傳序述率慨慷悲

激以為壯蓋其個儻奇峭者既不得
濟于世獨歛縮而發于文宜其有過
人者甲子歲余謝病歸西湖而君又
適來會曰出其子翁積所哀刻白華
樓集若干卷曰余平生竭力在此何
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
嗟夫君才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

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顧自負如
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後
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真才
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
發于文其晚年之作當如王翦趙充
國將術老益精能擠君者其能掩是
使無傳與君既竭一生為文以傳而

歆余為序豈以余亦嘗歆求其至者
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蚤衰於往
嗜泊然驚性柔心不復以蚤休能有
所激發以畢其志茲不辭述吾二人
者始終周旋可念之跡如是良使後
之讀君文者庶幾惟余為深知君也
已是為序

白華樓集序

臨海龍陽山人王宗沐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復唐荊川司諫書

再復唐司諫書

別何吉陽司封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與董潯陽內翰書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謝張龍湖少宰書

與李中麓太常書

與陸實齋論左氏春秋書

與陸東湖太保論國事書

卷之二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與阮山峯中丞書

與趙玉泉大巡書

卷之三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與督學王敬所書

答朱太學書

與沈青霞塞上書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復沈虹野書

八皇樓藏書錄

與喻吳皇中丞書

與呂沃洲大理書

與侯二谷憲副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與蕭柱峯太學書

與趙方厓中丞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與萬楓潭中丞書

上袁元峯相公書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卷之四

序

送沈令序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贈陳孔目序

敘丹徒縣洲田誌後

太皇樓藏書錄

送呂片谷出守襄陽序

陳情錄序

送陳僉事序

壽東吾譚先生序

贈栗僉憲序

周氏族譜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卷之五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壽烏程尹錢君序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廣西鄉試錄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敘沈道升四書意

贈左通判受獎序

金華樓藏書錄

四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賀宮保胡公序

贈蕭學諭石潭序

刻籌海圖編序

卷之六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峯序

贈穆明府序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再贈宮保胡公序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贈荆烏程序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贈林金壇給由序

金華樓藏書錄

五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叅軍公遺稿

返葬序

卷之七

記

季子廟記

讀易軒記

洛縣學題名記

沃洲記

灌園室記

皆可園記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南將軍廟碑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

王公祠碑

卷之八

六

墓誌銘

姚大母壙誌銘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太學沈君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傳孺人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胡夫人墓表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祭楊遂菴相公文

祭甬川先生文

祭菁陽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祭封侍御魏公文

七

祭戚南玄先生文

卷之九

雜著

讀鄭風

讀秦風無衣之詩

讀幽風七月之詩

讀鴟鴞

讀史記封禪書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讀亞夫傳

論沛公誅曹無傷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日本圖纂刻題辭

題驚鴻集刻後

跋蘭亭記帖後

書郇齋左壁

題畫像者董君卷

弔林子文

白華樓藏稿目錄

八

姚孺人像贊

趙心山像贊

卷之十

雜著

紀勦徐海本末

島人傳

三益先生傳

卷之十一

家乘錄

丹徒紀事

府江紀事

三黜紀事

白華樓藏稿目錄

九

白華樓藏稿目錄終

白華樓藏稿卷之一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姚翼翔卿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其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

八

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榮折起伏左廻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劒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

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轍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其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草草請教不悉所言

八

再復唐司諫書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沒矣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萎矣死者泯泯則生者雖趾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統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

亦何美於彼之死不屬棺槨不及其葬爲也某
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
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
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
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
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
處於其外沒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緡
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沒之
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

八 皇樓稿卷一

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
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
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悲歌慷慨借之
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
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燦鐸因響於
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
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
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
意於彼之富貴統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

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厭而溺者願從
此淘洗煨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得隨執事印
對也妻卧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鞅掌故不能
衝踏冰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
悃悃瞽上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
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鴛劣而推附於兄兄亦
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

八 皇樓稿卷一

澤於月丘附阜於壘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
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
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縈歛不已也僕今且操
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
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
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
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隨
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構
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絀怨於顯游彼其創謀

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
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
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鳴涕洟
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
僕何尤也僕自罪謫以來以爲進不得附當世
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蠟壑之吟
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
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
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

八 皇樓稿卷一

六

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
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
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
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
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僇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
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
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
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
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

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
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
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
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
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
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蹠蹠蹠
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
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
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

八 皇樓稿卷一

七

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溢於兩者俱無
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
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
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嚆遺
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
得其堂戶扁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
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
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

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脩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祝敵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嘯鸞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

八

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彙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惟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啞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

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盡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天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

九

以蕃蔚雕鵠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

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
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
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
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
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
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
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不棄書卷一

十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
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
之思而其引睇增歎有若兒女然者僕每耻笑
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
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
露繁木葉漸脫四顧萑葦愬言靡由况以失職
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譏之士而附之
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
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皁隸湖南來得兄所

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
困之戒蓋有楊輝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所
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
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
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
年遽欲沉鬱自廢病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
以汨沒其好而其旨頗不當有所刺懣嗟乎兄
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
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

不棄書卷一

十一

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苑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
之士馳騫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
達人視之蓋一覩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
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燕頗蘭相如之威
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
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
謳艷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
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

兒相指觀卧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况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葵莽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廼欲遲知已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

八書卷一

三

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感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

遇不過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邑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

八書卷一

三

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

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懷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謫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

入皇樓稿卷一

古

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憤曾鞏不偶於時久矣而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天子又惠以時多忌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爲史官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如是者累日故敢爲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官則史兄職也區區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畫於左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棄

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官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錄而唐宋以來蓋寢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曆日疏爲歎歎傷憤久之而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畢言是也信如是則非惟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

入皇樓稿卷一

五

書如古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白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

賈請謚銘以蓋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
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茫然無所
參質鈎攷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
當史職者嘿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蚊
負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
則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
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
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
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侍尚

八皇朝集卷二

去一

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
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
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
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即遍擇天下多
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諏中外之間務得夫
朝廷之隱與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
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
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予於某善故
得聞云云予於某之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

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
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
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
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
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
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
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賢
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
乘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觀之適

八皇朝集卷二

去

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
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
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
之文始稍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
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聞
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
其才又不得爲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
議論區區飲薄蓄憤蓋亦已矣間有故人爲史
官欲與之言又恐唾不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

不以言而廼今適兄爲史官能無如蘇長公之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傾吐之乎不勝惓惓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士爭容其門何哉蓋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若不及故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不羣集卷一

十八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篤也賢者在位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忌之而滄滄訛訛之讒日構且至焉則爲之察緇白之跡斷群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之私故其詩曰凄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

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己哉故天下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朝孝宗皇帝

不羣集卷一

元

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武皇帝以來合已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去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言以攻刺之其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而於詩人之風旨蓋蕩然漸滅不可復見於天下矣竊念某涖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其次不能博習國家典故及諸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又其次不能倣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歌聲詩薦之郊廟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智機辯及九九薄乏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字之末竊天子甲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惟誦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

某閒於文辭其資性頗解諸吏事他日固可使
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肖又自量
前二者廼先生過爲獎誘後輩之言而非其當
故間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外
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爲縣吏而
先生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
再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牋
片字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
進之士不敢浚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

八 皇華集卷二

三

者當路以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
與巡行使者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爲能而
又朋輩以曩所傳閒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
是以當路誤聽之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
執事者采名而失其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
哉然所坐畿甸以內士人闕員既以憤吻於外
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二顯游復爲讒構於
內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亡維之楫而流衝
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調吏部初予適

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誠快士論非
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蔓及又聞當
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所聞一
二中貴私人之讒則又爲之以平日狃戇之跡
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終
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
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
相先之友既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
謁者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

八 皇華集卷二

三

蒲伏之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
俯而思之日月如流生無以爲誦而沒無以爲
報者已何復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
之君子當其才疎忤時往往取噴貽詬不能以
一日安於朝請及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已
勵行悔心遠罪習適當世而間以窮愁拂鬱之
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后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
報効知已之一端而又未量他日其能與否也
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居古趙南壤無丹

車厨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郭以外多陂渠
杭稻魚雁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略江南此或
可以投寄羈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
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伏惟
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釋褐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
海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
乞姓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

不羣稿卷一

重一

人者蹤跡睽違音問踈濶丹徒時曾辱手教及
篇撰一封繇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
伏念 聖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內
文人學士彬彬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己
丑之間尤爲卓犖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
用者又不得通顯或且不久其餘放棄罪廢者
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其故與予嘗悲古之豪
賢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時而又羈繫推阻如
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皆曰李太常馳騁

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雄相表裏而今
亦至是別有說與宦途者天下古今之共轍也
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絕而漢武皇
帝出而閔之號爲雄才大略好文右賢之君一
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所進
叙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
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
固歐陽生之明經博古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

不羣稿卷一

重一

顯而其所與推轂者廼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
何哉蓋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惡激
昂而間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
會必其能竊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
若吾太常自度其能之否乎吾間嘗視太常不
能爲軟熟而所驚者奇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
喜者激昂毋乃世之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
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
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其勢也固無惑乎爾

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明公者則又未嘗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則尊官者榮名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盛也其所托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而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材與識而又羈繫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陳見不知於漢劉向楊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

不羈繫

語一

夫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者獨好戲謔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

於市或歌或嘯或啗啞或醫卜或恢諧或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為與時浮湛者與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頃以知己得後明公涉名郎署未幾放去蓋於明公先後不同年賢愚不同調而其不能為軟熟隨詭則適與賢者同而今日之羈繫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吾不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間與否而其所飲恨蓄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寔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何以慰我教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盡有所不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便具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僭求削示伏惟少憐而垂教焉幸甚幸甚

不羈繫

語一

與陸篋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之說當不得以攝稱非僕之言也歐陽永叔之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

者僕廼強紕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慎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弑之此魯自桓公以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翬何以及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公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即位攝也以此然春秋之書

大義纂要

美

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侯之沒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請命於天子故絕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論其罪而書而絕之而况隱特攝主也輒於其會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沒則書其薨而謚之耶此歐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特經所書公與薨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

以待桓公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沒則以次妃攝內事古所謂媵之以姪姊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沒仲子與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嬖其色而內惑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當未之與也故孔子於其沒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仲子之賵蓋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以廟配於惠公故別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沒則

大義纂要

三

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內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沒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預凶事杜元凱疏曰仲子在而來賵也出今觀之賵施不及

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賄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沒而爲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爲仲子則於其賄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賄於其所考之宮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爲君氏抑嘗聞母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母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僕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蓋由

八
纂
纂
纂

夫

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爲攝之說以文隱公之弑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沒其即位而不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牴牾也則從而牽飾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久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

之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以彈壓奸邪鎮國家入則贊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嚮近自 宮掖輦轂遠至夷虜推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輿皂巖穴之賤並呼曰某 天子社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遭謫時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酌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

八
纂
纂
纂

三

相后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適從粵州時稍以區區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錄之者賴明公並二三知己奮然軒輅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 國家内外多故方急介冑按例引錄此誠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銜誼無窮雖其稍潔自好敢

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
之仇將軍內刼主上之寵以外誘強虜擅
威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
其奸孽暴其罪孽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
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
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
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錄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
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

八皇樓稿卷一

三

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
之臣而位肘腋其驚驚猛驚飄忽奮迅之氣肆
然橫恣左右凌鏢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官掖
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董
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
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跼蹐叱
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翱翔咨且睥睨猶豫
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
言之則其折已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

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
事已乎夫誅其身后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
威之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
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
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
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
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
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
不敢論今日之事姑以漢喻漢武皇帝之英風

八皇樓稿卷一

三

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
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蓋已騷然
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類爛崩
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爲左
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
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稟然莫敢自必其命故
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
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
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

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義竭股肱內而贊詡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博陸侯之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旁皇周旋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

入皇樓藏卷二

主一

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外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希望所謂博陸侯者主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國家世臣而十

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俯繫中外之望特

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筭於其間如漢故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萬無假僕輩外庭之士呶呶然郵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聞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爲知

入皇樓藏卷二

主一

已者死言爲知己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后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揖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白華樓藏稿卷之一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浙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蓋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

不韋集卷三

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

高皇帝平定海宇

百餘年來蓋已晏然於魚稻荷芡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劫我室廬攻燬我城邑國家敕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茲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蓋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辱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

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所爲弄兵之概可以抵掌而定矣僕竊有室家丘墓之憂能不爲之聞櫓而歌且舞乎故又復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淮海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即可翦蕩駁覆而奪其氣彼既不得利當不能再至若吾閩浙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沒門戶也非明公躬枹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功血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

不韋集卷三

公內固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

衰則彼必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審慮而熟處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據鄉邑傳聞海寇行劫之略而稍爲綿蕞野議於其間者然久以宦遊遠道不能遠悉地方大第特偶臆見所及不敢不言不知能間稱明公之摹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謹遣使馳賀并條書其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教之幸甚幸甚一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

少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黃榜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理假如齊田橫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皇帝遣使諭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橫乘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粵王嘗攻長沙邊邑漢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真定特置守邑歲時奉

八皇樓稿卷三

三

祀又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粵王去帝制稱藩入貢矣即如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率相與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太半爲北虜所疲矣

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候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溫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揚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決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太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溫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推

八皇樓稿卷三

四

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寇某爲首亂某爲佐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爲之鈎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

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

不彙樓稿卷三

五

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

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而謀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

不彙樓稿卷三

六

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曰中軍令僕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

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海內衆建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人以

不羣養卷三

七

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抹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今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

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銜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

不羣養卷三

八

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逼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監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兒戲然矣及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死鬪而

將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死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

大皇朝卷三

九

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鬪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

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鬪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兵特疆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僕竊謂反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疆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仄身前逼雖當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

大皇朝卷三

十

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鷲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雖牆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

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爲卒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手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槍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

不彙樓稿卷三

十一

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勒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參將所提閩廣

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公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機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椿及沉破舟之類以壅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

不彙樓稿卷三

十三

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内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衡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蓋由各兵並壅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

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
澈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
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略當擇參將如盧俞二
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勒習海戰而
使之往來逐利且聞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
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門聞無通潮之津稍
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
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
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

八
皇樓稿卷三

三

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
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
棋者之分子布算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
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
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
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
中計道路尅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
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分功罪自
切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

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
之阜林平望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
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
深入特慮浮劫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
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略閭里
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
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
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
伏矣僕湖人也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

八
皇樓稿卷三

高

曰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
任參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
俞君舊在粵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
君亦嘗手搏賊聞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
蓋皆一時之偶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爲
錯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往往此矛彼
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垂其所之僕
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
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

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粵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潁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

天臺樓稿卷三

主

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無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

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聞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疆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

天臺樓稿卷三

主

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篋簞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 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并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爲訓

練之兵如此則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健鬪然亦恐未嘗勒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勒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鬪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

大皇集稿卷三

七

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上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一郡

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算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

大皇集稿卷三

六

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疆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我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今之蘇湖也海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繫竊發椎剽爲奸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

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不思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袍鼓時相訓練其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盡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屬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

八 皇樓稿卷三

元

寇與北虜同並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並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

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鉤考布算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量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通行之雖北虜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

八 皇樓稿卷三

子

火器下礮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僕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並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製大略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而隣之人有願併入僦廬或急則欲歛子女而入因爲割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城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僕竊謂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之所不可
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唯尊裁 八曰
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千里必非 朝
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
徙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
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
有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
之當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
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

八 皇極經世一

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
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
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
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
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
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近呼
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歡
而爲盟約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
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

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
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
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軍法而
治之如今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
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
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
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
兵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間察吳越之間其鉅
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

八 皇極經世二

三

倘爲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
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
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
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
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
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
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
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
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

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

尊裁

與阮面峯中丞書

奉別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攜妻子入郡城然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震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圍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並從徒步且賊勢雖衆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

皇樓稿卷二

三

四引並無紀律果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誤之亂而取之者也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省城一面焚劫一面擄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遠近居民並已搬移大小舟楫河港已絕則此賊前不得掠當必蟻引徧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又無已當或募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塘棲而下次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趺漾次前山漾次碧浪湖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阡又東

皇樓稿卷二

五

則吳江之鶯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也公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犄角彼此形聲且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而前特爲法鑛佛郎機諸火器橫衝而直擊之於陸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而布相地利塹林阻不得輕鬪或俟水兵蹂躪之後因而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或出彼之不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

自塘棲以下所謂五湖巨浸之間並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水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為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為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蓋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眾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橫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驚

不盡錄

五

鳥將擊必掩其形蓋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既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敝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巡書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既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

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

不盡錄

五

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構謀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死關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撫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懷譏自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

土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支然無益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團之時量爲調發

八 皇樓稿卷三

三

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瘠諸山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謀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興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閩海其寇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通

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謀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公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鬪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

八 皇樓稿卷三

三

略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並不必官府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鬪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鬪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

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
砲諸器以蹂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
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
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
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
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
並皆脆弱游惰之丁况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
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
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

八
白華樓藏稿卷三

无

聲而濫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
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
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
一則官能籍其健聞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
伏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
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止則按
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
寧紹以上又與敵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
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

兵不可不爲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
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八
白華樓藏稿卷三

手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卧既與世不相聞牀第間

八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劫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鵬賦則又潸然淒以涕未始不即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攜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卻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兄其謂我為得乎為失乎以

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兄輩翱翔四方退不及如古巖壑之士披綠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一畝之宮猶可以藉豐草而吟且哦也其情與志未始摧以頽也兄何必於僕為嗚咽塞塞之辭而相為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論唐白野先生書

八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鮮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哤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焦之下大江之游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碁局醉則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為報曰已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

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樓言別已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于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聞竊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茲然進則不能直其道于當世退則不能修其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出入日唯輦妻子竄山谷間欲攜

不羣集卷三

三

書樹下若鳴葉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以之自覆于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人之墓詠人之社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間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並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呂于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驚湖白鹿之上得無尋

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脩之者乎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窮崖橫波之中日溷而日湮無復能振所藉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鑱絕頃者當事之薦蓋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云耳或欲不肖從今人局面以自鬻于世兄憐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于此焉窮而不敢不工

不羣集卷三

四

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我厭也恃兄知己之愛及之又以牋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特僕雅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檻獮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 國家事徒塞上十餘年來僕之寢思憂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數憶兄輩妻子羈山谷間旦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鼓鼙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既落鴻雁南翔兄抑嘗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朱雲折檻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願想見其人而兄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幾昔人所稱綰帶而交者乎

八皇樓稿卷三

五

又兄於兄躬自蹈之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手囊從粵中函牋赴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兄以下翁太守台山莫提學中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華與僕而六也其詠兄詩僕猶記憶四句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祗爲報 君王當是時客或私聞之並爲流涕間嘗割俸貲數金并前詩托陸錦衣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後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豐過南將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南將

軍廟貌猶有岍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歎歎久之輒爲勒草命其令溫若名如春者鐫石以報兄又別檄溫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即罷官去已而溫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云發使塞上矣不審其事無相負否乎嗟嚮也同聲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顚且白天其有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內朝連朋舊於清珮鳳池之間而僕亦從丘壑中效昔人作聖德詩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兌而屯

八皇樓稿卷三

六

其膏濡忍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尚寶行急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 闕答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庶幾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建言不避出之塞上方其裹瘡痍攜妻子

匍匐朔漠去死什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粵南令與稚髮并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蠻烟中間從袍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己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罪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死綏斬袂之氣蓋已推剝銷蝕聲之已寤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清笳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參小雅之什得無泠然自恨爽然

八
皇朝稿卷三

七

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食仗劍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傳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劍集讀之篇中喑鳴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諱可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春秋既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

機遠近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忉忉幸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其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踞處俱已鑿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刪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

八
皇朝稿卷三

八

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烏卵巨跡等處並以詠之廟庭勒之闕彛蓋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冒衛媼爲衛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毫釐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墓於復姓一節猶沒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嚅嚅效世眼所爭耶

然恐以違兄爲罪已於別稿所上竄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者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喻吳臯中丞書

僕附公應鳴來古人所謂知己不可再者顧挂仕籍時南北東西不相及間得公手書及所貽篇什讀之聊以慰江上攬帶之思云耳及僕罪廢以後若雪之水既僻吳之西南陬少士大夫

八
皇
朝
稿
卷
九

九

舟車之縮音問不可得譬則蟄蟲也近有客自京朝來得縉紳錄始知公已服官大中丞且督江防甚爲躍然石城鍾山之間吳晉六朝風流文物姑不論我高皇帝嘗塹城而都覆僞漢百萬之師於江流關下古所稱鉅鹿昆陽赤壁淝水之戰不能過也况城郭宮闕圖書武庫聖人之所以一天下而臣四海者當與公之詞襟藻腋相旦暮焉公登遊而慨然以賦其及廣和班固左太冲諸君子之什否乎僕左遷南省

時頗持蓄此志已而忽忽不竟草然數年來國家多故南風不競矣近聞禁軍之變漸與唐末諸藩鎮牙兵無以異恐非盛世所宜有也願公與深識遠筭之士若沃洲公輩一商榷之烏有先生亡是公子往往篇末得攬缺失以諷國家此僕所以借公文詞之好而効區區也餘不敢悉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間亦附牋事

八
皇
朝
稿
卷
十

十

奉報當已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識今之夷吾也不當踰躐散地顧公自憐多病又未有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坤之愚竊以聖人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者可以當之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坤所爲公憂者唯嗣子及問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自以爲憂者亦唯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多佳山水又於天朝爲鎬京城郭宮闕輿書武庫左太冲之賦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

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己娛於其間所以保真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間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罪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蘿池草之間不啻如土處之螺蟲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壻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楮少通耿耿不宣

八皇樓稿卷三

與侯二谷憲副書

頃過荆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清曠散逸信所謂雁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裘一縱觀兄之廢裏耳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尤中間尚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即報入刻何其遽也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為吾收贖之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為訂訂南樂霍貫道僕向宦河朔時所拔之為千人將

者也其人忠勇壯偉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三千人衛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搏胡兒以歸及僕解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倭奴僕以既罷官卻之然亦誠其無得輕聞也不意未幾荷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阜林之戰力竭而沒然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蹂湖腸抗

八皇樓稿卷三

三

而逡巡以啗督府之餌卒至困亡亦其一戰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剿徐海本末中嘗欲為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尚未及了此宿負幸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事且今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沒世之君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身雖已露沒訪古人招魂而葬

衣冠并卹其遺孤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求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樛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

八
皇
樓
稿
卷
三

書

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駭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

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斯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惟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為歆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

八
皇
樓
稿
卷
三

尚

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千金之利者鳬鵲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欲瘡於謁之譚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與樵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

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

六 皇樓稿卷三

五

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遠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損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

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奉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鼎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廐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踈肩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倜儻卒不爲世所容宦跡所

六 皇樓稿卷三

五

嚮如浮梗萎翳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損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鮮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夢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爲文章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馳驅今已頽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泊中外稍

稍近之而身雖數爲世所困抑摧擯其中烟烟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竄惠州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輒淋漓慨慷因酹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猶傳之至今今今之人猶對綃而引聆歎歎也不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柱峯太學書

八 皇朝稿卷三

七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難而相別之遽耶青霞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慷慨憤烈遂爲世所構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猶爲之酸鼻而流涕者而況於吾輩共之交遊者乎近聞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歸然所可痛心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耶秦望之間而生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者所收青霞之身可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

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桂峰少與之肺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主父偃沒而孔洸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時故人知己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聞裘裳之外無一錢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錄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八 皇朝稿卷三

六

僕隨公鹿鳴三十年于茲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

千里公且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過
公曾論及東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橫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
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
者數年來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闢
寄故得以芟刈羣兇東南少填然而海上之烽
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
者去吾溫台特南南北州也其所以內怖胡公之
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况西北之虜入

不皇樓臺卷三

七

爲 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
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
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汎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
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
積勞其當徙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 璽
書久留於此 聖慮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
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勦萬一
海上之乘汎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窟據而旁瞰

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饑
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閒而起
遠近倉懷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
會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
其節短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蓋
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
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
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
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憂並在

不皇樓臺卷三

七

南贛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
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
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
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
吾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
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
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甯擊壁顧有一力一心
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
諸寇大略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洊頭

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寅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函谷尺寸之地弊正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

八
皇
朝
集
卷
三

三

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謠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其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僕舊在粵南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爲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

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

便於自爲疏請耳公倘以爲愚非過計片言之間其爲福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切之至

與何古陽司寇書

姪與子婿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攜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間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卧已久然 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壑

八
皇
朝
集
卷
三

三

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况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爲知己者今共翺翔卿貳綰帶合蹤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簪冠几席其間亦其權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兔之穴嘯歌於薜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

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 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即為長別終欲攔跨一驢凌秋而過暫與公一為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來偶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己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綰珮而游及罪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適涉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為歎歎也猶承公數留記憶時時

不棄稿卷三

重一

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為遠慰公極稱相人者術最奇僕視之猶多誤也何者僕既罪廢歸來山中方蓬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縵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且且暮耳而彼猶嘗然指吾之頤而曰此屬燕頤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常侯封不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顏色之稿筋骨之頹常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頤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挂之眉睫

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辭之及別去頗窘顧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蛻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既遠公不及相與追懽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噓如何如何

上李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為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

不棄稿卷三

重一

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為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 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歎歎

者東南數十州郡所惟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關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聞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統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

大皇權卷三

三

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

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搗冰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

大皇權卷三

三

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白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

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壁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疵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

本朝集卷三

毛

獨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它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鄧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

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嘗幸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出入亭障擘畫山川以覩公吐握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

本朝集卷三

天

匝八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嫠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焉而况於僕嘗廁下吏之末者顧偃卧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爲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蓋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爲雲翔爲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

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
坐訕也爲離羣爲孑行其身任塗泥之際不敢
不共世之迷陽卻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
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並稱公嘗
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
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蜩蜥之末無因而
致虬龍之前也鷦鷯之羽無因而薄鵬鵬之側
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
簿書所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

八集卷三

元

之布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
所注記者也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
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既
下憐僕僕雖廢不敢不以所林瞻而整仰者畫
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爲聞
世者有二其以炳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
詩之所詠素絲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
帥百僚而不可以之馳驟疆場之險其以個儻
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

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
樞機官掖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
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
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
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彈
壓中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
之屏跡歛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
舌爭非可以形力撓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
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

八集卷三

子

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
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
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
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媮
佚之弊一朝而饒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滌
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威矣然公抑
亦考警之說乎病者內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
者之不察日晁然而闕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
至廼爲之滌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

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
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
或禡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凜然惴怖疑
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屏讒抑
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
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
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
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
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
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
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
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三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
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
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
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一

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間伏臘宴會
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
故仕者至以官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
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
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戍鳥言殊服之域或嶺海
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率錯相易而至達者萬
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山川異壤衣食異宜
寒煥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
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踰時而不至

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
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
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
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觀者數共騷人
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歎歔若草之吟蟲悽然
以悲也間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
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孤鳥游異林聞同
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
所同而於時之選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

八 羣鶴齋

二

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
而杭稻鴈鷺魚蟹芟芟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
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
者而予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永年令
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况君之賢
尤鄉人所雅慕而譽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
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臺叅故事與君退食共
爲吳人而語商榷土之民所疾否間於歲時款
款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遊苕雪構李之間

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去者也亦洽矣
古之選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憑而寄之而
君且條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惟廉白自
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茲行也例留擢京
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君之
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可
復也已吾烏得而不歎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
也申之文以緩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八 羣鶴齋

三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
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
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
數百于言不能盡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
怳怳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燬去有從事者
觴而前曰公之鄉誼子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
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
予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
甚易者何朝命童子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

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歎呻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皆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入國家來以郡饒而僻

入皇朝書

四

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與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勲名也其所

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盼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興然自失者乎哉予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于乎彼也公領而大笑欣然嚆飲以爲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

入皇朝書

五

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閔閔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爲剛與直者予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宮像想見其人大畧以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令與今人遊今人類不好者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燥而上行而不膠折

於物故物不能侵闖之蓋不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耆長七尺廣領豐顙美鬚髯褒衣博帶意豁如也間與之扣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旨邈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

不羣稿卷四

六

君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為止也行行者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而非道勝者必閤閤若閔子旗書之所謂直而溫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告君焉君能莫逆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生盛時養士之

不羣稿卷四

七

法學士大夫共視以為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具載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箴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致習大畧隋唐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呶呶然羣而嬉姍也吾信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間抑有所謂鄉老者贊

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獻于王內寄其權
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蓋所以嚴民敬
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
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
師之說以對諸生諸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
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
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
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
繇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

不絕書也予觀

八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錄
州縣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
于其鄉與進士於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
之一千之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
至率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
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
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
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
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

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
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特奇崛之才不終
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國家罷去州
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
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而異等
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
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誼無勸也予
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
言潞縣師陳君者陝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

不絕書也予觀

九

之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
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
幾以遷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即古文學掌故之
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豈國家上採故事而
將褒禮之顯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
事之者耶抑亦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
所謂千一百一而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
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
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升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
埜之利既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
訟閭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
委積故時供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
所蹂腴民脂理以赴交締之聲者悉已罷去司
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
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
見故爲公移以田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

不羣稿卷

十一

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羸縮無式
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
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
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既
成其隸邑吏茅坤廼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
之有司者口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
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
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
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

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不
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
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
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藉以爲歛
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
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
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
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
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紆求以納歛

不羣稿卷

十一

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願淪淪泐泐以爲奔
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
嗷嗷焉訛言搖亂而去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
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况望於久
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
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
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
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
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

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氓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鍾鼎食之富當共苦之然而齊人死鹽筴粵人死璣翠利之所下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况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蓋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

不羣書

主

義者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沒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蓋已剝蝕烟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蕪宮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悽然歎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筭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

樹功名于茲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惟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耀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

不羣書

主

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迥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茲土試即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廼在乎此亦近於迂者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

苟歲時伏臘過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予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聖天子憫而許之縉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倡和之者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

八
畢機稿卷四

五

與慕誼而書之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恠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既簪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條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蓋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

抑亦繇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狔兕之在野者固相狎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有兄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歸養公廼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

八
畢機稿卷四

五

何其壯也及太夫人沒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而上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決而不顧其流風蘊義豈特區區閭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可以祿而羈繫之也如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則亦矜而優

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忍以祿而羈繫之也如此而亦不欲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天下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能不爲之泫然歔歔流涕矣乎予是以敬爲公志之非特褒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公名嶺黃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

八皇樓稿卷四

六

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

劾中貴多近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予嘗過其祠宮下刺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顏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乎予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

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習相錯囂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豈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勒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上問至者特簿書繩穀無以先上之道導之者與竊惟予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以衣掘起其

八皇樓稿卷四

七

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况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褫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爲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

之中子綸方童韶時問亦攜之來與俱予兩人者均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順昌王傳頗數採古者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酣戰聞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日惟閉戶諷老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樹種韭幾暇則召里中

大臺樓稿卷四

六

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問疆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孟蔬果二孟鬢髮與髯曩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頤語古今圖史得失刺刺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

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時焉可也

大臺樓稿卷四

元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螺產于窮山絕徼鳥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况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予覽觀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緇途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

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象有庠使吏治其國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于周之號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即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間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歎而泣也然按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

本朝權衡

十

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棄之何異棄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彊大擅山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

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出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輿出入苑其間安知不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効萬一之議於主上特未曾便今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雋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常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

本朝權衡

三

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母夫人爲桂平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革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公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具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慎自勗以俟

吾知鍾乳鳥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中已而蒙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事君之爲人與其待罪狀予蓋耿耿也父之給事君手編所爲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上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

八
纂
樞
稿
卷
五

三

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上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拊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況於古者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若秦粵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以歎歎

欽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平基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所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人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子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殲之餘安能不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

八
纂
樞
稿
卷
五

三

之間又焉能不爲世之秦粵而奴隸之者乎又况望其或出於此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明天子放歸田里廼得倣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耀傳記之間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攷不欲附離之其所自傷者遠矣廼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天子之庭

濱苑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帥鄉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蘊誼於今寢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已酉秋九月望日某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八
畢樓稿卷四

話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獫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蓋

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之德以之脩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蓋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即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茲中外士無問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聞臣也坤忝廁從官後間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

八
畢樓稿卷四

圭

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脩其道於家者豫故出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與公以給由行從官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慙怖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指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覩記公之才畫勲望而獨詳

公之所以室家之細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乎彼庶知所本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白華樓藏稿卷之四

畢樓稿卷四

美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眇之是以兔置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

白華樓稿卷五

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賢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懷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綰印綬爲吏以彼其材

往往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
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環瑰嶄
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
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動而
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
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
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
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
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愛而其爲政也達古者

不韋樓稿卷五

二

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
乎此也予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
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
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
民初不事世之環瑰嶄者之譽君爲人特澹
泊自持同進者不忌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
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
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
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 天子方招選

詞賦侍從之職君既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
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
明天子者矣

壽烏程尹錢君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
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
生故上古以來間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
然其次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習爲神
仙神仙者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予固未之信獨

不韋樓稿卷五

三

喜其言澹泊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
稍稍從深山盤谷之間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
谷間間出烟霧之癰漆面而蜚首兩瞳子隱然
若水碧之時也頽然偃卧於其宮扣之以語
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
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予是以益奇傳記所稱山
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蓋山谷之人於世既遠
世所沉酣戰鬪淋漓艷冶之慾無所入於其心
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惟吳郡波壑之國也

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鳬雁之利故紉綺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當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翁烏程君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奇前兩歲大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時手白髯義衣冠杖而羅諸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

不韋稿卷五

四

也而今不可復矣予茲歸冀且以曩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予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紉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緇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間氣獨稟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治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幸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間所傳特類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予且曰即豫章間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予竒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頃且就予問攝之出示所

不韋稿卷五

五

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即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爲冠裳容貌爲恨今廼得依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鏤心鑱賢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

是也夫像且爾况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薦志而好之如爲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况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予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君姓蔡名世新南康人別號少壑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次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沒於秦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

不彙稿卷五

六

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場也及繇罪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野老咸嘿嘿不能齒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聞雞走馬蹴鞠遊台之戲而已問故時候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柘人烟市廬之相壓於其境而能指言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明興籍爲

天子輦轂郡縣

列聖相承

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故民之生齒繁而俗移易

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雖然予間視諸州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凶荒則易以轉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口問里之間非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剽持弓刃相嚮其犷悍之遺猶舊也母亦今之爲二千石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亟坐叙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

天子之德化然與抑亦不得其人與予同年寒泉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

不彙稿卷五

七

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陳見者也將不特予曩所過弔而識之者而已予謹書之以俟他日采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頽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蓋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鬱鬱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不能容於

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以睚眦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例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皆有所縻於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頽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予友人南京刑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年於此其以先大

大業集卷五

八

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能詩歌知名於時聞中朝之士方卜官期共推挽之君廼蘄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介然無故者乎哉然則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為也或曰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為好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

自警焉

廣西鄉試錄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巡按御史朱某監臨廣西試事於是千里走書幣聘某暨學正某為考試官教諭某某為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某左叅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僉事茅某暨百執事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以獻焉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

大業集卷五

九

極百粵之地方二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每策士於庭而舉以右所與錄名氏者不及五十之一焉總粵右之所自為錄按名氏而校其終且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詩書未洽其勢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予諗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伏於海島而况粵雖最西南僻微猶當今 天子封以

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據而不以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烏言魑結之俗當與粵相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常袞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粵聞今御史與提學者之至相與俎豆先賢之祠羣粵之士

天臺稿卷五

十一

於其宮走數千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在上者蓋已仰承 明天子德意稍稍依文翁常袞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札言偃之徒相與崛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乎嗟乎昔唐陸贄知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袞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而謀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發憤頡頏

斯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哉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應某平蠻將軍鎮遠侯顧某方並以天子重臣出擁節旄臨鎮茲土右叅政王某副使公某僉事趙某及副總兵張某叅將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鍾某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叅政夏某副使楊某都司李某時則函萬壽表赴京師而左布政使韓某副使沈某以給由行或曰例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謹序

天臺稿卷五

十一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而縣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縮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徒以去非亟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

苦東郡潁川南陽渤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之班班可攷者迺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

六
皇極經世一

三

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拊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間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

以及與廝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嚮之所謂怛然入乎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今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

六
皇極經世一

三

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叙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裒四書意二卷一曰筆記二曰口授口授者君所嘗口授門人以孟子章句而門人稟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州邑之學者輒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之顧自慚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讀其旨而勦附之者廼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引其所自得於心者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

註及蔡虛齋諸名家之說而獄究之者釐然矣
又明年過予白華樓與予兄積輩讀論語時則
君務解脫其所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
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盡由傳註與諸名家
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七間或有諸名家
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不及以言者往
往洞朗開竅若其游夏之徒揖讓乎闕里而憂
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為最然學者之能知
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聞學者相與傳君

六
皇樓稿卷五

苗一

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
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
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楊子雲少時間擬相如
為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啗而陋之矣
漢之士悅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
疑且信者半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
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
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
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薦於自信人也而又何

漸於世之不為覆瓿乎君或為覆瓿乎君也君
名偉字道升虹野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獎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
者貌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
而士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頌然有聲稱而監
使者器之已而入復於 天子按其日月猶
例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獎之而其寮桂
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

六
皇樓稿卷五

主

足為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為盛而
予觀兩漢若潁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
石印綬遠者二三十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
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
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
土之所宜以為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為賜
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
樹書或以溉田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
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色仁法習而事練其才

曾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監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之屬也其所署縣綬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困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予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

六 皇樓稿卷五

去

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驟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例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已於是乎書之以竣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侯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蓋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迫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

公從烽燧中驛且馳矣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叅政任丘郭公闔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改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予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所當深入喋血而蹂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

六 皇樓稿卷五

七

氣寢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乎予間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室再疲於供億三絀於戍兵况頃者奸孽尚詔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往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蓋黥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色而漸不可支也已公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固荷公從折肱處砭礪以治之今且佩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所當藩室供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

滯振其蠹察其陰陽鬯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
腹心者公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瓦
解而以匹夫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
挺鋤而始亂天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
陽成臯汝鄧並在公襟帶間幸公有以慮之予
故嘗從公遊知公正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
善政有厚聞於時聞 天子業已虛公卿之
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以復於 天子
也

皇極經世

文

賀宮保胡公序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闕也易而奪
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闕可
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
以死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
之襟度有以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
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
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
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

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
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
說於瓊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
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
稱敢戰之士以賞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
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 詔中外情亦亟矣
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予嘗較王直徐
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二蓋

皇極經世

文

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以
敢戰力闕先諸夷而遂為首難直之資也黠故
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
所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
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翺翔
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鬪虎也餌之以羊豕
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為媒故其弋海
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驚弓
之獐矣當是時公以海為醢故其弋直也尤難

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天
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搆魁壘之氣與力襲而
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
以死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
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
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
獲之以報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蠢然而
起中朝以外洵洵也而卒賴天子聖特
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

皇樓卷五

三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
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
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
大略皆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
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

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
顏回之愚數亟稱之顏氏沒而道幾絕晚又得
一曾參以魯名者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
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
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
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
要其至內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
也吾邑論石潭蕭君粵人也粵既僻西南萬里
絕徬無中州冠帶治化之俗以巧繪於外而其

皇樓卷五

三

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履眇然儒者也吾始
望而貌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
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
所迂且厭者共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
至以不愧於其職焉斯人也豈非嚮之愚與魯
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
孔子沒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
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
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

以毀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絕者幾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慎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抱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

不韋樓臺

主

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縮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既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內犯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斥候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朝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然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二三狂孽僉懷內亂往往遠近不支明天子始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逡巡狼狽所嚮無尺寸之功何者將

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填東南予間視公所當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一失蓋繇公結髮入仕勒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久一切彼已之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已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

不韋樓臺

主

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即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莫府衷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鬪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夷險異形其所勒習戰陣異宜也於是

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又各自爲圖而
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
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必公其情
而后可乘謀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踪
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
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
之戰沒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謂兵厲
也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糧糧行
伍之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三

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憫然嘆曰君
之誼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
衣之俠自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
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
君抑自知猶多繁複龐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
共爲異同似未可席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
矢石以捍國家其旁搜幽討固宜如此褒貶
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笑謂予
曰予之爲是編也即醫家所纂古方書是也神

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溲吾並籍之以
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又何暇乎其
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適
國家多外難卒吐胃中所奇掘如是嗟乎若君
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
於世者乎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三

白華樓藏稿卷之五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為帝者師予固已恠之已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中瞰予同年友青峰汪君當是時宰相奇君才

大業集卷六

一

欲驟顯之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戶鉤簾諷養生家言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煮丹砂可化為黃金者君悉與之深遊而不得君固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奇身固陸沉金馬間而其心才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貌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時數烟霧起雖予亦不能以不奇君也已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餘年一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持兵璽擊海上賊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參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

之奇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寧豈韜鈴參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翁張子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為養生訣倏焉取之為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戎伍耶總督公疏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予因謂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既羽化仙去世固不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逸君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

大業集卷六

二

去他日候君功成受爵道東海上予固當從君所好而竊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旨或同或不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為吏顯名於諸侯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貧困甚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之若求之藝而或為季氏厚歛也則擯之又從而與二三子鳴鼓共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

兵之間彼之可以幹局焉而辦而此之否也特
不忍廉且墨者之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為別黑
白正人心以待天下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
蓋世先正文恪公之教以錫其躬者也其來判
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它至於郡之人不敢
以一絲一縗一蔬一魚入於其庭君亦不敢以
郡之一絲一縗一蔬一魚而汙其名斤斤乎廉
幾古之廉而無欲而嚮所謂愚且貧困者之近
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君之鄉人

不韋集卷六

三

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為酌之以酒弔而卜
之曰其為彼乎為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堂君
雖不免於刺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鼓
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給縣綬令我烏程其所以字
縣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為戶部尚書郎以行
他給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則軍興來海上
烽燧數內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黯然思公而

漆漆於公之曩所為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
與伐石紀其事碑在縣郵亭下久之

天子

愍湖郡濱海上甚苦當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
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者於
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由
檄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遮
道而逆之郊諸州縣既以得隸故烏程公為慰
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席公之愛也無不人人
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

不韋集卷六

四

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郡各帥吏民
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荆君察縣之吏民
所銜公者深又不當例他州縣也於是獨謀所
以壽公者於子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進酒
炙炮牲醴饗然效華封之祝已乎抑亦按縣
印綬即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畫其令補緝其政
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已乎若之水卜之
山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續之挾
也雖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所以拊而字之者

若彼也今之井里則頽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愀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佚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杳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率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況於君之繼公之政者乎漢人之歌南陽者有言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蓋言畫一也君視縣吏抱牘以過公所按行故

不舉權稱奏

五

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已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官保胡公序

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

聖天子既憐其功

特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蓋嘗按公之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間以收戰鬪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

有識者並頷之而公頗亦稍稍自喜然此特疏公之塞旗斬馘之槩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為虜而國家可無恙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死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閑而吾之舉措一而不亂方海之遍

不舉權稱奏

六

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酋以劫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驚悍故嘗格鬪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起而支之公策欲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不得已厚遺謀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襃之間以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衡暮縱以攜其黨此於其間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譏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予時過公壘公

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予間以色危之公獨引劍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榮名死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轆轤不踰吾筭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

不舉樓臺

七

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殺而不以怨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况於世之學士大夫乎况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又則公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知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予是以悲之竊因德清令沈君某之請而輒有所云云且以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榮名死生之外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參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于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既採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爲人色和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及擢河南參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款戲咨且不忍其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者例得入補卿寺公既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挽公鱗次執政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予按國家輿地圖而系之言曰聞公轄南陽南陽者天下咽喉也西窺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

不舉樓臺

八

成臯之間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烽燧之跡且四面至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得無南顧之虞乎况其地土深而厚世稱抱道術龍卧其中又他多強弓悍弩淬甲利劍昔人所稱韓之勁一當百即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霧草澤之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踴宕之士出而從公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沛之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曰

然因書之以爲公贈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贈并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蹂躪通籍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孤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間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

不羈羈矣

九

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孤且矯矣越三年又叅滇南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公今入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觀伏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

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冠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窟而又阻大山長谷懸崖壁壑林深菁欽巖截壑自以爲猿獠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戍兵所不得深入而驚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客而彼爲主而勢不能久留彼且得陽壘於其

不羈羈矣

十

西以捍我而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截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得已而橐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舉燧以聞者不旋踵而至或者共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剿泃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謀其中之所向背乖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礮石列柵以聞我或爲翔而驚或虎踞而待或火篝而突或糲水而伺當是時窟巖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千里之間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嚮所故爲患而若

魁廳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
即故贛也豈非係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
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
邑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 天子憫
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予於其去
也錢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即
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
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提者乎予竊書之以俟
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爲何如也

六 龔棣稿卷六

七

贈荆烏程序

雲洲荆侯之蒞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
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朝遂檄
而獎之而其寮黃君輩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
之深者莫予若相與請予文張其事予領且久
之顧草未屬也或疑予後焉予竊惟古者史氏
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捍大
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小材以下一言一動
之中擘畫則汲汲焉以書其於韓彭之戰非破

趙下齊擊魏滅楚裂千里之城邑而殉也不以
書而絳灌之屬自宰一旗斬一賊以上則悉書
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
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
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
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
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
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
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

六 龔棣稿卷六

七

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勲德
載在國家列之鼎彙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
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
因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
也固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
日最初者監使者始爲檄而獎之爾若期月以
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礚過人 天子或
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
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荆侯才完而聰敏敏而

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
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間見者以彼之
異時游列卿當爲 明天子名公碩輔而
大患建大勲勞以爲聞於時則其風流人物
所以耀天下而垂後世者蓋未艾也若今之部
使者所檄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
疏而以聞於 天子相鴈次也 天子之
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
相與祠而伐石焉略其微而撮其鉅以書於以

八 臺榭稿卷六

主

備采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予皆有所
不能拒而予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
區部使者所檄而侈而書之也哉或曰茲亦可
覩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輦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
氏之邇卒稍稍靡雜其間又縮南北舟車水陸
之衝朝夕觴屬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
譚先生質行君子也不當煩以此予謂之曰蕭

君抑聞老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
小鮮者乎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
蔽故其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
獄訟賦役簿書米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
榮惑乎其間故邑之劇且肘轄者或爲患君以
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者達其智恒游于世之
繳繒網弋之外而彼之所共勞乎其形悴乎其
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闕君而君獨超然若曠
蕭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

八 臺榭稿卷六

主

於其郊即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厨傳供
張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間予固知君應之甚
暇矣故予嘗謂密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
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
或不以彼而以此者蓋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
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
國之遺烈往往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爲我
賦之否乎倘爲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
覩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骸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

臺榭集

五

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營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歔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

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慙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

臺榭集

六

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憤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

僅得覽觀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卷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已哀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嗾欲

大業集

七

構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擘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閉壘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勒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悞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

其一人名某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兵竊擊之槩將以聳踴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闕某御史互爲飛語上疏以構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構者不合它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

大業集

七

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即日籍沒予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某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

窘陳所手縛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刀俾者俄仆地若墮夢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於是大怖即掘地爲窟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

恐爲先

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輒移檄過浙并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

八事樓稿卷

元

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誠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以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令溧陽令杜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

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系之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構而以罪奪其官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宰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拚蔽之也嗚呼青霞之

八事樓稿卷

十

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繫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燬之其慘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鬪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構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絕天下之

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思
能崛起者亦共爲之假塞浮湛於下察而不復
敢希覲上之人離品資劄繩墨而任使之也已
今之世海內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
困於夷海閩廣之州荷戈而鬪者不可勝數抑
所謂外若晏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
輦之馳者而世有村如歙州蒲江黃君者顧猶
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君非千里之鵠
而羣鷄鶩而啄且啜者乎君渥顏長髯機穎絕

人集卷之六

三

倫每與語及當世之務若干將莫耶之剽犀兕
而截鯨鯢也予頗竒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改甘
肅行太僕寺簿於乎甘肅者界陝以西所當漢
之燉煌之地即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
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觀山川形勝城邑歷
阨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
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
之竒如古之邊郡之士而置塞以聞者乎

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跼蹠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
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並行也
墨其所曩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
茲碑也即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
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
君所知者其所稱侯明法而廉吏民於其去而
不忍忘之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

人集卷之六

三

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綰
天子印綬出吏茲土无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
壇也則侯之習國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
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
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兩
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是過也曩溧陽猶
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孽猾之政數多
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侯之所以字
其吏民也往往出於世之俗吏簿書期會聽斷

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往往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盡而恒乎中藹然鑒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縮車而遮道及伐石而鏡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次得失以為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肯為引譽其間以遺於世乎已而適言政所令尹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覆之蓋丹徒於金壇為齒錯壤其所

木犀華集

卷一

稱述林侯者亦大夥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久之為之書以復於施君曰前繇劉司空所為碑系則侯之治深與漂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可知之矣後繇丹徒吏民所口則侯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當與兩漢循吏傳所載無以異予雖未及面林侯然古之人有讀其書聞其遺事願為之執鞭者而况生而幸及與侯同時乎幸為告侯曰侯之茲行也當入為

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次跡公卿矣然所當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夢思而參乘乎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葬序

予友參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宰執既深憾公及其徙塞上又嗾諸將帥以下互為飛語以搆之公遂坐誅并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

木犀華集

卷一

海內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共為歎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體亦遂稿覆塞垣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敬久匿名姓竄山谷始服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輦君之體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為鴟夷浮之江而不化先參軍之以忠

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視死猶之生

也塞亡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葬其子也

猶特寄於贏博之間故參軍其肯以沙鷺蟻引

之骨嚮兒女子窾木為匱刺藟為絨纍纍然必

返乎故丘為耶於是敬聞之泣予亦泣因解所

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為言令告之參軍曰參

軍雖已沒而其忠義之魂猶當憑塞垣之戰馬

而陣嘶者其能躍予所贈劍而以之衡擊虜騎

也乎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狐之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苑也猶首丘况

聖天子覺寤近已罷參軍

所故詆宰執曩所榮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

而聽海內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參軍其及明

時以遺骸而返乎中土雖沒其身猶不及其身

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三人姚翼翔卿編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

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

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丹

徒縣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

伏臘走爭之以穰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

夫吳公所為別業山之隘頽甚公間請有司改

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為江流

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馳

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為記其事問

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

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

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
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昧之子
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弑之由是言之方其
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而後
存亡攷小大蓋沒沒乎有禮矣弑之事未也
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
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矣
曰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力相攘而感祭
殺之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

不羣集卷七

二

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
百年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履視
千乘之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
寵澹然無所緇於其心冷然若蟬之飲露而處
焉然後能舉而蛻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
孔子惡乎不與之哉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
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蓋
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
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

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
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
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
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
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
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
言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
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
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

不羣集卷七

三

諸樊以爲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
而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
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
卒而夷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
而心習之矣及夷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
寡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
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
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
陰挾而議也況闔閭之雄狠其於公子僚鼠竊

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弑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内外之繫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翬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内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詞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盖已早諒之矣季子

八
集卷七

四

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内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迺欲嘿然以去嗚呼晚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

書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記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浮屠氏廢宮曰桃溪者廼即其址築室數椽棲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

八
集卷七

五

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爲全經又出當時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爲枝葉者甚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唯易爲卜筮非秦所禁故得與神農氏種樹之書共存漢興首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傳備矣然攷漢起殘脫之間昭宣元成學士大夫不得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及所稱一藝詩或爲雅或爲頌書或爲詠命或

為洪範五行禮或為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次對有宋以來程朱諸儒羣疏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為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間今扣其用反不若曩漢時章章指觀可書之簡冊播於後世何哉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曰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易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察之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内外之

不韋集卷十

六

位參之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沒而易不得其傳幸不燔於秦而獨囂亂繁蕪於百家之口凌遲迄乎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正而愈失其用易

之學或絕蓋秦漢之間諸家者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為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公老氏之旨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為坎離内外金丹黃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咸所謂各翦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守其所為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微亦合者有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

不韋集卷十

七

道燦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為科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而應其求者嗷嗷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間稍通文辭者試亦輒就第肆然可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者此也彼言漢儒且然而况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予觀易

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者大略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間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者正也予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日深故易之凶厲悔吝之戒日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筮仕以至沒世或爲

不棄棄卷七

九

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說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濬縣學題名記

濬縣教諭陳君綬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略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

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虞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迺采縣志及括學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或攷或不可攷其餘已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能言矣迺歛歛低回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且其言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國家罷去

不棄棄卷七

九

春秋戰國秦漢晉魏之際所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乞官而至者率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厚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

者輒共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廩既出納奠菜籩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問觀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陰其人去且沒後之人往往得次而攷也不必鉅勲盛德倖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稍稱與否猶能指言之也故往者有繫而來者多鑒顧予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率

八 皇朝書影

十一

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可也由陳君而後留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苟卒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踰剡溪

傳太白挿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燕歌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岑崩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齧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露奇售惟於叢篁裊蘿啼猿嘯麝之

八 皇朝書影

十一

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於是沃洲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深往往達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遠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忠於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大奸猾吏又稍稍構怨慙挂睚眦而讒言禍機暗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

而庶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不乎且爲我記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構徙爲判洛州上廼得歸書以問於公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踞踞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日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逃

大皇樓稿卷七

三

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於心神冒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聞而世之所構亦不得吾絀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次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以卜鄰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杭稻菽麥魚鹽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闕號

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展摺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畝許廼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圃之法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數九凡八十有一悉土之所宜茹葵瓜菽薑韭芋菜之屬而分錯樹藝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枯棹予往往躬汲其上而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蓋蕭然頽堵

大皇樓稿卷七

三

不可以棲誦也予稍稍葺構前又束葦爲軒如其楹之數於是囊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久而疲也入而偃卧諷詠以自適閒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闌復就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蓋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

書吏部郎以子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薦於天子天子以為私人也不可故震怒竄逐至此子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政夕警糾法勤施以宣布主上德意而彼區區灌園古之逃世自放者所為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偃倭毋乃遠其志者汚其身逃其影者領其形何不早自引決而故為徘徊混濁於斯乎子應之曰固也然予今日之吏茲土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自適哉竊見聖天

不與書卷七

南

子方引良二千石嚮仁海內與民休息而太守小譚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藝而不輕犯故野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長吏承貳以下唯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欸效納職竊以為子職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即古者田畯之遺也稍稍以簿領之暇親率耆耆與圃者分功縱不能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為浮湛薄采田畯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其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予亦何敢如子之所

云遽為汙其身類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俟予之罪狀既聞予以此時上天子印綬天子當不予罪湖水之上予頗有園廬數畝在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為枯槁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忘世之牛馬乎我矣客曰可予因退而鐫石書之以誌于室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

不與書卷七

圭

隱君子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廬予為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為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干尺橫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檣梨枇杷

樵柿丹栗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綰也曰可園園之中瞰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別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庾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嚴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

不羣集卷七

夫

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廼若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汗且困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譴爲

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蓋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朝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寢而下浸以蕪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絕矣因竊思古者出師必

不羣集卷七

七

於學及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學宮而歌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不忘本也吾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中賴先聖之教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出具囊中所累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市材輦石帥邑之人以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諸生不忍沒公之德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祝之遣使走書於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牲石之左予告之曰諸

君其德公之所不以 天子之金自私而邑大夫得市材輦石以繕宮乎哉抑亦求公之釋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蓋古之州里族黨及天子之國都各爲之學非教人以利祿也所以明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信惇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而爲官也亦非自以利祿爲也明嚮之所服習而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爲大勲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

六皇樓稿卷七

太一

方三雲翔焱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礫并一椽一厦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朝廷澤施於生民銘之鼎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俊卓茂之士所相與守孔氏之宮垣墉之以待來世者也否則即傳之所謂毀其瓦而畫其墁而已也且明興以來天下之學所隸邑及州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十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什而八九其能盡以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否乎學士大夫之

遊其宮及釋褐而出仕於 天子之庭纍然比迹矣求其勲業之著哀然聲施無負 國家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於戲然則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此者已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爲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

六皇樓稿卷七

九一

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

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
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
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
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麟躍翔翔儒林不可勝數
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
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
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
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讙亦得以
苦行力孝稱内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

六皇樓稿卷七

子

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
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
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
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耿然
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
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
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
入學合射養老獻餼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
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

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霸燕頗
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
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頽落羶
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
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
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
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
載名氏撰藝寔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

六皇樓稿卷七

主

壑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
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
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
盖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
呼予非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踈稍
近薜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
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
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
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

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
桂樹爲旗兮揭籬爲車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饑
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
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
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
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
霽雲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狙

八
集
卷
七

圭

於睢陳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
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
賀蘭賀蘭不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
已而怏怏辭去以矢射浮屠著軀之半誓破賊
後並擊滅賀蘭嗟乎將軍數既奇不果至今猶
使人讀其書想見其遺事爲之泫然欲歔泣下
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
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里特像而祠之予聞
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岬然熊蹲虎踞若欲躍

馬揮戈戰祿山而喋血其間也其所裂眦吻頤
髯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者嗚呼豈將
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啻之故其像然耶
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所以流
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之爲
而爲者耶沈君既祠將軍摧錦衣去卒以上封
事竄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謹爲之鐫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
而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

八
集
卷
七

圭

山擅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剗桓桓中
丞列壘而守翼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
格不支扶瘡起痍數殲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
至力竭而亡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
呼顧雲雲笑而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
城賊疲而殪唐室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犖貫
日與虹維令之來祀雲故里俎豆既闕嗟夷靡
止爰帥邑人始像而事言言廟坦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劫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岍，劫峽石道，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闕，兵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

八 皇樓稿卷七

語

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切楯櫓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聞，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間以中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中

人出稱桐鄉今守城，城獲以完大略也。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盛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隣之相與歔歔涕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國家可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異督府

八 皇樓稿卷七

三

之所以策公與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疏錄之。天子也因以其事饒之，牲石之左而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某，安慶人。其詞曰：赫赫維君，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羸在野，鳥逸尹也。爰諮列城而居，筦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而趨富者，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舂鍾相望，顧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廼糗廼糧，廼積

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畝
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曰杵且腋且肘繁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
列壘而峙虎瞰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筭
多籌翊彼中丞探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
爰募死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上可棧雲我宵
奪之三百維羣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
一殪而奔或聞督府徂賊以餌搬驚之攫獫虎
之噬海甘且啗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

八
集
樓
稿
卷
七

美

樓而撞竿大可十圍疾擊者三城雷欲隱當是
之時幾不可支戊婦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
偏袒前呼曰能爲緝挽竿而屠賊既詐窮維艱
與艱始萌悔心釋圍解戈中丞既出萬姓孔懌
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歌云誰之力猗與
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怒飈破檻焚艫
自比蚩尤蕞爾低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不戰
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刃若羊豕截若鯨鯢
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

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埃雖謹矢石匪親薄論
其勞書之莫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
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
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
公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
朝 天子愍之贈大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
如制予聞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

八
集
樓
稿
卷
七

毛

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虜龍也
不當炮燭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抱
鼓而與將帥之士共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
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
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
圭來請予志予撫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
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永嘉場祖宗以
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書在焉方海

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先大夫爲
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族之丁
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而尺
籍焉海上它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勒
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
有五又拔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
夷幾沒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
倚永嘉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

不羣稿卷七

天

如初而戰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
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
復縱族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輿戰數合
又俘斬十餘級會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
支遂沒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
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
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
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
九鼎或輕於鴻毛蓋幸不幸存乎其間而其所

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麇之行賊焉而死公
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屈原諫於
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死數千百年來學
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歔歔
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書
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
沒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
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
先大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

不羣稿卷七

天

族之人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
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
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懷
慨有大志與予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
公傳輒頷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
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
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
裒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
其死也卒亦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

天

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肆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維公之氣芳鬱乎虬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沒也於丘中維公之材芳矯乎干將翺翔萬里兮而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苑兮苑以宗廟亦士之誼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白華樓稿卷七

子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

中六民族

邑人姚翼翔卿編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悅閒公玘生子三人長即高郵公次旻次昊年四十五而歿歿而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為弘治

白華樓稿卷八

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悅閒公沒將卜葬占者以故祖阡當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之悅鴻里是時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落貧無以收母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即又沒沒之日數張目顧兒翼自以不及合葬母且銘其墓為恨自母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母徐氏沒翼既以乞銘董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歿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

子於羸博之間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
母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輦乎彼也
第曩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
以報先君子而塞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銘墓
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况
笄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
而哀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
烹醢紉纁珮瑤圖史之略互相矜飾而已要之
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錄附國風之意

不羣稿卷一

若母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
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
癸丑兮日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
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
與哭於其家曰君歸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
顯其身完其母於娶立其弟於祿唐氏之族起
白屋於今詩書之澤盎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

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
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譬之干將鏃
鄒使有司早得錄君而貢之於 天子之庭
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擢策效忠以施功名于
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
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茅坤獨歎歎涕泣設位而
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
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嘗抱隱憂間讀伍
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仇輒流涕發憤

不羣稿卷一

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得爲伍胥所
爲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也已然君
涕而不忍以言於予予亦悲而不忍請于君已
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早歿而
爲書以告予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爲然胥之湛
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僂荆王之屍天固厭其不
祥也以至於是嗚呼予讀君之書而聞君言則
又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于君君亦涕而不忍
竟所言於予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

以天下讓衆民無得而稱焉蓋傷其隱行也君之喑咤嗚咽以抒其生平至於沒世而不言而人卒莫能知且言之者誼殆類此嗚呼古烈士不是過矣君名玠字晉叔君之先世天長人建炎間始南渡卜徙於湖之烏戍然自五世而上不可譜已五世實生章章生正正生經經娶凌氏而以生君及弟珂君娶丘氏生子男三長守身早歿次守禮次守和俱邵庠生年少而才他日當讀君遺書以卒其志者生女一適沈之歷

大墓樓墓八

四

丘先君卒繼娶黃氏君既卒而守禮抱狀跣伏來乞銘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於某溪祖阡之側按狀所書君之遺行尚多然其細者也故皆不以書而特悲君之所爲庶幾古烈士之遺於是揭而書之以慰君且銘君之墓曰君之才似鷗夷豫讓不能爲君之所爲三躍擊衣泣且悲吾聞讓也妻不識而友識之嗚呼而銘君者爲誰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棲清施先生躬詩書禮讓之澤以教其子孫一傳爲愛月翁儀遵棲清故業不廢而茶陵州公佐膠州公佑及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儒又各以經術顯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爲監司並有聞於時再傳爲處士簡字克廉號鄰溪處士以布衣屏跡丘壑無他瑰璋蘄截之行以聲稱州里間然獨能引棲清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既長老而父母猶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

大墓樓墓八

五

則皓鬚眉衰衣帶而偃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衰衣帶而偃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並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狼藉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然各纍然以經術紹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俎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蓋未嘗敢以睚眦人人亦

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自以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太守嘗廉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並謝不受享年七十而沒是為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三守成守常守訓女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守成上以某年月日葬於姥溪祖阡之側而來請銘予母李孺人棲清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世棲清先生之教以為閭里

不羣集卷八

六

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篤行累世組紉紉手施氏席彼家聲書之墓宮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日攜二子過馬坐而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也與之語其息深深如也聞出二子所著下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者相隱約非他經生發為者予頗異之越甲寅君卒且葬不及誌基明年二子抱

友人姚君狀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攷勝國時有諱文者家吳江遂為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

敬生奎奎生漢漢即君父也

今上即位初

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時給事公以直諫顯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給事公少負氣魁岬自豪既罷歸舐舐不得志於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贏縮盛田宅或累貲鉅萬

不羣集卷八

七

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貲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於給事公所向頽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腴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輒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為六博樗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

公給事公亦往往解頤而罷給事公既衰且聵不獨厭故時所習羸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向所爲舐舐罷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忍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能

六書卷六

八

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弟少子倬而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既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弟子負數射策不第以貲補太學生射策

又不第遂棄去專意於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子也必本乎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予曩讀其文於金陵時已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戛然騁於精微而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俞氏封孺人娶盛氏生男一即位女二長適周甸次適曹大武繼娶夏氏生男一即倬側室某氏生女一聘鄭時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葬也與盛合於柳胥

六書卷六

九

村之原即給事公所故葬處銘曰 阡不及專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耀聲施未艾兮 璽書玉冊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彊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

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滄溟河湫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即前

臺榭齋集

十

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廼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畫間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惟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

兢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矣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負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無它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負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

臺榭齋集

十一

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騰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嚮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

蟬時鳴也檻蟋蟀之善聞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則攜金治博疊上下山池間露雲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治化至死不鮮然要之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廼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

八皇樓卷八

三

躍否則螻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公之先世家于汴宋高宗時危蹕入湘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

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其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于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撼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

八皇樓卷八

三

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于某祖阡之原其銘曰公之始孕母輒異微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岐嶷非常童髫揆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于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獻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

東淹振滯抑讒屏墨狐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
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
媚亦及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闈校士徵兵
雜選魚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
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妬口
朋興公既左還解組拂衣翔翔埃時公卿可躋
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矯矯靡施免官
來歸卧于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
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歌選趙艷舞
天地一喙

傳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傳君好賓客數治
酒壘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屏諸山中予共諸
賓客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
其子思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

八
皇樓稿卷八

而

質行君子也予頗恠之已而醫士君之歸王臨
人病且沒醫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
君所爲狀來請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
及諸賓客間不予厭以吾婦之治其內也又顧
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手詩書及采
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字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
誼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觀
且知者也方其間處則以績紉自將箴然婉
約惠順以事其母母故懽甚者母病或瀕死則

八
皇樓稿卷八

五

剪股以藥嘗之而母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予
爲婦則以井臼自將箴然婉約惠順以事其
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死則亦剪股以藥嘗
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內而執予巾櫛者三十
餘年移其所以事母與姑者敬共之而未嘗憊
也外而施諸妯娌姊妹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
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
爲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予兩家方以賢雄里中
兩家姊妹間共以璣翠刺繡相高婦獨持以素

婦謝諸璣翠刺繡一旦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所操鹽米籌計浣滌烹飪又若故田里之媼然者此數者閭序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覩且知者也沒之日不特予爲夫者之哭其婦子之哭其母而閭里之鈿瑪棺而號潸然出涕至不能止其於古之賢士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其墓令婦之名氏或得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乎予既聞醫士君所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理君之內孺人母

八皇樓稿卷八

夫

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熟於內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諱鑾母沈氏生子男一即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沒嘉靖壬戌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褚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君以其族顯入我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于時予覽觀醫士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

之賢相其內外者如此嗟乎可以上傅氏之慶逮及苗裔也已銘曰西湖之陂兮孺人之魂之芳環珮乎翔且翔兮西湖之宮兮孺人之王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即兩人深相推附爲綰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雋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奧而其爲舉子

八皇樓稿卷八

宅

業也抑數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句而比之字而櫛之以刪切其間予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凄然以至或聽之若歌文王孔子之操而相和鳴也雖予兩人抑不自知之者予以是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已而予既前君舉進士官遊四方所至或偶竊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隨之由縣吏入爲儀制爲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而召還南省又未幾再徙臬邊徼所被怨家者之挾執政以朋姍

而摧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歸而其所當
滄滄訛訛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也此無他
予既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劉賢盛氣爲吏
業耻爲滄泖洳忍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文章
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乎
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
右墨以相劇切者蓋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
舉進士第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晉貞外郎晉山
東司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輒引故所持繩墨

不羣稿卷八

六

以提職而卒以無冤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
南徼亦引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
反減死論戍者三百六十四人囚置驛傳亭障
之間及他輕等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
者又千人而卒亦以無冤獄也還奏事于朝
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
其所綰南北厨傳與中朝勲戚勢人者之家
輒引窟據其間蓋亦聲牙矣而君躬忠信愷悌
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爲拊循其間不特

郡之吏民共翬戴君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
過者與勲戚勢人之故爲憑陵郡縣者抑且稍
稍心醉君而相與爲聲名當是時君以治行爲
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時時引
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席國家之緩亟
不當錮之嚴壑爲也予抑雖以罪廢然猶冀君
通顯於時爲世聞臣則予兩人所少共推挽者
其在予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
又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予不能爲君繩墨以

不羣稿卷八

九

遊於世故動而竊譽而詬亦因之君能爲繩墨
以遊於世矣而其所惟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
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並置之崩
沙齧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棟棟之末
也乎君既沒而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殮闔郡
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紼殯遮送之江撫按
諸監使以下悲君之沒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
檄其治行而祠之名宦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
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哭於其巷海內之學

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間遠近潛然出涕移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其年也如此予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予兩人學道之同予一切所自顧頑且懦不得於君乎饒磨淬礪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五十有六君之子十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來乞予銘予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詳畫君之細行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某贅歸安

墓表

子

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字望魯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簞奪之屢矣君獨托外祖家爲農耨遊而予之耒耨而美也則時或以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安人里中人或相與後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教子以經而卒貽之

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三曰人龍人豹人驥並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中盜流矢死矣女一適陳某孫男六曰某某某某孫女二系之以銘曰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窈以深藏兮官之幽楸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不恍兮后昆其麻吁嗟吾銘兮慰茲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歲而孤七歲母再適與母絕

墓表

主

不復從十七歲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規越六十日從規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于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斂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士大夫無間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事於朝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廬輦二殯歸合葬於清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史氏誌而銘之矣評事君復來謁請表于予予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予嘗攷劉向所撰次烈女傳多列國之風之所

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不錄按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國先秦以來文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稱古者女氏之教甚嚴師傳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珎珎璽櫛縑璽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漢以來女教不聞舊矣間按歷代之史及今天下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陬僻壤赴焚投崖抱紵沉河瑰異斬截之行邑不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傳詩書之澤者

八
臺樓稿卷八

三

與而評事君又爲予言李婦者始母他適時憐女方幼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母來歸候之數匿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笄母僅一而當是時婦幼窘草野間零丁孤苦危亡者屢矣彼何及乎師傳詩書之謀也而卒能以義絕母如是嗚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稟之氣相感而生固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與予故嘗由李婦之所罹與其所善處者而推之死夫之事易絕母之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

易絕母於被擄之日難昔居李翺嘗傳高懸女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不願以之爲子爲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廣其指而附書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如李氏之所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李氏之所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舟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

八
臺樓稿卷八

三

賊壘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語而逝既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予入弔公哭之哀并攜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襟也號曰悲乎吾夫人之亡也予本儒生起家而天子一旦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列壘而戰蓋是時予既以身殉國家之亟而不復知有其他予夫人亦習知予所殉者國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身者夫人則既憂俄而聞予手搏賊王江涇道上斬馘殆數千間及喜

心亦持悸者久之未幾又聞他賊從五里亭還
遮予所從諸將並便地散戰敗去予獨留引數
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予發不免夫
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來予一出
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飲泣此並將
家子房闕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汴浦圍
桐鄉逼錢塘南駁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而
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遂
巡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

八皇樓稿卷八

書

強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死而予
亦重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填以寧如彼而否
則身與妻俱虜顧計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
不得不然者已而予停海以聞讒口頗息而夫
人從惚恍中悸與閉相仍而病益痼矣近王直
再至則再因其他部曲之窟險而島處者自謂
假之日月可得當以報天子顧諸執事之
以龍語上賊者日至賴天子聖明不即加
罪然其間禍機已若吹喁毛而起矣此予夫人

所以愈憂則愈悸愈悸則愈閉卒飲燕以死其
死也猶枕卧間以手作揮戈狀奮呼曰殺倭賊
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哉吾夫人之死
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夫人故宋丞
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吾貧甚勤
井臼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爲令一
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予故少獲
內助以有今日然並縉紳先生家閭慨中之所
數及書者也顧予之始末以兵革而殉天

八皇樓稿卷八

書

予夫人之始末亦以兵革而殉予而其飲燕而
死也卒以此此予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
於予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饒之於墓而弔
其魂也予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別爲
夫人墓銘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
之矣此皆其細予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並
君臣夫婦之間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予
特詳次之令他日慕公勲名忠烈者不必觀之
躍馬突陣而即其房闕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懷

慨之略不必觀之鬪彝竹帛而即其松楸嗚咽
之原可以覩其鷄鳴之誼也已夫人之沒三匝
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朝予爲之韻
數語以慰夫人曰夫人之魂今安在兮維公
之功昭日月而不毀兮夫人之魂今安歸兮維
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橫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于

大舉集卷八

美

初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爲絕軌于啓路
眇山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已非徒令志士望風
而懷傷知已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初以聯籍金閨入對闕庭誦子之文繁華若
霧層構若雲繪之即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
人士前矣及退而論襟貢王諧好管鮑則又握
手出肝膈傾蓋若宿昔惠儀蘭馨皎並珪質游
神于八極之外沉志于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
昂深而匪測有不可以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

邑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呼而今安在哉曩嘗
謂忠賢寃戮志士殃死蓋悲國之不祥天之喪
命其適均也繇今思之比于剖心子胥鴟夷季
路以結纓苑屈原以江潭苑雖脂潤大野草而
名則垂乎竹帛膚填夫溪壑而懿則托于金石
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起嘆或
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咏至今不衰至于哲士不
祿捐軀淵谷即長已矣誰復云何蓋以古之不
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

大舉集卷八

美

同均之遐畧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
無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略蓋夷吾
著作之區噓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
耳譬之蕤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
華寂零韶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
鼎知已于沒世哉嗚呼嗟林子此之謂矣昔
者烟眉吐氣于雲漢之表而今則摧于七尺之
木肯者締思驚精于墳典之上而今則瑩乎中
壘之上殆日月之俱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

哉能不悲哉靈輒晨啓白驥宵鳴返爾故國
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聲修詞命真潛如涕
零哀哉尚饗

祭楊遂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
進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
前與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歿也天
子倚寧而思四海之樵兒牧豎以及郊壘之衆
無不偶語野泣慷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

八 皇樓稿卷六

天

唐之郭汾陽宋之韓范者乎而 明興以來先
生一人而已然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
史官之所得而書且藏之金櫃石室以待後世
者而予之所聞則有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
予嘗訪先生密友及二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
初被逆瑾之讒而罷也瑾是時舉廢大臣威行
官府 中朝已伏於積薪之下矣而火之及燃
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勒兵慶藩奏凱
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內遭中覆之讒千里遙制

授計於永內發瑾奸事若電掣及 武皇帝

末年一二貴倖榮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歷金
陵並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第
杯酒勸諍復 宮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
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定挽 國家如綫之危於
呼吸指顧之間者也 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
夫亦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
先發者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早計於同
帷席寵之時而反發奸於孤臣獻俘之日是可

八 皇樓稿卷六

天

驗也 武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
嬪御以下酣心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
何以及江而返假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
定 國家事又何能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
之功亦奇矣然而身歿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
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賻謚如例其子孫又以
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間嘗痛故兵部尚書
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下而死之日竟
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焉未幾先生

以間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內人士亦卒無一人爲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生若太山而死若委露者已命也夫命也夫邇年以來北虜數寇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不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悲涕不能自己遣縣吏茅某奠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海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

皇樓稿卷八

三

四年甲辰先生廼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衆不飾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爲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列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急人夷也而亦未嘗及人於險不令人黨同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邦之老成人寔維典

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當亦未適薄附日月通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爲幽人之託蘭茝非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文鼎而奮庸也然無之則不可以爲國矣先生之於國家譬之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廟堂噴薄風雲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

皇樓稿卷八

三

則亡之矣某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爲天下慟而其下也爲士庶悲尚饗

祭菁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即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兄事夫人之伯子良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良與蒙許之然則予於

夫人有猶母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賁酒一卮芻一束予不及即位苟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予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烹飪之細則其琚瑤璜珎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者之所弔

八集樓稿卷八

五

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薜華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壺饋之詳也獨間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推附之者如孟軻楊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見伯子其氣翩翩蓋所謂凌風之鶴千里之駉騏也他日當讀先生之書而錄滂母於儒帷嗚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也胡爲乎天奪其筭令中路而遽摧豈物兮不齊月兮恒虧歸窆蜀

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史之夫人於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惟區區之不滅則黃壤其如攜而吾又何歎歎於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天子承明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

八集樓稿卷八

五

於吾先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事之者也然而侍御君分祿以鼎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以不逮奉養爲號而况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懽侍御君請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所衣冠於日月之際者衣公爲之表其間與生壙者累矣猶以不能寵澤爲號而况吾先君布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其墓而識其處者猶特曰處士之阡蓋天之所以以福壽予人者或與或不與而人子之所以不

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鼎貽之以百年也猶同歸於涕洟而悲酸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吾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公雖逝矣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天子而出巡郡縣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寵褒泉室而焜耀蒿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又何壘壘於幽明之隔而歎歔為謹饌蘋藻觴而告之脫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卮而語曰若子方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饗

人皇樓稿卷八

壽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邦國之禎誰謂一蹶遽隕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決大議一言定傾公卿望塵呼為隼鷹出領士林帷顏輦曾一時賢人游揚令名譬彼黃鳥嚶嚶和鳴當是之時較才前代聲如陳遵器如郭泰有識者云假公柄位或專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艾或引當塗推轂善類排焚解糾緩亟攸賴惜

哉不偶一黜中朝棄檄來歸於焉逍遙薦書數聞江漢寂寥繇無鉅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遂老林臯嗚呼悲哉公自解官言卧田間課兒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千里命車山陰汝中豫章達夫或遵株陵或合匡廬開襟玄覽游情太初當是之時風檠四囑隋之河汾宋之白鹿忽焉計聞道壞梁不縉紳之間相與匍匐貽書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况予束髮從游公門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銜報五內痛酸告公之子收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之鄉錄公令聞沒而祠社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由頌微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妻妻朔風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人皇樓稿卷八

壽

白華樓藏稿卷之八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
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
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
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

皇樓稿卷九

一

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
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
所甚愛之詩也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
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
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况孔
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
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
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
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痛

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
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
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
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諷人佞士暴君亂臣
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
戒微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
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
譴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
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

皇樓稿卷九

二

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
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
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
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
乎兔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
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
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

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鬪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彊立國而亦以彊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後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謀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國者毋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朝太祖高皇帝懲

八皇樓稿卷九

三

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曰說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夫耻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在司國者厚計焉

讀幽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宮之中而不

八皇樓稿卷九

四

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吮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

無復此意蓋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真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聞蓋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

皇極經世一

五

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扈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外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憚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

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聖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

皇極經世一

六

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况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營巢鬻子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

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脩脩爲風雨所漂提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嘒嘒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達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上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

八皇極篇卷九

七

之說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後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戩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

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誤解金縢之居東者即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既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竄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讒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

八皇極篇卷九

八

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讒言及已即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

文之下而金滕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戩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既因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

八 皇樓稿卷九

九

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慎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康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

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邇太昊而下迄秦二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

八 皇樓稿卷九

十

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答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遠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知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者然後其說可信

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榮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彫鏤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况虞夏以上乎况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義仲和仲職官也而

八皇極經世卷九

士

以其爲知某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騫之辯者也而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卿蘭相如以仁人名

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知人名其他春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

八皇極經世卷九

士

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

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

八 皇朝稿卷九

三

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載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

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

八 皇朝稿卷九

市

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

夫

論沛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且暮為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即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懷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

八 羣書卷九

主

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讎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為無傷言之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沛公為天子氣文成五采秦既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既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為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適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

八 羣書卷九

去

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為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薳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鬪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謀者酋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蛟唇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既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

大皇樓稿卷九

七

候使瞭海者採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卻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岬而聞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驚鴻集刻后

右驚鴻集永嘉項君所罹讒而自放之作也君既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

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詆矣嗟乎驚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鳴咽歔歔慷慨於繳贈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

大皇樓稿卷九

六

詐爲客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即日超拜翼爲負外郎帝沒之日猶歔歔飲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刺腎與世之巖穴僻藝之流相幻持如是其沒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岬然開國非不知其過而亦曲逢所

好之如渴。嗚呼。世之君臣相與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溫韜發昭陵。所亟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漏竅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偶

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

六 舉樓稽卷九

九

而性疎意廣。往往抵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廼自喜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蒼雲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筮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

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褰帷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平否乎。於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六 舉樓稽卷九

十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鬚渥顏。泠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像。即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罪狀奪官。來歸。卧乎菴之上也。久則既老矣。方獨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聞有董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既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頤頰口鼻耳目毛髮豐瘠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

其神予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像者綰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泠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羈而繫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巾而竹筇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若存

大墓集卷九

五

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既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別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卒同年茅坤聞之泫然流涕曰嗚呼悲哉林子之亡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錄命隕志俱神

逝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玉招魂於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于天路豈不知終始者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顧繆志乎幽明之期興嗟于杳冥之地蓋以懸景者鑒毀而儀像于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于耳此其仁人之沒行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知已爲之速哀故也况林子睿質金相藻思神授方其垂髫弄翰跨視左思弱冠蜚聲步範相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已賓于 天子創跡海

大墓集卷九

五

曲藻譽 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緝聲策名欵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爰考其衷繹志卜夏遶友原憲容與道德琢磨仁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美矣風之轡觀之者構食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迺若福生之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靈脩之素尤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

哉何長志屈於短筭選軌紀千窮路物雖猶存
人已云逝坤痛九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
附國子之悲罕生賈誼之哭屈原廼爲文以弔
之庶幾耿幽光於將來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
辭曰嗟堪輿之季造兮何哲士之云生肇惟岳
氛之朝降兮夕焉遽頽其靈鳳凰遊千仞而不
出兮朱草猶閔其莖曾賢智之寡昧兮遘陽九
而懷英夫繁來之如寄兮倏爾去而若遺豈厭
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舒而屬豐隆

不盡書卷九

章一

兮將翔翔乎帝鄉鬱余攀神轡之不逮兮徒瞻
瞻乎四方我歷帝閭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在
下鑒余蹇之旁皇兮曰吾當具誠夫汝虬枝可
以俟輪轅兮直木固先櫻夫斧斤也萑草可以
冒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早傷也跼氏則延兮
顏淵則殒茲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
壽考亂曰已矣哉高陵爲陸兮日月有蝕兮吁
嗟旻天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魂兮魂兮胡不
歸我將疇依兮亦孔之悲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
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死死之日賢饋以藥
勿納也既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
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既以
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觀也久矣其子悲不
自己請予言系其額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
婦人女子以其感慨歎歎之間往往並繇艷
年方其粉黛統綺之間而有生死悲離之感

不盡書卷九

章一

固其宜也延若孺人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
諸子女並從婚且字此於人情若可少解者
何其慘痛剝割而卒若此豈古人所謂婦之
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性之使然固有
不必於其年之甫艷及其衰晚者歟贊之曰
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
者孺人璜璫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
與孝子慈孫之所飲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
之思慙烈之風攷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

於哀而或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久矣其
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
丘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瘳
饑兮然操觚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
人之幽問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
長者之車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
與冠裳焉爾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白華樓稿卷九

五

白華樓藏稿卷之九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
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
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
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
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
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
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
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
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
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
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
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
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爲乍

白華樓稿卷十

一

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盼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激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

皇朝書卷十

二

既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泰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廼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

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輕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統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

皇朝書卷十

三

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炮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戡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埃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

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實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辨士蘇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開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徇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

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台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因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

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狙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

八集續稿卷十

六

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卻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楊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

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詞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

八集續稿卷十

七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輪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

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項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謀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

八 皇樓稿卷十

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

九 皇樓稿卷十

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岬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

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冒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

不盡錄卷十

十

餘人冒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冒而入

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圖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承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秦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不盡錄卷十

二

夜遣使趣承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調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垂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承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

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
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
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
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
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
耳遂私相稍而闖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
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
之又却俄而胡公操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
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

木

主

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
人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
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
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
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
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
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
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

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
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
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
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
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
耳遂私相稍而闖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
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
之又却俄而胡公操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
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

木

主

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
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
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
而趙公與公沉謀婉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
以伏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
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颶風至
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公潮入他島

中島外多蕭葦槿艾篁蘿翳蒙複不可入而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崖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羸而羣故無所爲縉帛帶舄冠裳台化之俗並編椶栗桐槭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縉帛衣前曳裾視之若眩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摺而鼻嗅者再攜兩漁人入盤谷中穴

八皇樓稿卷十

古

土而處牡牝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宇以通旨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公潮而出既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元咥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

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悞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疎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間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綿思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已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廼述而贊

八皇樓稿卷十

主

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羸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廉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幸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益先生傳

三益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穎劔頤確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

者遇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
官詹石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
辭賦自屈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
摹擬之無不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
氏之書家有先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
者稍有異種不遠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
者聞輒嘆賞美異苟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
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
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卜筮湯盤孔鼎岐陽

白華樓藏稿卷十

去

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流無不洽聞客或
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三十車指難之
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
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王以來中
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
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
做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
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
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

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
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聞急
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
或難忍唯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
君平卜肆君平爲釣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
仲尼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
見者君豈其人耶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
顯不終南徙至河上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
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
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生經經然守詩書仁
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寸之能難矣雖然
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不好也先生遜
跡以俟焉

白華樓藏稿卷十

去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家乘錄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聞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逆於道而訟者凡千人予稍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

不盡錄卷十一

謝去已而頗廉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喉民訟者稍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廬而市者僅數百家而治者半予又廉其僞甚者收坐之餘並出之境邑人大悅予視縣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沒奔喪來歸矣邑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其隨予來歸而伏先君柩而號者殆數十人甚且有嗚咽不能起者已而先孺人又病沒壬寅服闋癸卯秋始及謁選補丹徒丹徒縮江而縣頗衝

不盡錄卷十一

二

疲予時以哭先君及孺人之喪過瘠病怔忡其且日怖死業欲毀檄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入斗而南由蜀漢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間並閉糴穀價日踴石千緡予廼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閤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耻之而況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災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並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預多糴廼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內轉糴而貯者累數萬衆稍稍恃以無恐予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贏則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羨以備

賑巡撫丁公一變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稍稍平然濟沛而下北及京師並減半頗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建議頻年歲饑戶部於漕糧中數斬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五錢并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朝廷且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朝於是江南諸郡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輓者特八十萬而已予時又聞南京倉可

八
蠲糧蠲卷十一

三

支五年而美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議江南雖旱甚而其穀價卒不甚貴者凡以諸晝故也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窪者稍及藁刈而已餘並旱燥死而枕江者猶得以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漑故獨無患予廼請以蠲者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故牒凡戶禮兵三部歲派如祥襖淺船光祿寺

肥猪肥鷄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歲所緩解即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吏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予廼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若舖兵皂隸甲首門子館夫渡夫之類固可十而五六也於是舖兵故七十餘人而議罷者四

八
蠲糧蠲卷十一

四

十餘人皂隸故二百人而議罷者一百一十人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子館夫渡夫而下率倣此縣故額均徭凡五千金而予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權夫按故事每田十畝權夫一名計銀五分七釐大較歲權田匝縣而復半甚且再權予廼罷去諸所不當給夫者甚且士大夫之縮厨傳而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為減革故予吏冊徒凡二

載而其權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亦並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其爲掘蕨煮草及剥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牒並以聽里胥者之籍而已予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偽予一日遍召長鄉賦者而曰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奈何衆皆泣然泣予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于衆曰若各以

皇朝續志

五

戶之下下不能輸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而初不意予覈饑戶也予旣得稍稍按之以爲散賑者衆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間里之間者殆衆也故時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饑且疫死者相屬間得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則空囊矣予適以單騎過行縣且故所括縣中

厚貲之家聽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基布於諸鄉者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公鄉而賑約以某日抵某鄉某鄉之饑故籍於官與其未及籍而告者並聽核核旣信人各食之以粥而給之以印符曰某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收符爲券已而山谷之携輶輦廢及癯且惡疾者屬於道予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而以之覆里胥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匝兩月雖病怔

皇朝續志

六

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攜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散率並免守支與其聚而爲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予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汴爲最然特紙上之言而已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予一切細大並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予所建議並中機

宜也每一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并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予議而相准以行者什七八也已而天子勅各撫按凡諸郡縣吏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並以予首江南諸郡縣聞於朝予亦尋得入爲禮部儀制復徙吏部司勳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畧也他如躬爲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特五七人甚者

皇朝書卷十一

七

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人自便凡徵科毋以咎與民爲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郎中沒於官而無以爲殮則解囊中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于學宮令其孫得隸之衣巾以奉祠事特耻爲俗吏孳孳然以興俗約法便民爲務間則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嘗乘剡縣中大猾犯法者輒自劾曰某治官無狀

然他無訛法者御史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嘗議勸分予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剝肉而食人也縣中獨有勲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沒洲田而負之租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勲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旣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強繩下以威而不盡法幸類此惜也其志雖

皇朝書卷十一

八

勤而經術疎淺不足以倣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予今縮縣綬爲吏豈敢誦誦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嘉靖歲甲辰廉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旣嘗移檄諸司

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
比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
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
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蓋大略與蠲等巡撫
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
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
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
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
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漑

六
皇朝稿卷十一

九

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
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
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
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
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
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
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
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
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

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
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
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
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旣而又虞里
胥者籍饑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
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
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
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
於官者旣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

七
皇朝稿卷十一

十

傭於山谷間里間者未遍也於是又議爲沿
鄉審放之法以卑騎通行縣每至一鄉則故
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校而
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
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
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
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
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
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

戶以聽審而守文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衆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

八皇樓稿卷十一

十一

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得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

爲盧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構竊自憐願爲棄

八皇樓稿卷十一

十一

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庵公檟總督兩廣轉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粵右粵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旣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徭獍數出沒劫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孤壘與諸徭獍相羈靡而已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蓋綰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劫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百戶殺之督府歐陽

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公輒以函牋賀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諳兵事者大略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鵬勦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凶悍驚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鵬之而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刊

不皇樓稿卷十一

十三

谷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真於鵬勦而莫屬於大征鵬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鵬之搏兔然故其爲功最真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也率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屬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鵬勦大征之師如太山壓卵奏捷之後輒冒爵賞而鵬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並知鵬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

一曰將士不勒習二曰嚮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予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於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則授之摧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炮鼓赴千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

不皇樓稿卷十一

十四

又以嚮道不審者諸獠獍並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旣不得入何以測彼已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士爲緝事軍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其賊巢爲左某賊巢爲右某巢枕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姻黨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遺金錢使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及也以藥筆傳之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

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畧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輒按舉鵬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巡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徭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徭獞又以予故推誠相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輒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徭獞故行劫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鵬

台華樓卷十一

五

勦亦時時隨諸熟徭獞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劫殺吏民數多予僅腕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劫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携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而入監鄉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父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士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

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焉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聽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某鵬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鵬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柰何予又前言曰陽朔整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

不臺樓卷十一

六

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鵬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劫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楓鼓砦即控金寶頂以斷其右臂者也而諸獞中日遣其黨傾予兵

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寒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並夜則啗枚晝則伏山窟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夷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

不皇集卷十一

七

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並膽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其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他熟獠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并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

酋所占沒田廬與劫畧牛羊男婦者並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

加公兵部尚書平蠻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木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鵬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獠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

不皇集卷十一

十八

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爲利又議求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爲大名

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錄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獍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叅議因而驚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

八畫樓臺上

尤

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搥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調者

還報而賊稍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驕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

不畫樓臺上

千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謬以予善古文辭聞於執政者又二年迺方士以禱祠之術獻天子而執政貴溪公欲應明詔大蒐諸少年

負文望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積過予稍稍洩且屈指數某某凡八人予與翁君大立並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予廼私膝翁君而謀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輩爲詞臣者而過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拂然曰是也且柰何予曰君何以受知貴溪公翁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翟石門者故執政帷而闔謀遂相及耳予曰某殆未之識者也抑何以次諸君數中翁君曰詔選庶吉士聞同鄉唐漁

皇朝續志

主一

石張甬川兩先生蓋嘗並以君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猶雅重君才近聞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人者轉相語頗亟聞翁君已免予憤鬱甚廼爲書數千言以辭於吳君春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當汚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婿也亦怒遂以其書投貴溪公鞅鞅恨甚且誠吏部除予邊徼令適文選郎中李公淵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

爲講解廼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今久無甲科者甲科自予始已而青陽以喪歸壬寅服除邇謁選吏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缺令遣從事者以予屬文選時文選郎中予同鄉鄭端簡公曉也予亟過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分宜卒不可已而刺其故則友人員外郎朱公某嘗以予所故錄詩什者褒示彭內翰某彭內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轉相聞而器許之耳予既窘業且按例請補教公亦稍稍聞又他同年

皇朝續志

主一

某間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曰某予湖中故以狂且拘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令分宜第不便已而彭內翰別請補同年江君應選而予遂獲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且欲中以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天子詔求救災異政撫按並以予首江南郡縣以聞他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未幾且徙司勳當是時吏部侍郎徐公方引擢

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喪時嘗過予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釁稍稍屬公齒頰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釁謫戍尚書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並外調居二年徙南京車駕又徙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伯譽望籍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場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於朝時已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

不韋稿卷一

三

君文彩復和之久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予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滕予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倘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某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某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飯予遣吏一人

同予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他往來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予以刺入問者曰病且久嚮不見賓客予復詰問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予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何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辦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予裘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母年八十兒尚孩携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

不韋稿卷一

三

携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予掀髯笑曰君之事豈特遽至此且試出疏藁觀之萬君猶三謝不從已而予曰君且托予同年輩以母子爲之周旋萬里區區疏藁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口誦疏中殊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君壁畫茲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按疏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叅劾

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
繫矣乎予笑曰什場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
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
也萬君曰爾何爲色變予曰君茲舉且重拂天
下公議矣爲之柰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
諫諸君並以予所言特壯而君何以獨爲云云
若此予曰今執政分宜公濁亂中外者久矣中
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覲望其去抑且覲望
公與茶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

六皇樓集卷上

三

公固當又相便國家乎然君爲天子耳目臣抗
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某竊爲君不取也
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
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襟起曰古語
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第以所言者固
天下公議特其批宮掖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
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
第不以言者君廼獨言之可乎萬君始軼軼不
自安復前曰今且柰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宜愾

屬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陰擊予而去之
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
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徙邊徼一僉事或
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
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別遂携所從吏以其
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其蓋是日申刻也
其所從吏特忘姓名一一可面覆者予是時豈
知其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猜故爲曲計詭予
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

六皇樓集卷上

三

予辭去某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
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
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
及函壽牋或他公差赴京邑來歸者往往私以
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
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其既先邸報以所托
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既信焉
得不爲睚眦深刺骨予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
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稍稍以

矢石勞間及叙錄又未幾輒坐罪構削籍以去
予所款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厚
德海內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忍深
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
翱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
卧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
而誠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獲罪於執政而
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
負者今殆已矣然而曩時盛爲劄刻之行辭詞

不盡錄

壬

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
詞垣者或他改郎署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
敗去即如領分宜者雖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
人情諭訛難以完名故也予於前忤兩公處不
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第間特過州里哭
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絳禍卒爲讒人者所
間以至於此豈盡讒人所構哉詩不云乎天作
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仰天摧心
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善乎李

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猶之
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拒也已悲夫隆慶
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黜堂

不盡錄

壬八

中央民族
圖書

白華樓續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與許公子書

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與莫中江方伯書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

白華樓續稿目錄

與張鶴樓中丞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王鳳洲大叅書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上學士趙太洲書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靳兩城中丞書

卷之二

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與譚二華督府書

上林退齋先生書

答吳悟齋中丞書

與某中丞書

酬張王屋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白華樓續稿目錄

與王舉人如圭書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與何比吉秀才書

與董幼海大理書

與王西石公書

與楊使君書

與某人書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與方金湖司馬書

復曾確菴司空書

與唐凝菴禮部書

與徐天目書

卷之三

書

與喬戶部壽齋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諭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與翁見海宗伯書

八自筆樓稿錄

與胡錦衣書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與凌太學書

與唐小漁宮諭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袁太冲書

與邵秀才書

復王暘谷乞文書

復鄭東里侍御書

與張太學書

與許穎陽大司成書

與翁司馬書

與胡參軍書

與宣府中丞張崕嶸公書

與許敬菴吏部書

與沈少林殿撰書

復司按察古菴書

與胡舉人村菴書

八自筆樓稿錄

與沈虞部太素書

與沈鐵山書

與徐長孺秀才書

與翁司馬書

與顧慎卿書

與李見羅憲副書

與李勺溪侍御書

與王沂川舉人書

卷之四

書

與翁司馬書

與朱駕部書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與舒憲使書

與潯陽董宗伯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朱職方書

復王敬所司寇書

自筆樓續稿錄

五

與劉瀟湘廷尉書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與甥董進士書

與閔進士書

與蔡戶部省謙書

奉申閣老書

奉曾司空書

與甥顧侍御書

與董甥儀制書

與王潤州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上申相公書

與朱鎮山司空書

與朱宮諭書

與萬叅議書

謝韓侍講書

卷之五

自筆樓續稿錄

六

書

與凌司馬書

與潯陽宗伯書

與劉時泉司業書

謝穎陽少宰書

與甥顧儼章侍御書

謝馮太史書

與鍾文楚大尹書

復胡敬堂大尹書

與張督府崑崙公書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與張蓮濱進士書

再賀申相公書

與杜靜庵節推書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卷之六

序

楚範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送殷白楚先生序

壽費母八十序

郡太守栗東嚴入覲序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壽駱夫人序

吳興明道錄序

壽范太夫人序

壽姚近川別駕序

卷之七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暨孺人雙壽序

壽雲石鄭侯序

贈姚海屋序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贈邑論陶見唐君拜獎序

桐鄉蔡侯拜獎序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刻史記評林序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西湖秋社詩序

卷之八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華樓續舊錄

九

湖州府通判全公石壁紀事序

贈梁少府改荊府長史序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林中岡先生赴楚藩紀善序

贈吳韞菴憲副序

壽許少崖憲使序

張司訓述齋獎序

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吉贈許海嶽沈虹臺一內翰先生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荆川先生稗編序

刻漢書評林序

五嶽山人後集序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白坪先生詩序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卷之九

序

白華樓續舊錄

十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歷朝文選序

張少拙翁并孺人雙壽序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沈氏族譜序

採風錄序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望雲遙祝序

卷之十

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考最序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吳江令徐仁菴升獎序

西蜀平蠻錄序

六白華樓續稿錄

主

趙氏家乘序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安序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壽李太宜人序

江山覽勝圖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赴召序

陶氏族譜序

康衢野詠序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行序

卷之十一

記

萬卷樓記

丹徒鎮留侯廟記

昌氏墓阡記

大雅堂記

翁氏墓阡記

賜湖別墅記

翠微園記

六白華樓續稿錄

主

卷之十二

傳述

困吾翁傳

方母傳

海屋君傳

趙氏客遊述

行狀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亡嫂郭孺人行狀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趙長母墓誌銘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陶處士甓齋墓誌銘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二八自華樓續稿錄

三

郁處士墓表

陳雨泉先生墓表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張節婦墓碣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卷之十四

祭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祭許茗山文

祭范太夫人文

祭廖邑諭文

祭唐姑文

祭蔡白石先生文

祭張縣尉文

祭董夫人文

祭譚司馬文

二八自華樓續稿錄

四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祭沈鐵山文

又祭沈鐵山文

祭俞處士文

卷之十五

雜著

賀朱司空啓

上余相公啓

刻檀孟批點引

刻史記鈔引

韓文公文鈔引

柳柳州文鈔引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文鈔引

曾文定公文鈔引

王文公文鈔引

白華樓續稿錄

五

題李珠山詩刻

題錯龍池圖冊

題唐敬大所刻舉子業引

題順齋司理張公舉業刻

陸蕭山舉業刻引

題秋水編

顧進士刻稿題辭

題方朔蟠桃圖

題魁星圖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俞龍江公像贊

樂城簿示弟赤水公像贊

堪輿者吳君像贊

白華樓續稿錄

六

白華樓續稿目錄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僕以忤當世絲待罪河魏時指病擊去而公亦以督學象郡之命且棄去不赴也拂衣來歸兩人既宦跡不相及而其壑遊復相阻甚矣山川之遙霜露之易而故知之思當有不忘於攬帶

不與書續稿卷一

者然公之歸也於世日以遠於性命之宗日以深且解白駒之望猶在江海也而僕既忤世非惟不容於朝廷之上并其林吟川賦之間又從而彈射之公抑寧知而憐之否乎近浙中督學缺員聞中朝已推公僕竊足然喜喜之者以故人之曠且得相從也然不獨僕浙之縉紳及州郡博士弟子闔呼曰殷大夫唐之陽城也已而又有疑之者曰殷大夫深於道恬於勢利其不以世之聲名之寵縉於其心也久矣恐未必

遽出也當是時僕聞之艷然中而思終卒亦不能自定者何則僕少竊服習公者公之名於仕籍身繫於吏韁而其心則泠然蛻遊於雲霞之外者舊矣或者之卜似誠也非妄也雖然僕之辱公三十年之誼于茲非世之綰交而已也古之道也既聞或者所云安得不以古之道為公請之孔子者以道師百世而不易者也其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舍之則藏者蓋言時可處則處非若世之湛身利祿者為也譬之雲

不與書續稿卷一

之杳然而歸谷也用之則行者蓋言時可出則出非若世之繕情丘壑者為也譬則雲之油然而出岫也於斯二者稍或踰之君子以為過矣傳記所稱處士獨行僕不暇論姑述漢以來始之從仕而中復引割始之辭命而終卒翺翔以進者為公評之梅福之所以繇南昌尉而廢為會稽市卒者避王氏也陶元亮之所以不終彭澤而賦歸三徑者占宋亂也李泌所欲以白衣帝側客星自占者其初也已而君臣遊好則領

宰相封鄴侯情之所不能辭也。种放所欲以雲溪醉侯避終南者其初也已。而王禹偁諸人數薦則緋衣象簡拜爲諫議者義之所不能拒也。由前兩人言之。孔子所謂舍焉而不得不藏者也。由後兩人言之。孔子所謂用焉而不得不行者也。向者公從豫章徙象郡。特彼固一時也。公之引身而退。猶可言也。邇來聖天子御極。詔還故所放黜諸賢。及一切敢諫之士。獄繫者釋矣。戍徵者還矣。故且整藏者加爵褒諡矣。薄

八皇極經世一

三一

海內外無不嚮風慕誼。譬之鳳凰出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鱣鯉奮沫。此又一時也。公之乞山以來。中朝士大夫共憐公之持誼之潔而懸車之早也。其以氏名書而聞之於天子者屢矣。古人所稱逃虛而之影乎。日中者身愈疾而影愈多。竊謂公於今固當彈冠而出矣。嚮也閉戶息機。獨掉如意於石牀竹簟之前。而今則不得不偃僂俯仰。褰章服以謁上官矣。嚮也散髮行歌釣且弋於長林邃壑之間。而今則不得不

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對吏人治文書矣。嚮也上宗達磨下探慧能。證不二法門於鹿女獻花之巖。而今則不得不乘傳游徼。攷法糾職。鳴鐸自衛矣。嵇叔夜之所稱七不堪。歐陽公之所稱三宜去。公萬不得引其一。以自例者。况公所服官古之文學大夫之職也。非州郡吏也。其地則東南佳山水。國家所稱冠帶之最者。非嚮之椎髻卉服之夷也。公之望已深。其以徙卿寺而去也。特累暮月耳。過此以往。則著蔡中朝領袖儒

八皇極經世一

四一

林皆公之左券也。出入帝闥。身為重臣。名垂後世者。皆公之殊業也。公何必矜矜然於半畝之宮。四壁之圖書。以姓名自完邪。嗟乎。僕去公千里。其於心也。特一尺故。因或者之卜。上述孔氏之遺言。下誦漢唐以還賢士大夫之述。中列從仕者之終始。而折衷於道義之至。縷縷如左。伏惟我公早爲命駕焉。幸甚幸甚。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爲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

已許次生平矣而予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
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
交之者寡及釋褐兩爲州刺史而其徙官郎署
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臬而藩而牧馬大
略南則滇粵北則遼陽棧燻煙糴冰雪走萬里
欽律波濤之路以從吏立今之仕遊之所厭且
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提身奉職而不辭此則
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
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

白雲樓稿卷二

五

之後其風流蘊藉猶貽海內二三知己者之悲
且吊而泣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
二公雖業已亦因事而枚指之猶惜其不能直
寫襟抱以壅天下之公議至於爲故相國夏公
築墓官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
爲遠跡於貂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
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
酬勞則又力爲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
與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特遭訕蒙垢而

解之者恐不免於世之酒蛇之疑也其署府江
也當僕所俘勦鬼子寨効首虜者殆千人而其
所竄脫走者特三會耳賴先大夫公爲予多懸
金以購之所云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
前件則正朋友同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
爲書其官而臚其名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
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
知於先大夫也他如菲臬先師與先大夫爲東
髮交而以女娶兄可沒而無書否乎餘容面悉
不盡

白雲樓稿卷二

六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嚮讀公舉子業竊謂公似非今之屬襲而黛
飾者其所詮情構思大都采古作者之遺而獨
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去僕竊疑之已而
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
室之廬豈非平津主父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訝
其安在而得之晚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
者 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

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治正德迄嘉靖來間多作
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旗者猶屬偏陲公
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間睹兩公閉戶讀
書處當必劄腎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
好已也而兩公今且竝珮鳳池之上庶幾免作
吏者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
之深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罪廢
近復爲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
世之錮而千百其折不敢偷情者外撰文旨一

八皇樓稿卷二

七

首贈兩公蓋楚人當再刑之後而抱以泣獻試
臨觀之倘有以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蓋已巖然
如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比眺碣石者
已獨於文章之旨猶未及扣歷城公之深適過
兄得解囊中之錄本讀之內有論次本朝名家
大較首何李而退唐王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
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

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
者以彼獨得其解故也解者卽佛氏傳燈之派
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故僕之愚謂本朝之文
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一時之儔也若按歐曾
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經術之遺以爲折衷
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
然乎否乎卽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
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
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

八皇樓稿卷二

八

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於彼
則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脉而未至
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僕之愚於王未敢論
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卽如未得謂之正宗
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
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
兄發舟促倚席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

世所稱綰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驚寒而顧附騏驎驟駟於千里之途公亦黃鵠而顧鵠鷄鷄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壤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徙邊微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于莽者猶囂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抑嘗寒寒自將厭世之淦澳河浞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震於朝著中林兔

八自纂續稿卷一

九

語

且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抑士望所不可損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晚而僕之私則又以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慚悔怨艾而顧猶喘喘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伯之泣乎哉聞公按節過浙藩僕不勝離曠之思且早歲分袂白首逢樽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瘡浹旬未勝冠履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

上矣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

今改號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吏業所嚮與大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構而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勞吾兩兩之蹤邪粵以右僕舊所提戈處也明公今且擁傳而過焉間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土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胡北僮所蠶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之陷者且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大征之師所過如燬况功次多廢徒師老財匱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爲七哨迂道突擊不旬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併縛賊屬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固當一在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催動山谷已而言者以功爲罪摧我訕我污穢我公得無憐之乎僕不當自爲訟功公既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污

八自纂續稿卷一

十

語

饑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嗾而甘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歔歔咽而爲之傾吐及此也如何如何頃者潮惠之間多兵端聖天子爲出重臣按節臨鎮聞其方痛時艱亟材吏聞頗有欲按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倘能爲僕於中特令故吏民一一宣慰且僕之嚮與將士共其苦力戰關處稍稍聞之當路疏之中朝得以涌其垢而盪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己者僕之生平故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一

十一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以忤當世坐罪構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矣未繇一識明公然特於士大夫家嘗獲讀明公曩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悟齋中承輩論國家疆場之士輒語次及僕且以僕嚮署府江間効

尺寸矢石之勞或於今亦可令提枹鼓力戰鬪者也僕竊以謫薄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君子者爲之軒然訟願若此嗚咽歔歔不敢信近辱悟齋中丞公忽千里走使移書投山谷且併示間堂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特於士大夫間發不平之論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

白華樓續稿卷一

十二

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鱣鯉奮威鳳揚則鷦鷯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蓋接襟舄稍稍壯腦中所持與之壁畫當世然兩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鬪於其心而撼其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騏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虔州者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也洊頭桶岡之間其部曲旌旄威靈精爽當猶耿耿若昨日事者明公杖

鉞而過得無有後先同功者乎頃聞海寇出沒潮惠之間且甌駱閩越爲之覆軍折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粵爾書所載許其一切便宜行事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殆甚切也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盡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樓船將軍故事特採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於國家疆場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冰者何如何如瞻戀既久山斗最切偶姻兄弟之從宦者道出油幢特具書奉候左右且併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粵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以慰詩人未見君子之飢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入浙時獲公手書并托爲遵嚴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爲司諫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

八皇樓續稿卷二

三十一

之所請猶纍然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待也僕嘗同荊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於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嚴公於當世可謂渡海之後也而公復繼跡竝聲而馳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按節使者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嚴先生之沒而禍猶囂然其未已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刃吻者相接也非獨斬之以高官厚祿而并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然與僕輩以此爲公昆弟間持憤發慙未幾而操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歛歔而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嗾其所甘心者當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外無他翫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去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爲其所毀且若

八皇樓續稿卷二

十四

者抑多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霜衣者乎雖然釋氏嘗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內外事甚慰甚慰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曁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於嚮之蹀躞馳驟之氣日以頹惰而不復收拾抑不知再及持公之髯曳公之裾相與一抵掌否不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參書

八
白華樓續稿卷一

五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間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感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爲盛已而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玄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公遠近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又其下者三謝顏陸江鮑以下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杯飲之舊朱臯藻祝之

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已卽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摹章句釋褐以後綰綬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媼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紆脂空自咤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

八
白華樓續稿卷一

六

吳興故多文獻者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其間乎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並世之名公鉅人代吏茲土出風入雅振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於胡元之季而趙學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且三百年然則弁之山茗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爲之吐奇効靈於其間者乎抑未可知也公蘇人也於予湖古所稱東西州者按郡暇倘無如傳所稱縣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行吟澤畔而楚人賦些者乎敬以書聞倘許侍教旬日間當爲匍匐而伏跡於庭矣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據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所言者恐兄以我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故不敢竭其說也兄論似厭世之選者冗雜無穢則兄之欲精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脉也 本朝

八自集續稿卷二

七

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竝作一文旨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太史大略以爲文必邇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雄才俠氣嫻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者草莽偏陲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哀選文章家獨真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哀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自有獨得深見以遺於世而僕所以嘵嘵焉示

聞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且於兄所哀藏將以上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函公手書過湖中業勒奏記少申報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襟帶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鎮抑足以稍攄曾中之什而五爲國家屏

八自集續稿卷二

大

殘墨徇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而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輒曳其羽初秣之駟卽奪其轡而棄之扶搖萬里與其蹠蹠疆場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平者已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公抑謂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蓋憐僕之區區不敢脂韋泆忍以自負當世者而今安在哉日月如流事業無聞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頽然一壑以爲終焉之計而閒抽傳

記按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且未嘗不爲之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歎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慚隣之矣如不出吾兩人握手之歡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邪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而卽如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并

全書續編卷一

九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綰帶之交者二十五年于茲僕雖以忤當世坐罪構擊之來歸而數於縉紳大夫間聞公憐僕奪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翱翔四方而奮報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

批議焉嗟乎此僕之一二知己者所傳竊謂公平生少許可重然諾古人所謂片言之間重於九鼎重於太山者是也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哉雖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銜於我公也何者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內外之士無間識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也經術同文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同至於推忠賢拔材智獎人倫皇皇然如飢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蘊義播於士林絕於海宇雖公抑當自讀歐陽子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更業少屬尺寸者公焉得不爲軒願而訟攘袂而援也乎僕竊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一酒故擊其官甚且併其同輩而竄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爲之歔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一執袂之間已而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

全書續編卷一

十

涕太息也已公古人也於世之遭讒也輒若躬之刺而分痛推士也輒若躬之溺而投瓠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然僕不足道也至於我公僕所日夕冀望亟爲執政者嘗問日以崇聲華日以流而先帝時所當數爲齟齬姑不足論今天子驛召以來翩然散局猶未聞下麻而拜相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不韙稿卷二

主一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來蓋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卽與古之論道經邦相爲表裏者爾而文皇宣廟以後三楊公雖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高皇帝建官之初似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天子則懲土木之禍而以朝政捐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之隆而以公議參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聖明下公國

是進而帷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卿自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也武廟之際紛紛多故矣嘉靖以來成都之罷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數十年間衿恩仇擅威權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頃者二三年來廟堂之上雖雖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高皇帝之初下以挽二百年世仍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知而公於其間別爲措注上以翊戴聖

不韙稿卷二

主一

明下以表鎮國家薄海內外翹然太平之望者公之事也亦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罪廢竊於丘壑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仰歌明盛耳不審公肯以爲然否相違既久相望彌切茲因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年來曠問之私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誠耳非所以獻長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逾年矣公竝世之

鄭枚之譽綰帶承明相與考文章離古六經之
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橫潭而漁臨溪而歌者抑
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留公侍

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
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

注故事 七聖以來 天子之訐謏與名

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
海嶽輩世之文章家之鉅工也倘按馬遷當必
抽金滕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如古人所撰

白華樓續稿卷二

三

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僕衰矣少
忤執政坐罪廢 中朝之士卒無有刷而援之
者進不得筇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寸之
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於
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薜蘿草萎化矣百年之後
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
緣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候門下且令侍
公署私錄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
公之文章之深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而戰鬪天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
廢歸與漁緝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向多
秦晉之間鴻鴈之音文章之盟杳乎不相及而
獨有胷中區區綰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或
相從而今且衰白矣曩之顏日以稿髮日以抽
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吾矣安得
不自憐乎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劔擊筑

白華樓續稿卷二

三

者之舊而爲之感憤欷歔其間也乎昌黎云僕
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誠然誠然公
之才譬之干將鏌鋣也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
嫌遂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
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
黨其地多勁俠沉鷺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
垣亦頗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
世有石畫之動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以今
之名才開府臨鎮其間能無上吊狼譚介子推

趙克國關羽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
輩奇公之器沉深而瑗瑗當必有蓋世之業內
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
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
務尺寸以奮報當世矣未幾坐構罷然而粵之
吏民所祠而尸祝磨崖而銘者今猶在也公倘
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竝
馳者乎嗚呼霜飛而華落水涸而石出僕且已
矣然偶有姻兄弟沈君從吏幕下不敢不因南

白華樓續稿卷三

三五

風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綏邈之思而又
不敢如世之款問而已也故輒以生平所悲歌
慷慨者相及如此然而不盡之言其所從岫之
雲戍之煙出沒於公之懷者殆千百也外有拙
刻二種請教家纖四端聊以借室人機杼之勤
以為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白華樓續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孟夏言別忽已授衣室是遠而盈盈河漢僕無
似辱公憐鉛刀之鈍鹽車之蹇或可以爪牙國
家馳驟疆場也頗憐李廣之所以歸藍田陳湯
之所以困燉煌數為歎歔感憤其間若欲為之

白華樓續稿卷一

一

引大議批至公者已而語次呂沃洲中丞之於
滇陸北川司馬之於虔則又椎心飲恨怒願裂
眦下以疾外庭好為蕙苾之訕上以痛明庭
自毀熊羆之臣而公之憂怛於中義形於色并
僕為之坎壈嗚咽而不能已者此僕所以還山
之後間於對客狂歌舞劍顧影而不能不為之
泚然汗發泫然欲涕也雖然曩者公特憐兩公
者之以勞蒙詒以才被放而已未聞構之以網
罟而中之以罪者頃者陸司馬所當閔中勘事

之臣忽條坐其所當追輸者計五千有奇問其故則曰市書下州郡與饋鄉大夫二者是也且故時勘兵餉者疏稱某某入已者賊若干法當首論某某故無入已賊然頗屬糜費似合併究由此言之首論者其罪之大者也併究者其罪之次者也倘國家按漢庭所以不錄貳師者之過均之當原其勞而貲其罪卽如按論則前某某者傳所謂戎首是也後某某者傳所謂薄乎云爾是也頃聞前某某者業已湔洗殆盡矣而

不日彙續稿卷三

二

後某某者陸司馬適在數中或者以追輸之條按之得無過乎推原其似或謂前某某者則故有中貴者爲之援故得以覆其疵而掩其瑕而陸司馬公則故掌讒而構之者閩之鄉大夫也方其行勘按故事法屬三省而今則獨移而聽之於閩以閩之鄉大夫而故相構而怨者訟之於閩之勘事者之有司固宜其涅白爲黑指鹿爲馬而司馬公之罷官歸也其身數千里外又孤無他援其事與一切文卷本末則特爲南

贛郡縣之間又何異於縛行道者而聽其行切者之慘辱也陸司馬故產僅及中人卽入仕以來天子所賜與歲祿之餘不過圖書門閤而已苟欲追輸如勘者所報雖沒其產入其妻奴恐不足以輸其論報者之數嗟乎南贛軍門自故新建伯王陽明公改領提督來五十年于茲矣間讀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所碑記陸公戰功蓋陽明以來一人而已方其聞命之日閩廣之寇逾嶺而下者蓋千里也公輒躬裹餼

不日彙續稿卷三

三

糧懷甲冑爲士卒先朞月之間所當血戰者大小數十合所及俘斬者一萬餘敵嚮之緩師債事者得以無恙甚且湔其罪領其官如故而公獨遺之以殺身破家之禍明天子而聞焉得不爲之卽日持節赦魏尙如漢文者乎始也以詆而奪官今也以勞而罹罪嗟乎司馬公一身之私不足顧而國家公是之繫所當惜已往之勞縱可泯而國家將來之臣何以勸竊聞南中臺諫天下公論所倚以爲赤幟也而公則士

之著蔡國之典刑是也寧無如馮唐論列者乎
劉向之訟甘延壽也其言曰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
事延壽輩不獲受社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羈
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伏惟我
公留意焉國家幸甚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時由兩廣移薊鎮

僕竊憐少章附公公亦推師翁所愛者愛之兩
相襟期頡頏當世而僕以忤時坐罪廢歸來乎

不自棄稿卷三

四

林壑者十餘年伏莽之戎未已也而况於他乎
公之位日高勳名日顯公方按節入粵海內學
士方以韓襄毅公之業引望左右東靖潮惠西
復古田而頃聞中朝復以北虜數寇盧龍漁陽
上黨之間中外將校往往不能摧其偏師而遏
其深入也特以無兵馬耳 聖天子特賜璽
書召公還朝募幽并燕趙之士以備戎行竊惟
幽并燕趙之墟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以公
平生視士卒如嬰兒將校若石心誓油幢所嚮千

里內一切材官騎士古所稱射鳴鏑而穿重鎧
者當爲之州郡嚮應如水赴壑矣何者其土之
人鷙而悍其俗好武而狠鬪而公之聲名什略
爲之招徠其間語不云乎龍翔則鱣鯉奮沫虎
嘯則山谷生風是也雖然特今之文法盛而議
論多不知 廟堂之上所以聽公操兵符而便
宜行事者何如耳僕嘗覽古今傳記及按近代
國家事體大略議將於創業之時易而議將於
守成之世難議將於攻城略地之時易而議將

不自棄稿卷三

五

於乘微列障之世難何則方其創業之初遣將
帥徇郡縣一切矢石戰鬪皆其所躬爲斬蒿萊
刈荊棘而與之共功者也故其文法不牽機宜
不失動中利害所嚮以之而讒沮不得行功罪
不得混故人人得以自見而盡其才卒其志至
於守成之世中外事體絲牽縈聯令未申而撓
之者已至功未賞而罪之者已起叅之以愛憎
蒙之以名實如近年王新建田州之役曾尙書
河套之議可鑒也僕嘗按公所提兵故處及扣

公之將領戚叅戎而下計次公之籌兵本末公誠國家宿猶彊幹之勳可以使三軍之士赴枹鼓而蹈水火者也然馮唐不云乎今雖得廉頗李牧恐未必能用之者他不必議李牧之所以破東胡滅檐榆郤地千里而匈奴不敢近趙邊者以市租皆輸入幕府爵賞竝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以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鎩者十萬且匈奴之始入又數以得守便宜固溝壘閉田廬歛牛馬封以內有捕

大皇樓續稿卷三

六一

虜者輒收坐之故得以十年之間守如處女而一朝突擊卒收脫兔之功耳今日廟堂之上其肯按古傳記所處分大將故事而以之聽公如李牧所持否乎僕既林臥絕不接士大夫故亦絕不聞中朝事機特據閭里間所傳

天子之召某司馬將以練兵薊鎮云云耳竊恐以公勲名方按節南粵臨鎮萬里豈得以區區練兵卽爲移易我公此必聖天子將以腹心之閭寄屬公以腹心之石畫謀於公而許公

庭之所得聞者公之還朝也倘由浙河入維揚僕當候使節於錢塘阜林之間稍稍從公問起居聽壁畫若從豫章江順流而下則筆札之所不及曾臆之所不盡尙懸懸也如何如何適富川使行聊附東書不勝瞻切之至

上林退齋先生書

坤謗陋無似少束髮公覽其文卽推之爲國士雖歐公之於曾鞏陸公之於韓愈不能過之坤亦頗自勵志刻行將亦庶幾古人者之至以奮

大皇樓續稿卷三

七一

報明時而不負師門所引譽也及釋褐爲吏部卽三忤執政始由吏部出徙外郡再由南省出領邊徼已而稍以矢石戰陣之勞還河朔復以罪擊去非惟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卽如林臥以來間有按其名氏而疏薦之者輒睚眦相向而中奪之甚且林莽之戎雲霄之贈往往竊發未已也嗟乎櫛其冠翦其奴僕抑已痛矣并其子而罪錮之得無過乎語曰人窮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此所以昨於師之赴召而道

錢塘不能不爲歎歎感憤而涕淚左右也雖然
間按傳記古之志士所劄志刻行而遭世禍者
累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聽而已况 聖天

入白華樓稿卷三

今人朝首義也 聖天子御極特訪先朝赦書薄海內外與之更始諸衙門各條坐如某事某事除外已稍屬迫隘而中外有司甚且壅閼德意於詔書所明開赦除條件竝格不行藩臬郡縣諸獄繫不聞有一人恩赦來歸者浙如此則他省獄繫可知外省如此則兩都獄繫可知恐非臣下所以宣布 主上之德以鬯四海也其次則莫亟於訪賢才頃者 聖天子詔起故放名賢傾舊及直言敢諫之士當與宋元

白華樓續稿卷三

憎所向似猶闕滯公以海內中外之望還之中朝不爲太宰必領御史大夫誠所謂士林之菁蔡國家之典刑者也而公之心則又皎然如青天白日兀然如名川喬嶽絕不爲城府絕不爲睚眦者公於此時愚竊以爲惟以此廣執政之意以報國家何者大臣之進賢傳所稱與衆共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愛牽乎其間則天下巧佞之士投於其所愛以夤緣而入者無所不至矣大臣之退不肖傳所稱與衆棄之是也苟有毫

髮之憎廁乎其間則天下忠蹇之士絀於其所
憎咨沮而去者亦間或不免矣况上一有所愛
則下之希愛以干進者益如女蘿之附而不可
卻上一有所憎則下之行仇以眩知者巧如懷
鵲之毒而不可止以彼之故而進賢則未必皆
賢者之進而姦回之士因之以雜選者不能不
日衆矣以彼之故而退不肖則未必皆不肖者
之退而簡亢之士因之以遺逸者亦不能不日
衆矣故其心特起於一念之漏卮而其害遂至

六事樓稿卷三

十

於千里之决隄善乎先正劉青田公嘗曰大臣
者當鑑空衡平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也今日
所闕誼或在此今之大臣之中惟公可以聞此
言抑亦惟公可以此言進愚也內隼擊於朝外
草薶於野蓋已屬古之瘖盲廢人矣特其瞻仰
聖朝不能不倦倦及此伏惟我公入朝與賢
哲君子留意焉初五日候送錢塘并罄所懷公
已解維東下且二日矣不能前追左驂故遣使
具書如左稍布尺寸之私云不盡不盡

答吳悟齋中丞書

頃歲病臥林廬中宵人相迫已而郡中移文逮
繫恐卒爲有司者所劫奪而不以與也故特於
空僇發使問量裁尺牘上訟左右於頻年嚮往
之情與其所欲請者蓋什僅一二也然不意有
司果爾留滯途以塵覽已而使還聞公輒與按
行竊疑公世之名賢鉅人也何以憐及枯魚若
此久擬專使陳謝荏苒未及忽辱遠貽手書并
及惠遺開緘讀之公不忍自以千里之騷擾也

六事樓稿卷三

十一

而顧影懷悲於鶯聲自以高岡之威鳳也而同
聲求友於鴈鷗殷勤繾綣似有取於僕之生平
所嚮吏業文辭而下顧盼然憐其薄矜其不
能而不忍棄遺之者嗟乎此古之賢哲之士所
不可得而顧僕何人斯敢竊賢者之引譽至此
哉皇恩皇恩雖然古之趙有毛薛二生藏於博
徒賣漿家者久矣信陵君由魏入趙始及錄而
名之以聞於世不然平原好士猶且擯而棄之
以爲不足與遊者故傳有之曰士爲知己者死

田光嚮風而刎頸豫讓三躍而斬俠蓋人生自
年知已所難此其所以聲應氣求輒爲歔歔感
慨憤懣嗚咽而死且不顧也公之於僕其然乎
抑否邪魏卒之母不云乎而今而後僕無死所
矣使者歸敬附書以謝而別有雜著二首近所
手記生平吏業以托家乘者適公書中謬及遂
并以獻上非以印公所許可也旬日後僕當跨
一蹇驢南過都亭面爲陳謝李白堂云生不願
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少嘗願馳驅四
方鞭撻萬里今且已倘得望顏色聆唾咳抑所
以稍慰生平而瞑他日身後之目者不審公其
許我否

與某中丞書

僕南海罪隸之餘也忤當世坐廢久矣顧讀古
傳記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驟
咎兵萬里外頗侈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
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廁門下賓客廝役之列
而未有路項者某從公幕府歸且傳公間共譚

不盡樓稿卷三

十一

不盡樓稿卷三

十一

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爲
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
何則范睢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簣季布髡
鉗矣由魯朱家始奮亡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
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隸之餘而輒
能建功末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而敢當哉
皇恐皇恐頃譚司馬以病歸迺得道逢江上稍
稍摩畫世之疆場之士亦輒以公爲冠軍侯僕
雖未及望顏色接簪舄而公之卓犖之材嫖姚
之氣智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鬪而
赴枹鼓外之捍疆場鎮國家使羶裘之虜內怖
而遠避非公其誰已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
鞭者僕之謂矣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
飢敬因南風特具尺牘倘有飛鴻不靳德音

酬張王屋書

林臥中忽獲故人書併及遊金陵詩刻手而誦
之譬之匡廬之瀑從天而下飛崖噴壑令人神
解也欣慰欣慰所論史記評事坤之遲滯之罪

殆已十千然亦有說僕少嘗讀其書已而輒從人摹擬爲文辭然不得已而忘食飲廢臥寢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然又輒罷去久之廼私自以或得其解輒手注之凡三易帙最後者一帙略當僕懷然亦輒爲好事者囊而不歸別公來數移書却而要之於今猶留故人之篋而未返也僕當爲公特購一部別行鐫題其額原本姑留之如何如何僕嘗妄謂史遷沒且千五百年于茲讀其書而好之者多矣然據愚所見卽

不自筆樓稿卷三

十四

如劉向班固以下文章家最著者亦各自得其解以雄當時傳後世恐於史遷所自爲解處亦或難言非獨劉向班固諸人卽如史遷再出欲令其自爲言之恐亦酒人從醒說醒也而况於吾輩乎正德間楊太史所鐫舊本特屬毛髮耳近日唐司諫讀平準封禪及秦紀并游俠酷吏諸傳間得其髓矣然他篇恐亦終不相似由此言之則僕他日所請倘終不免癡人說夢也秋八月以後僕嘗移其書面爲我公質之

再與張王屋書

僕頃遭亡婦之變五內如崩及獲公所移手札公且先之矣何天之兩阨抑至於此然僕較公當倍慘割何者僕束髮娶婦以來絕不聞筦鐻米鹽之事一切閭內外竝絲婦操切盈縮故僕得以恣其澹宕不羈之僻而自肆於文章典冊之間卽如歷宦不知其家已而罷官來歸婚嫁以上僕皆不之與者也今一旦亡之譬之失木之猿垂翅之鳥盈盈房闥而已公與我得無同

不自筆樓稿卷三

十五

之否乎史記批評舊本失稿者三矣去年秋始及編訪舊本間爲增損已稍稍卒業大略芟去者什之三所摘錄者什之七餘則竝從凡例點抹并爲註釋其間而太史公所獨得處抑或稍稍已及窺見其解而不知能當公擘畫否舊所傳楊太史云嚮已共公論及當爲抹去特唐中丞所批評秦帝紀平準封禪等二十餘篇不忍遺佚之耳云

與侯二谷方伯書

僕歸來乎林壑忽已二十年于茲而兄領江西方伯後蹤跡音問稍稍絕少所共兄俯仰今古斧藻道德一時盛氣今安在也且神日以槁髯日以抽白兄既滯東海甌越之上而僕又家世茗以西兩相載酒而遊漉巾而歌如古人秉燭投轄故事且不可及矣而况望他哉形與影相嘲名與世相溷行且不能尋至人習長生竊恐區區心知忽焉朝露已爾而兄得無雍門之曲惜日之賦矣乎客有海上來頗傳兄已喪長公

八自華樓續稿卷三

六

子情甚榮楚僕所幸諸子肩隨讀父書然竝囊處未有脫穎而出者近復亡山妻山妻者僕之內友也僕束髮來內得以謝筯鑰米鹽之紛而外稍得以恣其文章典籍之僻絲茲人爲之助也今且去我矣僕所以每悲不自適欲賦而無從秋深以後當乞銘門下以慰之于九原不知兄肯與我否

與王舉人如圭書

僕束髮來與先大夫竝籍禮闈共以文章勲業

相翱翔已而先大夫中道棄官僕亦坐世譴垂翅來歸蓋兩人者所共擊筑而歌抱膝而吟特耿耿也先大夫不幸又遭兵難世或訕且嘲之而僕獨索欬持憤於先帝所祠春秋而碑之者蓋以此已而讀執事所爲文與執事坐而壁畫古今僕竊以先大夫沒位不當其才年不副其德天將於執事乎發之何以中鄉第後書問寥寥也問訊之或曰王公子近且薄舉業以爲不足適盛氣劖古文辭以獨求其至翩翩乎

八自華樓續稿卷三

七

班掾之孟堅蘇明允之子瞻矣噫其然乎哉抑傳之者妄也苟論文章之至古與今無二解也然其間同工而異曲蓋有一髮而千里者且先大夫未竟之業吾所洗眼而望朝與夕也執事而刻志於古文辭譬之持商彝周鼎雲雷象犧之屬而入都市矣竊恐先大夫所當九原黃壤之中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能不爲之嗚咽而瞪視者乎往年路逢陽谷憲使公間特寄聲不知其曾轉聞否僕諸子肩次長然迄今猶

處囊而未及一脫穎也况近復有亡室之變中懷作惡特以里姻從戎海上故亟爲一札移寄之倘執事無忘先大夫以僕所叮嚀者黏之左壁亦瞽者之歌詩以諫也如何如何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適承公過諭及劉清惠公官至尙書然不及歷俸三年例不及錄廕一節繇僕思之此清惠公之所以爲不可及 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所當亟爲推廣德意表而聞之撫

白華樓稿卷三

大

按兩院者也公曩刺吉州時故嘗與清惠公爲深交其生平行業公所稔知者大略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刑詩文足以追古之大雅風節之勁甞抗閹瑾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褫爵而不悔清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身沒之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嚮非 先帝採臣下之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骸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賢卽如異代以後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史遷所謂願爲執鞭焉而况僕輩生及與之同

井里論道藝而於公之下問能不爲之嗚咽歟以請者乎呈詞內所引故大理陳公恪事例歷三品俸不及考滿亦得錄廕適問邑子事誠有之然據愚見此特就敝鄉所及見者耳海內縉紳不暇遠舉姑以吾浙言之禮部尙書章公懋自按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侍郎終禮部尙書竝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採聲望生殊其擢沒厚以贈諡而其遺孤某猶得錄廕至都運使兵部尙書胡公世寧自江西按察使司

白華樓稿卷三

九

以疏寧藩事逮戍不數年間起爲四川巡撫隨轉南京兵部侍郎掌都察院吏部侍郎晉刑部尙書又改兵部尙書或不及到任或到任特累月遠者亦不及一年二年亦何甞及以三年考滿也然其子某歷官至詹慶太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牒查者大略國家之典有二必歷俸三年而後任子者此以待積日之勞者也制也不必三年而身沒之後其子孫或得以聲望所著乞恩澤或其子孫不能乞特籍有司具疏以聞

此以待間世之賢也事不爲例者也若清惠公則又非特其子孫不能乞而已僕嘗聞其堂手故刑部林見素公所不欲乞恩書疏數顧諸子孫輩時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所泠然蛻於塵世之外者殆亦遠矣古人不云乎避日景者身愈疾而景愈多惟清惠公生不欲爲子孫乞恩澤則今日有司固當列其事以聞於朝而聖天子所尤當加意而寵遺之者不然晉叔向之後爲阜隸楚孫叔敖之後負薪而行歌於市於今人猶不能不爲廢書而泣也况公堂辱公生平之知者乎况公尤今之忠厚正直之賢士大夫所拭目以佇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歸安縣陳公恪一查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公世寧不及匝月三縣可次第以聞而公之盛舉不獨清惠公九原之感海內學士大夫且誦公之厚德當與韓厥所立趙武者世世不朽矣幸甚

與何北吉秀才書

伏跡山中忽得北吉書廼知先大夫已逝矣不勝驚悼竊痛釋褐附先大夫綰帶交蓋自謂炎吾之於鮑叔貢禹之於王陽不能過之今且棄我矣僕所負尺寸之知與其生平所共頡頏翔翔孰從而指畫之又孰從而千里折簡而倡和之古人嘗稱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蓋悲知己者寡也而今而後僕且爲之輟絃而罷響矣像贊之托敢不自効使去且急而潯陽先生所許爲神道碑文或約廣德楊使君取之然僕別當遣使過吊并繕稿以獻似未晚也老妻於今春亦喪矣特在通家敢附聞

與董幼海大理書

僕無似獨幸曩從胡象岡公竊窺覽睹公諸生時所爲舉子業蓋萬里騁囊才也已而公第進士後僕且罷官歸間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勝嚮往語所稱讀其書想見其人蓋食且思而寢且夢矣聖天子臨御以來所博召中外故直言敢諫之士而公與悟齋鶴樓二先生並

從粵南瘴徼履鳳池還泰階此海內之上所共
鱗魚沫而鳥奮翼者然而僕特甚何者僕雖不
及附公綰帶交然其神相應而氣相求譬之江
離汀菰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
公所從士大夫壁畫國家疆場之上時時數引
僕所從粵南矢石尺寸之勞爲之屈指其間甚
且憐僕奪官狀引慝吻訟者不置嗟乎古固有
以世之豪賢片言之間生且重於九鼎沒不遺
乎竹帛矣僕何人斯辱公知己之深至此也竊
自痛僕少負魁壘之氣願共世之豪賢相追琢
已而獲罪當世擊之於仕路擊之於林泉甚且
謬辱其衣冠而污穢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方
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
沉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非公察見僕之區區
與世所不當不祭而吹形與聲其間者而然邪
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僕僕之所欲自
請於公者猶不敢及也

與王西石公書

僕吳越間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
賢所以勲業名當世處輒爲食忘餐而寢不解
帶也已而庚戌以後國家數困虜騎之薄
聖天子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
且首應明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
都國之萬里騁褭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
社稷者公之勲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
所共倚之以爲石畫朝廷所共倚之以爲長城
而巖壑草野間好奇仗劍之客所欲從公幕府
間一吐其魁壘慷慨之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
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公與之壁畫當世甚
且二回而三及僕焉嗟乎嗟乎僕何人斯而公
於雲霄之上廼爲之俯槍榆而盼鵲鷄若此也
豈公以吐哺握髮餘不遺九九與抑亦伯樂入
冀北特憐飛兔之困於槽櫪悲鳴不已而爲之
翦駿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廝役
賓客之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僕
何敢當哉雖然干將之困於豐城也土之

沙之汨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嚇嚇若昨日焉公倘憐之獄繫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爲知己者死僕願附田光而嚮風刎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與楊使君書

僕無似聞絲友人某獲矣記賢豪長者之側未幾輒得明公所報書且辱過爲許可通殷勤若謂世之勲業文章可以竝轡而馳者故不勝嚮

八皇極經世卷三

五

往於公之按節而南也廼敢遣使遠逆然猶慙竦沮咨猶未敢遽附綰帶之誼故復申之以緘書繼之以兒曹豈謂明公一握手輒出肝肺篤金石其所憐愚父子間誠古所謂傾蓋如故白首同歸者何敢當何敢當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已又辱公憐僕且爲之推轂虬峯公間及所抵掌指論僕之生平并示虬峯云云僕悲感嗚咽系歎太息久之非獨明公憐僕并虬峯公所欲左盼者抑知之矣但所論云云不

敢不告何者語有之曰士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明公於僕雖未同而知之深者也何敢不盡僕自痛少頗矜奮未幾特以微嫌偶忤故執政已而爲門下士所搆一擊之於仕路再擊之於林臥非獨奪其官毀其廬并其生平而污讎之當是時僕猶以古之志士所不幸遭網罟被僇辱往往有之世之嘵嘵營則沸鼎耳久之公論自出也僕故爽然自失亦猶枝柱嘯歌強自偷佚豈謂數年以來故執政既罷去其故

八皇極經世卷三

五

門下士所爲摧搆者死亡損廢零落且盡而僕之所遭訕口於今猶未能暴白於世之仁人君子之側此則所可深自恥詎而恨不卽死也雖然古有婦女秋胡者情竊似之矣明公得無憐之乎公所諭僕於仕路偶竊時譽大都見之碑刻載之誌書或士大夫所共睹見者僕不敢及至於僕之林臥一節雖不敢附古之太丘輩抑自謂里之好修或亦庶幾者釋褐三十年來未嘗與里人相睚眦卽如僮奴輩抑未嘗與里人

相聞詬者獨不幸家世饒田業然歲所收田租不下千石少者七八百石此則閭里所可獲者也族中食積百二十人僕所歲割已貲以爲不能婚嫁與喪葬疾病者之需無筭其間割田以贍少者五畝十畝多者二十畝三十畝亦無筭又如先君內外姻黨及他故人雖僕之內外姻黨及他故人未嘗不解衣推食以相有無者此則族中支庶與內外姻黨故人所可覆者也當其凶年間里缺食僕又以僮奴往往出金錢米

不韋續集卷三

五

穀以給之絕不責息他如郡縣賦役歲時期會僕瑩瑩然効命恐後如處女如不勝衣者罷官以來謂僕不能削髮入山如古所謂逃虛者罪或有矣於他所指摘未敢也謂僕猶不免以文章詩賦笑傲當世間對賓客亦或面折人過罪亦有矣於他所指摘亦未敢也聞虬峯公不日按郡此所可多遣偵諜而他刺之者嗟乎嗟乎僕獲罪於世之公卿雖削其官楮其衣非其所懼獨不見信於賢者云士於穢其身污其名此則

所當咋舌自殺者已僕之所以仰天自痛而繼之以泣也不勝惶恐謹布以聞倘獲明公憐而原之生不及錄沒且無憾矣昌黎堂有言曰其情哀其詞蹙不勝瞻切之至

與某人書

頃者使自公邸舍歸僕公所報手劄所辱引譽推納譬如鷦鷯鵲之棲茂叢而彼威鳳者搏風而過且呼之爲同聲而將挾之以干雲霄也且感且愕系欬太息者累日何則僕所當網罟

不韋續集卷三

五

者深羈紲者久雖無復翻飛之望不覺從樊間張翅竦翼以相和鳴耳近又得故人某某所貽示書公不獨憐之且併欲力爲推轂以獻之當路嗟乎嗟乎僕何如人顧敢望哉嘗聞古之時在天子則有茂材異等之詔在公卿侍從則有各推所知舉以自代之疏故於是時賢豪個儻之才霧歛雲蒸間坐世譴擯下寮亦輒出之罪繫還之朝請往往得滌瑕盪垢以奮報國家未聞有偶忤貴臣輒污穢之而困之終身者若我

朝近年故事惟 隆慶初大蒐中外嚴棲穴

錮之士特下 明詔許兩京卿寺臺諫及按節

使者各疏以聞海內之士矯然龍驤矣然大略

非世之碩望之士卽執政者所故相推納者也

又不然或其能養交以市舉者也世雖有魁壘

之士所不幸蒙世詆中朝無他援且瓦礫之矣

僕不敢遠引近讀王文成胡端敏兩公疏揚必

進施儒輩故以吏業顯者也時且以考察去位

矣文成總督兩廣時獨抗言於朝請還故職馬

二白華樓續稿卷三

天

吳陳九疇以軍旅顯者也時亦以忤執政譴戍

矣端敏爲兵部侍郎亦疏聞于時假之節鉞已

而事雖他阻不及世用然而兩公者推賢之大

破格之議與諸君子生不偶時沒不齎志之概

抑足以播聲當時而皎然日月也於今學士大

夫猶爲之悲憤而嗚咽者公得無意乎所愧者

特以僕非其人鹽車之駑不足以希伯樂飛兔

之價砥砢之質似難以附趙人連城之重耳云

復廣信守錢茲臺書

公之出守信州從江上亟爲赴官而僕不及攀

公盡熊之軾以傾倒曾中所欲請於今來猶爲

飲鬱也嘗聞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

宰相必爲諫官僕竊以士之得專職而爲民也

不爲縣令必爲郡守何者宰相諫官猶必擇主

上之遇與否而後可以爲重於時若夫郡太守

之席千里與縣令之席百里則固可以朝綰綬

而夕布澤者其間卽如按節使者及監司藩臬

二白華樓續稿卷三

壬九

以下固不無互以愛憎俯仰私所操切於其間

而吾輩苟能潔已以愛民則其職之及稱固什

而八九者在也蓋宰相諫官所托以固結者在

心腎精微之間而得則膠漆失則瓦礫而郡太

守與縣令所執以自將者職業驅馳之際其得

也風雷而其失也黑白固難掩也按漢以來傳

記所載於彼則以忠賢而駢福完名者什之三

而其不偶者什之七而於此則以忠賢而立業

揚名者什之九而其不偶者特什之一耳僕之

區區不能半於公而少今青陽僅六十五日以
憂去邑之人於今猶無忘而尸祝之而再補丹
徒則適歲侵民飢撫按所合以卓異特聞之
天子而邑之吏民所碑而書之者不置也已而
不次推調爲吏部卒亦以此顧僕之愚則猶多
愧色蓋一切簿書奔走間不無俗之好尙在也
每手古循吏傳嘗深恨之竊冀倘得千里之郡
僕固當以素所自好者勉効尺寸其間而隨以
坐忤當路數起數躓及其出臬粵南與河朔也
古所謂動而得譽謗亦隨之抗章而論薦者方
列於前而中所伏戎于莽而陰賊之者固已睥
睨其間矣嗟乎嗟乎粵南與河朔之縉紳先生
及將校吏民以下雖時時口之卽如督府及州
郡誌亦或系而書之於僕所爲自効何及也然
僕猶性剛而橢氣直以慙不能與世相翱翔固
其技量所限耳若公則純明慈惠世之賢者僕
每同一二知己口畫公之功名當於信州擅江
以南矣頃者許敬菴復以建昌過焉此又公之

一助漢所稱龔黃一在東郡一在渤海卽兩公
者之東西相望也願二賢其爲勉焉如何如何
適承寄書并及扇墨諸重不敢當謹勒狀以謝
并申僕曩所欲請而未及者不盡不盡

與方金湖司馬書

僕坐忤當世奪官來歸者二十餘年與公寥闊
抑幾隔世矣公以不世之材抱羔羊之操僕不
自量且辱公之同心而共臭者竊冀私憤曩之
世所推公已而執政或及知公而推轂公然亦
稍後也數年來公外則持 天子所賜璽書
北捍胡虜而內則入爲大司馬其所翊戴日月
彈壓中外詩之所謂矯矯虎臣是已豈天之生
賢哲譬之明珠大貝世固不能以累黍而疵之
與抑亦譬之騏驎驪驤志在萬里也其初也伏
櫪而悲而其繼也終固遇之以伯樂造父之知
而固得以歷塊過都爲國家汗血而馳者數間
欲附古石介作慶曆盛德詩以歌聖朝并及故
人知己者之用而僕旣坐罪廢語所謂伏之

蟲是已又恐犯昔之通書政府者之戒故復逡巡不敢頃之姪一夔謁選京邑於其行也特勒奏記以僭陳廝役者之側稍申年來寢食之思耳而僕之所從故執政者摧擊之後其所困於世路飲鬱太息於今古之間而欲紆歎嗚咽以鳴者猶忽忽未敢也山中無他事第以文章典冊自娛家所刻藏稿續稿并別爲批評史記鈔及唐以來八大家之文數百卷特令姪抱而塵覽且欲我公憐僕於一丘一壑之間其所請教

小司馬樓續稿卷三

而不敢自廢者固在也夔本訥而頗知自好者行且當官都指揮使司斷事倘蒙公以通家子弟帷納而教之則僕所附公四十年來綰帶之知而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之樂也不盡不盡復會確菴司空書

公名世之傑也僕謏陋無似非所敢望於古之同聲而應同氣而求者而公數客之帷中呼爲國士間所口畫平蠻一事公固今之韓范也其所請大將攝土兵亟名會略首虜且戒故時所

陽以興師問罪爲名而陰以行討緩寇爲實之患一切抹去而矢心一氣折不與賊俱生上以酬君相之知而下以抒地方之憤出兵之日神且効靈矣而况三軍乎予故於公所遺平蠻錄而手而讀之竊念公秉錢之日殆古之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而於中機宜則又如絲之棼竝合兵籌不失毫釐者已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少好習兵抑嘗於粵中稍附尺寸獨以舊忤執政垂翅來歸今且已矣僕三

小司馬樓續稿卷三

三

覆之蓋見獵而不能不動心且爲汗下露衣者僕非閒於文者公且屬之初擬爲詩歌以附古者江漢之什不然且當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以饒歌鼓吹於其間也某月以來病冗相仍而許按察過且申促之於是勉爲綴次以聞然竊自揣古之善畫者於寫生處稍稍如意及畫神龍所當撼山谷噴雷霆薄日月處終屬影響何則未及覩於眉睫而望於心也僕嘗於楊雲芝頌克國班掾之銘燕然猶心悸目恍擬屬末工

而况僕之區區乎伏惟我公再為改竄僕既獲
颯似難再逢倘欲共公孟誦論文當屬隔世事
矣敬因許按察使者聊附一言以申哽咽之思
不盡

與唐凝菴禮部書

僕無似附先中丞公綰帶之交及先中丞公沒
而僕過其祠而哭之十數年來與我公之跡甚
疎矣然而公之第未嘗不鼓掌以喜而搢紳大
夫間語及公之泣官提行與其所世先中丞之

八自畢樓稿卷三

西

家學者又未嘗不切嚮往頃聞公之疾還家其
所願拿舸而由五湖遡毘陵之下者蓋朝且夕
也顧風塵荏苒以至於今况始則喪山妻再則
喪妾又喪壻近又喪長子數年之間其所困於
骨肉之割哭泣之慘者種種也故忽忽不能而
凝菴閉戶讀書倘覽及柳子厚所碑記世交名
氏處得無攬帶而興思若雪之間否乎偶因族
子輩所遣家僮囊近刻韓柳以下八大家諸書
過舊金陵焉道出毘陵特令併候然抑亦以僕

生平所為文章之好與其一切揣摩先秦以來
作者之旨大較竝自先中丞公發之而僕所手
次八大家之文而為之鐫引其旁者謂其盡得
韓柳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背而馳
焉亦不可即如先中丞公與王遵巖公所論列
八大家者亦稍稍為之綴次其間竊自謂先中
丞公於此書倘及聞而知之當或點頭而頷之
者惜也今且不及矣然八大家各集之外僕別
有歐陽公唐書五代史抄二十餘卷茲則集中

八自畢樓稿卷三

圭

之所不能載而僕又竊以太史公沒上下千餘
年間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歐陽子
也予故不忍遺特為哀而出之而族子輩偶發
僕所故為蓄之篋中者於以刻而傳之不知其
能當公之指畫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為鐫
評者中所標引先中丞公云蓋以世之好史
記者多而能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
而已予故不敢遺之併為附見也伏惟覽而教
之不盡不盡

與徐天目書

宦轍入閩來忽四三年矣公且三徙官而聲詩與政問徜徉千里佳山水間獨愧故人頽然一丘一壑之中無從凌風而隨我公作長短吟以相倡和也南望閩海不勝攬帶之思偶溫陵劉太學過山中敢仍歸鴻附書以候劉君者故郡理劉南郭先生之嗣雄文博學蓋世南郭詩書文章之深而史遷所稱翩翩公子是也獨其數奇故數困場屋而於今垂翅耳聞公從弱冠時南郭先生固已奇公譬則張燕公而識鄴侯於兒時者公倘不忘知已刷其搏霄之翮猶當扶搖而轉天池者也知公多厚誼故敢爲之紹介而以請左右者如此伏惟留神焉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二

三六

白華樓續稿卷之二

白華樓續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喬戶部壽齋書

僕不見先大夫三石公之面及覽睹詩歌文章之什者二十餘年于茲蓋僕以忤當世坐罪廢而又家吳越間譬之伏蟄之蟲也間有客自秦中過者問之或傳三石公已仙蛻矣不勝嗚咽

白華樓續稿卷三

一

上之不能如季札之挂劍於其墓下之不能如徐穉之束生芻於其堂并其所著遺文又不得躬過其廬哀次而伏讀之鍾期沒伯牙不復鼓琴僕嚮來亦作山谷間頽然棄毛穎毀歛石者之夫矣一二年來間及讀戊辰登科錄人士又稍稍過稱公昆弟輩復以文名當世頗知司馬談沒而子長繼班掾逝而孟堅出僕間欲會晤之而無路也豈謂公今且抱天子爾書准稅茲土昨家僮輩之傳刺偶艦米出糶按故事

量爲請舟筭者之額而已豈知卽公也公之所
覆手刺至而僮輩復稱公覽僕氏名爲之躍然
解頤而下堂且云先大夫所生平口我者朝與
暮嗟夫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故人離僕
於公父子間語所謂存沒之間兩相感而山陽
之笛柳州之碑不能不爲之俯仰而歛歔者也
奚能無情乎哉大火初流潯暑猶侵僕未能汗
而出遊茲特先之以書并別函家刻數種以獻
少致尺寸匍匐之私秋氣稍深白露霑衣僕當

木犀樓集卷三

二

候公於西湖之上并請篋中所攜先大夫生平
文章詩歌之什庶慰我百年心曲也

與劉沂東憲使書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茲曩所共公促膝而談銜
盃而呼者猶耿耿虹霓襲簪烏而照環珮者也
今且摧抑剝落神日以稿而髡日以抽白譬之
江上冒寒之裝戴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
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
同聽鹿鳴者三百人而同心者寔無幾僕所以

倚茗而吟登弁而嘯未嘗不從齒來之鴈而夢
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邸報知我公猶有邵
氏鬪雞之釁僕獵襟起爲系欬者久之老氏不
云乎攘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士則俛首
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
歷蜀道之難而脩然林壑而胡爲乎霜露之霑
衣也已而訊聞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
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聞
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爲書附候文刻十一卷續
稿四卷附上求教

木犀樓集卷三

三

諭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今之高才生往往督學使者輒擯而遺之非盡
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爲文精神之所措
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窾綮於文藻之所傾
吐類多龐雜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
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爲甄錄稍
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矣故古之論善射者
必首養由基以其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而百發

百中也二君其養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
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爲文不特自挾
其穿札洞胸者之技與能而必求養山基者之
至須於精神之措注處譬則引江淮之水而灌
之百川之間大者割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
疏壺竇於文藻之所傾吐譬懸明月於牛斗
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
輪瀨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挹關
山之所不能斷雲煙之所不能翳閨姬戍婦之

八皇樓續稿卷三

四一

所倚而凄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悄然以
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
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掇題之
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
葛引之題卽單文斷簡而枯且急者之題於是
時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
提太阿而截犀兕剝虎豹殊有獨得刪繁就簡
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於絕處
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窺谷而剴然天

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
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劒
觀廣陵之濤而低昂舞袖素車白馬相爲俯仰
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
以爲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
故披暑早起輒爲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
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殿後之馬奮戈賈勇摧
強摺伏於以收後功焉不盡不盡

與翁見海宗伯書

八皇樓續稿卷三

五一

言別來忽已再歲矣公之入朝來往往於學士
大夫之擁傳而南併及諸儒生之從太學來歸
稍稍諳世故者間問諸卿貳鮮不嘖嘖首指公
且曰某今國家石畫臣也其所得之擁傳而遊
者如此則其廟議可知矣其所得之儒生者如
此則其左右諸大夫又可知矣頃徙南司空又
徙南宗伯陪京雖屬散地而公之所以養海內
之望聖天子之所賜璽書而召者且且夕
也僕雖衰蹇終焉已矣然而鳳凰翔於千仞之

上彼鴈鷄之從樊縶而籠栖也能不思以翮飛而和鳴者乎神龍之噴風雲撼山谷而出也彼魴鰕鰕鱖之遊塗泥而戲污瀆也能不思以煦沫而振鬣者乎無他情也 天子冲年睿質

張相公以下方以師保之寵阿衡之望矯然日月之際其所亟材賢鎮中外者百年一時也竊思公之才望當漢神爵黃龍間可方張敞杜延年等博陸侯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翊戴孝昭之際舍公其誰與哉一二年間公不入爲太

八皇權續纂三

六

宰必爲御史大夫密共一二知已延攬天下豪俊之士及劈畫中外一切得失處努力努力嗟乎僕雖不及矣但得公等當軸於川吟壑臥間如石守道故事作一慶曆聖德詩以賀太平亦晚歲勝事也如何如何

與胡錦衣書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於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當朝夕烽燧出之枕席譬之決江漢之水而注之彭蠡以下千里之間無不家及而戶飲

者當是時 先帝倚司馬公爲大江以南一

長塹也豈謂媚嫉中起謗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薏苡以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於囹圄此縉紳大夫之所以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婦女之所以耕不忘耨織不忘杼於今系獄而太息也嗟乎曩之所從 朝廷宮掖之間乘暇蹈襲而甘心攘袂者非死牖下卽擯朝請矣以予觀之當時雖屬快意古所稱睚眦之怨無所不報矣而異日國史之書裨官之

八皇權續纂三

七

錄所以貽訕於沒世以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其能掩乎哉雖然頃者執政高公之所以採諫臣之議而復之故官中丞謝公之所以採地方之議而改之特祠其所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也贈諡未下祿廩未加此吾輩所於今食且噎而寢且夢然又自恨徒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於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謁先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所過湘水而投書以

昂者已茲特繕寫附上伏惟垂覽聞兄過西湖僕所願假之翼而南見者頗適病足姑就廢業吳君者數日當即拿舟過焉勿罪勿罪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願附世之作考見其至也願仕路不偶垂翅來歸譬之鳴埵之蛙吟草之螢一丘一壑之響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幕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茲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

八

八

草竊影附而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公所刻墨副攜示稍稍醉心而解願焉又稍稍窺公所繩墨古人者之似盛爲鼓鑄斧斤而獨求其至此於其間譬之楊雲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憂憂乎塵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干將莫耶之劍剗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竝一朝而剗割摛抉之矣嗟乎嗟乎公非今之赤幟於以滅秦蹙項而百戰咸陽成臯

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帷焉願未有路也頃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外家刻十一卷續稿詩文七卷附上求教續稿者目所酬答而侍兒輩日以活字翻印者也故首尾無次亦多舛訛倘荷垂憐煩賜塗抹幸甚幸甚

與凌太學書

兄刻史記評林書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間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

九

九

之恐屬無及故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卽醉如劉向博如班固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適宕如蘇氏兄弟似登其堂而闖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曲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兄今強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於九原與

之面爲壁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
欲爲兄吐露什一然已覺之啞兒喫苦瓜口欲
言之而又有終不相及者已嗟乎嗟乎兄得無
以我爲癡人說夢夢時若了了而夢醒後又黯
然蒐銷卒無一言相詰畫者乎不盡不盡

與唐小漁官論書

津亭言別忽已數易星霜矣僕之鬚日以摧神
日以稿而太史公之調鹿於山中不知獨能卻
老否故人知己之思朝且夕焉僕近得一堪輿

八皇樓續稿卷三

十

家俞君者爲卜名山以待盡已而衆指其兆曰
當不臧古所稱牛眠馬嘶處也公之習至人長
生之訣也抑久矣得無厚爲他日衣冠之藏以
貽山靈於千秋萬歲之後而猿鶴之共遊者乎
俞君過倘有紫氣隨翁杖屨間幸留之稍與共
扣澱江而南佳山水也不盡不盡

再與張王屋書

史記抄刻完謹以一冊呈覽近日敝鄉凌太學
亦已刻就史記評林托僕爲序僕之所生平手

太史公遺書而讀之之間竊窺其舊處略已見之
序中而世之名家所與僕異指或如古所稱人
人言殊處公亦可概見其微矣不審公所折衷
者何如太史公沒且千餘年而唐宋以來諸名
家或崛起自起門戶者已足名當時而垂後世
近代稍稍有摹擬而竊其句字與影響所及者
輒以之敢爲誇論而曰吾爲史記吾爲史記僕
獨不自量欲竝爲劉削而去之於其神理處而
注心焉庶不爲楚之優孟而孫叔敖其衣冠言
笑也不審公謂然否幸公詳覽而教之

八皇樓續稿卷三

十一

與袁太冲書

太冲以忤當世坐罪奪官歸客或傳太冲不樂
見賓客往往匿身煙霧間嗟乎嗟乎太冲其古
之逃虛者乎抑亦世之所不忍組縲之棄而簪
紱之遺者乎如前所云則必莊生之傲漆園而
不受楚王之聘於其初可也如後所云則又區
區於破甑之顧而浮漚之滅者而量太冲又不
欲以之困約其身爲也然則丹丘綠水之間吾

獨不可以掃巖而臥枕谿而釣也乎閩中游君以舊從事過齋中特爲滿室而書寄貽左右倘太坤不以僕所言爲嘔抱琴而過湖焉僕願從太坤側耳而聽白雪之曲也不一

與郁秀才書

承兄屬僕表先君子之墓愧予非閒於文者不足以副兄仁人孝子之思及手王廷尉與陸京兆公所爲誌與狀叅而互之兩公之言或人人殊甚者自相抵牾始以爲謹厚而中或以爲節

木皇樓續卷三

主

俠始以爲稍稍事節縮而家用饒富而其後也又或以爲散子母錢不收而家且衰落大都近代以來搢紳先生好摹畫史記漢書爲文章而於公卿士庶誌銘傳記特借史漢之膚髮以爲工而於斯人之神理或杳焉而未之及此僕所以面共兄云而不敢妄爲之屬筆點綴於其間也夜聞兄所云歸輒勒草如別紙據愚見業已刪其複者雜出者并遺其繁蕪而無所事者於先君子平生本末或稍稍櫛絲入杼得其什

五竊恐兄又不免謗訾之厭且疑其非史非漢而或以爲罪也如何如何僕嘗覽本朝名僧中峯禪師所自爲對鏡而像而自爲贊二百年來猶令人神思飛越若睹如來者僕拊掌大笑曰世之學士作誌傳恐亦須如是始得其解也不審兄謂然否

復王暘谷乞文書

僕以病客臥若上久矣忽獲公手札并詩刻及品茶記與種種惠遺璧則相如之渴而仙人飲

木皇樓續卷三

主

之以金莖之露者感刻感刻讀陽湖紀略公之曩所從席上飭畫山川之概已稍稍襟帶間特其圖聞使者已授家奴猶未及覽也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鉅鉗愚溪間故得以恣其盤谿邃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爲文然不得於其遊則必及於其圖庶幾恍然神攜也不然則未免犯古人所稱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文者之戒恐終屬恍惚不能列畫也雖然公之向平

之度則翩翩乎古之至人者之區矣僕不能文姑遲東歸爲公記之謹對使拜命秋深木落當囊稿以獻也不盡不盡

復鄭東里侍御書

僕攜兒遊河魏覽吾丈之文得其雋幸屈之帷中當是時僕固知丈當籍金閨履玉墀爲天下士也今且果然而小兒曩亦頗露頭角丈亦許其或可讀父書也十七遊學宮十九二十試輒首多士僕竊擬或不負師門也顧僕忤執政不

八
白華樓續稿卷三

四

特奪僕之官箬之來歸并波及兒而褫其衣巾以故迨遭坎壈至於今頃者始獲遊太學倘得授一第此則所以外承師訓而內順先志者未知其何如也僕之南還已逾二十年初猶有按督諸君憐僕罷官之無從且吏業猶耿耿可觀者以故時時或及論薦及他使君所以執政之族按節入浙者毀其廬及其衣冠而僕遂爲垂翅之鳥矣嗟乎嗟乎僕少嘗卓犖自喜每讀古名賢傳記至以忠誼動名捍社稷翊日月處未

嘗不振衣而起思與翱翔其間今且齒浮六十而衰颯甚矣盛年夢思當屬陶世丈方持繡斧江上其所以開陰翳而嘘風雲者盛屬衣帶間也丈得無憐之乎邇辱貽書再及腆賜丈所爲無忘故舊之情爛然空谷矣拜使登嘉不勝欣感茲特附啓奉復左右八九月間秋氣稍深僕竊擬杖屨齊雲黃山之間倘得從丈冠蓋庶所以慰我二十年來寥曠之思絲邈之情而其所欲言而未及者猶十九也如何如何

八
白華樓續稿卷三

五

與張太學書

辱兄從雲間遠顧敝里僕偶以他事入茗兄又追之茗中覽兄所移舉子業鏗然金聲而玉律譬之名姬之倚秋水而渥脂黛鳴環珮以爲容者也當什發而九第矣僕何能以爲助然猶有一言未敢罄者且或傳兄當併移高文典冊而共郁復所讀書蠶藝於吾里中者也今且久之廼知兄所過湖者祇嚮僕一坵當否耳僕雖無知大略兄之厚爲殆容處多而盎然天解處少

冶容者譬則對鏡膏髮也文之下乘也若求益然天解則必自心之所獨得處而縱而肆焉以浩然而書譬則仙肌玉骨之流也文之上乘也勤勤下乘者亦可因工以求第若能澄心鍊神而於其所爲上乘者稍得其解此則古人楊葉之射而百發百中矣兄得無意乎郁復所歸敢附一言以報明德近刻史記抄一部奉覽若史遷者古文章家之最上乘也兄倘臨觀焉或亦可以効尺寸之助也不盡不盡

不盡不盡

六

與許穎陽大司成書

五七年來公以文章道德擁戴 聖天子日月之際其所侍從講帷翔翔禁林無異宋司馬君實歐陽永叔之望頃聞暫出爲大司成蓋欲借公暮月於太學辟廱之所以造就天下多士耳 聖天子重書之召宰相之麻特在旦且夕顧僕日衰矣其罷官既久譬之伏蟄之蟲殆頽然自放山澤薜蘿之深無意人世已曩所共公擘畫古今品擢著述一切抹鍛語所謂待畫

丘壑而已如何如何言別既久懷如飢渴竊思金陵多佳山水燕磯牛首獻花巖諸勝僕所少時宦遊謫詠往往而在倘及乘秋跨一蹇驢於都亭不審公肯出共尋花飲泉以申年來之問否

與翁司馬書

頃於橋李道中偶逢麟陽宗伯官舟稍及口畫嚮所聞者於今杳無音耗特括蒼永嘉一帶州郡道路之人猶稍稍訛言耳然聞 中朝別以建言者榜募膂力敢鬪及知兵略之士雖未必得否抑足以少戢姦雄者之心而默禱其魄矣使有司能借此從中網羅上推心腹以待之亦一奇也如何如何

不盡不盡

七

與胡叅軍書

先司馬公沒且十餘年於今猶附殯宮中外百執事猶不及請 聖天子如古者所築祁連山及給秘園之器以葬此 國家缺典也吳越間數十州郡無不人人抱痛持悲系歆太息而

不能已者而况我輩一二肺腑之交其爲情又何如乎頃者戶部所下覆勘軍興云浙中諸使君頗涵涵動搖且欲轉牒徽寧巡按令弟錦衣過亦危且懼矣已而宰及中寢蓋亦以監使者朱白野公故知先司馬公曩爲御史時先司馬公以讒者逮繫竊欲具疏論列其事抹之已而聞世宗業已詔釋故不果上而其所爲先司馬公切劉向陳湯之訟者耿耿也僕以此稍及從中關說之又繼以大義折之而此君遂

八百里續稿卷三

大

及釋然然杭州守吳韞菴公所中持處亦多韞菴公殆長者其仕浙中已久習聞諸將士吏民者家尸而戶祝之口故不忍以拂公議耳非特州里之共而已也近擢溫處兵備僕贈文亦以此壯之敢并錄覽且以見我輩所持天下之公而不忍沒其善耳嗟乎僕衰颯甚矣恐不能久人世所願 聖天子早採臣下之疏禮葬先司馬公而僕以得抱文一哭於其墓以雪百年之痛此則沒且不憾者於今未及也如何如何

與宣府中丞張崑崙公書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節東南者幾十年于茲矣而數坐事他徙修蹟倏起俄而河朔俄而上谷天豈異公萬里驪裹材顧欲使之越國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

天子盛明虜因內款卽如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謂輕裘緩帶其間者乎抑亦有橫槊賦詩如樂府所載出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

八百里續稿卷三

九

鐵衣者乎故人不可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從白鴈三秋時時流目也僕年且隣七十矣鬢之雪而肘之枯者種種矣綰帶之思已屬隔世卽如公旦夕內召當在肘腋政府僕竊欲載望顏色瞻節旄大都不可復矣茲因兒姪輩從吏大同近且攜家過之道出幕府敢爲書以獻稍通丘壑間尺寸之私云耳不盡

與許敬菴吏部書

董懋德回知公福祉且聲問奕然甚爲欣慰然

而以公之賢與才又屬科第二十年矣嚮年贈公詩云同舍半開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蓋歎國家用人不免如昔人所稱積薪之喻而公之舉望所嚮何以不聞當塗者亟爲推轂也豈楊子雲頽然聲利之外故中朝之士從而厭之邪太息太息今年湖中舉進士數獨倍往時南宋而還似屬僅見也公於同鄉號稱祭酒幸時時夾成之董甥及表弟錢繼修知公舊屬世講一切刮磨更望加意聞繼修年雖少其卓然特立處綽有迺翁家風茲固同志中翹楚也僕亦別有貽書并乞叱名

八皇樓續稿卷三

二

與沈少林殿撰書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况衰朽之年譬之秋林之萎翳矣豈敢強顏冒譏輕爲尺牘於賢豪長者之側所恃者先公今獲鹿時僕以吏部左遷洛州過焉辱先公食我於驛旅康我於卽次賜之以綰帶之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僕亦隨還舊京南之粵北之

河魏宦遊之轍杳然不相及而其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共爲砥礪者固耿耿也不審公過庭時抑嘗聞其氏名及其州里否乎頃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歷金門上玉堂僕私爲吾道喜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稍曰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雋已也間籍累朝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澹泊似張公子韶遠峻似王公龜齡而以古之道抗顏執政則又與本朝羅

八皇樓續稿卷三

三

一峯或不相遠他所急故知輕千金聞鼓聲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馳則又似古之布衣節俠殆世之異人也嘗聞太史公傳晏嬰於異代猶願爲之執鞭而况僕附公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相錯間又獲從遊先大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黃鸝搏九臯而遺之以音則鴈鷦鷯鷦鷯之在樊也猶爲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幽蘭杜若之在湘江而挹之以輕颺而微風也雖蓬蒿蕪穢亦不覺相

爲瞻雷而紛郁者固情也公憐之否漢武漢又稱公於青囊最深喜覽佳山水近且欲過湖中焉僕當邀山靈以俟

復許按察吉菴書

確菴司空僕之最知己也曩出平蠻一編屬僕勉効一言挂於其間僕初欲擬爲詩歌以附古者江漢之什不然竊如柳州所陳平淮雅饒歌鼓吹於時可也一二年來病冗相仍未及繕草及公所哀平蠻錄再爲手而讀之首奏疏次

白華樓續稿卷三

主一

檄文次批申次紀錄次尺牘次軍情又次之碑頌諸什而司空公將帥之略如掌股間僕竊以公之威名日月俱遠非區區矢歌所能盡者謹如來命稍次而序之業已繕寫求教倘公改竄後或以入刻轉寄確翁而僕別有一書蓋所以復確翁之命者萬惟併上幸甚

與胡舉人朴菴書

僕少時頗以舉子業自喜而世之學士大夫抑或以僕當竊一高第也已而鄉會試諸有司抑

寧肯擬竝不果此固數之偶不偶介乎其間而僕抑自限於科場中殊自有失着也近年來舉業家多務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炫眼抑不知舉子業故起於王荊公所厭詩賦取士而特設經義以求天下之士蓋卽漢人明經遺意也而世之士既競以新奇相高於經術遂疎而不講幽莽闊略而怪且幻矣近於兒曹輩得執事所中浙江鄉試卷讀之中間文調雖不免與世之務新奇者相矜而於題中肯綮則大都已入宋儒箇中髓處矣惟其新奇從經術中洞關竅櫛骨理譬則孫吳之治兵本之正以出入變化百戰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幸兄慎自愛兄之才宋之蘇氏兄弟及陳同甫者流非特今之章句之士也前已托宗姪茅憶川寄聲適文泉中翰再過敢附一書以致區區雖然兄抑聞千里騁馭而越國過都如歷塊者乎然要之步和鑾驟韶武此則尤爲伯樂者所空冀比之羣於以名天下而絕當世者也古人以未

白華樓續稿卷三

主一

同而言爲戒然僕夢思不忘左右故不覺
至此皇恩皇恩

與沈虞部太素書

僕無似附令祖先按察公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頗屬綰帶交然一以家太湖之比一以家太
湖之南故不及時時從里社遊習知此仲輩所
爲文章者之深頃歲執事借籍湖中起家補弟
子員客有口誦執事所爲應試文僕竊驚且呼
曰此固當以名天下者非特一郡一邑之士而

八皇樓續集卷三

廿四

已也客又曰卽江村憲使公者之孫而鐵山太
學之子也僕又竊蹙然喜今且果以魁天下矣
世所稱千里騏驎之材絕塵而奔歷塊過都所
嚮無前已而入對大廷客或初擬執事者當以
所對進之 天子不果及選中秘時客又以
執事當置首選又不果何邪僕知之矣天之所
以豐執事之才而又稍蹙執事者之遇未必無
深意於其間也今之翰林侍從號屬清華然一
入於其選往往十年二十年之間所可待日循

資而拖金曳紫者非如唐宋間所及以內外相
出入者也間按本朝 二祖開國姑置不論

卽如宣廟以後始重翰林之選然百五十年来
其以道德聞望內之擁官掖外之捍疆場其他
以諫節吏業烜赫旂常者不可勝數蓋超自內
翰者什之一而起特外地者什之九也何者外
得以習民事而練世故也夫以之習民事則其
所當籌畫堯鑰之間而以視天下之賦役獄訟
兵戎緩急也日以精以之練世故則其所當中

八皇樓續集卷三

二十五

外奔走之間而以之更世路之升沉顯晦盤錯
嶮巇也日以熟異日者踐要塗柄政府殆又譬
之砂磧峻坂之後而收之康莊者已不暇遠諒
姑自弘德嘉靖以來如劉忠宣公大夏王襄毅
公恕胡端敏公世寧王文成公守仁孫忠烈公
燧張文忠公乎敬輩竝聲震華夏而名垂鼎彝
者也彼豈不能握尺寸之管與當時文章之士
相翱翔哉予故曰有所豐其材於彼而又有所
蹇其過於此天未必無深意於其間者幸甚事

於省署之暇輒按先正輩所載之傳記與名臣言行錄迹其所起家郎署者之始與其所敷歷中外者之次深沈其思剴盡其氣數與中朝砥名礪行深識遠覽之上相與師友而漸磨焉則執事所收者固已多矣豈特世所矜一朝之獲而已哉幸高明留意焉聞夫人行敬附奏記并別致賀私伏惟垂納幸甚幸甚

與沈鐵山書

承借商子及曾子固隆平集二冊謹以返上商

白雲樓集卷三

五

子更法等篇太史公已載之史記其他篇什恐非盡出商鞅者以其議論龐雜非盡商子本旨也曾子固所紀豈亦有志於纂當代之史而爲之者然其紀聖緒以下或及官名行幸而不及括太祖太宗所罷藩鎮及建州軍草創之略其紀宰臣叅知樞密使或及其簿書毛瑣而不及其出入將相之大又如夷狄及他僞國等篇亦多草草其所當契丹歲幣與西夏或臣或梗本末此皆所關宋朝利害之大者中多遺漏豈子

固特零星綿蕞裨官野史而爲之者而未及成書邪况書多訛字不可讀不知江南諸文獻家倘有故本可得叅訂而別刻之否亦後之竄修宋史者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徐長孺秀才書

僕無似且衰颯矣於三代以來六藝之遺少嘗劉志刻賢頗欲附當世之作者相與共追古之道已而年日以暮精神日以耗輒廢且頽矣於兄未之面而兒姪輩數稱兄與郁復所諸君竝

不羣樓集卷三

五

以千里騁才異日故當飾羈騁轡共爲國家蹀躞沙場建萬里勳者也而僕何人斯辱兄不以遺移之書移之傳記書序諸什且忘其瞽也而以問道焉不敢當不敢當僕適病瘍已而讀之兄之氣且獵史遷班掾而上韓歐以下不足爲已僕何人斯又何能爲兄相與雖盡其間不敢當不敢當雖然僕竊有一言焉仲尼云其辭文其旨遠世之雋茂之才大較於辭之文處什之九而於旨之遠處什之一故於史遷班掾之

非其至者稍稍效顰笑傳脂黛而史遷班掾之
自以為至者今之人或多遺而未之及也何則
譬之女之冶容者觀者競於其畫眉膏髮明珠
翠爵處凝眸轉盼神若移而情若醉焉苟其仙
姬鳴珮而過特霞裳霧縠而未之冶也世或忽
而遺之矣此所以近代擅藝者往往姍韓罵歐
甚且曾王以下奴隸而叱咤之矣兄固禪家所
稱出世者其肯姑舍今人所好者而於今人所
遺而未之及者相與拔趙幟立漢赤幟否乎兄
欲言

八皇樓稿卷三

三

與翁司馬書

姪夔還得公報書并聞公開帷而兒攜之刻骨
刻骨秋以來星象示異遠近訛言已而聞公卿
以下多易置者客或傳公且代張元洲公為太
宰僕於病榻舉手加額曰此宗社之慶也已而
不果又數日客傳公改南司馬僕又舉手加額
曰雖未及領太宰而南司馬故叅機務 文

廟來故所稱留守者

武宗末年國家多故

執政諸公特疏喬白巖為南司馬已而寧藩外

叛 車駕南巡諸權璫扈將殆鼎沸矣而卒賴

以無恐公之茲擢 聖天子及一二執政大

都在此公之才望當與古傳記所稱石畫長城

無以異願為努力所欲請者詳見副札僕按天

文占近日星異恐屬可憂者况南州遠近厚為

訛言私相煽動不審公堂私間否頃復有客從

永嘉來且傳冬十一月江之鯉躍而雲飛者三

八皇樓稿卷三

三

其大如巨艦長可數十丈從空中揚鬚掉尾行
數十里而後下海也又一日有傳海馬入城市
者已而郡太守令獵者捕之及以入於監兵使
則又類羊也海上人竝未之習覩者或謂孔子
入楚嘗識商羊為水災豈其似之機祥者君子
所不道然大略竝陰象也太史公嘗書河魚大
上魚鱗甲之屬也故為兵兆 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翊戴日月之際知 國家萬萬無恙然
公為重臣幸博習材賢按古今覽名實不特南

郡根本之地而已卽如徐邳江淮吳越閩楚之間一切阨塞虛實文武吏士恐當一一料理以備不虞僕茲言非特杞人之憂已也公方藉中外之望於故人知已不得不憚及焉皇疎不盡

與顧慎卿書

數讀邸報知甥之治行當冠河朔矣而復亭南還又稍稍指畫吾甥所及深知於當路持節諸使并及一切長寮按屬且以蒞官之暇稍稍獲與賢良文學魏君輩日以文字相追歡此一段

不自量續稿卷三

風流藻雅不減歐陽永叔推官開封時故事也甚喜甚慰吾去秋患一背疽幾不起矣幸復偷活以至於今甥當爲我泫然悲亦當爲我楚然喜令祖年九十猶矍鑠勝我今尊以下亦俱康食里中口竝嘖嘖稱君家爲福星令弟來不多贅甥索史記刻十冊舊稿續稿亦各五冊如命奉上近覽魏昆溟所刻舉子業往往從神解中得之蓋國手也及閱所寄策論指南或云中多昆溟叅訂何以誤爲賞最於世之剽竊而軋扎

者眉山頽而文章家礱之奔駟也久矣吾雖老猶時時願共海內豪雋相與歌采齊而鳴肆夏以尋六藝之旨焉幸爲寄聲十千至囑至囑

與李見羅憲副書

茗上之別十餘年于茲矣明公之材礱之古所稱騷褻騏驎所當歷塊過都而蹠血萬里之外者卽如國家石畫諸臣抑當強明公而出之早爲飾之以王勒繼之以金轡顧今伏櫪而嘶何也數以訊客客或有傳明公病眼十九者頃烏

不自量續稿卷三

程羅侯來稍稍前問之廼又得聞明公近已末減甚慰甚慰若僕則衰也甚矣所未盡者特區區殘炬耳僕旣罪廢久益與世隔故數閉戶而坐抱膝而吟間以賓客奕酒之暇特恣情於古先名賢六藝之遺與之相沉酣其間譬則昔之逃於酒僻於鍛以自爲色澤耳要之非其好也杜甫嘗寄李供奉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我公得無起東山之臥赴安車之徵抑或旦夕秉鉞接節而入我浙一縱飲西湖山水間乎適

烏程羅侯使者便特附奏記不盡所欲言

與李夕溪侍御書

先司馬公沒而僕抱鍾期之痛不復鼓琴也幾二十年于茲矣長公暨次公相次舉進士官業所嚮卓犖當世僕坐罪廢然於故人知己者翺翔王路未嘗不爲吾道喜且歌也獨恨家世阻僻壤僕之蹤惟抱犢灌園與鹿麋泉石相朝夕其所嚮風慕誼不啻肩睫間而一切寒暑音問獨杳然千里不相及甚矣其可爲繫歎而太息

全書續稿卷三

三

也頃聞次公從南粵還而長公持節按楚後亦且上書乞疾歸來乎豫章之深竊思世之學士大夫所當九折之坂竝介而驟而兩公者獨引跡茂林徜徉次且不欲進豈古之三揖而三讓邪抑亦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之云邪瞻切瞻切烏程羅侯來稍稍問昆季起居羅侯輒應聲曰夕溪公業欲附書偶行亟不相及昌黎不云乎僕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感切感切適羅侯從者西敬附奏記少効區區詩人有

言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倘有征鴻幸無遺

與王沂川舉人書

僕少附我公文章道誼之交其所相與砥礪行業上下古今者不特世之區區宴遊盃酒而已也已而僕稍稍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然三忤執政以故宦遊多坎壈不偶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譽謗亦隨之譽之所嚮未及援之於前而謗之所締輒已摧之於後况故所忤執政者方席

全書續稿卷三

三三

天下名利之權以徇天下之士而士之亟於其所愛與憎思以發其睚眦以快恩讎者深次骨也且不特擊之仕路并及其巖壑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而網罟之僕故不免僇辱幽囚今且白首終焉已矣而我公之才譬之于將鏖鄒其所薄日月于斗牛而耿虹霓者何如也世之有司操尺寸之繩墨以格異材遂使海內名流如我公者到於今猶垂翅而不進焉公亦自悲歌慷慨發憤於古六藝之遺其所上

孟下述風騷以來百家之旨鼓鑄而折衷之一切著述或及讀或未及讀大較公自足以要之不朽矣然則天之所以豐公之材而遲公之遇顧令吾輩知己相與張目引吻驚眩系歛不自已者得無在此乎嘗覽古之奇崛之士荀卿韓非以下其所不偶於時而著書以自表於後世者何可勝道也然則僕之罪廢之餘於公又降等矣何者進不能爲國家建萬里勳退復不能附公輩如所謂秋蟲者爲一丘一壑之吟以自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已近見公所爲序縉紳先生之刻并其相與往復書僕竊奇公之氣與公之言然亦不能無疑竊願拿舟海上從公遊且得探公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之深不知其肯許我否也

白華樓續稿卷三

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翁司馬書

姪一臯過太學業已奏記奉候左右矣頃入西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畫公所以席中外之望者不勝爲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廼知公且坐詆賴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知詆者之口何措也又不勝爲世道錯愕系歛不自已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明之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半則附君子者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然君子而被毀則必其材智雖已繫天下之望而所自挺身者或疎唐之姚公崇宋之寇公準是也其勲業雖已荷天下之重而所處名位者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彥博是也不然或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口如歐陽公修

或起軍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近代王公守仁間多招尤構釁不免於世之嗷嗷而口者迺若我公之提身若畫雖而引繩也其名位雖列尚書猶散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欲自口者而軍旅之柄又未之及然則以公舉望竊謂海內縉紳學士無間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手以亟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僕雖罪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則又多所刺心不

八皇樓稿卷四

二一

與朱駕部書

陳山人竹廬來業已具書稍通二十年來寥曠之思矣適聞馬松里納言移書吾丈且以沈左源薦之左右而左源者故人青門先生之子世其花木山水之繪而以衣食於江湖者也大略古之雋逸之才必多困阨故曰詩能窮人又曰

詩必窮而後工以予觀之非獨詩也其於繪畫他藝也亦然何則非雋逸則不以習其技非窮則無以致其思然亦非世之鉅人名公又無以發其聲而振其困阨于時故予嘗覽顧凱僧繇輩初亦落魄不偶已而借晉之王公始得通顯以自名於世也吾丈以世之名才過南省締交門下者必聚倜儻磊落之士幸爲我多多游揚語曰伯樂一顧則千里之馬皆蹀躞而悲鳴此或左源所飾羈獵駿之一時也此則松里納言

八皇樓稿卷四

三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間爲詩歌之什已而釋褐後數與朋輩後先倡和竊疑國朝詩歌之什弘治正德迄嘉靖來學士大夫李獻吉何仲默鄭繼之徐昌穀薛君采高叔嗣唐應德邊庭實顧華玉陳約之皇甫兄弟許子春蔡子木并近年李千鱗王元美諸君子又如山人孫太初張子言黃勉之王履吉沈仕謝榛盧構輩不可

枚指其間材之小大調之高下音之南北工與否不無異同而要之千五七言古與近體諸什或爲六朝或爲唐初或爲大曆或爲元和於古詞賦之遺亦稍稍馳驟矣獨文章之旨去古或遠何者國初劉宋開先方遜志輩繼之已而獻吉首倡先秦西京之文且謂唐韓愈以下薄不足爲而仲默昌穀輩又竝按梁昭明太子所次文選極力鼓鑄然以予觀之於古作者之旨恐不相及已而他又有倣晉宋齊梁之間而爲之者則又愈下矣僕繇吏部貶官後稍益發憤間陳古六藝及莊荀晁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興鑒秦招亡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所燔始稍稍出共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曾鞏王安石輩之八君子者材調不同或相伯

仲或相倍蓰然要之竝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肇理抑不聞世之所論正統者六經者譬則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寢微寢昌不絕如帶是也他所高材博學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况於近代聞人學士乎哉僕間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公論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爵江西田州諸疏漢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學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姪桂頗好學舊嘗屬公引帷中而教之者也讀予所評次八大家文而篤好之直欲公之同志於是梓而傳

之而又以公今之文章家之赤幟也欲借公一言冠之首以為重於世嗟乎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者大振斯世予謏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獵襟而卜也已此僕之所伏茗雪之水而東望於以千里之間引領不已者也如何如何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已久譬之秋林之萎翳矣而公下車來頗憐舊吏待罪南粵抑或間效尺寸於其土而

二台集續編卷四

六一

曩之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伏櫪之駟而顧盼系歛焉僕之感公知己之誼多矣今且擢為河南按察使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按節過焉以知己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蕭瑟情思特多况頃者歲十一月以來冰雪異常商弓野殍甚且鳥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蟹蟲之屬竝為凍冽摧折而死者湖之比有具區為震澤方八百里郡邑長老竝未嘗有及見其冰合者今且危樞巨艦所嚮冰涸薪火阻絕中

流躡冰而重召以逃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比同何其坎壈亦至於此及近讀邸報并聞畿甸蘄遼之間帥府所條諫垣所疏大略不獨予五湖而國家疆宇內自輦轂外而邊徼陷河踰泗以南其所困於冰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 聖天子採

臣下之言或為發原出賑甚屬明盛然 朝廷

之所發者有限而州縣之待賑者無窮僕竊讀洪範之書曰念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

二台集續編卷四

七一

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共傷於急已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記之矣何其故所聞與今所睹駭愕舛鑿遽至於此而河南者中州也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輅方春過之倘憫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故事與賢釋滯一切以宣覽 主上德澤為意則中州之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則使節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已僕竊欲擬為一文以贈公不然且當為長歌以投之少附一

言衣帶之間以申離別之恩而歲之除夕從君還家輒犯寒而病矣旬日來晝夜咳嗽喘息不接醫者軫視竝謂嚴寒入腠深纏肺家所致日啜粥二三甌兼之長兒積病行且瀕死僕所以於公之行也既不及爲飲餞道左并其所欲爲文與詩者且不能焉古人賦別黯然魂銷僕臥枕席間情竊遙遙也茲特強爲濡毫具書者如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焉

與潯陽董宗伯書

不羣樓續集卷四

八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胥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之深忽已中冬而冰雪矣其所泝煙波捫霞嶠攀芝磴摩石幢俯仰嶮嶇吐吞日月古之所謂羽人不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公會及逢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公鬚眉紫氣之間而竊有請也願方謀卜下婦葬事而况長兒繼沒以來橐中無貲一切畚鍤柳絮所需竝絲衰齡匍匐旦暮故不得已姑且入山而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內院而貽之開

者僕間睹之大都唐之音響也茲遊也當必再倍之矣故特先爲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爲遊仙招隱之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以高才生名於時今且博習青囊而張子微氏玉髓經彼蓋獨得其深者也貴同年陳方伯敬亭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拈畫山川往往於世之所徇眉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理之深者已故僕亦爲一言以從諫於長者之側然公再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異人壁畫當必有兩相印而無逆焉者不盡不盡

不羣樓續集卷四

九

與侯二谷方伯書

堪輿趙中岳持公手書并所爲贈詩過草堂僕讀之公從山中繕性達生殆所得於莊周列禦寇之深者而七八年來音問稍絕矣竊謂公之所向本屬超絕而逃虛既久則其於中所得當益以玄且邃而僕雖少公僅一年形日以頽神日以稿譬之瓠落矣公倘憐而指示一二令顧侗之資抑得解脫庶幾附雲將鴻蒙者流相與

歌白雲而嘯空谷者乎如何如何偶有家人以
吏役事赴永嘉獻一書問候他所欲言不敢
盡不敢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攜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
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內外封疆及諸將帥
所提袍鼓而謹斥堠習戰圖其相短長緩急處
當必有為國家建石畫而貽司謨者吾既坐
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畫省中視草銘柱之

六韋續稿卷四

十一

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
深嘯歌於薜蘿之叢所共朝且夕者特煙雲麋
麋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
一在吳越之陬然其不為隔越非畫之所思則
夜之所夢語所謂心與神是已執事得無同我
否乎頃者浙中戍兵鼓譟事聞朝廷指揮已
下且謁嵎公僕從河魏時所故知多大略者也
第間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側與飽其饌
糧而已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侵田

野多困况此輩竝金帶及一帶山谷獷悍之夫
故以掘山椎埋為業其始也以海夷卒起倉皇
召募頗名力關其繼也閫帥挾之以南入粵北
戍薊黠且猾者則乘瑕搆會稍稍進身而厚貲
其下者則羣而暴關羣而剽市狼子野心蜂屯
蟻聚於其中則又連姻購賊呼朋引類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以兵為家者三十年于茲兼之前
年星變以來訛言數起妖僧近誑諸州若沸蓋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覲亂非廟堂之上於

六韋續稿卷四

十一

一切額征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切兵食盈
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可憂此
於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者也
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中朝
材擅四方而况元輔以下及他政府竝執事所
屬肺腑心膂之間者其可多讓乎哉先輩劉忠
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郎署間起竊特知
已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外薄儀一紙并令
仲兒以試事伏謁統惟垂納而教之幸甚

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復覽邸報知兄丈且坐構去而僕之軼悒歎歎者久之累旬日蹙額縮眉不自已兒曹及他相知者茲謂僕去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天生豪雋不羣之材當為國家建卓犖不世之業迺若僕區區少所附凡丈馳驟當世猶不免古所稱沾沾自喜况忤執政者三彼所甘心蓋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華者僕方以奪官為幸也故內自重其技之薄而外復嘆其數之

不自量也

三

奇以為譬之瓠落云耳迺若兄丈僕每共知已屈指竊謂古所稱海內無雙者且聞兄丈與執政共相推挽勘邊一疏竝今國家石畫世所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而今迺爾豈即以此坐忌而蒙詬邪嗟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為痛哭流涕書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塞諸書到今來猶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條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蓋自古記之矣詩不云乎天寔為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劉瀟湘廷尉書

頃者姪輩過金陵間及為書以候故人知己之側而且適有不才兒者之讎其事既發於執法者之庭故并以上聞近據姪輩移書來辱公之分其痛而直其獄者多矣刻骨刻骨然此兒少負雋穎僕竊其異日者或當附海內之騏驎驟馭一日而千里也即如公所垂憐僕者抑且以僕之所坎壈於生平者當於此兒乎收之而今竟已矣近偶發其故篋得其所私刻詩歌稿

不自量也

三

數百篇手而讀之雖不敢謂一一中古人作者之旨而要之鑠心研思雕刻萬物抑自有一片奇崛不羣者之氣庶幾乎古之所謂剗犀兕而截盤匱者然不意天奚以之生而又天遽以之死要之此兒少頗跌宕自喜及不得志輒以其伏櫪而嘶者之氣泛駕而踞弛卒以錮其身而死此極衡孔融輩之所以自殲其軀也已焉哉人也於天平何尤僕且讀且涕間欲請公一言以弁其首顧其稿尚多零落什二也秋以深僕

晉書 安吏民所爲碑公去思者而并抱兒刻以乞公公其許我乎否也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髯既白齒亦搖且落非故吾矣而猶憶崑麓襄年之氣譬則千將之薄雲霄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綰帶而促膝者之舊若將與吾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顰露穎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汨而翳之蝕也如世所指倦飛之鳥垂翅來歸者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

白華樓稿卷四

古

士出而服官於 明天子之庭始則教授郡諸生再則博士國子又再則出而佐郡海內之知無不爲公扼掌而談者然則宜覽觀楚之荀卿也而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也而止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於此亦可以見天之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然自失怡然自慰者乎而况聞諸公子翩翩漢庭矣若僕不肖則旣年已入衰颯而長兒積頃復沒矣公之下視故人當爲分痛而抱酸不能

不繫紱而鳴咽者也如何如何雖然僕仰近且棄如破甑不復顧矣日惟擁膝支頤聊爲閑戶自吟耳茲以族子輩囊所刻入金陵道出武進特令過候門下不盡不盡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肘之間殊覺翼而飛也已而再聞 大廷之對雖不得首列及第而傳臚殿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吾共令祖各於遲暮之年獲此非常之慶而今祖向來多騁福者至

白華樓稿卷四

五

於吾之衰蹇譬之秋林之卉也今且得甥若此語所謂桃李冬華矣欣躍欣躍然吾尤不能不厚望也何則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子之以其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亦不易况簪仕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莫重乎其始進夫所謂始進者非特曰一命之寵且榮而已也一職之清且華而已也當必內以審其志之所嚮與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

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然吾甥既藉天地祖先之靈抱此珪璋璫璣之質誠所謂間氣也語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願從伊今卽建非常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彊記侈膾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參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錄然後參之真西山心政二經

不自量錄卷四

夫

與宋名臣言行錄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綰帶而交銜盃爲歡而已也須於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其間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之一切傾邪險詖而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間諺所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略自古以來世挾雋逸

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舉然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竝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國朝名賢鉅卿某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某人崛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某人始雖蹇訥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資深望重竝建名業某人始雖得志聲

不自量錄卷四

夫

施當塗已而構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則足者之求蓋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馭不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困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劍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閔進士書

南宮之音抵湖中倍數往時固爲弁之山增高而茗之水增深矣而賢如龍池此則僕年來所屬望當爲國家立名業者非特區區一第而已也董甥弱冠登朝固所喜忤然又適附師門如公友如繼修此則又其幸中之幸倘及令閉戶讀書沈潛大義當有如昔人所稱千里驂馱之材異日爲國家蹀躞疆場不特眼前區區歷塊過都而已者更望朝夕督訓立雪程門幸甚

與蔡戶部省謙書

南省風物何如牛首燕磯并獻花巖之深僕宦遊之夢猶時時引睇焉而况故人之爲尚書郎也亦適過之僕其能無情乎適有故人王生者挾相術以遊金陵敢附書問候聞蘇溪公亦過省署公及時時宴語否抑及僕曩所共公私誦文章之什本末否紫溪者固今之楊子雲然僕自許抑竊謂不賦桓譚侯芭矣王生之術如無貧所舉幸并轉之紫溪先生如何如何

奉申閣老書

仲兒前年京試來歸獲奉手書及所蒙面屬兩縣云僕自憐衰颯日甚翁以日月之際片言所嚮語所謂寒谷之士而遺之以挾纊者劉心鏤骨蓋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也令郎南來就婚其溫如珠玉其湛深醞藉如重淵巨川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傳所稱翩翩佳公子也且力學績文外絕無他嗜好而甥氏綿弱獲諧伉儷僕每與濤翁宗伯父子相慶女蘿之托矣豈謂天

且不造頃坐產難非特甥之短折抑亦僕父子翁壻內外間六親之厄之至於此也五內痛酸不能以日其敢嚮長者而歔歔引泣也乎北望台垣不勝嗚咽茲以仲兒再試北赴太學特勒奏記仰申問候之私而令郎今秋浙闈其撥高第而擢桂枝者蓋什之九也諸所欲請統候別爲遣使奉賀并申仲兒亦苦心向業年來所手誦當世名公碩卿之文惟專以翁所傳於海內者爲赤幟今且抱篋中文數十百首第恐政府

多冗未敢以遽獻而塵明覽也倘沐賜教幸甚

奉曾司空書

許按察屬僕序公平鑒錄業已移書獻上其文甚鮮淺愧不足以附古者江漢之什歌頌動名日月俱遠矣秋以來幾擬馳一介之使問候起居年日以衰形神日以彫且耗住苒留滯以至於今茲緣仲兒赴京應試特令匍匐台階少效稱觴前寄之誼而別抱所著文若干首求公批策一二蓋公於文今之昌黎廬陵也天下之士望其宮牆者霧雜迷而雲鬱蒸也倘辱憐故入子弟俯收帷中賜之鼓鐃但復尺寸之進則僕沒齒且不忘矣外薄儀一紙特湖中一二機杼耳并希台納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巡倉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白糧與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之文連翩熠燿竊謂

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

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而後願甥於酬答外悉心國家典章及兩漢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恨與三五同志之士蚤夜鑠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已而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為縣吏雖所嚮抑軍射一時之聲以馳驟於世要之淺心浮氣非古之湛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也甥之才譬之于將莫耶厚為韜其光而斂其鏘慎勿輕以之截盤匝刺犀兕而割鴻鴈也董甥過亦煩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躋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語所謂偷生於世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劔一瓢以自逃於西湖煙波之深絕賓客遠交朋而兒女子姪輩一切稱觴上壽竝不以及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書惠我以綺繪兼金之賜慙慙謝比來藉庇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來多病臥時起時躓

令我忉怛而四月初六妹氏以產難亡矣令祖
圖宅以下并及申壻跣而號者累日夜而表
耄如吾抑亦悴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疹亡
酸惻酸惻如何如何比來省中視草暇一切學
問文章日進否頃寄顧敝書中所條議於吾
甥亦或互相發明者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
則仕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時時尋
個頭路時時尋向上去刮磨洗鍊令吾心於進
退古今囊括宇宙處時時有下手處日知其所

不異樓續稿卷四

二十二

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樂兩者如環
然慎勿草草虛過光陰也

與王潤州書

潤州者僕少所綰縣印綬吏於其下邑者也而
公且擁符而過之南控江流北枕海口古人所
稱百二之勝特在襟帶間潮聲山色朝夕晻靄
於其堂公對吏民之暇抑嘗攜客登北固眺金
焦而臨流賦歌其間否乎僕雖衰於今猶寤寐
焉頃聞妖僧者萌夢其間公復隨縛而覆之亦

傳矣仲兒赴試京師然久違師門茲特抱文而
謁郡庭幸公膝席而教之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廬以居蓋憐年且逾七
十謝一切賓客姻族以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
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
忽得兄所遣省廬者之使移書覽之輾然如揖
雲將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喜且驚嚮所謂初
聞兄之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為故人區區升
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
翱翔當世然既以之自好則亦以之好天下之
士所共為之同心戮力饒志盛氣於其間者及
僕忤世坐罪廢而竊貽兄壁畫古今指揮得失
處其所洞中關肋剖哲事機於今當亦海內無
雙者也而世不察卒以莽伏彈射者之言點污
而去之又從而錮之得無古所稱千里者駿駃
騁裹之材而使之伏櫪而臥焉傍有鹽車之駑
安得不顧影而共悲也乎莊生所云龜之曳尾

不異樓續稿卷中

二十三

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旨也僕幾擬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天台之勝抱膝而吟掃巖而嘯而及聞沃洲公之變僕且敬往哭於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以來病與兄雜者相半故荏苒留滯以至於今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肘頓翼而飛矣如何如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僕尋兄兄卽尋僕也

與吳恬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八皇樓續稿卷四

三

言別來忽已深秋近復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且知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後并轉西湖矣此則兩公者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兒妾並竝臥疾牀榻間僕似未能遽行離家相從如何如何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較特在煙波游冶歌舞綺麗城闕逶迤樓臺蔽虧他如孤山六橋漁梁荷館之星羅而縱綰者耳然以予觀之譬則臨池窺妝者之淺而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薜荔女蘿之

所叢鼪鼯蟻伏之所宮琪花瑤草之所布懸崖塹壁之所經甚且鳥窩之禪羽化之客相與攀鵲栖捫虎窟而魚且鉢於其間庶幾乎古之達磨美門者流倘或睹見之非特學士大夫之所不及遊抑且樵斧漁緝之所不能徧者兩公過焉知山靈谷神必爲掃雲翳排霧氛凌波而待矣寧能裹糧而食腰瓢而飲甚且借榻於其壑絕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嘯泉石或狎麋麇相與爲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此行

八皇樓續稿卷四

三

當及城闕從避姓名肩摩踵曳長林之深而杳不知其所之者已卽如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躡蹤附景而追隨之而人或不知不能以吾告幸兩公所當嚴賦而竹吟處按時日題識其旁俾僕獲抱巖而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卽兩公兩公當或卽僕僕雖衰且老猶能爲兩公記茲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何如也不盡不盡

上申相公書

翁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之士所喁喁嚮

風而思附恐後者無他鳳凰振翮於雲霄之上則樊籠之鵠鷄羈縲之鷦鷯亦爲竦翼而張翅焉情也金進士枝翁之門下士也其今東鄉也不踰年而吏民擁之如挾纊惜也以吏部更賢同安當是時今大理邵侍御適按江西宜欲首薦然既離地方特以事例不相及而沮及過同安一二年間其孳孳焉潔已愛民可謂古者循吏之遺矣又適坐散賑事爲科中所參劾行且左遷今佐內臺勞中丞聞報而疾首蹙額內慚

不盡樓續稿卷四

三

上無以爲賢者暴白本末於朝而下無以爲百姓慰其遮留而涕泣者蓋種種也二君今竝奉職翁之襟帶間所可按事而覆之者且科第六年矣又不免判州下吏僕竊以斯人者卓乎世之素絲羔羊之風也其資望已深倘獲翁爲攜持量於輦轂間擇一便地而安之在金生則不遠清光可邇聲問而在翁則門牆桃李抑庶幾詩人所歌向陽花木且知此君異日必能守官職立更業以報門下者已此則僕之不勝引戀

之仙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今其振滯也如轉圓伏惟相公留意焉

與朱鎮山司空書

婺州言別以來忽八九年于茲僕之髮日髡落日以抽白形之漸槁殆猶秋以後萬物之駁落頽謝而不能已者僕固如此而翁抑可睹矣然僕雖不及遣使時一候問而客之自吉度來者僕數聞翁角巾野服所攜一二朋輩掉臂泉石徒倚林壑者猶如飛也豈翁同異人者流或抱

不盡樓續稿卷四

三

松喬之術以攝神而長生者乎僕少附翁東髮交所共以勳名翱翔四方者竊謂竝轡而遊結鞶而馳者也已而僕獨數忤執政中道垂翅而翁予焉中朝稍稍由外臺入爲少宰踐司空不爲不通顯矣而僕猶不能無係戀者何蓋翁之材不世出者也不爲太宰當爲御史大夫蓋一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使海內之善類得以彈冠炙轂印眉而吐氣一以振飭天下之紀綱而使中外之姦邪者抑且屏跡落膽不得以微

法而榮惑於時固僕之心也蓋不得於其躬則願償之於其所知而翁今亦且七十矣庾亮都督南州矣而猶登樓而嘯鄭莊位次列卿矣而猶客散而悲語有之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英雄豪傑自古記之翁得無似之已乎然而嗣君則又今之伏龍而鳳雛也嚮睹眉睫已異之矣頃以左遷山令崇德其地去敝里特再武下車匝月間而吏民之過而頌嘖嘖不置口其所旦暮焉孰吾之耳而慨於心者殆漢之下邳令也

《自筆續稿卷四》

壬午

倘及一年二年異日固常尸祝而俎豆之於其上者非特世所羨重書之旌尚方之賜食而已也翁抑福之駢臻者已僕既歿近稍得中子亦叨順天鄉試此或翁所稍爲分袂而鼓掌者頃過嗣君官舍聊附一書以附鴻鴈之南來者耳書不盡言不盡意統惟台照

與朱宮諭書

僕無似少附先大夫綰帶交頗以文章道義相追琢壁則黃鵠之連翩也已而各爲鱗飛不及

要之白首耳未幾先大夫卽棄我輩而昆仲之間竝以文聲振東越又未幾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而公且歷金門上玉堂所以文章之聲震耀海內今之歐陽子也僕幾擬遣一介之使人奏記室通故舊且以申區區嚮往之私顧坐罪廢久所謂羈紲之餘耳故不敢叩首竦翼於賢豪長者之側豈意兒繒頃以國子入試遽獲公之錄而屬之公車之末兒且傳公所按錄次問輒齒及僕不肖焉豈嘗聞先大夫與僕

《自筆續稿卷四》

壬午

生平邪抑亦門下賓客或誤以僕不肖聞之左右者邪竊自悲老且耄矣於公之勳名所嚮或不及賦歌而覽睹之矣宋蘇洵年且六十而攜其子軾與轍過京師一旦見歐陽文忠卽推之爲國士并錄其二子於朝而蘇氏父子之名滿天下僕父子上之不敢望洵下之不敢望軾轍而公則世所呼文章之太山北斗蓋與歐陽文忠無以異也今且錄其父子而收之齒牙焉能不如古所謂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乎不勝銜

感特爲具書陳謝其所不能盡則固有同江上之雲隨萬里之颶而馳逐於公之懷者伏惟台昭幸甚

與萬叅議書

僕無似少附公通籍南宮舉進士第而公令成安僕亦以吏部司勳調判洛州及公拜南京兵科給事中僕又以召還南省過焉形影相附臭味相近天若假之以兩相綰帶於其間者然而公之性資獨疑重寡言笑况數病引跡避客漢

八日書稿續卷四

三

之長者也而僕之性資多澹宕惟於官署閉門讀書好著文章以自娛然不欲與世同俯仰古人所謂動而獲譽謗亦隨之者也當是時公固愛我我亦兄事公然此特襟期間耳未嘗私爲盃酒歡抑未嘗及與朝夕相從者豈謂曩年公所論劾故執政之子者科場倩人代試事而其門下佞人楊君朋石者輒并指謗及予以爲予輩助公爲之者也嗟乎蒼蒼者天彼何心哉且監試者始發其事在八月十四日外人所喧傳

者也而至於公尾而論之外人所不及聞者予猶記憶九月初一日主試者教諭德過予飯始及聞之而南省諸士夫於時稍稍漸爲流布矣外又訛傳其事朋石抑嘗阿而私與之者以故引疾不入部且半月矣而朋石故嘗於予抑嘗爲文字交者於散部後憐而過候之蓋九月二十六日也朋石攝衣出且謂予曰公茲來甚善吾欲托友過科中採萬岑南公疏草何云幸爲我躍馬過之予謂之曰臺諫中抗疏及執政彼

八日書稿續卷四

三

豈肯以稿私他人覽睹之也朋石曰岑南公之發疏在八月二十三日今且踰月矣計其奉旨處分當已在途岑南公必不爲秘之我心特亟故以相煩公耳予猶不許已而私計朋石所亟非爲執政也蓋以外所訛傳者且及其躬故惴惴至此也予始諾猶欲歸家而飯也朋石又不欲予歸輒出廚中飯飯畢卽呼一辦事官隨予過候公私邸私邸時在西華門外行十三四里許日且晡矣守關不爲通而曰萬爺病不見客

予強之曰吾乃萬翁同年也汝第傳刺入如以病不出吾當歸耳強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廼始及傳入俄而公亦攝青衣以出予首謂公曰不相見久矣茲特聞公有大建白故特過之吾猶記公曰何稱建白特一時妄訕執政 聖天子必震怒待罪蒙室耳公又曰君茲來甚善吾竊意當必逮繫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六齡幼兒吾計同年有二十二人於此然慨慷仗義所可以母子托者惟君子復笑謂公曰 聖天子

不自華續稿卷四

主一

甚明盛公雖論及執政豈得結禍至此予因請公疏出覽公色黯然而謂予曰君非憐我也執政公故嘗督學浙中君必其門下士也故以此私相探耳予亦謂公曰公之疏且過京者三十日矣予私探之何爲第與公同年頗同休戚故欲一聞疏本末卜其事之大勢何如耳公猶特口誦一硃語餘不及予復笑謂公曰公且犯不韙觸 天子與執政者之怒且夕禍不測而欲以母夫人及子相托蓋亦屬予以犯不韙

而觸執政者之怒者也公特閉一疏稿不以聞顧欲屬予以其難者邪公始莞然笑口誦疏本末已而誦及疏尾所論列執政者懷姦植黨招權擅寵諸事予輒爲蹙額者久之公廼前促膝而問曰君以予所疏無當邪予曰豈可謂君疏無當特曰公所論列者科場事第單論列科場事耳何以及執政者之他也公曰科場事已有監試者先之矣吾所云蓋爲某執政者足知多謀方以蓋世之獍而內則附中宦以結知於

不自華續稿卷四

主三

主上外則養交市譽且游揚天下之士以相朋黨予觀其文姦飾行也佞以巧其包藏禍心也陰以狡異日之柄國家當必流毒善類不可勝言者予又前執公袂曰公之論似亦各有所見然較之今分宜如何公復曰分宜之過海內士大夫之所得而訟言之者茲人也則古之所謂他人之所不能指而他人之所不敢言者蘇文公之作辨姦論也世方譽之以爲周孔而其後也卒以之專權擅政而禍

天下張方平之所以獨書其墓也吾之意在此予又不應者久之而曰執政生平深刺骨一切睚眦必報公之禍自此始矣公曰得無震怒而逮繫我乎予曰否倩人代試事監試御史發之其事已實苟以之逮繫公則必并監試者而收之而其事必廷辯廷辯則曲直有歸何以結束吾固知必不逮繫也公又曰執政者得無假考察以中傷我乎予曰南都搢紳僅百人公議狹而清焉得考察及公公又曰君謂我禍何予曰此公方負盛名必不悻悻然急為報復姑緩之當擢公以邊方僉事去不然且遲之考滿後特假叅議之職以法制我公公於茲時可以挂冠矣公又曰然茲事當何以指揮予曰當發南京都察院作一老前件耳執政子當以恩廕進科舉一路當自此塞矣予共公笑而別歸廼以其所聞於公口誦疏草者之概覆於朋石時則朋石所遣辦事官特忘其姓名與籍貫耳蓋亦可覆者也豈謂朋石夜卽以予所口者馬上飛揭

於執政公且謬謂之曰茲稿也廼予所共公手勅之者也執政公始大怒銜不肖通告之中朝百執事且嗾吏部選郎張君名翼鶚者出予爲王府長史張君不可其間本末難以一一札及者已而南都卿貳以下凡入朝考滿賞捧及謁選而過者稍稍以其執政公所云洩於予而朋石亦稍稍不自安乞疾以去其乞疾以去也又詐爲予與考功何君遷深相結當必以考察中傷之於是執政公之德朋石者益以深其所讎且按摯不肖者益以力當是時予所自爲慮也倘能如爲公慮卽日上書拂衣以去以避之予雖不及通顯猶可以潔身完名不至於今日之困阨僂辱而終其身者而惜也予之不及也明年春三月予遂以膳部卽出爲廣西僉事家臥且卒歲誓不復入官又明年適撫按茲故知遣吏劫而強之者予不得已迤邐入粵猶欲乞差來歸且上書乞骸骨也適府江多獍寇陽朔之沒在朝夕撫按特假專勅者賞捧以行且

強予部署府江事矣粵以南竝無專勅而齎捧者此殆撫按異處也予故不得已勉勒將士躬爲斬蒿萊席矢石破陽朔鬼子一十七寨凡所俘斬殆千人及奪僮所佔沒官田廬十餘萬然不假軍門一金之費一卒之勞故撫按以下竝爲疏論予始進爲按察副使所從征諸將士亦論功以差於是時予決當從此自効免官以去惜也執政門下士間爲好言謝予予又不自量復爲渰淟洄浞徘徊河魏間於河魏亦稍稍聲

合華樓續稿卷四

三六

望起又適執政門下士揚言執政公漸悟以解而不以之深罪也然去粵且久其當河魏所以最與粵所以罪狀者交聞於朝衆議法當叅勘吏部考功郎又適執政者之門輒削籍來歸矣予罷官後竊意或可以稍抒執政者之睚眦與其私人者之故銜也又不意他督撫來且以予年尙少憐其區區駑馬或可以蹀躞疆場之上又適浙直間多倭患後先疏錄以聞時則故執政與所爲私人者且以垂翅之鳥不當假之脫

籠而颺也於是又假他使君所按浙者特爲擊予予適無他他法處遍行告訐及准兩詞竝訟田者復以不直罷於是收其奴囚繫之并坐一兒挾娼按革衣巾矣嗟乎予於此始爲終身之錮不復齒士大夫間其深相知者或私爲涕洟憤懣而他不知者則未免共爲吠形與吠聲者之相亂而且不免爲廢人也已公得無憐之乎哉聞公少叅四川後卽自乞山歸大略與僕曩所爲公畫者無相齟故執政解印綬以去

合華樓續稿卷四

三六

近且十餘年矣而撫按使者數爲論薦然而中朝之上卒不聞 賜璽書與檄召豈公孤而無援乎抑亦故執政者所黨附之士猶有在位者乎僕去公旣萬里其所兩相推輓處特如手足且悲白髮之日以抽彤與神之日以摧而今而後當爲永別矣適郡司理向公爲公里人故於其使南還也不敢不爲一書以相訊問古人云乎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銜盃膝席固不可復其他懷讒嫉佞如古人所爲投畀有北

之痛當有隨長風引明月而萬里者如何如何
南望斗垣無任嗚咽倘有朔鴈無遺我音不宣

謝韓侍講書

僕衰且耄矣而公則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

之庭其所從林壑間願爲望清光而聆玉音者
蓋耿耿也然其身既已頽然萎薨矣豈敢未同
而言於賢豪長者之側不自意兒繒屨幼無似
遽獲錄之門下而以通籍於南宮雖不敢附昔
人所稱門牆桃李抑自謂敗蠹破鼓之餘而醫
師且收之矣語曰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茲特具
書陳謝伏惟我公垂憐焉

白華樓續稿卷四

三九

白華樓續稿卷之四

白華樓續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卿

書

與陵司馬書

已卯之秋攜兒曹迎婚秣陵其所共公遊從者
僅一再夕而其所被服公之厚愛縈絀不一殆
有深於江與海者也感刻感刻未幾公復以河
漕事出而按節淮上竊思公嚮督兩廣時已爲

白華樓續稿卷五

國家建萬里勳所提十萬之衆殲其醜類蒐其
狡窟驅卉服椎髻鼙鼙魑魅之夷而州縣之詩
書之七八年來至今無蚘蝨之騷公之恩德固
已震盪百越矣頃者公復以樞筦舊臣翱翔河
上詩人所謂王事鞅掌我獨賢勞此之謂也然
而四三年來河既無患而漕艘鱗次以上古人
所謂江漢之詩與夫史官之所按事而書垂之
竹帛勒之鼎彝者蓋與日月俱遠矣公旦夕還
朝 聖天子按望酬勞非爲太宰當必爲御

史大夫又不然則羽翼 東宮竝公事也僕
別公來年踰七十髮日以髡髻日以抽白形與
神日癯且槁其所未沒特區區心知與生平好
吟咏者之故吾而已公得無憐之已乎久疎問
候茲因董壻之北上也敢具一書少申契闊之
私不盡不盡

與潯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
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

八白華樓續稿卷五

二

兒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旒
之間其一則百花而牡丹之富五色熠燿兼之
文杏雕蘭紛錯若帶古所稱醉西施而傾金谷
者是也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廈之上
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
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
塵蕤若隔其宜四也兼之客醉不散夜半霜華
其宜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遝所相
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其不至於攘袂

而笑者無幾况探囊無一錢語所謂甕牖之夫
而入都市祇令炫賭奪盼而已謹爲引上况今
孫膳部自天來歸畫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
令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己爲之縱飲狂
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不盡不盡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錄而不及知兒曹之
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兒舊名籍間夢以
國縉中式故遂於京師赴試時倉卒改之况籍

八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

由武康縣學宜公不能知也然公旣以不列名
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哉感哉
公由侍從過南雍已久旦夕當以學士召歸翰
院不然且領春坊及官詹公之拜麻行且次第
而僕以年餘七十之人內之旣不能以其身容
於 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力當世外
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稍從熊
經鳥仲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歌文
章之什或與山岷野老奕棊繕鈞相朝夕耳髮

日禿矣形與神漸向支離矣淵明所謂殆盡而已耳公得無憐之也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一番茲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鳴仗攀檻之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謹明切處固多而洗蕩蒐羅處抑過僕嘗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宋史所次熙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相爲出入升沉處未嘗不太息而紆紆也何則救鼎沸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獨請復言官振淹滯開禁錮

六自筆續集

四

一節此則漢唐來所僅見者僕雖衰且老無復世間事然古人豈有頌聖德詩所不敢不勉爲抱膝而吟拭目以俟者如何如何偶姪孫文炳過太學特具書呈上并令問候稍綴通家子弟之末耳幸爲左盼焉

謝穎陽少宰書

秣京言別後已而聞翁召還內京徙宮詹僕繇臨安轉昌化西過歙州翁已前行再日矣伏謁翁第宅不及遇不勝惘然詩見西遊雲巖吟稿

刻中已而兒縉試順天嘗爲一書并令別函問候不知曾奏記室否客秋之杪偶有自京邑來傳言縉兒於鄉試占籍後始得伏謁門下而公抑不忘故人之子數爲引之帷中兒畜而教之然聞以公望行且典試事而兒縉以此不敢朝夕繼見也豈謂頃者南宮遽荷甄收非獨兒縉并壻董道醇亦屬門牆矣何忤如之古之豪雋於知己處往往嚮風刎頸者而僕雖衰且廢一子一壻竝席公側其所爲感恩而懷報者何如也題名到日不啻翻飛茲特遣使馬上疾馳獻書以謝然而僕謏劣無似所荷公之道誼而骨肉者二十餘年于茲矣曩者積兒之沒聞公法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帛且慰者一字堪一淚今縉兒復以文章獲附弟子末席沒且臨風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何如也

六自筆續集

五

與甥顧微韋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按利

害聞蘇常以下竝已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已按行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面爲叅決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劫外則猶爲好言以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撫按兩臺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折之經曰底慎財

不彙續集

六

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六七而湖之地竝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曰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

所入六兩五兩次者千觔歲所入二兩三兩最下者猶數百觔歲所入亦不下一兩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三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卽如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竝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

不彙續集

七

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蓋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探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銜而怨之者亦甥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蠅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田則甚龐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

此聞執政已洞哲安得個儻之士而共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壁則女之冶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霞也芙蕖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公所拈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或有志而未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

八自筆續稿卷五

八

出校文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嚮所半及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僕之感知而奮報者何如也然不特爾也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矣獨歐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已而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并及其父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則僕衰且耄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

遊矣而公之錄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竊憐曩旣以公所論文之旨授之兒今復以兒之薄附官牆之末也而并及自爲銜且感杜甫不云乎每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翱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頃從姑蘇歸於仲文所獲公手書且知赴官之

八自筆續稿卷五

九

期在詰旦矣不勝惘然僕之欲見公并所欲請於公者不特詩人所稱怒如調飢而已也何則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兩漢來循吏之政不多見僕少從釋褐後嘗出令青陽令丹徒僕竊欲以名業自見然每恨在青陽者僅兩匝月其以奔喪來歸而服闋也再除丹徒亦僅餘二年于茲當是時其叨第進士已十年而同輩且翱翔列卿矣故諸知已竝憐僕亟爲引擢雖撫按以下按節使者謬以政最條而聞之天

子而兩縣之吏與民其所碑政略而祠而俎豆之者不置也然定於今有愧色生平嚮往所及稍稍施行者什之一二而其所不及特迫於去之亟而鹵莽無次者什之八九於今思之殊不覺爽然自失也僕附公綰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於舉子業覽睹公之文非世所習勦臚粉黛而已也大較鑱心刻腎而爲之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特從一二知己甘

八自華樓續稿卷五

澹泊共苦約匿蹤閉關相與發憤爲文章及第進士抱牒出爲今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公可謂卓然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僕好古之道而不能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不同于俗安得不神馳願解晝之食而夕之夢故從公於千里之外而如醉如狂者及公之令惠安也僕雖未能習知公之行事然其近民而與田野山谷相爲吐哺一二處僕固知公非今之吏大較與古之單父中牟無相遠矣惠安之

吏民不能遮留公闕之撫按諸持節使者相與飛章上 天子又不能強請公今且不免再過樂平矣公又惴惴然復以之自抑而若將臨深履薄焉嗟乎公非尼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雖然民之情一也詩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曾子得尼父之教深其什文亦特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情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

二自華樓續稿卷五

之作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行之者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於癩癢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犷悍而所先者在剗割然於剗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以爲痒癢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察蠱肉闕血而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竝出於民之情而已不與焉茲卽三

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惟公以其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失道而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戶祝茲土而異時其棠之愛所與豫于江流川引而戶既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綰印綬而過令英山也暮且再矣僕數謂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爲舉子業者以之掇

八皇樓續集卷五

十二

一科第當如探九耳顧數數困之有司而卒不及僅隸之貢然其貢也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公且綰天子印綬出令英山矣昔人稱郎官宰百里上應列宿今國家制中進士之丙科者例爲令而間及他起家者非南入桂林象郡牂牁焚柞之間卽西界隴右羌中而北捷金城王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輓裘卽油幕所食而飲者非糴輦卽蹲鴟僕堂提兵百粵及經塞

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慘黯少爽猶者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臨民其間僕雖罪廢而巖棲已無復馳驟當世然數有客自中州來者僕數舉公過縣一切簿書聽斷之概以問之而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六合間嘗問之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遺使并書且賜之以方物焉公豈古之所謂故舊不遺者乎及發其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扣使使且謂諸當路所檄郡二千石獎我公者三且四矣其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詩曰永終今譽願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不特世所美明天子之璽書而召入爲御史省寺之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斯固公之氣

八皇樓續集卷五

十三

與襟期之所嚮無俟予之喋喋者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崑崙公書

頃適地方兵變 天子出公按節浙上且愕且喜竊思公以三十年來久勞四方者之重臣歸貳樞府特累月語所謂孔席未煖耳何以吾浙兵士少戢復勞我公再從日月之際剖符飛檄撫傳而南也僕是以愕已而伏思張華崖入蜀則蜀雖多難或易亂而不崇朝之間蜀且大定矣僕是以喜然而僕之心則又不但已也何

八自華續稿卷五

十四

者僕年七十矣春秋傳所稱暮木已拱者公又中外搢紳及 聖天子賢公卿所朝夕拭目待爲執政曩嘗爲姪輩移書左右業自分無從再瞻顏色侍簪組一切綰帶膝席之歡當如隔世事矣卽如公覽僕書感僕生平恐亦不能不憮然別爲歛歔感慨之色者豈謂天今假之以此顧引夢與思之所不及者更當罄折莫府也天下之故誠不可料如此茲特亟爲遣使伏迎道左少申千里竹馬之私餘所欲言或別函上

統候面盡不宣

頃者浙中戍兵妄行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急中外旣困於島夷之力關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此輩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鬪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

八自華續稿卷五

十五

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豪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垂案而歸什伍間里轉相倣倣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棄累世以來斷山剗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工食不可也彼旣以其身藉之

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時縮况此輩竝推埋者流也酤酒之咤無所不至近聞當事者以中朝所議例行減革三殺以來按故時原額特什之六而已曩在戰鬪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卽冒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既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什之三甚且四而或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錢例給之焉獵犬與犍鷹而肉食不飽則彼

不盡錄

六

且號而颺去矣故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公之茲出必有勝筭無俟他議但鼓譟一節罪案已明人情大駭須煩密爲指揮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狼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卽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朝廷有兵制軍門有兵法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槍擻與五代相終始抑特初起戍卒耳卽如嘉靖八年大同之變比

亦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雖入胡幸亂者乘瑕蹈躐迄於庚戌狂悖犯關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安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竝鼪鼯無他計者况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但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瘡突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必在死傳聞亂後次日縛黨庭詰不知委屬首亂者否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

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四三年間饑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凋瘵餓殍相望况承平日久人心思亂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

本集卷之五

六

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

民漸不堪云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頽髯日以抽白求公曩所習睹故吾者眊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躩嫖姚間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楚之間晚則輦飛鳥狡兔以歸狼籍雜遝甚且無筭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

神馳且願隨南風而從公蹠蹠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健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併知僕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恐亦與公載儉歛騎之概無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張蓮濱進士書

春日得南宮報兒壻輩竝得附蓮濱通籍明時不勝躍然喜非特喜一掇第也君子於同朝之士得一老成厚重者爲之先便是終身事業立

本集卷之五

十九

脚跟處如吾蓮濱傳記所稱翩翩公子是也卽

如小壻董生亦從公卿門閥後往往澹泊疎爽亦是佳致近聞殿試同兒輩俱落三甲後或頗怪之然未必非終身受用處縉兒書來壻且不敢赴館選直欲乞恩養親倘及舉此事士君子立身出處之概已得第一義矣兒縉年幼未練世故吾每移書令其於同鄉中父事印川公師事吳平山丈而兄事我蓮濱他不能一一徧及然要之中心肝膈之言也幸蓮濱弟攜之選館

一節蓮瀨善詩翰或有什之二三兒輩决無望
眼前午選計蓮瀨當於夏秋而兒且遲之明年
矣幸早晚以讀書擇交四字訓之讀書則學問
日益義理日精身心日攝而擇交則所聞者善
言所見者善行一切浮薄褻狎不以漸染語所
謂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且故時同鄉前輩
往往或以競進生忌此風最薄可爲大戒願諸
君子同心一德共奮明時近聞范屏麓宮諭行
且復舊官矣宋賈安宅到今數百年纔得此公

八白華樓續稿卷五

千

三

一爲茗弁之間露頭額傳所謂山增崇而水增
潤者旦夕當同印川公執政日月之際願諸君
子共爲著蔡而典刑之如何如何他所欲言蓋
河懸也不盡不盡

再賀申相公書

翁入相來國家中外所荷翁之調鼎之功固已
震中外者然猶譬之漢張安世唐張九齡宋范
仲淹猶屬車騎及叅知以下也頃者江陵去而
蒲州入蒲州去而翁今獨以身擁戴日月之際

匝月間丰采自別何者翁之德量之覆瓿良哉
劉青田公所謂如權衡之於萬物而已之私不
以與焉者故無私愛亦無私憎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疾僕於山谷間猶稍稍耳濡心醉者如此
則上而 朝廷宮掖下而百官萬民內之九州
外之四裔而遠之百世之下異日史官所珥筆
而書可概見矣頃者長公次公竝赴公車而長
公復同兒壻輩連翩 帝庭於茂亨之托又
屬蠅驢之附其爲忭且舞者又何如也謹勒奏
記上賀云

八白華樓續稿卷五

十一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
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今鵬鵬之翮而從鴈鷖於
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
卿在下比年來往往繇鄉科起家累官御史尚
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
鎮者數矣而僕之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
于茲信於昆弟支庶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

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雖不及撥一第與世俗
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學問所自得處出之
以臨民蒞官出之以御下獲上古人有言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孳孳焉鑒之
於心砥礪之手政事而因以念其本原得力處
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考亭輩
其於仕路雖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社間
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董所謂得

入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二

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
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
而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
不敢不以獻孔子曰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
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
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
卽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
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
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兄之才譬之千將莫邪之奇也而頃復下第僕
之心甚爲飲鬱持懣者久之然抑竊疑歐冶其
所淬與礪猶或未能發其錐而吐其鏐僕之始
及覽兄之鄉試卷輒爲踴躍鼓舞已而獲兄所
囊諸窻藁讀之間亦不能不於其中少效他山
之石行潦之水以助兄淬與礪之所不及矣何
則舉子業一節苟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
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

入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三

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
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
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予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
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
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
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礪
鈴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姪一相一桂輩頗
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比僕首以兄
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以發

指南之車抑亦併欲還兄過草堂稍得以共兄
早晚相為折衷其至耳堂聞項羽之採趙也渡
河而戰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以故
呼聲動天地無不人人一當百諸侯之壁而旁
躡者無不為之惴怖膝行而仰視兄按古傳記
至此抑亦肯同伏櫪之驥思以跑足而馳者乎
願兄俯採鄙言大較一二年間幸兄首為提兵
敢戰先登僕亦當令諸子姪間隨兄鞭影而獵
駿汗血以蹀躞乎其後也不盡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六

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屈原離
騷而論著者也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
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
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
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故方其為諸生時
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
朗祠部叔皮以聲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
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
抉腸剗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
共傳之以為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
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內矣然諸君
子竝舉進士翺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
著作之庭而君獨窻晚歲始得以貴補臬掾嗟

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臯鄒陽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揆賦不減子虛長楊也卽如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損廢若此豈非命哉雖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今之歐陽求叔也海內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竝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

不韋續稿卷六

二

肺腑間君介然不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廡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何哉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抑或公之門下賓客廡役忌君材而不以聞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瑰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歎歎嗚咽不

自己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然名世鉅人於其中朝機務與海內外險夷措注若席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

不韋續稿卷六

三

內領藩臬州郡外控疆場及其戎徼以下無不盡籍而擘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爲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先皇帝久矣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尚書筆札大官酒食以下特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客或兩相射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以去予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竝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厭也別又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仰而聽鳴琴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晏猶不置當是時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

八日華樓續集

四

觴前壽予廼酌而言曰間接古今傳記其所稱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晦是也語不云乎刀錯則割寵過則燦卽如先皇帝臨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爲成都一變而爲末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其所相齟而矜恩讎發睚眦於今流波者未已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蓋當世猶不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遂書之

八日華樓續集

五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强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咨睢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榮惑左右公卿以下竝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恥獨不與先皇帝震怒尋

被逮繫榜咎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
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
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憾公者廼徙滇滇
卽古邛笮蠻雋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
鬩而兩立公特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鬪而罷去
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興兵誅之已而
兵債曾且走蜀顧欲許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
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効
其議遂寢未幾曾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於朝

不盡錄卷六

六一

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
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
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
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
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
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
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冒拳旗
斬馘之賞而國家兵端紛然矣又何能坐受乎
囚梏之縛從而析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

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
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於乎非公強
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於其間則其憾之
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
夫相攘袂揚吻以翺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
其能章章若是否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
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
有司頗競武健爲綱罟豫章之間刻鏤特甚寢
寢乎漢淮南之慘矣嗟乎公茲行也得無憐之

不盡錄卷六

七一

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盎然海內
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公持大
體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圓斲雕爲朴
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
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芟芟桑麻絲枲之利
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
山谷閭里之間查若不相及間攷之學宮及士

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歎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屏麓君予湖所稱大雅君子也其爲人篤於孝弟治於朋友內外姻黨支庶以下無不心解而醉者其臨財廉與人讓急夷而賑阨也如不及甚且

不與書集卷六

八

赴人之焚拯人之溺不以告而人莫之知者予竊謂傳記所稱長厚之行節俠之氣不是過也舉進士第一以其才且秀入爲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予雖罪廢久然嘗陟弁山之巔鼓枹於暮霽之許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氣氤盤礴孕其奇而吐其類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傳天子翱翔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罔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君

雪之間其歸也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爲供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塹內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敢望明天子按唐宋故事

不與書集卷六

九

其公卿僚貳以下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勞爲之矢歌其間如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出則采詩歸而獻之天子予特爲文餞君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也蓋悲君之出而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人之變相與抒其憤懣抑鬱羈愁不平之懷以吊且慰於湖之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天子其公卿僚貳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者其辭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七日

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竝此螭胡爲乎狡
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若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鱸與鯉兮鴈與鳬
薄日月兮噴江河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
我心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
且深叢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錮兮扣帝
闈日星耀兮魑魅湛瞻彼美人兮廻故轅珮明
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八皇樓續稿卷六

十一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
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餼糧飽士馬而
有以爲戰勝於無形兵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
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詘及其寇之旣起
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脅亂耳
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兵之法曰距如脫兔
是也於是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
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頃自島夷
蝟興以來故督府所按羽檄徵天下之材官騎

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時雖有覆敵之
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按節而臨鎮
也汰冗兵節溢費謹筭餉偃旗鼓惟擇諸將帥
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府晏然
不聞其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與
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
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
鑄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魁跳
驚擊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
者也而公朝聞諜暮卽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
糗斬蒿萊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
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
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
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
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
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兔之說蓋兩兼之矣
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竝懷其鎮靜寧一之仁
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

八皇樓續稿卷六

十二

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綬之志者也及其事聞于朝 聖天子爲之賜璽書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正犒賚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衆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草荆楚時効某御史不法事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

八皇樓續稿卷六

三

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以下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勲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攜疊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廼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天下之士望先生鴈翔鱗次入典公卿者久矣茲召也不爲太宰必

爲御史大夫况

聖天子踐泰階御萬一

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誥詵矯翮王路播休問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雖離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脩爲陽春條爲白雪谷臧者噉泉沸者冽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鱣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醺坤廼再鼓一行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疊

八皇樓續稿卷六

三

疊乎各中其竅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絕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先生顧帷左右矍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俠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皆南

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
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時
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
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
茲藉公威望以虔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
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
稍有聲或及詳爲壁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
予爲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
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癩其

不皇樓續稿卷六

齒一

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綰冠
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刼於魁魑之嘯聚而蔓
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
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
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敎約法與衆更
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攜黨與又次之以散
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
定而吐哺之賢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
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

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略
竝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
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
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
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
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
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
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
剪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鷲擊
或爲兔難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
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
大者體解小者毛革而銛鐔不以試者公願衆
而曰唯唯遂書之

不皇樓續稿卷六

五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
易水之濱蓋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
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綰帶交已而與予後
先舉進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

三之一耳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比風上上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參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于再至于三竝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罷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竝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參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

八星樓續稿卷六

去一

出又不從未幾改參江西以行方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郎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塵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緒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參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

不敢以他藩臬朝夕裴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得以病聞閣治事也先生既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重書強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組紱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辟於鍛淵明辟於酒楊

八星樓續稿卷六

七

雄辟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其中而於世之馳騖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傳所謂皜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辟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騖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蠅視而蟬蛻之者與先生行矣他日翱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太平興國間聽中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

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聿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奈千金
饒其魚稻桑菱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
穿陂池築園林以其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
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
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
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博奕射之娛
以揖讓乎其間無歇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

八皇樓續稿卷六

六

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
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
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
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
者兩相善兄卯覆其弟弟續挾其兄甚雖且睦
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冠帶之澤文其
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
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教之
也然皆闡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

吾甥吾夫人過而待之歸道母之環珮瑤瑤之
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
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
母之閭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
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
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旣聿父
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
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
翁雞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
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
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
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八皇樓續稿卷六

九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聿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
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
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竝
以廉俠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
威螻鷃爲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甚

且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其爲子孫者多衰
楚之負薪行歌此其章章視記者延若曹參文
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斷離爲村要其施行特
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官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
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
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難以合併似矣以
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世所罕及古之
郤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
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執法之大者餘竝貸之

八皇樓續稿卷六

序

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重者置之縣
大夫或不勝其武健而以推減聞又輒平反之
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讎經校藝而已
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
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
恥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
門豹鄧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
公之治郡豈卽曹參氏之於齊而文翁之於蜀
也封以內方挾之若纊而席之若母而楚所稱

負薪者之歌又若於公杳然不相及彼殆何爲
者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
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
也非世所矯汚以攘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
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
今之吏以廉俠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爲寧
波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

八皇樓續稿卷六

主一

執政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
湖郡丞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
持節臨鎮最下者猶連翩藩臬竝乘朱轂曳金
龜焜耀當世而公獨纒然江海迄白首廼還三
署客或以馮唐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
者誚讓公嗟乎此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
其行而餞之茗水之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
下賓客能詩者竝相與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
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騷以下歎曰此楚宋

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於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王右丞者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宮而歛歎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

八皇樓續集六

三

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劍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側竝及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公亦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柷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

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闊無人聲公廼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自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闈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雞鳴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冒利無恥者則亦稍稍浸廣傳不云乎以

八皇樓續集六

三

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敘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鄉駱太史公世所稱篤行君子也始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通顯然公獨頽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公且上書乞山去予亦罷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丘東野故處而公忽病革矣

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薛蘿之
深簷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陶潛
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脫
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
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
於敬姜之爲穆伯之妾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
沉深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
史遷所稱翩翩公子者已他日立朝似亦與太
史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穎之士

公畢樓續稿卷六

五

十餘輩爲綰帶交予亦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
稱公子賢能以母教爲吾黨俯而結機者予竊
歎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
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簪珥房闈之間抑遠
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
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
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
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
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
且憐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
子甲乙之科者或寥寥然僅數人間按郡誌所
表科目士去隋唐遠或不能詮次於宋爲獨盛
多者科率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二十人或十七
八人其及第高等者科不缺或二人三人歎曰
古之人常稱天日之山茗水出焉其所逶迤縈
亙二三百里之間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
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
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
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
十朋輩竝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間傳記所
載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
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
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
三試公躬爲之校讎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
其至公間治文書或行縣不暇輒又時時移牒

郡司理張公署其事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
人人發憤淬且礪思以破釜沉舟而督戰也凡
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
讀之猶荊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
久而讀之汨汨乎泉之出峽條而撼谷條而崩
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
擊楚之士多劍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如
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
輒輩出閩越特馱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

六自華樓續稿卷六

三六

俗且右齊魯而况於予吳興乎况宋故室以文
獻巨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哀而刻之乞予言
弁諸百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
如宋盛時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
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
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范太夫人序

范太夫人者予友范太史公某與其弟太學君
某之母也古之言川澤必先河而後海其撰次

天下之名臣碩卿必先世系與其所自生而後
及其爵里行業太史公以母夫人教起田家子
一旦召對大廷天子奇之擢第一已而錄
其世系及母氏以聞太夫人固已顯列于朝
而天子且例賜之以璽書衣之以霞帔
珮之以明璫翠爵而寵渥之矣頃者年七十公
以太子中允官于朝且移書太學相與列觴
上壽也時中朝公卿百執事及吾郡縣大夫鄉
之薦紳先生竝聞之共爲詩歌以矢陳其事其

六自華樓續稿卷六

毛一

言大較矜太史公之遭與母之年而他未之及
也予竊謂太史公之所以孝其親豈特區區榮
名福澤而母夫人之自將抑豈特耆願耄耄之
筭云乎哉嘗聞君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其親間按傳記次載君王后妃與世家簪珥
之誼不可勝數其母儀所畫與賢士大夫之服
習其教而章章睹記者予於春秋則得之魯文
伯之母於戰國則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氏
之母於兩漢則得之丞相湯京兆尹不疑功曹

滂之母於晉隋唐宋而下則又得之潯陽令侃
光祿卿善果叅知姚咨翰林學士脩之母彼皆
所謂母子相成詩之歌聖善歌君子相與遺令
名於無窮者也迺若太史公今之賢者也入以
奉珮玦之訓出以秉國家之鈞異日者業垂鼎
彝聲流裔夏百世而下當有指其遺事若敬姜
而下者吾不知其何如也然則今日之壽其在
此邪抑彼邪太學能以道自勝而色養太夫人
者聞予言而顧曰唯唯遂書之

太皇太后

天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
上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太祖高皇帝嘗
百戰其地已而都金陵基置橫海諸衛以爲外
捍江漢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予
故按往事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
無烽燧之警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
帶朝夕從子眺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
其間蓋歡然甚洽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

和至未幾予由禮部郎中南徙粵而公亦以才
譽北徙秦郤以去宦遊之轍不屬者殆萬里其
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于茲矣予按公廬
相望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也猶或晷且
夕今之井間相綰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
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值不值
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
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
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髯日以拙白特曩所共公
瞥眼當世淋漓滄石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
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
兮巖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引吻
和緊無朝舉兮女羅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
嬉兮公能采花從緊無

白華樓續稿卷六

天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白華樓續稿卷之七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

邑人姚翼翔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
觀張君來蔡君汝楠暨予輩竝聲而馳君之操
觚而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涉以之
嚙射蹀躞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

本集續稿卷七

之爲幽響別調則泠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
而淒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
子竝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翱翔四方紆金紫強勳名矣
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怪天
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其遇也若
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
艾鴈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
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攜竹筇躡冰雪眺巖阿抱

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顏白髮頽然乎山水之間
者僅予兩人耳嗟乎又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
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并得附
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
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迺酌
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
其所共鼯鼯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
又安得時時青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
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本集續稿卷七

明齋劉先生暨儒人雙壽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
者也以其道剴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
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卽以聲顯郎署間
而天子推恩下璽書以其爵爵先生及
儒人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
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天子之所渥爾
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蠅冠我
也將以本而所自也抑非特以霞帔明璫而母

也將以推而母者繼繼之字閭帷之誼也而第以道守其官膺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 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抱犢以遊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慚也已而先生并孺人行且年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爲同年交將謀所以壽之先生及孺人者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而因屬予爲文以賀之且告之曰先生之提身也如此其澹

不皇樓續稿卷七

三一

然於世之榮名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厭而遺之者如此侍御公且爲世聞人矣猶懼或不能遵其教以飭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不以及是不可以無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之詩曰令聞不已茲則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親而壽之不朽也遂書之爲雙壽序

侍御君幼執政坐機職并成且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吏治尚樸茂宣德弘治間右繼體故其時吏治務恩澤近代以來稍稍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與各矜其功能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間有深文法飾令甲恣椎朴設誣簡廣偵謀甚且苛察不已或爲推臧推臧不已或爲懷驚若寧成毋將邳都嚴延年之屬吾不知於洪水之災何如耳而世且譽之又從而尊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所嚮邑里多痼瘵幪巾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爲系歎太息而卒莫如之何也嗟乎以予觀於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武宣德之遺者與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屢訥訥然不出口吾望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已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切政令賦役米鹽旁午惟恐不能席民望認認然必推擇至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根黑白約繩墨質者原骭法者伏辜令人人解

不皇樓續稿卷七

四一

願謝去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茲矣侯之操行
務潔白盎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
至於世所故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恥與比
伍善乎古之言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
者斯近之矣邑博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
壽聞聞老萊氏年七十猶衣斑斕衣弄雛於母
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
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諸君之入而捧觴上
壽倘以予所次侯者云而相與綴之弄雛之

八皇樓續稿卷七

五

未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
長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遲天地陵谷之變
遷爲之計籌於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
以自肆於泉壑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
哉予內弟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滿吳
越間已而數羣試于有司不第遂棄去又多病
因壹意於養生家之學雖不習說養生家守中

致虛內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情欲於世
所俯仰馳騁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神而不
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內不以縉乎其心外不
以類乎其形容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易
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頤二卦於其上雖寢
食不忘左盼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
青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
乎雲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
海屋子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

八皇樓續稿卷七

六

之曰君獨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
金鑄者拙乎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
髮之間以寢衛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
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
而攫其鳶鷂雖清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
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
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
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
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翕

張予奪於養生家玄化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繆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茅坤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宋之洛陽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真已而數繇高第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

不白羣穢稿卷七

七

何者千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沒三百年而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頽沒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况湖山之麗臺榭統綺之富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

肝或不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筦鑰因且不勝者什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冷風也已而稍出其穎鏐截犀兕而刺鴻鵠殆與古所博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困且不勝者鱗次而辦間又過視學官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巧其宮之缺者與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或云故令滿考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之一一注措若此

不白羣穢稿卷七

八

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頃者按院蕭公戎院田公醴院萬公相繼行竝異公才欲爲疏薦之于朝第按國家故事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郡二千石獎如例且徵予言以修其事予伏讀卒歎曰嗟乎茲恐不足爲公侈也予按古傳記所載名臣列卿其以勳業聞望焜耀當世於縣令之初特騶驥裏而千里而萬里者之始軻耳故今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漢令槐里如王

尊等並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聞以予觀於錢塘公異日者之勲業聞望於今殆百之天子重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吾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以爲公侈乎哉或曰茲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不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與其樂府詩歌序記說對解原碑誌之文若干

不自集續稿卷七

九

三三六

卷併錄 太子太傅雷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子也請予言弁之首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茲編也固公之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然抑豈足以窺公之深哉公繇諸生首解額學士大夫所相與手其文而駭愕焜耀以傳誦之者固已徧海內矣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譽謗亦隨之故試南宮嘗首第不果已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爲臺諫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爲 太子校書宰

相特以其未嘗私過邸第又不果太傅公之所爲奚歎而序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學湖廣時年甫三十七公卿以下方交譽以爲漢之鄒枚魏之應陳也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於時當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廼過爲引疾上書攜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庖犧以來六藝百家之言於其中而朝且夕焉殆忘冠與沐也客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吟卽四方之以聲詩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藩臬大夫通問徹騶奴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塵及其圖書几席攝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予嘗覽史遷所傳莊生辭楚王之相而甘與龜犢者遊戲污泥焉蓋有以也世不之知者顧謂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

不自集續稿卷七

十

三三六

林聲妓之溺嗟乎予獨謂溺者匿也古之豪曠
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或匿於鍛或匿
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世之莊士之
所訾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石摩詰樂
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勳名行業相翱翔
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宴酣
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耳
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其
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有固遠矣公以春秋起

六自華樓續稿卷七

土一

家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所鼓鑄
處爲最深其他樂府詩歌以下多所自得雖不
專摹畫古人而其清響逸調引商刻羽亦大都
與古之名家後先相唱和此皆世之所共知者
予故不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
公名汝楠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
郭先生今其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掌
自呼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擬序

古者先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
德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
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
本乎孝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
身已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號
必以系此其大較也隋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
席與弟子員之所以眠學寢微寢闕古之誼殆
蕪且廢矣予邑諭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
之學士大夫過吳門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

六自華樓續稿卷七

土一

榮榮然閭守而帷視君亦榮榮然色養而左右
之其問寢視膳珍從祝哽之節曲禮少儀之所
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口其最章章著見
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辭不應試母夫
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學復以母夫
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痿臥一飲一哺以上
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視
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
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

間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安
靈也悲哀繫歎者不絕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
卜佳山水改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
且疑故藏或毀矣君獨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
視之其所藏遺骸與衣冠含琁盎然如春容生
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至動天地感鬼神愍君
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日之躬爲追承者乎
客嘗有以鳩巢於君之堂間多異徵而歌之者
嗟乎王祥臥冰而鯉躍孟宗號野而笋茁神明

八自華樓續稿卷七

主一

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數月聲籍甚
諸弟子誦誦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徒之教者
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并檄邑大夫供張
而獎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
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誼於今猶
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
君之生平其所以教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
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獎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於 明天子之庭方
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愕而少之未
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竊咎與縣故時所
施行狀侯輒下教所中壁畫者特什一二而已
若某某稍稍仍之葺之其所不中壁畫者殆什
且八九若某某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又
從而劑之劇之暮月以來縣之蠹者剗幽者爬
圯者飭嚚者屏舞文者鬼薪馘法而右者按配
封以內數十萬戶之衆盎然若決江河之水而

八自華樓續稿卷七

古一

注之千溝萬澮之間絲絲縈繩引膝灌畦漱無不
人人解頤而指賢者侯故善文章間又以其暇
日過學宮躬帥博士弟子與之誦說六籍之遺
而校讎其藝大較倣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
潁川略相似也予雖罪廢久不數通長吏然家
君上所當廬而臥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
而嚮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徹夕過而口者無
間也予故獨慨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丞簿
戴君某張君某帥縣之吏民來且抱南京戶部

侍郎曹公所檄而獎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事予逡巡避席而曰嗟乎是豈足以爲侯侈乎哉以予觀之侯固漢之茂材異等也他日入而領天子夕郎之職或爲尚書郎撲被明光又不然行且超遷上大夫鱗次公卿間其所表賢良文學羔羊素絲之操於今縣治行特百之二焉爾卽如戶部所檄侯縣治行其指次祇及賦訟之細於侯之最所當書亦特十之二焉爾而奚足以爲侯侈乎哉雖然非常之原衆或懼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間按侯所治桐鄉譬則古之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刺犀兕截鴻鴈者也特發錮於庖丁一雞之割耳假令異日入廟堂建石畫條次國家大議或當與生相頡頏第不令多讓傳不云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所以無爲用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丞簿吏民

六皇集續卷七

五

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歛侯博觀乎三代兩漢以來名儒碩卿之旨於以折衷其至嗟乎侯倘得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吊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授侯之左

騷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塗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卒聞其學以提身而劉行再過毘陵從荊川司諫遊於漢氏以來稍稍按史遷劉向班祿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百家之旨揣摩而折衷之君得其深而歸問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歛然雲蒸而泉吐累然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已而省試再擯不第君輒罷去有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塗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

六皇集續卷七

六

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曰鹿之
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
與帷中弟子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
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
之曰惟教學半茲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卽鄉大
夫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
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

八皇樓續稿卷七

七

民情之相爲盈縮竝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
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畫今者也非若近代來
燕粵齊秦之士而按檄客遊近者三千五千里
遠者萬里甚且絕徼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
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
詩書六藝茲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獻醵
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財彼皆所謂仁義
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
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

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
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間按古傳
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歛歛低徊而不能自
已者郡節推朗峯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
唇齒之壤而牛羊雞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
故稱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芡芡絲
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數十年來當然多
故矣頃歲巡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
州縣頗倣漢蜜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

八皇樓續稿卷七

八

吏又往往競爲懷驚相與曲媚上以徼譽嗟乎
湖之民蓋鼎沸矣公既習于湖而仁明強毅之
德恥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滄渙獨蘄然
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
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慘敷之令以繩下
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
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之以徐有
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然非古
所稱良二千石功曹之遺者乎嗚呼公今之賢

豪長者也以彼之德與材其剖符於萬里之外也所至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况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竝公襟帶間宜其惠甦而功倍也如此頃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入爲諫官不且爲御史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民泣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縮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然俛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太史公集卷七

九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傳得一人焉曰魯恭間接傳記不聞其以他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尙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蔡之廼首以雉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

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治者博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母之於子怛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續之挾而醇醴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縉紳大夫交粥粥然偃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卽椎埋作姦法不赦公猶散而原之特赦等一切刻鏤爲成公損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污之案牘也嗚呼公善琴與否間服露冕巡阡陌其及雉雉與否吾皆不能知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鼓白雪陽春之曲而過也盎然若胎不以殯而卵不以殤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按公治行倘不以世之他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以佩其行

太史公集卷七

十

刻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闢其室而入其解者何

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泥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間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蜉蝣杳幻之怪變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

八皇樓續稿卷七

三

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治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窟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摺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竝焦心殫思矣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

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規規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盡也而况望其馬仰林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陵君穉隆氏少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舊所刻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駢服虔杜預王肅賈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疎荒繆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緝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採南山之藥而牛溲馬勃敗龜破鼓君

八皇樓續稿卷七

三

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所得而嘗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書雖太史公之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旣成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後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六書集卷七

五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召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竝繇此而他其有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究任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內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初天造草昧入求樂宣德第

進士後雖不能如唐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間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卽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天子之所歲錄而引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非由進士不以鴈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援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間雖郤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濩落無聞已而况他乎又况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系欬而請也公子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以予觀於公忠信之質愷悌之德潔白之修純固之誼詩所稱素絲羔羊之士是已更業所嚮卽古之郤魚狎雉倘庶幾其近之者數年于茲公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

六書集卷七

五

之書者數矣然絕不及以聞頃且累日久之始
出爲順州守其寮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饒之
郊順滇以南樊笮之地也大較世所絲進士科
或有他援竝不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
爲站之鄉雞卜之夷櫟 明天子印綬露冕
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事
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治化異日
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
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

六皇樓續稿卷七

圭一

召竝可指而竢已卽不及公固古之有道之士
也其冷然而蛻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
之眉睫之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
而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領
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
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
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介所

繩引吏與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
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
御史臺之故檄乎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
令也公頃得民之驟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
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
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
病不能出不及飭厨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
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興乘之訟王尊不云乎
朞月之間乍賢乍佞蓋言背公不明也世之以
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譽亂名實於
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展布其豪
雋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
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諭我
邑而署令也以政教閒條焉爲賢倏焉爲佞此
予所以感興乘之訟不能不爲之系欬而太息
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
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姑以之覆何君且冀
採風者倘及聞而獻之於朝抑或今 聖天

六皇樓續稿卷七

圭一

一端冕而聽天下所覈吏治者之助也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青陽縣諭兩縣者竝予故所綰綬爲令處予故及時聞帷中士所謂說先生者不置未幾爲徙某王府教授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候先生於其廬相與讎次古今詩歌文章及世所得失先生故好詭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

六皇樓續集卷七

七

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一兩輩而已嗟乎漢翟尉所題其門而史遷書而傳之以迄于今殆古今以來大較其勢然也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而下合予伯兄南寧通判君而下內外兄弟凡十人及帷中弟子富川令顧君等共爲稱觴上壽予廼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算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內以錫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

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甚且亡國敗家鮮不由之者故傳言爲冕旒不盡目以用明也爲黠纘不盡耳以用聰也此非獨爲帝王南面而嚮天下者道也而要之公卿大夫士以及山澤氓庶無不然者嗟乎非明於易及老氏之言烏足以語此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酡垂頭睡於是太學君攜之復還嚮所息者之室予廼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兮宮與商目無覩兮紫與黃飢茹芝兮渴飲漿獨抱踵以息今遡流光問鴻濛兮扣雲將臥弄丸兮樂未央忘甲子兮壽無疆

六皇樓續集卷七

七

西湖秋社詩序

樂莫樂於佳山水尤莫樂於分曹而賦詩晉宋和蘭亭以後殆寥寥矣頃過西湖納言馬松里公及某某某某輩共觴予於湖之上卽故光州高潁湖公所社遊而吟處光州嘗屬予碑記其事及光州沒而社之故廬且他屬并予故所碑者無復覽睹之矣諸君屬予首韻予爲歛

歟者久之譬則古之開雍門之曲山陽之笛而

不能不峭然以悲者於是悲與樂相仍而諸君

於予之留西湖也日爲攜壺以社而遊則亦日

爲分韻以社而吟前後所得凡若干什諸君且

謀之曰蘭亭之社而後也得王右軍爲文以記

之世之圖而繪之者傳之到今赫赫若昨日事

而光州公則不數年間沒且零落無聞矣古今

勝事之同不同何如也於是刻而傳之題之曰

西湖秋社并系之以戊寅所以共期我輩之社

白華樓續稿卷七

无

而遊當不特今日且以別異日者之某年與時

尾而繼之者之無已也嗟乎西湖山水之靈當

不厭我輩時時杖屨與時時樽罍而相從也諸

君其忍使吟者之輟響而無繼乎哉請以其言

弁之首并以邀後之社遊者

白華樓續稿卷之七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

鄉編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繇參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

且徙爲按察使指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獵襟

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

之若父母奚爲乎去之亟也獵襟起者曰夫法

白華樓續稿卷八

一

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

者也往年故御史持天子璽書按州郡間

或以所私開告訐操網罟雉蒐而擊之郡二

千石以下咸惴惴然又從而奔走之而郡且鼎

沸矣公獨屹然不爲動已而以公弗附也移公

故所視者而檄他使君視之他使君亦卒按公

故所持而屹然不爲動當是時郡亦隨以定今

且徙爲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

而無冤獄也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

郡一路也而非所以賄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古所稱以詩書之旨潤色吏業者是其所秉心而提職非古之素絲羔羊之風不以之鐫帶乎其行非古之開誠布公之誼不以之劔

盡乎其心以予觀於公殆庶幾乎三王而上者之遺也予不暇遠喻卽如我國家近代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朴實似年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

二

二

似王忠肅公翱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清約似魏文靖公驥嗟乎公豈今之鴈翔麟次者而已哉曩聞天子坐明堂殿百官治行公爲最特出大官醕與尙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喁喁枚指矣公行且內召不爲太宰必爲御史大夫傳不云乎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若公者異日當藉之表鎮國家著蔡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爛然勳名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衆

附頌曰唯唯途書之公甲戌入觀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徙陝西布政使以老罷歸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爲附已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全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巡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承貳以下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錄也其郡丞縣倅與理惟起家繇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以其貢及史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天

三

三

子而其吏民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久之寢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處輒爲之歛歛低徊而不能已也若子郡通判全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繇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盜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者持天子之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以

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令署錢塘
長興兩縣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污一
錢民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
民相吐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
他長吏者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
檄之監榷南北關檄之部解布政司所歲括之
金又檄之部解杭嘉湖蘇松五郡所上 龍袍
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并督造淺船者再又檄之
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牒公而公
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僅
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權衡欵材
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粵之稅者也或病侵
牟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鈎攷
之公至不病商并按故所入而羨凡千金其市
木也故事大較官減商之曲直以取盈商亦匿
其材之良者相折閱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
官又私其什一甚者什二公竝反之於是商爭
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羨凡二千金其督淺船檄

本集卷之六

四

時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亦然公竝
罷去習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網紀之非
獨其吏胥不得私并其一菜一飯一筆一紙以
上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
額而羨者又凡千金當是時省中市戶匠役幾
千人咸視公如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
之去泣而遮送之留衣履藏之官解者七碑石
紀其事者二監廠官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
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不以書大略公之繫身
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官也如力家者之幹
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子以予觀之浸浸
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繇科第
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公
且軒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倅又三郡
者之相錯而壤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
上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
然每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
無他顯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於

本集卷之六

五

言序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已湖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錄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饒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梁少府政 荊府長史序

秣陵梁公之貳我郡也內務潔白而外操筦簞

八皇樓續稿卷八

六 言九

簿書以謹厚長者之行殆孳孳乎循吏之遺也封以內吏民人人呼曰漢長者頃擢爲荊府長史以行郡中諸搢紳大夫餞之郊且按國家故事仕籍屬王府例不得復朝請共爲紆歛低徊不已者久之坤廼離席前言曰豈惟公哉間按漢傳記洛陽賈誼出爲長沙傳廣川董仲舒出爲江都相他如王吉張敞司馬相如以下不可勝數卽入我朝當文廟時楊文貞公士奇周文襄公忱竝繇諸王府官屬麟次以進

特近代來稍稍以不復籍朝請爲例嗟乎予所悲憤嗚咽不獨爲公惜竊謂國家之制與典銓諸執事恐不得不不少爲改議也天之生材所爲世用豈得按故事隔絕賢路哉漢劉向唐李泌宋趙鼎及汝愚輩竝以宗室疏屬間翊戴日月之際頃廼一切隔絕及曳裾王門卽同罪隸禁錮沒齒矣不特是也往往材行之士私負俗累中貴者輒按漢絳灌所出賈生故事以此權鑠當世世之樸茂獨行不解巧宦亦輒以此束如濕薪摧之王路嗟乎斯豈所以網羅天下豪俊之士以承明天子哉頃聞中朝亦時時議及第鑒龜錯或以擅制爲罪故未按行耳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予謹書之綴公之帶俟異日之憂國家而上書以請者

八皇樓續稿卷八

七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及山谷之老相與歔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

爲御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劔繫之帶且顧公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古中牟單父之音與吏民相吐哺他不暇舉卽如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以部中他鉅姓族屬犯之且欲厚爲驚擊而蔓引之憲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爲動假而復托所私者曲爲開說公併迫脇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額曰某姓族屬故無他訛法者也綰縣綬于茲土者三年矣絕不見其

金華樓續稿卷六

八

絲髮犯也而廼敢爲譟張附和以媚所司乎哉於是入而三爭之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嗟乎今之使者所持節按天下諸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願所指嚮而奔走之公獨索欬不忍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此嗟乎茲非古之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於以持天下之平者乎哉推此心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且入爲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間按秦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解衣伏轡以諫

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如束濕薪也假令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款塞亦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遠斂煥而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其際

金華樓續稿卷六

九

微之動天地感鬼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貌者已予謹書之且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繇貢爲縣訓再則爲甌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再則爲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雋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認認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

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多有不舛且盤於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茗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索欬低徊不自已先生獨捋髯起曰 高皇帝臣一四海所肇畫輿地北起大寧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粵下及荊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

八書續集卷八

十一

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事也未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于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輻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名山大川鱗次相望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及曳裾王門珥筆兔苑

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臯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恐異日者嘒嘒趙趙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夫杭郡也以寬厚簡靜爲政商賈慶于市農懽于野博士弟子風厲于學官訟者直賦者平御史及中丞以下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

八書續集卷八

十一

節飭溫處兵備事而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峯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綰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竝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舉旗斬馘飛牒遣間雖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譏者

麟次起

世宗皇帝抑獨憐其百戰之勞釋

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欲按事撫拾不已適檄公勘公博采羣議不勝欷歔迺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率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驚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間世且以甯成郅都呼之矣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或往往欲骹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

不盡錄卷六

三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年方髦子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

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且多雋才善屬文未幾公輒舉於鄉又數年中

明天子甲乙

之科出爲南京尚書工部主事累員外郎郎中及潁州兵備僉事已而坐他構調爲霸州同知累岳荆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南海道兵備副使公於是時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州睦婺諸州郡間帷中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

不盡錄卷六

三

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輒罷去家且落或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繇中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俸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甚且解橐中貯移書寄之公之仕數以才籍聲望間稍稍數奇或不偶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

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於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

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按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關內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之者之指故史特書而褒之迄今不衰嗟乎茲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

八皇樓續稿卷八

十四

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亦以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張司訓述齋獎序

烏程縣學司訓張君述齋者 世宗皇帝時故春坊司直張公寅之子公絲御史以直伉名當世而君亦能世其家學砥其行以名吳中者也當是時君從州諸生後負雋才試輒前同舍

生今少宰王公廷尉王公輩竝君故等夷以文章意氣相翱翔聲籍甚已而諸公鱗次入高第內者歷金門上主堂侍從 明天子而外者

亦按節鉞開油幢爲世重臣君獨不偶歲晚始及以貢爲縣司訓嗟乎君若此非天之所以豐其材而獨畱其施厚其德而坎壈其遇者乎然而其訓我長興也長興爲湖下邑予稍稍聞其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其於少所世司直公之學與行無以異也未幾以憂去及其服闋再訓我烏程也烏程爲湖郭以內邑予又稍稍聞其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於曩所訓長興無以異也又未幾撫臺檄其賢而獎之邑諸生曹曾王世基蔡用德以下請予文爲賀予告之曰予非能文者抑豈能爲君重乎哉嘗聞胡安定先生之教授湖州也一時帷中弟子若孫覺劉彝錢藻范純仁錢公輔輩竝能服習先生之教爲海內名流已而天子詔下湖州取先生所設科條以爲太學法著爲令而先生時

八皇樓續稿卷八

十五

三百五

亦入爲國子監直講湖之學宮於今祠春秋不
輟也故歐陽公嘗表其行事曰禮部歲所貢舉
半出先生之門其在當時高第不問知其爲先
生弟子弟子之所私相稱述亦不問知其爲胡
公也嗟乎抑亦盛矣古之師弟子所相爲愛者
如此今張君兩訓湖中邑卽安定先生所授學
處然則生之所欲尊禮其師於以服習其教而
顯其道得無採其遺事循其名責其大義而固
有不必區區文字之請已乎生憮然曰命之矣

八大家文鈔總序

六

三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
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
貢以下竝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
七十餘人文學之科竝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
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
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
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

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
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九秋之於奕彼皆以
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
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
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
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
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
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

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

七

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
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州
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
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
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竝尋六藝之遺
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
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
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

韓愈書乎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雜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騶褭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

十八

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
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
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
明堂玉帶雲疊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
所謂其旨遠卽不說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
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
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
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
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

丸

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堪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脩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掲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鑒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招求亡經而海內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寢微寢滅歐陽脩曾鞏及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

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尚拱而議焉

八皇權稿卷八

十

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於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系歎而不

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竝鑣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駭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領之者乎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春秋及漢以來以吏治聞者惟單父與中牟爲最然絕不聞近世所亟簿書苛聽斷摘奸隱鋤

八皇權稿卷八

主一

三五

豪右提枹鼓設游徼恣懷鷙競朴擊以爲聲名而已也傳記所書而載之者獨彈琴與狎雉兩事焉耳予竊思之琴與雉去今聲名之吏所馳驟者何啻粵與薊而千年以來風流逸調所播之詩歌垂之竹帛尸祝而俎豆之者於今不衰豈非其愷悌之德博易之政有所深入乎其心浹於肌髓於髓而固有出於世之耳目所相高而以馳且驟者之外與桐鄉令高公傳巖者蜀之大雅之士也繇大行人左遷累官至此予家

若上去桐鄉特一再舍語所謂壤之齒相錯者公之抱琴而過也予雖不及數登其臺拊其宮與商之奏而邑之人所歌公之陽春白雪之曲朝且夕於吾之耳也公之露冕而郊行處予雖不及隨公單車所嚮其雉之狎與否予不能知然聞邑之父老兒童所攜壺漿而引竹馬舞而遮於其左右者殆無遠與近也問問之無不人人歡且呼曰邑之茂宰也嗟夫公其古之單父中牟之遺者乎今之聲名之吏所馳且驟者

不韋續稿卷八

三

荆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甲乙相互見而公則竝按名氏而裒系之或傳記所不載而公復自他書旁采之况一切出於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飭而非由公之手自摹畫者故其書多訛與複而無次也已而門弟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牋檄誄冊諸文抑亦上下千六七百年間可謂勤矣然竊疑其遺缺數多卽及撮而錄之抑或未必盡合古作者之旨也頃之予姪一相復得其所梓公稗編者僅什之三已而復得公所寄三脫手稿者而稍稍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凡什之七而終始之刻既成予惡夢之躍然蓋公生平所最鑒刻者六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參相考次爲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

不韋續稿卷八

三

盡公則條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官所攷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術復終之

八自纂續稿卷八

五

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零及賈工甚且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零及讖緯太乙六壬星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零及畫與古器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則天地之間由踐行而喙息而蠕動甚且一草一木一瓦一礫

其微眇之至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卽如所謂諸家之龐雜而或相漬亂予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不敢遽謂其並醇乎道然要之樸牘闢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識畜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亦自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道在稊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

八自纂續稿卷八

五

未之考見云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什且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刑部員外郎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搢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并梓漢

書爲一編工既完復來屬予片之予覽而評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疎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漢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剗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勝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留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克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餼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竝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自不同太史公則剗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五帝三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

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甲令耳目之所覩記况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故及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然世之讀兩家者於史大較數而於漢大較疎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及先大夫所手授者竝鐫引之諸家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竝櫛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諸所鐫引以印可否而太學君抑可謂勤矣雖然僕猶有一說焉先輩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第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矩矱兩相抵掌處合併而觀之斯則謂之今之伯樂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搢紳先生之

有識者云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蒼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坤曰予少以文章自娛然自先秦及漢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剋心者若賈大中諠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

二自漢續稿卷

天

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或得其解耳恐不必如故所摹畫爲也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繒而應者日以禁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卽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以之次於心而絃於眉睫也或漫

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閒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而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

三自漢續稿卷

无

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予爲公書而序之者如此不識公謂然否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百年後猶相與翺翔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缺也已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漢徵寔

昌雖經秦人坑燔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二字以爲赤幟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內之士霧沓颺集而至若百川之注海焉斯文之旨煥然若日星及陽明公沒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頃復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茲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

不羣樓續集

手

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論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視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而已者撫與吉爲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爲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爲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又曰志者心之所之故詩三

百篇其所列之爲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卽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竝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味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共相與摛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而詩之所從來者稍稍陵夷矣天寶大曆而下其所爲音節之微幽眇之旨譬之孫吳之兵部曲什伍勾聯擊刺逾玄逾微變化錯綜然於古者因

不羣樓續集

五

言

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歔歔或僅僅矣近代搢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裝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纍纍不絕也桐鄉今高君函其父白坪先生所爲詩者授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絕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材由天授束髮登朝卽與世之名流相倡和或

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歌山水解
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淋漓探
筒分韻者日無間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有所
不屑然於古之指心鑠腎諧聲攷律一切音節
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
何則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灑嘗
聞古之好書而臨池裂繒濡髮噴墨人或目之
爲顛且癡而於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
先生雅好詩而其胷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

白華樓續稿卷八

三

之外而非世之酸餽所得而及者故不必詩之
工而亦自無不工予固知有讀之而一唱三歎
者已今君屬予序予非閒於文者獨愛先生諸
什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相悖若世所競氣
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謹指次如左以遺採風
者之錄焉先生名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
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治行聞且按故事所待 爾書

之召者久矣頃之忽聞御史中丞暨巡院並飛
章以疏之 天子大略謂公之材譬則干將

可以截虹霓而薄日月者第無令試之隘邑爲
也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蚌蛤爲利其俗
驚以獷獨武康令梅某多彊幹請徙武康令今
之諸掾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若
上坤觴而前言曰公茲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
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
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

白華樓續稿卷八

三

國參過之獨聞蓋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治清淨
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
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
公得無厭予言乎哉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
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
願公下車首探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
弓旌乎蜃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
康者自喜也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按國家制京朝官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越三載例請

天子之璽書推恩所生父若母并及其妻無論最與否再命則三品而上為大父母三命則二品而上為曾大父母間際國家

白華樓續稿卷九

三

有大慶則又朝受命而夕拜恩者外則藩臬郡縣之吏苟非越三載與撫按使君所論其最以聞雖有龔黃卓魯之聲不以及而武弁間則始襲職時或例署後則稍稍闊絕矣無他內則地邇而易渥外則地遠而難偏此搢紳介冑之士所以獲則榮不獲則系歛太息譬猶雨暘之澤際天所覆而陰崖之卉往往隔絕其勢然也予李侯鑑池公之綰縣印綬而過歸安也五年于茲矣撫按使君所最其卓魯之治行以聞者三

且四例得請

天子之推恩如制而按公之

世將家子聞先公故隸蘄州所為千戶侯即如仲兄某繇翰林庶吉士出為給事中例不得以七品而推恩所生以故僅贈先公為武德將軍而母夫人則引所竝先將軍者之階封宜人矣侯之階與給事中等故例不及推先將軍與太宜人而

白華樓續稿卷九

二

天子所賜璽書也特封侯為文林郎并贈某孺人與封某孺人而已當是時邑之父老及他搢紳先生竝謂侯起州縣吏蓋於制所不易者共歌而榮之邑博士陳君某等闔帷中諸生又從而盛供張以入賀之遣吳生人豹王生應芳來請于文後其事侯始聞之若色喜已而復低徊久之蓋恥所請者僅及身與兩孺人而先將軍與母夫人猶未之及也茅某廼前席而颺言曰諸博士弟子之所侈者淺矣而侯之所獨引低徊不自已者抑未也竊聞古君子所貴者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制所推恩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我輩胡得席國家制以

爲侯慶也間按侯之治行不特襄撫按使君所最而已異日者列 天子之左右爲侍從出

則佩 天子之璽書與印爲國家建萬里勳外以鎮邊疆內以翊社稷吾不知於古所稱立身行道以顯其親者何如也豈特先將軍卽如侯之大父母與曾大父母而上其所按國家之制生則衣霞帔珮明珠沒則加封號褒墓原銘之鼎彝列之旂常而國史所書而聞之後世者殆綿綿乎未艾也衆顧而躍然曰唯唯予於是

不韋續集卷九

三

三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友姚海屋公所故堂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非知文者間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準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哀輯者之旨爲案故其上下二千年間佳兵者錄

析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酒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之以狂獼而謔諷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菴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絕乎心合之乎機杼而公所自爲解頤處輒爲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所櫟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下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公之好古雖切而其所從而恕也蓋有自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卽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噫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嫗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翺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爲廣濟令別有

不韋續集卷九

四

三

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張少拙翁拜孺人雙壽序

客有鄭生某審生某過予草堂伏地而曰予兩生者廣德州博士弟子員也而予州之貳張公某於漢所稱循吏不過者公以明經貢然多彊幹材適州刺史員缺署州事其於州之利弊及一切蠹詰狡黠囂囂獷悍與夫婪結難治處公竝爬搔而釐之又從而宣鬯之於州諸生則又躬爲讐經術校文章而督訓之按節使所書其

不事樓閣集九

五

賢與能以聞於天子者歲且再州之里巷老稚無不人人呼曰吾父母也無不人人願請國家如漢故事卽移署稱真而無路也已而又膝席曰公之材若此抑繇其父守拙翁能世少師文忠公之教方其起家公卿後輒奮流俗恥純綺甘苦約其所饒躬砥行有儒生所不能而公獨能之其所抗宗族睦鄰里禮寒士則又往往採古鄉先生獨行之遺而稍稍醞釀之間有他少年刻鏤侵軼公又不以校濡忍而謝之故

郡二千石數聞其行概大都類漢長者儼而召之而鄉飲於學之宮而其母王孺人又卽故禮部尚書王公瓚家之女抑亦頗以故所遺簪珥圖史之舊而櫛之閫帷者也竊惟公故抱異質然出而習其訓於父守拙翁入而習其訓於母王孺人者則又章章如此傳不云乎古人之祀川也先河而後海石慶所以躬數馬之勤者繇有父也手續所以矢懸魚之清者繇有母也茲且竝以春秋高年七十矣聞其鄉之諸子弟共

不事樓閣集九

六

倣古者幽風行葦之遺而以燕養老或歌而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歌而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予兩生而下則頻年所靠師事公公所帷而督訓之者也敢不附其鄉之子弟後而稱觴前壽也乎故願乞一言以獻予嘉兩生所匍匐而請蓋卽古者年之貴乎天下之義也而廣德州於予湖爲東西壤州之人所口畫張公之治與行大較與兩生合予亦不勝嚮往故綴其言而書而復之者如此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席蛤蜊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隸珠崖而漢賈君房所宜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其地饒齒革珠璣龜貝翡翠而富然亦阻山而與黎齒相錯故世多畫剽軍興者之患桂陽劉君某者予監試南粵時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以忠信敬讓稱頃且補瓊山令而諸博士弟子員共爲供張茗水上請予文以寵其行予酌而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刺柳州也世嘗以其善文

八自華續稿卷九

七

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憫惜之者頗衆也已而子厚獨能不夷其土興庖并俎豆之化與土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耿也劉君者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閣學以來瓊山詩書冠帶之俗稍稍彬彬上國矣願君益鏗刻奮勵務學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倜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傳所稱得志是也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蓋以郡二千石卽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間以爲治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提印而專城於其際以席其賦訟刑爽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轆轤而難則界河山之錯壤

八自華續稿卷九

八

而貳且叅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煮海椎埋剽劫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之蓋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鈴轄諸司是也今明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隸兩省之交而諸郡縣之游冶少年互相鼙鼙以爲窟煮海剽劫之寇無日無之殆無提印專城之施而獨枹鼓游徼之患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

以不相鈴轄爲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館
通判而特授以同知并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
曰諸郡縣間竝其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
特草創於吏民間猶嶺而岼視也銅仁羅公來
下車輒訪利病獲故所草竊蕉蒲之間者若干
人次第收縛之復故官司所統戍卒舩艦兵糧
候及他所關略而空礙處竝釐而爬之革之又
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黨者公又從而髡
之震撼之且公以忠信之行廉白之操與遠近

六書樓稿卷九

九

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席公所後先施行雖
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土而分民
者相露冕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澤抑已
邇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 中朝他徙
者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某
月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
弟子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
曰公之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在珍

從嘏祝之列而公方翱翔王路蓋壯而仕也二
三子奚爲遽引世所誇詡者以佞也然公之澤
邇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
父母之者勤以至矣幽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諸弟子
夫旣父而母之抑可以是人而膝席也已或曰
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
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壽督府近岡吳公序

六書樓稿卷九

十

三百五

秦罷侯置守來天下之名都絕徼重關列鎮數
出天子之卿及列侯將軍按節鉞飭戰鬪以填
之世且某布海內矣其間開疆拓土舉旗斬馘
以顯功業於時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以稱而傳
記所載獨羊叔子之填襄陽也以輕裘緩帶風
流文物晏然以自媚於江漢之上甚且吳之人
亦忘仇而擁戴之其所碑之峴首銘之竹帛而
祠之州郡者於今赫赫若昨日事也異日平吳
史官猶不欲以盡與杜元凱而特揭而書之以

推本於叔子之身後焉嗟乎此其際微矣他所出墳者率相矜奮以名而叔子獨以其仁名特電之燦而仁則海之釀焉耳邇年海上軍興浙且多故矣我近岡吳公奉 天子璽書而過

也忠信倜儻多大度不喜功不炫名海上之烽燧不至而公抑得以採羊叔子故事幕府油幢之間約文書遠斥堠其所稱輕裘緩帶風流文物若將與羊叔子千古相照耀焉吳越諸州郡將吏第文恬武嬉歌詠 聖朝而已州里間不

八皇樓續稿卷九

十一 三百三

聞狗吠之警也豈傳所稱古今之人同不同而公固今之羊叔子歟且叔子以平吳不世之功遺之身後不膺爵土不列旂常也今固幸海上無事藉令如故時所稱舉旗斬馘而上公之度抑將有所恥而不以居者歟甚矣公之仁也甚矣公之仁庶幾叔子也秋八月十五日公之懸弧之辰也傳曰仁者壽予不及膝席稱觴上壽特按羊叔子之以其仁而民到于今歌之者以獻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而諸按節使君所數最其賢與能以聞於

天子者七頃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以吏部世所屬清且華者之曹也而南則散地也譬則驅千里騾褭歷塊過都者之材而羈且食之內廐云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

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南宋之洛陽在焉非特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

八皇樓續稿卷九

十二

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比粵北枕淮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客名縉道流之跡往往基列星羅點綴煙崖霧壑者之深予舊從吏部後待罪南省其以簿書吏人之散數共二三寮友攜樽疊賦招隱者旦且暮也甚者歲時伏臘清明上巳或告休沐則又稍稍與傳記所稱不顧尚書期者是已聞古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

瀾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猶不曰避世金馬表請秘湖已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已公聞之而色喜曰子猶幸白頭翁與母在竝春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簪輿載之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蓋庶幾乎古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客曰然遂書之

白華樓續稿卷九

十三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某奉 天子
璽書監試事按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
而三試之獲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
以獻屬予序之末簡間按吳越畫江綰海以爲
國而春秋以來闔廬勾踐所嘗霸諸侯列冠帶
其以會盟車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
管以後風流文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
明興遂擅海內大較今 國家歲所合南北直

隸及十三省之士試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

天子之庭者什二三焉予嘗遵錢塘登會稽及
泝漢太史公司馬氏所吊禹之遺烈其所當山
川之吐吞風氣之磅礴斗牛薄虹霓非特古
所稱一都會而已也故嘗按吳越之士公子札
范蠡言偃以來世多聞人卽如今諸生所挾冊
以試于有司者言人人殊予問覆之其言冠裳
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蓋國其言鞭
風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耶其言

白華樓續稿卷九

十五

藉麗青蔥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
鴈宕赤城其言滉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
眺碣石而蛟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猗與美
哉洋洋乎誠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颺翔
而霧縵於朝者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焉茲諸
生所言也卽古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
言底績已乎言也者文也仲尼不云乎文莫吾
猶人也迺若績也者則所以體之心見諸行事
於以發之乎立朝而泣官臨民爲也他不引

卽如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
王公緯始以帷幄討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昧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闕天
等其他戡亂定難身捍社稷則千公謙仗節死
事歎歎嗚咽則方公孝孺孫公燧抗聲直諫死
且不避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率下大雅不羣
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王公
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淵
懿領襲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

八皇權續纂九

十五

後先鱗次屬望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
州郡之產先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言而底
績而黃鍾大呂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
沐 今天子嚮明之化十年于茲抑亦深且
遐矣得無上採公子札范蠡而下之流風餘蘊
下按今 國家劉公基宋公濂輩百年勝述所
相與銘旂常垂竹帛者互爲烜赫熠耀已乎唐
陸忠宣公贊之知貢舉也得一昌黎韓愈而唐
之文崛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忠公修之知貢

與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通經博古爲尚史官
書之於今播人耳 耿耿不磨若昨日事茲則
爾諸士子之所以 負有司而於吳越之山靈
歟光而流潤也茲 御史監試事者之所以報
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稍古者拔
什得五之遺而少遑臯戾也爾諸士子其謂然
否是爲序

浙江鄉試錄序 逸而不刻

八皇權續纂九

十六

某千里馳使者函幣徵聘屬予校文事予不勝
躍然喜蓋聞吳越諸州郡之雋逸奇崛也舊矣
未幾覽邸報稍稍聞兵變中外籍甚則又稍稍
惶怖不能無戒心已而前行又稍稍聞御史按
節而戢 天子且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僉都御史張某疾馳而至下車之夕又適他游
徼者嘯聚焚劫特張甚於時協心圖謀卽日戮
首亂散支黨衆隨以定比予入境諸州郡聞文
恬武熙烽燧不聞古所稱車書輻輳而僉然同

風是已予竊歎 國家銷禍萌駢慶澤抑絲其
措置得人如此已而御史按故事嚴棘闈戒近
警飭百執事以游徼於外又飭百執事以肅將
於內提調則屬某某監試則屬某某某而予輩
之後先至也屬予某暨某爲考試官某某某
某某爲同考試官明日進提學副使劉某所最
諸州郡士之秀三千七百有奇而三試之予輩
按經分曹而讎其文遵 國家定制得九十人
而錄其文以獻予三覆之大較其言理道則剖

六籍參三才而折衷於聖人者之至喟然歎曰

十七

豈禹穴故所貯圖書者之遺也抑亦言偃所故
嘗逾淮蹈濟北學於中國而得聖學之精華而
南者與其言辯古證今鑿鑿中名實按得失洞
筋濯髓指心鑱腎而可席諸施行者非特世之
剽塵言組淫辭而已也又歎曰豈吳公子季札
所嘗歷聘而觀十五國之樂辨小大徵存亡抑
亦伍胥范蠡大夫種而下所共闔廬勾踐興兵
創伯於以改其斷髮文身之舊以之抗上國而

虎中中原者與不然抑亦諸士子所被服先民
野老之教迄今國家嚮明之化垂二百年于茲
故及風行海流刊其華而茂其實與頃者

聖天子採言官釐文體飭功令詔下所司以求
海內之士屢矣今御史所哀諸士子屬公車上
計偕下之可以次南宮上之可以對大廷仰副
側席之懷者彬彬矣予不自揆復諗之曰嘗聞
傳稱平原君合從於楚思獲文武之士二十人
與俱且十九人而無以滿也毛遂前自贊曰倘

處之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出也爾諸士

十八

固吳之干將莫耶今幸選而處之囊中矣異日
之脫穎而出其能耿虹霓薄日月刺犀兕截蛟
龍抑彰彰然能如毛生所請已乎衆曰唯唯是
舉也御史某旣矢志所司而都御史某首薦茲
萌次揆文教巡鹽監察御史李棟聿持繡斧丕
闡風聲戶部員外某工部主事某南京戶部主
事某又各以使事至外則有左叅政某某而左
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某雖他徙及遷官

以去書所謂分勞於外者也以函牋入賀
天子萬壽則某某例皆得書故以書

浙江鄉試錄後序

係重作不及刻

萬曆壬午浙江鄉試事既竣監試事御史張某
遵故額解其士之中式者九十人而錄其文之
雋者二十篇以獻復屬予序諸末簡予不自揆
爲之言曰夫所謂中式者特有所司所操尺度以
繩天下之士云爾 國家罷隋唐詩賦其所爲
經義則按漢西京以六籍之門戶起家所爲四

六書義類卷九

書義則總之以宋程朱氏表章學庸語孟之遺
而論策表判則又雜採歷代分曹署局考試之
法而折衷其至者也 國家所轄南北直隸及
十三省歲按子午卯酉而羣其中式之士以升
之禮部者餘千人而浙所獲什之一焉明年則
禮部羣所中式者而覆試之以入於 天子
之庭大較三百而美而浙所當亦數什之二焉
無他司馬晉以還詩書冠帶半屬江以南吳越
州郡間彬彬乎古齊魯矣雖然予不能信焉

嚴諸士予黨所共按有司之尺度而日夜刻腎
鑒心而求之者然謂其非古六藝之遺與漢氏
以來諸名家者之至固不可也謂其並漱古六
藝之深與他按漢氏以來稍稍言言相印心心
相授受亦不敢也嘗聞伯樂過冀北而冀之馬
無留良焉今浙之鄉試所當 聖天子之臨

御者午且再矣茲舉也謂其非浙之俊髦而前
所當卯之比子之比與酉之比者之留良焉固
不可也謂其遽能盡浙之良而異時所爲酉之

六書義類卷九

比子之比與卯之比殆未易得其當焉亦不敢
也孔子不云乎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甚矣世道之降
風氣之漓辭之枝葉日以繁而孔子之聖猶且
不能不失之及門之高第而况於今之世乎况
於予黨之猥陋者乎監試者之衰次若干人而
貢之 天子殆屬予黨以伯樂之知而飾爾
羈勒爾轡翦拂爾鬣以待 明天子之內廐
將附世之飛兔騁裏歷塊過都者之馳且驟也

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曰某也歷侍從以經術名某也歷尚書郎及給事中御史以伉直名某也出綰州縣印綬及郡二千石以循吏名某也秉鉞塞垣及他重地以方鎮名某也出將入相翊戴日月以古之方叔仲山甫名某也且時之盤錯棼結則又以漢之諸葛武侯亮唐之李鄴侯泌名斯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合也或又稱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予嘗固

六皇樓稿卷九

十一

與有榮也倘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曰某也佞某也許某也以寵賂敗官某也以狎邪翫法茲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睽也或又訕且置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吾黨亦與有辱也嗟夫聽其言也予之事往矣其得與失也不可追矣觀其行也則世之公議要之百世之下猶凜凜者其得與失也爾衆士得無深懼乎哉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已而又各引內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既按故事文試之錄其文之最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併獻焉予按吳越諸州郡間其所稱彊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

六皇樓稿卷九

十二

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韓鈐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間則翩翩乎來矣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也然予竊有一言焉蓋隨風氣之南北而之焉以之而各擅其至者特水土之習焉爾然其忠義所奮以之敵愾一也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及將伍子胥輩所嘗以飲飛水擊之士困越駭齊而與晉悼公嘗抗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統君子六千人渡江而

西爲三軍以肄吳而卒以亡夫差霸上國者
卽如嘉靖中葉始諸倭奴之內犯也引烽列燧
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
當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子震怒令

提督諸司竝卻羽檄專募上著不二三年間而
金婺衢處諸所掘山礮礮之夫攘袂以出海島
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閩挾之而薊於今
海內之精嫺姚而力戰鬪者必曰浙兵嗟乎此
非嚮之故所習爲純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間里

二六 白華樓續稿卷九

三三 一

者乎予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
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
麀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
學予獨不然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
舉固不可苟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
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
也語曰拔十得五茲三十人也苟及人爲奮袂
以報 國家而什且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
復今 明天子矣是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

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按故事而次名氏以書
者也故併書是爲序

沈氏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今乞山來歸也手爲譜移書
告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
諱文德者起家錢塘安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
贅爲楊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
提兵荊楚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佃僮多
大略而又以壻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

二六 白華樓續稿卷九

三四 一

狗馬之富甲邑中又數傳至進贅於溪之南全
氏生子曰榮積德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
曰順順卽予父故寧補布政使司掾而以文無
害稱者也及予以嘉靖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
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其族矣竊悲族故無
譜予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蘇公洵所爲譜譜
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比凡九世而族之支庶
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第譜其世系
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墓衆多而碑碣或蕪或失

考之

官猶有大夫掌邦墓而葬以其族也於

是

之以世墓祖先所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

澤

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德

傳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况貌像

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系歛

低迴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

之以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

墨子所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處爲

子孫者不可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茲則

八皇朝續稿卷九

三五一

於歐蘇二家譜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

少從君遊君之文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挂

於茲編以托之家乘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

小史掌邦國之誌實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

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

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

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

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

戰處大略燬沒流失已善手君之所自序曰於

草木技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况於學
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
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
魚龍爲宮故數亦多水災爲患故縣令以賦不
辦罷及杞上徐公之綰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
傳部署按擊邑遠近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擁餓
者輦野死而無葬者於路中承色沮輒罷擊邑

八皇朝續稿卷九

三五一

遠近歡且戴而間徵予文以贈之矣又二年湖

復嘯夜半水溢冒城郭八尺或九尺而強室廬

倉庫牛馬什器與老穉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

家公於是時爲之疾首頓額以出吊於郊毀服

減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於郡二千

石及中丞以下所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

過慟而不能起亟爲之請蠲發賑勸分弛征散

樽埋骸日夕匍匐廢寢食其所最慨於民之心

者當 天子薄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

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蠲者緩征者旬日間
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
出沒者之患竝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
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
囚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拊循凋瘵
之政大都類此已而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
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
歌謠諷頌於野或爲哀而梓之邑金生某某某
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

八邑續編卷九

七

早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
相爲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響無則恩譬
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鬯而百鳥和鳴氣閉則
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
解雖古之監謗市佞而不能售者子產之令鄭
也始則毀之再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劫而強之
聲音笑貌乎哉予湖人也於公之所按之封齒
相錯故於公之戴星所出入處採風而聞之也
獨詳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予故於其請也不

能辭而署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卒如
此且爲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
相與採溪壑沼沚之毛而俎豆之於其土未必
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以子產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有終
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今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
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八邑續編卷九

三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
封專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
廉且仁也懸魚之潔挾纊之澤盎然而方行於
涖官臨民之間而世之耳目不能亂承貳以下
則半屬提職半屬僉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
行然而內或顧指氣攝僂倭脂韋卽其懸魚之
潔挾纊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
有所不能專職而遽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
而端好惡持博人者也則承貳間提職之外猶

無他忘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凌險詖則卻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察貳聯珮比袂而進也其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蓋堂譬之室家矣楚之人有兩姬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簪珥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離離然疑於古之窈窕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悅之也從而私之以牀第私之以莞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間固已懸矣而又儵俚而顛直訑訑然疑於古之礪礪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其

八畫續纂九

三九

且恣之以奴隸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儇倩脂澤人也彼第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非必盡爲佼以妬也其儵俚顛直人也彼第不能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亦未必遽爲罪且簪也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矣一則以其礪礪我也而去之矣其進也楚之人愛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強其所愛以例施之於其礪礪者也其去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指其所憎以分譴於其

窈窕者也世之仕路而當郤縣承貳之間其所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則我仰齋羅公之獲譴也有自矣方其承貳我郤也六年于茲其所營營然持廉與仁以席湖之吏與民不啻若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認認然擁戴之不啻若慈母况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卽如察貳間萬無他軋而焚惑者頃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之攄其職以去嗟哉湖之縉紳大夫下及城市田野之民無不錯愕而系歎者豈嚮所謂礪礪者

八畫續纂九

三十

楚人間掌構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以怒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魚挾纊之概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以之信於其上與又不然今國家甚明盛公卿大夫竝屬典刑頻年按節使者矯然海內人豪矣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也要之天地間條焉日星倏焉晦冥故有幸不幸已君子幸則得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螭徜徉於山澤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

千鈞爲輕公議之頗也久矣聞公家象郡其歸而過湘水也倘貽青巾之湘纍或從汨羅問訟上官大夫輩之譏而繼之以泣以予所指言丞貳云云者扣之竊疑兩相喧兩相戰然以笑固不能不惘然自失也

望雲遙祝序

望雲遙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某所共爲司訓郭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於予者也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

八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舊矣其以貢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校文饗義科條升散而已也數內以忠信潔白之行提其躬而外以道德學問之古佐其教屹然古庠序之遺以磨礪我百數十人我百數十人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者又言曰不惟是也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間有之亦必首屬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問之懿懿然邑之耳目茲誦聞故縣令入覲或他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

郡二千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諸司數及館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筭餽刑獄無不人人頌無不人人願稱真者第母夫人春秋高先生旣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邸舍間共諸生語及唐狄梁公顧望白雲故事往往低徊久之未始不系歎太息而泫然以泣也茲且年八十矣故予諸生輩共從帷中載拜稽顙佐先生稱觴遙祝然而邑之諸父老聞之亦轉相告攜幼穉抱壺漿僂僂蒲伏於其庭而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孝子之至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生宦遊千里外不及問寢問膳祝嘏祝嘏色養其間然而士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身行道者之風概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予雖衰然故堂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父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八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贈烏程羅侯文洲考最序

世數稱兩漢郡縣之治多循吏而地節黃龍之間尤屬最蓋上之人亟材指炫聲名數出黃金賜爾書甚且爵關內侯以風勵衆庶故於時南陽潁川東郡渤海而下或以漑田書或以種樹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

書或以治盜書而史官列其遺事載之竹帛垂之至今間考孔門羣弟子十商言偃仲弓季路輩各以其材出宰諸侯之邑者不可勝數大較茲以仁心質行爲愛於時而及考弟子列傳或逸其遺事也至於必子賤之令單父爲首稱於今所可攷見者獨琴臺焉耳嗟乎琴特一絲桐也於今之吏所務獄訟賦役何啻越與蘄而千年來其人已往其曲已散而流風餘韻猶爛然故宮遺址之間而不沒者何無他仁心質行之

微可以開金石質鬼神非彼之一時材指聲名之吏所相矜且奮得而同之者予烏程羅侯文洲公今之郡縣間所稱仁心而質行者之君子也惟其心之仁故於世之所苛察相高而刻鑠吏民者不忍爲惟其行之質故於世之所狡詐多飾而外慕名業者亦不欲爲鰓鰓焉紫已媚民四三年來絕不見其作奸作惡與夫競且忤者之政沾沾自喜其間封以內山紹紳學士賢良文學下及田野里巷輿臺厮卒之賤無不歡然呼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於乎侯於南陽潁川而下之條次而書不可及然抑可謂單父者之近矣撫按使君所書其賢與能者四且五茲以三載所考報政於天子予故知不日內召不爲諫官必爲御史漢故時所爲黃金璽書關內侯者之爵殆非今國家制而異日者史官之書侯之抱琴而過處其所以系湖之陽春白雪之思而與單父之琴臺相照耀者不知其何如也予故書之以俟採風者之錄焉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萬曆戊寅江陵張公來叅我浙藩出守湖暨三載天子擢爲福建按察使以行諸搢紳先生共帥長老送之郊其所口畫公之守湖狀言人人殊大較按公綱紀諸州郡懾姦宄禁訟關省繇役勵風俗覈游徼竝世之彊幹之吏所共奔走而輻輳而抑亦世之持節使君所數共書賢能以聞者歸安茅坤獨獵纓正襟而言曰子大夫所校舉者公之涖官之概也而非其不世

八自華樓稿卷十

三一

之業也頻年來湖之諸州縣所困於洪水者數矣公下車首問民疾苦飭諸州縣更竝繕堤明年復水溢堤所獲捍而以免者什二三公又按圖經及古傳記所載於是單車徧度諸山澤間以武康則首直宜睦諸州之水所衝其上流也而長興縣縮震澤南界以西烏程縣縮震澤南界以東百八十里間所全七十二淩則其咽喉也澤殆腹也公以武康不可首抗宜睦之飛流也所患特險塘於是周廣堤岍堦之以石約數

千百尺不崩不嚙遠迤以導之德清而出而歸安而烏程而長興所當七十二淩淤泥障流處甚且勢家鉅室壅之爲田漚之爲宮沼公竝鑿而濬之而咽喉以通又明年諸州縣水稍稍溢亦稍稍瀉遂以諸湖之腹不爲災當是時湖且故以頻年荐饑什室而九罄往往掘草根者樹皮而食飢且道死者相望而他司或不敢聞也公朝聞卽夕戒按故事飛章撫按諸使君涉旬而下涉旬而上諸有司按籍而覆者或累月

八自華樓稿卷十

四一

公不勝嗚咽不及飛章上聞輒勒諸州縣卽日檄召餓者聽賑餓者過令諸州縣亦不必按籍覆特髡其眉餓者攜老幼而赴髡如流水諸州縣又活十數萬人事且竣然後抱檄待罪撫按諸使君也諸使君或錯愕不詒嗟乎單鍰之所疏議於宋汲黯之所矯節於漢上下千餘年間不再見而公毅然獨行之若疾雷若矯龍非其忠誠惻怛之至可以開金石孚豚魚顧能以今之有司之所後持節使君之所不及聞而遂以

身抗之哉予故曰公之不世之業古之名二千石不是過也異日公之柄政中外其所稱豐功偉績或未量然而按今日之事太常之銘史官之書與夫湖之吏民者之尸祝而俎豆之茲則所可一一指畫而傳者予故系之言以遺採風者之錄且以併要繼公者之輯其遺事也或曰然遂書之

吳江令徐仁菴拜獎序

吳江阻太湖之水而縣屬江以南最然近年水

八皇樓續編卷十

五

溢其所漂田廬無算縣察甚負 天子額租

累數什萬亦屬江以南最前縣令及他督郵竝隸罪去於是大中丞公持節乘傳躬行縣且部署長吏以下也當是時縣遠近洶洶侯懼無以關說爲也於是條次故所漂之殺等者與其中戶或可他轉徙而辦者令稍稍入首以謝中丞公而通檄故所漂者囚首而逆之郊又戒縣以內竝罷市并括餓者與野死者伏于道中丞露冕過之泣然泣下霑襟也明日對長吏以下系

歛低徊不自已輒戒行遂爲議賑於是縣之故負者與餓而流亡者率數十萬人竝及晏然免榜笞脫桎梏相與斲樹刈草而就食予適過縣封以內扶老攜幼所共口頌侯者遮路也其他治文書肅吏胥懾姦宄勦豪右省詞訟蒐盜賊竝按古者十二荒政之道而節約其概云嗟乎侯豈今之令乎哉頃之侍御田使君行按國家故事及攷侯歷俸月日或不及期例不得書賢與能以聞之 天子也特檄而獎之而邑之

八皇樓續編卷十

六

貳屠君及諸生金志孝輩來徵予文爲賀予廼掀髯抵掌驪爾而笑曰嗟乎茲豈足爲侯賀乎哉予間視侯侯因漢所稱茂才異等也詔不云乎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按侯材指異日者當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竊謂田使君第所按月日以書於他縣長吏則可於侯則固當籍古之茂才異等者所稱於以別爲飛章以聞之 天子云耳顧安得隊隊然鴈行魚貫之舊而已

哉予以縣之吏民所爲口頌侯及縣之貳與諸生所爲侯請均之誼不能嘿也故爲文如左然亦以田使君猶牽故事卒未得如漢詔所稱予之私猶不能無尺寸之憾於其間也

西蜀平蠻錄序

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曾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疏而疏所不能盡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批申次之紀錄又次之營圖之間所上執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

八白華樓續稿卷十

七

者之軍籌而終之以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謂北虜爲最悍西南夷次之問按傳記所載冒頓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谷蠡名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習騎射擇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已故臨之以智

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爲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塹深箐飛崖鼉鼉援狄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卽如我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

間大司馬躬提枹鼓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已然而師且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羽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曾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次之以破都寨次之以破雞冠嶺又次之

八白華樓續稿卷十

八

以破九絲而數百里間世所蜂屯蟻引之穴公一朝基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攷公本末其所按古兵法者七然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者少起戎伍諳嚮導習緩亟力戰鬪蠻所驚伏也久矣特其踴躍之氣言者數譬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許留地方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者之使過一也兵莫患於權分而令不肅况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陵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無分主客士漢官兵悉聽

節制軍中一切竝屬勞畫不以遙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郭成父覆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已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上僉奢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迫公席而用之斬馘數多其按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然與安氏世相賊殺萬一瞰其深入也引其內躡中外狼胥事不可測公特移文貴州聲其兩相睚眦之罪而

八皇樓稿卷十

九

禁輯之瓜分其部彼無內顧且感且奮併力效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帥五也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竝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郵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督戰輓漕飛餉斬關奪隘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兵家者之治衆六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摧次及都寨則羽翼踴已而再克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破竹且會王以下次第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也然此特將之

練軍情習地利揣虛實審後先猶能稍及之至於公之一心一氣下車之日誓不與此賊俱生故時所共以興師問罪爲先聲以招降納款爲結局而以論功行賞爲勝筭者竝爲抹去故神鬼效靈山谷震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興督將領厲戎行申號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臂而頭目而手足凡以平定地方爲期初不以首虜爲功以鼓盪將士爲先而不以威名自擲其他審彼已肅什伍亟名會戒殺降

八皇樓稿卷十

十

還俘虜卹陣亡破陰黨嚴敵餌廣間諜防奔逸振旅之日氣如時雨殆翩翩乎古名將者之風其不可及二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聖天子之知而爲之計策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爲之佐行問於下賡奏所馳應如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克國之所繇以困先零裴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其所不可際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已覽睹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則又

如絲之棼必參之檄文而批申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攷之以西蜀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興如指股掌也於乎盛矣哉然則公之勲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許公一德卽以集縣令故嘗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錄云

趙氏家乘序

六皇樓續稿卷十

十一

趙溧陽抱家乘若干卷告予曰按史記世家予趙氏之先與嬴秦共已而叔帶以下數傳及春秋之衰趙武子列爲諸侯故公族支庶散而之四方而世多聞人然迄今千五六百年不可追已宋藝祖起尺伍有天下太宗繼之而曾孫諱承簡者封安定郡王其子末年由秦州防禦使扈高宗而南故家蘇州此則於予爲十五世祖也末年之子張以京西北路招撫使由蘇州徙蕭山次子璠又以鄉進士授四川鹽課司提舉

始及首爲譜而又三世而諱仕申者來贅于抗仲子諱善者占籍于仁和某里仕申猶及歸葬蕭山而善以來世葬鳳凰山之麓迄予祖若父竝耐焉予春秋祠而合之僅獲支庶三四十人而間按提舉公所譜及合宗詔公諱文錕者之重修甚且子孫龐雜互犯而名矣無他絲詩書之澤衰而歲時宴饗不合故也予第進士令溧陽以忤當世坐罪廢不及顯竊聞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槓而譜猶及其告朔之遺也予於是上採古者錫土立國之始於是按提舉公所譜而以安定郡王爲始祖再則按宗詔公所重修而以蘇州徙蕭山者爲大宗又由蕭山徙仁和者爲小宗今且五世矣此則予元所令再爲譜而以名趙氏家乘者之略也由安定郡王以前而祖功宗德載在國史予不必修爲詮次由京西北路招撫使以下或仕或否其所以簪纓相世者稍稍零落間或以貧出後他姓而罪戾矣此固予所悲

六皇樓續稿卷十

十一

愴而亦不敢厚爲諱而必以之收而書者蓋以
示實錄也嗟乎予之所爲乘若此而予大夫以
文章名當世其能爲予冠一言於其首以爲後
勸乎鹿門山人茅坤讀而題之曰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古所稱太史公者君且有之
而三王而上世本之教殆又彬彬矣時萬曆八
年夏六月十日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穆宗皇帝來臣下建言州縣學官所司第讐經

八台學樓續稿卷十

十三

三言主

校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筭鑰不必盡如
有司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爲遠遊不
如隸故鄉州縣便制曰可以予觀之豈特地
里之便否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
徧天下其所署學官竝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
藝者爲之師故其教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
糾之也以鄉八刑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
大夫之所書其賢與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
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則其所羣弟子也竝其

比間族黨之間而其所躬提而教之也本之孝
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氣習俗敬業樂羣
與否而馴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
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
深孔子鄒人也而教於魯孟軻鄒人也而教於
齊已而齊魯之儒以質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
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若某予婺州
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越六載君之
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羣弟子朝
夕相磨切大略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
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讐經校藝而已也故羣
弟子亦敬共而父事之予以鄉大夫後數過其
官與之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
嗟乎數年間羣弟子之所鹿鳴而賓興者翩翩
乎鵠峙而鵬奮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
所書者之權屬之于公而謂其非由服君之教
不可也今且徙爲臨海諭臨海者予鄉故所稱
多德行道藝之士而方公遜志陳公選輩卽古

天官學樓續稿卷十

十四

三言主

之所稱鄉先生之輩而以高節遙行聞者近復得一人焉予友少司寇敬所王公是已王公爲今海內名流其所故嘗督學粵州與豫章也大概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其所風厲粵州豫章之士於今猶耿耿若日星焉嗟乎臨海於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於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帥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教學半吾知天台石梁之間彬彬齊魯矣

天目山志續稿卷十

十五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烏戍者界浙之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與南直隸吳江之間而六縣之壤齒相錯况南則襟海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遠者百里通煮海之奸稍稍出沒於此且縮錢塘姑蘇之脊所當商賈之航閩粵而漕江淮者亦咽喉於此人煙輻輳環帶數千家物聚則繁利聚則爭而其地多椎埋剽劫之姦自古記之矣漢以前掌故散逸不可考而唐德宗開元遣將軍馬贄屯戍於此

故稱烏戍又或爲烏鎮云其他稱青鎮者似無據或曰烏戍之東爲青墩故西爲烏鎮東爲青鎮間按崇德誌青鎮舊隸崇德縣近始析之爲桐鄉宋時嘗設官監鎮設都酒務入元則又改設巡檢司設都稅務司此則唐以來大較也及明興則以地之隸歸安烏程者屬湖州隸桐鄉秀水崇德者爲嘉興而吳江縣則又屬南直隸爲天子畿以內邑郡縣官司不相攝而其故時椎埋爲姦者往往西蒐則東奔南擊則北竄巡徼者與逮者稍越界則鳴金擣鼓相屯結甚且白晝挺稍相賊殺羣而嘯羣而格譬則度郎曹濮略相似矣故鄉大夫施副使儒堯疏其事于朝請以五縣之近壤而齒相錯者別劈爲一縣城而治之詳見公疏稿中已而戶部請下其疏浙江巡按御史六縣之長各自私其壤不欲割而吳江縣則又非浙江巡按御史所轄而繩畫者故特議爲添設督捕館建通判一員仍隸湖州夫通判之官不甚重而特以隸湖

天目山志續稿卷十

十六

州則歸安烏程猶其下邑也他縣之長與吏民
往往與故時相等夷一切文書勾當於故時無
以異而通判之抱檄而過撫按藩臬而下且以
其官爲贅疣也他委署者鱗次而至矣數十年
來雖其以賢能稱者多而及按月日奉職茲土
者少公解之設特郵傳而已已而員缺議罷解
亦燬萬曆元年適羣盜蜂起於是督撫謝公巡
按蕭公復會議改設府同知而又以六縣者浙
與直數不相臂指而使也請於 天子天子

二白華樓續稿卷下

七

特給關防曰管理捕盜鹽法當其官階已稍稍
重而 天子又特賜之關防鄱陽劉公治來
首爲區畫燦然聲施矣惜也木幾病且革今羅
公斗適以 天子之簡命至公故持廉又多
幹局以公署不敞則無以壯威稜也於是爲之
議擴舊址游徼不廣則無以嚴蒐擊也於是爲
之議添哨船將領不設則無以統什伍也於是
爲之議置哨官役非土著則無以時緩亟也於
是爲之議募土兵藝不訓習則無以擅技擊也

於是爲之議圖校武兵缺資斧則無以久尺籍
也於是爲之議增工食法非疏通則無以均公
私也於是爲之議處鹽課一二年間公奉

天子所擇材而使者之初而公之材又譬之于
將莫邪剗犀兕截龜馬往往中竅理一切指揮
大者斧斷細者繩引而鹽盜屏跡矣外史茅坤
曰故時施公所請 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

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署浙直大較則章章
可睹矣公懼往者無牒而來者無鏡也於是屬

二白華樓續稿卷下

六

予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載于後

壽李太宜人序

太宜人者予歸安今鑑池李公之母而烏程令
文洲羅公則於公爲同年以太宜人春秋高時
且七十矣屬予文以賀太宜人趾不踰序言不
越閭予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竊惟古者彤管
所載太姒以下予於春秋得之魯文伯之母於
戰國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於兩漢以
還則又得之丞相張公湯京兆尹雋公不疑功

曹范公滂潯陽令陶公侃叅知陳公亮咨翰林
學士歐陽公脩之母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
相貴而道相成者所由來也舊矣予不能知
人然問聞宜人少事先將軍武德公公以盛
年沒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提其身捍其家
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長公雅嘗列州將有
聲而仲以下翩翩乎騁裘駉驥之材並中

明天子

甲乙之科拜夕郎叅名藩爲世間人矣而我
令季公來以弱冠之年出縮印綬於此四三
年間

六畧樓續稿卷十

九

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興我邑者綽綽乎老氏
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是過已嗟乎先將軍
沒而世如帶矣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
督教之昌後裔振家聲若此何以能爾卽如天
挺生賢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鴈行也語不云
乎月明則星輝川澄則珠潤予於諸君子所後
先翺翔顯聲實於時抑可以覩母氏之聖善與
曩所稱文伯諸母相等夷子殆將前爲滕牋而
舞蹈也已羅公曰善遂書之

江山覽勝圖序

江山之勝必於異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峯
夷曠幽眇之靈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而
後奇崛峯律夷曠幽眇之觀得於斯人乎摹寫
雕刻與寄藻繪以傳也不然譬之陰崖之卉
自春吐而秋耀焉耳予故嘗按傳記所載五方
之遐陬絕壤姑置不論卽如予吳越諸州若孫
興公之於天台王右軍之於山陰謝康樂之於
永嘉李供奉之於天姥蘇內翰之於西湖何可

六畧樓續稿卷十

十

勝道也其所賦歌諸什於今令人手而誦之未
嘗不杳然神遊而目眩者廬陵李徵君泰華公
殆豫章間異人也或謂其少以善文章名南州
然數試數窘不及中有司者之尺度行且按國
家故事齒貢于朝矣非其好也輒棄去肩一瓢
囊一劍南涉洞庭吊九疑眺南嶽祝融七十二
峯之深將求所謂羽化者之丹以自老矣頃且
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邑也於是復東
遊入浙浙故多佳山水而嚴光釣臺以下若前

所稱天台永嘉諸勝竝屬逶迤襟帶間也聞徵君瓢劍所嚮或徧或徧所歷必移幕亭載鳴夷盛酒以隨酒醉耳熱輒仰天嗚嗚長嘯而歌所賦累若干什盈篋矣行且治裝以歸予友胡山人求善繪者爲江山覽勝圖一卷以紀其事并請予言以弁其首嗟乎予於徵君未之面然誦其詩想見其人傳不云乎願爲執鞭也予竊慶浙中諸佳山水固得憑異人如徵君者卽之詩歌之什以發其奇崛率律夷曠幽眇之觀而

白華樓續稿卷十

三

三百九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五年于茲其以平易近民而民故戴之與古中牟單父毋相遠嚮寧於其給由也載之贈什矣頃者吏部按臺諫闕員例疏治行之最者以聞天子且檄召公

歸安茅坤闔同郡湖中諸縉紳先生饒之茗水上而告之曰古之賢豪所謂得志而聲施者上惟宰相其次則爲諫官以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而言行道亦行也予獨曰宰相者握天子權以一四海而諫官則又從而持衡其間故處中外一體之時易而私相異同之時難漢唐田寶半李之間紛紛矣惟宋真仁則執政者李公沆王公旦下及韓杜富范也故於其時孔道輔歐陽脩輩爲諫官上殿面折吁咈成風熙寧元豐之際執政者王荆公安石下及章蔡條焉車輔條焉唇齒也故於其時鄭俠蘇轍輩爲諫官或黨或忤如甘如荼卽如我國家亦然宣廟之時三楊執國葉盛諸君疏無留行已而南陽以下羹羹相懲弘治夔龍煥若日星正德嘉靖震電晦明三十年來分宜華亭新鄭江陵諫垣之間其所出入內外殆猶乘游徼而列戍郵者乎天子春秋多歷年所二三元老甚屬明盛雖雖穆穆協德同心昔人所稱矜恩讐

白華樓續稿卷十

三

三百九

席刑癸微利權樹威名相與論譎訛訛以黨同
伎異於其間譬則日出而煙之消氣之滅也已
嗟乎公拜夕郎入瑣闥而珥筆鳴珮其間非所
謂百年一時已乎公之令烏程也外不假赫赫
之聲而內多悶悶之仁吏民懷之若挾纊然茲
公之行也予竊謂公於時不必懷異同之猜嫌
得以輪塞謬之論思退食委蛇絕無覲覲異日
史官之次諫草公尼孔歐而下或及於黜黜然
大書特書不一而書且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
而其慶殆與宰相相等也

八皇樓續稿卷十

三

陶氏族譜序

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抱族譜
過草堂且按圖而曰陶氏世系繇吾長沙公侃
及彭澤令潛以來支庶半天下不能散繹而十
六將仕則由汴州扈宋高宗而南次嘉興此則
爲一世祖而家金橋者之始也四傳而爲九十
一將仕則以某而分徙會稽以某而仍守金橋
而菊隱君則某之子多慷慨大略葦園義士而

以敗元人於臯亭之北事載浙誌中此則五世
祖而家鴈湖者之始也又再傳而七世惟一則
爲東支稍衰落惟義則爲祖宅支有子二一爲
孟生則以豪雋忤 高皇帝死詔不得收收
者勒戍此則貴誠戍遼陽者之始也一爲安生
此則下宅者之始也然貴誠少負奇氣既以身
赴父難晚且來歸散家財結賓客鉅復振之其
孫澤與濟又從而世之而陶之詩書冠蓋甲郡
中矣其他子鏈則留遼陽而鎰劈而爲港西支
鎮劈而爲西莊支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者也
澤以下贈御史楷之後再傳爲按察副使儼三
傳爲大理寺丞諱其他儒俸及九韶輩或繇貢
或繇鄉進士累累不絕濟以下椿之後再傳而
熙又再傳而萬鈞松之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
布政使照榮之後一傳而煒贊吳江而予大父
遠父銳亦舉鄉進士至於予兄弟冲瀛輩茲則
又爲吳江者之世而再而三而四者也金橋來
諸支流苗裔可概睹矣又伏而曰古者諸侯卿

八皇樓續稿卷十

四

大夫之世竝繇宗法故其族不散而秦漢隋唐以還則宗法罷而弁其世牒江以南勢家鉅室猶或半存半亡而其他則寥落殆盡此歐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鴈湖而吳江近千人其他徙會稽及遼陽亦略相稱然則支庶既繁而名不諳而不相睹識者什且八九其占仕籍顯名當世者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誌時時致見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世相次大略互見墓銘及像贊贈什

八百里樓稿卷十

五

中蓋古者漢三老萬石君之遺也君焉得不爲弁一言於其首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與日月俱遠予兒婦婦卽鄉進士銳之女而彥坤之弟也彥坤則又翩翩不羣大較有菊隱之流風者予故義不能辭謹爲綴次而書之者如此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行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吏業爲最盛間按傳記所載南陽東郡潁川渤海之屬其所施行次第

不同大較竝由仁心實行以務近民而已我國家宣德弘治間猶有此意近代以還世之士大夫數競綱罟亟疾以爲威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爬搔懷驚以相高而非必皆出於行之實甚且外持僚貳以下如束濕薪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與其左右耳目所嚮如仰決堤予間視之聲名日以奕然起而其封以內則耗焉如鼎之沸矣獨我豫章熊公不然方其始下車望而貌之固知其爲仁心實行之君子也四三年來一切簿書筭鑰之間特厭世之綱罟亟疾以爲威而孳孳然於吏民之罪麗也特原之又從而末減之古所稱不寒而栗者今且盎然若穆風也非特恥世之爬搔懷驚以相高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特弗而看之又從而曲覆之古所稱故作見知者今且夷然若或汚車焉亦可也於僚貳間譬則琴瑟祝嘏之相節宣而已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於按節使者之擁傳而入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

譬則浮雲飛翳者之相夷猶而已而一切突極
不以與也公之仁心質行固其天授而世之漸
摩於其仁悅擇於其質者不以令人喜亦不以
令人怒日惟見其行所無事而吏民之相與擁
而戴之殆猶魚之依乎水鳥之依乎木而有低
徊不能自己者嗟乎若公者非歐文忠公脩所
自諗者乎方其尹開封也適包孝肅之後故所
爲鋒鏑威後以圖國當世者公竝撤去人上或
援包諷之公輒曰凡人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

八皇樓續集十

三

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或不逮間按公視郡
大略繇此今且以考最行撫按以下竝疏留之
而僚貳陳公輩屬予撰次張其事予告之曰公
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所至或恥爲赫赫
聲而所去令人思然則較之孝肅之與文忠其
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以至於今
不知其孰得而孰失也

題戡定弘勳間後序

戡定弘勳間者浙吏民所擁戴督府崑崙張公

戡定戍卒及游徼者之亂馬生太學條其按行
次第繪爲圖者什諸社遊並歌之而太宰元洲
張公題之曰戡定弘勳示不忘也茅坤伏讀之
題之曰茲卽古者大雅江漢之什所頌孝叔歌
宗廟而銘鼎彝者之遺也繪之爲圖則又恐聲
歌之所不能盡特假閭里歡欣舞蹈之象於以
丹牘而摹畫之云耳嗟乎按公出入三朝以來
其所焜耀中外播之縉紳者抑特什之一耳其
他彰彰昭昭之大黎陽布衣盧樸則有擒盜錄

八皇樓續集十

天

雲間莫公如忠則有靖皖錄太原王公道行則
有降罰宣府虜酋錄而吳郡王公世貞錢公威
及予山陰鄭公舜臣則又錯志公所定戍卒與
游徼者本末稍稍與今馬生所繪爲圖略相似
嗟乎抑豈足以盡公魁梧奇偉之概哉公今滑
時予嘗提兵河朔數睹公沉湮慷慨多大略惟
其沉湮慷慨故所當疾風閃電不測之變公輒
岬然龍伏而虎峙不爲動惟其多大略故能於
事機所嚮無留行無貳慮若庖丁者之解牛游

刀入腠理摧筋骨而顛倒不折神鬼所不得而
欺其室雷霆所不得而奪其氣者此於其間豈
聲音笑貌所能攘且切乎哉世之人士或以等
之宋韓魏公之待暴客漢周條侯及唐郭令公
之赴敵壘又或以嘉靖間大同振武故事一時
節鉞諸臣多所不逮以予觀之異日公且出將
入相於國家肘腋呼吸間犯羣疑排大紛捍大
患翊戴社稷當必有與日月俱遠者已予故牢
辱公知不敢爲佞辭姑系之末爲左券且以附
採風者之錄云

白華樓續稿卷十

五

康衢野詠序

康衢野詠者布衣陳君曼年倣古之擊壤者流
因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傳曰詩言志故秦之
風多慨慷幽之風多憂勤漢以來古雅頌之旨
寔明寔昌不絕者如帶然而公卿大夫之辭莊
以思將帥抱鼓之辭奮以猛驍旅遷客之辭淒
以遠閨姬成婦之辭悲以怨其工與否不暇論
要之竝各出其心之所之而播之爲音於以趣

其性情節奏之變者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已
而以酒廢獨手唐大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
之歌之不足又從而咏嘆淫佚之數其陳大叅
棟塘徐方伯天目輩時時爲社遊詩益以進家
益日以落當其適意時器之傾甌之塵頽然壁
立猶抱膝而哦不顧也嗟乎君抑奇矣間按其
詩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作者之堂然其
不厭貧不黷情於富與貴而能以山澤自足所
好則亦與古者擊壤之音無以異也予故序而
傳之且以見今 天子明盛而山澤之氓亦
能歌帝力焉云爾歸安茅坤書

白華樓續稿卷十

五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皇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鈴仙傳農占碑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今丹徒時所嘗過訪其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三

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慎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翱翔四方卽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侈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統綺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其力恣其僻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稍解頤於其間而公

既沒予亦澹然非惟恥世所好并公所自喜者亦輒頽惰厭倦而不復睹記矣甚矣予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塚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况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沒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倏而逆旅倏而返真惟泠然一竅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三

枝矣而况公之生平一其力恣其僻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沒以吊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竝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或曰傳所稱翩翩公子者邪予因書以貽之而鏡之壁

丹徒鎮留侯廟記

丹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穀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

邪非邪正德間故少傅杜公令丹徒封以內祠
無文者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
陵黃玉鉉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陰
規社錢若干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
而浦芝王遷稍稍圖謀而增葺焉以予嘗令茲
土也走予故從史朱途來乞予言以鏡之壁予
竊以志所傳安也黃君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
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
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墓都邑癘蝥學蠱之

六白樓續稿卷十一

三

屬畫一而例之者漢壽亭侯關羽唐睢陽令張
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擁戈故處亦僅
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北粵薄
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
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
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
而佐高皇帝起豐沛城秦蹙項其所百戰而有
天下大略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
功行封諸侯王竝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

獨辭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
子所稱老氏者其道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
之以弋而矰騏驥者吾得之以蹶而羈而至於
龍則乘風雲薄日月噴山谷吾不得而嘘吸之
矣侯之深吾不知其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
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
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烹獄繫之間而獨能
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絀而不講者久矣
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第能竊侯所從

六白樓續稿卷十一

四

老氏之旨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善於進退存
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嗚呼里
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中輟毋
迺不之彼而姑沿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或曰
然予遂書之

昌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昌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
記歎歔流涕指而泣曰茲卽先大夫尚書比部
員外郎困吾先生所故葬處也枕展而視之則

有壺公山者插入于耳而後則縮海爲帶前則峯之揭如牙槍然蜿蜒隱見復橫之以玉几蓋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礧翠律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下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甫先正某某嘗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自葫蘆而注者竝

八自華樓稿卷十一

五

會于先大夫之墓墟洄伏縈紆顧望不捨堪輿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能過之嗟乎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廬者之說竊痛先大夫沒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其墓而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無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樗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潛然泣下霑襟也予次其言并系之曰公抑聞楊王孫之裸葬乎魂

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太虛謂之自然故古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以待來世而况予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無窮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己者孔子葬母於防而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因吾先生世系爵里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不及

八自華樓稿卷十一

六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穎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攜樽壘招鄉大夫與其閭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映河橫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畧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雨冰雪迫騶御疲杖屨而遺

者何可勝道也於是卜築於孤山之麓卽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中湖而峙而俯而盼則汀蘭岸柳飛鳧宿鷺櫂歌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熊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若崩若峴遠者十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涼燠嚮之所困於杖屨騶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採夕載鶴而訪也於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囊中之金以爲宮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旧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以間

不白事續稿卷十

七

籍其所入飭庖寢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饒句刻響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什而錄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

詩非有二也繫於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生得以角巾筇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社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

不白事續稿卷十

八

鳳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翳然一壑指而曰此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綰也已而循屺逶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鳳山之麓得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益以高則左右望益以瞭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鳬鴈隱見晦明不可勝數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又若繒若鳬若縈若紆蜀之巴閬之武夷而怒

濤駁湍於其下也時予四盼臺榭檻甃佳氣可
餐按公之產特不滿中人予固竊怪之已而酒
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長歎曰故時士
大夫出則翱翔四方垂翅忘歸及其歸輒竭其
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田宅修園
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餘殮也
嘻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殯之
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晞之時孰
若沒而朝猿之與吟暮鶴之與飛顧丘壘治泉

本自書集續卷十一

九

壤千秋萬歲之下爲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東髮
入朝以來絕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
者之葬內則殯其神外則詘其力間年四十而
移官來歸也則又以其暇稍稍厚自爲藏者如
此故嘗揭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
之也君且過之抑已覽睹其槩矣得無爲我記
之乎予聞之頗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贏博之
號及漢楊王孫之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
旨則遠矣方其爲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

茲固出於仁人孝子者之用心姑置不論迺若
公所自爲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墳掩坎之
間毋迺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聞山陽之
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爲絳歎者歟况
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按國家故
事請之 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
自爲之殆與古人所爲生棺而臥其中而自誌
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
睢睢而盱盱而顧以遺骸骸之謂者何如也

本自書集續卷十一

十

陽湖別墅記

陽谷王公繪其所爲陽湖別墅圖且并移書以
告坤曰茲湖也予未嘉郡所滙甌之西來諸山
之水蜿蜒逶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
東嚮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峯爲最高且峯故有
吹臺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
徊久之投詩以吊迺稍稍上築於湖之前且屏
吹臺而構之爲別墅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
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

泉緣崖而出綰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湛然堂
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折而東爲小軒檻
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茲則可擷而攀
者也軒之後又東爲小樓松翠蒼然字之曰青
旭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竹林數十
畝徑之爲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倣蔣
詡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予所
爲亭榭臺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
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

八日集樓續稿卷十

土

松蘿下之可以浴鴈鳬櫂歌漁吹前呼後和四
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明之夜臨
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冰壺若鏡間按輞
川鹿柴之勝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
巖浴石江妃撒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
蔥可餐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
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
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忝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茲

矣夕之夢而晝之思而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
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
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
身退也賀季真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
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
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
治功且公自尙書郎以來聲問日鬯勳業日以
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且
夕也公又安得倣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

八日集樓續稿卷十

土

哉客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
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儵然
埃壒之表可也時萬曆丁丑春二月望日

翠微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
者竝上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
鄴杜若洛陽若建鄴若金陵若我錢塘爲最盛
然鄴杜以下終南渭水竝名山大川飛流巉壑
非可朝夕宴遊者况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

故其一時帝子皇妃列侯中官戚畹近侍之家
所各占曾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
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芰
之洲鳬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
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後
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
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
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
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

二 皇樓續集卷十一

三

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
少崖使君爲之最何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
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
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梁
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
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
園丰神復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
仙嶺卽漢時葛稚川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
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

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頽垣廢礫則
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
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
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側則宋學士蘇軾所
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
南則又某爲南北峯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
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
逶迤遠者三二十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
其河橫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

三 皇樓續集卷十一

四

若掌也予廼銜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
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
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
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
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
珮翩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
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乎歐陽文忠公嘗稱錢
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
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

美而茲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湍
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
所雜構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
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下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珍字聞和家世饒而
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
美然時時好哦詩招賓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
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

入自華樓續稿卷十一

五

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卽先府君梅南龜處予
同祭司馬子木施時君子明華時時過而宴遊面山水而
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滄然若壑中有曲池
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焚之以石梁焉右
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
屏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
以錢鍾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
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
棊樗蒲六博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歸者

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
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沒而
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
斯其沒也必魂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矜矜
然牛眠馬嘶之兆以廢子若孫哉於是卽其園
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
餘年間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
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
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鬣之封矣嚮之左

入自華樓續稿卷十一

六

右亭今且樹之以碣壁之以倡和諸什矣嚮之
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奕樗蒲之娛雖
已歇而故時茶鐺酒柏之址猶隱然鮮蘄楹礎
間歲時丞宰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未嘗不仰
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磬
折也卽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卽
其墓宮相與攜觴列壘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
不系歔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潸然出涕
淒然以悲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

諸孫展謁於其墓而投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
乎哉將太清之與遊而雲蒸霞矯已乎抑將猿
之與吟鶴之與飛而徜徉於茲墟乎將與故
時賓客所既散而沒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
已乎抑亦生之寄而沒之歸也魂且無不之兮
而予或得以感山陽之笛撫雍門之曲而慷慨
悲歌也乎又告之曰聞漢楊王孫誠子以羸葬
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以世之堪輿象
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輦其衣冠以

白華樓續稿卷十一

十一

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予雖不及處士之存而記
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而併記
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時萬
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昌名亨家故宛平人洪武初
例籍鉅姓填閩海出隸興化衛故爲莆人翁少
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敎授弟子帷中常數
十百人然輒稱三雋毛生秉鐸鄭生弼復其一

白華樓續稿卷十二

十二

翁也兩生故嘗兄事翁已竝高第而翁獨鬱然
困之有司不得隸學宮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
吾子裹糧四出遊宦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
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
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
輩并中子應會少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
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時復第進士
爲世聞人於是莆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困吾先
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

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長者行父睦軒公嘗臥疾翁輒攜妻側左右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某孝子家無犯也睦軒公沒少弟故孱弱間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田蕪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穎翁召寘帷中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聞州時時迎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曰非矯也不欲媮吾子狷介故也中子會教棗強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當其散衙樞衣前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嚮漢川誦說適景王出就藩中官以下乘輶飭廚傳騷諸州縣諸州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民相與爲祠祠故令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又喜其少子時之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尙書刑部員外郎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已而移隨州又移高

州翁亦不以愠且曰兒輩竝守官若彼無負我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友人林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已而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問少長必下之間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獨開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翁恨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貴而拜天子璽封爲尙書員外郎亦如此嗟乎亦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沈公蛟門竝爲之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爲儒林別傳廼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或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尙書之什二耳因吾翁以尙書學聞於時蓋哀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然卒能以經術提其躬鑒其行所遺二子令聞無窮焉豈非所謂仁者以道其身并及其苗裔者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宜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相友善駱公某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卽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聞行聞壻君倘及娶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蘋一藻以上必

八自筆樓續稿卷三

四

躬眠滌濯謹烹飪以獻家且馨矣而舅故好賓客賓客過往往往品列以待需賓客稍稍醉且懽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爲賢婦也御下法而嚴僮奴輩出田必晨爲篝火而炊間櫟釜必令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爲之篝火而績間乏膏必爇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閭以內外又共歡而呼爲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甘苦約於內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美以爲

族田者若干畝母則以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爲衾殮也別爲繭絲以將之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與嘖嘖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曰予兒時從外傳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女兄而曰予苦織織筐且刈也若此異日若輩嫁且娶慎無令忘我爲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公小學及孟母教子篇母適屏倚竊聽耳熟之已而問予曰孟子何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

八自筆樓續稿卷三

五

曰賢母笑曰絲孟子能習母訓故身爲大儒并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脉之且謂娠故當男然按脉家者占并知異日非凡兒也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予今亦衰矣少頗以明經善屬文冒時譽已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今分水抑未嘗不時以母之教饒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累累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

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勸習文章名當世其能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領之故爲之指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簪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婦不踰帷非惟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投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閨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衰抑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海屋君傳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婦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帷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予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屬予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間嘗從武進唐荊川公遊君亦復改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竝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師事而學之得其雋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槩矧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茲則君所獨稟行輩或數目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既謁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頡頏起而肆焉以焱豎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獨數奇省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予官尚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車君不應郡縣

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人招之君且逃匿山谷間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爲新淦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譽經校藝而已輒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適子鄉李進士樂出爲新淦令雅知君君復以師道抗顏其間兩人深相結納聲籍甚君又別囊少所爲文章之腴者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間江以西諸藩臬撫按使者交口君故書君之最以聞 天子者屢且謂君當備侍從不且

八
自纂修續稿卷五

八

爲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授特徙爲黃州府教授然府教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數也又未幾徙爲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判潘九思多鄉行嘗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而又別有布衣廬生者高士也君復帥諸生躬候之而以賓飲於學之官當是時淦之人始知慕潘與盧而又兩推令與訓爲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新淦者奮袂其間

聞縣行且屬審戶始入界未及抱吏部牒輒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舍之令各疏戶之上中下之次以聞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絕不知君所措注者爲審戶也故遂各以實聞君按三舍所疏叅相覈以攷甲乙若鱗次縣數貢稅歲報僅什之七君以縣貧竝習爲窳然亦以故時令所爲征權者無法也於是按緩亟量月日而時入之而稅亦卒以辦君又厭故所按里爲供張者歲千金而羨竝罷去之縣之俗數

八
自纂修續稿卷五

九

以族屬相婚奴君下令曰除故婚會及產男若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竝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無遺牘庭無留獄君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舍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當是時君之聲滿楚上諸州郡間然君之氣多岼楚賢二千石若上海潘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枋稔知君故數及竝書君之治與行以 聞而他岼

視君者亦或陰以睚眦君楚之賢士大夫皆耿
中丞公侗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交徧爲聲
稱諸公卿間而他相異同者亦或嗷嗷焉郵君
矣君於是亦勸宦遊卽上書免官去歸來乎君
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
四壁立時時脫故袍帶貫酒間或籍請文者之
索以投轄爲歡耳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
而君之家雖落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百氏之
書不置間于錄左氏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

八自華樓續稿卷十一

十

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迄我朝之文而鐫
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間亦尾焉署
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暨予所爲文或
稍中君肯者師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一
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
曰玩畫齋嗚呼君之風概若此抑可謂超曠不
羣者已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仰孺人以孝稱沒
而寢苦枕塊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
進公文以銘其墓其他冠婚及春秋承嘗立綿

最古曲禮卽如諸陵忌聞君解官後猶不忘
青衣角帶若入朝時尚曾祖禰四親忌君亦
如之嗟乎君躬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之遺者
與君忽一日前揖予曰予所故師事兩唐先生
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
恐一旦先君填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
世能無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
言不覺嗚咽系欷不自已輒爲撮其生平而傳
之者如此

八自華樓續稿卷十一

十一

贊曰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辟滌濫者衆矣海
屋君獨能佩服兩先生之教以視其躬及官博
士館縣印綬卒之經術節吏業燦然聲施上章
投劾燭然不滓詩曰旣明且哲今聞不已其近
之矣雖然君倘春秋高日艾月烝衛武公年九
十而不忘儆固在君衣帶間仲尼不云乎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

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
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
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回背之略或
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
瓢浮家而山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
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捷漳洺以次于燕又
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
學士家墓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驗或
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關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

宋書卷之九

十二

陵而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
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
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
伯遊兩方伯公壽藏茲君所上築也於是挾陳
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予時萬曆
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
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
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
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

宋書卷之九

十三

之衰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授之
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
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
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
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茲督
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
海拜匱錫山道中君所遺妾已沒重華壯且冠
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
音也於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
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
黨及閭里間竝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
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卽與家
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爲之
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
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
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
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官觀街
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

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河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官道士間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宜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

太皇太后

十四

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頴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

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曾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卽吾父已乎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嚮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耆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爲之過寺而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

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華
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癘
水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踣頓殆
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
遇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
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卿編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
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
以兒年曳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
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 璽書賜齊

楚 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鐫
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欄衡
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
慎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
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
而夷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
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
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
歸德故州也睢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覲

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墳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

本朝集賢堂

二

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竝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離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岫嶺祝融七十二峯之勝而公旣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旣去郡之薦紳先生

師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叅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已廼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輿視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

本朝集賢堂

三

邑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于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響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則浸浸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晦

不以侵鬪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章不事治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竝聽臧夫人操筭簫謹出入而不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兢不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間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潛然出

不白集續集卷五

四

五

涕計聞於朝 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吊者不絕公之生平綰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既沒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新蔡扈從入浙

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麟生公父夷軒公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滿皇父而下竝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竝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

不白集續集卷五

五

集樞筭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千家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歸予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且棄去統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予父南溪府君及予母李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產數當乏絕間招賓客釜釜且櫟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

且私脫簪珥佐之此予府君及予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也已而予與弟良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竝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推輓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予女兄弟四多不幸或少而寡或早世或家且中落困而來歸孺人又能推予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遲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宕不羈少操貲賈游四方一來歸輒一買姬而孺人輒笄之一日從商舶中

不盡續編卷五

六

載而來歸者三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輒盡笄而字之故予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趙隴粵雜選以進中或踰跟甚而孺人竝續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花鈿公且疑孺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而姬之母出故鈿他鬻姬始慙謝尋且死孺人猶姬而殮之不以恚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行里之房闈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

已此予婦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竝庠生前孺人黃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一楨一櫨竝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而教之咸有法所娶諸婦竝以故常躬事府君及友愛予婦輩者姆儀之病且沒內外姻族及里巷之媼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踊幾絕嗟

不盡續編卷五

七

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琚瑀璫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等伏地而號且悲母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銘其墓則無以彰母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孺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已而伯舅氏觀稼公深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

入則僂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僂僂以事其兄觀稼公而邵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予兒童時讀書外大父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宦遊四方罷官歸數以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八矣無不時時然者間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官遊四方罷官歸數以候

太皇太后

八

母母且垂白年七十八矣亦無不時時然者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需他販者來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效弗能也故竝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於里邑中爲名族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諸昆弟賓客恂恂如也終其身於鄉黨隣里以下無以言相昵毗者母櫛於蘭絲而略於牀第遇諸妯娌姊姒所訢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礪礪者嗟乎史遷宜稱石氏雖齊魯實行諸儒不及也

漢書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公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已而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守或聞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慶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母先公而沒蓋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母出次適工部主事沈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

太皇太后

九

贅嵇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強猶未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概也已光祿君以己巳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母於白雲之祖阡予公甥也廼次其生平爲之誌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附於其官母之歸也井曰於姑翁而其沒而藏也亦附於其封嗚呼

吁嗟兩世今黃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關雎雞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李氏少歸趙長君甘苦約操井臼事翁壻姑雖離如也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間長君固多計然之畫本鹽筴善盈縮謹完鑰其趨時也若鷺鳥以此家富溢倚頓而推其所自母之助爲多也長君既起家已而稍稍禮文

大皇樓續集卷五

十一

儒遣其子某及姪某某從之遊玆稍稍以經術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姪某且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已所出與仲父所出並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按節所嚮甚且以不及養爲恨泫然系欬也其他處奴貳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者瑤璫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之饒且甲關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窮約時無異也間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

以機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且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稱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母之懿行彰彰若此豈非古者雞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長君子乃系之曰長母蓋賢之也亦婦從夫之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窆而合葬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

大皇樓續集卷五

十一

秦皇帝爲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母之里及世系以下已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

生而佐長君今稱素封沒而合葬今千禩其同官銘之石兮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許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傳江流而靡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平事父母孝與昆弟悌性行故飭然亦多

骭髀自少至衰白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
過輒面批之故閭里姻族間悅服其行誼而亦
稍稍憚其威稜中歲以後獨多病閉戶不出擁
膝趺坐處藤蘿翳几絕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
客過之屬深知者榻前刺問樵牧數語而已他
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獨行予雅從處士
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
聞嘗授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
水窻中瀉煙波掌上臨幾迴抱犢浴一曲滄浪

八自墓後續稿卷五

五

吟祇許披裘更閒來拄杖尋又曰猶聞可憐處
心與病相安閉戶閒爬蟲逢人懶着冠採花調
露飲煮石和霞餐卽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里
人聞而味之以爲實錄云縣令宦牒其行于郡
二千石及督學使君飲之學宮三強之始應已
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榜其廬曰齒
德當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
月予訪雲巖歸拜候於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
童子左右掖而揖曰吾獲見杖屨死且無恨矣

并屬予誌其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抹
鍍獨留意於身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概見其
微矣予於是爲之太息謹綴其行而系之以銘
授其子汝彝使異日鑒之其他世系茲詳家傳
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蔥內沈辛而左
右兮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峯攬江流其若帶
兮茲所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
過之者當陳溪壑沼沚之毛以肅乎俎豆之容

八自墓後續稿卷五

五

陶處士覺齋墓誌銘

陶處士覺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
能以風概聞於其鄉鴈湖間者也諱坎字大本
少多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
沙公運甓故事輒自號曰覺齋公初起家博士
弟子員以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
然負節俠立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
尺寸族屬幾千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
屬支庶而族之衆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

家世饒貲累鉅萬公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輩而僅以什之一自托脫身出別築數櫨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季弟沒公復拊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女并收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沒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贅壻吳中弊其產而兩相閤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解橐中裝私公以數百金者公輒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為兩家分曲直而兩家卒亦帖服里有鬼為人聲而祟者請道士書符呪水而舞劒以禳之然鬼數嘯道士亦辟易不能魔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且避去卒不為厲也嗟乎公之蘊篤於族及於鄉黨信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然烈丈夫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八與其配陳合葬於陽字圩之原然公既脫身出家益窘或四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

不肖書後編稿卷五

丙

三

鑄曰鑿孫男七人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津曰天濱曰天法曰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指衆多而飫且晝塵矣天漢攜其子國楨過補子歸安縣學博士弟子員間從予遊為文章其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其族韶州府推官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辭而按公行大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沒世數易公其千年之裔兮猶擁篲氣虹矯行錐畫支庶憑鬼且辟揭而書之鏡之石昭

不肖書後編稿卷五

五

三

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好詩奕善為摹畫顏歐以下書法其為人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冠與履窘於後母弟以先世來所遺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草堂予揖而進之共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而稍稍與座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多韻折數傾座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

之久之并攜妻及其二子天祥天祚與俱來予復掃他室棲之君亦解客遊裝買田數畝予間攜之出遊名山水間仰眺弁俯瞰茗雲南泝錢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者久之已而東入會稽訪禹穴尋若耶又南泝嚴陵登釣臺過齊雲巖歸且挂席太湖并七十二峯復謁泰伯季子祠北入錫山由毗陵迤邐金焦北固以望海門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當其飛泉懸岬攀蘿捫葛揚舲鼓枻噴濤弄月君數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爲我我爲君形與影相隨以嘲且言無間也萬曆壬午春予浮家過練溪之許君亦併攜傍予而廬久之病且革享年五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歛衣衾棺槨以下竝如禮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十日也堪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地從卯而西迎涵山以爲屏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綰而帶也後且昌銘曰

生無資兮於我近死無歸兮於我殯藏之山水

今後昆其振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于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

木書樓續集卷五

十七

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鑒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伯許公爲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許公猶宦粵微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予予唯唯頃之許方伯亦自粵來會葬且復攜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

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締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與壘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予兩人亦遂爲締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虞衡司主事

本朝書牘卷五

六

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府水衡

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筭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廼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

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尉稍稍不給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徵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

本朝書牘卷五

十九

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卽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天子者十餘上公病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

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郎署似直寒侯守二千石似汲淮陽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矜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法公也生聞道矣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惜也公又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以公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書而鐫之于墓之左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諛公沒其敢以諛公也平時嘉靖甲子冬十一月朔日歸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永彬抱王廷尉所為誌其父處士公者之墓與銘跪伏而號曰公少嘗為博士弟子員讀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宮矣居頃之大母黃所生母陸相繼沒未幾大父青城

公則又沒青城公間嘗舉於鄉然不及謀故門第多孱弱且困郡縣之賦與閭里之侮矣當是時公纍纍然起弱冠內拊少弟及其妹外以拓門戶之凋瘵故家業稍稍得無至中廢而於少所讀書亦輒郵置故不及一第廼罷去然事父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事大父之亡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毋間也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伯兄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及其媼竝除舍而衣食之甚且及其沒與其兩子也於其妹之嫁也媼而早喪公守視其舍拊其孤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篤厚固如此性故喜施於故所散子母錢以權里族有無者或負之毋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跡跡不羈晚年家業抑或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為投壺雅歌樗蒲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貴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

去也里故共呼公爲達然公尋亦以酒廢病一日沒矣時萬曆丙子秋八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侍醫藥沒不及憑棺殮計聞之日號慟幾絕者屢矣而所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婦無以養弟之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絲竊一命以報之九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而賜之銘業已附衣冠卜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宮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

八皇樓續稿卷五

三

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泫然累欷以泣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鑱志持行不詭俗不毀諾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沒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遜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雋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遂叔再字景仲別號金齋子其他世系所自己詳王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絲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蒞官似漢循吏其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

八皇樓續稿卷五

三

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營繕司主事而榷木荊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軌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中榜書其故估者許毋坐今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以徧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寢益廣而軍興輒無乏天子嘗詔雲南計輸黃金萬入供少府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半以錯課他官司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

府呂公洵督兵十萬討叛酋他潘果使竝藉行
間公獨旦暮謹烽燧遠斥堠治文書轉易餉若
宿將然公之當官視職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
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
黃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蜀蜀之諸生
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泣卻不以受
署蜀藩久之筦庫者間以例告黃金橐萬矣公
笑曰若知美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美爲故吾
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

宋史李綱傳卷三

十四

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於公公又謝不受
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
於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
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
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
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
縣不以啓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中朝矣
或以書贊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
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知爲君何也王廷尉

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俱其不以出
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爍矣復問甑中酒幾
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貫之廷尉廼大笑兩
相過鄰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
綬來歸也里中豪蒸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
不以赴問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冠者流公
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
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
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

宋史李綱傳卷三

十五

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問公於詩文隨興所
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
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
約有驚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醉輒裂
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綰帶交
又或謂公漢長者不設谿壑多易與及按其立
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甞以河南按察副使
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案貳抱檄庭
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帟繫解公又低徊奮

袖前結御史嚙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默然
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飄然上
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 詔召
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
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
彼而中之疑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
混於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於耳目之所
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
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等較之材

八皇樓續稿卷三

二十六

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
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
之間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
邪善乎閣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
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
雖剛而無忤忌故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
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
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領之以
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

大父當其數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

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
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鑒字子兼嘉靖戊戌
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
矣然亦數以棄去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
曰雨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以下並見
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月望日
茅坤撰

虎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八皇樓續稿卷三

二十七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丘孺人佐之
又能以簪珥閭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
震生而聰穎絕倫年十三善屬文故予南溪府
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
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
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今時時耳熟竹崖公方
大父怡竹公沒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
故其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內外
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間過之古姜肱不過也

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常犯法御史臺適逢疾公輒囚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恚亦終其身無幾微見顏色其他多擇地而蹈類如此故閭里無遠近共爲推服甚矣公殆漢所稱三老而孝弟力田者之遺也又於富川令平熟立儒人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洲公已而歸竹崖公公以身阨於外而孺人以身阨於內其所孝養舅姑并捐諸叔及妯娌姊妹而下蓋順而慈惠者也而予女弟時時來歸亦時時口畫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填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孕其子若孫鸞翔而鵠峙者洗洗若林也與間按公家乘宋熙寧間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煒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於元末多草盜能團練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卽富川令仲早歿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學生曰爾德并其女適曹景行則竝予女弟所出也其曰爾力邑庠生曰爾功并其女適胡某許聘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所出也曾孫男三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京曾孫女一於予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松簿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令始復以儒業顯今爾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暨堯京輩竝雋材翩翩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比沈圩之原越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日富川令奉竹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攜書來屬予表於其墓予故爲之詮次其略使歸而鑱之石者如此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年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于先世平章公墓阡之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誌而銘之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從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出爲名御史佩天子璽書清戎山東再則按真順廣大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革班匠請帑庾減額征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寇正文

八
白
華
樓
續
集
卷
五

三十一

體端士習崇經術宦節所嚮不媿古之名臣碩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弟虔承堂訓支庶拊循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媿古鄉先生處士者之獨行大略兩公已畫一鐫次之矣而又以予按大名時公間嘗謬謂謏薄或可赴國家矢石之亟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相知之最深者屬予表於其阡嗟乎方予之去官蓋繇他執政所嗾他持節使君者以飛語構之而或謂非其罪也公不勝憤懣間闔給事中

不
皇
樓
續
集
卷
五

三十二

楊君允繩數輩伏爭閣下不能得共爲系歛飲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政外謫抑亦繇疏劾分宜肘腋姻分宜特銜之不置語不云乎同誼相漆同患相卹實誼之過長沙也猶爲貽書以吊湘纍而予獨能無情乎哉然兩公者竝今大賢其所次生平未已可槩見以爲聞於世予獨謂公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按故事不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年僅四十耳中外百職事無不人人裂眦而鳴咽者分宜公罷相華亭公入公卽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生已而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之子中書舍人循學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賈中丞公元張京兆公學顏後先鱗次朝廷間竝公惟中顏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懣者折一束飛之公固當力還朝請卽如尚書卿貳可

朝夕竢也公獨恥世俗所沉酣不欲淪汙河忍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人沈仕李奎千戶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冕沈鬱林詔陳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深陽應元陳鶴慶師攜槥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唱和不以寒暑風雨間已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予兩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

宋王忠文公集卷五

三

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泠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訾者嗟乎非古所謂倜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馬先生之墓然通政爵四品於國家功令爲中大夫予不書其爵而書高士者蓋以公脫去聲名之轡也舊矣且阡傍西湖今百年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吊也時萬曆癸未春二月望日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晚步溪上有一男子跣伏地而號曰不幸少孤母張且死第上無舅姑下無伯叔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屢櫟矣人或強之嫁母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數績紡或爲鄰嫗刺繡浣滌傭故獲拊孤需其長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事於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御史臺已而覆之無異牒郡二千石按國家故事疏聞之朝且旌其廬矣孤又貧無以爲胥史勸故中寢頃且死人或以其事聞之叅政朱公公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無氣與力不能請郡二千石聞之天子以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什以寵榮之矣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異日兒孫縱孱弱或歲時過掃稍稍低徊覽睹之亦足以鏡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喑嗚涕淚不自已問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茲卽某里張節婦兒也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

宋王忠文公集卷五

三

御史臺及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又及他
縉紳大夫所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予悲而許之
顧病甚間一出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問辭以
病英復輒啼鳴涕淚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
曰嗚呼御史以下所共褒而稱之者以節婦貧
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也以予觀
之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
而御史臺而他縉紳系系不自已今復請之予
不敏其所爲啼鳴涕淚跣而號者什且九英非

大邑縣志卷之三

三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諱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
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歔歔涕
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

兒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歔歔共謀伐石紀
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間師氏
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
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
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
祀之爲馨宗誼何遠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
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
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
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予
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
屨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
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鑱於其行者也故其升
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煢煢然
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
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
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煢煢然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攷道而正行而有不
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

大邑縣志卷之三

三

歿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羨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卻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頽矣卽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強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歿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以素衣蔬食而其妻

不與學宮續編卷五

五

子奴隸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竝解囊而事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佐之又無已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予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嚮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

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里與其徙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今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格字某吉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青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特累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室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隆慶元年冬十一月望日歸安茅坤書

不與學宮續編卷五

五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并序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

名儒或置或廢大略竝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卽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邪間按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籍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

六韋樓續稿卷五

三八

釋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萬曆己卯高公某之令桐邑也旣大修孔子之宮以共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以爲功於學官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

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璫璆翺翺神之至今翺翺者裳庭燎爲光雲疊象犧挹以酒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疆

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九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四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卿編

祭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然遊名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為歡非里之生平故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

八皇樓續稿卷之十四

萍鄉公早沒焉按祭王濂州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立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出暮而還獨高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焉按察沒王濂州張大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比為社遊時載酒分曹賦詩屬予記盟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甚洽也時張太宰公間從徙中丞歸聞光州公勝事亦買山於其麓然未及繕園林亭榭以出公獨軒然別築西

湖之南公之興故豪囊故多金一時園林亭榭之勝最西湖然未幾光州公則又沒家且散而曩所為大雅堂已他屬矣予引舫過之按故所碑誌苔蝕鮮剝不可讀未嘗不系欷太息為之泫然泣下而霑襟也然猶謂公尚在况陳方伯亦上書乞山歸公雖病足痹倘許做陶元亮籃輿故事猶及吾兩三人時時載酒與俱也今竟安在哉太宰公掌南院時予嘗過太宰公所買山處攜書招之且謂欄川鹿柴多佳麗而惜也王右丞未還也嗟乎太宰公方席聖天子寵渥貴近日月之際不知十年二十年其所買山不知及為園林亭榭否即及園林亭榭吾又不知能遲久其筭相攜遊否嗟乎西湖之泉聲山色猶故也西湖之青莎碧桃紅蕖綠柳其所綰夏秋引簫鼓以侑客者猶時時不乏絕也而公輩已皆物化矣予與張太宰陳方伯輩落然將旦之星其及招公之魂與之賦些其中乎公且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及往來西

八皇樓續稿卷之十四

二

湖與否吾皆不能知吾又焉能獨攜杖屨過公
社申曩光州詩不成以下一切故盟相與宴酣
淋漓乎嗟乎豈古語所稱天地爲逆旅古今爲
瞬目生固當爲歡而沒固不足悲乎抑亦其生
也特車駟之過隙而不復留其沒也亦髑髏之
自以爲勝南面而王而不復返者乎嗚呼投以
生芻醢以酒吾吊公以所云公能知而報之否
祭許茗山文

嗚呼惟公之文章與聲詩今上者揆藻于班掾

八皇朝續集卷五

三

下者泐響于杜甫惟公之吏才與宦業今所至
惠施或感乎畏壘而其威名卒不假乎繩斧世
皆鸚鵡之以羽毛自矜今而公則譬彼文豹幽
然霧隱乎南山之隅世皆干將之以鈇鑕自利
今而公則譬彼芳杜泠然露寒千秋江之渚故
當其釋褐兮人士讀其應詔諸什竊擬枚臯侍
從漢庭矣然而俄焉以之出佩乎專城之組及
其待次郎署兮人十占其連跡中貴將謂賈生
超遷大夫矣然而久之始剖符乎蜀徼之上或

南入乎象郡百粵之地或比涉乎遼陽紫塞之
岫或崇岡而站鳶之所與遊或深箐而椎髻之
所與伍或依水草以飲馬或囊冰糈以覘虜世
皆擇善地以徜徉而公獨頽然其拙也徘徊容
與惟梗之飄而藟之萎無復計乎室人之交徧
謫我嗚呼以三十餘年之間而水陸之走不知
其幾萬餘里叶公之行則質以潔兮故不辭乎
險阻公之心則澹以遠兮寧太息乎今古聞中
朝行且待之以卿寺之署兮庶幾乎漢人積

八皇朝續集卷五

四

薪之喻又何以杳然雲逝兮竟不能遲乎

天子璽書之顧已焉哉天定爲之謂之何哉嗟
嗟中郎孰爲釋誨嗟嗟子雲孰爲解嘲世之王
公大人雖不能引藉舉望位公以霄漢日月之
際而今之博士弟子猶當誅次其行鄉大夫之
後薦之以溪澗沼沚之毛某輩生也同井仕也
同朝以詩以酒以翔以翺忽幽明之既隔惟典
刑其不忖酬樽壺兮泉咽望九原兮雲遙

祭范太夫人文

嗚呼母躬并日而手續今案實業於千金乃山川而感日月兮產伯鳳與仲麟麟在野而鳳已翔兮對大廷而一人歷玉堂而侍石室兮漢相如與楊雲貶璽書而載彤管兮嘉母誼之夙敦曳霞帔而簪爵釵兮爛皇澤其盈門蘭遽焚而膏遽滅兮胡天怒之不仁里不歌而杵不相兮慟朝野之儒紳嗚呼天子其愍講幄之舊兮勅禮官以加恩祭中使而葬玉魚兮渥雨露於九原嗚呼予與伯仲執友且姻生芻一束潛然涕襟尚饗

八皇樓稿卷四

五

祭廖邑論文

公抱牒而教我邑今猶未踰乎昔年何羣弟之嚮風而懷誼兮特賜鏡而賢刺咸謂公之貧且骨立兮或探囊而無一錢日啜粥而饜馬矢兮顧官舍其罄懸然而聞帷中之飢且寒兮輒割俸以涕漣壯無婚而沒無殮兮赴溺者之投瓠于淵其或窘千里之賦訟兮躬爲請之有司而乞憐故庠序之弦歌而遊從兮譬若父子骨肉

之間傳記所稱師與保兮仗大義而兩兼間過我而論襟兮沂安定先生以別傳數請予文以投贈兮將攬帶而爲同心之言豈謂一病而隕兮遽闕景於重泉嗚呼直木伐兮其井竭哲人逝兮我心割嗟黃鵠兮垂翅歸嗟騏驎兮中道蹶遺幼稚兮誰爲攜散圖書兮誰爲篋扶旅櫬兮返故丘楚水森兮吳關絕予投草以臨吊兮助諸生之泣血續宋玉之悲秋兮賦中情其嗚咽尚饗

八皇樓稿卷四

六

祭唐姑文

嗚呼吾姑兮予少及見其笄由閨闥以抗門戶兮瑩瑩然守城陴而捍決堤內之米鹽與醬醢兮外之土化與分畦竝聽中饋以盈縮兮繫夫君之所不知數脫簪珥佐之出遊兮稍稍以明經而聲馳惜也數奇不第兮抑得真爲博士於其時罷官來歸兮頭白而衰猶以諸子瓜分而羹頤兮歲膳其所不支顧中夜之霜飛兮躬機杼其在帷共女奴以分功兮聊卒歲以自持金

或櫟兮瓶且羸形與影兮酸且悲嗚呼吾父兮
予少舉進士而輒摧姑數攜我以飲泣兮今且
餘三紀于茲仲父以下泣零落兮猶幸姑之壽
康而期願豈謂今併沒兮渺電駟其不可追慘
莫慘兮骨肉離痛莫痛兮生死岐奠以斗漿兮
哭以蕪辭中心若割兮神其疇依尙饗

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沒也姻友茅坤千
里使逆覲于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爲

八皇樓續稿卷四

七

牲疊祭之千其殯官而告之曰嗚呼卞之山猶
千仞其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荊若之水猶
百里其東注兮而公何以獨闕其靈方其弱冠
入朝游揚令名人皆以爲上視孔融下薄櫛
衡子獨謂文章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
嚮當有守神之寂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
出守南衡人皆以爲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
予抑謂宦遊者特公之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
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彝之銘中外之士卜公爲

儒林之著蔡邦家之柱石也胡爲乎俄拜司馬
卽徙陪京條焉日曜條焉露零計之所至海內
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騷客猶相與
貽書走吊而誄且銘况予固連葭之姻綰帶之
朋痛五內之若割嗟奚能以爲情公之闔帷甫
筭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六齡賓客既散門戶漸
傾支裔不屬奴僕如鼙安得不憑棺而慟出涕
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
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己之所同
盟乞贈諡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
然公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之憤咽之填膺
嗚呼山暮兮雲紫川曠兮煙凝瞻九原其不作
兮孰冠裳乎音聲尙饗

八皇樓續稿卷四

八

祭張縣尉文

嗚呼哀哉公起刀筆以無害稱及尉我邑以行
能名謹爾箠鑰守爾矩繩三年以來政有餘聲
胡病斯遘條若遠行井里走哭流涕填膺嗚呼
哀哉猶幸賢令脫駟以賻殯殮含琯一一善護

猶幸故鄉毋間道路五湖錯壤一航可渡返爾
素旌歸爾玄墓奠以生芻我慘靡慙嗚呼哀哉

祭董夫人文

維萬曆五年十二月七日春末茅某聞誥封董
夫人之殯將厝之姑蘇山之麓也適臥疽瘍不
能執紼遣其二子積與縉會葬祭而告之曰嗚
呼哀哉予也少嘗兄事宗伯列昆弟今婦也亦
及嫂事母夫人列姊妹姒今有女曰仲繁娶其子
今葭莩之托百歲維祺今豈謂中蹶母忽逝兮

六書經籍稿卷五

九

未及于歸簪珥靡侍今矧其變也客京師兮予
也宦遊河魏不能以千里伏棺而號屍今其葬
也五湖之北兮予也抱瘍以臥又特嚮朔風瞻
素旌黯然魂銷而涕洟嗚呼哀哉竊惟宗伯位
三事兮按國之制將以請之中朝下祠臣遣都
官以會葬者胡爲乎空山之次寥衰草之凄其
然而異日者 聖天子之復以故爵追之卹
典也斯固朝野之公議縉紳之屬望而予何漆
漆於其悲况壻也鸞翔而鵠峙今已及擢之京

闡甥也龍驤而驥躍今又將步武而前隨嗚呼
哀哉惟母後裔兮繩繩乎玉爲葉瓊爲枝維母
流慶兮山之潤而淵之輝予也束之以生芻酌
之以雲鬘倘環珮其來翔兮庶不負乎猿鶴之
鳴且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譚司馬文

嗚呼世或有連翩之鵬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
來歸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
數爲顧影而徘徊抑或有竝足之騏驎矣然而

六書經籍稿卷五

十

其一則伏櫪以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
赤血歷紫塞數爲銜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
兩相推輓而兩相紮紱者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方東吾先生之攜公而教我湖也公始垂髫予
已中第公固美予以脫穎而出予亦奇公以處
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部
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
之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當世
予亦岸幘臨流濯纓公每疑予以苟爽予亦美

公以李膺也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抱道經而長嘯舞也按節歌也同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翻飛予以忤世奪官來歸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定相依嘉靖乙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數摧公抱牒而督戰首擐甲而揚麾當是時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予間許公以魏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臥藍田也由茲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

六韜續稿卷四

十一

將元戎始則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嚮風肅皇帝且不忍伏波之久羈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遼薊公也內挑六郡良家之士以充飲飛外度盧龍漁陽之塞以繕亭隧種裘喪膽胡馬奪氣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勳於萬里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於漢陰之墟也久矣及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一馳驅則一引

顧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以其功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已越六禩天子方

倚公爲山甫而公也遂棄我而仙逝哲人既萎泰山且頽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邇六十矣而予獨謂公沒不贊志公之位爲樞筦矣而予獨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而中外猶多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計聞之日天子輟朝特勅侍臣遠設靈旌贈

六韜續稿卷五

十一

官錫謚寵冠百僚給以秘器葬之江臯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柱國沒垂鼎彝所憾者公特多中閨之秀屬穉之兒其始也予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予亦不能不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潸然涕洟辭以所云知今不知尚饗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嗚呼公之吏業之在餘姚兮於今猶畏壘之於庚桑公之直聲之在朝廷兮於今猶鳳鳴之於朝陽方其裹瘡痍而戍塞垣兮將矯然與日月

爭光流離困踣者二十年于茲遲白首而始還
故鄉嗟乎 穆皇帝之御極而簡召也卽古
者之顯忠而遂良蓋以漢之祭酒魏之侍中而
懸山斗之望兮公何以遽爲拂衣以歸也釣五
湖樵洞庭籜冠竹杖而徜徉公雖位不齊其志
沒則道猶耿其光予也少從省闈兮公嘗覽睹
其文章待之國士兮而脫穎於其囊語所謂死
生而骨肉兮豈衰颯之敢忘嗚呼大石之山兮
弓劍其藏束以生芻兮酌以漿予也顧瞻兮涕

全宋文續編卷五十四

三

傍徨古人不云乎先生之風山高而水長尚饗

祭沈鐵山文

嗚呼公何以遽有此阨邪始予以幼兒國紀請
婚門下也蓋附先大夫憲使公通籍承明以來
四十餘年于茲數睹先大夫務長厚言不出口
恂恂然篤行君子也已而又聞公復世先大夫
之教以教諸公子諸公子鸞翔而鵠峙翩翩然
漢石氏之遺也予年且近七十矣恐一旦露零
墳溝壑則予雖不及教兒兒獲托門下館甥列

猶當席公教也予雖不及手授之詩書而公必
攜其所以授之諸公子者以分督之也豈謂予
猶在而公忽仙逝邪予之兒暨公之女甫八齡
公不能遲其筭以待女之笄予又焉能遲其筭
以待兒之婚邪或謂天地間壽與促事固不可
知然予長公一歲公且若此而予又安能以長
公者而獨留人世也間嘗辱公攜吾兒愛其穎
異然憐予衰又自憐其衰且謂曰卽如予兩人
不能如向平畢若婚與嫁予諸子固當無負也

全宋文續編卷五十四

四

然請婚後適長公暨季公竝第進士先後過湖
中予猶獲膝席次公以下竝未及附綰帶交也
不知公於諸公子比肩過庭時間及攜所面許
我父子者畫一口授否公口授與否予皆不能
知然聞先大夫長厚之風累世矣諸公子當必
推公所飲恨於九原者而爲畢婚若嫁也嗚呼
哀哉公已騎箕尾而羽化予獨臥林臯而浮蹤
曩所共公嘯歌而憂金石拊絲桐者今已上
再生之事所共公宴遊而醉泉石臥薜蘿且終

焉當如隔世之逢嗚呼哀哉束生芻兮挹酒漿
投吊草兮裂腎腸神其監兮來翱翔予慟哭兮
涕潛裳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沈鐵山文

嗚呼啓殯車兮今之夕遲白馬兮情何戚躬執
紼兮路之側葬名山兮百年隔薤露歌兮山陽
笛悲西風兮慘白日兒疇怙兮女疇恤慘裂腸
兮痛切骨挂佩劍兮心惻惻睇青草兮多太息
挹斗漿兮神來格尙饗

祭俞處士文

嗚呼翁之臥病垂三十年唾壺一枝挂之榻前
心如逃虛貌如枯禪客間過之擁衾無言類漢
三老類漢獨行左斧右繩不綵不競族黨之間
習服其正僮奴以下恪守家令孝悌力田名蓋
里中有司移檄飲之學官已而奉詔表其垣
墉寵之冠帶比古素封有子汝彝待疾不離寢
膳杖屨僂僂攜持遺矢與溺旦暮必隨一家之
內子孝父慈予遊釣臺并訪宅里翁且下榻被

兩童子稽首再拜披髮垂耳請予書墓以慰沒
齒予嘉翁誼輒書以上豈謂未幾翁隨以喪悲
不爲歌杵不爲相况予執友能無悽愴南望雲
山桐江之澳不能憑棺嚮風而哭千里走使生
芻一束其有知鑒我心曲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賀朱司空啓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
出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未止棠之思入補西
曹中外頌獻獄者兼經術之飾已而養病泉石
望溢薦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真之爲
禮部再推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衮之在閩州
歷藩臬而所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
空一載 先帝嘉播和見士之勤贊太宰三
年朝著奕引賢屏壘之績已而河堤決齧出我
公於宣房瓠子悲歌矢成功於濟上資日以久
勞日以多遂以尚書八座之官再兼青宮少保
之秩及還京邑兩建山陵非獨長秋郤中使無
名之侵牟抑且國家省少府不貲之靡費頃者
積勞九載殊最百僚山筮仕及今已逾四紀按

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典刑之臣在
儒林寔爲著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所拭目以
覩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
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晉之勳級上以殊柱石
之號下以竦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躍云

上余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魏科文章之名竝比十官超學
士勳業之盛冠中朝頃者拜麻以來台垣動色
顧老馬之伏櫪無絲望天駟而長鳴孤鶩之繼
樊不能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壻曰董道醇
有兒曰茅國綰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竝收投
牒以前忽荷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十獲五
之慶而襄蹇獨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
日照月臨平津開閣鄒枚鱗次而侍承明忠宣
柄文崔韓羽儀而名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圜
而鄙人之嚮風願刎頸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
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特遣使函書以獻無

任感戴瞻望之至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攜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確則引列泉而出飛巖洞壑也謝特摘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美也廼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閎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

八皇樓續稿卷五

三

刻史記鈔引

海屋予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孟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竝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隸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緒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末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翔翺倏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旒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適逸今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况其下者乎唐以

八皇樓續稿卷五

四

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莫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予嘗夢其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

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董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瞶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錡其間甚矣其難也又

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廼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陋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聲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峭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指挾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

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者
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
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
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
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
卷索飲者久之再覽鉛鏤潭諸記杳然神遊沅
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
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
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
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饒歌
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校而錄
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
鳴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
解雖少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
及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
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時

八集總序卷三

七一

八集總序卷五

八一

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
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
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
如奏疏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
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
贄宋仁廟嘗論廷臣曰歐陽脩何處得來殆亦
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
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
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
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
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
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
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
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
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
多也首次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
首次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
六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一首次記二十五首次

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
三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
噫姪桂嘗以予酷愛歐陽公敘事當不讓太史
公遷且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立
齷齪不足數况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
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
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際豈特足而已哉譬
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
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
室所可指次者陶植菽食而已予唯唯嗟乎世
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令予他所批注唐書五
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
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
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
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
諸名家相為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

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
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為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
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
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
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
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
知其為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
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
召為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
外者已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
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
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
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
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
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為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
氣或不如兄然而坤和澹泊迥逸疎宕大者萬
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
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
沒竝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
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
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
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
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
著十一首釐爲三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猷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
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
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
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
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
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
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

書十四首序三十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
著及表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
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
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荊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竝本之古六
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
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
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

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
於熙寧元豐之間劫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
武丁之於傳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
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
於泥古爲患况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
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那蔡以下
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
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
予觀之荊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

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
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
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
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竝
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
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
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
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
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
首釐爲一十六卷

題李珠山詩刻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
騷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羈人寡
婦遷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淒泊之音以道其
心之所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
珠山公所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剗刻
湛淥之思亦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
當巖壑之勝雲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

縑墨客浮沉倡和其間匠心所嚮鼓鑄不煩往
往能以超逸之材清婉之藻夷曠之思清冽之
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翺翔大者孟浩然小者
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杖頭錢數當乏絕卽
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櫟釜矣以予觀之公之
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其爲以窮而工
哉其千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題之首簡
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題錯龍池圖冊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竝頽垣敗壁崩沙委翳
而爲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
宇尙黯然故址也嘻亦危矣間攷之蓋繇元學
士趙文敏公嘗於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
湘澹宕之趣又別作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
之郡二千石及他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
往卽而宴賞焉而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與
之不置故僧窘且散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
茲圖之力也予諸生時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

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堂與圖並沒而殿之西別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柱舊嘗刻木爲龍複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雨龍飛去萬曆改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栗公以其暇出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說郡太守而下闔謀割俸併枯罰贖若干金稍稍葺又於左右

不皇樓續編卷五

主一

圖巧其缺塞其圯創其蝸蟻之駁蝕而繚以曲闌嗟乎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莽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公所爲廢池圖并其題請予白華樓中予覽而系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官滿天下卽如予湖蕪廢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與其遺文以至公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廼爲繫歎而固存之

者若此嗚呼千將之氣薄牛斗世頗有賢者今張華夜望而叫號廼遣豐城令走數十里出之犴狴之間公亦奇矣哉予題而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焚池以石於以併俟後之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題唐敬夫所刻舉子業引

唐君敬夫者予同年唐公中子也予所以悲公之才與志而不得聲施於世者已數之墓銘中其沒也予過執手訣公且張目指君謂予曰煩

不皇樓續編卷五

夫一

善護之當是時君方弁已能善文章露奇崛不羣之氣以顯州郡間矣已而君數試不第特擯於危者三且四而君卒能摧剛爲柔於以蛻其難而肆力於其學孟氏不云乎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他日出而舉進士應明詔哀然聲施當必有竟公之才與志不特區區一第而已者予手是編間讀之固已偉君所著淵然虬躍龍翔而虎變也已然竊感君父子交遊間故爲繫歎不自己且媿予雖不能爲力以護君

而因以報公於九原而君之奇卒能嶄然自立無負之者如此

題順齋司理張公舉業刻

世之有司之校文者往往持尺度以求天下之士苟其尺度之不中雖有豪傑蓋世之才弗錄也士亦以此童習而戶眇之相與組織冶化以希有司一日之遇彼其胸中所翹然自喜者亦不得不姑爲脂澤以相俯仰矣嗟乎而世遂謂舉子業不足以覘豪傑其然乎否邪予少頗厭

八白華樓續集卷五

七

之顧謏薄不能近迺獲郡司理順齋張公所著舉業編手而讀之其始嶮嶇峭嶮不敢嚮邇已而扣之其氣深以厚莊以思三復之則又毅以嚴明以確鑿腸挾腎濯筋洞髓固未嘗外世所爲尺度而其胸中所翹然自喜者亦輒隱然而見如干將莫邪之脫穎以出以之干虹霓而薄日月抑又不特沾沾如世所務尺度而已者大略公之天授魁岸不羣其所涵乎理道參乎人情醞釀乎六經孔孟之旨而折衷之者特深以

至予故宜按公之文間以古傳記所載略相當者而品畫之盡法似魏相敢戰似李陵驟諫似朱雲近民似黃霸捍城似睢陽卽其所吐奇崛之氣并其厭世所爲脂澤俯仰者於以要其異日勳業所至殆未可量也已嗟乎而世所稱舉子業不足以覘豪傑其可盡信之邪予故於公所貽編輒爲低徊不已者久之謹書之以爲券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

八白華樓續集卷五

大

以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予竊不然特存夫士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今之士大較竝且勦暮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而有司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屬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瞥眼而注視之譬之金

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簞簞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真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鑱去塵言一本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構意由意鑄詞拍句挾字象在言外盎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翩然若舉霓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深而以之夏

二八集續編卷五

元一

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旦勦而暮竊者之患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不置口然則君之舉子業豈卽予真而文以飾吏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題秋水編

茲編也兒繒輩所羣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

而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神解也天地間惟水爲鑒萬物然惟秋水則天地間所當游氛既息其流尤別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卽如溪澗沼沚之間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間相與對明月引疎星披顚露舉芳杜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餐未宜不令人神隨洞簫而薄太清者諸君子材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竝以神解爲案璧則語禪

二八集續編卷五

子一

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骨處倘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慎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有司然亦輒亦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嘻慎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水爲神玉爲骨世之舉業子者竝競競

焉粉黛脂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卽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迺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卽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眇不可卽其繼也則犁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特協髓撲荒瓜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患乎有司

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

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慎卿解願去燬故稿閉門久之迺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貲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舉進士其弟尚卿哀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指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不自疑而卒以燬

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既請於舅氏迺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慨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慎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慎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予於所云以爲謬也

題方朔蟠桃圖

嗟乎聞君一竊炙於漢天子之側胡爲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爲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呼之爲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爲太乙之精予將乘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白華樓續稿卷五

三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得之而獻賦承明予抑嘗挾君以排闥闔歷天庭人或呼之爲謫仙而君卒不爲之借盼也不及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復睹丹青于紫霄兮薄太清予也撫佩劒兮

顧青萍若將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
難為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
之貌望之者如名山如大川先生之襟抱之者
如穆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
冠冕珮玉而璫然乎其間當與漢之石渠諸儒
相後先其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
師友也則又密訂心印妙悟言詮數令釋膠而
解凍彷彿乎鵝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
者過其祠而揖其像或投之吊草而陳俎豆也
猶當立懦而興頑

俞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為山澤
之癯知之者占之為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
之間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儼
音聲吾題其像與桐之山桐之水兮同留名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簪為冠兮章為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
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
之非其好兮數耽麴蘖而陳賓客翩翩然逃虛
而凌風兮庶幾乎山澤者之逸噫茲人也豈古
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
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
聽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錡乎其聲
予嘗攜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橫伊斯
人也豈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刻白華樓吟稿題辭

予少好詩釋褐初猶時、共二三知己互相唱和已而或謂予於文章頗多澹宕激昂倘及馳驟睥睨古作者之林而於詩歌之什則疲矣稍、低徊厭棄及罷官來歸當其巉栖壑臥復時、抱膝而吟間於壯遊或客過而請者輒復濡毫姑自湛溺宴嬉而為之者如此頃倒故篋僅獲古樂府及五七言與近體并絕句共若干首其他所流散亡失者衆然亦不復哀輯收拾嗟乎詩豈易言哉聊以志一丘一壑之音如秋蟲而鳴云耳時萬曆癸未夏四月望日鹿門山人茅坤書

白華樓吟稿目錄

卷之一

樂府

大司馬胡公鏡歌鼓吹曲十首

御史來 王江涇

龕山高 桐鄉城

鯨之涸 王翠翹

舟山 王直

淮海 大司馬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南山行五首 過慈相寺

贈南山翁

中秋夜泊南旺同友人待月不至

叢山關曉發懷梅林督府公

徐汝寧解郡還山邀予對奕走筆賦贈

寧國道中曉發遇雨感賦

早出城南遊碧浪湖迤邐南行山煙初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起望中如畫低徊久之賦此

始由餘杭過青山

曉發於潛道中 過寂照寺

卷之三

七言古體

平津歌贈楊雲岳

題遊仙圖壽質村先生

桃花古洞歌弔內翰李方泉先生

大名太守歌贈陳黃潭明府

不自華樓公稿目錄

西湖歌壽施南石丈

雨中送梁少府

上饒翁君囊書畫過草堂令侍童歌吹

席上賦長短句

卷之四

五言近體

六子詠

翁太守

莫提學

沈錦衣

侯郎中

王僉事

自詠

七夕過濟上訪靳兩城不及賦詩寄之

同僉是堂年丈北上渡淮後杳不相及

輒賦淮南鴈一首

贈聊城陳醫士 武林贈洪地官方洲

王進士七試禮部始就第又不與試館

閣賦詩嘲之

永嘉侯郎中乞疾避去海上十年矣近

以謁選過京邑戲贈

不自華樓公稿目錄

江上對月二首 月下懷查吏部近川

董太史久不調官戲題奉訊

潞河阻風雨簡京邑諸舊游

過慈相寺

過水晶院

雨中山行

立馬

訪錢海山先生席上賦贈

禪房雨霽簡縉上人

贈呂山人需

為胡督府賦紅戰袍

江上聞笙吹

贈秋山翁

冬日雪霽客有載酒攜妓晨遊城南諸

山紀事

無題

雪後翫月

溪橋下憇坐

送沈樟亭赴楚藩

從獲鹿南遊諸山

同郡守唐小潭行縣馬上口占

贈大名少府崔栢溪擢山西屯田僉憲

夏日晚發唐山道中

登叢臺弔古

八里樓金稿錄

四

夏日雨中同唐小潭栗晉川過連中丞

白石宅宴集

雨後齋中露坐

夜坐偶述

雨後郊行

練湖書院懷菲泉先生因簡丁姜諸兄

夜泊錢塘江上

駕出南山

訪薛方山考功

哭來禮部菲泉二首

遊楊相國故園

爲王孚齋題一枝窩

寄贈陳刺史山中

旅夜聞鴈

贈介軒先生

金前淙趙麟陽二侍御入朝賦贈

謁堯廟

夜泊浦口忽懷故鄉

保定道中哭邵康山憲副

首春次安肅縣二首

李喬菴侍御遣使饋酒饌

安醫士饋藥過藥城道中以詩酬之

始至廣平郡中簡呈郡守潭公時小潭

入覲長安

贈董潯陽潘天泉二內翰

八里樓金稿錄

五

殷白野乞疾入山久矣頃以督學過浙

隨叅江藩賦贈四首

徐憲使謝客禪樓湖上予間道訪之

夜宿北關

吳生過席上戲嘲之

夜訪范太史

贈孫曉江秀才

莫中江年丈過浙感懷賦贈二首

錢塘市觀春

正月十四夜旅泊茗上漫興

中江方伯上疏乞休以詩阻之

喜東吳莫中江西蜀馬玄同二年丈被

徵過浙賦贈

酬張山人

弔南吉何都閩二首

過桐君山

晚泊桐廬江上

讀黃五嶽集悲感賦詠

袁太冲山斧江過訪旅舍欣然命酌已

而復邀同宿三茅觀最高處

賦得千里駒贈施生

過訪李岫巖山居賦贈四首

八台集卷四

六

訪緡上人山中幻居即故葬師墓處

贈同年陳梅山二首

陳憲副期予共事予謝不能再為言別

寄題鶴溪草堂 題聖水寺聽松堂

袁太冲除服後迤邐西湖諸名山邀予

過華陽洞訪姚太守賦贈

訪姚太守禪棲別業

辛未秋有客攜酒追壽西湖飛來峯下

賦詩謝之

秋日胡茂承自歙持許太史書過訪草

堂

再過西湖

晚過省城邸舍

青門過訪賦贈

蘭谿江山人過訪邸舍投之以詩予自

外來歸而山人行矣口占一首

過督府胡公祠賦詩四首

哭郡守史瑞巖公四首

答鄭傳巖尋山 過小溪贈吳翁

乙亥秋尋山經球溪痛飲吳南園家已

木堂集卷四

七

而雪夜重過復遣使攜酒謝之以詩

二首

又飲吳山人姪龍川家再賦一首

春日過訪崇德蔡令不遇

婺州汪蘆汀山人囊詩稿過訪草堂謂

少司馬汪南明公堂讀予文至論海

寇事宜與訟督府胡公功罪書系歙

稱善者久之且恨世之不及用也予

輒大笑賦詩答之

王芝田治少兒痘瘍幸已得解賦謝

西湖聞王龍陽還越詩以送之

雨中覺上人攜壺過憑虛閣

濮秀才讀書精舍

送楊虹澗

慎南野解官歸賦贈

送金氏兩外孫遊南雍

卷之五

夜宿憑虛閣

憑虛閣早起偶題

客棹湖上過訪憑虛閣席間賦贈

八

病足大佛寺中王方伯過訪未得謁謝

賦詩寄之

宿大佛寺憑虛閣適伯兄南寧公過客

昭慶簡寄一首

晚從湖上棹歸

王麟洲尚寶出叅江藩於其來歸也賦

詩二首

獨宿憑虛閣喜祥上人夜深來歸賦此

青門先生輓歌五首

過蔡白石司馬故宅

寄贈桐廬俞處士二首

送董氏外孫應試三首

丙子夏六月二十日早起避暑西齋忽

傳李給舍移書索舊題雪夜過訪之

作却寄

雪中過馬松里宅適招虎泉望陽珠山

龍洲三洲社飲賦詩予綴末席勉附

四韻

重過大佛寺看梅花

九

贈楊虹澗運同

雪霽過吳山眺望

夜宿江口

江上卽事簡友人

過富陽江聞施博士解官簡寄

過富陽江適邑侯李益齋入覲

桐江道中雪霽

予少同俞臬亭博士小峯縣令受書萬

松閣今且四十年矣道經桐廬簡寄

弔嚴陵祠

過嚴州再賦

宿柴埠

贈唐太史小漁

江上望漁石公墓道輓歌一首

過蘭谿訪陸文學先投之以詩

江上偶得輕舸棄傳乘流以進口占

嘲雨 江上初聞春鳥二首

江上歸興 過七里瀧二首

江上阻風 再過桐君祠

聽雨

過鳳山覽翁中丞壽藏并先大夫墓阡
李給舍以太夫人病告歸予雪夜過訪

八景樓詩錄

十

雪夜同友宿昇山道中

過仲兒偶題屏間

正月十四夜過施南石對月宴集二首

晚由冷嶺過聖水寺二首

由武林歸忽見桃花

江上對月 客樓夜坐

夢起 簡費氏兄弟

過西湖遇風雨口占

司空朱鎮山絲郎署時言別京邑今且

三紀于茲矣頃者致仕來歸予逆之

錫山道中賦詩三首

繼山考功攜酒惠山園亭宴司空鎮山

公子陪末席賦此

弔黃公澗黃公者故春申君嘗爲澗於

惠山之麓蕪廢舊矣秦虹洲給諫攜

予過而弔之賦詩一首

過惠山秦氏園三首

聞潯陽宗伯九日載酒宴鎮山司空於

八景樓詩錄

十一

平望之游予不及從抽毫以賦

過阜林弔戰沒諸將祠二首

攜酒崇德道中司空鎮山公卽席一首

送鎮山司空澗上賦別三首

吳太守韞菴過訪大佛寺中

聞周三泉起官 江上舟行不寐

溪行 贈胡秀才

醫者劉少雲過治山妻疾賦詩謝之

輓臧一山 重過聖水寺

送郡太守栗公勒兵上谷

送徐孺東李會川二公入朝

與友人對奕

七月三日過楊李城移舟避暑南湖

初秋苦熱二首 訪施南石不過

李比溪致仕來歸贈詩二首

秋日訪養生者 秋江夜行聞吳歌

送王方麓入朝 贈堪輿者戈升山

張雲橋爲病妾寫容詩以謝之

六白華樓舊錄

三

簡石東泉廷尉 陳康衢囊詩過訪

秋夜過石塘丈見其父子兄弟間宛然

漢萬石君家之遺焉感而賦此

有客出獄後過訪山中賦贈

予家世埭溪適堪輿小江爲予卜葬

溪之深賦此 秋日茗上曉行

醫者陳一泉過草堂以故鄉移書相迎

再歸東越 丙子秋逢初度偶述

感故交偶述二首

初秋日涇庭鄭山人過訪草堂

寄汪南明司馬 答李桐廬簡寄

內弟姚海屋致仕來歸賦寄三首末并

感悼亡內不能已爾

海屋來歸攜酒逆之雲溪道中再賦

秋日晚步郊上 王山人過草堂燕集

夜同海屋燕集 夜過海屋城南新居

蔡崇德移官賦詩送之二首

俞小江舉子寄詩賀之

六白華樓舊錄

三

贈郡守及泉公入覲

送包渚泉別駕赴饒州兼簡潘印川督

公府 送邑令鄭雲石入覲

賀吳養誠續絃 同堪輿者尋葬地

贈張小越年丈

丙子除夕壽天泉太史年丈

贈顧秀才新婚 夜過譚參軍官舟中

過南石丈樂餘園三首

題陳中丞且適園二首

蒼梧遇項甌東大叅

胡錦衣過山中席間賦贈

吳司訓赴弋陽王府教授餞之湖上

醫者丘生過訪山中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郁生東歸海上遲久不至賦詩招之

同祥上人湖上

病中偶誦孟浩然多病故人疎之句慨

不皇樓客稿錄

古

然有感賦詩三首

亡婦大祥兼哭小妾

病臥

許敬菴吏部服除赴京謁選簡寄

病臥深夜感秋聲

陳華山刺史以憂歸過訪病榻感舊論

文二首

壽鄰翁沈丈

病後過仲兒時丁丑臘月二十八日

哭亡妾并兒媳 賀李邑侯壽誕

春日過吳江訪沈鐵山

沈鐵山春暮過訪山中送之東遷惜別

予過訪環溪丈其別去也將訪名山於

錢塘之上行里許適大雨廼復還宿

環溪齋中賦詩紀事

過武康雙橋山中弔亡妾

雨宿湖上

趙深陽攜酒秋園宴集

李珠山載酒吳山道院邀施虎泉沈龍

不皇樓客稿錄

五

洲馬松里趙望雲陳貞亭并豫章陳

竹廬暨予共爲社飲於吳山道院得

仙字

許少崖使君棹美人於西湖之上席上

口占二首 賦得高樹晚涼歸

陳竹廬同客西湖已而移聖水寺題寄

昭慶禪房與曹懷靜對局偶爾口占

曹懷靜移居七寶山晚秋過訪戲贈

酬張少谷

陳竹廬之投西湖吟社也甫旬卽辭去

且聞其南遊金陵北謁闕里陟泰山

然後歸於是社長李珠山邀諸君賦

詩送之題其間曰遠遊醉賦二律

沈貴池罷官歸養痾溪上寄贈一首

冬月再過西湖未及候社中諸友簡寄

過先師來非泉先生廬兼致兩公子

訪來三峯年丈次蓬萊驛望禹穴

山陰道中

八日暮樓外舊集

共

過聖水寺訪覺上人不過題壁

送屠山人還越雨夜宿涵山道中

贈陳竹廬

春夜再過南石樂餘園

臨安道中簡舊令劉蕭湘

新安道中偶題新安道中遇雨二首

晚霽西望雲巖諸山

過歙州弔同年鮑三峯汪虛舟游鯢潭

潘直原胡斗潢胡梅林六公二首

過歙州許太常行三日矣追送不及題

詩寄上

休寧道中讀鄉社碑

過天門

從休寧道中望雲巖

從第一仙關入步雲亭二首

道士迎天梯峯俄而山下雨作紀事

晚霽同道士蘭谷步香爐峯前

別雲巖

由雲巖下乘流放筏出池溪二首

次淳安漆樹嶺題王山人喬松圖

不自華樓外舊集

共

題米灘口

過釣臺再讀往年鑱壁之作輒賦

夜行江上

由訪雲巖東歸過西湖上

送李少尹歸田

鍾生自囚舍中貽予詩題答一首

春陰

獨坐

早起

夜過施南石

李少白過訪賦贈

清明日展祖墓因悼亡兒一首

贈江掾二首 夜過聖水禪房

三茅觀夜歸 題金山寺

夜訪呂山人不遇

王敬所司寇秘蹤西湖之上移書共尋

歲暮雪夜泊舟武林道中

黃吉所下第後雪中過訪

張見山大過訪山中

庚辰三日夢中得遊仙詩六句已而半

不自筆樓吟稿錄

大

醒復夢續二句

錫山費生者予未之面也友人余君掌

哦其詩亟稱其繪畫與書法且云其

人偏有然近古之節俠者也來索予

詩贈以四韻

過天機上人禪房讀亡兒題偈有作

題黃鵠贈余生

吳沈二丈過訪齋中贈別

七十誕日二首

七月十九日五夜渡西湖

過聖水禪房

吳宋二丈共尋西湖予恨不及從題寄

贈超然上人二首

程徵君載酒湖上

湖上題贈二首

席間覽優人演習薛仁貴傳記感故督

府胡公以罪沒於今猶未獲 賜葬

也系之以詩

不自筆樓吟稿錄

尤

聖水寺益上人過訪花溪之上賦贈

余見華冬夜過草堂席間醉贈

宋少尹赴荊門 贈吳丈二首

春夜由雪溪東歸紀事

茗上逢楊用吾囊藥過訪

胡英山遺書酬寄一首

仲兒同劉行素黃吉所讀書山中兒與

行素北試於京而吉所留浙闈也賦

別一首

茗上逢台州司理俞定所賦贈

秋夜余見華過訪一枝窗燕集

王槐亭使君由工部山按興泉以詩送

之并簡故人王太僕東臺先生且許

其千里過訪也二首

得上人過訪齋中

三姪順天鄉試下第以詩慰之

秋日過吳山道院聽琴

贈曹山人 張山人過訪二首

不自集稿目錄

干

九月八日喜桐廬俞小江過草堂夜話

次日再贈二首

上饒翁徵君載古書名畫過訪賦贈

輓馬松里公詩七首

秋日過西湖

社友李珠山六人攜酒聖水禪房宴集

輓俞泉亭教授三首

同張海方山行

張海方遊金陵來歸歲暮再過草堂感

賦二首

壬午至日張海方吳養直草堂夜宴

同張海方對雪賦詩二首

夜宿新市道中 雪夜過西湖

朱訥齋雪夜過茗城不及追陪題寄

詠竹絲燈

二月十日晨起爲縉兒扣謝文昌祠

友人陳康衢以詩酒而癖者也山堂膝

席口占戲贈

不自集稿目錄

壬

來君念過訪賦贈并簡寄乃兄晉卿

贈沈忠字文學

偶讀莫中江公扇題山莊之什脩然王

右丞陶彭澤遺簪也賦寄一首

過王氏橫山草堂追感兩舟公之舊且

喜諸孫之翩然王立也情見乎辭

夏日同友人露坐夜飲

夏日苦熱夜寢不寧

夏日楊雲岳過訪

簡潤州門生李應山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岷使君同過紫

陽洞

晚由西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五言排律

濟上逢張主客 山田詠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岷使君同過紫

陽洞

晚由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八言樓吟稿錄

圭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高光州年丈載酒飲雲居蘭若適雨後

晚眺城西諸山紀興

秋日江上懷何光祿賦寄

贈大尹吳壽寧

李蓮湖叅政赴關右賦詩言別

牛叅戎按師海上予訪第宅不遇題壁

聞朱射陂除服再補南刑部賦贈詩什

兼簡潘太史天泉年丈

題許水部吏隱堂

晚行魯橋道中有懷

過紫府觀尋葛洪舊鍊藥處

沈冲菴還湖中

夏日從南山迤邐轉宿龍潭江樓

寄戚都諫南玄先生

燕磯贈友人 山幕府山尋達磨洞

史沱村考功給由赴京

八言樓吟稿錄

圭

春日踏雪彭城道中

過臺南寺 放衙偶述

同小潭宿彌陀寺

熊抑齋太守攜酌醉翁諸亭

宿瑯琊寺

過定山寺謁定山先生墓

病後初度奇上人誦經禳災口占謝之

過雲居山奇上人蘭若題壁

九日同莫公遠遊寶石山寺次韻酬贈

胡少保攜師入闕幕中逢王十嶽沈句

章徐天池賦詩送之

許蓋齋過湖中予感乙未下第竝轡南

還之舊因而賦詩

青門客遊京師歸劉望陽李珠山莫寒

泉同過宴集分韻得春字時莫初上

居湖上因併及之

贈楊緒部止菴

晚秋荻江道中望城西諸山懷范太史

八皇樓集

五

戊辰除夕喜青門過草堂分韻二首

蔡敬齋赴河南方伯兼簡李滄溟憲使

爲寫神者董九華移書湖中諸友竝拒

不納賦詩慰之

十六夜凌水部盛張燈宴以病不能赴

寄詩一首

過張廷尉山亭宴集白牡丹盛開賦詠

錢塘邸舍遇冬至感賦兼懷元洲太宰

送兒師徐三雅秀才

潘太史釋獄來歸題寄

胡公子過杭省先司馬公祠賦贈

送閔秀才赴試 雨宿江上

過沈兵憲幕府

虹澗公移守肇慶賦詩送之

桐江舟中風雨感懷

送江中丞過鎮南贛

寄鄴中施駕部年兄

贈中丞趙麟陽 寄壽醫者王秋泉

八皇樓集

五

越州陳一泉過醫室人已而東歸以詩

送之

過天聖禪寺覽趙文敏公畫壁山水并

張司理所題錯龍碑

日暮溪行聞蟬賦詩嘲之

郡守瑞巖公初度引觴入壽歌之以詩

訪白野公賦贈

吳晉軒太守攜妾過蓮花館賦詩寄之

李臨川滿告還朝賦詩送之兼簡石廷

尉

郡守及臬公邸舍送陳舉人會試

茗上逢年家子錢舉人赴試

御史臺檄獎李邑諭鯤門持酒賀之賦

贈

送蔡地官之金陵

堪輿趙生客遊江海者餘二十年矣陳

敬亭移文導之歸賦詩一首

始至廣右簡省中諸僚

海屋由廣濟令致仕歸適逢初度

不肖樓客稿錄

三

王舉人下第後秋日過訪山中賦贈

題吳文學茗上草堂

贈醫者王啓雲 贈胡大叅

病臥山中喜南石丈過訪

病起送何醫還西湖并謝蒙近野公

送有家弟移家練溪

寄贈桐廬令李檢齋

秋日過餘不溪懷史德清

七夕宿湖上大佛寺歌唐人詩云臥看

牽牛織女星適雲暗不及睹賦詩自

解

同陳竹廬孤山社歸遇風雨口占

松里先生招諸友社飲孤山得樓字

再過湖上

沈龍洲刺史載酒湖上同社中諸友共

賞蓮花得粧字

酬沈鬱林

湖上逢徐賓樞吏部時告病出沐賦贈

不肖樓客稿錄

毛

贈許南臺使君 別西湖寄社中諸君

八月九日湖上得縉兒問書口占答之

久客西湖聞郡太守及臬公病卽訪醫

藥寄之 壽少谿伯兄

朱希桂方伯公致仕歸餞之江上

秋日江上得鄭中張生所攜石里光祿

明江太守兼茶筍紫菜

過訪濮餘杭并尋洞霄占

夜過蕭山贈陸大尹

過越州訪翁見海司馬

壽邵越湖年丈八十

過訪陶新岑大叅寅丈

西歸錢塘適陸蕭山招宴席間口占

贈劉栢巖大尹

陳寒泉司訓惠金盤露四罇賦詩謝之

聞南石丈病臥夜訪忽已他出題壁

送許吏部入朝 昌化道中望齊雲巖

簡賀許太常穎陽

不自量樓吟稿目錄

天

雲巖途中絕不逢酒家馬上口占

過淳安弔故相商文毅公

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同諸友登道峯絕

頂晚酌歸雲菴賦此

贈堪輿者吳雙峯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李少白遊燕京二首

沈鐵山尋湖中諸山卜壽藏賦詩謝之

夜過大宗伯潯陽家花園偶題

天子詔封鐵山先生爲尚書郎詩以寵

之 送俞小江還桐廬

過潯陽宗伯七十醉後席間歌老杜

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因而賦此

湖上逢陸進士赴京殿試感舊言別

戊寅秋予過西湖吟社明年復得沈三

洲納言顧西井方伯予恨條爾言別

不能相從也賦詩寄之

不自量樓吟稿目錄

天

寄潤州太守鍾西星

江行簡鍾太守 壽元洲太宰七十

潘司馬印川公自河上南歸以詩迎之

送范官諭過南京翰林院

庚辰除夕共客守歲

辛巳元旦紀夢中作

王敬所司寇公避客湖上簡寄一首

許按察攜酒天寧寺

輓慎山泉侍御

山齋中讀故友李于鱗詩刻有感

簡沈鐵山

簡甥顧侍御并外孫董儀制

李按察由京都還再過黔中

簡贈徐吳江 贈張元洲太宰

由清波門放舟尋六橋迤邐飛來及北

高峯諸山 別西湖

贈許建昌二首 題蘭洲卷

張山人思洲過訪草堂賦贈

白華樓吟稿錄

三

鐵山丈七十之慶兼聞其子工部自京

來歸詩以賀之

贈沈丈

李終南春日過湖中攜酒邀之出遊城

南諸山

寄積兒兼呈郡太守及臬公

輓陸北川司馬

春夜過訪范官諭屏麓

龍賓野分訓蕭山簡寄一首

贈山陰劉秀才

吳韞菴大叅邀飲柳州亭風雨賦此

王平溪司勳北上以詩送之

再過五雲尋山歸賦詩一首

故潮州太守東明公沒已久矣予以道

遠不能弔其子太學君過訪聖水禪

房賦贈 送劉幼川大叅入覲

題鶴池先生號 訪施南石

贈鄭龍窩 大觀亭雪霽眺望

白華樓吟稿錄

三

贈督府崑崙公

山陰諸族子見訪臘月二十二雪夜席

間口占 壽太史潘天泉七十

癸未元旦二首

元日過南寧伯兄暨叅軍少弟

外孫董膳部持節南還過訪齋中

潯陽宗伯病渴冬月猶噉瓜不置以詩

問之

郭司訓舊習青囊併度予所卜壽藏再

賦一首

由孟郊并北尋妙山諸峯沿溪二十里
始從南山而出賦此

聞邱報甚喜感賦

李竹亭俞小江張少龍從武康卜山歸

且各別去元夕張燈宴集席間賦別

過訪施南石適臨川使君在座共對梅

花賦詩一首

貢兒病濕僵臥甚劇已而獲吳王二醫

不量樓臺舊日錄

三

投藥少間午日宴集賦詩志喜

送門生施司理弁巖赴南雄

晉放鷗鷁者

六月二十日得督府憂卒書簡寄

簡寄富陽學諭陳寒泉

郡太守熊公禱雨紀事

輓費淪泉兄弟

同董進士中泉聖水禪房賦贈

送宮洗范屏麓入朝兼簡兒壻

卷之九

五言絕句

途中逢童侍御謫楚二首

山中偶題四首 寄談妹丈

春日江上 贈楊雲岳大尹

客有談稗官者口占

卷之十

七言絕句

夏日友人見訪白華樓

不量樓臺舊日錄

三

沛上簡董內翰 無題

淮安道中大水 過太湖

李前山過訪 題上方寺兩上人冊

相人者林君過草堂數傾座上客漢之

望氣王朔不過也嘗笑予好兵訣不

能用於世予醉後戲爲李廣詠謝之

友人俞小江年近五十而未舉子予出

侍女贈之賦二首

丙子八月九日湖上對月口占寄諸省

試二首 送俞小江二首

送堪輿者劉子還豫章

送曉光上人過姑蘇

桐江俞泉亭傳周藩二紀于茲上書免

官來歸簡寄二首

臥病 小江爲予改築門第

贈樗丘翁 題董學士詩卷

贈戴鍊師雙泉 羽士蘭谷索詩戲題

夜泊九沙或指前有礁石不欲放舟賦

不自華樓吟稿目錄

孟

詩慰之 訪前江俞翁

送吳友東訪沈鐵山并寄一絕

贈相人者林君

送堪輿者余君還錫山兼簡王繼山考

功 喜俞小江過山中

惜別 約小江九月再過

壬午九月一日候京闈報

九月初二日早起二首

初三日捷報到紀事二首

送方俞二丈南還

送堪輿者方君還錢塘

送俞八遊金陵 寄題樂虛草堂

夏日爲許使君醉贈侍兒

贈陸相士

六月七日夜候董甥選館北來消息夢

中一絕及問董甥以病不試其裁夢

之妄也 姚道士禱雨

不自華樓吟稿目錄

孟

不自華樓吟稿目錄

白華樓吟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樂府

大司馬胡公鏡歌鼓吹曲十首

予覽觀古樂府所載漢魏以來鏡歌鼓吹詞竝頌天子命將出師及武功之成以奏凱而告有廟者也大略倣古者江漢之詩之遺以褒美國家威耀無窮

白華樓吟稿卷一

今皇上御極德洽四裔十餘年以來海島之夷擾我內郡覆我戎將南自閩越東連吳會北捷淮海亘三千餘里烽燧交馳遠近怖駭於是赫然震怒特簡胡公絲監察御史賜之璽書擢甲視師所嚮捷聞一擢爲僉都御史爰提戎務未幾擢兵部侍郎總督浙直又未幾以功擢右都御史越三載加太子太保頃者公上疏論諸將帥事宜皇上特

敕所司改兵部尚書嗟乎雲龍相從君

臣一時千年以來可謂盛際者已當是

時元孽旣芟威燿夷海東南數十州郡

之間羽檄不聞遠近懍懍絲我皇

上命將得人寄之閭閻卻讒不受者定

爾功予宜從禮部尚書郎後得觀太常

肄樂間倣古鏡歌鼓吹曲著爲十章矢

歌我公身捍國家且推本所自絲

皇上明盛遠婉周宣二三元老再繼山

白華樓吟稿卷一

甫故尹吉得以成功於江漢耳竊欲聞

之千朝令太常得播金石以奏闕

庭或曰予以罪放非其職也適湖郡太

守張君某聞郡人欲爲祠祠公峴山如

晉人碑羊叔子漢江上故事且請予鏡

歌鑾之牲石之左今春秋祠郡弟子得

習而歌焉予遂書之

海夷弄兵蚩尤聿紛數肆我師舉燧以

聞天子赫怒爰敕御史來董戎事爲

御史來第一

御史來驄馬嘶提枹鼓決虹霓蚩尤曳天晝蔽
虧三軍之士起創痍欲怒以鬪氣若馳翩翩督
帥身爲裳虎韞魚沒奮且張彎弓勒戰矢如雨
蛟波震盪日以黃

右御史來十一句

王江涇之戰公以戍兵一擊其前一遮
其後斬馘二千敵以盡覆爲王江涇第

二

八皇樓吟稿卷一

三

王江涇縮湖口卉服之酋戰且走疾引狙獮翔
怒欲鯨魚吼我師乘之戰若飈吹飛入水遮前
後鳥雀不敢度蜺蜴蜷授首倏忽之間鑿若山
鯨鯢盡翦封京觀吳王舊戰檣李下千年又見
凱歌還

右王江涇十三句

公旣被提督之命未幾海夷寇會稽公
移師追龔山下盡俘之爲龔山高第三
龔山高枕胥濤有賊列柵欲爲窟東望海門心

且號中丞夜半踏冰雪疾引戰士衝柵入
攬槍搖右棧材官蹶竄狐窮兔關兵稀落日孤
壘野草血

右龔山高十句

明年乙卯公改總督徐海入寇提督阮
公引河朔兵戰阜林旣敗走寇遂鼓譟
圍桐鄉公不得已遣諜誘降之卒釋其
圍爲桐鄉城第四

八皇樓吟稿卷一

四

桐鄉之城大如斗寇且四面攫其肘雲軍薄天
翔撞竿効猊吼城中士女夜半呼蘭石冶汁競
奔波蠟書絕不渡相將睢陽屠我公聞之氣填
膺遣諜抱間走敵營千金縞繒一擲間曼姬對
帳相懽騰大酋釋甲走小酋孤且窮焚香埽衆
願請命乞許累臣比外封

右桐鄉城十六句

賊帥徐海旣內附公復遣諜誘縛其黨
陳東輩遂內相殘海於是詐令衆竄
走薄汴浦城下殲其衆千餘人爲鯨之

洞第五

鯨之洞入于陸沫既盡焉且攫無可奈何互相
肉葉麻朝就黥陳東暮還縛車脫輻鼎折足一
朝翻引帳下士詐令海艦倍城薄城中突擊若
流星名酋半葬鮫人腹

右鯨之洞十三句

海既窳塹平湖之墟而窟公移戍兵盡
殲之凡三千人於是部兵斬海首卽其
帳下俘海侍女王翠翹而出爲王翠翹

第六

王翠翹吳名姬一朝誤入夷酋帳馬上琵琶長
自隨陣前殺氣亡天狼丈八蛇矛煙霧翔三千
甲士埋青草寶玦珊瑚沒戰場戰場青可憐垂
楊大道邊江天歌舞忽星散轉向轅門奏凱旋

右王翠翹十二句

公旣誅海猶有殘孽流劫海島間卽舟
山爲窟公誠王海使陽弛兵以懈之一
日雪夜銜枚襲擊賊遂以平爲舟山第

七

舟山亘若帶錯峙波濤間中有一林薄蒙茸不
可攀賊且引爲窟木樵相鈎聯一夫持機弩徑
孤晝啼關壯哉王海使飲馬方盤桓忽遘嚴霜
雪夜突披峴巖寒擁毳毳號渴剖冰漿餐大呼
奮前擊渠答收如山銘功瀚海上不減漢樓船

右舟山十八句

王直以善兵雄海上中朝購之稔矣公
遣善謀者誘縛之來歸露布以聞

皇上大悅爲王直第八

王直悍且狡長爲海島雄揚帆截波濤名王相
賓從廟堂購已久不靳通侯封爰遣兩辯士遍
譯扶桑東旣寤忽來歸欸關顓元戎繫以尺二
組露布明光宮不借一枝劒遂及剽驚鴻
天子甚嘉悅 璽書下雲中式言奏 九廟
千載銘神功

右王直十八句

明年海夷寇江淮適公預策徵六郡之

士佐提督李公覆之淮口頃之太倉寇
陷澤中已而窘且走淮海李公復殪之
先後斬馘凡二千人淮海以平爲淮海

第九

淮海之間多名賈珠璣翡翠半被擄預徵六郡
材官馳復道李公雄且武一鼓披賊壘再鼓效
首虜八千戰士噉如虎江南之寇復浚潮飢隼
翻飛氣欲驕監師白馬如走電衆中盡指會爭
稍李公當時兵可憐攘袂峻嶒呼欲前半遮賊

白華樓吟稿卷一

七

壘爭斫級半護嫖姚馬上還須臾之間敵盡沒
鼙鼓喧闐萬姓懌歸來奏凱未央宮還擬蕭何
功第一

右淮海十九句

公之功已蓋東海久爲嫉口者所撼明
年天子敕所司加太子太保未幾
詔改大司馬爲大司馬第十

大司馬長八尺氣蓋河山威震敵裸人黑齒嚙
指號萬里蛟波寧以謐戰士解甲臥里分功

織江南江北百萬家並畫蟬冠與象笏歲時伏
臘芳草祠競請鏡歌麗牲石

右大司馬十一句

白華樓吟稿卷一

八

白華樓吟稿卷之一

白華樓吟稿卷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古詩

南山行五首

大司馬胡公之被讒也 聖天子憐

其才而憫其功特下 明詔放歸田里

予以癸亥秋九月二日訪公南山之深

興寄所及卽事賦詞爲南山行五章薄

八皇樓吟稿卷二

附古者風人之義以系予之慷慨憤咽

云

行行入南山蘼蕪日以深不見津亭吏但聞鼙

鼙音夕陽猶在樹谷風起中林下有種豆歌秋

歎傷我心

我心空自摧太息公與古上山多飢鳶下山多

猛虎道路寂無人日暮楚三戶停車一以悲深

林有樵父

樵父無名子相對語瓜田夜聞李都尉醉獵南

山前射殺白額虎飛鳥落青天歸來感往事叱

咤黃金鞭

金鞭勿復揮古來事如此仲連破聊城辭爵歸

田里子房定大漢言從赤松子何如酌金壘醉

酣猶熱耳

熱耳勿復道清歌還與同一歌歌南山再歌歌

形弓黃金賞無算萬舞羅春風願享 明主

賜令聞垂無窮

過慈相寺

八皇樓吟稿卷二

已有華下酌復此丘中琴馬巖朗孤嘯衆壑清

禪心林鷲互明城羅帶時蕭森歸途隨鹿子緩

步溪雲深

贈南山翁

仙翁戴綠髮杖策南山深採藥幾迷路聽泉時

獨吟衣裳雲霧色枕簟梧桐陰何當抱琴去一

寫丘中音

中秋夜泊南旺同友人待月不至

年年故園夜攬月練如掌何堪悲秋客 綸達中

林賞對時不成好詩

叢山關曉發懷梅林督府公

山色秀可掇况復游子襟涼雲寫曲礪白日耀
高林竹間露猶沾巖阿風乍沉人煙互蔥蒨樵
路仍嶮嶮安得攜良朋於焉援鳴琴拂衣一鼓
調山水揚清音

徐汝寧解郡還山中邀予對奕走筆賦贈
涼颼振輕裾言訪故千石相悲復相歡邀我南
軒奕一着鴈行飛再着蛇蟠立賓主共連翩楚

八皇極吟稿卷三

三

沈起呼吸白眼互雌雄多筭持曲直勢若奔濤
來似似流星擊質子欲分功劫地復償失勝負
倏忽間日已漸西易輟句俯流光自憐還自適
持以對樗蒲天地聊一擲

寧國道中曉發遇雨感賦

羈旅總蕭瑟况復晨雨飛荊棘夾路濕盈盈露
我衣谷阻樵採絕林暝人煙稀馬蹄澁山行郵
傳滯征騑游子望故鄉渺渺情何依薄言志天
風淒愴歌式微

早出城南由碧浪湖迤邐南行山煙初起
望中如畫低徊久之賦此

海上霞初矯山根嵐漸生樓臺欲吞吐城郭互
晦明乍高或乍下疑背復疑迎倏似波濤瀉還
同河漢傾丹楓帶整映綠蘿綠崖紫隨颼颼沼
沚冒露擎華蓋攬之手盈掬餐之體逾輕何當
漁楚來泠泠起秋聲日高漸以消澹宕多深情
始由餘杭過青山

八皇極吟稿卷三

四

暫息津亭駕言過山郵深行行瞰回谿渺渺寒
層林煙蘿冒我幘風篁吹我襟乍驚乳麋跡忽
轉流鶯音自笑澹宕人緬爾棲遲心何當挂塵
幘一弄丘中琴

曉發於潛道中

晨裝戒侵星行行出盤谷不辨吟錯繡但聞泉
戛玉輕颼乍連翩微雲併紛郁初疑露塗曉漸
看職映竹潭蒸縱復橫幽姿斷仍續春鳥鳴我
前嘉音振林木四顧殊不暇於焉賞心足

過寂照寺

山行深復深日暮投禪林懸崖覆如釜喬木蔭
若余泉流帶左右殿宇標嶇嶇輕雲散香花涼
颼蕭蕭陰暫此稅塵鞅頓覺開煩襟忽聞夕磬
發并寫丘中音

白華樓吟稿卷之二

白華樓吟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古體

平津歌贈楊雲岳

平津賓客散已久君獨挂冠思故林高臺曲池
薜荔畔賜書贈劒松蘿深我今亦解舊佩印賦
歸來兮抱鳴琴何當一曲西湖上流水高山悲
古今

題遊仙圖壽質村先生

誰家畫工題素牋幻石立闌噴雲煙中有仙人
跨白鹿蒼髯碧眼秋風前前問姓名人不識衣
裳半雜藤蘿色手拄綠玉引飛泉銀河倒挂三
千尺我欲因之訪赤城青溪綠樹斷人行何當
試結南山社共臥桃花吹紫笙

桃花古洞歌弔內翰李方泉先生

桃花古洞煙霧深懸崖千尺不可尋中有幽人
採奇字衣裳半覆藤蘿陰一朝獻賦明光入

天子臨軒賜顏色貴幸曾傾侍從臣筆札親今
尚書給項聞待詔屬公車復道承恩講石渠頗
同方朔金門隱不學枚臯鬼苑儒可憐中道豪
華改茂陵如昨人已毀魯國諸生盡去帷平原
賓客無珠履我來攀古洞泉壑路已迷千樹萬
樹明前溪當年憑几讀書處滿地白雲誰共攜

大名太守歌贈陳黃潭明府

大名太守天下奇飯不脫粟衣不絲腰纏金印
大如斗簫然猶似書生時自稱不務聲名吏首

不置書卷爲茶三

二

瞻蓋公問治計郡舍長看芳草生倖臺臺給攜
賓客勸民口種一樹榆勸民口灌百本蔬春來
露冕行花縣猶見山禽戲使車頃聞 天子
賜顏色重書初向明光山未須賜爵關內侯惟
願功名垂竹帛

西湖歌壽施南石丈 并引

南石丈年六十矣丈且避客過西湖之
深予恨不得從因歌西湖以招之

西湖之水清且漪樓臺巖壑爭參差王孫芳草

煙蘿帶處士梅花冰雪姿忽聞澹石春風裏翻
翩濁世佳公子身騎青兕出吳關手攜明月
蕭史中霄羽吹凌風來五采霞幢隔水開傳言
箇是西王母却向南山獻壽盃我欲從之路已
迷歲星可望不可攜飛來峯色八千尺願借樽
前一寄題

雨中送梁少府

梁少府君莫行湖中吏民十萬戶共攀冠蓋奔
傾城天憐祖帳雨如注濯枝舞燕縱復橫茗溪

不置書卷吟稿茶三

三

夜半怒且號中流鷁鶴魚龍驚我欲留君君不
住風波慘淡愁雲生江淹別賦嚮誰草黯爾魂
銷還涕纓

上饒翁君囊書盡過草堂令侍童歌吹席

上賦長短句

一覽神忽醉再覽心乍開嶧山碑文往古事虎
頭將軍今夜來驚鴻遊鵲散几簾琪花瑤草紛
樓臺吹紫竹酌金罍對君賞心歡欲舞却疑挂
杖東海上撐霆劈月尋蓬萊

白華樓吟稿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近體

六子詠有序

六子者錢塘翁相會稽沈鍊雲間莫如忠永嘉侯一元王德逮予坤而六也初釋褐時五子者方斬然以古人文章行誼相砥礪予不自量亦爲之斤斤驅馳

六子集卷之四

倡和其間未幾散去侯子首以刑部郎

乞疾歸海上次則沈子錦衣奏封事徙

塞外又次則翁子繇廣平守莫子繇貴

州提學副使王子繇廣東僉事相繼各

上書免官去嗟乎五子者已稍稍以始

相砥礪顯聞於時而予獨頽然故吾猶

挂仕籍間甚矣其可爲歎歎太息也已

於是卽日草疏自劾爲感五子各詠一

章并自系之篇末而因以貽書報五子

云

翁太守相

聞君去郡日吏民爭挽車歸來寡賓客閉戶賦閒居草色臥吟處松聲宴坐餘西湖煙月夜猶自載簞輿

沈錦衣鍊

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祇爲報君王胡馬愁難蹀越禽空自翔忽聞塞上曲攬涕欲霑裳

六子集卷之四

莫提學如忠

憐汝猶蚤歲強自謝明君篋有陳情表時莫免官囊無乞巧文山中松桂雨江上芰荷雲何日挂冠去翔翔鴻鴈羣

侯郎中一元

中林臥已久曾訪赤城無未擬形嘲影還將爾喪吾口掌百草手注只陰符蒲告未須出應憐三徑無

王僉事德

終身以請諫署早知名庚戌虜犯京邑未寧王君出頭建言
匈奴恥先投嶺海行棄官勿復道逃影欲何營
倘過燕齊上爲訪安期生

自詠

穆生去已久吾獨戀微官借問銀魚袋寧如竹
籜冠抱廬千樹荻隔水一魚竿應歎逃名晚何
言脫屣難

七夕過濟上訪靳兩城不及賦詩寄之

美人不可見况復是佳期獨倚支機石堪憐牛

八日星樓吟稿卷四

三

女帷盈盈隔河漢脉脉阻光儀空抱七襄詠何

前寄所思

同僉是堂年丈北上渡淮後杳不相及輒

賦淮南鴈一首

淮南一行鴈遽爾各翻飛落日長鳴侶清秋何
處歸稻粱空自啄江海共言違安得邀天路連
翩向帝畿

贈聊城陳醫士

齊南賣藥肆問姓卽韓康海上仙人草壺中玉

女漿身常跨白鹿手自註青囊吾亦愁多病從
君乞異方

武林贈洪地官方洲

畫省接仙郎分符出尚方看山將吏隱退食每
蘿裳袖裏南征草懷中漢署香芳心何以贈樹
色共斜陽

王進士七試禮部始就第又不與試館閣

賦詩嘲之

憐君數獻賦歲晚召公車猶自不得意寂寥恒

八日星樓吟稿卷四

四

燕居故人無狗監誰爲薦相如客難何須擬閉
門且著書

永嘉侯郎中乞疾避去海上十年矣近以

謁選過京邑戲贈

君家赤城畔歸臥幾經秋復道馮唐老言從洛
下游青囊肘後繫甲子壺中流自笑非從宦浮
湛似海鷗

江上對月二首

月向江干好况寒秋色來分宵看不盡千里掌

中開拂露孤雲沒，波一鴈迴平生不愛飲。於此亦盈盃。

猶言可憐處，子夜漏殘時。河漢半清淺，煙雲共蔽虧。餘花欲泣露，栖鳥忽驚枝。對此不能寐，清光誰解持。

月下懷查吏部近川

中散今宵月，山濤何處看。長安不可望，遙憶在雲端。建禮舍香罷，明光起草殘。應憐遠遊客，鴈對江干。

六韋樓吟稿卷四

五

董太史久不調官戲題奉訊

漢庭擅才譽，卓歲侍甘泉。十載猶不調，一官堪自憐。諸生遍齊魯，同輩半貂蟬。笑問楊雄侶，閑關空草玄。

潞河阻風雨簡京邑諸舊游

萬里朝元使，孤舟風雨寒。去天云尺五，何處望長安。畫省言題草，仙宮擬握蘭。故人猶阻隔，遙憶漢衣冠。

過慈相寺

谷轉松蘿僻，山藏帝梵家。中林問禪寂，隨路入空花。有覺猶塵劫，無生是法華。招提今日過，早已解金沙。

過水晶院

上方山色裏，迢遞帶人天。水學桃源抱，林平鳥路懸。竹間僧語偈，巖下虎依禪。我亦逃塵劫，來從習梵仙。

雨中山行

松蘿初轉嶂，霧雨復霑襟。已沒采樵路，那聞雞犬音。林疑牽葛遠，山爲聽泉深。卽此探仙訣，秦人何處尋。

立馬

立馬轉山原，愁當雨雪繁。三家谷口市，獨樹舍中村。借蓋從誰卜，求炊無應門。遑遑似栖鳥，何處寄征魂。

訪錢海山先生席上賦贈

聞道東山臥，風流倍昔年。花間頻頌酒，醉裏自呼仙。舞映青樓月，歌調白雪絃。今朝門下士，叨

六韋樓吟稿卷四

六

列終紗前

禪房雨霽簡上人

客心與禪寂偏愛雨初收雙樹寒無影孤煙澹
欲流風吹河漢夕雲散海天秋共指峯頭語山
僧有惠休

贈呂山人需

曾作布衣俠鳴鞭向塞垣將軍擁劇孟座客訝
陳遵不遇恥彈鋏歸來且灌園柴門隔流水獨
諷道家言

大皇樓吟集卷四

為胡督府賦紅戰袍

年來好重鎧復道襲緋衣海上霞分彩林中日
避輝戰酣驚汗馬羽獵閃朱旂夜半機槍照應
馳萬里威

秋夜江上聞笙吹

林靜夜無聲誰裁隔水笙兼秋度木葉帶雨散
江城併入關山夢翻愁客思盈當盃不忍別幾
解曲中情

贈秋山翁

山色秋如洗仙人拄杖間青霞挂石壁白日抱
松關不羨金門寵還將桂樹攀丹砂倘可煮長
此駐朱顏

冬日雪霽客有載酒攜妓晨遊城南諸山
紀事

茗上多山水朝來氣轉嘉歌聲塞澗靄舞袖薄
峯霞草樹催春色人煙媚雪花輞川與金谷今
日競繁華

無題

大皇樓吟集卷四

落日客已散當盃情倍深隨風欲解珮臨水復
攜琴草戀分舟綠雲遲去施陰涕言江上路還
向夢中尋

雪後翫月

巖阿臥積雪仍有月如秋爽氣林間歇清光掌
上流栖鳥語深樹畫吹起南樓茲夕誰能賦梁
園客姓鄒

溪橋下憇坐 廣平道中作

芳草鞅初臥夕陽山未沉微雲澹孤壑流水落

層林暫此幽棲境閒窺吏隱心何當鳥來助并起丘園音

送沈樟亭赴楚藩

驛路江楓外言隨帝子遊官無過驂乘才不美枚鄒雲滯章臺夕天寒夢澤秋到來投賦草能似子虛不

從獲鹿南遊諸山

路入煙蘿嶂嶙峋掌上題山經不可載漢姓許終迷洞有青牛氣巖餘丹竈泥若非宦飄泊那

得此遊栖

同郡守唐小潭行縣馬上口占

言陪二千石乘傳請諸州滿路歌車擁中天畫吹流游童看雉狎采女詠桑柔他日傳循吏懸知并督郵

大名少府崔栢溪擢山西屯田僉憲贈別微官喜接郡雞犬共相聞同是悲秋客頻傳弔古文豸衣河上使田鼓晉陽軍檄至總嗟別况吾深念君

夏日晚發唐山道中

初夜發山郵依微樹色幽朱明不改夏碧落迥含秋纖露零林濕涼雲拂野流我行殊未已何處駐鳴騶

登叢臺弔古

一眺叢臺上孤城欲暮時綺羅言已寂芳草暗含滋泣露蛩移堞銜花雀隱枝忽聞雍門曲併落照眉池

夏日雨中同唐小潭栗晉川過連中丞白

石宅宴集

使君能愛客偏向雨中攜暑氣青林歇涼痕碧草萋但教盃入手詎惜醉如泥願掃席間壁同遊一共題

夏日雨後齋中露坐

疎雨過城原涼颼生戶軒寒蛩入夜語落葉先秋繁席上河初徙窻中露可捫盈盈言不寐微步獨思存

夜坐偶述

落月猶挂壁微霜初渡河羈心不自寐歲暮欲
如何古樹青簷倚嚴城白鴈過生平一片氣攬
帶且長歌

雨後郊行

片虹收宿雨微日挂高原谷口雲分路天邊樹
合村初尋芳草色乍聽幽禽喧願向躬耕者停
車一晤言

過練湖書院懷非泉先生因簡丁姜諸兄
湖色猶如練說經人已非絃歌芳草寂池館夕

不自棄稿卷四

十一

陽歸鳥跡餘題字林香沒舊衣獨憐齊魯士吾
道卜何依

夜泊錢塘江上

江行日已暮何處可維舟樹裏孤燈雨風前一
鴈秋離心迸落葉鄉夢入寒流酒市那從問微
吟寄短愁

駕出南山

戊戌年初釋褐時作

禮官歷吉日太僕引蒼虬洞啓西陵道還瞻泰
時遊飛花承鳳輦香靄護雲裘此日華鐘發鈞

天滿 帝州

訪薛方山考功山中

仙郎暫休休採藥事長生囊裏黃金液糧兼秋
菊英種魚經臥讀高士傳齊名怪爾逢知已猶
言倒屣迎

哭來禮部非泉先生二首

一日泉臺閼雙鳬會不飛明光塵諫草建禮寢
朝衣人物占蒿里天文落少微夔龍分禁外何
處訪容輝

不自棄稿卷四

十一

仙官初被命郎位忽亡星正憶蘭熏侍何堪薤
露零九關沉玉鑰三殿罷香靈 天子中朝
問應憐漢柱銘

遊楊相國故園

乙未年

林毀似秋歸臺傾半倚暉人隨芳樹寂客到曲
池非月駐疑歌扇雲飄憶舞衣繁華何處散應
和百花飛

爲王孚齋使君題一枝窩

憐君抱膝處聊向一枝分豈乏鷗鵬翮言將鴈

鵬舉興來時倚竹睡起數看雲幾讀南華罷齋
中落葉聞

寄贈陳刺史山中 庚子令青陽

挂冠亦已久獨弄丘中琴數載淵明酒言開叔
夜林薜蘿成野服山水足清音何日招巖穴同
攜芳桂陰

旅夜聞鴈

冰雪孤城上堪憐旅鴈飛由來江海性豈美稻
梁肥寒吹傳哀響明河濕羽衣故鄉五湖曲歲

暮共言歸

贈介軒先生

南州有處士郡邑不知名數倚門前柳閒聽竹
裏鶯翛然臥田里共美古先生復道賢郎第何
如金滿籬

金前淙趙麟陽二侍御入朝賦贈

雙綰青絲驄乘春千里同言隨騎省直入謁建
章宮天漢恩波近星垣御氣遙知珥貂貴避
路百花中

謁堯廟

落日暗郊原蕭疎寢廟存河山功德舊垂象冕
旒尊鳥跡前朝碣藤花複道垣小臣拜稽首萬
古頌乾坤

夜泊浦口忽懷故鄉感賦

春淺冰初綠沙寒鴈不棲孤燈聊自媚遠樹轉
含淒隔水明河挂淞波宿霧迷羈心并鄉思今
夜五湖西

保定道中哭邵康山憲副 丙午

鵲印腰初佩云何條遠行來尋賦鵬舍惟見暮
雲橫簫鼓聲猶咽烽煙恥未平故交今寂寞能
不爲霑纓

首春次安肅縣二首 丁未

山城喧社鼓游冶屬芳晨陌上探丸騎林中射
雉人年光浮綺吹日氣抱紅塵馬首多春色還
憐旅鬢新
旅鬢忽已換春風誰解攜泥融沙磧縣冰落塞
垣溪野戍煙初綠王孫草復萋芳郊一以眺總

爲宦遊迷

李喬菴侍御遣使饋酒饌

使君憐旅食贈我青琅玕石髓仙人饌雲漿玉
女餐烹芝來野炊射鴈出雕盤遠道云何報凌
風雙羽翰

安醫生饋藥過灤城道中以詩酬之

期生東海上採藥幾經春暫枉幽栖駕言尋吏
隱人手持金藥草頭戴白綸巾攜我桂冠去青
山學避秦

八自集卷之四

五

始至廣平郡中簡呈郡守潭公時小潭入

觀長安

言佐二千石來從山水州采詩問民俗搥鼓賽
春疇荷檻侵官舍魚梁帶戍樓環滁林壑美幾
日醉翁遊

贈董潯陽潘天泉二內翰

金馬樓方朔甘泉侍子雲清秋雙珮入仙漏
九重分形管朝隨輦天香夜共焚願言沐恩寵
長此奉明君

殷白野乞疾入山久矣頃以督學過浙隨

衆江藩賦贈四首

平生愛禪寂抱病似維摩長日支頤臥空庭芳
草多吏人花外散麋鹿雨中過古有金門隱知
君姓不磨

豈解嵇康嬾翻耽楊子玄不將文飾吏還以病
逃禪篋裏方書貯壺中石乳懸年來宦江海半
是習遊仙

但欲思投効何嘗歎積薪身猶佩漢印名已避

八自集卷之四

六

秦人海上赤松侶山中勾漏春 聖朝戀才彥

此日赴徵輪

年來已白髮相見復移官倏爾飛鳬鳥誰能問
鵬冠我留吳市臘君犯楚江寒攜手不堪別願
言加一餐

徐憲使謝客禪樓湖上予間道訪之賦贈

桂飄飛竊曲徙倚獨相尋路傍鼃鼃窟花經龍
象深君逃日裏影我迸谷中音相對默無語白
雲流梵林

夜宿北關

盡日牽江杜，投昏傍水城。孤燈懸暮雨，一鴈寫秋聲。望入關河暗，愁依鼓角生。鄰舟夜乞火，相對總含情。

吳生過席上戲嘲之

憐君不得志，千里獨相求。射覆占時好，狂歌滿貴游。花間吳市酒，雪後剡溪舟。試問滄洲客，何如閑一丘。

夜訪范太史山居

《自集樓吟稿卷四》

七

三首

入夜占星色，言尋太史廬。山邀謝康樂，林臥漢相如。竹裏泉迎炬，花間鹿引車。到來多逸興，翻擬共逃虛。

贈孫曉江秀才

憐君年四十，猶未赴公車。林有圖書潤，家無儋石儲。賣文輸社券，掃葉供山廚。好客仍忘倦，一瓢恒晏如。

莫中江年丈過浙感懷賦贈二首

從君乞山後，我亦罷官歸。萬里江湖迥，三秋鴻

鴈稀。雪殘別後，鬢雲寫夢中衣。此夕雙龍劒，清秋共落暉。

試問看花伴，洛陽能幾人。鵷行盡凋落，鴈塔半風塵。我已甘投壑，君無歎積薪。秋來樓護葦，聞已散平津。

錢塘市觀春

河山千里郡，城邑萬家春。袷服青樓女，香車紫陌人。如雲三輔俠，似綺五陵塵。共說豐年兆，行看斗柄新。

《自集樓吟稿卷四》

六

三首

正月十四夜旅泊召上漫興

獨臥江城晚，空瞻火樹春。樓臺暗傍雨，歌管寂無人。檻外魚龍近，窗中鳬鴈親。何如游冶客，雜遝百花塵。

中江方伯上疏乞休以詩阻之

知君厭朱紱，再上乞山書。豈不懷明主，翻令返故廬。西湖堪載酒，散吏即逃虛。方朔金門隱，何須東海漁。

喜東吳莫中江江西蜀馬玄岡二年丈被徵

過浙賦贈

蜀錦與吳鉤言逢 明主收十年其抱憤萬里
復鳴騶露冕春初過乞山書已投時中江公猶上疏乞休
聞賦招隱杖策獨相求

酬張山人

憐君臥吟處空館寂無人谷暗縈蕪雨林藏薜
荔春突煙晝不起山鬼夜爲鄰寄我題詩草猶
能不厭貧

弔南吉何都閣詩并序

八皇樓吟稿卷四

九

三首

少司寇吉陽先生宜遣伯子南吉從予
遊爲文章間嘗倚馬輒數千言蓋千里
騁褻才也已而棄去以武胄起爲楚上
守將客有傳之者曰君特憤國家多烽
燧士大夫不勒習戰陣翹然自喜欲附
舍班超投筆故事且畫地封侯以爲功
於時云俄而君之計至矣予其能無痛
而爲之泣下霑襟也乎沒不及憑其棺
葬不及號其墓而弔之以詩二首

學書翻學劍復道治孫吳自喜萬人敵能變五
石弧飛仗曾冠楚俠氣欲吞胡河鼓中宵墮南
州猛士亡

誰言將家子恥作一文儒馬上陳琳檄囊中黃
石符聞雞起自舞拔劍醉還呼萬里封侯氣猶
憑離樹無

過桐君山

仙人已飛去姓獨挂空山芳草幾迷路白雲誰
共攀嶺猿相叫嘯江水復潺湲落日松風起疑
邀笙吹還

八皇樓吟稿卷四

十

重刊

晚泊桐廬江上

夕陽山最好况復瞰江流遠岫縈如帶孤洲亘
若浮飲猿窺壑挂宿鳥向煙投明月東林轉呼
童傍買舟

讀黃五嶽集悲感賦詠

蚤歲過江夏呼予似襁褓于今已撤瑟敢復附
同聲六代看龍躍西京誰虎爭遺編猶及捧讀
罷淚霑纓

袁太冲由胥江過訪旅舍欣然命酌已而復邀同宿三茅觀最高處

望氣胥江上氤氲紫色來君投高士傳我酌故人杯瓊樹看雙倚雲花喜共開相逢不忍別醉上步虛臺

賦得千里駒贈施生

天駒照吳中桃花五色驄雲間擬飛燕海上宛驚鴻雪度玉關積霜驅紫塞風他年漢天子不數貳師功

過訪李岫嶠山居賦贈四首

將軍少擊劒恥共世浮沉獨着黃冠去言依青嶂深林中看虎嘯花外聽猿吟誰謂閉關久猶逢空谷音

愛君挂瓢處長日俯煙蘿葉覆圖書潤枝繁枕簟多興來忘日暮臨去盼巖阿別指雲深路僧龕一鳥窩

泉引穿楹竇林牽曲洞花壺中浮日月掌上弄煙霞五柳先生傳三車大士家朝朝坐松露手

自誦南華

花外家書絕囊中故劒空只求了生死勿復問窮通澹宕漢陰叟逍遙河上公他年銘墓碣不媿古人風

訪緡上人山中幻居即故葬師墓處

已悟如來幻猶憐舍利藏辭家浮絕壑持鉢乞餘糧龍象煙蘿曲鹿乘燐草旁不妨風雨夕山鬼嘯空梁

贈同年陳梅山二首

陳梅山憲使公故嘗持節督兵海上以戰功聞已而被讒罷官去歸且十年矣頃復仗劒過錢塘語及往事頗踴躍起舞蓋千里驟裏才也不忍困於槽櫪之下故不得不嚙足而悲鳴耳予得悲之聊贈短什其古之所謂怨而不誹者乎陳君膽氣麤醉擲酒家胡言學萬人敵能開五石弧散家募死士袒臂博倭奴試問功成後還逃海上無

咤爾能驚座相逢猶少年狂呼恨曩處飛辯似
河懸人竟終軍後名疑博望前欲提三尺劍萬
里佐樓船時公自期入
廣化劔勒戰

陳憲副期予共事予謝不能再爲言別

勿厭安期叟言從海上歸手持鵝慈草身著野
人衣敢謂逃名久還貪戰勝肥願君封爵後共
息漢陰機

寄題鶴溪草堂

聞爾挂瓢處清溪傍鶴林臨風發阮嘯流水入
大皇樓吟稿卷四
主一
三首

嵇琴已洽丘中賞還期物外尋何時賦招隱同
過百花深

題聖水寺聽松堂

何處起仙梵風來轉翠微初隨清磬發翻雜散
花飛生滅了無相次寥音乍希窻中白猿挂向
我問禪機

袁太冲除服後迤邐西湖諸名山邀予過

華陽洞訪姚太守賦贈

聞君除服久猶復訪名山徧踏蘿無過頻將松

檜攀聽猿尋谷口抱犢向林間此日錢塘市同
攜扣閉關

訪姚太守禪樓別業

路入孤雲杳中林起洞天穿巖築丹室面壁習
金仙玉塵藤陰挂繩牀竹裏眠南陽舊太守到
此幾經年

辛未秋有客攜酒追壽西湖飛來峯下賦
詩謝之

却笑東方朔竊桃西海來言追綠雲嶠醉我紫
大皇樓吟稿卷四
主一
恒撰

霞盃白鹿花間駐青天掌上開飛來峰色好暫
擬歲星臺

秋日胡茂承自歙持許太史書過訪草堂

客過愚公谷言攜太史書林中讀賦草花外駐
巾車攬帶微霜候褰衣旅鴈初相逢不忍別落
葉滿庭除

再過西湖

日日西湖上煙波客富家衣窰噴洞瀑塵拂覆
巖霞帝子祠前草仙人閣上花隔林賦招隱何

處訪丹砂

晚過省城邸舍一首

經時謝城市曲巷閉松蘿珠履已飈散庭除可
雀羅塵編蠹且盡故劒蝕偏多日暮空林裏臨
風獨盼柯

寒柯不改葉雪草尚含滋世事特流水人情非
昔時荒庭少屢跡客幕網蟲絲解案無他貯南
華一卷隨

青門過訪賦贈

八日華樓吟稿卷四

五

無耐別離久况逢衰暮時看花林作霧對鐏鬚
皆絲不獨精詩律還兼老畫師興來指江水故
灑墨爲池

蘭谿江山人過訪邸舍投之以詩予自外

來歸而山人行矣口占一首

山人猶未面千里贈吳鉤錄鏐飛冰雪清光射
斗牛馬蹄忽星散鶴蓋已雲流欲擬七襄報珮
刀何處投

過督府胡公祠賦詩四首

戰骨已云沒遺弓猶在茲江山流涕淚日月閃
旌旗萬里鯨鯢淨孤城伏臘祠忠魂何處弔故
壘嘯寒鴟

漢室悲銅柱秦人泣杜郵共憐汗馬日言被檻
車收戰甲銷夷海烽煙罷戍樓到今聞莫府緩
帶併輕裘

遺骸猶藁葬廟像肅城闕未賜祁連冢空憐畏
壘人我來投弔草祠下薦江蘋落日松風裏猶
疑鼓吹陳

八日華樓吟稿卷四

五

先皇知最久幾擬冠軍侯豈謂謗書至翻爲請
室囚陣雲花外壘戍月水邊樓欲草招魂賦星
文落旄頭

哭郡守史瑞菴公公下車來甫百三十五

日而臥病者餘百日沒之夕闔郡吏民號

而泣曰古之子產也其櫬之行也予廼賦

詩四首令里兒習而歌之以附薤露云

抵郡未半載抱病經十旬蒲鞭僅一試寒谷盡
占春猶擬淮陽臥還稱渤海神忽聞已仙逝流

欲寄中

鶴猶唳明月琴已罷朱絃不見風流調堪憐印
鞞懸謳吟填邑里縞素帶山川峴首碑羊叔應
知墮淚年

一麾初出守五馬遽云亡已散花間吏還稱地
下郎川陂流欲咽草樹慘無光讀罷招魂賦淒
風似斷腸

畫熊不復出巷哭擁江城萬戶生芻束千林絕
杵聲淒雲飄故劍細雨濕銘旌心折山陽笛秋

風無限情

六首集卷四

七

答鄭傳巖尋山

誰將天地巧引入萬山中百里飛蛾嶂層關勒
馬雄巽峯從卯落乙穴與辛通他日藏弓劍千
秋猿鶴同

過小溪贈吳翁

溪上多佳氣山翁半啟廬軒楹武夷曲人境鹿
柴墟泉碓翠微裏石田丹嶽餘我來賦招隱秋
色滿輶車

乙亥秋尋山經球溪痛飲吳南園家已而

雪夜重過復遣使貽酒謝之以詩一首

秋來已投轄雪裏復攜壺好客如君少貪杯似
我無葛巾漉且飲藜杖醉還扶此日題詩謝何
如賁酒符

曾聞太常署又見白衣年琥珀花間映鴟夷竹
裏傳三盃且樂聖五斗復逃禪康樂尋山轉頻
經漢酒泉

又飲吳山人姪龍川家再賦一首

六首集卷四

天

步兵多逸調再過阿咸家初種先生柳頻邀長
者車雕盤供射雉金椀泛流霞山簡醉扶騎那
堪雪作花

春日過訪崇德蔡令不遇

不見雙鳬鳥春城滯客星蓋公堂已閉王粲眼
誰青公築迎賓館榜曰倒屣
迎王粲開堂引蓋公 那共今嘲古翻憐
影贈彤慙無縮地術落日倚津亭

婺州汪蘆汀山人囊詩稿過訪草堂謂少
司馬汪南明公並讀予文至論海寇事宜

與訟督府胡公功罪書系欽稱善者久之
且恨世之不及用也予輒大笑賦詩答之
司馬隣襄城平生多苦辛馬援畫山谷劉向訟
甘陳往事已雲散只今惟釣緡何如花下酒共
醉五湖春

王芝田治少兒痘瘍幸已得解賦詩謝之
人生共患痘况我復嬰兒夜半投仙草朝來飲
上池神蛟初蛻骨瓊樹併抽枝他日看雲杖牽
衣早解隨

不自華樓吟稿卷四

元

西湖聞王龍陽還越詩以送之

西湖秋可掇忽爾歎離羣芳草愁分珮寒花欲
贈君若邪洲上月禹穴洞中雲倘及憐羈旅還
攜共我聞

雨中覺上人攜壺過憑虛閣

山色空濛裏攜壺過翠微興來不覺醉坐久忽
忘歸倚檻花如沐當盃鴈不飛豈應同習梵到
此總禪機

濮秀才讀書精舍

不知空谷裏別自構精廬林綰湖光遠泉分石
竇初閉門調乳鹿穿沼種鯉魚願借藤陰榻閒
看繕性書

送楊虹澗

公故湖州太守有惠政

北棠茗水上露冕再經過郡已八年謝人猶五
袴歌停車問故舊別路歎風波峴首碑遺愛能
無涕淚沱

慎南野解官來歸賦贈

勿訝懸車早猶憐入社遲山靈虛左席秋色共

不自華樓吟稿卷四

辛

題詩且習嵇生嬾還耽老氏雌不妨故園裏日
日醉如癡

送金氏兩外孫遊南雍

言別母帷去南遊太學關鴈行秋色裏花萼日
華間客舍憐同被天梯擬共攀鄉書題捷處千
里慰衰顏

白華樓吟稿卷之四

白華樓吟稿卷之五

中央民族

歸安茅坤順
邑人姚翼翔

五言近體

夜宿憑虛閣

幾上憑虛閣星河掌上懸
漁燈侵遠嶂僧磬起孤煙
鴻鴈初流幻魚龍共傍禪
散花何處落倚檻問諸天

憑虛閣早起偶題

八白華樓吟稿卷五

西湖看不厭一過一迴佳
霞矯窻中岫煙分樹杪
厓散花懸供外灝氣盪天涯
對此探空幻禪心與客懷

客棹湖上過訪憑虛閣席間賦贈

縹緲煙波上凌風一葦來自呼
蒼水使過訪雨花臺幘向峯頭挂
樽移竹裏開牽衣不忍別故傍暮鐘回

病足大佛寺中王方伯過訪未得謁謝賦詩寄之

堪憐類覺者採藥向巖阿
暫習支願臥翻勞擁蓋過
天邊來絳節花下問維摩
安得凌風翰煙波一棹歌

宿大佛寺憑虛閣適伯兄南寧公過客昭慶簡寄一首

荊花看不見想只在巖阿
同作禪關客猶迷鳬鴈波
磬煙分岫落鐘梵隔林過
大被還誰共中天倚檻歌

晚從湖上棹歸

八白華樓吟稿卷五

西湖秀可掇况傍夕陽時
峯故凌波射洲疑拾翠移
樓船罷歌舞人境藹招提
歸路輕煙外王孫芳草堤

王麟洲尚寶出叅江藩於其來歸也賦詩

二首

暫輟甘泉從言分藩徼司風
流照三署賦草擅當時江上
滕王閣城南孺子祠遙知
露冕暇弔古併題詩

兩鳴鳴洛水二陸起吳關
當代風騷旨推君伯

仲間輞川初卜築賓客共遊攀花下傳新詠應
追大曆還

獨宿憑虛閣喜祥上人夜深來歸賦此

孤燈懸宿雨雙樹鵲禪關暫此支頤臥誰同初
地攀散花青嶂外仙梵白雲間縹緲諸天界休
公擁錫還

青門先生輓歌五首

先生故善詩翰晚復以繪畫自喜當其
片楮所落人士爭出橐中貯以購之矣

八日暮後吟稿卷五

三

獨落魄不羈頗似節俠客有持金而買
文者輒隨手盡遍以給帷中侍兒輩以
故晚年家益落甚且塵甑櫟釜而不顧
也嗟乎若先生者非古之所謂山澤枯
槁之遺而不以飢寒動其心者與予故
憐而哭之哭以詩五章書以投諸殯宮
之側且以邀社遊諸君子之聞而和也
結客少年日推君絕世豪對綃泣神鬼落楮泣
風騷言解百絲騎遂投金錯刀當時盛意氣寧

戀一綈袍

豈獨詞場擅還看任俠軀千金思賣賦一擲笑
呼盧戶外屢常滿杖頭錢也無白頭妻不厭脫
珥貫鄰酤

逸調追懷素風流類大癡共看草裏聖復道畫
間詩衣繪供書帛江流作墨池我來題弔草能
不淚如絲

文園四壁立散盡黃金貲幾解橐中貯言投帷
下兒墓田知不給手墨可猶遺鄰有張堪在馬

八日暮後吟稿卷五

四

松里公時時訪故帷

仙靈杳何處想只在西湖野寺社吟碣空山放
犢圖可憐散遺稿誰復共攜壺他日殯車過還
遲白馬無

過蔡白石司馬故宅

中郎今不見林柴半丘墟客位燔歌榭文園毀
秘書山猶賦草色溪瀉墨池餘公子翩
前解候車

寄贈桐廬俞處士一首

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窻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回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祇許披裘叟閒來拄杖尋

猶聞可憐處心與病相安閉戶閒爬蟲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卽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

送董氏外孫應試三首

世傳何氏易汝獨受春秋年似終童少名看江左流父書讀也未師說解還不劒珮花間過清

八首集卷五

五

先射斗牛

愛汝雙瞳炯時時煙霧橫少從秦博士名冠魯諸生鸚鵡題爭羨靈光賦早成公車秋口赴萬里共蜚聲

共推楊惲少外祖解私憐不獨春秋傳還兼史記編名山藏盡讀逸氣爾能傳箇是佳公子翩翩解額前

丙子夏六月二十日早起避暑西齋忽傳

李給舍移書索舊題雪夜過訪之作却寄

忽枉雲中札言邀雪裏題伊人竝冰玉開絨恍招攜賦草追梁苑幽襟憶剡溪炎氛坐覺掃涼月挂林西

雪中過馬松里宅適招虎泉望陽珠山龍洲三洲社飲賦詩予綴末席勉附四韻

飛爵寒猶射分曹興獨嘉人逢竹林社天吐玉京花鶴毳輕還沒梅枝重欲斜雪封門外轄沉醉孟公家

重過大佛寺看梅花

八首集卷五

六

客裏嗟殘鬢湖邊貯早春却從初地賞不厭舊遊人香雜梵流靈粧成佛現身散花何處落應隔綺羅塵

贈楊虹澗運同

公故湖郡太守

人挂循良傳官猶鹽菜司共憐虛席日翻訝積薪時吏散寒花落庭閒碧蘚滋中朝倘借寇峴首待君碑

雪霽過吳山眺望

登臺望雲物絕勝雪晴時萬戶冰壺影千山瓊

樹枝檻疑橫碧落杯擬泛瑤池獨有西湖色煙波似畫眉

夜宿江口

夕向江潭上微風水不波離亭鄉語少鄰炊買煙多野戍殘冰雪漁梁臥薜蘿明朝挂席去共指越山過

江上卽事簡友人

自昔稱佳麗我來風雨迷江靈疑避客山色故含淒雪抱吳關遠天連越岫低美人今不見聊

木犀樓曉看雲

七

寄數行題

過富陽江聞施博士解官簡寄一首

邑里過江千聞君已罷官谿田猶可林園籜亦勝冠且習嵇生嬾無嗟范叔寒釣臺知不遠倘許共垂竿

過富陽江適邑侯李益齋入覲

雪色津亭迴春寒花事稀雙鳬何處覓遙向帝城飛官舍臥雲曲絃歌流翠微故人不可見一棹月明歸

桐江道中雪霽

客心與春興總待日華開綠吐雪殘草紅抽雨後梅江隨客星轉山向越州來千里青蔥色相將掌上杯

予少同俞泉亭博士小峯縣令受書萬松

閣今且餘四十年矣道經桐廬簡寄一首

伏氏尙書學推君伯仲間却憐少時別今已髮垂斑夕嘯湖邊月朝攀江上山當年受經處安得再攜攀

木犀樓曉看雲

八

弔嚴陵祠

山川幾易姓祠宇獨經時不見披裘叟誰憐弔古祠淒風喧暮雀落日嘯寒鷗言采江蘋薦空林寄所思

過嚴州再賦

客星今不見姓却挂南州一日狂奴態千年江水流林花開更落社燕夏還秋漢帝旌旄色猶疑訪釣裘

宿柴埠

不堪風雨棧向夕臥汀洲野店連三戶漁煙帶
一丘江妃環珮冷蛟室杼機愁夜半占星色中
天挂席流

贈唐太史小漁

董生三策日漢闕五雲飛一忤平津客翻辭朝
請歸銀魚焚已久宜室夢應稀他日名臣傳君
家竝杜韋

江上望漁石公墓道輓歌一首

樗里墓何處南山佳氣中九原不可作天子

八皇樓吟集卷九

九

豈忘公秘器溫明藏祁連戰伐功里祠習鼓吹
落日起松風

過蘭谿訪陸文學先投之以詩

占星澱水上君傍少微垣不應賢良對惟耽薜
荔園竹間高士傳花下養生言我亦挂冠久寧
能春閉門

江上偶得輕舸棄傳乘流以進口占二首

薄遊厭治裝千里不齎糧自笑五湖客翻投一
葦杭瓢移江賈月劒拂嶺猿霜但盡看山興何

愁驛路長

分符與擁傳棄去幾經年天上孤槎客人間一
謫仙馬牛呼欲應青白眼誰憐醉倚江雲嘯中
流獨扣舷

嘲雨

無端興蕭颯投賦弔江神千里煙花勝連朝風
雨嗔寒鴟嘯空谷芳草怨騷人康樂應同調題
詩一唁春

江上初聞春鳥二首

八皇樓吟集卷十

十

春歸忽已半鳥向客中言帶雪舌猶澁臨風曲
未繁寒花迷野戍芳草怨王孫那謂無情感偏
摧遊子魂

冰雪關山遠何堪春鳥鳴忽驚故園調疑作斷
腸聲側耳夢初醒餘音愁自生羈心何處托江
上賦南征

江上歸興

連朝梯石棧此夕泝飛鴻雲影歸心外猿聲客
夢中萬峯孤劒出千里一帆通誰解神仙珮冷

冷獨御風

過七里隴二首

江流迴絕壁千里夕陽開忽有飛帆出言從深
樹來山靈解招隱波色可攜怀賦草投何處乘
風揖釣臺

寫站中天挂烏檣隔岫飛魚龍知避客薜荔獨
褰衣江買投青靄樵歌流翠微何當匿姓字從
此卜漁磯

江上阻風

八皇樓吟稿卷五

士

臨流乘嶂出向夕犯濤風雲壓鼉鼉窟波搖日
月宮已看退飛鷁何處倚歸鳴此夕羈心切應
憐河上公

再過桐君祠

幾度桐江上桐君去不歸祠猶青嶂臥人已白
雲飛蓬島樓臺沒緱山望幸稀空留題姓處千
載借光輝

聽雨

夜聽寒江雨一聲添一愁孤燈對薜荔千里臥

汀洲併入鄉心落還兼客淚流何當乘醉夢飛
向故園樓

過鳳山覽翁中丞壽藏并先大夫墓阡

江水芙蓉帶鳳山日月懸初瞻樗里墓復拜龍
岡阡佳氣青蔥鬱星文太乙連他年弓劍地可
卜世貂蟬

李給舍以太夫人病告歸予適雪夜過訪

朝上陳情疏夕聞乘傳歸風塵千里劒雪色五
陵衣天遣凍雲合人將玉樹依故知并久別佳

八皇樓吟稿卷五

士

氣倍霏微

雪夜同友宿昇山道中

羈心何處折天上復同雲風急煙初暝林寒柝
不聞乾坤留瞥眼冰雪却塵氛此夜多搖落空
山獨對君

過仲兒偶題屏間

隣汝年猶少遠移若水湄幾迴獨立日希邁過
庭時言抱食牛氣還看瓊樹枝清秋天漢上莫
遣鳳毛遲

正月十四夜過施南石對月宴集二首

謝朓裁詩興陳遵投轄情
總憐杯得月共吸酒
如鯨鯢我解醒調遺君
好客名狂歌振林木深
夜鵲還驚

火樹千家競星橋十里塵
何如林借月相對玉
爲人詩弔梅花臘杯邀
蕙草春別歸不覺醉倒
着白綸巾

晚山冶嶺過聖水寺二首

芳草迎塵軟層城帶梵林
湖懸祇樹杪谷轉散

八畫樓公舊臺

三

花深言解如來幻還看無
住心人天龍象外滿
地布黃金

林度翠微曲城懸綠水隈
綺羅條雲隔仙梵入

天來落日西陵樹孤煙帝
子臺上方看不厭歸

路絕塵埃

由武林歸忽見桃花

千里馬蹄雪一朝桃塢花
天應憐久客春故寫
韶華碧吐林中玉紅栽
水上霞故園心欲折傍
月夜還家

江上對月

月向羈心照林寒逸興多
孤村臥雞犬千里挂
星河檻外魚龍窟杯前
鴻鴈波迷津何處問隔
浦起漁歌

客樓夜坐

獨坐層樓上林深柝不喧
孤燈蘿帶雨一卷楚
騷言欲草傷春賦空摧
遊子魂羈心何處托哀
鴈落南軒

夢起

八畫樓公舊臺

古

枕上路千里何堪風雨聲
翻悲故園色併入客
心驚江畔王孫草林間
遊子鴈夢中留不住春
恨欲霑纓

簡費氏兄弟

君家伯仲氏佳氣似堪持
林吐琴笙調人看鴻
鴈池白眉雙入眼玉樹
共連枝此日題蕉葉春
江寄所思

過西湖遇風雨口占

西湖絕勝處風雨關妍時
晻霏魚龍檻微茫鴈

驚池綺羅疑避席
薜荔獨攀枝
願借漁家笠
煙波寄所思

司空朱鎮山繇郎署時言別京邑今且三紀于茲矣頃者致仕來歸予逆之錫山道

中賦詩三首

天子憐耆舊
傳恩返故廬
外臣負弩矢
中使護旌車
澹宕晉中散
風流漢二疏
探囊出賦草
三上乞山書

同舍壯遊日
司空白首年
別來亦已久
相對各

八
與樓翁書

五

三
五
十

凄然故劍不忘佩
敝冠祇自憐
牽衣共笑語
落

日五湖船

久宦悲風物
停橈感故知
江湖多弔草
巖壑幾

題詩媿我舌
猶在憐君鬢
已絲南州秋色好
翻

訝罷官遲

繼山考功攜酒惠山園亭宴司空鎮山公

子陪末席賦詩一首

席擁尚書履
林分帝梵家
軒楹半祗樹
笙吹入空花
綰帶煙蘿影
霑衣水木華
歸疑虎溪路
三

笑曰飛霞

弔黃公澗黃公者故春申君嘗爲澗於惠

山之麓蕪廢舊矣秦虹洲給諫攜子過而

弔之賦詩一首

飛泉幾消歇
空谷獨徘徊
不是悲秋者
那投弔草來
散花天外落
祇樹望中開
珠履客何在
惟聞松櫟哀

過惠山秦氏園三首

初尋迦葉地
併過仲長園
花露午猶泫
蘿煙秋

八
與樓翁書

六

三
五
十

可捫不須金
谷麗疑入武
陵源迷路那
從問山

禽疑解言

江南佳麗地
幻石與雕梁
獨愛茲園勝
偏多野

興長洞花迷
日月巖樹雜
隋唐寄語陶
元亮無

憐三徑荒

採藥逢鵝蕊
穿林半女蘿
雲霞曳冠蓋
水竹傍

巖阿客過花
偏落興來鳥
自過猶言曲
池上已

可狎煙波

聞潯陽宗伯九日載酒宴鎮山司空於平

望之許予不及從拙室以賦

司空初降傳學士久還家言以三秋客同尋九
日花歌唇如絲水舞柳亂青霞獨向周南滯中
林倍自嗟

過阜林弔戰沒諸將祠并序

倭夷內犯以來國家所徵材官宿將未
聞有摧破之者獨阜林一戰所擁河朔
騎士特八百人而夷酋以下被斬馘者
無筭惜也絕餉又絕鄉導故遂戰沒然

八皇樓吟卷五

七

而賊將徐海尋亦震怖屈首受縛且服
誅矣古所稱李將軍其敗亦足爲功於
天下者是也部中霍貫道尤爲卓犖予
練兵河魏時故校葺於馬上博胡兒軍
中服其賈勇是戰也帳下瘡痍之卒間
過予泣而口之者如此悲其事特揭于
壁併貽里之人云

漁陽突騎將死日氣猶生戰骨怒埋草夷酋屈
受纓沙中刀劒血江上鼓鼙聲伏臘村翁過于

今涕滿膺

當年冠軍者獨數霍嫖姚督戰餓猶急衝堅陷
復梟部中服飛將海上泣天驕獨惜一偏裨誰
今疏漢朝

攜酒崇德道中司空鎮山公卽席一首

言借三秋色相將千里隨劒憐別後合日向語
中移一石休辭醉百年能幾知明朝驛舍柳應
已挂離枝

送鎮山司空淵上賦別三首

八皇樓吟卷五

六

牽花淚欲泣理棹興還同言同青山路翻悲黃
葉風吳門飛鳥盡楚驛去帆通欲識魂銷處江
淹別賦中

浮雲欲爲別芳草總含悽雙劍分虹影千山隔
馬蹄我留滄海釣君暫碧山棲異日徵書至樟
亭還共攜

黃金堤已就 天子豈忘功暫罷山陵使還

憐瓠子宮勳名萬里外日月五雲帟昨夜占星
色文昌拱上公

吳太守韞菴過訪大佛寺中

郡中二千石鐘梵此經行豈以采風暇言尋初
地盟林中演上乘花下悟無生坐久忘歸去懸
知說法情

聞周三泉起官

海上早投劾山中共息機人攀高士傳林卜釣
魚磯避日景逾疾挂冠情已違驛書抵南郡強
爲潯朝衣

江上舟行不寐

八自樓吟卷

光

還

中宵渾不寐豈獨賦悲秋猿嘯窻前落江聲枕
上流羈心迥千里芳草滯孤舟遙憶故園裏碧
梧人倚樓

溪行

秋色擁樓船凌波杳若仙捲簾移浦樹伐鼓下
溪煙范蠡載何在米家畫可憐何當掃風雨明
月挂前川

贈胡秀才

之子美如雲清秋興不羣問年洛陽少草賦櫛

衡文不厭貂裘敝何煩彈鋏勤如逢茂才詔一
日漢庭聞

醫者劉少雲過治山妻疾賦詩謝之

客抱越人術言過王母廬囊中養生訣肘後古
方書調飲供仙露持糧飽禹餘衰年得再起敢
忘佩瓊琚

輓臧一山

郡國推三老林間吊太丘素封千樹啓世業一
經收故劒花間榻藏書竹裏樓我來問遺事心

天皇樓吟卷

干

三

折萬山秋

重過聖水寺

入林思挂幘立馬且逃禪况復舊遊處堪憐問
法年塵懸忍草外題剝覺花前暫此支願臥能
忘一切緣

送郡太守栗公勒兵上谷

三年龍渤海一日李輕車共勒材官騎言屯野
戍叱呼韓初欸塞遼海尚鳴笳寄語諸飛將天
驕未一家

送徐孺東李會川二公入朝

天子重循吏文昌拱掖垣茂陵徵魏相愧里召
王尊並草明光署連鑣金馬門 聖朝方側席
何以慰臨軒

與友人對奕

賭墅春長醉竹樓秋共攜幾逢王粲覆數讀孟
堅題破壘山禽舞劫圍櫪馬嘶局殘松影裏不
覺夕陽西

七月三日過橋李城移舟避暑南湖

不與樓臺共暑

三

三

雲漢火初流江城暑未收慚非蒼水使倦倚木
蘭舟伐鼓冲鳧鴈凌波問斗牛夜闌芳杜曲露
氣貯新秋

初秋苦熱二首

何處乞新秋炎蒸似甌流不逢袁紹飲總入馬
融愁仙掌露堪吸陰山雪尚留願言跨黃鵠萬
里碧天遊

不堪旅邸臥却憶南山行野鳥隔花語江猿深
樹鳴未嘗餐玉法無復賜冰情安得逃虛去滄

浪爲濯纓

訪施南石不遇

溪暗芙蓉雨林藏薜荔秋堪憐投轄井獨倚著
書樓君擬戴安道我慚王子猷到門題字罷誰
爲夕陽留

李比溪致仕來歸贈詩二首

我憐解龜早君亦乞山歸懶向督郵吏因耽薜
荔衣柴車且共載花徑暫相依日日青谿上雙
看鳧鴈飛

不與樓臺共暑

三

三

罷官無訝早問齒較嫌遲招社君推首看雲我
杖隨柴桑同漉酒角里共餐芝寄語折腰客何
如花下詩

秋日訪養生者

君抱列仙傳我尋秋水堂却憐劒佩影猶帶芝
荷香掌上戲禽訣囊中服玉方鴻濛驪爾笑無
語答雲將

秋江夜行聞吳歌

無耐清秋客那堪子夜歌響經花露遠愁入旅

觀多江水鯨人窟天街織女梭此時聞亦淚併
欲濕煙波

送王方麓公入朝

三朝採風使再命皂衣郎豈抱積薪歎猶瞻捧
日光鳳池新侍從鴈塔坐巖廊貢禹彈冠過應
憐鬢已蒼

贈堪輿者戈丹山

鬼谷已仙去青囊誰爲傳山能占鳳舞地并識
牛眠樗里百年兆南陽何處阡他時藏劍珮無

負故交緣

張雲橋爲病妾寫容詩以謝之

憐君寫病骨却憶少年時秀吐朝霞色清看瓊
樹枝初疑花下出翻似鏡中窺顧景粲然笑閨
娃竝解頤

簡石東泉廷尉

賈生洛陽少霞綺絳帷前言別三千里經今二
十年文章美麟鳳霄漢迴鷹鷂鳴珮清秋裏遙
將一札傳

陳康樂詩過訪草堂

閉關亦已久黃鳥忽投林帶綰藤蘿影詩邀山
水音相逢悲歲晚惜別過花深他日鹿柴社期
君得共尋

秋夜過石塘丈見其父子兄弟間宛然漢

萬石君家之遺焉感而賦此

言以三秋日來尋萬石君文章爾雅厚質行曾
儒聞座上箕裘紹階前花萼芬夜深猶執袂佳
氣共氤氲

有客出獄後過訪山中賦贈

嗟爾南冠客悲秋思獨深逢人青白眼當酒短
長吟劍蝕豈城色琴餘爰里音翻憐似孤梗江
海任浮湛

予家世埭溪適堪輿俞小江爲予卜葬溪
之深賦此

先人荆墓地此日首丘情敢謂馬牛兆却憐山
水清星文掌上合佳氣望中生倘及衣冠藏千
秋懷令名

秋日茗上曉行

落月縮溪行微風挂席輕霄光掌上沒爽氣望
中生采采芙蓉露蕭蕭鴻鴈聲前村樹色裏漸
覺曙煙橫

醫者陳一泉過草堂以故鄉移書相迎再
歸東越

堪憐臥病久翻被折肱求幾度滄江晚頻歸禹
穴秋山中尋藥徑花外訪丹丘倘就長生訣無
妨覓舊遊

不皇樓吟稿卷五

圭

丙子秋逢初度偶述

甲子若飛轂於今又五春宦遊久垂翅藝苑亦
成塵對鏡不須鑷看花欲愴神何如入深谷聊
作息機人

感故交偶述二首

黃金散且盡白髮醉還歌賓客已飢逝庭除可
雀羅一瓢挂藤影孤檻俯煙波獨有南山色疎
簾晚故多

鄭莊已中廢樓護罷招攜何處沐猴舞惟聞

馬嘶花猶故枝發鷺入隔年啼何獨交零落應
憐翟尉題

初秋日洞庭鄭山人過訪草堂

家住五湖曲遠攜秋色過林疑對水碧人似帶
煙波坐覺炎氛掃應憐逸興多手持竹如意花
下醉還歌

寄汪南明司馬

中夜占星色文昌挂欽州遙攀草玄處光射海
天秋幾夢三都賦長懷五嶽遊美人看不見獨

不皇樓吟稿卷五

圭

倚著書樓

答李桐廬簡寄

借問桐江水何如縣令清一封傳尺素千里照
孤城劒憶黃金錯琴遺白雪聲恨無七裏報應
愧古人情

內弟姚海屋致仕來歸賦寄三首末并感

悼亡內不能已爾

以我早垂翅逢君初挂冠年衰欲共惜別久復
為歡客難不須答宦貧何足歎黃花滿三徑歲

脫許同餐

恥爲折腰吏，甘作灌園人。但習嵇康懶，何辭陶令貧。賣文堪給稅，買酒可攜賓。城產那從問，一瓢茗水濱。

白頭姊何在，早已闕重泉。却恨辭官晚，翻悲別袂年。寢樓塵蕙帳，粧鏡罷花鈿。攜手泣相向，淒風咽逝川。

海屋來歸攜酒逆，之雪溪道中席間再賦。他時千里夢，此夕故人盃。髯持鐏餘白，心憐別

八自集卷之五

毛

後灰溪山入鄉邑，劍珮改塵埃。痛飲無辭醉，百年能幾迴。

秋日晚步郊上

野色入秋曠，况逢日暮時。無風雲自散，不夜露先垂。百里冰壺影，千林瓊樹枝。興來舞如意，那得廢吟詩。

王山人秋日過草堂燕集

我抱黃花興，君隨白鴈來。故交病後合，秋色掌中開。雙舞復雙唼，一歌還一盃。長生屬歡飲，無

訝百年催

夜同姚海屋燕集

不嫌數投轄，却惜共頽年。况屬客離久，能無星聚憐。寒花邀座上，華月侑巖前。休指鄰酤盡，茗川卽酒泉。

夜過海屋城南新居題壁

半畝煙花曲，一椽蘭閣間。暫移白玉塵，聊閉綠蘿關。孤檻窻中水，疎簾掌上山。月明清嘯處，可許共誰攀。

八自集卷之五

天

蔡崇德移官賦詩送之二首

采風過江上，君獨似河陽。萬戶鸞花潤，孤城草木香。訟庭餘鶴氅，邸舍只琴囊。共道移官日，壺漿擁道傍。

予家茗水上，併及沐恩波。不獨專城寵，曾經露冕過。溪山映冰玉，井邑散絃歌。異日碑遺愛，應無愧曲阿。

俞小江舉子寄詩賀之

南來紫氣翔，早已兆珪璋。豈特山川秀，還占象

絳光箕裘今有托我輩喜如狂笑指桐江水君
家福慶長

贈郡守及泉公入覲

奏計千官入朝元三殿開遙知避驄路初識畫
熊來 詔賜尚方食恩傳湛露孟珮聲荆靄裏
五色近蓬萊

送包渚泉別駕赴饒州兼簡潘印川督府

三載執金吾南州佐郡符軒車紛故里弩矢耀
前驅驛路隨陽鳥人煙帶蠡湖中丞問近草早

已著潛夫

送邑令鄭雲石入覲

借問雙鳬鴈翩翩何處歸却憐使星色遙裔

帝城飛山谷壺漿出兒童竹馬依 君王倘借

寇猶及再瞻輝

賀吳養貞續絃

憐君久撒瑟歲晚復援絲一曲流初夜陽春入
蕙帷草垂綰帶綠花發合歡枝併落西樓月宛
妝似畫眉

同堪輿者葬地感賦

無著生猶寄須知死却歸百年願裸葬何處上
薪衣中夜猿同嘯空山鶴共飛倘逢樗里兆那
惜露先晞

贈張小越年丈

紫氣隔花翔張顛過草堂移文誚山水噴墨罵
侯王對客眼偏白當盃醒亦狂平生多澹石歲
晚却遊方

丙子除夕壽大泉太史年丈

初罷南冠繫言逢太史辰中宵歡送臘故里競
占春桃戶迎佳氣椒盤獻五辛還將歌與舞共
祝歲華新

贈顧秀才新婚

憐汝年猶少虹霓氣已揚傳經推左氏草賦擬
靈光復道乘龍日還看合卺祥今宵牛與女春
色滿河梁

夜過譚參軍官舟中賦別

無耐靡蕪路言尋鴻鴈羣劒光千里合客夢一

燈分別向吳關雪愁牽楚塞雲何當借芳草江
上共留君

過南石丈樂餘園三首

辭家浮絕壑隔水築丹房正擬逃虛去言尋不
死方竹深霞命服花裡露調漿卽此採仙訣何
須訪石梁

初俯花前檻再登池上樓菱荷疑入夏鴻鴈忽
先秋水引武夷山林藏思谷幽何當習餐玉暫
此卜丹丘

八白華樓吟稿卷五

三

三

不特園林美仍兼風物殊望中雲母障掌上輞
川圖曲水清還淺孤煙澹欲無飛塵應不到自
許擬潛夫

題陳中丞止適園二首

中丞歸故第傍市十名園君子花迎檻先生柳
作樊池邊看鶴舞樹裏聽禽言到此已忘世何
云秋避喧

猶言興未已醉後復登樓笑指湖邊岫遙分竹
裏秋飛塵應不到好鳥獨相求况有藏書富還

同李鄴侯

蒼梧遇項甌東大叅

十載達江海頽然守故吾未須憐宦拙且共論
心符戰蟻君應少亡羊我詎無此情何以照早
擬對冰壺

胡錦衣過山中席間賦贈

幾年散江海此夕對靡蕪况感先司馬還憐楚
大夫劒將千里合盃共一燈呼笑指松蘿影能
忘攬帶無

八白華樓吟稿卷五

三

三

秋日吳司訓赴弋陽王府教授餞之湖上
南郡推文學王門再曳裾益憐山色裏人別露
華初千里梁園客中朝免苑儒到來新賦草爲
寄海東漁

醫者丘生過訪山中

有客雲間過凌秋一葦杭自呼青鳥使來訪玉
芝房海外仙人草山中石髓漿花前臨問姓疑
卽漢韓康
白華樓吟稿卷之五

白華樓吟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律詩

郁生東歸海上遲久不至賦詩招之

陸機擅當代君復起雲間大雅誰能振西京早已攀客星照若水紫氣滿吳關何以遲青鳥寄書去未還

同祥上人湖上

白華樓吟稿卷六

湖上多佳氣攜僧興轉幽綠蘿牽徑入蒼靄輒林投草色憐康樂桃花笑惠休仰天忽大笑疑共虎溪遊

病中偶誦孟浩然多病故人疎之句慨然

有感賦詩三首

勿厭故人疎秋來菱自除年華且若此世態欲何如三徑蛛絲滿孤齋鶴髮餘支頤北窗下猶得白雲俱

勿厭故人疎幽心與道俱嵇康愛爬蟲莊叟試

觀魚落木驚飛鳥寒泉響暗渠足音斷空谷對養生書

勿厭故人疎蕭蕭世俗餘雲煙互阡陌桑柘滿林間喧豈隣家獵歌應隔水漁此心誰與語凭几理方書

亡婦大祥兼哭小妾

白頭吟早謝忽已再星霜遺業漸中落衰齡強自將那堪朱瑟罷併及綠珠亡地下如相見雙憐寸斷腸

白華樓吟稿卷六

病臥

病骨臥云久故交日以疎蛛絲網藥裹蝸沫蠹方書午夢嘶花鹿朝憐戲藻魚呼童問三徑那得載簞輿

許敬菴吏部服除赴京謁選簡寄

鳴騶初候吏畫省舊分曹無歎積薪久還憐起草勞江湖我中散霄漢爾山濤別路何相贈腰間脫寶刀

病臥深夜感秋聲

不是悲秋客偏來浙瀝聲
逶迤洞房曲迢遞落
花輕夜靜燈無語霜寒杵不鳴
云何獨蕭瑟
入病魂驚

陳華山刺史以憂歸過訪病榻感舊論文

二首

共惜十年別那堪兩鬢推我初尸蹶起君復墨
衰來攜手欲流涕寒花且舉盃
草玄何必問六藝已秦灰

眉山頽已久爾雅竟誰傳
不遇問奇叟終成覆

八
自
集
卷
之
六

三

醬玄洗盃邀北斗看劍倚中天揮塵發長嘯無
噴醉後顛

壽鄰翁沈丈

甲子忽已過况復病相侵
無惜黃金散還邀白社吟
南鄰爾投轄北里我攜琴
雙鬢各衰颯何妨日日尋

病後過仲兒時丁丑臘月二十八日

文園病已久臥榻半塵埃
餞臘花將吐悲秋客始來
寒氛餘鳥雀殘雪雜莓苔
藥深憐汝歡

逢獻歲盃

哭亡妾并兒媳

姑也殯猶臥婦兮櫬復陳
如何一暮月遽哭兩亡人
素帳乍如偶黃泉應與親
對兒相嚮泣蕭瑟倍傷神

賀李邑侯壽誕

何以題仙令雙鳧日外來
東風一夜到滿縣百花開
南極迎佳氣中天獻壽盃
况聞白雪曲縹緲下琴臺

八
自
集
卷
之
六

四

春日過吳江訪沈鐵山

攜春自若上百里過江亭
手折梅花碧馬嘶芳草青
嚼盃歌積雪看劍舞寒星
夜半猶耽飲懽來醉復醒

沈鐵山春暮過訪山中送之東遷惜別一

首

百里攜春過君歸春亦歸
花枝殘別路柳色黯征衣
瑟向伊誰鼓歌憐和者稀
五湖應不遠倘許共漁磯

予過訪環溪丈其別去也將訪名山於錢塘之上行里許適大雨廼復還宿環溪齋中賦詩紀事

頃已舉雲別何當帶雨還琴仍臥竹裏奕復對花間樹色疑連袂江聲故抱關客心從此折何處訪名山

過武康雙橋山中弔亡妾

無從窺妝日翻悲埋玉年名山僧夙約佳氣鬱新阡從此重泉閉誰同明月懸欲攜環與珮須

大皇樓夢集

五

卜再生緣

雨宿湖上

臥雨西湖上羈心何處投蛟人疑避客山鬼欲悲秋枕落魚龍嘯愈懸薜荔愁猶聞漁唱起吹笛遍滄洲

趙深陽攜酒秋園宴集

西湖秋色好誰借入林中薜荔攀屏翠芙蓉落檻紅脫巾挂溪竹徙席過疎桐日暮蟬聲裏猶言興未窮

李珠山載酒吳山道院邀施虎泉沈龍洲馬松里趙望雲陳貞亭并豫章陳竹廬暨予共爲社飲於吳山道院得仙字

道院阻吳山東麓而左盼西湖右望江且越州諸山屏列隔岸若畫眉然歐陽公嘗稱錢塘盡東南山水之美而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自憐平生好佳山水茲特錢塘市中豈卽有美堂故址也乎予獨遺而不及不能不爽然自

大皇樓夢集

六

失也卽席口占四韻爲諸公倡云

豈知城市曲別結洞天緣吳越窻中劈江湖掌上懸煙花饒百二樓閣俯三千不美西王母瑤池宴列仙

許少崖使君棹美人於西湖之上席上口占二首

西湖佳氣多况復洛神過艷擬日初出粼粼水不波魚龍驚欲起花柳蹕如酩共指天街上星裝夜渡河

猶言與天盡別棹擁琵琶波色暗期色雲遙
翠花畫眉遠遠岫舞帶漾流霞歸路人爭羨西
施醉若耶

賦得高樹晚涼歸

高樹敞殘暉晚涼何處歸人天共晦露花露漸
霏微暝色窻間入泉聲竹裏飛還看初沐起銀
漢挂絺衣

陳竹廬同客西湖已而移聖水禪房題寄
未了西湖社言逃聖水禪攜瓢挂絕壑面壁習

白華樓詩稿卷六

七

金仙掌上天花落林中梵唄傳到來題偈語倘
許寄漁煙

昭慶禪房與曹懷靜對局偶爾口占

看君手彈處指顧欲風生自擬萬人敵那知一
敗傾戰酣初蟻鬪局罷總經聲習靜天花裏嗒
然仙梵情

曹懷靜移居七寶山晚秋過訪戲贈一首

年來四壁立何事復攜家爲厭紅塵市言棲琪
樹花一瓢挂薜蘿半榻構煙霞醉傍寒蟬臥孤

吟清露華

酬張少谷

客臥西湖上詩名滿貴游人懸青玉案江作墨
池流花外看雙劍林中擬四愁歌君題贈什萬
里貯清秋

陳竹廬之投西湖吟社也甫旬卽辭去且
聞其南遊金陵北謁闕里陟泰山然後歸
於是社長李珠山邀諸君賦詩送之題其
冊曰遠遊醉賦二律

白華樓詩稿卷六

八

一瓢聊卜裝千里不齋糧山水逢佳處風煙卽
故鄉海天高士傳象緯少微光何日西湖上重
逢陳子昂

興來當絕壑處處入攀躋山色褰衣帶煙花亂
馬蹄三都豪士賦五嶽洞天題誰謂清秋裏王
孫芳草萋

沈貴池罷官歸養病溪上寄贈一首

聞君挂冠後長日以中林醉倚胡牀嘯閒隨流
水吟囊中不死草架上無絃琴卽此逃人境何

須蓬島尋

冬月再過西湖未及過候社中諸友簡寄
猶劇秋來興重於歲晏過社遊知不厭題什却
誰多花外星應聚林中鳥亦歌山靈邀劍珮暫
爾滯煙波

過先師來菲泉先生廬兼致兩公子

少年問經處花木共依然無復絳紗幄堪悲立
雪年賜書應蠹字遺草尚塵編卿輩還須讀家
聲奕世傳

天驕樓稿卷六

九

訪來三峯年丈

少時同結綬末路各抽簪家特一江隔年來雙
鯉沈文移別後草琴寫夢中音欲脫佩刀贈相
將白首心

次蓬萊驛望禹穴

停車一以眺佳氣掌中懸玉笈千年字金函五
色編但教山鬼護不竝代崇禪稽顙蓬萊外氣
氤駐綺煙

山陰道中

不特江山秀還兼風物殊千林魚稻市萬井
裳區游徼絕椎剽人煙入畫圖移書弔勾踐可
許上屋無

過聖水寺訪覺上人遇題壁一首

到來猶不見始解入空林相對藤蘿影那聞鐘
磬音慈雲宿巖頂慧月桂花深獨向蒲團坐閒
看無住心

送屠山人還越

一瓢五湖畔澹宕欲忘年少奉浮屠法人呼買

天驕樓稿卷六

十一

閻仙但餐花下露不挂杖頭錢此日歸東越飄
飄滄海煙

雨夜宿涵山道中

不堪風雨夜江上一孤舟已怯圖書潤還添僅
僕愁林昏疑拒客溪響共悲秋抱膝發長嘯堪
憐似楚囚

贈陳竹廬

席上逢驚座詩名江海間五言稱獨步大曆許
誰攀對客數吟幘當盃頻洗顏何須婚與嫁共

汝訪名山

春夜再過南石樂餘園

傳燎入花隙循除轉竹深疑非人境接別向洞
天尋到此斷塵想坐來生道心中林誰是伴月
色與藤陰

臨安道中簡舊令劉瀟湘有序

瀟湘之令臨安多惠政邑諸生某某堂

屬予碑予適久之未報頃過邑之青谿

上問諸父老諸父老稱不置口予輒賦

天聖樓集卷

十一

詩一章并碑記以報

抱琴人不見我過問棠陰無復當年調猶聞流
水音磨崖屬已久題字豈應沈寄語太丘長中
郎少愧心

新安道中偶題

一隘一亭障天開虎豹關不須列烽燧自可繕

河山海內金錢布區中甲第園先朝產英特割

據六州間六代時有汪王割據六州云

新安道中遇雨

驕旅多愁雨况兼行路難那堪裝盡濕併怯劔
生寒鳶站一絲挽羊腸百折盤解言遲夕霽乘
轡下新安

一入歙州界偏逢日日陰山靈疑已避何處訪
知音不及舉帷眺祇慙抱膝吟林間發長嘯誰
解客星臨

晚霽西望雲巖諸山

天忽挂長虹掀髯欲御風山光迎返照劒氣屬
層空雨歇千峯出煙消四望通白雲看不盡冉

天聖樓集卷

十一

再起封中

過歙州弔同年鮑三峯汪虛舟游蛟潭潘
直原胡斗潢胡梅林六公二首

諸公已仙逝我愧獨晨星攬此山川槩能無涕
淚零浮名升與降世眼醉還醒萬古俱流水應
憐墓上銘

諸公且勿道司馬最堪悲百戰功猶在祁連葬
獨遺誰能訟延壽我欲弔鳩夷祠宇錢塘上千
秋墮淚碑

過歙州許太常行三日矣追送不及題詩
寄上

江上占星象山中挂臥廬我來投佩劍誰爲讀
藏書悵望美人色含情芳草墟浮雲總西北千
里願同車

休寧道中讀鄉社碑

邑稱富溢然故習悍鬪近年來始爲鄉
社約予過社亭讀令碑知里中稍稍息
睚眦矣感歎不已系之以詩

禾皇樓客稿卷六

圭

邑中十萬戶富溢勝臨淄好俠偏輕鬪逢人或
裂眦年來習俎豆稍已厭刀錐日暮鄉亭上低
徊讀令碑

過天門

一行穿一障千折引千嶺爲站層巖外人煙下
界中憑欄攀北斗揮手捫飛虹客問山翁姓前
身是葛公

從休寧道中望雲巖

翠屏天外障遙指是雲巖哀露塞仙掌乘風掉

石帆九霄瞻寶界千里拜金函忽覺靈化陰翻
翩引絳綵

從第一仙關入步雲亭二首

去天特盈尺轉嶂復千峯縹緲星河引氤氲雲
樹重飛泉挂瓊玖削壁秀芙蓉箇是神仙境行
鞭赤玉龍

不必問蓬萊今朝接上台肘飛萬花谷身入九
成臺雲外芝幢引天邊鶴吹來劍光生赤電早
已決塵埃

禾皇樓客稿卷六

南

道士迎天梯峯俄而山下雨作紀事

却怪山靈幻陰晴半馬蹄雲霾沉下界日氣射
天梯捫磴層聳豁回看入望迷何當夜齒遍併
屬洞霄題

晚霽同道士蘭谷步香爐峯前

薄暮微風起層林宿雨收瑤壇河影挂碧殿夜
光浮笙吹天邊度芝幢檻外流巖燈颺不定疑
是弄珠遊

別雲巖

我來興未盡去矣復棲其霧壑迷行旆煙蘿戀
別惟山靈解好客墨子亦貪奇一步一回首鐘
聲出岫遲

由雲巖下乘流放後出池溪二首

連朝冒飛幘茲夕暫臨流言踏名巖遍還尋芳
杜幽青山夾兩岸綠水射中洲自笑乘槎出行
看問斗牛

斗牛何處問山水遊仙情采碧還乘興臨流解
濯纓却貪杭竹迅無復櫂歌行不似茗溪上煙

白華樓齋集

主

波臥月明

次淳安漆樹嶺

前峯指漆嶺忽動故鄉心漸覺聞吳語還看解
越吟關河間行旅山水共鳴琴拍手發長嘯誰
同澹石音

題王山人喬松圖

山人手種松今已舞蚪龍禿爪雲霄迴蒼鱗煙
霧重但傳幽壑籟不羨大夫封寄語陶元亮盤
桓共短筇

題米灘口

獨愛歙州山行行去復還一峯一磬折萬壑萬
重關虎豹盤空外龍蛇叢靄間何當引康樂日
此躋攀

過釣臺再讀往年錢壁之作輒賦

幾過釣臺下頻將弔草投茲行無一字猶爾悵
千秋綠水洲前瀉白雲巖上流殘碑蘚已遍一
度一翻愁

夜行江上

不舉樓齋集

共

江行多爽氣况復夜凉時森森櫂歌曲盈盈芳
杜枝鮫人渾不語騷客總宜詩千里煙波興隨
風縱所之

由訪雲巖東歸過西湖上

日暮西陵道回看千里雲騎心隨候變鄉語隔
花聞肘後青龍劒囊中玉笈文一瓢煙水上自
笑武夷君

送李少尹歸田

聞說罷官日橐中無一錢但攜新賦草歸臥舊

瓜田父老空城送兒童夾路傳他年碑德政隨
淚峴山前

鍾生自囚舍中貽予詩題答一首

獄中書一札客豈漢鄒陽開緘欲流涕微吟堪
斷腸三年宜不雨六月恐飛霜誰爲省囚草釋
君還故鄉

春陰

竭來羈旅日日對春陰不解東風思堪憐遊
子心寒鷓鴣流阮嘯過鴈入嵇琴岸幘獨危坐誰

同歎陸沈

獨坐

不堪江海思况復薜蘿寒獨坐看龍劒誰爲問
鵷冠支頤強自臥抱膝起長歎一卷庖犧易青
燈暮雨殘

早起

早起憑烏几嗒然無一塵不堪連日雨凝滯百
花春世事拚投老浮名且避人還嘲形與影疑
是漆園身

夜過施南石

經時不相見况復病間過共惜別來鬢雪辭花
下歌溪聲瀉林杪月色挂巖阿夜靜欲歸去心
猶戀薜蘿

李少白過訪賦贈

白也詩無敵風流復見君劒光寒射斗賦草氣
凌雲恥作貴游客還應薤苑聞却憐挂冠復花
下共論文

清明日展祖墓因悼亡兒一首

從汝遭家難攜誰讀父書不聞供祭掃况復大
門間腸斷一杯土羞稱千里駒松楸疑助泣垂
露欲潛如

贈江掾二首

一掾非君好五言聊自持欲將文飾吏恥以律
爲師俸薄或輟金官閒不廢詩年來趨府暇共
我數招攜

聞君展丘墓言復謁明光暫以鷓鴣翮言隨鷓
鴣行形庭御氣近紫禁漏聲長江左半宮沼

攜奏尚方

時湖中
適水災

夜過聖水禪房

日暮投蘭若雲深禮釋迦不知秋作客暫習梵
爲家香供三千界人天億萬沙何當謝世幻長
此臥空花

三茅觀夜歸

攜客向煙蘿盃盞眺夕波湖當吳市迴山入越
州多千里褰衣帶三秋落嘯歌歸林傍棲鳥猶
共戀巖阿

過金山寺

誰劈一拳石獨撐萬里流西迎江漢色南拱帝
王州龍象三千界山河百二收我來思解帶還
爲故僧留

夜訪呂山人不遇

夜過寒江上空林不見人到門惟落葉流水隔
飛塵殘塵猶挂壁孤桐誰與陳解維向煙渚鳬
鴈許爲鄰

王敬所司寇秘蹤西湖之上移書共尋一

首

千里傳書札相呼入翠微不令津吏課共着野
人衣山鬼林間嘯江靈雲外飛仰天忽大笑攜
向月明歸

歲暮雪夜泊舟武林道中

羈旅多蕭瑟何堪雪色侵凍雲千里合宵漏萬
家沉過鴈寒無影棲鳥夜不禁陽春倘許借願
爲入琴音

黃吉所下第後雪中過訪

嗟君萬里鵠雙翅雪中垂恥向槍榆擲堪憐燕
雀隨長鳴慙獨息顧影未逢時佇看雲霄上銜
恩入鳳池

張見山丈過訪山中

少年多任俠却似五陵豪座上邀珠履花間脫
寶刀興來猶澹宕醉後迴風騷此日雪殘鬢堪
憐已二毛

庚辰三月夢中得遊仙詩六句已而半醒

復夢續二句

風塵殊不適翹葉卽爲家言以中林興閒尋幽
洞花瓢間攜日月掌上弄煙霞欲事長生訣何
須永與砂

錫山費生者予未之面也友人余君堂哦
其詩亟稱其繪畫與書法且云其人偏盲
然近古之節俠者也來索予詩贈以四韻
風流杜子夏曾不厭偏盲繪摹輞川勝詩尋大
曆盟習書池半墨學劒氣橫行憐我逃虛久秋
江數寄聲

不置樓稿卷六

主

過天機上人禪房讀亡兒題偈有作

風燈曲逾曲煙蘿深復深豈知穿絕壁猶爾挂
禪林覺草印麋跡空花散梵音兒曹題偈處能
不淚霑襟

題黃鵠贈余生

嗟彼一黃鵠翩翩何所求豈應啜孤藻長此清
滄洲須矯搏風翮還爲萬里遊天池與太液恣
爾泛清秋

吳沈二丈過訪齋中贈別

鸞轉當盆曲花垂攬帶枝如何片帆影遽向安
心綠綠水日以遠白雲誰與期縱今閉三徑長
臥獨支頤

七十誕日

浮生忽七十事業半支離驢伏悲猶在鷹揚翼
早垂顛毛髯且盡髀肉歎何爲獨抱文章癖自
雄還自雌

歲晚氣猶壯興來醒亦狂倚花了文債對酒滌
詩腸賓戲不欲答書成聊自藏知稀我已貴無

不置樓稿卷六

主

復問名韁

醒來聊復醉濁已却猶清箕踞堪逃俗浮湛且
避名呼童調乳鹿攜客聽流鶯試問山中課花
前習養生

七月十九日夜渡西湖

湖上露光浮還兼灝氣流鮫人寒不語龍媛夢
初收半傍煙花漏那聞簫鼓舟月明忽在手疑
是弄珠遊

過聖水禪房

禪林枕城曲樹裏掛江湖井邑遙連越樓臺半
控吳層波緹望合鍾靄入看無願向山靈借攜
歸品畫圖

吳宋二丈共尋西湖予恨不及從題寄一首

湖上試輕舸凌波羨爾曹樓臺共掩靄荷芰迴
風騷露氣裊飛漿煙光上野袍如何獨偃臥枕
石聽松濤

贈超然上人二首

八
歸樓集卷六

重

重

年少抱詩癖人呼賈浪仙已超三乘幻併屬五
言傳杖錫曇花靄挂瓢烏路煙我來多澹宕共
爾暫棲禪

橐空不厭貧釜爨數攜負半榻藤蘿月一瓢麴
米春醉同齊繡佛醒共轉燈輪落日巖前嘯中
天無片塵

程徵君載酒湖上

言別西湖久何堪載酒過山靈遙弭節仙媛忽
凌波花氣迎環珮煙光照綺羅醉歸歡未已日

暮擬笙歌

湖上題贈二首

一片傾城色偏宜水上看照眉疑遠岫轉盼似
迴瀾嚬笑嬌猶澁琵琶妬不彈忽聞歌白雪蛟
室畫生寒

湖光十里碧條爾發朝霞綽約魚龍夢娉婷荷
芰花歌唇隔浦度舞袖帶風斜片石迎波上翻
疑待浣紗

席間覽優人演習薛仁貴傳記感故督府

八
歸樓集卷六

重

重

胡公以罪沒於今猶未獲 賜葬也系之

以詩

古來摧戰士豈特薛幽州漢代悲飛將秦人泣
杜郵中原罷羽檄幕府臥輕裘誰問胡司馬功
成殞一坏

聖水寺益上人過訪花溪之上賦贈一首

聖水別已久清宵夢幾回忽逢折蘆過疑爲獻
花來坐上三生悟林中五蘊開禪心與溪色此
夜共徘徊

余見華冬夜過草堂席間醉贈

予也畏小友君爲狎長髯不覺坐移日相看狂
欲顛李泌同張說終軍共馬遷古來論交處知
已總忘年

宋少尹赴荊門

荊門控江漢自昔號名都井邑饒魚稻山川入
畫圖熨裝輦馳笮蜀醬下巴渝千里宦游處知
君興不孤

贈吳丈二首

八皇樓吟稿卷六

五

君豈於陵子甘貧却世憐一瓢挂藤影半榻枕
蝸涎顧嫂無罌粟逢人少社錢年來抱膝癖數
過草堂前

年來多澹宕歲晚數招攜調鶴君揮拂看雲我
杖藜興來花共舞醉後石同題客問雙髯姓前
身阮與嵇

春夜由雪溪東歸紀事

明月挂谿流况兼山色幽煙花天際入象緯掌
中浮人境拭如畫客心悲欲秋劃然發長嘯餘

響遍滄洲

若上逢楊用吾藥樂過訪

若川一以望紫氣類非常五色囊中草千金肘
後方何期跨白鹿忽爾駐丹房憐我文園臥還
投石髓漿

胡英山鶴書酬寄一首

何處抱琴客忽遺千里音微風自遠至散曲入
花深君已傳循吏我仍以墨林竭來未同調江
上獨招尋

八皇樓吟稿卷六

五

仲兒同劉行素黃吉所讀書山中兒與行
素比試於京而吉所留浙闢也賦別一首
連袂一朝別分裝千里行天隨鴈影隔風入馬
蹄輕解額秋雙攢傳臚春幾聲翻飛鳳池曲知
慰倚間情

若上逢台州司理俞定所賦贈

聞君露冕處半屬遊仙翁井邑雜蛟室波濤狎
蜃宮愁經天姥雨嘯捫石梁虹此日雙龍劍翻
翻紫氣中

秋夜余見華過訪一枝倚燕集

一枝秋水上客過共徜徉
劍氣倚天碧笙吹帶雨涼
嘲吟形贈影歌也短兼長
拍掌乾坤小休猜嵇阮狂

王槐亭使君由工部出按興泉以詩送之
并簡故人王太僕東臺先生且許其千里
過訪也二首

美爾奉朝請一年還一遷
忽聞採風使擁傳下江天
繡斧潮聲裏霜戈屨氣前
遙知按州郡半

八景樓集卷六

七

是習遊仙

太僕別來久髯猶昔日無竹問誰對
奕花裏夢投壺我尙肘堪翼年來興不孤
何當過三笑共作虎溪圖

得上人過訪齋中

淵明三徑開支遁九秋來竹塵挂藤影
蒲團問劫灰已能超忍辱何事掃塵埃
坐久默無語月明花下盃

三姪順天鄉試下第以詩慰之

劉蕢再下第海內竝羞顏且夢青龍劍
重遊太學關閉門謝朋舊削髮入名山
我共白頭父行看畫錦還

秋日過吳山道院聽琴

逆旅初流火翻驚白雪飛林中忽崖裂
座上似秋歸逸調傳空谷商音轉翠微
曲中猶未已縹緲送殘暉

贈曹山人

君豈漢曹丘言從季布遊到來稱上客
名已動

八景樓集卷六

六

南州自笑舌猶在相逢轄早投當盃不
忍別鴻鴈一聲秋

張山人過訪二首

門已堪羅雀客偏枉故人自言室似磬
近午甌猶塵岸幘恥彈鋏挂瓢歌負薪
古來嗟不食疑或是前身

年來四壁立不特似悲秋臨水發孤嘯
支頤臥一丘送窮文已煨嘲影澹無求
此日滄洲上相攜對白鷗

九月八日喜桐廬俞小江過草堂夜話

江上客星過泠泠蘭杜芬飄攜千里月劍合九
秋雲殘燭翠屏靜疎簾白鴈聞歡深忘漏永此
夕慰離羣

次日再贈二首

不必登高飲已看落帽狂茱萸雙鬢短時序百
年長隔水霜逾白疎籬花復黃其君歌且舞醉
夢入羲皇

已覺語難盡不堪思轉深乾坤百年感江海故

白華樓稿卷六

无

人心白眼兼青眼長吟復短吟平生豪俠興誰
共解浮湛

上饒翁徵君載古書名畫過訪賦贈一首

客傍清秋過米家書畫船橐中貯蝌蚪掌上吐
雲煙座似懸周鼓林疑對輞川還應神夜護山
鬼嘯燈前

輓馬松里公詩

故通政馬松里公今之賢豪長者也方
其爲御史時按節河朔予適提其過之

公嘗首疏論薦謂可當閭寄而授節鉞

者已而予坐訕奪官公又約臺諫諸公

共爲論救而執政沮之予雖罪廢而於

時公議亦稍稍振中外矣未幾公亦棄

官歸二十年來數邀結社湖山之間分

曹賦詩相爲唱和蓋欣然樂也今松里

公忽爾仙逝予哭不能已因賦詩七章

以附古者招魂之古云

天象閼文昌豪雋遽爾亡江山痛欲裂日月恨

白華樓稿卷六

无

俱長不見人中鳳應爲地下郎我來投弔草垂

涕忽沾裳

早已罷朝請曷來從社遊幾攜花下酒同上水

邊樓落木分巖嘯凌波起櫂謳賞心不再得無

限古今愁

薦草篋猶貯看花盟已寒却憐乘羽化無復共

盃歡人向泉臺閼林悲玉樹殘百年歎知己誰

爲問彈冠

佩劔許已久銘旌還屬誰平生多故舊若箇最

相知吏業臺中草巖樓社裏詩吾將類遺稿聊

慰百年思

聞道素旄出還遲白馬臨生前交不淺沒後淚
偏深薤露歌初咽山陽笛已沉西湖流日夜難
寫故人心

湖山不改舊湖社尚誰依漸覺鷗盟冷行看花
事稀苔封調鹿徑雲鎖釣魚磯欲草招魂賦君
今歸不歸

沈約已歸土馬融復罷能惟社遊半凋落誰爲共

八自羅漢吟稿卷六

圭一

棲遲處士湖邊墓越王江上祠他年拄杖過雪

涕讀題詩

時沈青門死而葬已三年矣

秋日過西湖

秋色微茫裏蕭蕭半有無淡粧橫碧落淺黛入
寒蕪抹却綺羅艷但教煙雨圖瀟湘多逸調此
夕挂西湖

社友李珠山六人攜酒聖水禪房宴集

載酒招攜處何如晉竹林分曹大小賦選壑短
長吟阮嘯傳空籍精琴寫梵音興來不覺醉共

舞散花深

輓俞泉亭教授三首

聞君忽仙逝何處賦招魂花沒淵明徑林餘長
統園遺文留敝篋舊業覆頽垣應共前江叟空
山載夜猿

前江即亭泉亭弟

哲人已云逝舊德香難追誰識延陵墓堪爲有
道碑社吟知已寢邑誅豈無悲寄語太丘長溪
毛薦一帶

還聞求訣日飲涕只遺孤解有張堪在能忘趙

八自羅漢吟稿卷六

圭一

武無父書猶可讀先業未應蕪况我年雖耄相
將百足扶

泉亭遺孤年止六齒托好汝彝撫之故云

同張海方山行

行行谷轉幽况復迴清秋磴縮煙光入泉分石
竇流白雲如有待好鳥獨相求笑向山靈語一
瓢許挂不

張海方遊金陵來歸歲暮再過草堂感賦

二首

不堪千里過况復九秋殘劒帶蘼蕪色衣餘薛

荔寒計程品山水膝席共悲歡借問都亭上公卿誰餽餐

誰謂洛陽客猶歌行路難竭來遠遊賦都作覆甌看天地雙蓬鬢風塵一鵷冠孟嘗罷相久猶喜舊馮驩

壬午至日張海方吳養貞草堂夜宴

葭管灰初動黃鍾律漸回堂中佳氣入花外客星來已解合歡舞併傳行慶孟霜飛夜未艾何處祝三台

八皇樓齋稿卷六

重

同張海方對雪賦詩二首

不特豐年兆還添客興奇寒氛屬賦草爽氣漱詩脾似瀉銀河液如舉瓊樹枝仙人蓬海上萬里盡瑤池

看君歌白雪逸興獨豪華似共梁園賦如攜謝眺家吟昨盪林薄俠骨入風花曾學五陵貴紅爐擁狎邪

夜宿新市道中

野宿青谿上谿寒咽不流蒹葭藏水市應聲帶

林丘月射鮫人室煙橫賈客舟興來發孤嘯不盡古今愁

雪夜過西湖

西湖最佳處雪色半酣時已却照花媚獨妍山水姿風吹疑碧海月挂似瑤池復唱漁家傲煙波狎釣絲

朱訥齋雪夜過茗城不及追陪題寄一首

天上謫仙過山靈亦解迎却憐灌園吏猶爾隔江城紫氣吳關抱客星茗水明中庭忽飛鴈聊

八皇樓齋稿卷六

語

爲寄春聲

詠竹絲燈

誰向淇園剪裁爲五色絲庭猶傲雪榦花已吐春枝公子珊瑚樹仙人冰玉姿繁華併澹宕總入我題詩

二月十日晨起爲縉兒扣謝文昌祠

何處瞻星象名香手自焚望中遙下拜花外恍如聞金馬招方朔甘泉檄子雲夜過北斗畔已爲助郎君

友人陳康衢以詩酒而癖者也山堂勝席

口占戲贈

少小投詞苑年來客醉鄉出風還入雅浮白併
流黃到處徵高調何言署太常中林暫傾倒宛
似共柴桑

來君念過訪賦贈并柬寄廼兄晉卿

林中逢小阮未及大馬君鴻鴈一行影江天兩
處分巒連殘歲雪衣共隔江雲打取梅花寄無
忘千里聞

八皇樓吟稿卷六

五

贈沈忠字文學

沈兼習
堪輿術

名已貴游徧神如秋水揚非稱秦博士併解漢
青囊今古掌中劈山川瓢裏藏相看何以贈臨
佩脫干將

偶讀莫中江公扇題山莊之什條然王右

丞陶彭澤遺響也賦寄一首

伊人久不見題扇却誰遺響落朱絃奏情看瓊
樹枝輞川忽在眼柴桑空自期何當拄杖過共
採南山芝

過王氏橫山草堂追感雨舟公之舊日喜

諸孫之翩然玉立也情見乎辭

摩詰沒已久輞川似可憐圖書散舊客花鳥貯
當年半榻芝幃日一簾羅帶煙條然竝玉樹邀
我草堂前

夏日同友人露坐夜飲

不須厭朱夏露飲亦清秋灝氣穿林瀉涼雲拂
檻流炎氛花外散象緯掌中浮對此且沉醉頽
然臥一丘

八皇樓吟稿卷六

五

夏日苦熱夜寢不寧

炎帝乘離日祝融司令辰江湖共沸鼎臺榭駐
游塵宿鳥驚還語拳花笑復顰官叨伐冰後何
處問凌人

夏日楊雲岳過訪

却憐三伏日忽遇百年知共散花間髮言攜竹
裏棊興來還舞拂醉後漫題詩笑踏層冰去風
流不自持

簡潤州門生李應山

絳帷撤已久無復見門生此夕華谿月應懸
甕城予今已衰颯君豈得無情願借南來鴈秋
江一寄聲

華谿予居里名

督府張公邀予暨許少崕使君同過紫陽洞

仙人已飛去猶及見遺蹤巖臥餐霞洞林懸化
鶴峯子房自澹宕我輩幸遊從他日封留後還
攜訪赤松

晚由西湖上過宿聖水禪房

八皇樓吟稿卷六

走

日暮西湖路行行野興多樓臺半倒景歌舞散
煙波不見迎僧出惟看宿鳥過山靈併鐘竊邀
我臥松蘿

五言排律

濟上逢張主客

丙午年予赴吏部時張丈出使還

驛路蟬聲裏征袍樹色間忽逢河漢使初犯斗
牛還竝柵遵宵渚連鑣啓曙關未隨香署直早
已客星攀紉珮江邊草開襟海上山相看似雙
鶴刷羽向清沆

山田詠

有序

予家茗上少不習山田也予由臨安入
歙諸州郡皆山而諸州郡之田皆附于

二八皇樓吟稿卷六

三八一

山及入歙中風氣尤別蓋土益窄人益
稠所當剝崖分嵌窄溝引泉若繪事然
此歙之所以獨盛不特薦紳先生多名
卿也農而田野者無轆釜之憂商而四
方者擅重裝之富金錢四溢流布海內
也古所稱臨淄曲逆不是過已予特詠
之以遺閭里焉

予家茗水上少不習山田望望魚鱗錯行行瓜
蔓牽剝崖爬淺上甃石灌流泉高下綠岡落

橫綰棧懸詎聞衆立表僅可耦駢肩殷井崎難
畫龜疇折不全嶇嶇紛甲乙巖嶮互糾纏虹影
標丹巘星文鎖翠煙翦菑成沃壤煮石號亭墘
濶陬爭尋尺刀錐價十千不毛猶倚鍾無雨亦
康年處處皆雲布村村竝具編齒繁絕游惰地
窄倍精專稂穗盈倉窳牛羊遍阡四封少菜
色萬戶溢金錢寄語吳中少須知力穡先無令
競純綺爲訓采風篇

白華樓吟稿卷六

三

白華樓吟稿卷之六

白華樓吟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律詩

高光州年丈載酒飲雲居蘭若適雨後晚
眺城西諸山紀興

山色憐君載酒來雨餘偏向夕陽開輕霞欲散
松蘿席餘靄還霽薜荔杯芳草叢中仙子宅鳴
鳩聲裏越王臺攜遊盡日猶言少月上東林未

擬回

秋日江上懷何光祿賦寄

幾年同作悲秋客此日獨尋芳草堤門下談經
憐舊侶省中供奉憶新題愁當白露江流滿望
入晴原野成迷寄語平津幕中客董生今已相
膠西

贈大尹吳壽寧

君家幾話漢貂蟬復道專城屬少年綰綬暫隨
彭澤後折腰莫厭督郵前清秋鳬舄遊江岸海

縣鶯花散管絃此去徵書非所羨還期勳業繼先賢

李蓮湖叅政赴閩石賦詩言別

李故杭州太守

江郡年來露冕遊忽聞使節下秦州不堪驛路鳴蟬擁况復郊原狎雉留華嶺祠前黃葉暮仙人掌上白雲秋銜盃共挹西湖水安得隨君萬里流

牛叅戎按師海上予訪第宅不遇題壁

樓船將軍東出師中天第宅花逶迤滿堂珠履

八屏樓吟稿卷三

二百五十六

客散奕孤院碧梧禽戲枝簾開白雲晝當戶座

引南山晴入帷我來停車一問劍氣射斗牛光

陸離

聞朱射陂除服再補南刑部賦贈詩什兼

東潘太史天泉年丈

聞道仙郎耽寂寞清秋再向鳳凰臺初憐太史

周南滯又見玄暉江左來樹裏碧湖春驛騎省

中芳草夜銜盃遙知三署擢遊處不讓當年鄴

下才

題許水部史隱堂

水部風流今世稀省中別構綠雲屏風傳樹露當軒落霧綰泉聲入座飛退食數懷題諫草林臯暫擬臥朝衣即看方朔棲金馬何必抽簪事息機

晚行魯橋道中有懷

一眺城原秋水前數家砧杵夕陽邊初翠星色衣裳滿翻沂溪流鼓角傳飄泊難愁隨落木蕭條驛路上寒煙故園今夜多搖落誰共山中聽

八屏樓吟稿卷三

三

杜鵑

過紫府觀尋葛洪舊鍊藥處

仙人鍊玉構初臺海上笙歌去不回丹竈已隨

芳草沒白雲猶傍女蘿閒鐘鳴斷壁分青霞春

到殘碑覆綠苔爲報山靈許招社他年還抱道

書來

沈冲菴還湖中

戊申年濟上適沈下第賦贈

青山驛路夕陽隨渺渺鄉心送故知况我南還

初召後併君獻賦未逢時論交共對長江水

贈還期芳樹枝倘到故園秋色在頻將落葉寄新詩

夏日從南山述邏轉宿龍潭江樓

竭來巒嶂望中迴復道江流掌上開路轉洞天題日月峯依水氣抱樓臺濯纓猶帶松蘿露命酒初飛荷芰盃醉後憑闌攬河漢潮聲巖嶺共徘徊

寄戚都諫南玄先生

明光罷草臥園廬長日頻翻種樹書地僻喜逢林有竹家貧不厭食無魚姓名早挂高人傳門巷偏停長者車聞道先生多脚疾何當栗里御籃輿

燕磯贈友人

角巾懶入金陵市短棹頻過燕子磯載酒經時常共客看山盡日却忘歸蒹葭水際數峯出蘿薜窻中一鴈飛不獨揮毫冠江左風流亦倍謝玄暉

由幕府山尋達磨洞

雲開遙見峯頭寺谷轉還驚路不通笑踏泉光穿絕壁言隨麋跡到禪宮自疑羈旅同康樂錯訝迎僧是遠公千載蒲團何處覓數聲啼鳥夕陽中

史沱村考功給由赴京史故御史

宣室徵車幾日還明光起草又經年爲郎自笑馮唐似白首應逢漢主憐朋舊半凋驄馬路衣冠重接袞龍煙倘留待詔金門署長沐恩波雨露邊

春日踏雪彭城道中

春日獨傷春事稀馬蹄又向雪中歸數家煙火望欲斷幾樹飢鳥寒自依有客尋詩穿谷口無人載酒開林扉看山不覺日已暮千里雲霏生薜衣

過臺南寺

荒郊行遍少人煙半畝禪宮草樹間繫馬漫爲尋廢碣逢僧猶記自隋年間看流水穿林坐靜對天花掃石眠世上榮華能幾日不如從此習

金仙

放衙偶述

更人初散野情酣手把山經與麈談幾戲盆荷
魚不避數題庭樹鳥能諳歐生自笑三宜去叔
夜偏逢七不堪忽憶故園多綠水拂衣歸臥五
湖南

同小潭宿彌陀寺

一入禪宮元淨業經行花竹靄霏微諸天半落
金河水雙樹初懸白社扉臥聽經聲了色相起

不覺樓臺移

六

攀龍象識故依明朝題字回廊上願乞山僧施
鉢衣

熊抑齋太守攜酌醉翁諸亭

夕陽初下客欲醉復向梅亭近水筵樹裏遊人
花作臘山中刺史酒如泉但教奕射歡今夕不
問梨花入宋年讀罷磨崖舊題字白雲分首各
凄然

宿瑯琊寺

路入瑯琊峯幾千一行巖壑一行泉山僧獨臥

經時雪古殿仍棲落木煙谷絕不逢人跡到月
明猶共佛燈懸夜深仙梵起微響笑對梅花雙
樹眠

過定山寺謁定山先生墓

天竺先生去不回衣冠葬向白雲隈墓田許借
山僧種祠屋應憐社燕來一徑松聲題梵處數
峯秋色誦經臺沙門如有輪迴證爲起寒泉問
劫灰

病後適初度奇上人誦經禳災口占謝之

不覺樓臺移

七

山僧憐我文園病共向峰頭禮釋迦四十九年
迷苦海百千萬劫總恒沙經聲西嶺通祇樹仙
梵中天散覺花願乞世尊爲弟子從教髮髮具
袈裟

過雲岩山奇上人蘭若題壁

錢塘萬井綺羅煙別有僧扉鎮洞天雲雜松聲
流谷口風來鳥語落窻前王孫芳草映堤綠處
士梅花隔水懸到此諸緣成幻寂無論隱市與
逃禪

九日同莫公遠遊寶石山寺次韻酬贈

登高能賦似君稀復道乘秋宴翠微上界盃前
銀漢接中天題處絳雲飛乍看幾樹靈花散翻
對千峯慧月依總屬仙才多藻什風流倍憶謝
玄暉

胡少保攜師入閩幕中逢王十嶽沈句章

徐天池賦詩送之

南征書記憐君輩竝屬當年鄴下才橫裂幾同
江上賦看花還共幕中盃不堪夜色臨刁斗復

八日暮樓吟稿卷七

八

道秋聲起吹臺倘向軍前歸奏凱隨風須寄一
枝梅

許蓋齋過湖中予感乙未下第竝繼南還
之舊因而賦詩

雙縮鳴珂春逶迤相看獻賦未逢時幾年江上
懸清夢此日花間感故知問齒應憐別後鬢論
襟併出篋中詩知君不久周南滯却戀巖阿瓊
樹枝

青門客遊京師歸劉望陽李珠山莫寒泉

同過宴集分韻得春字時莫初卜居湖上
因併及之

不堪冰雪遠游人此日罵啼社裏春彈鋏幾驚
千里夢寒衣猶帶五陵塵醉看庭草綠樽滿笑
倚巖花白髮新况復孤山林處士初移雞犬卜
爲鄰

贈楊緒部止菴

楊雲早歲侍甘泉雙佩清秋迴列仙暫輟明光
畫省草言徵南國水衡錢尋山湖上兼招隱散

八日暮樓吟稿卷七

九

吏花前似學禪復道年來多臥病閉門手著解
嘲篇

晚秋荻江道中望城西諸山懷范太史

山色西來似畫眉風流縹緲望中移不堪鴻鴈
霜初候况復蒹葭日暮時客路漸看秋欲盡美
人何處寄相思愁心牢落周南上悵對洲前瓊
樹枝

戊辰除夕喜青門過草堂分韻二首

故人十載隔他鄉此夕題詩共草堂臘色漸看

隨燭盡春風併已入林香當帷對草椒花頌促
膝頻傳栢葉觴醉後牽衣同爆竹千家羯鼓報
年芳

君是山中第一流遠攜春色過河洲庭前蕙草
雙青眼巖下梅花共白頭歲向龍蛇分甲子天
開日月轉林丘平生勝事須行樂總屬新年狎
舊遊

蔡敬齋赴河南方伯兼簡李滄溟憲使

忽聞擁傳下中州一片離雲挂驛樓人向樟亭

六集樓詩卷七

十一

題碧樹路分淮水駐孤舟停車擬弔夷門隱行
郡還追鄴下遊爲報梁園詞賦客肯攜詩什寄
餘不

爲寫神者董九華移書湖中諸友竝拒不
納賦詩慰之

年來姓字頻驚座花下移書獨不聞共說閉關
爭謝客誰令倒屣一迎君丹青錯訝毛延壽筆
札空傳谷子雲却解平原非好士到今貽笑比

山文

十六夜凌水部盛張燈宴以病不能赴寄

詩一首

金谷園中春未深銀花千樹已成林乍看霞嶠
中天落翻擬星橋向夕臨影亂畫屏人欲醉炬
殘子夜漏初沉知君好客頻投轄獨倚東風思
不禁

過張廷尉山亭宴集白牡丹盛開賦詠

不將黃紫鬪繁華獨愛山亭玉樹花枝上日光
流絳雪叢中露氣濕瓊霞凌風乍似仙姬珮隔

六集樓詩卷七

十一

帳翻疑雪母家醉後移文弔金谷何如澹宕幾
株斜

錢塘邱舍過冬至感賦兼懷元洲太宰

少年曾列尚書省老向西湖作客星綬室吹葭
傳漢曆華封何處祝堯庭三台淑氣雲中現萬
舞鈞韶夢裏聽遙憶上公鳴珮路却憐孤劍滯
樟亭

送兒師徐三雅秀才

獨惜兒曹總角時春來叨列絳紗帷父書少讀

猶多誤師說初傳豈易知未擬靈光題賦草漫
勞匡鼎解人願林中不斷啼花鳥却似當盆絕
別離

潘太史釋獄來歸題寄

十年久被南冠繫此日言歸太史廬共惜鄒陽
沉疏草翻悲黃霸受尚書匣中且問故時劒池
上還看手種魚聞說文姬頭未白花前膏髮待
相如

胡公子過杭省先司馬公祠賦贈

六和集卷七

主

翩翩公子胥江上薦深先祠涕淚沱百二山河
遺戰壘東南州郡舊提戈鐏鏤幾慟鳴夷千惹
莎堪憐馬伏波賦罷招魂腸欲斷猿啼故傍夕
陽過

送閔秀才赴試

家學共推左氏傳高才又見小馬君鵲鵬早奮
圖南翮駉裏還空並北羣篋裏珮刀光射斗囊
中賦草氣凌雲佇看首應賢良詔一日飛騰萬
里聞

雨宿江上

會聞宋玉賦悲秋春日鶯花亦解愁千里不堪
風雨夕片帆長臥鵲鷓洲江雲渺渺三家市客
路蕭蕭一敝裘無耐王孫芳草綠含凄猶似戀
孤舟

過沈兵憲幕府

使君按節駐南州千里河山控上游幕府不聞
搖白羽高牙初建臥輕裘鶯花萬戶絃歌散吳
楚中分日月流 天子明堂推渤海璽書應

六和集卷七

主

拜富民侯

虹澗公移守肇慶賦詩送之

吏民借寇滿蒼川萬里移家最所憐豈謂十年
官不調却令千石綬初還峴山墮淚碑猶在
天子徵書信早傳攜手那堪江水綠鷓鴣飛向
夕陽前

桐江舟中風雨感懷

不堪宋玉悲秋色况復天涯風雨舟江燕俄驚
落石下山花併帶濯枝愁鮫入織室寒無語水

使雲幘濕欲流此日客星看不見煙波浮處
羊裘

送江中丞過鎮南贛

中丞按節過虔州 天子應無南顧憂不借
材官徵白羽坐令幕府臥輕裘孤城鼓角樓船
戍千里鸞花露冕遊異日重書傳渤海賜還
拜富民侯

寄鄴中施駕部年兄

曲江宴罷幾經年千里風塵興渺然君臥知章
半畝宅我攜范蠡五湖船青山社約憐盟主綠

水漁歌誰扣舷此日題詩報東海一瓢可許共

遊仙

贈中丞趙麟陽公

十年劍珮天涯隔此日煙花掌上看共羨朱雲

會折檻敢稱貢禹亦彈冠都亭舊識乘驄路星
象重迎執法寒暫向周南非久滯璽書應擬五

雲端

寄壽醫者王秋泉

猶記童年掉臂時忽看雙鬢已垂絲林間丹竈
砂初熟海外碧桃花滿枝結社還推絳縣老遊
仙休負鹿門期願言贈我長生草共向山中飲
上池

越州陳一泉過醫室人已而東歸以詩送之

青兕西來紫氣翔忽逢道術抱岐黃囊中五色
仙人草肘後千金不死方憐我已看起敝帚爲
君早擬築丹房何時試買山陰棹手掇荷花秋

水堂

過天聖禪寺覽趙文敏公畫壁山水并張

司理所題錯龍碑

碧山學士已不見畫壁龍宮第可憐五湖日月
蟲書擁千里瀟湘石蘚懸斷碑野草沉綠字曲
池鶴埵空寒泉張公移文一以弔百年初地迴
金仙

日暮溪行聞蟬賦詩嘲之

不堪宋玉賦悲秋復道寒蟬向客舟初響塞雲

振林木餘音帶雨過江樓幾驚閨夢關山斷併
入猿啼野戍愁却愛沙禽寂無語獨隨明月臥
滄洲

郡守瑞菴公初度引觴入壽歌之以詩

使君初佩黃金印東海忽傳王母桃萬井兒童
喧竹馬滿城笙吹奏仙韶雉迎露冕稱循吏花
落公庭荷 聖朝天目西來多紫氣一年一度
祝松喬

訪白野公賦贈

公抱耳疾

不置聲響

共

三百五

經時不過丈人行三徑那堪松菊荒王笠耳聾
頻畫字阮生酒癖笑空囊杖藜猶怯苔侵屐炙
背偏耽日轉牆願向中林習玄訣鴻濛何以
雲將

吳晉軒太守攜妾過蓮花館賦詩寄之

蓮花深處貯佳人縹緲煙波半洗嚬樹裏爵釵
紛落翠水邊羅機不生塵醉同明月攜蕭史笑
倚粧樓賦洛神復道西來山色黛不如太守畫
眉勻

李臨川滿告還朝賦詩送之兼簡石廷尉

森森煙波白露秋使君移節控鳴騶五湖鳬鴈
牽行色千里關河入 帝州客路幾懸萱草夢
星垣漸傍泰階遊省中舊侶如相問爲報山翁
已白頭

郡守及臬公邸舍送陳舉人會試

太守幕中誰第一獨奇年少賈生才桂枝初擢
秋風裏鴈塔還題北斗隈萬里雲霄花外近九
天日月望中開春來匹馬經燕市再上黃金百
尺臺

不置聲響

七

三百五

茗上逢年家子錢舉人赴試

君家世受尚書學伯氏曾同聽鹿鳴江上忽逢
年少客眼前又屬茂材聲神如秋水澄潭映氣
似朝霞東海生預卜春來曲江宴杏花深處馬
蹄輕

御史臺檄獎李邑諭鯢門持酒賀之賦贈

幾年勾漏神仙今忽改秦官博士來垂綬猶疑
抱琴吏檄書又美出羣才笑看鴻鴈秋千里醉

飲芙蓉露一盃異日功成道東海却憐白石以
蒼苔

送蔡地官之金陵

少年曾侍尚書省此日仙郎劍珮臨六代繁華
花外近九夭宮闕望中深倘乘休沐名山出還
共客遊芳草尋安得凌波燕磯上隨君霜夜聽
潮音

堪輿趙生客遊江海者餘二十年矣陳敬
亭移文導之歸賦詩一首

自華樓集卷七

木

三

近得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
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
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瞻天象已卜使星馬
首迎

始至廣右簡省中諸僚

憶昔題名留漢署何當捧檄向炎州數家雞犬
抱官舍千里人煙盡成樓莫訝鷺花多異候漫
誇山水勝中州諸君共草明光裏曾記南冠亦
舊遊

海屋山廣濟令致仕歸適逢初度

海屋先生久宦遊忽聞海上夜添籌九天露裊
金光草萬里雲開蜃氣樓且喜辭官投白社絕
勝移令訪丹丘請君手種花千樹歲歲還同種
滿頭

王舉人下第後秋日過訪山中賦贈

獻賦甘泉十載餘未聞明詔召相如赤霄雲氣
囊中草曰露風光花外車騏驎豈終槽櫪伏干
將還薄斗牛墟漢庭首對未云晏好向山中讀

自華樓集卷七

九

父書

題吳文學茗上草堂

君舊宜為樓按年月日時竝丁卯故宇
之為四卯樓索予記久矣未及屬草頃
復為堂賦此

未及題君四卯樓又聞別構草堂幽紗窻半俯
兼葭市碧檻重開杜若洲滿壁圖書消白晝一
簾琴奕貯清秋何當載酒花間醉臥看軒楹紫
翠流

贈醫者王啓雲

少年結客入幽燕一擲曾輕百萬錢不惜豪裝
金已散直教墟婦酒如泉晚尋瑤草雲深臥手
著方書肘後懸共道五陵舊豪俠却逃海上習
遊仙

贈胡大參胡舊爲
德清令

少年佩印出專城復道銜恩回帝京江上幾
看飛鳥影夢中猶狎抱琴情花迎方岳雲霄近
星聚西湖象緯明此日招攜還太息共憐衰鬢

二毛生

病臥山中喜南石丈過訪

年來久不見樓卿此日支離下榻迎乍白乍青
紛世眼一生一死見交情病魔漸向鳴禽解吟
杖翻隨落葉輕醉別并期春社過桃花深處聽
吹笙

病起送何醫還西湖并謝蒙近野公

韓康賣藥幾經年家住西湖秋水蓮神訣早餐
上池水仙丹兼遇異人傳千金鵝蕊囊中出五

石方書肘後懸病骨如逢知己問已勝筇杖過
花前

送有家弟移家練溪

千金不惜買名園君復移家傍近垣別業初分
鴻鴈影下鄰又共鵲鴿原未言奕酒耽賓客還
以詩書授子孫異日百年喬木蔭翩翩甲第總
高門

寄贈桐廬令李檢齋

江上琴臺高入雲抱琴爲令却逢君孤城流水
掌中瀉一曲陽春花外聞露冕幾隨馴雉狎放

六書樓吟稿卷一

圭

衙猶讀捕蛇文南州吏業稱君最異日還看萬
里勳

秋日過餘不溪懷史德清

江上忽聞流水音却疑單父弄鳴琴泠泠散入
千峯色渺渺如賽孤鶴吟官舍遙連蒼靄曲訟
庭應臥白雲深故人相望不相見芳杜秋光何
處尋

七夕宿湖上大佛寺歌唐人詩云臥看牽

牛織女星適雲暗不及觀賦詩自解

天街此夕鵲填河閣道雙神佳氣多豈謂梵雲
花外落却教仙珮暗中過共看纖靄迷機杼何
處含嬌渡綺羅欲狎年來問津者使星猶自滯
煙波

同陳竹廬孤山社歸遇風雨口占

却怪山靈故鬪奇斜風細雨社歸遲林懸似對
題詩障湖黑翻爲洗墨池孤寺梵鐘傳谷口一
葉漁笛過花枝掀髯共笑巾如沐不減淵明折

角時

八

圭

松里先生招諸友社飲孤山得樓字

有序

孤山社故光州刺史高穎湖公所卜築

也嘗邀予入社并碑大雅堂於其上已

而光州公沒而社且屬之他人者久矣

及索曩所爲碑已不可得語有之曰樂

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故別離予故

俯仰今昔不能不爲之低徊系欷云

我投賦草弔光州半屬新知半舊遊吹吹再逢

今日社煙花不改昔年秋分曹對奕雲深竹落
日攜壺水上樓綠字殘碑啼鳥外一翻歡賞一
翻愁

再過湖上

日日樽罍湖上攜煙花不盡使人迷孤山處士
片雲墓十里王孫芳草堤半舞半歌金谷嶂欲
晴欲雨輞川題興來釀酒六橋畔滿路秋光亂
馬蹄

沈龍洲刺史載酒湖上同社中諸友共賞

八

圭

蓮花得耕字

清秋何處美人粧嫩綠輕紅帶晚涼共指仙妃
臨洛水却疑帝子渡瀟湘風枝歷亂珊瑚色露
氣氤氳珠翠香十里煙波看不盡畫船簫鼓醉
斜陽

酬沈鬱林

鬱林太守絕風流日日攜壺湖上遊青笠綠蓑
煙雨暮黃冠玉塵薜蘿秋吟邊天竺先生社杖
底孤山處士丘憐我平生好詞賦頻將題什寄

滄洲

湖上逢徐賓梧吏部時適告病出沐賦贈
不堪衰鬢臥清秋忽遇仙人海上遊採藥幾逢
鵝慈草看雲獨看鹿皮裘雙龍劍氣花間入五
色煙波掌上收漫道尙書期不顧杖藜隨地訪
丹丘

贈許南臺使君

年來宦轍半西湖三度錢塘興不孤帝子祠前
投弔草仙人閣上醉攜壺戴星出入了公事載

不皇樓臺稿卷

西

鶴煙波自畫圖我亦罷官多澹石數隨明月共
招呼

別西湖寄社中諸君

年來不是悲秋客何事黯然魂獨銷十里煙光
邀別賦千條柳色挂河橋鮫人織室懷投杼神
女凌波暗度簫我亦題詩寄明月知君不惜報
瓊瑤

八月九日湖上得縉兒問書口占答之

七夕西湖詠女牛還家忽已近中秋只緣詩債

未能了爲惹山靈不自由日日攀花煙水畔朝
朝載酒薜蘿幽欲知汝父杖藜處但看客星天
際流

久客西湖聞郡太守及臬公病卽訪醫藥
寄之

久客西湖作酒狂忽聞臥病似淮陽未逢印綬
花間出却憶仙人肘後方五色金光鵝慈草一
瓢水碧露華漿絨題欲向西風寄目送歸鴻過
夕陽

不皇樓臺稿卷

圭

壽少谿伯兄

白頭兄弟世間少兄復年逾七十三花下數隨
尋酒社林中俱已厭朝簪秋來大被連牀共老
去方書膝席談聞說茅峯應不遠還將仙訣祖
堂叅

朱希桂方伯公致仕歸餞之江上

看君意氣似秋雲笑指江亭吳楚分宦業年來
成夢幻人生那得惜離羣暫避初服尋仙訣歸
臥空山謝世紛聞說罷官猶恨晚到家不著解

嘲文

秋日江上得鄧中張生所攜石里光祿明

江太守兼惠茶筍紫菜

司馬帷中久已疎清秋江上忽傳書攜來玉案

山中筍錯出金光海上蔬千里風塵憐故舊百

年日月共躊躇欲將珮劍脫相贈却愧仙人雙

鯉魚

過訪濮餘杭并尋洞霄宮

舊聞勾漏服丹砂我亦來尋玉洞花百轉巖泉

不羣集卷七

天

憑鳥道九天日月自仙家獨憐廢殿懸青嶂空

憶前朝駐翠華願乞上清爲弟子黃冠長此臥

煙霞

夜過蕭山贈陸大尹

陸機後裔稱豪俊此日江亭又見君花下掀髯

疑列戟風前攬帶欲凌雲滿城佳氣中天落萬

戶絃歌入縣聞復道夜深能好客戴星傳炬共

論文

過越州訪翁見海司馬

一劍一瓢冰雪寒遠將衰鬢客江干爲尋知己

輕千里却入深林訪舊歡三黜直臣魯展季中

朝元老漢袁安相逢且醉花前酒無問彈冠與

挂冠

壽邵越湖年丈八十

閩州太守早歸田

天子推恩賜帛年花裏

頻看養生訣杖頭數挂社遊錢已占郡國推三

老絕勝蓬池宴列仙况復季公霄漢出多衣戲

綵歲星前

不羣集卷七

毛

過訪陶新岑大參寅丈

遷客南還過舊京明光視草共知名君推雋氣

嵇中散我亦狂歌阮步兵翻憶雲霄同宦侶却

憐江海故交情相逢縱飲追河朔無事花前問

解醒

西歸錢塘適陸蕭山招宴席間口占

西出江亭日暮時使君攜酒過花枝牽衣笑綰

錢塘渡膝席同看禹穴詩銀燭繡屏宵影亂嬌

歌急管漏聲遲夜深不覺已沉醉猶向庭前勸

別卮

贈劉栢巖大尹

將樂帷中少結知於今俱屬白頭時休嫌歲晚
罷朝請且向花前賦社詩君已早參勾漏訣我
今無復尚書期百年世事秋如此日日還過一
局棋

陳寒泉司訓惠金盤露四罇賦詩謝之

憐君贈我芙蓉露疑是仙人掌上來色借九秋
上池落香傳百和鬱金回渴呼不用陶潛漉狂

未見書卷

天一

飲何辭衰紹孟復報東風添勝事梅花夜半隔
窗開

聞南石丈病臥春夜過訪忽已他出題壁

一首

聞君抱病臥江濱復道行歌谷口春欲向深林
思攬帶却憐明月獨隨人棲枝孤鳥寒無語倚
戶雙童夜候津自笑客星還自照中天看劍共
誰論

送許吏部入朝

使君遊宦似馮唐白首猶爲漢署郎分省半開
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花間再識千官面天
上重含五夜香倘過明光尋舊草却憐十載早
封囊

昌化道中望齊雲巖

掌上星河落九天望中巖壑起孤煙笑看鳬站
褰雲外復指芝房挂斗邊此日翠微猶下界明
朝絳闕迴羣仙小臣千里陳明水敢向三清乞
福田

未見書卷

无

東賀許太常頴陽

天上輶車徵貢禹郡中弩矢候相如已看舊學
還東觀復道新恩典石渠朝請預占上相綬陞
迎首出太官廚到來憐我文章癖無忘時時借
賜書

雲巖途中絕不逢酒家馬上口占

連朝沽酒市已絕一路看山興可憐米汁不聞
齋繡佛翅車何處口流涎子雲欲弔鴟夷日康
樂愁耽展齒年馬上洗瓢空逸調誰云醉後似

乘船

過淳安弔故相商文毅公

經術當年推貢禹風稜百世並師升幾傳抗疏
獨持正不厭明時再罷官隧道碑銘今寂寞故
園第宅半凋殘我投弔草江城上流水空林白
日寒

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同諸友登道峯絕頂

晚酌歸雲菴賦此

天目西來佳氣多山河百二望中過千峯泉色

皇樓稿卷一

十一

紫衣帶萬井桃花照綺羅入壑已疑迷谷口穿
林不覺到巖阿醉來欲向僧分榻笑指枝頭挂
鳥窩

贈堪輿者吳雙峰

海上逢君白苧秋歸裝忽擬擁貂裘名山未遂
馬嘶北賦別那堪鴈影流塵世數窺壺裏景衰
年何處壑藏舟五雲聞說多佳氣安得重攜上
一丘

白華樓吟稿卷之七

白華樓吟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律詩

送李少白遊燕京二首

山河百二帝王州獨著黃冠萬里遊玉帛尙方
孤劔迴圖書武庫一囊收望中雲擁千官衛天
上春開五鳳樓奏賦甘泉誰爲獻祇應明月臥
滄洲

白華樓稿卷八

十一

黃金之臺百尺高不勝往事屬風騷大明天子
日月出萬國車書江漢朝虎觀明經議同異羽
林騎士橐弓刀君行貫酒過燕市爲弔當年屠
狗豪

沈鐵山尋湖中諸山卜壽藏處賦詩謝之

春日尋山入翠微西來紫氣照春衣未言軍陣
祁連像且卜他年劒珮歸樗里墓宮花外指王
孫裸葬塋中依從今已解一生死無待猿吟與
鶴飛

夜過大宗伯潯陽家花園偶題

經年不過石崇家金谷園中競麗華碧落星欄
紛玉樹翠微風磴覆名花夜深傳燦看如舞醉
後穿林興復賒別去忽聞池上鶴却疑隔水奏
清笳

天子詔封鐵山先生爲尚書郎詩以寵之

翩翩公子總人豪萬里雲霄起鳳毛早已中林
謝朝請又逢 天子賜宮袍璽書初向明光

出日月還瞻御氣高聞說燕山五枝桂君家端

許拉風騷

送俞小江還桐廬

鬼谷先生何處歸霜前一鴈薄天飛未言海上
尋仙訣且向山中事息機別路不堪催落葉到
家應已授寒衣若南秋色看無盡千里隨君訪
釣磯

過潯陽宗伯七十醉後席間歌老杜人

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因而賦此

人生七十古來稀况復尚書解綬歸地借三台

多氣色天邀北斗共霏微池邊佳麗穿林薄
裏笙歌入座飛日暮猶言興未盡攜壺秉燭傍
漁磯

湖上逢陸進士赴京殿試感舊言別一首

不堪數載歎離羣况復三秋賦別雲草色幾摧
江上路鴈聲偏傍客中聞公車早應賢良召劔
珮遙飛星斗文 天子臨軒傳大對漢庭年
少詎如君

戊寅秋予過西湖吟社明年復得沈三洲

納言顧西井方伯予恨倏爾言別不能相

從也賦詩寄之

西湖煙水多佳氣社裏分曹併二君春夜已聞
推顧况秋題復道屬休文何當挂幘藤蘿月解
共攜壺薜荔雲媿我浮蹤同白鴈一年一過又
離羣

寄潤州太守鍾西星

有序

嘉靖甲辰予嘗令丹徒去且三十六年
矣而西星公出爲潤州守頃以已

九月過之官遊舊地兼逢故人不勝感
懷情見乎辭

少年捧檄趨庭處此日逢君佩印過地擁東南
新月城開百二舊山河土風已載三都賦吏
業還傳五榜歌聞說江陵花外候可能攜酒眺
煙波

江行東鍾太守

那堪五夜唾壺聲起坐蓬窗拂曙行紅見海門
天際出碧知蓬島望中迎霜隨鴻鴈寒初度浪

八自集卷之六

四

狎魚龍夢不驚題寄風流鍾太守煙花何處潤
州城

壽元洲太宰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况復尚書天上歸五老會中
推首座西湖社裏逢初衣早聞綠髮圖麟閣近
向滄洲卜釣磯佇望台垣多秀色滿庭笙吹綵
雲飛

潘司馬印川公自河上南歸以詩迎之

黃金堤上告成功 天子傳恩九殿中初頒

尚書推八座還兼少保副三公尚方分賜飛魚
服萬國歡歌瓠子宮復道圖形麟閣上日華長
照美髯翁

送范官諭過南京翰林院

聞說文皇召賈生璽書萬里下承明人依北斗
分新寵地向三台卽舊京燕子磯頭題夜月鳳
凰臺畔賦春鵲此行不復久留滯指日還瞻入
帝城

庚辰除夕共客守歲

八自集卷之六

五

誰云七十古來少此夕相將食肉年臘色漸消
殘漏外春風暗度百花前三台共擬卿雲現中
夜如聞萬壽傳久以衰遲罷朝請獨依北斗望
堯天

辛巳元旦紀夢中作

人生七十古來稀萬事從今總息機且向青山
理禪寂併依綠水上漁磯時時對奕入深竹日
日攜壺轉翠微肘後一瓢還一劒杖藜閒看白
雲飛

王敬所司寇公避客湖上東寄一首

鐵笛黃冠紫竹筇，仙人醉臥白雲封。不妨葛令尋丹井，却美留侯訪赤松。煙水六橋鳬鴈俱，洞天三竺鹿麋蹤。何時羽化乘風過，邀爾同鞭五色龍。

許按察攜酒天寧寺

使君攜酒過諸天，膝席銜盃撒管絃。坐久已忘人世外，興來欲舞散花前。醉耽米汁同齋佛，笑指燈輪共悟禪。愧我頭陀漸衰颯，却逢玄度得攀緣。

攀緣

不自棄棄棄棄

六

輓慎山泉侍御

夜占執法黯無光，忽報君除地下郎。花外已迷避驄路，林中空貯賜衣香。生前諫草留青史，身後圖書覆石牀。翻憶少年同臥起，臨風流涕欲沾裳。

山齋中讀故友李于鱗詩刻有感

讀罷當年供奉詩，謫仙聲價倍明時。人埋重泉下，名傍雲霄比斗陞。我已久慙王勃後，

應不負賀監知欲投弔草，那從寄萬里。淒風繫所思。

簡沈鐵山

五湖雲影數南移，獨不逢君寄我詩。林鳥猶聞求友調，山花偏妬照人枝。幽蘭綰帶頻勞夢，明月流光却傍誰。此日臨風題一札，無端蕭瑟起秋思。

簡甥顧侍御并外孫董儀制

偶逢青鳥入長安，洗墨題詩附羽翰。三署花深

不自棄棄棄棄

七

畫省草九天，霜色惠文冠。却憐白首漁樵老，獨倚青萍牛斗寒。雙縮鳴珂何處望，氤氳佳氣扈仙鑾。

李按察由京都還再過黔中

使者啣恩入帝京，忽聞持節向昆明。五雲日月中天出，萬里風煙絕徼行。樊吏共迎冠豸客，笳關遙指棄繻生。羨君年少馬蹄疾，那問南金攜滿贏。

時李攜南金賣於子故戲及之

東贈徐吳江一首

曾向江亭謁使君翩翩劍佩似凌雲眼中相向
光欲射海內無雙氣不羣豈特鸞花萬戶邑還
期節旄百年勳看來一片封侯骨異日功成擬
冠軍

贈張元洲太宰

九十人中第一豪風流不減晉山濤入朝望擁
三台重去國名齊北斗高避客經年絕城市閉
關長日臥蓬蒿獨憐中散堪同調猶向花前脫
佩刀

不羣集卷八

八

由清波門放舟尋六橋迤邐飛來及北高

峯諸山

竭來脫幘絕城市却買輕舸訪菱荷露氣遙分
玉塵潤煙光偏上野袍多初隨麀跡穿青嶂復
傍鸞聲狎綠蘿入谷掀髯發長嘯欲移丹室挂
巖阿

別西湖一首

竭來宋玉賦悲秋秋到西湖興轉幽三竺松蘿
露欲泣六橋煙水鴈初流越王臺畔涼雲站處

士墳前落日愁騷客歸來多澹宕千林風物一
囊收

贈許建昌二首

詔推南郡二千石特出尚書白首郎漫道楊雄
淹執戟却令汲黯臥淮陽畫熊方印專城寵露
冕乘輅擁路光異日名垂循吏傳風流不減漢
循吏

三朝吏部郎官出上載輜軒使者回此日猶垂
太守綬折腰重上採風臺知君不抱積薪歎當

不羣集卷八

九

路應憐濟世才佇看政成報

天子黃金賜

爵璽書來

題蘭洲卷

蘭洲者莊君某賈而好文者也托友人
索予贈并約載歌妓醉之西湖之上戲
題一首

聞君抱興秋江上秋色隨波帶草堂風葉幾飄
鳬鴈夢露枝偏瀉菱荷香願結湘曲騷人珮不
逐湖南富賈裝復道月明蕭史過輕移羅襪水

雲鄉

張山人思洲過訪草堂賦贈

貧愁不厭支頤臥肺病偏耽抱膝吟幾夢故人
憐歲晚數隨春鳥過花深疎簾竹簟飛塵隔落
日滄江流水首到此已忘賓共主翻令長嘯出
空林

鐵山丈七十之慶兼聞其子工部自京來
歸詩以賀之

七十年來世所稀仙郎况復自天歸五雲佳氣

太皇太后

十一

分歌席萬里恩光賜舞衣水擁樓臺層靄入風
傳簫管百花飛填門賀客紛投轄共向樽前醉
夕暉

贈沈丈

珠履三千誰似君翩翩氣欲凌雲未言掾史
文無害共指風騷世所開明月樓中邀珮影清
秋江上哀蘭芬社遊日日堪攜手曲水傳觴醉
夕暉

李終南春日過湖中攜酒邀之出遊城南

諸山

李白攜春過五湖湖南花柳半酡酥峴山已擬
迎歌引若水還勝載酒無興到客遊金谷障醉
來林入輞川圖勸君解帶挂深竹共向樽前聽
鷓鴣

寄積兒兼呈郡太守及泉公

嗟汝南冠作楚囚傷春無耐似悲秋不聞葦葉
花間榻空憶扶筇水上樓黃霸受書慙自擬鄒
陽草疏向誰投中天倘賜金雞赦若雪恩波萬
里流

太皇太后

十一

輓陸北川司馬

中丞秉鉞駐虔州天子殊忘南顧憂豈謂
謗書如白日却令飛將臥滄洲十年抱病五湖
曲一劍孤懸萬里愁夜半星垣旄頭落淚隨若
水不東流

春夜過訪范宮諫屏麓

碧山學士家何處紫氣西來幾許深笑指蛟龍
臥盤谷却看坐車帶簪林石函石室金光草我

抱春江綠綺琴白雪調飛櫓和阮誰言塵世少知音

龍賓野分訓蕭山簡寄一首

憐君劒氣挾青萍少負南洲才子名歲晚始除秦博士帷中初授魯諸生不嫌官俸五斗米却喜家鄉一日程我有相思何處賦聊隨白鴈寄秋聲

贈山陰劉秀才

有客凌秋江上來自言家傍越王臺若耶煙霧

不置樓臺猶美

主

眉間落禹穴圖書掌上開文藻已看搖北斗劍光還擬屬三台他時獨展賢良對不讓當年賈誼才

吳韞菴大叅邀飲柳州亭風雨賦詩一首

載酒西湖水上亭梅教風雨妬山靈盆前不辨煙花市檻外那看鴻鴈汀夜靜蛟人藏織室林深木魅避長扁醉歸笑指蘼蕪路却借庭燎照使星

王平溪司勳北上以詩送之

司馬韞鈴蓋世豪仙郎又屬晉山濤中天日月運龍馭萬里風雲起鳳毛君縮金魚遊畫省我今白首臥林臯一朝傾蓋相知處願向離亭脫寶刀

再過五雲尋山歸賦詩一首

幾向青囊間指揮五雲佳氣數瞻依不逢牛臥馬嘶兆空帶泉聲鴈影歸大地從來玄壤闕仙人何處綵雲飛王孫裸葬殊超曠何必尋山入翠微

不置樓臺猶美

主

故潮州太守東明公沒已久矣予以道遠不能弔其子太學君過訪聖水禪房賦贈一首

幾投賦草弔潮州路阻關山挂劒秋此日鳳毛江上過諸天星色掌中流初穿聲鶴香臺入還傍經聲寶界遊羨爾眉間多道氣少年名已動南畝

送劉幼川大叅入覲

南州按節僅經年復道朝元入禁天萬里書

會閭闔五雲日月儼神仙大官傳賜尚方食中
使遙頒少府錢治行知君推第一恩波首沐鳳
池前

題鶴池先生號

使君載鶴數臨池鶴舞池邊興獨奇照水幾窺
霄漢影凌波偏狎羽毛姿秋來似跨蓬瀛外月
到如攜太液陂夜半聲聞九臯上却疑子晉擁
笙吹

題梅東先生號

白雲飛處是君家西傍寒梅千樹花枝覆生香
春共吐林懸疎影月初斜幾吹鐵笛霜清調不
羨仙人萼綠華借問孤山林處上下鄰遙指赤
城霞

訪施南石

玄晏先生何處尋想伊只在白雲深半花半竹
魚龍窟一劒一瓢冰雪林君臥煙寒應未起我
攜秋色傍誰吟到來拄杖發長嘯木落天高山
水音

贈鄭龍窩

客抱青囊海上遊西來紫氣白雲秋眉間似帶
煙霞色肘後如攜日月流千里名山雙眼入五
湖風物一瓢收邀君夜半占天象佩劒清光射
斗牛

大觀亭雪霽眺望

大觀亭上望三垂萬里風光吹陸離已覺諸天
連碧海翻疑兩肘跨瑤池滿城競舞豐年兆野
老偏耽逸興奇却笑玉壺冰影裏梅花紅透隔

牆枝

贈督府崑崙公

十年擁旄開三鎮萬里風塵客當家北轡戎王
要質子南提部曲建高牙檄書馬上銷烽燧幕
府幢中熄鼓笳異日功成報天子還看談
笑淨胡沙

山陰諸族子見訪臘月二十二雪夜席間
口占

却笑風流阮步兵諸君又屬阿咸情牽衣半帶

若耶色佩劍還攜刻水清雪裏放歌堪共
間長嘯解同聲無憐歲暮欲辭去縱飲須拚十
日程

壽太史潘天泉七十

太史文章蓋世豪玉堂金馬迴仙曹豈期末路
忽垂翅幾向西風歎二毛三徑黃花開歲晚中
天華月度林臯人生七十古來少日日招攜醉
濁醪

癸未元旦二首

八皇樓吟稿卷

夫

爆竹聲中年復年逢人呼我儼神仙登山不藉
扶筇杖對醺何嫌少社錢仕路久拚三黜棄兒
曹又喜一經傳鄰翁笑問山中課日日狂歌與
醉眠

日日狂歌與醉眠風流長嘯自呼仙九天閭闔
朝元旦萬戶笙歌擊壤年臘色漸殘宵漏外春
風暗度野梅前從今共結山中侶閒看川雲併
壑煙

元日過南寧伯兄暨參軍少弟

一自移家出練溪白頭兄弟各東西鶴鶴原上
冰流隔鴻鴈聲中雪色迷幾對名花懷賦草何
當大被併牀棲今朝喜奉連枝會爆竹聲中共
杖藜

外孫董膳部持節南還過訪齋中席間口

占

仙郎年少漢終童持節南歸故里中萬里圖書
遙捧日諸侯負弩若乘風初傳天寵將星父復
道恩波借外翁醉向花深占象緯使星今夜照

八皇樓吟稿卷

七

茗東

漳陽宗伯病渴冬月猶噉瓜不置以詩問
之

天上文昌夜黯然相如病渴最堪憐豈應詞賦
金精耗解道丹砂火候還五色瓜漿殊沆瀣上
池水氣倍澄鮮仙人縱飲狂無筭却怪長鯨吸
百川

郭司訓舊習青囊併度予所卜壽藏再賦

一首

秦年博士教西吳復道周官墓大夫日月已參
肘後訣山川盡入掌中圖未言金甌王魚葬却
兆馬嘶牛臥無異日憑君七尺土千秋猿鶴白
雲俱

由孟郊井北尋妙山諸峯沿溪二十里始
從南山而出賦此

前身不是謝康樂何事名山日日躋雪色遙分
天外岫泉聲曲絳霧中谿金光紫氣飛鳶站瑤
草琪花簇馬蹄笑上百年藏劍處遊仙豈爲武

陵迷

大聖樓陰集卷一

六

施太學招飲叢桂堂中因感先大夫璉川
公舊遊席間賦此

青州太守久不見忽過高臺與曲池歌舞猶牽
同醉伴松蘿如覩舊題詩蒼顏白髮堪憐我綠
酒黃花却傍誰獨羨次公能好客風流不減鄭
當時

聞邱報甚喜感賦

時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

貂璫內擁中常侍麟閣元勳博陸侯豈謂一朝

封事入忽聞五夜罪人投九天日月雲霾釋萬
國車書江漢流野老扶鳩南海上不知禁錮幾
時收

李竹亭俞小江張少龍從武康卜山歸且
各別去元宵夜張燈宴集席間賦別

名山已卜衣冠藏火樹仍開餞別筵豈謂草堂
冰雪夜似遊金谷艷陽年一簾星斗花間落五
色珊瑚掌上懸須向樽前縱歌舞明朝江上隔
雲煙

大聖樓陰集卷一

九

過訪施南石適臨川使君在座共對梅花
賦詩一首

春日言尋處士家忽逢仙侶賦梅花碧殘梁苑
池邊雪紅擎扶桑海上霞却笑簪冠同澹宕豈
將金谷競繁華醉來掉臂出門去回首江雲日
已斜

貢兒病濕僵臥甚劇已而獲吳王二醫投
藥少間午日宴集賦詩志喜

壅腫如囚偏卜醫長桑扁鵲恨逢遲脫裝願請

千金藥續命兼分五色絲已解支頤移病榻却
教扶杖出花枝仰天浮白不辭醉潦倒尊前漫
賦詩

送門生施司理升嚴赴南雄予堂按節
廣州故云

聞君抱檄宦南粵爲我移文弔尉佗此日刑書
脫相贈當年使節再經過文身雖結知今少冠
帶詩書勝昔多海上明珠并大貝通關市罷聽
夷歌

嘗放鷓鴣者

不置書卷

干

紆日寒江狎釣絲忽逢江上放鷓鴣羣呼亂沒
芙蓉水鼓吻跳波鴈驚池怪底揚舠紛織室又
看掉翅犯馮夷道人空抱觀魚興却憶濠梁嘯
賦詩

六月二十日得督府憂旱書簡寄

吳越諸州半旱災忽驚督府寄書來山川徧置
祠壇禱雲漢流傳鴻鴈哀已見羽衣呪符水何
當白日走風雷經時不雨堪憐甚亟爲飛章奏
帝臺

簡寄富陽學諭陳寒泉

富陽江前江水流何如若上白雲秋帷中講藝
憐知已掌上看山憶舊遊幾對月明尋嘯侶還
隨劍氣覓同遊他時冠蓋西湖上須爲移書寄
白頭

郡太守熊公禱雨紀事

吳興太守出齋宮白日鞭霆并叱風豈謂羽人
呪符水還應露冕禱豐隆五湖禾黍煙花外千
里河山浩蕩中共向峴亭題喜雨百年俎豆又

蘇公

不置書卷

圭

輓費淪川兄弟

君家伯仲似陽城我亦年來約弟兄少小金門
漢常侍却遺白首魯諸生罷官猶羨田廬近多
病頻攜几杖迎歲晚社遊漸零落秋風江上涕
霑纓

同董進士中泉聖水禪房賦贈

僧家到處屬雲林此地由來深復深萬井綺羅
花外隔諸天龍象掌中臨窻懸湖水流香

抱松風寫梵音願向鳥窩分一榻與君相對照
禪心

送宮洗范屏麓入朝兼簡兒壻

年來學士久焚魚復道新恩典石渠故里喧傳
相司馬諸侯弩矢護相如別筵千里青樽滿到
日三秋白鴈初兒壻郊迎問衰老茶經花譜養
生書

陸平泉宗伯招飲北園

時公有名
信坐閣

焚魚學士戀巖阿別有池堂傍薜蘿席上層樓

八景錄卷八

五

晚城市觴臨曲水狎煙波閒花啼鳥幽期鬯白
石蒼苔逸調多醉後復尋竹深處名香法供禮
維摩

龔太守約登煙雨樓已而西還不及赴簡

寄一首

秀州太守最風流好客頻攜煙雨樓無耐羈心
隨旅鴈不禁歸興挂清秋疎簾飛棟紅蕖水曲
磴層欄白鷺洲過此題詩投地主何妨他日重
淹留

卷之八

白華樓吟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五言絕句

途中逢童侍御謫楚二首

歲晚衆芳歇悲君萬里行山川一以眺無限逐
臣情

逐客今南竄湘江尙北流飄零投弔草翻作古
今愁

八景錄卷九

一

山中偶題四首

婆娑古樹下調鹿自來往白雲本無期誰共山
中賞

山中經四時不知寒與暑惟有鳴候禽坐樹回
人語

衣冠詎識秦姓名寧問漢臥看月影寒漸上梧
桐半

昨逢赤松子授我長生訣金光草一莖清露滿
如掇

寄談妹丈

年來不見君鴻鴈客中聞此日孤城上相看隔水雲

春日江上

冰雪春猶淺鶯花客裏歸忽看蕙草綠漸上野人衣

贈楊雲岳大尹

故人勾漏今千里訪茅君堪笑女蘿帶猶塞海上雲

白華樓卷

二

客有談稗官者口占

誰掉花間舌能傾座上聽夕陽忽在樹疑是夢

白華樓吟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七言絕句

夏日友人見訪白華樓

畫簾初捲坐樓臺五月冰霜霄漢開一片雲花江上落遙隨仙珮隔溪來

沛上簡重內翰

故人天閣校書餘寂寂開門賦子虛我有相思

白華樓吟稿卷之十

一

何處寄清秋江上數行書

無題

醉擁吳兒夜倚闌一枝冰雪欲生寒獨憐桃李無言處祇許風前帶笑看

淮安道中大水

淮南官舟十日程黃河滿地暮雲橫兼葭市裏乞漁火鳬鴈洲前讀水經

過太湖

一片輕帆下五湖遠隨飛鳥掠煙波吳王

渺何處七十二峯掌上過

李前山過訪二首

石鼓周宣篆李斯晚年書法受張芝到來笑指
茗溪水借向山中作墨池

問君痛飲似劉伶五斗解醒一石醒幾過山陰
逢道士只求一醉寫黃庭

題上方寺雨上人間

上方寺雨上人抱閒而過予曰此中丞
宋公所題也又曰寺本孫吳赤烏年間

所建後數百年而蹶歷唐會昌六年而
興已而累數百年而復蹶歷宋嘉泰元

年而興明以來寺之困於賦而廢者什
之九矣中丞公令吳縣時罷去其賦者

什之七予始得請鄉之厚為福田者按
故址而宮焉

縹緲之峯煙水深禪房花木幾升沈中丞露冕

繡經後龍象依然滿地金

相人者林君過草堂數傾座上客漢之望

氣王朔不過也嗟笑予好兵訣不能用於

世予醉後戲為李廣詠以謝之

藍田老將歸來久醉尉當關罵未休江上偶逢
王朔過却憐疾戰不封侯

友人俞小江年近五十而未舉子予出侍

女贈之賦二首

海上碧桃花未開仙人移向綠雲栽佇看結子
大如斗持獻瑤池萬壽盃

昨夜半含仙掌蕊東風初裊露華枝試看江水

珊瑚映却似扶桑日出時

丙子八月九日湖上對月口占寄諸省試

二首

一輪明月挂秋風萬里金波漾碧空恍見仙娥

雲外指文昌星色照湖中

浮玉山前似鬢犀夜光千頃散玻璃佇看才子

方塵戰萬里秋風亂馬蹄

送俞小江二首

一棹西風吹客衣五湖雲影送君歸聞中少婦

裏帷間爲說山翁鬚轉稀

借問春風幾日程王孫芳草馬蹄輕白頭拄杖倚廬處繡機移兒花外迎

送堪輿者劉子還豫章

問君何日到江西千里春風送馬蹄湖上名山看木盡還隨明月過花溪

送曉光上人過姑蘇

山僧杖錫愛遊方笑指前身是樂王日暮辭歸東海上片雲散入雨花香

八皇樓夢筆

四

桐江俞泉亭傳周藩三紀于茲上書免官

來歸簡寄一首

一別西湖入汴都廿年風物半凋枯故園松菊知猶在秋色能勝昔日無

月明珥筆鴈池畔日暮飛丸兔苑深同輩豪華似秋葉何如歸臥釣臺吟

臥病

不堪病骨對花枝寒雀紗窗欲暮時夢醒孤燈忽在眼綠珠斜倚繡屏窺

俞小江爲予改築門第

天目南來紫氣翔千縈萬折引明堂仙人樓閣枕江曲隔水芙蓉入座香

贈樗丘翁

東海翩翩一歲星幾過花下誦黃庭夜來口授長生訣贈我千年紫茯苓

題董學士詩卷

有序

過黃庭院得宗伯曄陽公所題雲巖諸作讀之誠昔人所稱飄飄凌雲之氣者

八皇樓夢筆

五

也於是令善洞簫者吹而歌之不覺兩

肘頓生羽翼系之以詩

學士題詩在翠微仙風縹緲落霞衣我來歌度紫簫曲五月中白雲飛

題贈戴鍊師雙泉

仙人丹竈九成臺雙引飛泉天際來長風吹洗翠頭色萬朵芙蓉掌上開

羽士蘭谷索詩戲題

聞說仙家好玉蘭年來手種碧雲端自言已習

長生訣不羨金光九轉丹

夜泊九沙或指前有礁石不欲放舟賦詩

慰之

日暮乘流過九沙綠雲深處臥漁家仙人手指
支機石豈犯中天博望槎

訪前江僉翁

聞說仙家俯大江日高枕石臥蕉牕年來避客
白雲裏却愛襄陽舊老龐

送吳友東訪沈鐵山并寄一絕

八百里樓臺

六

一片輕雲向日行遠攜春色過江城故人如問
山中課醉臥桃花吹紫笙

贈相人者林君

蔡澤歸來若水前灌花種竹已忘年却逢唐舉
掀髯過笑倚山林骨似仙

送堪輿者余君還錫山兼簡王繼山考功

千樹碧桃花半稀春風一棹五湖歸綠蘿煙水
堪詩畫願爲山翁借釣磯

喜俞小江過山中

海甸春風鴈不聞自花飛盡却思君忽逢伏劍
樽前過攬帶猶疑夢裏雲

惜別

攜酒強君君不留又隨明月下江州釣臺山下
如經過爲問題詩駐客舟

約小江九月再過

勒馬津亭去復回望中柳色向誰開牽衣笑指
重過日應逐三秋白鴈來

壬午九月一日候京闕報

八百里樓臺

七

古稱馬上疾於鳥此日偏嫌飛兔遲安得仙人
縮地過忽傳天上桂花枝

九月初二日早起二首

夢醒午夜漏初殘起對孤燈曙色寒窓外忽聞
流鴈過却疑傳喜自長安

披衣候曙轉蒼苔獨立中庭戶未開忽見疎星
花外落文昌偏回掌中來

初三日捷報到紀事二首

晴日林中對奕棋翩翩鵲噪過花枝忽聞天上

泥金幅擲鼓鳴金擁里兒

撻鼓鳴金間爲誰競喧兒擢桂花枝帷中方勒千金賞門外尚懸五丈旗

送方俞二大南還

一棹西風江上雲千林落葉不堪聞寒裝歸路無相贈祇草江淹賦別文

送堪輿者方君還錢塘

鬼谷先生興不羣五湖秋色欲隨君到家開棹竹如意誰共江前看白雲

八

送俞八遊金陵

鳳凰臺尚高入雲囊中寶劍動星文願同千里關山月馬上隨風歌送君

寄題樂虛草堂

山色西來秋滿堂幽人瓢挂水雲涼窻前閒倚藤蘿影獨對花鬚與蜜房

夏日爲許使君醉贈侍兒

誰攜明月過南樓一片清光似九秋醉插山花頻勸酒笙歌飛處絳霞流

贈陸相士

少時已解黃金印晚歲長耽白雪吟客過花前掉談塵笑呼骨法起山林

六月七日夜候董甥選館比來消息夢中

一絕及問董甥以病不試甚哉夢之妄也天門紫氣照吳關又報仙郎供奉班萬里恩波似明月隨風吹落洞庭山

姚道士禱雨

君豈華陽洞裏仙風霆萬里掌中懸羽衣草屨

九

天門過五色龍歸水滿田

題吳生菊花圖

誰寫淵明三徑秋黃花滿眼露華浮我來未飲心先醉習取餘香釀甕頭

秋日同李少白吳養貞江行三首

江上初開白鴈秋畫船綺吹夕陽流風前不盡煙波興欲向銀河犯斗牛

却憐賀監罷官遲日日煙波江上移况復故人逢李白紫髯碧眼照花枝

已看李白擲盃舞復道吳筠掉塵呼日暮歡
煙水上却成三笑虎溪圖

嘉禾弔古

落日秋風構李城不堪鼓角客愁生當年戰
今何在誰爲移文弔不平

過雲間弔古

二陸先生何處尋想伊只在白雲深忽聞孤鶴
青天喚疑屬當年萬里音

訪莫中江年丈悽然感舊兼期陸平泉宗

伯爲社遊賦三首

西湖別袂幾經秋此日重攜花下遊試問平津
客在否天留我輩釣滄洲

已聞樓護埋青草却羨楊雲老著書世上金魚
併緋袋何如蘭蕙滿庭除

卜鄰近接尚書履脩袂還應洛社年我亦五湖
垂釣客招攜海上共遊仙

贈王醫

冊上兒醫獨羨君翩翩逸氣欲凌雲囊中五色

仙人草却怪年來鴈不聞

贈徐太學與偕

名才不讓漢相如賦草凌雲似子虛異日甘泉
獻天子上方筆札給尚書

再謝摹刻曇陽仙姑所手書心經

年來面壁習金仙梵宇蓮花五色編聞說麻姑
已飛去西來心印向誰傳

贈陸宗伯平泉公二首

絕代風流賀季真上書早乞鑑湖濱君王詔賜

都門餞特出中朝侍從臣

宣室幾聞天子召入朝厭插侍中貂歸來手讀
名僧傳共羨當年張子韶

過中江年丈出其九齡少子賦贈二首

秋水爲神玉爲骨珠攜明月夜流光花前笑出
驚人語天下無雙江夏黃

却愛君家千里駒桃花五色照天衢他時蹀躞
雲霄路掣電鞭風起壯圖

訪張王屋不遇

玄晏先生何處尋已聞避客過花深圖書四壁
無人跡愁對蠅涎與雀音

訪袁太坤時公饒張太守家故廬慨然有

感二首

罷官歸借辟疆園丹竈茶鐺對竹根世上浮雲
不須問秋來客已散平原

西郭先生抱古琴願宮半畝臥花深我來拍檻
忽長嘯共發高山流水音

贈彭秀才九麓

不羈樓吟稿卷十

已看詩什宮商奏復道文章爾雅傳他日大廷
知獨對世人共指漢彭宣

道經嘉禾城南煙雨樓不及眺賦此

橋李城前煙雨樓歌簾舞檻貯清秋可憐一片
白雲隔不許騷人載酒遊

范中方岡卿莫中江藩伯載酒送之白龍

潭上已而忽得緡兒抵家書言別二絕

載酒攜壘十里程一番歡賞一番情客心雲影

盃前落似戀煙花行不行

落日滄江轉翠微忽聞兒輩自天歸當盃不盡
煙花興心折秋前白鴈飛

同李少白江行戲題二絕

紫髯碧眼抱朱絃逸調翩翩似列仙醉後狂歌
弄明月傍人笑指李青蓮

青蓮久客歎無家邂逅江妃出浣紗解帶臨風
忽前笑夜深明月弄琵琶

雲間得緡兒抵家消息放舟來歸志喜二
首

不羈樓吟稿卷十一

聞說兒曹畫錦歸心遙傍絲雲飛到家試問

風塵心何日星出帝畿

挾冊當年入帝州明珠敢望暗中投歸來

笑指曲江宴馬上官花印滿頭